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一）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一)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序

曩者余旅居滬上。嘗從友人之請。裒集生平所讀文字。益廣求耳目之所未及。合之得古今人所作將及萬篇。因仿桐城姚姬傳先生分類之法。又析爲子目。名之曰涵芬樓古今文鈔。數年之中。海內文士頗稱其體製之善。購讀者甚衆。然猶有病其卷帙太繁。汗漫而不能卒業者。余乃復取舊書。重加選輯。蓋留者十之二三。去者十之七八。雖割愛者多。而大致已略具矣。或有規余者。謂子之書爲目至二百餘種。而文止於數千。不既嫌於陋矣乎。余謝之曰。天下之物。未有不積少而爲多。夫使人之所業。僅以是編而止。則誠陋矣。若以是爲一隅之反。則後之所學。舉可得而推焉。將今之所謂陋者。正有不陋者存。如子之言。未足以爲病也。客亦無以難。因識其語。以質世之知文者。侯官吳曾祺序。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印行原裝分訂二十冊每冊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四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一

論辨類

論上一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衞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中　賈誼

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王天下。是上

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

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

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其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曁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

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册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

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魏文帝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

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曹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幷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幷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

逸相卿。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

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

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强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　韋曜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寗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

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王霸受道於圂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棋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鶩。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稽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

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敍。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

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心。挾恣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爲

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以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我今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爲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

世於計爲長也。

辯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勠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檝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愼以威重顯。丁奉黎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衞。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

而諸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顚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論 陸機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顚

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士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覬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

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歟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衞。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淸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於濟物。不傷於淸。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其

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尙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册。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

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錢神論 魯褒

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旣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尙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敎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大矣哉。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

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哉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嬴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云。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王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巂。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適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饗太牢。未之踰也。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

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籍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道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于無非無．于無非無．于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于既過．反澄正于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冠．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不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永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人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于時．則

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

晉紀總論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

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毁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

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

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緜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

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論　范曄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尙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尙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顚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後漢書孔融傳論　范曄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圓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論　范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愼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尙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尙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以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

濟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墠。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大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後漢書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

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

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後漢書逸民傳序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遠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同。夫作者。

列之此篇。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致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

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爲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訖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

不校其勝否。卽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數百。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宋書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衞。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構於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懾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辯命論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

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踐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崐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徼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靑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噅䫜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星虹

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崐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欲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狠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弒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

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荊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

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衞。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

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衞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刦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士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尙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

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漢昭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疎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推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論　李德裕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

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當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與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

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己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値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衞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恩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愼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卽安不冒利背義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揖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

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隤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簒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簒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偸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守論 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洫束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翟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誅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己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顚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顚頽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偸處恬逸次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

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欲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多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 并序 杜牧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峇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

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厥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巳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腥。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剗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巳。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巳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巳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巳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勑使。迭來揮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

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而已。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郃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於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騭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知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蓋不誠然。於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也。予爲此論。譬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譏摋摋徵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旣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予謂之無。數之邪。鮮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盡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卷二

論辨類

論上二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寧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臣人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京。厲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己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

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爲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爲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懟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爲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貳於是聽惑於外精神滑於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弒於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慚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

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

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洸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而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耳。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五代史吳越世家論　歐陽修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倔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于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五代史十國世家論　歐陽修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嘗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

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贇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亡漢爲讐。而以失子爲讎也。曰漢嘗詔立贇爲嗣。則贇爲漢之國君。不獨爲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五代史雜傳論　歐陽修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巳臠之尸。臠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捲裂踏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

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女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謂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

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易論　蘇洵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知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知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

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罰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

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下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諫論上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不百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遊說之士而已。去遊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遊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讋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敎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敎。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逄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搏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夫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

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舍木而不爲器。舍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

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衞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可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

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爲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

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論始皇漢宣李斯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

變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伊尹論　蘇軾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貲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敍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於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遊之說。紛紜顚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擧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擧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

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鈍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衡則非將也不忍忿

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

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一　蘇轍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蹶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蠭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謫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卒。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

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尙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秦論二　蘇轍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爲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慮

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有所以取之矣。

隋論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脇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幷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

而爲周齊。周幷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旣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殆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夫天下甚輕。夫惟視夫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李靖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閒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開。後者治。後者力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疎。號令堅一。表裏洞貫。進如飈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前。道紆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以十擊萬。閒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

也。惟善治戎者。爲能制之。惟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陳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城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祏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挾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擬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江淮表裏論　呂祉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荊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春合肥蘄春皆爲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

重彊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略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爲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鎭之地。皆入南。常據江捍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於周。未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眞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江西之鎭。莫重於尋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鎭。莫緊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尙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苻堅嘗出汝潁破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爲征討大都督。屯江之南。遣謝玄衆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爲守者。可不固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衆以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江爲家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可得而守之也。又欲備淮以爲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

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異時金人出泗鄂剽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此僞齊之兵頓譙尾以禁壽春而李成睢盱於漢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鄣塞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也議者以爲宜修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甸表淮而裏江形勢已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荊襄而至於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彊而食足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爲重恃淮以爲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宿亳必不能獸集青齊以擾關輔矣彼且設備於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以備我者分則是我衆而敵寡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自淮泗以擣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攻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過河隴出師襄漢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番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爲之主而敵爲之客也蓋嘗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不能覽而用之則權歸於敵敵不能攬而有之則權歸於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隆替之源也譬之弈焉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人者也然則江淮之表裏其事詎可緩邪

晉論上　呂祖謙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而東晉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爲晉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彊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爲共主故也以正統所繫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讎恥恢復舊物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

狄。齊威公晉文公越王句踐皆國中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以游譚自逸。而下者以放誕爲娛。庶政陵遲。風俗大壞。故威權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政事不修。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屬賢將。而待可爲之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旣內無政事。任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我無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褚裒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必非時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修。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爲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羲之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二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讎恥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晉之初。其彊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尙欲自彊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著。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適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智計之士。今伐之。是其厄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才。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爲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羲之之言爲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聖

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釁。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急自治。政事既修。恢復之備已具。事會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觀釁而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爲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旦機會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

晉論下　呂祖謙

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蓋既無法家拂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於危亡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彊臣專制。上下惴恐。如處積薪之上。而火將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爲憂。是以內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溫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玄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溫既死。苻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非有閒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關西。慕容相殘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爲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政愈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泯泯靡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閒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彊。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爲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況東晉雖恥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其愚哉。

宋論上　呂祖謙

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爲王。宋爲伯。愚謂不然。并吞海內之形勢。關中爲重。河北次之。關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關中。苻堅以關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幷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關中。後周以關中取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關中幷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二。用河北幷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則關中爲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得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經百戰。戰勝攻取。髣髴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彊之虜。前無橫陳。旁無堅城。逆河而上。闢關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坑其父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其孥。前賢論之。以謂舉事曾苻姚之不如。有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哉。其失一也。宋武帝之不爲晉室藩輔。天下所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仗大義。使中原知爲晉雪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爲篡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爲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問崔浩。浩嘗策之。以爲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聞據連城。舉大衆來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衆共之。北伐元魏。非元嗣所能抗也。舉元魏則中原盡得矣。東埽慕容之餘燼。西翦赫連之遺種。以

裕之智勇。王鎭惡檀傳朱沈之徒爲爪牙。而謝晦之徒主謀議。何爲而不成。裕之施爲。旣不能選用燕秦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易困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黥布。張良戒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爲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軍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屯聚數月。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謳歌思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也。裕旣無中原之衆。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謂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己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南人思歸。旣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況關中乎。數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爲深戒哉。

宋論下　呂祖謙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爲宋武帝舊物。故竭國家之力。埽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專任閫。猶恐不免於敗。況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機於九重之中。機會乘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到彥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況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彊。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

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氏南遷褚裒殷浩桓溫謝玄皆獨由一道以進至於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乃獨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關陝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於淮外委以經略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衆不專恃舟楫而修軍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爲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魏論　呂祖謙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彊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爲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閒者習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羣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穹廬遷徙之俗也金錢玉帛府庫充滿非復昔日計牛馬錐刀之利也美衣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飢餒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鬬攻取之勳也故雖中國而流爲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盈致亂況夷狄無上下禮義之維持稍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此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閒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其國衰矣竊譬之夷狄鷙鳥也去其利爪而傅以鳳

皇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以攻取待元魏。至於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吳論　呂祖謙

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荊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敵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丕叡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為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為彊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地。又為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兵。又為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彊。長江而上。達於江陵。轉江陵之南。陁於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搤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劍門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采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艸之固。濡須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為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子。縣力薄材之人。區區掊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實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彊。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之初立。曹操下荊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言。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霸之業。此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荊州而不反。關羽頡頏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懼曹操

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逼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牋擊羽以自效。使呂蒙陸遜。一舉而得之。全有荊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恐曹氏之掎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臣於魏。受其爵封。擊備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爲名。而曹丕篡位之罪。甚於殺關羽。備亦欲結己爲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於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下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有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洳。春水方生。義無所用。操歎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之既退。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己得於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之用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卻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丕必不休。故閉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爲兵久不用則士氣鈍。疆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宴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譎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爲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爲所用多南兵。便於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

嘗一日舍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己爲百姓屈也。與邢貞爲盟。陰以怒其羣下。方且爲進取之計。而自卑屈如此。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爲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危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爲阻而與曹劉爲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爲雄。不能與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緝馬步之銳。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亦必連衡而犄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爲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爲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況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況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亦惴惴然矣。藉使孫皓不爲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效權之畫江爲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惟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峻川。限帝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爲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焉。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齊論　呂祖謙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埸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昶爲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

寇皆有以爲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鎭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反然魏得沔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開拓故亦不敢深爲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簒立爲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爲名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修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呂祖謙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胡馬彊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已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乘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收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橫市里此豈弔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陳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版圖必當爲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步戰而少馬慶之能鏖北兵於平原曠野使挾戰不用胡可敵哉自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民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丘之計顥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才未易議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觀焉

梁論下　呂祖謙

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納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輸趙。平原君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忌不容於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十三州數千里之地來歸。斯可謂無故之利矣。武帝思慮。朝臣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利令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各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陷。亦至於亡國。是禍又甚於趙也。趙有彊秦之敵。摧之以致禍。梁民既無彊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勿受可乎。曰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彊者勝。如之何弗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使思政與李綽弼等赴之。固已制其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逐景出之。則已傾其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姧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地。武帝施設羅網。略無西魏之一二。何爲而可納。武帝既信其奸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也。不足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异。捨鄱陽王範。而以淵明爲帥。卒有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則廢之可也。反豢養於邊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貳於宇文。說辭自辯。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爲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致畜。遂捨鈐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又從而與之。跋扈不遜。則又虛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爲閒。則又不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

其所施之方略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豪之力而受丘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略制置尙鑒茲哉

陳論 呂祖謙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況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以來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比耳大河猶有悍湍之虞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武昌巴陵號爲控搤豈秦關劍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爲戰地荊楚控搤上流又有舟師戰於江中然後可以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亡淮南荊襄而獨憑恃洪流以爲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沿江鎭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荊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沿江鎭戍能禦而不能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於峽口皆可渡也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昪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闊步高視東攻二浙西取湖南南取閩越南方莫彊焉及淮南爲周世宗所取則自窘以至於亡亦失淮南則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與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見焉謹勿割棄荊淮而爲守江之論也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二册目錄

卷三

論辨類

論上三

論下

卷四

論辨類

設論

辨

義

議

說

策

程文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三

論辨類

論上三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簒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

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豫讓論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讎。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

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讎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茅焦論 商輅

嫪毒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爭之。於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談者以爲頴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妻。是不爲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之議。絕不爲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秦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耶。且曰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合從也。然則焦之諫。故戰國之奇士。而亦頴考叔之罪人也。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脣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

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爲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翬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

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王彥章論　湯來賀

論忠烈者必觀其所事之君，而後可以稱其人而不過，倘所事非君，則雖奮不顧身以殉人之難，君子無取焉，吾觀五代史有死節傳，以王彥章爲首，竊以爲過矣，夫彥章可謂猛將，不可謂忠臣，何也，其所事者，篡逆之朱溫也，可謂傷勇，不可謂死節，何也，其所爲死者，篡逆之後，而暴亂之朝也，夫朱溫爲黃巢賊黨，天下皆知之矣，旣而歸降，遂篡唐而有天下，且荒淫恣肆，倫理俱滅，穢行踰於禽獸，是天下之大盜也，苟有志節，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李克用始終爲唐，必欲復仇討賊，百戰而志不衰，爲彥章者，正宜與之合謀，以誅逆惡而謝天下，乃不知順逆，不別邪正，不辨是非，而反與晉王爲敵，卒至戰敗而死，是彥章非忠於君，乃忠於賊耳，非爲其主死，乃爲賊黨死耳，歐陽子遂以得其死嘉之，不亦過乎，吾謂朱溫篡唐而弒昭宗，旣以盜賊取天下，而又以淫虐守之，稍有人心者，皆當討逆以伸大義，況其戰勝攻取之才，足以有爲於天下乎，卽使初爲賊黨，見其篡逆而後反之，亦不得名之爲叛，不然，則潔身遠害，寧泯滅無聞可也，奈何以蓋世驍勇，不建誅逆之旗，不行反正之舉，而乃急於見長，黨叛逆而助之攻，雖殺其身而不顧，誘民降而不屑，亦僅一勇夫耳，假令彥章有志，移其敵晉王者而敵朱溫，移其爲梁死者而爲唐死，則忠烈之誠，豈不卓然千古哉，夫所謂殺身成仁，蓋以仁之所在，不得不死焉耳，若爲賊戰而爲賊死，是殺身以

成不仁。何足道也。雖然。五代時張文蔚楊涉輩。皆舉進士。而甘拜舞於賊廷。況不事詩書。區區一武人乎。至如蘇循附温以希進用。及隨友謙降晉。又稱臣舞蹈於晉王之前。其視彥章奚若。然則彥章在五代。又曷可深求邪。

郡縣論九首　顧炎武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不爲之所焉。尙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

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由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何爲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是辨。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

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狄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贏不可勝用矣。以文册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

當倍蓰。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惟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額。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以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財。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

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東南形勢論　顧炎武

昔之都於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邱。北以皖城濡須爲境。迨其亡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兗及徐之半。入於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淝淮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鎭。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碻磝喪師。佛貍之馬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江左淮南。並爲戰場。太清內禍。承聖尋兵。齊略淮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於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彌短。采石京口。同時並濟。卒并於隋。南唐既失淮南。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嘗歷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邱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趙鼎言

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荊襄始。陳亮言荊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經理。葢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荊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為守。則亡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荊楚急。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於徐泗。守江者不於江於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或曰明太祖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廑廑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且楚之霸也在郢。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為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雖有苻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衆。不能闚我地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雋不疑論　魏禧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

非而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不疑為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為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於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歎。不疑以為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冤。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踢戶及抱解太子者為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帝心之悔恨亦既甚矣。使此時武帝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即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為罪人至命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冤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於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於既死。而因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為也。而不疑亦為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為行權。輒義可以拒蒯聵。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於過。君子以為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於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服衆人。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偽。則必有人言其眞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為有託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其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於耳聞。雄俊之徒。倡義於外。朝士若上官桀翟陰伺於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為有罪。則

異僞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王猛論　侯方域

唐荊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晉。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氐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旣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簒晉。其從之。則荀彧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簒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簒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晉僻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崤澠函谷之間。

豈復尙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豁如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然則猛盍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

名論　汪琬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旣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

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汙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靦面以偸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驅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春秋四大國論上　姜宸英

春秋之大國四內則齊晉外則秦楚齊晉至春秋之末俱相繼亡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及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木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太公表東海以來其勢固日趨於強矣及於桓公之霸牽率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胙命無下拜蠻夷君長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貢賦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召會而卽至侯伯見執而罪己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勢而自予焉而天下不敢以爲專然人臣而擅天子之勢此豈可以爲常者哉齊桓公沒歷世不振

至康公而國簒於田氏。晉用六卿。亦移其祚。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其始之脅制諸侯。討貳舍服。所以耀吾軍實。以奔走讋伏乎天下。而恣睢以享天下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已竭矣。一旦大權旣去。蹶然顚仆。何足怪者。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荆敗蔡師。楚僻在夷。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伐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崛彊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擯之。而中國之諸侯。非數畜之者也。及其得志爭盟中夏。征車四出。則楚之禍。西連於晉。南絓於吳。平昭之間。羣臣奔命不暇。而國之幾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吳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者以強。故晉之存亡。此秦楚安危強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久長者。以其爲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幾不免於亡者。以其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強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國猶僻小。雜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搆釁。見於春秋。至於他國所用兵者鮮矣。傳稱穆公幷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之諸侯。奉槃敦歃血而爭長者。曒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所與。擁崤函之固。迴翔熟視而不敢以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惟不自爲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於孝公之初。辟土益廣。然河山以東強國六。猶以夷狄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會。則夫秦之所以終強。而六國之所以或徼或滅者。其必以此矣。或曰。吳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吳越之君。純用夷禮。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寧自居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用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

秦不亡。秦又不純以夷狄自處。而法度紀綱。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強大如吳越者。皆以驟盛而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綿綿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窋失官。竄於夷狄之間。歷夏商千餘年。天下幾不知有周矣。公劉遷豳。稍稍生聚。與其人執豕於牢。舉匏尊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如者。然太王一出岐山之陽。伐柞棫。走昆夷。勃然起翦商之志。不數傳而得天下。是何始之微而終之盛耶。不知使夏商之世而周卽能強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覆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爲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爲盛者也。然武王旣得天下。散馬放牛。櫜弓矢。包干戈以示弗用。使天下若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日囂囂焉出師强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示其強大之形。強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於內矣。則亦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春秋四大國論下　姜宸英

齊晉秦楚歷世之修短。吾旣已言其故矣。然此猶論其大勢也。非其所以受病之處。夫人之稟命於天。壽夭不同。然其將死也。必有其所以受病之處。知其病而消弭之於早。則病者可起。死者可生。不知其病而豫爲消弭之。則亦已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此其受病之處也。國之有強臣。如身之有痞疾。齊晉之君。不知消弭而聽其塊然於胸膈之間。方其未發。手持足行。耳目便利。視之猶人也。及其旣發而塊然者已不可復圖矣。秦楚之君之治其病也。唯不待其旣發而圖之。故其治患也不勞。及其患去而國之元氣亦以愈固。蓋權臣之竊其國也。類非一世之所能爲也。其積之有漸。故其治之有因。且其初非必皆國之小人也。彼陳敬仲趙文子之徒。豈逆知其子孫之有是事哉。勢之所趨。極重而不返。則雖有賢明之君。忠正之

臣。常不能保其後之不爲亂。夫秦楚之君之善治其病也。亦揣其勢之所必趨而逆折之。無使之至於不可返。斯已矣。楚之有令尹也。此大權之所萃也。令尹之佐有大司馬。左右司馬。政出於令尹。而兵柄則分掌之司馬。子木爲相。蔿掩爲司馬。使其賦數甲兵。旣成以授之子木。故曰司馬者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昔者子元鬬椒俱嘗爲難於國中矣。發不旋踵。身被禽戮。其時之家臣宗老。不聞有擁甲以觀變者。兵柄不屬故也。令尹之權旣分。而其制國也尤有法。分國爲縣。縣設公以處之。內有變則入而靖亂於內。而強臣不得縱恣以爲內之大患。子元伐鄭。還處公宮。而申公鬬般殺之。白公稱兵。而葉公諸梁自蔡入而討之是也。外有患則卽發其縣之賦以征討於境外。救鄀之役。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繞角之役。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賓陰地之役。司馬眅起豐析之衆以臨上雒是也。齊晉大夫之有采地以封殖其私家。故曲沃據而欒盈叛。邯鄲入而荀寅叛。晉陽修而趙鞅叛。狠邱封而雍廩叛。而楚則不惟使之不可叛。而反能因其力以外備諸侯。而內制其強臣。齊晉之衰。以家之有藏甲。而楚以令尹之權。欲舉國而唯吾用之。而且有所牽制而不可動。其制使然也。楚令尹之權旣分。其制國也有法。而其因事杜害也尤有漸。昔者子南爲宰。其士觀起無祿而有馬數十乘。康王聞之。車裂觀起。尸子南於朝。薳子馮幾之。所寵者有馬八乘。聞申叔豫之言。謂之生死而肉骨。夫宰臣之寵士而使之有馬。自常情視之非甚大罪也。然楚之君臣。涕泣相告。若危亡之立至。而誅殛隨之。則其慮患也不亦密乎。秦公子鍼出奔於晉。有車八百乘。謂晉大夫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乃知秦與楚同一意也。公子鍼親景公弟。終景公之身。不敢以返國。則人臣而富者。是秦楚之所深讎也。其後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而

出之境。若去毒螫。夫秦之日夜思芟鋤強臣。而欲已其病者。如此其至也。故封建之不得不廢。亦其勢然也。秦之祖宗固欲廢之矣。且此豈獨秦之意。使秦不得天下。六國之君得之。吾知封建亦必廢。何者。強臣者。在一國則一國病。而在天下則大病也。自漢以還。封建廢而天下未嘗不治。秦廢封建。而以無道行之焉。此其所以得而復失之也。

公孫宏論　朱軾

公孫宏以布衣應文學科。位至宰相。封平津侯。開閣延士。而自奉清約。汲黯以宏祿厚而布被脫粟。譏其詐。傳稱晏子相齊。敝車羸馬以朝。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三百人。事與宏同。而人品之邪正殊焉。予讀史。考宏遺事。而知宏之欺世盜名。其術最工。而心最苦也。夫人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人是之。吾必不爲。如此而人非之。吾不必不爲。此矯世絕俗之士也。宏固不以爲然矣。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人是之。如此而人非之。於是舍其爲人非者。就其爲人是者。此亦好名之人也。而宏又不以爲然。宏若曰。人是之而爲之。非之而不爲。於吾富貴爵祿。損乎益乎。其有益無損也。而宏且不必爲不必不爲。曰非者何如。使之是。是者何如。使之不非。如此而於吾有益無損也。而後爲其所欲爲。而不爲其所不可爲。其或一事而是者半。非者半。則較量於是非之間。必使是者有解於非。而非者無辭於是。而後舍非而就是。且使是吾而吾不喜。而是者益信吾是。非吾而吾不辨。而人自以非者爲非。而後決然而爲之。爲兩事。而彼事之是於人者。或以形此事之非。此事之非於人者。適以成彼事之是。如此者又不爲。必是於此事者。益見彼事之非。非非於彼事者。見此事之非非。而因以知彼事之未嘗不是。而後擇其有是無非者爲之。宏

之欺世盜名。其爲術工而用心苦。類如此矣。宏與轅固同徵。固曰。公孫子無曲學以阿世。宏不爲動。念而仄目事之。董子與宏同治春秋。嘗謂宏希時從諛。宏心銜之而不言。汲黯於帝前切責宏詐不忠。宏不辨。此三子者。落落寡合者也。而重惡宏。此宏之所以取容於流俗也。或謂宏嘗毀西南夷。沮卜式。非盡從諛也。天子以開西南夷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宏之屈。諛也。毀於前而屈於後。毀爲屈地也。毀亦諛也。其沮卜式亦猶是也。凡宏所爲。大抵本同而不妨見異。相反而其實相成。薄於自奉。而厚於施予。其大較然也。後人有鑒於宏。而脂膏自潤。坐視困窮而莫惜者。以爲吾恥爲公孫子之巧佞也。謬矣。夫儉美德也。吐握延士。大臣之所以爲國也。如宏所爲。使出於中心之誠。然豈非忘身報國之君子哉。

封建郡縣利害論上　朱書

柳宗元封建論。蘇軾以爲聖人復起。亦不可易。是皆有見於封建之弊。不見郡縣之禍者也。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失。而封建之禍常輕。郡縣之禍常重。專主郡縣而廢封建。非不易之論也。蓋封建久。有並吞之諸侯。郡縣久。禍常發於匹夫與境外之強敵。諸侯平時驕侈不可制。朝廷急之。則連衡而相抗。禍小則爲漢七國。甚即爲晉八王。又甚且爲明成祖。皆相殘於骨肉間。所謂釁在蕭牆之內也。若禍起匹夫與境外之強敵。則秦勝廣。劉項。漢黃巾。晉劉石。唐黃巢。與宋靖康德祐之慘。其爲外侮。亦已甚矣。且夫七國雖亂。不可拚朱虛齊王之功。晉惠賈后之庸且惡。雖無宗族。亦失其國。成祖雖已過當。然終不失有明之祀。是封建或至尾大不掉。亡其國家。而中國屠滅。終不至大甚也。郡縣利固矣。然其大壞。無屏翰藩垣之固。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欲留遺育而不可得。而勝廣之殘。項羽之暴。黃巾之虐。死亡不可勝計。淵聰石勒坑屠

不下數百萬。黃巢殺人幾千萬。元祖欲盡殺漢人。以便牧馬。雖耶律楚材諫止。然猶殺人至鉅萬。明季李自成張獻忠所過屠戮無遺。河洛楚蜀至今爲墟。嗚呼殺人之多。卽盈野盈城。豈至是哉。國之所以存亡。亦不在封建郡縣。然創制規模。不可不審。後世謀國者。莫不以郡縣爲宜。不知天下大利大害。三代聖人固已籌之熟矣。侯甸綏要荒五等之制。爲子孫帝王計。正爲天下計也。宗元之言曰。湯資諸侯以黜夏。武資諸侯以勝殷。迫於勢不得已而不廢。夫湯之興也。如火烈烈。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武之興也。我武惟揚。滅國者五十。不但心非利天下。不欲以術籠致諸侯。卽其兵力已無藉天下之助矣。日月出而羣陰伏。使湯武牽制於諸侯。因循遷就。而不能自主。是赧獻僖昭之君也。何以爲湯武。光武興而竇融不必終有河西。唐祖興而羅藝不必終有幽朔。宋祖興而李煜不必終有江南。錢俶不必終有吳越。而況於湯武乎。彼謂欲廢封建而不能者。以後世謀人國之心。而疑古之大聖人也。惑之甚者矣。蘇軾謂三代不能廢無罪諸侯。其說近是。然三代豈但不廢無罪而已。又從而建置之。夏商不可考。周諸侯見春秋者。皆所自建。不但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爲可據也。二子者以爲君臣父子相賊虐。由於封建而不審於宗祀之覆。生民屠戮之酷。由於郡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蘇轍之論唐制。庶幾不易之論乎。

封建郡縣利害論下　朱　書

或曰。子論封建郡縣。而歸於蘇轍之言。唐制。唐中葉以後。藩鎮之禍。可無論與。曰比者顧炎武之論詳矣。其言以爲弱唐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又曰。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不知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又曰。不獨唐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諸侯之勢重

也。此言可謂不易之論。且宋懲方鎮。以杯酒釋兵。而靖康之初。李綱建議。謂唐之藩鎮。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金人何能深入。宰執不可。其議遂寢。及南渡後。范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守帥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外敵。豈不相遠。然則去藩鎮者宋也。而思復藩鎮者卽宋也。今徒見其害而不見其利。豈不誤乎。或曰宋用范宗尹之言。李成薛慶孔彥舟翟興劉位李彥光郭仲威皆受列鎮。金旣南遷。亦用王擴言。封滄海河間恆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爲九公。然卒非潰敗走死。卽北面降敵。明旣南渡。左良玉鎮楚。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鎮淮泗。何嘗不法封建。乃平時則猘犬狂噬。敵來卽鼠首奔竄。甚且舉兵犯闕。國由以亡。其利害不可覩乎。曰宋金及明封建雖同。而其道未盡。且有天焉。非列鎮之失也。宋設諸鎮。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無以自存。金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亦無統屬。自平陽城破。廢罷行省。信臣不相往來。以至於敗。然建炎之初。金人深入江南而不敢守者。乃懼諸鎮扼其歸也。金上黨提孤軍闢府。馬武以七州北捍者二十年。恆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說者以爲金後亡。其力居多。明則敵未入關。本宜裂地分鎮山東河北。不當列藩淮泗。其狂恣也。由於馬士英之縱之。然使高傑不見害於許定國。左良玉不受激於王之明。南北分持。猶未可知。迨至魯王起浙東。區區數郡。抗守者一年。亦以無所統屬而敗。此則封建之大效也。向使李成梁之季。不以養軍之費入事中朝。則遼東可以不失。使孫承宗督滿桂趙率教祖大壽馬世龍諸帥列鎮渝關。終世不改。且不以中樞言路撓之。則幾

輔可以不危。封建之法。有衆建必有連率。未有專聽各國。自爲存亡而不問者。得大臣之才且賢者。駕馭而統率之。卽羣盜土豪潰將何不可用。且吾所謂封建。不過陰用其實。而不必顯用其名。宋祖謂虜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泮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一帥禦之足矣。況朝廷恩信不爽。何自而他。故建隆之初。府州之折氏。靈夏之李氏。關南之李漢超。西山之郭進。易州之賀惟忠。隰州之李謙溥。慶州之姚全斌。皆以本州守塞。兵與財得自主之。數十年不變。而邊鄙無事。略如戰國之世。燕趙秦三國皆被邊。而匈奴終未嘗深入。亦初不借兵餉於他國也。後世謂天子之兵。諸侯不得而用之。州郡列城。不能制十人之盜。萬歷三大征。至徵調徧天下。僅而勝之。及遼東難作。合十五區。至西南荒徼土司之兵。無不發。而召募紛然。內帑冏寺司農之金錢。無不盡。而捐助紛然。乃臨邊帶甲之士。止備一走。遼事無成。而川貴告變。勤王方退。而流寇蔓延。此無他。遠行旣人情所不願。而客兵又不悉其地利之宜。久戍旣已思歸。而援調不能戰之人。又行齎居送。而不足用。宜其兵日煩。餉日增。而天下日壞。終不若以本州之人。守本州之爲得也。夫存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則取一方之兵與財。可以扞邊衞內而有餘。盡用郡縣而不復留封建之意。則合天下之兵與財。歸之天子。以應驟起之外敵與草野之一夫而不足。其利害必有能辨之者。柳宗元蘇軾而在。宜自改其說矣。

諸葛孔明入蜀論　全祖望

眉山蘇氏曰。孔明棄荊州而入蜀。吾知其無能爲。全子曰。謬哉蘇氏之言也。荊州之爲江左重也。誰不知之。雖然。由西北以取東南。則荊州爲要。得荊州而江南不可保。由東南以取西北。則荊州非其地也。當是

時。曹氏據中原之形勝。十有其九。由荊州以取襄陽。不過得宛洛。其地四戰。卽得之。江南亦不能以兵守之。倘謂由荊州以窺武關。搣長安。則甚難。桓溫之攻苻氏是也。蜀之爲土也。嵯峨天險。宜不過自守之區。而爲長安之背。高祖嘗用之以取三秦。以長安之固。豈蜀之所能爭。而長安有事。則蜀之力能爲患。昭烈之入蜀。長安十部。甫歸曹氏。張魯未亡。正關中可取之機也。其時欲制曹氏。當以蜀中窺長安爲正兵。而遊軍從荊州以綴宛洛。故周瑜爲孫權畫策。急以取劉璋。幷張魯。結馬超。爲上。甘寧亦主其議。而孫權謂使曹氏得蜀。荊州必危。英雄之所見審矣。不然。孫氏方捷於荊。何不徑由江陵北向。而顧爲此迂圖哉。其後孫氏不能得蜀。故終吳之世。不能得志於魏。況孔明曷嘗棄荊也。荊州本非劉氏之有。而江左君臣亦無推心劉氏之誠。呂蒙之徒。日相窺伺。夫人又從中主之。古無借人之地。足以成王業者。此孔明得蜀之後。所以不欲裁抑法正也。吾則謂孔明之失。正在不能棄荊。以起孫氏之釁。而蜀遂以之不振。何也。孔明隆中之策。本欲兼荊蜀以爲家。有蜀又有荊。兩軍並出。良爲可恃。然孫氏旣索荊州。則其勢已與劉氏分。況荊本孫氏所取。今據之而不返。其曲蓋有歸矣。曷若慨然以荊州還之孫氏。則鄰好尙可保。而以全力由漢中以撓長安。彼十部之餘。必有響應者。況馬超以宿將正在蜀。卽不能盡得長安。而要之長安必危。孫氏旣得荊。亦必進而圖襄陽。則曹氏之勢大分矣。曹氏知兵。故其棄漢中也。急徙武都氏於天水。誠懼漢之撓長安也。計不出此。乃使前將軍日結怨於吳。而浪用兵於魏。卒不聞漢中之一甲一矢。應之於西以相犄角也。不但西師寂然。而荊軍之出。疾呼夷陵上庸之援。竟亦不至也。可以謂之知兵乎。劉封固庸才。然孔明何不見及此也。夫得宛洛之地千里。不如長安之一郡一縣也。何其晉與迨白帝之役。趙雲亦

謂當急據河渭上流。以圖關東。不當從事荊吳。則荊州之不必力爭也明矣。或曰。前將軍之出師也。魏人將遷都以避之。宛洛震動。何子過之深也。曰魏人恐其挾天子而去。故欲遷以避之。遷帝也。非遷都也。魏人之都。在鄴不在許。即使漢人得許。亦未能窺鄴也。而況徐晃已至。宛城之內應已平。前將軍之兵已折。即無龐芳輩。亦敗而歸耳。然即襄陽可得。許都可至。挾天子以攻曹氏。而彼以幽冀之地自固。亦不能挾其頸而笞其背。不如得長安之為萬全也。是說也。蜀人廖立蓋嘗言之。而蘇氏未知之耳。或曰。然則襄鄧不足恃。而宋之南。李忠定諸公皆欲都之。何也。曰。為其近汴梁也。宋人不甚爭長安。以逼於西夏耳。則勢必由襄鄧以入宛洛矣。言各有所主也。

明毅宗南遷論　全祖望

崇禎甲申之難。遺臣故老。爭歎息於南遷之議不行。而李明睿遂僞為請南遷疏。以自夸炫。予不以為然也。作明毅宗南遷論。

不必問天子之可以遷幸與否。但當問遷幸之有濟與否。天子為四方之主。無所往而非吾土。此以平日之遷幸言也。若干戈及京師。委而去之。九廟之鐘虡。列祖之法物。聽其存亡可乎。故操死守之說以待勤王者。亦是也。然而事有萬不得已。則與其偕亡。不若暫為遷幸以謀興復。四方亦諒我之衷而不遽謂非也。獨明毅宗之事。則又不然。毅宗之時。文臣如范倪戚臣如劉鞏。皆無尺寸之柄。祇可一死以自明。而掌禁衛兵如李國楨。宦寺如曹化淳。其能扈衛翠華。捍牧圉而無恐乎。倘用馮元颺之策。由海道行。則元颺轉盼且為部下盡奪其兵。挺身南走矣。元颺忠篤有餘。而應變非才也。況出沒波濤之中乎。倘由陸道行。

則山東大將。乃劉澤淸也。其跋扈非一日矣。嗚呼。是時而謀遷幸。不特無郭子儀之徒。亦幷無李懷光其人者。不特無楊復光之徒。亦幷無高力士其人者。倘冒昧而一出。不爲五將山中之苻堅。則卽福王之前車也。以毅宗之剛爲何如。而肯陷其身於不測。非徒無濟。反以增辱乎。毅宗所以能不辱者。惟其於事勢籌之至審。故決於一死而恐後也。曰。然則宋靖康之事若何。曰宋之與明不同。靖康之被圍。李忠定种忠憲未能竟其用也。而敵已退。倘如李种之謀。敵固不敢再至。卽不用其謀以再召敵。而李不遠黜。种不死。倘可復用之以支吾。惟委之何㮚之徒。所以亡也。向使靖康之時。遠而避之。或長安。或襄鄧。謀國者之不臧。豈能令金人之不至。建炎之遠竄。方且至於海上。而不足以退敵。何也。然則忠定操固守之說者。其見卓矣。自有論固守之非者。而或且於景泰之事。是徐有貞而非于謙。不已謬乎。蓋毅宗雖欲遷而不可者也。

唐徐有功論　袁枚

當武后時。酷吏僨興。獨有功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屢濱於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爲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爲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下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舉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以崇儉。

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習。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眞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尙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尙嚴。有功當武后時。治尙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鄲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於梁武之朝。以麵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君子自道其常。而世人自異其耳目也。小人可使爲善。而君子必不可使爲惡也。可勝歎哉。吾又嘗疑惻隱之心。人人有之。武后殘酷。人人知之。然而如有功者絕少。則非寬厚長者之難。而守死善道之難也。使有功稍有畏葸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霽威屈己。屢躓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不喜。后雖鷙毒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呼。

李斯論　姚鼐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幷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

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値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嚬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晏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幸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范蠡論　姚鼐

范蠡之子殺人。繫於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旣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己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邸成子過衞。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璧。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祁奚乘馹見范宣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嗇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涘瀕之水。鰷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賈生明申商論　姚鼐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到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邈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翣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智。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耳。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

之眞僞。與書之眞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翰林論　姚鼐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神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於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敍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

筴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予竊有感焉。作翰林論。

子房擊秦論　毛際可

昔張子房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論者惜之。予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德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卽令擊之而中。其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爲。而斷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於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於一髮。使其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祚何至於遽屋耶。予故謂荊軻刺始皇於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擊始皇於兼幷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或有詰予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予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於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荊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西楚都彭城論　惲敬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爲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惲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

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於雍司馬欣於塞董翳於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主蓋九郡焉自淮以北爲泗水爲薛爲郯爲琅邪爲陳皆故楚地爲碭爲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會稽會稽之分爲吳灌嬰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軍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於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於腹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己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則以棄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窒棧道之險終身爲西楚藩衞則朝貢徵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燼生降之虜

寄仇讐之號令。驅鄉黨之儔匹。一有擾動。西楚嚴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縞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舉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棄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臧荼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本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於收三秦之地也。急於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惟漢王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邱申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挈其要領矣。以司馬卬輔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睦於楚。故道通。韓成不睦於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荊鄀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疊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覦秦。何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即日西兵。而漢王已於五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止策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忌。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者不受漢間。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卬

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入於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為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夫爭戰之事。一日千變。古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量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識。兼人之力。為眾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為慮不及此。彼亞夫者。亦非不審於計者也。

韓非論　梅曾亮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為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為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為物所測。然卒為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巇。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譏。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為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為剛。以予為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鼂錯論　梅曾亮

鼂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肝肺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怍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鼂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遑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顗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鼂錯。晉不去周顗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鼂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

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蒯通論　管同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爲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爲也夫秦自陳涉以來俊雄豪傑魚鱗雜襲飆至而雲起戰鬭所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劉項兩雄亟戰乎滎陽京索間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爲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爲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鬭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鬭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生非爲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覩其意大抵自爲焉已耳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誠愛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捭闔之徒無恆產而無恆心乘天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不過與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等故樂

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爲資而坐收其利。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旣而不成。則遂危言悚辭以觸動之。必使其反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爲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與。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猜忌。蕭相國用召平鮑生之計。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復計。是使世之爲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范增論上　管同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爲弒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猶奇貨也。及其事羽而事且垂成。其視帝也。猶贅疣也。增且不樂有帝。夫何有於弒兆而去之。雖然。增爲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爲失計之尤者矣。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強而不行仁政。考其所爲。率皆殃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不聞彎弓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爲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特以憤秦之欺。爲咎其君拒屈平之讜言。聽子蘭之佞說。輕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思。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鼓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衛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爲謀。於是乎悖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與。曰。此非爲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詐稱扶蘇與項燕。燕固楚將。而扶

蘇親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揭竿一呼。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遂並起而亡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爲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以匹夫取暴主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范增論下　管同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難而止。增之勸梁立帝也。其爲失有以異乎。曰奚其異。取天下而借實於人。是盜賊因資爲亂者也。取天下而借名於共主。是强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英傑之主。崛起草萊。唾手而成帝業。則亦安用是哉。然而由今論之。則酈生說猶可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何也。天下之事。實重而名輕。然吾以爲借之以實。實有時而可收。假之以名。名遂無時而可廢。今夫酈生之勸立六國也。其究歸於失實而已。事敗而急圖之。不負惡名於天下。爲漢王者。苟深得操縱駕馭之方而制之有道。胡爲不可行。若夫共主之名。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昔者周室既衰。齊桓晉文之徒。假勤王而成霸業。浸淫至於戰國。共主益微。秦人負虎狼之心。終以劫天子爲惡名。而不敢遽爲吞周之舉。當其時。梁趙欲歸秦以帝。而魯仲連者。以爲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旣爲言之。而梁人遂止。夫周之王與秦之帝。因皆所謂名焉者矣。觀其事與魯連之說。則共主之重。蓋可知矣。項氏之起。非有尺寸。乘勢崛起隴畝之中。足亡秦而號令天下。旣立義帝。則遣將惟其人。立約必從其意。事須報命而後行。惟順與忠。斯可一搖手舉足。天下且羣起攻之。彼夫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王者。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故吾謂爲范增者。度項氏可

以終身北面事人也。則是謀無害。如其不然。則伏弑逆之心於始謀之日增與項氏甘共當之而不知其非善計也秦非桓文之時。楚無周室之重。輕奉人以帝王之尊卒受魯連所言之害以自蹈於秦所不敢。而使漢王得以爲資。因乎其名而喪乎其實。其失計豈酈生之可比也哉。嗟乎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世以罷君爲兒戲。而不知其不可輕也。明太祖之起也。欲奉韓林兒謀蓋與增相類其時獨劉基毅然止之。嗚呼。若張良與劉基則可謂能知天下之計矣。

陳平周勃論　龍啓瑞

古之大人弭天下之亂者。必有不得已焉。故與其有亂而弭之。不如無亂而吾安之爲愈也。與其既亂而止之。不如及其未亂而先止之爲愈也。夫亂不亂存乎天。天之所爲非人所得知也。而君子終不以天之難問而廢夫人力所自盡者。則以救諸目前之可恃。而俟諸將來之難自必也。火之焚於室也。雖里巷之人猶將走而救之。不俟其爇及於吾廬也。既及吾廬將有不可爲者矣。惜哉以平勃之賢。處可預防之勢。而其計乃出於救火之人下也。呂后初臨朝。平勃與高帝諸臣共列將相之位。方其欲王諸呂。先問王陵。陵不從。復問平勃。夫亦自知不義而懼爲大臣之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堅執高帝之約。呂氏雖橫。安能重違大臣而恣行己意。且其時兵權尙不歸呂氏。呂后欲假產祿以王實欲假以兵權之漸也。杜亂源者必自漸始。則莫如先使之勿王。產祿不王。兵權不歸呂氏。平勃可安坐而弭其釁。何呂氏之能爲。或又曰。呂后陰鷙。如平勃不從。亦必中以他事去之。去之無益。不如隱忍以成吾事。是又不然。大臣之事君也。於吾力之可正者則正之。不敢儌倖於異日而姑待焉。且設是心者。亦謂平勃知呂后年齡已耄。彼卽

且暮晏駕。產祿庸子。終無能爲耳。此尤爲悖之甚者。萬一產祿旣王。呂后未死。而二子不爲天所祚。則國家之事。更諉之誰任乎。高帝之與呂后論相也。首王陵。次平勃。豈不陰識陵之守正。而欲二子有以佐之歟。旣不能佐。又從而非笑之。其成功蓋亦天幸焉。而未可據以爲能也。夫平勃之事。旣往而不可復矣。而後之爲人臣而值事變者。愼勿藉口於有待。而終至於不可及哉。

正統論　曾一同

正統之論。得歐陽氏而尊。得蘇氏而辨。得魏氏而嚴。然則將奚從。曰三子之說善矣。而不能無弊。歐尊而不辨。蘇辨而不嚴。魏嚴而不精。所謂一端之論。非善之善者也。歐陽氏重以予人統。而不能不予晉隋。彼晉隋者。可謂得統矣。可謂得正乎。故曰尊而不辨。蘇子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歐陽氏重予之。吾輕予之。故不以實傷名。名亦不能傷實。夫君子所恃以與篡奪爭者。名爾。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莫大於正統。器莫大於有天下。彼不幸而竊吾器。吾又從而假以名。名旣去矣。而區區持賢不肖之說。以繩其後。庸有濟乎。故曰辨而不嚴。魏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而絕。而統無絕。於是有正統。有偏統。有竊統。三統明。而天下之統不絕。篡弒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可謂嚴矣。而以西晉北宋爲竊統。以東晉南宋爲正統。此何說也。夫居得其正之謂正。相承勿絕之謂統。是東晉與是南宋。其所承者何統乎。非其祖若宗所竊之統耶。其父盜人之物。其子據而有之。斷是獄者。以爲是盜耶。是其所自有耶。且夫以太宗仁宗之昇平郅治。不免爲竊。以高宗孝宗之擾攘偏安。進之爲正。論正則高孝不足。論統則高孝之統。卽太祖太宗之所貽留也。故曰嚴而不精。然則正統之論。遂不定乎。曰天下名實之淆。自有正統始。

去正統之名。而後名實定。且夫居得其正之謂正也。相承勿絕之謂統也。不幸而得正者無統。得統者不正。當此之時。全名則喪實。全實則喪名。是故由歐陽氏魏氏之說。則正統重。正統重則義不得不絕魏梁。絕魏梁則不得不絕晉隋。絕晉隋不已。不得不絕北宋。晉北宋絕。而東晉南宋勢不得不相隨而並絕之。自漢以來。更千數百年。獨得唐爲正統。而唐之受隋禪也。又何以服晉宋之心哉。是千數百年而無正統也。由蘇子之說。則正統輕。正統輕。則予晉隋勢不得不予魏梁。予魏梁勢不得不予宋齊梁陳唐晉漢周。新莽亦在所不容絕也。嗚呼。吾不惜乎統而惜乎正也。故重正統則窮於奪。輕正統則窮於予。且夫旣已而謂之正矣。而輕以予夫盜賊簒弒極不正之人。此人之所以滋不服也。故曰莫若並去正統之名。去正統之名。而後可以惟吾所予。簒而得者謂之簒。盜而得者謂之盜。而皆不絕其爲君。而卒亦不予之爲正。春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通上國則進之。予奪何常。惟變所適。今一去無實之名。而各如其所自爲。帝則曰帝。王則曰王。高光崛起。李趙傍徨。魏晉盜竊。秦隋彊梁。偏安割據。畫土分疆。無所拘滯。安所紛擾哉。

秦論　魯一同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征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蹇叔爲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會盟。晉人世爲盟主。盛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憪然不以爲意。後數十

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並爲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莫能支鯨吞蛇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強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強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土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摟伐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八姓十二國之侯王展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畜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之強百萬之衆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鬬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困敗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不知擯亦滅不擯亦滅六國空有強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不可用也秦既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强胡南取百越力既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斃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不強不強於惠孝之耕戰而強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哀景以前引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斃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強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與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下國家者愼勿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

蓋寬饒論　魯一同

漢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剌舉無所回避又好犯上意下吏自剄死天下哀之魯子曰是宰相之過也魏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以宣帝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

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如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未必不從卽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一武夫耳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回庸主之聽於俄頃之間況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相之得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謂賢知而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將何處焉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案事不實摧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民守闕號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按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忠下有負荊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千古哉大抵漢之賢相皆嚴毅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如魏相殺趙廣漢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誚獨一霍子孟也與

論辨類

論下

治戎上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其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鉤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儀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

弗能辨馬牛也。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庫以爲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据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下　劉敞。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卻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

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不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修。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修。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偷惰居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叢。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於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貴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惟姜戎達於經。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實也。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幷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知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擊。操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卷四

論辨類

設論

卜居　屈平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偸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于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三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

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淸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行。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

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孶孶。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褒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寧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竊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

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卻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慚。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鮨鮮並逃。九罭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望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卻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蠡渫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

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懾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

塞．習俗傑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鷙邊抗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梟瞯．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解嘲一首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

遺。是故騶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之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閭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骼。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

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一首　班固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摅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

上無所蔕．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蹑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般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愼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眂。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爲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鄙。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溼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余。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

信請賀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論辨類

續論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

謂范宣子曰。盡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愼无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无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論辨類

廣論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淸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敍。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敍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照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䑛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恆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盻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論辨類

駁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一月而滿二十五月。故邱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邱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尙書伊訓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

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册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傳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搆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

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己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模範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蕘言。所有掎摭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論辨類

難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嵇康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口斷以檢其要。乃爲口微。若但撮提羣愚。口口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罔。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

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此論。雖愼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也。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

衰。此自古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闇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塉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辭。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家宅耶。論曰。時日譴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

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賢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更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跡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尙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蟪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而口口口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論辨類

辨

諱辨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

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者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祿命辨　宋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惟徐子平尤造其閫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冑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伶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

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於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恆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躔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如或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晳而瘠也。至于豐肉而痺。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

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貧賤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悖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于天道則責成于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于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偸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于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于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于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蕭何諸葛亮優劣辨　王世貞

關中王維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爲問其言大略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俶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聽者皆攝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略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歐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爲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

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用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予讀之曰是非王維楨之言而揚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慦羣策而自屈其力夫曷故焉以語夫相成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爲宮室也其樑棟欂櫨必搆夫楩柟豫杞之良者克焉斷而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楩柟豫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凋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奪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鷙焉而死于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忌愎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酇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苟聽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酇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所與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闕於一世哉

焚書辨　劉大櫆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愚以爲書之亡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而莫爲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何則。博士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臣爲枝輔。下其議李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澌滅無餘。當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故曰。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籍之罪也。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以蕭何爲第一。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敗而遁逃。亡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轉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不少矣。雖然。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阨塞。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然蕭何於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於綫者。獨不聞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覩耳。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不肖。不因之塗塈。惟坦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羈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甓以去。而遺其梁棟風雨之所漂搖蟲

蟻之所剝蝕。其鄰里之居民。因竊取之以爲薪。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誠無足怪。獨奈何讐而有之。顧遺其梁棟而不知惜也。昔者嘗怪漢興大反秦之所爲。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未嘗稍變。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惟知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歟。嗚呼。方沛公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士官所職尚無恙。當是時。固舉九鼎之重。而繫之一髮哉。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眞所謂刀筆之吏矣。

辨逸周書　姚鼐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尚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如此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紀。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閒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尚書周書

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尚書矣。

論辨類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太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粱以湆醬。比君之厚己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

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雁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惟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疏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末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邇於禍也。惟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

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籍校年而卻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圖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法。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

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敎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殺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必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偸容於其閒也。故夫偸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敺之以法。敺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敺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敺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論辨類

議

講官議 曾鞏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喩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喩之爲淺。故不爲也。況於師者。何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

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學校貢舉私議　朱熹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度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

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其說雖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于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較計得失于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

別籍異財議　李紱

吾江西風俗淳厚。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譜。尊祖敬宗收族之誼。海內未能或先。至於一家之中。累世同爨。所在多有。若江州陳氏。青田陸氏。並以十世同居。載在史冊。今此風亦稍替矣。觀朱子曉諭兄弟爭財產事。援據禮律。以敦教化。凡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別籍異財者。並將關約呈首抹毁。不遵者依法

斷罪。信乎儒者之政。異乎俗吏之爲之也。然細思之。尚有未盡善者。蓋禁其爭財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孟子論王政。止稱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爲餘夫。壯而有室。即別授百畝。是古者未嘗禁人之分居也。惟是鄉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則分而不分耳。迨世既衰。漸失友助扶持之意。於是篤行之士。矯爲累世同居之事。姑以勸親睦而激薄俗耳。非比戶所能行也。凡累世同居者。必立之家法。長幼有禮。職事有司。筦庫勾稽。善敗懲勸。各有定制。又必代有賢者。主持倡率而後可行。否則財相競。事相諉。儉者不復儉。而勤者不復勤。勢不能以終日。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財。各勤其事。猶可以相持而不敗也。至於祖父母。父母在堂。亦微有辨。如年踰七十。宜傳家政。或年雖未衰。別有疾病。而不任綜理。則子孫析居。亦無不可。且其家既分析。必其家法未立。又無可秉綜之人。今必責已分者。使之復合。是強人以所不能。勢不行矣。惟既分之後。骨肉爭財。致興訟獄。則不遜不親。豈惟偷薄。彝倫已斁。地方官長。深懲而嚴治之。庶還淳厚。故曰禁其爭財可也。若止於分居。則不能禁。亦不必禁。惟教之以睦親之道。俾分猶不分焉。亦未害於三代之治也。

論辨類

說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予。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

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佷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閒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邪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

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邪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

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卽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旱說　杜甫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甚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管內

東西兩川。各遣一使。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因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獄決囚。雨滂足。即嶽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遣還之。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怪說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禰。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怪。既不能襃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惟見己之道。惟聞己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皐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

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俱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

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末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猶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

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幷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總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說用　曾鞏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嚙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霜雪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聲充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霜雪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爨而食築池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日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

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有以而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之與陽也。運於內而莫顯於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與於上而陰被於下。馴於其心而不可彊。通於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音。執於器。據於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空同子瞽說　蘇伯衡

尉遲楚好爲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脈別。而榮衞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洶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儁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

後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之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側焉。無難能者矣。

師說上 姚瑩

士之不振於天下也。非一日矣。道德廢。功業薄。氣節喪。文章衰。禮義廉恥何物乎。不得而知也。國家之養士也。亦非一日矣。具科條。明法令。教之有長。進之有階。乃欲正人心而人心日敝。欲端士習而士習日非。不究其本。徒恃一二俗吏以區區尺寸之法繩之。此豈有得哉。或曰。士也者。視上之所養。古者先王之養士也。祿足以代耕。賜足以周困。凡入學者。太子以下。得與之齒。而王與公卿大夫。又以時入學。親與雍容揖讓。其禮也隆。其情也洽。有不率教。移之郊遂而已。戮辱不及焉。異等於凡民也。後世教不同。而禮益薄。俊秀之選。古所以表章德藝也。今以爲榮身之名。卿大夫之位。君所與共治天下也。今以爲施恩之具。上

之臨下。分絕而不通。下之應上。日偷而不實。其不振也固宜。吾獨以爲不然。今夫古禮之不可復也。亦猶江河之不可復返矣。激而行之。不若順而導之之利也。治於其委。不若淸於其原之易也。淸其原柰何。曰教士之責。君與師均。而今日之勢。師道尤重。士大夫皆延師教弟子矣。弟子雖不屑。莫不以先入爲主。其教之也。示之法。鼓其志而已。夫所爲法何法也。將使之汨沒心性。蔑棄品節。求爲世俗之學。以取富貴乎。抑將追古人之學。以立身成名於天下也。童子何知。見可悅者。則志之而已。今不使之悅於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而使之悅乎科名榮利。與夫一切苟簡之事。以爲志。嗚呼。志則荒矣。異時傾巧奸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其生也悠悠。其沒也泯泯。乃始咎其學術之不正。不亦大可悲哉。夫人至傾巧奸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悠悠以生。泯泯以死。則禮義廉恥之亡久矣。顧何爲而至斯極也。豈非始教者未得其道與。揚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人心學術之所由來也。

師說下　姚瑩

天下之事。其始也行之甚易。而信之甚難。其卒也成之匪難。而行之實難。教人者能明其難易之故。而利導之。亦可以師矣。君子之觀人也。必先器識。今有士於此。其少也确确然。嶄嶄然。及其長也。頎頎然。軒軒然。此其圭角早程。規模已具矣。賢父兄之所樂。而常人亦卜爲令器者也。又有士於此。其少也。循循然。莊莊然。及其長也。浩浩然。汪汪然。此其圭角不形。志量莫測者。賢人君子之所歎望。而父兄或以爲無用。亦有矣。雖然。斯士之卒有用與否。吾無以必之矣。則必之於其師。師之言曰。是易成也。吾以難期之。則斯士幸矣。師之言曰。是難能也。吾以易速之。則斯士其尚可慮乎。嗟乎。士既不及隆古之時。得沐先王之教澤

出入學校之中。與賢君卿大夫相接。以修明乎孝弟忠信之義。雍容乎典章禮樂之文。退又不得當世之名賢碩儒以爲師友相與講習討論充廣其聞見淬厲其志氣。徒抱此區區遠大之志。曠然遐思。悄然塊立。甫出一言。舉世震駭以爲怪。雖父兄亦未嘗不咎之。此憤激之徒。所以絕意矯俗。致成其孤僻而莫究夫中正之歸。而英傑之流。乃中道自足。或流於放蕩致有支離決裂之病。轉爲害於天下。則皆不得師之故也。嗚呼。是可感矣。

士說　梅曾亮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名實說　朱琦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

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禦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當其峨冠褒裾。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沈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撟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鎭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辟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憪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騏馬有奔踶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矯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也。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坐誦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高位者。伈伈睍睍。曾鄉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愼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鄉曲之行者辱

論辨類

策

保舉策　曹一士

保舉有三善。素與習。則其人之賢否明。一也。作其屬。則所專之擔荷共。二也。功過相及。則其心之兢業深。

三也。亦有三難。外然而中莫測。一也。始善而終或墮。二也。名高而實不副。三也。愚以爲在大臣之誠心。以殫其公明而已。伯益之舉朱虎熊羆。垂之舉殳斨伯與。舜曰往哉汝諧。君臣之際。相信至深。俾之協恭以和其職。非有法以繩之也。後此如祁奚之舉其子不爲私。舉其偏不爲黨。公也。叔向於鬷蔑一言而握手相賞。明也。諸葛亮謂士元非百里才。明而公也。裴度表退之自隨。公而明也。誠至則生公。公至則生明。明至則無事前之欺。與事後之悔。古大臣協恭以體國。未有不由斯道也。若舍其素所知之人。而避嫌以自全。矯也。非所以爲公也。剔抉細微。以爲天下之人無一當我意。刻也。非所以爲明也。昔之人未下車辟荀慈明。既下車辟孔文舉。故名有所不必避也。山巨源所舉皆一時之望。每一啓事。天下相望其風采。恆至數十。故多有所不必諱也。王旦之陰相薦達。不使其人知之。以爲我職固當如是。非爲其人。故恩有所不必市也。不避名。不諱多。不市恩。然後得盡其公與明。而精誠由此上格。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道率由乎此也。漢之舉掾。互相檢察。唐均其予奪於終身。宋許其自陳於中道。皆以防誤舉之弊。愚以爲嚴之既舉之後。孰若密之未舉之先。內而卿尹。以時接見天下之士。察其才可任某事。德可稱某職。即其小知其大。覩其表識其裏。由其始測其終。識之於心。洞然可信。以待事至而保舉之。其有或誤者乎。且夫天下之人。成之。衆聽並觀。垂明當世。開誠布公。人不忍欺。於以致國家於唐虞之隆。率乃僚爲翼爲之佐。裕如矣。一謀而不足以見心也。偏執不足以集事也。引嫌不足以服衆也。久任使以覘之。咨公論以酌之。持獨見以切文法之拘檢。舉之周。牽制之密。皆後世救過不暇之術。不得已而用之耳。何足語於一德一心克知灼見之日乎。

任人策　劉子壯

法制於人者也而非所以制人中庸之人可以法制而聖賢之人則不制於法何則中庸之人守法者也而聖賢則能制法是故當其事之無據也慤者懼失於格之中而巧者思遁於其外方此之時求得一故事焉循之則可以絕其奇邪之私而僥倖不得以中而所謂庸人者既不能出其識議以斟酌時宜而便於有所遵用以自解其無能爲其無患也苟以名其功而及其有失則舉而委之於法曰吾無改變古人之所爲而已而不敢知其他以是求免於爲奸而上莫之我罪也若夫聖賢者其用心固未嘗有私也而人君亦不當以私待之夫苟其有私也則其人不可任而必求其人以任之如其無私也則何用以私待之而限之以一成之法且天下之法何起乎亦起於古之聖賢之人之爲耳苟得聖賢之人而用之則可以縱橫行之而無不可以治而奈何以古人一成之跡不審其時不達其變而直欲當代之神明而就之乎夫法亦何常之有古者以之治而後人以之亂此人用之失而彼人用之得亦足以見事之在人而徒法之不足以行矣是故人而無私也夫人而有私即法何足以難之且天下不有緣法以爲奸者乎今任事者既不能立一代之規以爲世守而任人者望之以聖賢之功而限之以庸人之所能爲一事也不論其大小不問其是非而惟成例之爲問而不知今之所爲例非昔之所以治乃昔之所以亂也今既承其流襲其弊得一瀾浣更張之猶足以治而甕甕焉刻而畫之以求於合以是爲足以禁私而格奸夫天下之私不勝禁而其格奸者固又足以起奸也吾求得其人而理之猶恐不能盡去而況付之一定之法乎夫誠欲求法則亦遡其本矣書曰往敷求於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周之爲治兼四代而其

所求者先哲王而已．未嘗從其舊染而以爲不可移易也．一代之治．其初必有爲子孫之不可易．而其後稍陵夷乃底於亂．故今之例．非昔之所以治．而昔之所以亂也．欲法其所以治．則亟遡其初．遡其初則此例皆古之所未有．而又何足以遵用乎．或曰．取其近時而便耳．夫將以作則．而惟便之圖乎．乃何以不便者則又奮然不顧而去之．若曰．吾自爲制．彼何足法．又何其決也．由是觀之．其可以爲治者．則去之不遺力．而其所以亂者．則無敢少動．然則天下之至私．莫大乎是．天下雖有賢聖之人．其所欲變通．既束之以一定之法．而其可守而勿失者．則曰．吾之所便在是．而不必古之從．則是治天下惟以便而已．治天下惟以便．則是去其所以治．而就其所以亂也．是又可謂之法乎．嗚呼．當今之世而欲求治．吾願任人者寧擇人以授之．而責之以治亂．無徒拘之以法．而任事者亦愼毋畏法而至於不能有爲也．則幾矣．

論辨類

程文

使民宜之　陸九淵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其民．雖其

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考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考。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陸九淵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辨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辨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旣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爲。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爲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爲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三册目錄

卷五

論辨類

解

釋

考

原

對問

書

卷六

序跋類

序一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五

論辨類

解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

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復讎解　王安石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讎其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蓋亦可矣

論辨類

釋

釋左傳　魏禧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逾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於難。故驕且肆必敗。斂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呴呴爲仁。不以仡仡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獸困則鬬。民困則叛。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掊斂黷貨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醫者有相。故愎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紀綱不立。則其敗也。匉匉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慆而不止必敗。蠭蠆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事必敗。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疏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族翳賢德。蔑強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瘠己而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

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淩雨不仆。蔦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立於劇驂。掾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則必興。

論辨類

考

郡縣考　姚鼐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遠地。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己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

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眞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論辨類

原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爲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

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

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分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

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常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

興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人　韓　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十六衛　杜　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旣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軍馬歌

壹婢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釜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概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數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

六衞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衞。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

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若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
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
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
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於其朝未之敢
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
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
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
倖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
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於此乎。於彼乎。蓋天
桀。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
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人道
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
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
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
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歷初。神宗之待張居

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之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原士　袁枚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今則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爲

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妒。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眞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也。予閔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原才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

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論辨類

對問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

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牙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也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闤闠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

之實也。嘗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臥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也。願以是汚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廣陵對　汪中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於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嘉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資於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詒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瞀之疾。故書雅記。十不閱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筴。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於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於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於辰爲維首。於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於曚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辠。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

鹿。西居咸陽。則呂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於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皐。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郄鑒李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荊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旣克建康。偏師獨進。凶旅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鎭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倡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嶷。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勣實贊之。敬業旣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覬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刼。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於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間。典兵宿衞。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於張巡。守堅於墨翟。則李

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創．姦人在朝．方鎭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爲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攬羣策．外抗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爲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爲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而去．以明爲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於其間．由是言之．廣陵何負於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鄒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即戎．與苟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彷彿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鎭．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索稟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既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太淸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

平迅掃淮壖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祏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保竟卻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謚曰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於是時建康甲士尙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幷吞諸鎭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於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梟其上將偏敗衆擕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闕土傳世終梁之亡不能得志於吳則淸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於兩陳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於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間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於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闥協心陳竇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違幷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諒盡心翼衛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偪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旣陷武寧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

南至橫江。主帥旣戕。官軍屢衂。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猾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於遐裔。羣盜蠭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於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旣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干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扆旰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辠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寧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飮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於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於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燿於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略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筴。謹錄爲是篇。

論辨類

書

復性書上篇　李翺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旣昏。性斯匿

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充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爲江爲河爲濟爲淮。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者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勿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

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鑾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治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李翶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其心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

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修之一日。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不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篇　李翺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

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眂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雹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權書　蘇洵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相。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

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除賂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

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幷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論辨類

喻

槎客喻　羅隱

乘槎者旣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轉轉。昏昏浩浩。有怪有靈。時顚時倒。而子浮泛其閒。能不手足之駭神魂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來矣。所慮者吾壽命之不知也。不虞槎之不安而不返人閒也。及乘之。波浪激射。雲日氣候。黯然而昏。燿然而晝。乍揚而傍。乍蕩而驟。或落如坑。或觸如鬬。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吾心未嘗爲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則槁木之爲患也。苟人能安其所處而不自亂。吾未見其有顚越之心也。

論辨類

言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幷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矣。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幷州力足以幷呑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尙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孝

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澒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是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

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況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黨。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餤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

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吾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論辨類

語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爲近邪、夫宮中之近、不過爲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爲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於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羣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錄二叟語 何耕

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設土牛而磔之、謂之班春、所從來舊矣、其說蓋微見於呂令、而詳於續漢禮儀志、大

抵先王謹農事之遺意也。成都大都會。自尹而下。若漕二使者之治所在焉。將春前一日。有司具旂旄金
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所謂芒兒土牛以獻於二使者。最後詣尹府。遂安於班春之所。黎明。尹率掾屬。
相與祠句芒。環牛而鞭之三币。退而縱民磔牛。民讙譁攫攘。盡土乃已。俗謂其土歸置之耕蠶之器上。則
繭孳而稼美。故爭得之。雖一丸不忍棄。歲率以爲常。紹興丙子。余往觀焉。見二叟立牛側。一叟撫牛而歎
曰。是孰象似汝。孰丹堊汝。孰引摯吏俎豆而羅拜汝。方旂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雜然而前陳。以導
汝至此。而空一府之人以觀汝也。不亦榮而甚可樂歟。俄而梃者競進。擊者交下。而汝始碎首折骨矣。謀
者奪者負者趨者。而汝始蕩爲游塵。散爲飄風矣。嗚呼悲哉。今夫富貴之家。高明之門。倚勢而怙寵。役物
以自奉。噓吸生風雲。叱咤爲雷霆。偃然自以爲莫己若也。有不似茲牛之始至者乎。及其權移而運去。大
者殞身赤族。小者觸刑抵罪。雖三尺孺子。莫不聞而哀之。有不似茲牛之既磔者乎。吾悲夫禍福之無常。
而慶弔之相躡於俯仰之間也。吾又悲夫造物者之戲人胡爲而至斯極也。吾是以歎。一叟局局然笑曰。
子何言之陋邪。是安從生。自土而爲泥。自泥而爲牛。土不知其爲牛也。自牛而遭磔。磔而復爲土。土不知
其非牛也。彼既不知其爲牛矣。則雖象似之。丹堊之。俎豆而羅拜之。與夫旂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
迎而致之。空一府而觀之。彼且何榮而何喜乎哉。彼既不知其非牛矣。則雖擊之碎之。敗之負之。彼且何
懼而何戚乎哉。牛固無所喜慍。而世之人方且認外物以爲己有。其未得也。挾術用數以致其必來。而其
既去。則猶殫智竭力。以幸其少留也。可不爲之大哀乎。其有媿於茲牛多矣。而造物者初何與焉。莊子曰。
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子何庸歎。嘗試以是觀之。余竦然異其言。迫而問之。若

何爲者也。二叟皆不告而去。余歸而錄之。蜀固多隱君子哉。

設浴口語 黃庭堅

根塵不偶。空水無依。從本光明。誰爲垢淨。我今施茲八功德水。浴此大修行人。處娑婆界中。順如來法事。然願同袍衲子。隨喜白衣。皆嚴妙觸之華。不染戒香之印。受斯法施。介我壽祺。恭惟大覺證知。

論辨類

旨

弈旨 班固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弈。今博行於世。而弈獨絕。博義既弘。弈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爲弈。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道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陵。氣勢力爭。雖有雄雌。雖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衞。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窒。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阨相劫。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休旁。

卻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主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賓之詩書關雎類也。紙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達旨　崔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韜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遇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苟子欲免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亡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纁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戹。

生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衡。乃將鏤玄珪。册顯功。銘昆吾之治。勒景襄之鐘。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民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尙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蓺供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己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狥己。汙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惟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懽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埶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襄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

仁於度數。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稱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論辨類

訣

養生辯疑訣　施肩吾

一氣無方與時消息。萬物生死。共氣盛衰。處自然之間。而皆不知所以然而然。其所稟習。在覆載之下。有形者先須知其本。知其本則求無不通。修道者先須正其源。正其源則流無不應。若棄其本而外求。背其源以邪究。雖獵盡百家。學窮諸子。徒廣虛論之功。終無攝養之效。得者觀之。實爲自誤耳。今歷觀世間好道之流。不可勝數。雖知恬淡以自守。全不知恬淡之中有妙用矣。雖知虛無以爲理。全不知虛無之中而無不爲矣。若不知虛無恬淡妙用之理。徒委志於寂默之間。妄作於形神之外。是謂無益之用。非攝生之鴻漸也。且神由形住。形以神留。神苟外遷。形亦難保。抑又服餌草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草木金石之性。不究四時逆順之宜。久而服之。反傷和氣。遠不出中年之內。疾害俱生。使夫輕薄之流。皆謂繫風捕影。不可得矣。翻以學者爲不肖。以眞隱爲詭道。不亦傷哉。或人嘗以此事而譏余曰。吾聞學道可致長生。吾自童年至於暮齒。見學道之人。已千數矣。服氣絕粒者。驅役考召者。淸靜無欲者。修仙鍊行者。如斯之流。未有不聞其死者也。身殁幽壤之下。徒以尸解爲名。推此而論之。蓋得者猶靈骨耳。非可學而得之。余聞斯論。不覺心感於內。神恍於外。沈吟之間。乃太息而應之曰。觀子向來所說。實亦鄙之甚矣。迷之尤矣。今世人學人間之事。猶有成與不成。又況妙本元深。昏昏默默。胡可造次而得之。且大道無親。感之卽應。苟

云霖骨無乃疎乎然夫服氣絕粒者道家之所尙人苟得之皆有不食之功身輕之效便自言腸胃無滓立致雲霓形體獲輕坐希鸞鶴採餌者復以毛女爲濫呼吸者又引靈龜作證曾不知眞氣暗滅胎精內枯猶執滯理於松筠守迷端於翰墨良可嗟矣寧不怪乎至於驅役考召之流蓋是道中之法事研討至精窮其眞諾誠爲身外之虛名妄作人間之孟浪在已無徵於延益於人有驗於軫攘亂構休祥徒陳禍福如斯之輩並非保生之道也或以清靜無爲深居絕俗形同槁木志類死灰不知天地動用之心不察陰陽行運之理如此則雖遊恍惚其恍惚而無涯縱合窅冥其窅冥而莫測翻使希夷之外神用罔然虛白之中元關失守言議之際中有高眞喟然而歎曰守一非一履眞非眞此亦近爲門階之由殊未窺其室中之用矣大凡保氣棲神不可以湛然而得之亦不可以兀然而守之且神無方而氣常運形至靜而用無窮是知保氣者其要在乎運棲神者其祕在乎用吾嘗聞之於師曰體虛而氣周形靜而神會此蓋爲出世之元機無名之大用矣

論辨類

附錄

申鑒大略 荀悅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繇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

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業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耤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正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乎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巧。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錢本草　張　說

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飢寒困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汙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爲良。如不平均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傷神。此既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飢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爲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己謂之智。以此七術精煉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則弱志傷神。切須忌之。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皁。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結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

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質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為不褻其直。屈哉。若能苟曲於鄉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翲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

者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李商隱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陑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責和氏璧　劉敞

楚人和氏。得玉璞荊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

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荊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己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爲益。在下不損以爲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鬻之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邱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齋七日。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爲危。以存爲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唯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祗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爲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爲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刁之自宮。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爲貴在乎賤。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於己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傅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

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也。

觀漁 梅曾亮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卷六

序跋類

序一

毛詩序 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由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

之。錯孫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蘄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蘄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報還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

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受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幷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於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

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衞之音。鄭衞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愼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於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

閼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秏。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

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蓺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塡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

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惟梁爲捍。偩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衞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惟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訽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強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惟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刧。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惟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惟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刧於埶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

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惟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衞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惟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

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史記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史記游俠列傳序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於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史記儒林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衞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衞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

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郞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戰國策序　劉向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也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

彊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彊。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彊。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殽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偸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漢書貨殖傳序　班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邱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旣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傑。禮誼不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啥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與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漢書游俠傳序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樂。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

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惟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漢書循吏傳序　班固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皆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幾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廪廪庶幾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漢書儒林傳序　班固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戹陳。干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

習禮。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于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鄕風矣。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賢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

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漢書外戚傳序．　班固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愼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倢伃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說文序 許慎

敍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一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灋。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

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

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其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

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

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卷。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衞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曆。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思歸引序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淩雲之操。歘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盻。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

久撓。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倒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釁勳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

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曆。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暑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配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蘋莖素毳。幷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帝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氓之願。加以二王於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曆。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埦。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枑。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胤緹騎。搖玉鸞。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芬藉。觴醳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妝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市筵稟和。閭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揔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旣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囿。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旣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紹淸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氾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靑。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冑。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躡昌姬。跆轢炎漢。元宰比肩於尙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懽。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旣缺。邁軸之疾已消。與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於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遊。稚齒豐車馬之好。宮

鄰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仞郊虞。甌牆相尋。鞮譯無曠。一尉侯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倭枝植。歷草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提河洗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於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膴尙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簷雲搆。離房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千。曲拂邅迴。澇湲徑復。新蘋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繇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効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霓。揚霞振木。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瑑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駔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蕩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召鳴鳥於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閼。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牒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摠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禿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朞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聽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

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懸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鎭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衞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

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女工寢機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雕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陶淵明集序 蕭統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旣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鵷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

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匕鬯之義存焉。故眷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闃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摛藻銅雀。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珪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總鄒魯之儒墨。徧綈緗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嚴廊。委咸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欹案而忘怠。況復延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倂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衢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蠡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臬據。區區前史。不亦惡歟。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礙。五時密敎。見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花。豈直得解瓔須。提舍鉢瓶。沙膽曇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

飛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興詠。並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稱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儒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嘗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

螽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眞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晴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彤管麗矣香奩

帝範序　唐太宗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所以撫育黎元鈞陶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嬀薦唐堯之德玄圭錫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八

百之祚。素靈表瑞。漢啓重世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板蕩。海內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氛。三光緝曜。豺狼尙梗。風塵未寧。朕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魚鱗之陣。朝臨鵝翼之圍。敵無大而不摧。兵何堅而不碎。翦長鯨而淸四海。掃欃槍而廓八紘。乘慶天潢。登暉璇極。襲重光之永業。繼大寶之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而御朽。日愼一日。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任。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朕每思此爲憂。未嘗不廢寢忘食。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以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燦焉。所以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爲近誡云爾。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五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務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淸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

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輿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甿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游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敍宅經　呂才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庾等爲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惟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

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衞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敍祿命　呂才

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誚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談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即命祿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刼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値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以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句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剋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尫弱。身合矬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惟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爲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尙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

終老更彌凶惟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依祿命書法無官爵惟向驛馬尙隔四辰依祿命書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卽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背命並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於常禮躬爲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惟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敍葬書　呂才

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變遷豈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逆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愼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

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時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曰。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旣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怠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周尙赤。大事用日出。殷尙白。大事用日中。夏尙黑。大事用昏時。鄭元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尙。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卽日出而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旣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夜半。此則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壽延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愼一日。則澤及於無窮。苟德不建。而人而無後。此則非論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旣有常所。

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宏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自敘　劉子元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以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旣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以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

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范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搉。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删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嘗欲自班馬以降。迄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爲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卽位。又勑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

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及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以後。作者無絕。必商推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沒。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若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於文心而往。固已納諸胸中。曾不蔕芥者矣。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予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元。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予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

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爲范踆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元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元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曉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惟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元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元。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坰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性情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弦。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轥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尙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挹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屛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吟諷。未嘗暫輟。至於八九

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藉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僉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輟。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掬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秋陽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弦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價。豈惟排終拉賈。駕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己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

山之上。長流隨淚之詞。廷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九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輔相之臣。曰鄴侯李公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閎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予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敍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爲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許以輔相之業。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習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其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宦。既迫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度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之文詞。光大一門。近歲肅以監察御史。徵詣京師。始得集錄於公子繁。且以序述見託。公之執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予曰。鄴侯經邦緯俗之謨。立言垂世之擧。獨善兼濟之路。藏在册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不可以不傳於後。嘗謂肅曰。吾

子辭直。盡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誌碑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搏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敍治亂則明白坦蕩。紆徐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閡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君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

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噫．昔之君子賢人．遭與事幷．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廢雅道喪缺．黃鐘毀棄．若孟子轗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旣退歸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爲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四冊目錄

卷七

序跋類

序二

卷八

序跋類

序三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七

序跋類

序二

唐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於帝。修六府。敍九功。曰都曰俞。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於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咸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啓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篇。見咨論敍。德輿以爲君子消長之道。値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誡。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敎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淸德。與公始中

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奧之君子。多爲之譔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梏桎。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蠹大倫。圮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爲仁由己。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櫂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旣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偘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功考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

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詔書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譏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旣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斂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綏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閒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横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罪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

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粟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獷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於天。山川文於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祇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於初。未弱冠。隱於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開關代故。宣力匪躬。勤於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於吳。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擩除之際。自爲墓誌。其間嚮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閎奓鉅衍。爲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書誌三篇。感慨自敍。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酈丞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劘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虖。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爲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者。相延無虛日。又況奇衺枝害。崇黨蔽善。公於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於天下。神之聽之。景福於趙。

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仕於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猥以疎慤承趙公至惠忝槃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於篇。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尙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顏眞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旣馳

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綏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遒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擢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志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掎摭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傳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埍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某集賫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

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閥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荊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公開鎭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顦顇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册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荊潭唱和詩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講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

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於是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韓愈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是日。率厥官屬飮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尊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皃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

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皃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卽綴其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卽又爲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卽傳道士道士卽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卽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旣止卽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上顧覓道士不見卽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卽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

韓愈序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谿爲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始旣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

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册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閒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閒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閒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郡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國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遺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敍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敍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唐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勑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命。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遼遠。其代王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幷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徒。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寖以微。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濟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闢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厥神度。每彤墀奏議。別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庥。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

饑憑陵。怙衆強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旣振。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敍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噓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君。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脊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蹈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雖兵。常山勁卒。是爲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鎭侯。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泜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潢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集。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勞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是玄祖勸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棋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尚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鎭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

陽之勑。宗英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畢伯仕之亂。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册書。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罔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熱。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晝。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玁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獠童。詠東征之歌。而又移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繡文采。類於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册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爲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册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恐。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盪。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敍焉。夫全功難恃。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

石鑠火走腐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騅驁不傳之以馳騁驊騮不授之以鶱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賢聖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宦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巖廊自是以降其類實繁惟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雒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盡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

聯句十。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上元和郡縣圖志序 李吉甫

臣聞王者建州域物土疆。觀次於星躔。察法於地理。考中國山河之象。求二儀險阻之情。天漢萌而兩界分。南宮正而五均敍。自黃帝之方制萬國。夏禹之分別九州。辨方經野。因人緯俗。其揆一矣。及秦皇并六國。則罷侯而置守。漢武討百蠻。則窮兵而黷武。雖裂爲郡縣者。遠過於殷周。而教令之所行。威懷之所服。亦不越於三代。失天地作限之意。非皇王尙德之仁。誇志役心。久而後悔。由此觀之。則聖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遠矣。吾國家肇自貞觀。至於開元。兼夏商之職貢。掩秦漢之文軌。梯航累乎九譯。廢置通乎萬里。然後分疆以辨之。置吏以康之。任所有而差貢賦。因所宜而制名物。守有要害。險其走集。經理之道。冠乎百王。巍巍乎無得而稱矣。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然則聖人雖設險而未嘗恃險。施於有備之內。措於立德之中。其用常存。其機不顯。弛張開闔。因變制權。所以財成二儀。統理萬物。故漢祖入關。諸將爭走金帛之府。惟蕭相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阸塞。戶口虛實。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輅之謀。田肎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握樞秉聖。承祧立極。祖堯舜之道。憲文武之程。皇王之遐蹤。行之必至。祖宗之耿光。發而復耀。天寶之季。王途暫艱。由是墜綱解而不紐。強侯傲而未肅。逮至輿運盡爲驅除。故蜀有

阻隘之夫。吳有憑江之卒。雖完保聚繕甲兵。莫不手足裂而異處。封疆一乎四海。故鄜衛風偃。朔塞砥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臣吉甫當元聖撫運之初。從內庭視草之列。尋備袞職。久塵台階。每自循省。赧然收汗。謨明弼諧。誠淺智之不及。簿書期會。亦散材之不工。久而伏思。方得所效。以爲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爲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時獲省閱。或裨聰明。豈欲希鄭侯之規模。庶乎盡朱贛之條奏。況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千家。尙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羣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謹上元和郡縣圖志。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鎭。成四十卷。每鎭皆圖在篇首。冠於敘事之前。幷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臣學非博聞。識愧經遠。馳鶩雖久。漏略猶多。輕瀆宸嚴。退增戰越。謹上。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李商隱

唐葉十五。帝諡昭肅。始以太弟。茂對天休。遂臨西宮。入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揮三靈。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範圖古昔。史卜胥夢。震嗟不寧。是用能文惟睿。掌武以永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賚朕者其誰氏子焉。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訥。揚扢不能仰酬。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汝來輔予。霞披霧銷。六合怏望。四月某日入覲。是月某日登庸。淵角奇姿。山庭異表。爲九流之華蓋。作百度之司南。帝由是盡付元機。允厭神度。左右者咸不知其夢邪卜邪。金門朝罷。玉殿宴餘。獨銜日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闡徵召。諾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居第一功。麒麟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元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臣曰師古曰文本。高宗有臣曰嶠曰融。元宗有臣曰說曰瓌。代宗有臣曰袞。至於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並稟太白以傳精神。納非煙而敷藻思。才可以淺深魏邴。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僭孺之新事。識庾持之奇字。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南王食時之工。裴子野昧爽之獻。疑王粲之夙搆。無禰衡之加點。然後可以宏宣王路。輝潤天文。豈伊乏賢。可纂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也。朕思丕承汝勉。善繼無忝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宏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宮之中。念兆人之衆。顧九州之廣。永懷不待之痛。式重如存之敬。公伏奏曰。惟先后懋守丕基。允賚內助。秀南頓嘉禾之瑞。開烈山神井之祥。德儷河洲。淑肩沙麓。將顯降嬀之配。未宏褒紀之恩。淦美椒塗。掩華蘭掖。緣山破葯。夙聞齊主之悲。採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今繞樞有慶。鳴社承輝。而懿號未彰。貞魂莫祔。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

曁祧祖之重。傳於夏啓。既不克終。歸於與夷。又未能立。乃推帝堯敦敍九族之道。宏魏文棠棣諸弟之志。常曰潁邸吾寧忘邪。及武宗讓蹤三四。位當九五。出潛離隱。躍泉在天。揚八彩於堯眉。挺二肘於湯臂。故外則上公列辟。內則常侍貴人。咸願擬議形容。依稀彩飾。公搢圭歸美。吮墨摛詞。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事也。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鯁者寡。周假武肉食者效晉清談。豕不豶牙。蠆因搖尾。氛與燕易。駕狩巴梁。九十年鑾輅不東。三千里華戎遂隔。日者上元降鑒。元聖恢奇。遂於首亂之邦。先有納忠之帥。復我疆理。平我讎仇。負羽蒙輪。已聞於深入。赤莆邪幅。將事於駿奔。陳萬賄以展儀。備四旂而告捷。仍願於箕星之分。巫閭之旁。追琢貞珉。彰灼來葉。以文上請。屬意宗臣。公乃更夢江毫。重吞羅鳥。町疃河濟。呼嘯神祇。述列聖之英猷。答藩維之深懇。既事包理亂。思屬安危。不惟嵩岳降神。固亦文星助彩。螭蟠龜戴。蟲篆鳥章。構思而君苗硯焚。灑翰而元常筆閣。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天街之北。獯鬻攸居。結以閼氏。降我皇女。奉春君婁敬嘗爲遠使。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乘以無年。遂忘舊好。分偵邏於甌脫。遺祭酹於蹛林。俾我刁斗晨驚。兜零夜設。公乃上資宸斷。旁羅軍謀。心作靈臺。手爲天馬。充國四夷之學。此日方知。辥公三策之徵。他時未爽。既而鬼箝飛辨。邳石降籌。不使郭閎仍譏於段熲。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勢協聲同。火燔水灌。遂得朝還貴主。暮遁名王。轄柳塞之歸車。復梅妝而向闕。及晉城赤狄。喪帥歸珪。有閼伯之弟兄。誕景升之兒子。將憑蜀閣。欲恃吳錢。姑務連雞。靡思縛虎。既垂文誥。尙有孥疑。公乃挺身而進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衞朔受貶。祇以拒君。今天井雄藩。金橋故地。跨搖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坐爲汙俗。文宗外相。行有匪人。忠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

埃昏昏水。霧塞唐郊。殊懿公之東徙渡河。若紀侯之大去其國。稽於時議。憚在宿兵。公又揚芻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惟宗室。乃元王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與夙沙縛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萬。齊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今填將軍爲時而出。賢諸侯代不乏人。況其俗産代地之名駒。富管涔之良璞。有抱樹辭榮之節。有漆身報德之風邪。躡足以謀。屈指而定。謝安之園碁尙刼。曹參之飲酒正酬。適有軍書。果聞戎捷。牛邯謝衆。丕豹出奔。樂毅不歸。鄒陽已去。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尙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何其纂立大效。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宗英可汗。既畏王威。遂聞請吏。留犂徑路。對潼酪以知羞。毳幕氈裘。望衣冠而有慕。大舉伯士之允。呼韓單于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册書。光彼明命。百王共貫。三代同規。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之詔。伐上黨之制。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每牙簪既拔。芝泥將乾。上輒曰。爾有獨斷。朕無疑謀。固僕沃心。可不假手。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故每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美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屬宣室未召。武帳不開。公莫暇昌言。且陳密疏。賈太傅之憂國。周勸深誠。山吏部之論兵。詎因夙習。凡所奏御。罕或依違。及武宗下武。重光崇名。再易。公又槪圖東序。按牒西崑。率億兆歸心。列公卿定議。以一十四字。垂百千萬年。藻縟辭華。鋪舒名實。秦晉於玉檢璐繩之內。平勃於綠疇讒鼎之間。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義。

作爲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等。凡一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不言制集。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昴中郎。有風雨翕張之氣。葳蕤高邑。有山河隱軫之靈。萃於直躬。慶是全德。許靖廊廟之器。黃憲師表之姿。何晏神仙。叔夜龍鳳。宋玉閒麗。王衍白皙。馬援之眉宇。盧植之音聲。此其妙亦鏡而爲言。託丹青而爲裕。至於好禮不倦。用和爲貴。敬一人而取悅。謙三位而無咎。意以默識。確乎寡辭。車匠胡奴。罔迷於半面。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聿成儉訓。不有長物。昔猶卑官。端坐心齋。江草分謝朓之舊儒便爲臥具。周正得袁憲之談柄。常在講筵。五車自娛。三篋能識。麗則孔門之賦。清新鄴下之詩。重以多能。推於小學。王子敬之隸法。遒媚皇休明之草勢。沉著異時相逼。當代罕儔。不妄過人。愼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願僑札交觀者稀。故能應是昌時。媚於天子。憲章皇極。燮理元穹。燭耀家聲。粉飾國史。佐帝典之灝灝噩噩。尊王道之蕩蕩平平。而又不節怨嗟。知進憂亢。張良竟稱多病。王充方務頤神。無潁陽之善田。乏好時之巨產。何曾之食既去。虞悰之鮓方嘗。愛其厚味。有爽和氣。肴蔌無在。琴鶴有餘。成萬古之良相。爲一代之高士。緊爾來者。景山仰之。某昔在左曹。每事先帝。雖詭詞望利。不接於話言。而深義約文。庶歸於風采。代天之言既集。幡地之樂難忘。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將潁嚴之淺近。忽焉承命。何所措詞。五嶺遐幽。八桂森爽。莫逢博約。寧遇切磋。處無價之場。率然占玉。登不枯之岸。麤爾論珠。雖常有意焉。亦不知量也。某叩頭再拜上。（中一段與鄭亞作詞意相似）

通典序　李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理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人冥頑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常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代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塞胸滿腹。澒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驟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覺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終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古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始。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生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其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世緯俗。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覩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興邦。篤於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紀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

發明。以示勸誡。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嗚呼。今之人賤近而遺遠。昧微而覩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以嘆息也。翰與杜公數句探討。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愼說文十四篇。幷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旣畫。萬象旣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旣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歷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

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愼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愼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閒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册。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愼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諫垣存稾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衛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

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為誠之力也。其所存稾。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寮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稾。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聽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歷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欲。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

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敍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提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集古目錄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石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外制集序　歐陽修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追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廟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閤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唐書藝文志序　歐陽修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五代史職方考序　歐陽修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

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幷。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北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五代史一行傳序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

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五代史宦者傳序　歐陽修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

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旣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鎭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鎭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乃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

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删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

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愍則職于怨憝榮遂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慼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蹈水利而壞之患立至於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云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

於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周禮義序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書義序 王安石

熙甯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詩義序　王安石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敍。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

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衞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非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敍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閒。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

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

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敍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

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顚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偸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曾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

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耶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新序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

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敎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敎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徐幹中論目錄序　曾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

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

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

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民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元祐會計錄序　蘇轍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幷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籍錄元和國計。幷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淸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

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誠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續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難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彊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晝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會計錄民賦序　蘇轍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

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騶．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流風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

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謀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衞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擾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失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轂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揚州集序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

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時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考焉。

道鄉集序　李綱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邪。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中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

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于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游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宏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栩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跋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版以傳于世。求序于綱。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旣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始以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顚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蓋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

淵海集序　李綱

詩以風刺爲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於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吟咏情性。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小弁之怨。所以篤親親之恩。鴟鴞之貽。所以明君臣之義。谷風之刺。所以隆夫婦朋友之情。使遭變遇閔而泊然無心於其閒。則父子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幾乎息。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俳。然愛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閒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不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余舊喜賦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浦。又明年移海外。自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與魑魅荒絕。非人所居之地。鬱悒亡聊。則復賴詩以攄憂娛悲以自陶寫。每登臨山川。嘯咏風月。未嘗不作詩。而嫠不恤緯之誠。閒亦形於篇什。遂成卷軸。今蒙恩北歸。裒葺所作。目爲湖海集。將以示諸季。使知往返萬里四年閒所得蓋如此云。庚戌淸明日。梁谿病叟序。

通書序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敦頤。字茂叔。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于穆修也。傳先天圖于种放。放傳于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不來者伍。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于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

學。則周子豈待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學者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序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尙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通志總序　鄭樵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皇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著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

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亙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斑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

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與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二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

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淩諸葛誕毋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諡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

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傳既不別其源。後人何從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蠭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敎。以及人面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里。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顚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諡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諡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諡

太王王季文王。此諡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諡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旣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諡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諡略。祭器者。古人飮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旣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杳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笙間崇丘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

猶傳於後世．良有節而無辭．不爲異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混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混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册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卽其書爲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隳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爲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册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册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眞．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采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

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敍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曆。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爲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于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譜。即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諡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書。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

于紀傳即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寘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況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倉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學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反本。道之汚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寔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大學章句序　朱熹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

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敎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敎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敎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敎。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敎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敎。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敎。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敎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旣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敎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旣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幷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

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論議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卷八

序跋類

序三

通鑑紀事本末序　楊萬里

初余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余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敎嚴陵。後一年。余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楙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余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槪。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余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旣。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

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奸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覩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憯焉。不諱焉。不醫之拒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序。

江西宗派詩序 楊萬里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枝。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憮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憮然也。非憮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憮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窶人子崛起委巷。而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弟子。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代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旬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焉乎待

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閬風。夕不周。行入乎宇宙。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祕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暖。如秋而肅。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黼黻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礽。其詩社止於逸。非闕與。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宮。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余曰。子江西人也。於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余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會稽志序　陸游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羣盜削平。彊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為府。冠以紀元。大駕旣西幸。而府遂為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瀕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臚銜轂擊。中原未靖。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荊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牒。宜其廣載

備書。顧未暇及者。縣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馮景中卻持正陸子虛王度朱鼐等。上參禹貢。下攷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匠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爲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

周益公文集序　陸游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册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溫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黃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祕。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之以遠游窮處。使之磨礱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眞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實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雋不羣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攖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斥。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復出于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絕

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艸之地。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戲。聖王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旣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稿者。屬余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谹議。豐功偉績。見于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蓋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

雲安集序　陸游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濼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於今可考。士生其閒。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騖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運帥王公是已。公自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尙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於夔。實督硤中十五郡。賚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徘徊太息。弔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爲一代傑作。顧夔雖號大府。而荒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爲幷爲雍。爲鎭爲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爲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虖。是可歎歟。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昝慈安辱寘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大學衍義序　眞德秀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槪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

鑿枘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禮記集說序　衛湜

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注歷晉迄陳雖南北殊隔家傳師授代不乏人唐貞觀中孔穎達等詳定疏義稍異鄭說罔不芟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由貞觀至五代踰三百年世儒競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無傳矣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衆說逮今日爲尤詳禮記並列六籍乃獨闕焉諸儒閒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者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攷並究秩然成書未之有也余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注孔義翦除蕪蔓采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幷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于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苟能因衆說之淺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幾貫通而盡識之矣或曰是書粹聚諸家之善逾數十萬言毋乃務博而忘約乎余曰博學之審問之夫子嘗以誨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親得于師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之所深造也吾道一以貫之爲曾子言之也予欲無言子貢未有省也陵節而求躐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矧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儻率意以去取其能息異同之辯絕將來之譏乎近世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

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然自各有意。在學者玩味如何耳。壼壼載程張楊呂之說。而諸家有可取者。亦彙存之。余之集說。竊取斯義。是則此書之博也。非所以爲學者造約之地邪。猶愧寡聞訪論未盡。然六經之典。敷暢發明。至是纖備。或于古聖代闕文。小有補云。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魏了翁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卽辭以知心。故卽其或慚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卽其或詖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于氣。氣命于志。志立于學。氣之薄厚。志之小大。學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斷乎不可揜也。四明樓宣獻公。蚤以名進士發身。三朝大典。多出公手。天下之稱記覽詞章者。未之或先。孰知公之所以反觀內省者。匪辭之尙。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病知免。遂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簀。乃在此段後。人至于內自攻治。知義理之無窮。而豪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間。不憂不懼。而辭之本立矣。某之生也後。雖不克執書冊以從公游。泰禧閒有位于朝。是時孽韓猶竊政柄。寖悔前誤。凡慶元所黜之士。收羅殆盡。如宣獻之高風。尤所欲卽者。至追憶舊題蘇帖之詩。常常諷道。以致懷賢之意。而公也十有三年之閒。卒無一語入都。以迄于韓氏之敗。公之攻媿。非苟言之。實心體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以公之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餘。公平坦易。明暢淵永。亦理然也。公之子潚。嘗與余爲同舍郎。端靖而敏于學。少侍公左右。習知言行。嘗裒稡遺文。得百有二十卷而卒。其季治屬余識篇首。會余得罪徙靖。厥十有二年。潚之子杓守南康。而余適至廬阜。杓乃言曰。昔歲季父之請。則我先人之志也。不可復請乎。余惟公之平生

有袁正獻狀其行。劉文節銘其竁。而奚以余言爲。念不可終辭也。則爲敍其修辭之本以復于孝子慈孫云。

書經集傳序　蔡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宗忠簡公文集序　樓昉

靖康丁未。高宗再使斡离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栗。宗忠簡公守磁。則決策留行。于是適濟適邯鄲適大名適睢陽。遂登大寶。中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名號。係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濟師河朔。旋軫舊京。其迂回宿留東南其轍者。乃汪黃謬計。非公本謀也。公既與汪黃異議。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既留命居。旋升尹正。駕馭羣雄。招降劇盜。兵彊士勇。去力誅必敵。連歲不敢犯境。于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忌之。凡公奏請。皆留中不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背以死。公之勳業雖不克竟。而英魂毅魄。皭然與日月爭光可也。昉兒時因已得公芳規于四明所刊遺事中。眞所謂膽大于軀者。意其語言文字。當亦稱是。客授金華。始獲拜公像。公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干種。因爲補綴而襲藏之。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者喬行簡攝郡事。築僧廬于墓左。剏祠堂于學宮。總餉岳公珂。太守趙公善相繼命有德主烝嘗。所以風厲扶植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嚮慕。請以有德所授遺文鋟梓。昉遂掇取遺事中所載奏疏。次第其日月而并刻之。公前後奏請爲回鑾而發者凡二十有四。其血誠赤心。因可想見。他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忠義中流出。公亡而杜充代帥。王業偏安。蓋始于此。公之規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況其遺文乎。若諸公褒揚忠烈。例應得書。嘉定辛巳十有二月。鄞人樓昉拜手書。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余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月。除浙西大制。撫領神皋。余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于閩廣。元夕後。余所部兵皆聚于富陽。朝廷擬除余江東西廣東西制

闔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余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皋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北帥卽引董參政以兵屯權水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余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于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余一行國事至此。余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廿一日至皋亭山。詰北帥前後失信。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余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余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余位。于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余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岊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人遣館伴逼余同往。余被逼脅欲卽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余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于二月晦夜走眞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余致書兩淮。閒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蚤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于我。苗不以爲然。送余出門。勸奔淮西。余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余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衞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余然之。自是日夜奔出。南入北。衝犯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余之得至淮也。使余與兩淮合。北人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困頓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余至通。聞二王建元。

帥府于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時德祐二年閏月日。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

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略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

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愼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畧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

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名。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會萃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

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遊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尙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譏顏者。猶顏之譏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

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温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衞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温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

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

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敍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傅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譬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卽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旣卽位於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導之善利。鎭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寃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利虐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歿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閒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塡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與張高風圖序　虞集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

起。與今第九代掌教元應張眞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眞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眞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儆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眞人之爲人。乘與市車。從以門生兒子。卽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眞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寺。惟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卽命迴車。蓋不惟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眞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屩。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眞大道張眞人。上謁吳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眞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眞人何來。眞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眞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淸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乃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託僕敍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乎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愼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眞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眞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眞知歸求者。則眞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眞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

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爲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嘗立例而爲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至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騆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衆矣。而大概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橐之鼓籥之吹戶之樞虞之機。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之。不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咏歌之閒。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淫佚之表。今句比而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從而人之神明完矣。

未有隳一體而可爲全人者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慨於予衷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卽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凡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嗣淸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汪氏勳德錄序　虞集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閒。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闊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歸鎭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旣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摹以傳於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榮者固多。得兼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故以爲

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朱葵山文集序　宋濂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耳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耳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删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潚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吳濰州文集序　宋濂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

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濊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物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語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與。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與。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開。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耳。我知學班固耳。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日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將出守濰州。與濂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諱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輝。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勗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曾助教文集序　宋濂

臨川曾先生旦所爲文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閒。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淑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閒。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

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朝廷則有詔誥册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誌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性情接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貢於鄉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燁然起矣余取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論文甚驩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眞欲體用之兼舉也

張侍講翠屛集序　宋濂

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先生長濂凡九歲濂初濡毫學文先生已擢進士第列官州邑及其教成均入詞垣先生之文益散落四方濂得觀之未嘗不斂衽而以不能識面爲歎去年春始獲與先生會於建業各出所爲藁相與劇談至夜分弗之倦且曰吾生平甚不服人觀子之文殆將心醉也濂竊以謂先生素長者特假夫褒美之辭以相潔昻爾非誠然也曾未幾何先生使安南道次大江之西特造序文一首以寄其稱奬則尤甚於前日者濂讀而疑之酸鹹之嗜偶與先生同故先生云然非濂之文果有過於人人也方將與先生細論而九原不可作矣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

庸議。下此惟漢爲近古。至於東都。則漸趨於綺靡。而晉宋齊梁之間。俳諧骫骳。歲益月增。其弊也滋甚。至唐韓愈氏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韓氏之文固佳。獨不能行於當時。逮宋歐陽修氏始效而法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歐陽氏同時而作者。有曾鞏氏有王安石氏。皆以古文辭倡明斯道。蓋不下歐陽氏者也。歐陽氏之文。如澄湖萬頃。波濤不興。魚鼈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曾氏之文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木質將盡。獨眞液凝結。斬然而猶存。是三家者。天下咸宗之。有元號稱多士。或出入其範圍而檃括其規模者。輒取文名以去。故章甫逢掖之徒。每驕人曰。我之文學歐陽氏也。學曾王氏也。殊不知三君子者。上取法於周於秦於漢也。所以學歐陽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纖以弱。學曾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緩而弛。學王氏而不至者。其失也枯以瘠。此非三君子之過也。不善學之。其流弊遂至於斯也。文之信難言者。一至於是乎。濂與先生劇談時。未嘗不撫卷而三歎。奈何狂瀾旣倒。滔滔從之。而無有如先生之所慮者也。不亦悲夫。今觀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悟入。豐腴而不流於叢冗。雄峭而不失於粗厲。清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先生之子煜。乃持翠屏集來徵爲之序。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漫舉先生相與論文者。書之於篇端。庶幾讀先生之文者。亦將知其用意之所在也夫。先生諱以寧。字志道。姓張氏。福之古田人。泰定丁卯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學士云。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閒。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嘗游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騁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與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楊氏萬木圖序　楊士奇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恆有愧恥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吾而卽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指某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藉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記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誡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若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遍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西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宮傳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廚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閒。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荀悅漢紀序　何景明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敘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徵約其辭。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於流綴溢簡。蹐雜而不可以觀。余於是蓋慨然有思於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幷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卽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攄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於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爲經爾。故紀事者苟非察於性命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於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慳於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刊布焉。

武功縣志序　何景明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紀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粲然明備矣。至其聚事顯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夫先生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敘[illegible]邱。詩陳列國。採風者具其美惡。蒞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爲制。以施於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

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於風尙澆漓而德實靡貞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利蹙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愼其漸哉余覽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則由富而貧地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良而奸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勿降本流末睽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

忠節錄序 焦竑

嘗考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奸膽脩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頹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嘆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尙多有之乃芟繁劘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予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屬爲序予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者當之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與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揚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辜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不振究其貴富熏心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

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哉。予鄉陳諒之。弘治中為武選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詮次為集。家世寢遠。書以不存。予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為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為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即幸逃於指視。寧無怍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為忠孝者。未必非此書之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為尤著云。

重刊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敍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我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狥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朱碧潭詩序　王愼中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棲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顚倒。笑呼懽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詬之曰。何物可憎。徒涴牆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樝竹。撐拄坐守。其下突煙晝濕。旋拾儲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鑫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復用爲謗。

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慊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碧梧軒詩集序　王愼中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楷。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者集也。君於詩獨冲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揉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輟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

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泬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爲綺豔膴膴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寂莫。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煙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閒。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詩集自序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眞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眞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眞。王子曰。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乃其曲烏得而不□也。故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斯誰使

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於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於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眞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眞。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二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幷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靑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靑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搆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

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士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欷歔。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卽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媒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閫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裒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致身錄序　陳繼儒

儒向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

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繇水關御溝出。薄莫會於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揚應能。編脩程濟。稱比邱。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潅。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脩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眘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武牛景先。稱東吳樵。時稱東吳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艮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仲節王資劉仲鄭洽何洲。各徙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適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於滇南。於重慶。於白龍山。於浪穹之深林。於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於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糗脯以饗帝。或紉衣補履以獻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虢虢索索。惟恐捕者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剄。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爲千古之屈。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卽諸君子亦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君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辭。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剮樹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遺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峯。意蓋蹤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瓜蔓之抄。殆無噍

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於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謬。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於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姪之名。其關係一代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序其錄而傳之。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詩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導之與。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於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矣。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汶口志序　歸有光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廬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

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棘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汊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汊。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汊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庵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汊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猶恨紀載之軼。汊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初刻日知錄自序　顧炎武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抄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疎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者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顧炎武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

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失。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肇域志序 顧炎武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删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明文案序上 黃宗羲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敍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

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擬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玆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黃宗羲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荊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庶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惟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鄞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吳山轂音序　毛際可

林子西仲。向有損齋焚餘十卷。流布藝林。一洗近世膚廓纖媚之習。比年僑居虎林。復彙其書序記傳諸作。名曰轂音。而相屬爲序。憶與林子同以戊戌舉進士。余甫踰弱冠。林子長余數歲。心壯志得。以爲功業可立就。更相勖爲詩文。以鳴國家之盛。其後林子以徽李奉裁。名位未顯。値閩寇之變。繫獄逾年。九死不

悔。王師平寇。林子始挈家累。播遷異地。數米析薪。以供朝夕。而文章則倍勝曩時。蓋經患難艱阻之後。志愈苦而思愈沉。兼挾其忠憤不屈之氣。行乎其間。如金之鍛鍊而或躍於冶。如水之曲折而必赴於壑。如松柏之摧抑于霜雪。而糾結盤鬱。益奇以堅。固非徒窮愁以著書者也。林子又沉酣漆園家言。著爲箋疏。披理向郭之外。其所謂𪖙音者。亦原本於莊。比於羽族之微。以自傷其搖落。余手是集。笑語林子曰。所謂鳴國家之盛者。固若是乎。余初以尤異見徵。未幾罷去。屢遘兵燹。時數之厄。與林子略同。而所業不加進。然語曰。失林之鳥。望同類而鳴號。不禁其音之嘵嘵者。故臨文尤感慨係之云。

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序　顧祖禹

水源於山者也。山附於水者也。水源於山。則水之源不異。山附於水。則水之流不異。如是則曷異乎爾曰源不異而流不能不異。流之大勢或不異。而其間浸淫淤閼升沈遷改之蹟。亦不能不異。是故言郡邑而不言其山川。言山川而不攷其同異。未可云辨於方輿者也。禹貢以山川源委。條貫於九州之次。一經一緯。粲若列眉。職方諸書。未有繼之者也。司馬遷著史記。昔人稱其明於山川條列。然所紀載。僅錯見於羣篇之中。而河渠一書。未爲詳核。班固志地理。復爲溝洫志。溝洫何必不在地理中。與其於江漢淮濟。何以略而不書。與後世言川瀆者。則紆回複亂。如棼絲之不可理也。志郡邑者。則淩雜剝裂。知纍礫之不可亂也。唐六典敍十道山川。推本職方。而未能遠法禹貢。故於川瀆源流。未遑綜論。於十道之後。鄭氏通志自謂準禹貢以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予嘗讀其書。以爲不足以實其言也。今所詮次。大略本之禹貢遺意。其閒略者詳之。闕者益之。舊迹新途。判然難合者。則分別而書之。言川瀆而不言山者。以川瀆

之異多。而山之異少也。嗟乎。其間蓋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大河之日徙而南也。濟瀆之遂至於絕也。不可謂非天也。開鑿之迹。莫盛於隋。次則莫盛於元。其間陂陁壅障。易東西之舊道。爲南北之新流。幾幾乎變天地之常矣。又何從驗其爲濉沮濟漯之故道也哉。說者曰。禹貢導川。先及黑弱。而今別爲西裔之川。洛渭次於四瀆之後。而今目爲一方之水。濟川雖絕。諸家皆載其源流。而竟視爲枯瀆。盤江懸隔嶺表。於禹迹何與焉。漕渠一時之制耳。恐非萬世之經也。海運特元人故轍。何容附於川瀆之後。乃猶謂無倍於禹貢。所未解也。曰。易不云乎。觀其會通。行其典禮。聖人所以經世而善俗也。夫時勢遷流。姑勿論矣。即禹貢以來四千年閒。其爲山崩澤竭。地震川移之類。亦不知凡幾也。詩有之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以王橫有九河湮沒之言。班固有商碣周移之概。使神禹生於今日。亦必不能執禹貢之舊文。繩今日之山川矣。子猶欲規規而索之。毋乃不知晦朔與春秋乎。誠欲識古今之因革。究天地之異同。亦於其所以異者求之可已。

方輿紀要序　魏禧

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常熟顧祖禹所述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游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七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川瀆異同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於時。與寧都魏禧爲兄弟交。禧既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爲之序。禧儆然而嘆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維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

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蓋其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遑遑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郤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孰與知之。

彭躬菴文集序　魏禧

躬菴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好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菴文則顏色消沮。心慌惕而不甯。嘗譬之戰鬭。弓人聚六材以爲深弓。矢人相笴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虱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矢弓失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菴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匯。溝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怵潰而不之見。躬菴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閒。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轢轢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菴。與林確齋始。躬菴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閒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僞。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僞。不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

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十年。躬菴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閒。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閼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菴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託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曾庭聞文集序　魏禧

曾庭聞自萬里歸。己酉正月。會酒於三巘。盡歡。壑風千尺。倒上。吹牆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庭聞盡出其所爲古文。使余論定。庭聞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蒼莽勃崒。矯悍尤多秦氣。予與庭聞爲童子時。同學。庭聞天資甚魯。終日讀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於京師。數過吳門。與吳中名士遊。其文斐然一變。而庭聞之名。盛於東南。近二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攜美人騎馬行萬餘里。最好秦中風土。至以寧夏爲家。而庭聞名在西北。其文又一變。庭聞間歸。相見予於山中。毛衣革韜。雜佩帨帶刀礪。面目色黃黝。鬚眉蒼涼。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向者與予咿唔筆硯間。及細服緩帶爲三吳名士時。若隔世人物。嗚呼。庭聞之文多秦氣。何足異也。文章視人好尙與風土所漸被。古之能文者。多遊歷山川名都大邑。以補風土之不足。而變化其天資。司馬遷龍門人。縱遊江南沅湘彭蠡之匯。故其文奇恣蕩軼。得南戒江海煙雲草木之氣爲多也。余讀史嘗怪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與之暴。西夏強且久。與宋室爲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強固者。不獨恃甲兵之力。閒披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數十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跡。

而庭聞乃竟以是爲家邊徼風土人情叛服治亂必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紀載也

梓室遺稿序　魏禧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兄子世傑從講論最久頗得窺戶門嘗能刪除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發明予爲刻若干首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兄既久客外傑於羣從長內外支吾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還書戒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踰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遂奮拳搥胸死血結於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僂不能立蹣二十日遽死哀哉吾兄欲紓桑梓之禍身羅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惟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笥中得存稿若干首爲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勺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稺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人嗟夫予年衰無子他日當以遺稿屬傑及諸書未行世者爲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老人也悲哉

王山長集序　施閏章

海以內俠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親附譽臻千百人若出一手或憔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

足。閒有負才好事者。躑躅鞅掌。洸頓於手版簿領之閒。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爲人也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俯仰。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遊山水。所至與賢豪交歡。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技浮屠之流。往往狎游相傾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述。聲名未立。亟爲推引。盡其力乃止。其爲人也如此。嘗與余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也。多自成杼軸。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板。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蘊使然也。風之始發也。調調刁刁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沙石。摧山湮谷。河海倒流。砉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洸洋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連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歲釋褐。浮沉於手版簿領之閒。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爲不得志也。

陸桴亭思辨錄序　陸隴其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騁。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

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斷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之。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歿。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斷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余雖未熟識先生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記誦詞章。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

榕邨講授編序　李光地

吾家子弟輩。授諸經畢。卽令稍誦近世儒先說理之文。雖今之學者不崇此。然而幼志趣舍繫焉。吾懲夫晚出之爲俗驅。未丱角。輒已笑宋人之爲腐且陋矣。此殊有關涉。非特講解文字間也。雖然。前代成宏先輩。未有不學此者也。前代風氣之醇。人物之盛。必曰成宏。自好異者不能改評也。其時之講解文章。出於是乎。抑如後之出於子史雜書。旁及異說者乎。理詭於聖。文詭於經。古謂之不雅馴。故未論聖人之理。漢唐而宋合者誰也。聖人之文。亦未易與之並。引而偶舉王守溪以韓文成句對論語。帖然也。出是則配焉而不類。然則後起之文。非惡其探摭子史雜書。以後代言語附於經也。惡其不類焉耳。詞句如此。義理何

如哉。講解文字之所關涉如此。趣舍何如哉。此集所編。是前輩以配經書者也。故幼者講授自此始。

明史藁流賊傳序　王鴻緒

盜賊之禍。歷代恆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而極矣。史册所載。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永樂中。唐賽兒倡亂山東。厥後乘瑕用兵。頻見竊發。然皆旋就撲滅。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幾危宗社。而卒以掃除。莊烈帝勵精有爲。視武宗何啻霄壤。而顧失天下。何也。明興百年。朝廷之綱紀方肅。天下之風俗未澆。孝宗選舉賢能。布列中外。與斯民休養生息者十餘年。仁澤深而人心固。元氣盛而國脈安。雖以武之童昏。亟行稗政。中官倖夫。濁亂左右。而本根旣非盡撥。宰輔尚多老成。迨盜賊四起。而王瓊獨典中樞。陸完彭澤分任閫帥。委寄殊專。旁撓絕少。以故危而不亡。莊烈承神熹二宗之後。神宗晏安養癰。熹宗暱閹僇士。元氣盡澌。國脈垂絕。向使熹宗御歷。復延數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也。幸而莊烈繼統。銳意更始。用人行政。煥然一新。然當是時。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志勤宵旰。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羣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卽佞。勦撫兩端。茫無成算。至內而九卿。外而督撫。救過不給。大率有規利自全之心。其或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而所任爲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卽戮一將。隳一城卽殺一吏。賞罰太明。而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煩賦重。外訌內叛。譬之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並發。厥證固已甚危。而所用之醫。良否錯進。所服之劑。寒熱互陳。病入於膏肓而

無可救。爲家督者復強起自治。則其身雖欲不亡。豈可得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如人之亡於疽毒者。其致亡之本亦不在於疽毒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禍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閒未覩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顚覆。徒以身徇。悲夫。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賊諸臣傳中。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

明史藁食貨志序　王鴻緒

記曰。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明初沿元之舊。錢法不通而用鈔。又禁民閒以銀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劭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餫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田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強之兼并。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入左藏。中涓羣小。橫斂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復侵刻之。海內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復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農桑。而不在行鈔法也。夫彊本節用。爲理財之要。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於篇。

明史藁刑法志序　王鴻緒

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隨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爲出入。宋採用之。而所重者勅。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勅。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爲條格而已。明初丞相

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爲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僞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爲具文。由此奸吏骩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取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句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想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廠衞終之。廠暨姓名傳不備載。列之於此。使有所考焉。

秋水集序　朱彝尊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眞。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淸江淡沲。演漾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眞意取勝。無淩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於其鄉。以工詩。閒書畫。彙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欿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於地也。下則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

仄者氿。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怳忽。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於經。無窒於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荈。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夫。

感舊集序　朱彝尊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斁。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秪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盌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鬬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窰所製。至或下勞儀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旣遭兵火。往時之桮棬盡失。而景德鎭近日瓷盌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盌。爭視之。萬曆窰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於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旣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恆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遊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遊。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

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彙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樵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玆諷詠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嘆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瓷盌者耶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彩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尙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鬭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耳

日知錄序　潘耒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詞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儁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人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

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常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耒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耒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据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五册目錄

卷九

序跋類

序四

後序

序錄

序略

表序

跋

評

述

例言

疏

譜

附錄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九

序跋類

序四

教女遺規序　陳宏謀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傅。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爲之教針黹。備裝匳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爲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持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以爲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爲女。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爲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間亦粗知文義。即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子兄弟爲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

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爲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全謝山鮚埼亭集序　杭世駿

謝山全氏。有其鄉前輩浚儀慈谿兩先生之學。而才足以振其滯。口能道其胸之所記。手能疏其口之所宣。牢籠穿穴。採擷萬有。其勿可及也已。雖然。僕竊聞之。德產之致也精微。禮之內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其外心也。德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乎。高一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郛史廓。壹切𨁏販。折楊皇荂。升歌於清廟。諸于繡裾。被裓於嚴廊。於五行爲妖。於文辭爲罪。餒才貧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啞其笑矣。夫詩以抒情。情蕩則辭溺。文以伸理。理屈則辭支。苟有胸而無心。曷克己以復禮。張衡自嗛於皮傳。莊生取譬於探囊。往蹇來連。諠均苓耳。謝山志銳而氣充。糞溲章句。小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慬。其得已於言乎。浚之乎詩書之源。不敢夸毗以炫世。游之乎仁義之廣。不敢堅僻以畔聖。煩言碎辭。皆有根核。美章秀句。無假藻斧。區區之誠。若是而已。至於平昔研辨之文。已見集中。茲則不復以贅也。

谿音序　朱仕琇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寧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豗日

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迴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寧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郡如環。篔園世居其地。郡多楊木故名。而谿上羣山多松櫧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潦聲與羣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徵。如鐘鼓既闋。而奏篪絃絲竹之音。或時晨露淅瀝。居人未起。籜隕沙頹。蕭屑有無。緣谿獨游。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采之響。里巷謳吟和答。舂扰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篔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篔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瀰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迴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寂莫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篔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敍篔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瀋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末不遺夫名物。篔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予得詳其原委云。

道南講授序　朱仕琇

安溪李遜齋先生著道南講授若干卷。寄示請序。蓋學者稱濂洛關閩。閩學盛於朱氏。其倡之者。龜山楊文靖公也。文靖出洛程氏兄弟之門。其歸閩也。伯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楊授羅文質公。羅授李文靖公。李

授朱文公此道南講授之所爲作也蓋自宋理宗後文公之書滿天下迄明以朱註取士則流傳益盛天下語宋理學者曰五子或曰六子龜山尙不在是數至羅氏李氏則幾以爲文公之師襄蕘宏而漠然無與於道也夫博學詳說以盡斯道之體使天下學者有所據依文公之功信偉矣然其始去墨入儒以漸釋其拘牽者何人之化也靜坐以端大本而以明分殊爲要者何人之旨也故嘗譬諸閩學如作室然洛二程氏所受廛者也龜山廛券也羅氏基界也李氏大匠之圖也文公則因以成室焉耳其開土木之良版築之堅鏤雕之巧金碧髹堊之設則因事致美而於其本制無損益焉美其末而不察其本世之學者非惑與先生是書採羅李之說甚備蓋所以開導學者之耳目切矣至於附見己意發揮宗旨尤極詳明學者非沈潛反復於是書不足以識其用心之精也先生早承家學湛深經術中年卽謝官杜門以味至道故其造詣之邃如此昔人稱羅文質不言而飲人以和又稱李文靖如冰壺秋月瑩絕瑕玷仕琇嘗四謁先生於省會德度凝粹淵然穆然莫窺其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矣

海船三集序　劉大櫆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潝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汩沒渺爾無垠天吳睒睗魚龍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

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嶇峴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慴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及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櫆爲之序．

倪司城詩集序　劉大櫆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劵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鬨．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稍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纇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世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

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朱梅崖文集序　林明倫

萬事萬物之初。皆起於一。一與一相生。以至於萬。奇耦參錯而文出焉。伏羲之畫。蒼頡之書。帝舜之樂。周公之禮。孫吳之兵。魯班之巧。王良造父之御。其難易大小不同。其源皆出於一。一者明。然後變化從之。後之人知悅其變化而迷其所自出。宜乎心營手摩。窮年累月。至於目眩耳聾。而莫能肖之也。今夫文。事物之總名也。而歌詠六經誦法以爲之者。於道又爲最高。自漢以來。作者森列。獨韓退之號爲最醇。退之之文。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然其言道則曰仁義。言文則曰是。言學則曰師孔子。言政則曰暢皇極。由此觀之。退之雖怪奇其辭。其源則無不一者也。一故是。是故醇也。余初守是說。閟不敢以語人。後與建寧朱君梅崖。同爲翰林京師。與之語。好舉退之之文。既而出其所爲文示余。則恢奇譎詭。爲深博無涯涘。而按其義法。以余所見徵之。往往合焉。求其非而雜者。何其少也。其學退之之文。而溯窺其源之一者耶。近世文章浮僞偏駁。違離道本者多矣。思得一二好古之士。起而振之。如梅崖者。才雋思深。爲文不懈而及於古。又不得久在翰林。以散館出爲夏津令。用違其長。可惜也。梅崖出爲令。無日不欲辭官歸田。讀書著文以自

表見。因先彙其生平所勞苦辛勤而僅有之者。屬予序而存之。夫文亦期於有用耳。退之不嘗爲令乎。梅崖卽不必終日言文。其所以爲文者自在也。

族譜序 姚鼐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譜牒寖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瑯琊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誚。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服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靡定。而譜敍皆失。故居餘姚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贛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溪。人謂麻溪姚氏。逮明之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册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

道與。

左仲郛浮渡詩序　姚鼐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傅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祕。其性情闔闢。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竟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閒。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郛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烟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砉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恒山太行太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閒執言者之口。舍仲郛

吾誰共此哉。

程綿莊文集序　姚鼐

鼐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異。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强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

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南園詩存序　姚　鼐

昆明錢侍御灃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諍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嗛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晝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張仲絜時文序　姚　鼐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遊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宀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鼐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既又識湯君綏叔其人尤樸直好學是時綏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綏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綏叔嘗召之至議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綏叔識仲絜焉綏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既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尙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乃取其文删定若干首其時叔宀綏叔皆已死園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玆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綏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愛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海峯先生古文序　吳定

自東漢文壞唐宋諸君子迭起振之天下之文始復於古繼諸君子者明惟歸氏震川我朝則方侍郎靈皋及吾師海峯先生先生文章得之天授年二十九學成游京師靈皋侍郎見而驚賞之令其拜於門然

而兩人之文各殊所造。靈皋善擇取義理於經。其所得於文章者義法而已。先生迺並其神氣音節盡得之雄奇恣睢驅役百氏。其氣之肆。波瀾之闊大。音調之鏗鏘。皆靈皋所不逮。嗚呼。道德者文章之宗也。三代盛時立言者皆立德以明道者也。周衰仲尼之徒。猶得揚其餘化以牖斯民。厥後道德寖微。文士彌盛。凌夷以及八代則文隨行以靡。而天下於是乎大亂。韓歐諸賢雖力振之。然視古六藝之遺不侔矣。間有通曉六藝者。文章又或不中於度。智有所不備。巧有所難兼。嬴秦以還。天之生材大抵然也。韓歐既亡。文章之旨復晦。荆川唐氏發憤太息。至盡欲付之一炬之中。吾知不久將澌滅矣。以彼其人窮年矻矻。非必才不逮。學不充。徑途失也。先生行修於躬。其文章不由師傳。舉唐宋以來代不數人之業。一旦毅然續而配之。非天縱之才。惡能及此哉。先生既師事靈皋。靈皋嘗位顯位於朝矣。先生雖落落爲博士官以卒。而文章實過之。卓然爲國朝古文之冠。顧並世之人。未必盡喻也。定聞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待飾而後顯者。非物之至美者也。待衆人之品題而後知者。亦非文之至美者也。先生之文。希世之珍也。百代而下。其光必揚。其聲價必貴。定將以天地產先生之心決之也已。

七家文鈔序　陸繼輅

嘗論賢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優絀。而或挾一端以自引重。則荒江老屋之間。有薄卿相而不爲者矣。夫文之爲道。非所云一端者耶。然而廬陵眉山南豐新安而後。歷金元明之久。廑得震川荆川遵巖三家。欲求一人而四之。雖劉王兩文成。或且退然未敢自信。況其他哉。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峯。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僞體者。固未

嘗一日而息。朱梅厓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衆。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爲歎息也。吾常自荊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趨於歧塗。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間錢伯坰魯思親受業於海峯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澂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荊川遵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爲名也。非以爲名。則自爲之與他人爲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文實自魯思發之。君子以爲魯思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爲也。嗟乎魯思惜抱以老壽終。而子居皋文齒猶未也。乃皆不幸溘逝。遺書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每與薛玉堂畫水言之。相顧浩歎。畫水因出其向所點定二子之文。又吳德旋仲倫所選梅厓秋士文各十餘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繼輅。俾擇其尤雅者。都爲一篇。目曰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非文之止於七家。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編也。異時有志之士。效法而興起者日益衆。皇朝之文。將如班固所稱炳焉與三代同風。則雖以此書爲乘韋之先。吾知七君子者。必欣然樂之。不以爲忤也。

聖武記敍　魏源

荊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祕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

臆。因以溯洄於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颷忽。軍問沓至。憤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干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乃敬敍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於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淸尙矣。請言聖淸以前之世。令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闥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於灌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敖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隍。後日胠於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吳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埸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虩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方植之文集序 管同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舜之時。禹臯陶有言。稷契翟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餘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下。皆出仕。有功當時。顏淵閔子騫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閔冉伯牛仲弓無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之。性命修於身。勳業皆其末迹也。而況於空言乎。其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明道以教人也。記事以傳世也。吟詠謳歌以陳情而見志也。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柳下惠伯夷。不必其有著述。周召之詩。載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萊朱傅說之賢。篇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惟有故而非得已。是以出言必當。而其後必傳。自周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叛說著書。其言慮僞龐雜。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秦漢以降。士益專力爲文。有爲文而猶託於立言者。荀韓楊李是也。有爲文而直外立言者。相如鄒枚文章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愛玩焉。而知道者深詬病之。嗟夫。士生於世上之。不能修孔顏之德。次之不能建禹臯周召之功。敝精疲神。作爲文字。使愛者與俳優併畜。而憎者至以相訾謷。其亦可謂愚矣夫。同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內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文士卑不足爲。以語他人。憮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辨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輩也。予嘗論之。道非猝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則立德也難矣。强吾心以從善可也。擅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竭吾力以爲善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者。且其學日進不

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舉是說以冠其文焉

周文忠公集序　管同

周文忠公諱鳳翔字儀伯仕明爲左諭德翰林侍讀莊烈帝之難殉國而死大節與倪范諸公互相輝映云初李賊陷京師公未知帝所在急走至殿前見賊受諸降臣朝賀大哭趨出適東華門得帝殯拜伏哭成禮然後歸寓作書別父母及兩弟又爲書以訓其子慷慨賦詩投繯而絕嗟夫仗義捐生之士自古聞之蓋有出於一時之奮激者矣至若倉猝急遽命在晷刻而執禮盡虛處置不少遺其視死生直不啻飲食寢興之常事如公者何以克然哉彼無他忠孝之性根於生學問之功積於素從容詳盡而無所難也然吾考公生平又不惟以死節重始公爲東宮講官嘗召對平臺陳殄寇策已而軍需事急朝臣議稅閒架錢公爭以謂事至此宜急收人心不可奪民財搖國勢帝雖悚聽其言竟不能用世多以明亡爲不幸觀於此然後知莊烈所以必亡也人君之德莫大乎聽言與愛民彼雖貧匱已甚菑害日興而天子節儉慈仁采納正言固民心而不失萬乘之尊焉有遽亡其國者也莊烈於公等恤民之言不能一用加賦於疲農括財於富室用小人促訾毀汁之謀天怒人怨寇藉爲資身死而國亡不可復救事有由矣書不云乎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經國之謀誠無加於哲惠也哉然公言雖不用而見事深切類皆如此論其賢者知不惟以死節重矣公之生也嘗自刊其奏疏見於倪文貞公覆公之札而板失傳其後百數十年公之族孫丹徒令君裒集遺詩文得若干篇刊行於世而屬余序之余既歎公之忠與公之識而併感於明亡時立政之不臧也爲斯文以弁其首若夫公之他行及其詩文辭之工不讀是集者自

知之。而皆非所以論公之大也。予故不復云。

黔記序　梅曾亮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國計久遠。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議不奏詰公。即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回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権剝其膚髓。爲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而黔之民得至今晏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彙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意。學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桑弢甫先生集序　梅曾亮

桑弢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膚義爲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寧曾亮從之遊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殲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弢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嗟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陵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聞人子孫不幸爲世所指名耶則爲之子孫者蓋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奔走於四方而拳拳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聞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舒伯魯集序　梅曾亮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贄余告之曰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文詩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言默然若深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試與弟仲和館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恭錄余詩文一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以去未幾以部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伯魯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卽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夐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日所必能至非古人夐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憂傷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魯之境方爲人士所豔

羨而不以自足其詩文亦多悲傷潦倒若無以自聊者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耶會滌生侍郎語余曰伯魯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愀然幸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

阮小咸詩集序 梅曾亮

江寧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壑深遠而秦淮清溪之水縈帶其下其迹雖或存或沒而清淑之氣猶足以沾溉人物故士生其里多跌宕自標異或眞樸無文飾有六朝人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相知若嚴君小秋汪君鄴樓車君秋舲陸君香篘汪君平甫方君愼之及小咸所居相去率不過一二里而諸君皆多文酒之會時相與攜榼訪勝極乎山砠水涯歡吟醉呼窮日夜披林莽逐星月而歸以爲常小咸雖與諸君倡和相得而終歲授徒於文酒之樂不多與也及余自京師歸北城諸君凋逝殆盡愼之亦久客不能歸獨君年已七十尚授徒如故余因自歎年未甚耄老而自里居後山城孤寺往往多獨游少與偕者見少年游從意氣之盛追念昔時同輩邈焉難求而寂寞自守得臻乎老壽如君者爲可幸也乃未幾而君亦旋卒君之子肇星以詩稾屬序余讀之淸婉恬適如君其人不以其不得志於有司也而有怨詞有矜氣眞德人之音也昔與君及鄴樓香篘同肄業於尊經書院夜歸市戶皆靜閉獨吾三四人履聲滿街讀君詩忽忽不覺爲數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

閒園詩序 梅曾亮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徽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徵發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

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轂綰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廚饌車馬舟楫鞍韉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菱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獷勇奪爭屢讞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侍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徒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棼邦無曠功吏無留牘踵韋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曾國藩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旣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敍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稾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

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蜚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愼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傅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槧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茮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宋賢。間言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覈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茮雲卽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傳。粗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祏。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憒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茮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茮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茮雲異。而其博觀而愼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諍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歐陽生文集序　曾國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箸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

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國朝先正事略序　曾國藩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衎石給事儀吉。倣明焦竑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鄢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

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畧。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閟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燿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畯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并醯醬鹽豉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曆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剙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

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顧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愼褒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江忠烈公遺詩序　孫鼎臣

咸豐三年冬。賊陷廬州。巡撫江公死之。又二年。郭意城博士。馮樹堂大令。求得其遺詩。屬左景喬舍人校訂凡若干首。鼎臣受而讀之。於乎。如公之爲人。雖零章斷句。猶可貴愛。況乃其平日之節概。砥厲名行。自待於不朽者。略見於是。是惡可不收而布之。以勵俗而行遠哉。余始未識公。聞公數千里歸其友之喪而恤其家。有意其人。及見於京師。時方承平。士大夫少能厝意武備。而公意氣慷慨。論兵事利害獨詳。廣西賊起。公援桂林。援長沙。援武昌南昌。大小數十百戰。威名顯聞。朝廷倚公辦賊。人望在公。公死。天下痛惜之。公自出爲令及在兵間。不復爲詩。獨其崎嶇道塗以歸其友之喪。於詩屢見。而其他作。於古之藎臣志士。必反覆再三。其言深。其思長。豈氣類之相感動於中而不自覺與。抑其精神之所憑依。志操之所趨舍。定於先者。確乎不可拔也。詩三百篇。多君臣朋友之作。至於風雅既變。而猶不失乎性情之正。其感人之深。至於千載之遙。如親其人。如聞其聲。使人憂悲愉樂。發於己而不知其何以然。聖人用之爲教。其以此也。後世民不興行。而俗益媮。君臣之間。怵於名義。不敢公然自恣。而能致其誠者蓋寡。若夫朋友之義。則

其背之不爲非非一世矣官五也廢其一則非人倫五也而廢其一猶足以爲人乎哉觀公之不欺其友其不欺其君不待臨大節而知之也世之讀公詩者可以慨然興矣

海國圖志序　左宗棠

邵陽魏子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成於道光二十二年續增四十卷成於咸豐二年通爲一百卷越二十有三年光緒紀元其族孫甘肅平慶涇固道光燾懼孤本久而失傳督重寫開雕乞余敍之維國家建中立極士宇閎廓東南盡海島嶼星錯海道攸分內外有截西北窮山水之根以聲教所暨爲彊索荒服而外大險無垠距海遼遠以地形言左倚東南矣然地體雖方與天爲圓固無適非中也以天氣言分至協中寒暑適均則扶與清淑所萃帝王都焉歷代聖哲賢豪之所產也海上用兵泰西諸國互市者紛至西通於中戰事日亟魏子憂之於是蒐輯海談旁摭西人著錄附以己意所欲見諸施行俟之異日嗚虖其發憤而有作也人之生也君治之師教之上古君師一也後則君以世及而教分撮其大凡中儒西釋其最先矣儒以道立宗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學之釋氏以慈悲虛寂式西土由居國而化及北方行國此外爲天方爲天主爲耶穌則肇於隋唐之間各以所習爲是然含形負氣鈞是人也此孟子所謂君子異於人者也其無教者如生番如野人不可同羣此孟子所謂人異於禽獸者也釋道微而天方起天方微而天主耶穌之說盛俄英法美諸國奉天主耶穌爲教又或析而二之因其習尙以明統紀遂成國俗法蘭西雖以羅馬國爲教皇其士稱教士資遣外出行教故示尊崇然國人頗覺其妄聊以國俗奉之而已今法爲布所敗教皇遂微更無宗之者是泰西之奉天主耶穌固不如蒙與番之信黃教紅教也佛言戒殺

絕紛．足化頑獷．時露靈異．足懾殊俗．其經典之入中國．經華士潤飾．旨趣玄渺．足以滌除煩苦．解釋束縛．是分儒之緒以為說者．非天方所可並也．天主耶穌．非儒非釋．其宗旨莫可闡揚．其徒亦鮮述焉．泰西棄虛崇實．藝重於道．官師均由藝進．性慧敏．好深思．製作精妙．日新而月有異．象緯輿地之學．尤微專詣．蓋得儒之數而萃其聰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藝事獨擅．乃顯於其教矣．百餘年來．中國承平．水陸戰備少弛．適泰西火輪車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搆兵思逞．并聯與國．競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魏子數以其說干當事．不應．退而著是書．其要旨以西人談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統紀．徵其俗尚而得其情實．言必有倫．所擬方略．非盡可行．而大端不可加也．書成．魏子沒廿餘載．事局如故．然同光間．福建設局造輪船．隴中用華匠製槍礮．其長亦差與西人等．藝事末也．有迹可尋．有數可推．因者易於創也．器之精光淬厲愈出．人之心思．專壹則靈．久者進於漸也．此魏子所謂師其長技以制之也．鴉片之蠹．癰養必潰．酒過益醒．先事圖維．罌粟之禁．不可弛也．異學爭鳴．世教以衰．失道民散．邪慝愈熾．以儒為戲．不可長也．此魏子所謂人心之寐患．人才之虛患也．宗棠老矣．忝竊高位．無補清時．書此彌覺顏之厚．而心之負疚滋多．竊有俟於後之讀是書者．

序跋類

後序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

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於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中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淸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能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修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爲備。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

論以相嘗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元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顚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出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淸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

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若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李忠定公奏議後序　朱熹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安常治。而或至於亂。然及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沒。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李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請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為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

十餘日。而又遭譏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卹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叩反覆。以終其身。其言明白正大。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雕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閒。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必無顚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淸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其非偶然矣。

序跋類

序錄

上晏子敍錄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所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

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靑。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覽。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上列子敍錄　劉向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靑。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頗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

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更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史通序錄　劉子元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於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序跋類

序略

代茶餘序略　毋煚

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略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

術。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于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蹷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子弟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並釋之。于是在朝文武縉紳。莫不歎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儻王魯卿李讜等二百餘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日大用乃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動天聽。排釋困難于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于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于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乎其不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于太學。無非實德。太學生恆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于大用之素。冥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于陽公。大用之于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

序跋類

表序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幷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司馬遷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

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其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之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

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上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紀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

史記六國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弒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衞。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衞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鎭撫四海。用承衞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閒。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

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禼稷。脩行仁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幷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瘏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

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初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序　班固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侯犯色。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是以別而敘之。

漢書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班固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間。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彰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弱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漢書諸侯王表序　班　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衞。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訓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隔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處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衞。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

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序跋類

跋

跋景陽井銘　歐陽修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集古錄跋尾十首　歐陽修

右漢公防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防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

所謂公防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防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眞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眞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防妻子。公防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防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防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防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於野。爲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時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

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敝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並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淸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必。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勢。是眞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愼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斃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淸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淸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

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石鐘山記後　蘇軾

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嵓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礱然眞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自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

跋文與可墨竹　蘇軾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縑良紙。輒憤筆揮洒。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郎逡巡辟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跋文與可飛白　蘇軾

始見與可詩文及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既歿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如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若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

跋蘭亭　黃庭堅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迹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于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覩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模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

蘭亭雖是眞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辟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爲聖人不善學者卽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以學書矣

跋西臺慟哭記後　劉崧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卽爲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爲酹文一通爲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于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爲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酹翁自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

及葴。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翺臯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㲉鷇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於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閒寂寞之濱者。不直臯羽一人而已也

跋絳守居園池記 胡天游

宗師之文特奇澀。不肯作凡短語。後世論唐時文最奇者。曰孫劉元杜。視宗師或勿若也。雖韓吏部猶極稱道之。今觀所爲絳守園池記。佶倔斗螺。非甚詳解。卒不可得讀。自宋歐陽氏之徒。出雜相詆訶。今夫終日飽粱穀而卻鳳丸。不可爲善味。終日聽鐘鼓而廢韶沂。不可爲善樂。必知九肋之美。異牛鐸之響。則公子方染指於鼎中。荀氏且旁皇於衢路矣。宗師所著魁紀公春秋集傳與他書皆不傳。獨傳是記與縣州越王樓詩序。元和中。記刻於絳州。後刺史以宗師故。其園池者。雖屢廢亦屢集焉。顧於記所云云。已盡失其舊。求故所刻石觀之。已鏟滅消磨而不可得。噫。絳爲郡古矣。前後刺史數百輩。或飾臺榭娛觀眺。要無有聞者。獨以是記。而絳之園池至今且屬於宗師。予既珍愛其文。方且惜其見於人者少。又懼其辭之古而不悅於世。或遂併棄之。以與刻於石者之同其泯沒爲可歎也。重錄而藏之。以待夫士之好奇如段成式黃晞者云

卷十 序跋類

引

澤宮詩引　劉禹錫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菆矢。規爵祿猶乘禽。密彀持滿。遡風甚微者數矣。有措楛之妙而無雙鵠之獲。韔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貂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彭陽唱和集引　劉禹錫

丞相彭陽公始由貢士以文章爲羽翼。怒飛於冥冥。及貴爲元老。以篇詠佐琴壺。取適乎閒讌。鏗然如朱絃玉磬。故名聞於世間。鄙人少時。亦嘗以詞藝梯而航之。中途見險。流落不試。而胸中之氣伊鬱蜿蜒。泄爲章句。以遣愁沮。悽然如燋桐孤竹。亦名聞於世間。雖窮達異趣。而音英同域。故相遇甚歡。其會面必抒懷。其離居必寄興。重酬累贈。體備今古。好事者多傳布之。今年公在并州。余守吳門。相去迴遠。而音徽如近。且有書來抵。曰。三川守白君。編錄與吾子贈答。緘縹囊以遺余。白君爲詞以冠其前。號曰劉白集。悠悠思與所賦。亦盈於巾箱。盡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請。於是緝綴凡百有餘篇。以彭陽唱和集爲目。勒成兩軸。爾後繼賦。附於左方。大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劉禹錫述。

彭陽唱和集後引　劉禹錫

貞元中。予爲御史。彭陽公從事於太原。以文章相往來有日矣。無何。予受譴南遷。十餘年間。公登用至宰相。出爲衡州。方獲會面輸寫蘊積。相視泫然。爾後或雜賦詩贈答。編成兩軸。大和五年。余領吳郡。公鎮太

原。常發函寓書。必有章句。絡繹於數千里內。無曠旬時。八年。公爲吏部尙書。予牧臨汝。有詩歎七年之別。署其後云集卷自此爲第三末幾。予轉左馮。公登左揆。每悔近而不見形於詠言。開成元年。公鎭南梁。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新詞繼至。李云三軸成矣。二年冬。忽寄一章。詞調悽切。似有永訣之旨。伸紙悸歎。居數日。果承訃書。嗚呼。聆風相悅者四十年。會面交歡者十九年。以詩見投。凡七十九首。勒成三卷。以副平生之言。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與手。

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杜詩學引　元好問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淩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俟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序跋類

書後

書梅聖俞稿後　歐陽修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於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閒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淸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

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稿．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與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刼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書李文公集後　王安石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士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

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

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李伯時山莊圖 蘇軾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樵漁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知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黃庭堅

王右軍蘭亭草號爲最得意書。宋齊間以藏祕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迹在蘭亭右者。及梁陳之間。焚蕩十不存一。永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爲眞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蓋彷彿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斵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實己有而非彼也。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黃庭堅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

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書通鑑後　陸游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彊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去數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賦而上用足哉。雖捐賦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彼桑弘羊輩。何足以知之。然遂以為無此理。則亦非也。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恆懼。誘之必於其所恆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歟。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是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乎。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為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併與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

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呴呴嘔嘔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兇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恆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必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予與褚生泛小舠。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鬬。則逞技於獫歇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濬乎埃壒之外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予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書蘇文公用間後 魏世傚

蘇子之三敗不易矣。三軍之事。不用間不能成功。用間則三敗不可試。然則間終不得用乎。吾謂用之之

道有三。三者何。吾習其人矣。吾知其心。又知其才之足以濟。夫然後其人可用也。道一。吾有大恩於其人。人願爲吾死。吾用之。道二。吾知其人之才。吾不可以知其心。吾可以制其父母妻子之死命。是其勢可用也。道三。故曰用之之道有三。非三者則不可用也。雖然。誠欲用此三者。其道一而已矣。曰試之。試之之道有二。二者何。吾知其人之才矣。吾不深知其心。吾試之。置之於色貨。觀其動否也。置之於刀鋸。觀其變否也。吾知其人之心。吾不深知其才。吾試之。乘之以不可設以觀其能應。窘之以不可籍以觀其能中。故曰試之之道有二。非二者則不可試也。雖然。其所以試之者一而已矣。一者何。隱是也。吾隱而試之。彼其人不知吾之將欲用之也。夫然後間可得也。

書老子傳後　方苞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迹。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至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爲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

而崑繩既沒。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書刺客傳後　方苞

太史公裁割更易尙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㜲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衞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爲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荊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疎且拙也。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間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荊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荊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疎。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眞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爲然也。

書歸震川文集後　方苞

昔吾友王崑繩目震川文爲膚庸。而張彝則嘆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

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幷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於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書崔實政論後　袁枚

崔實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不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實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實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尤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讐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讐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昬。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寇榮張鈞劉陶之死。實猶以爲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與。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設制。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

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況桓靈乎。吳劉廙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當矣。

書貨殖傳後　姚鼐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予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泊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倣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也夫。

書楚寶增輯熊襄愍傳後　鄧顯鶴

嗚呼。有明疆事之壞。至襄愍死而已極矣。襄愍以剛烈孤憤之心。處跋疐危疑之地。迄今讀其奏疏書揭。凜凜猶有生氣。我高宗純皇帝謂其曉暢軍事。爲明代巨擘。披覽遺文。憮然太息。特詔求熊氏後而予以官。遂使勝國孤臣。起沈霾而光日月。仰見高宗天地之量。卓越萬古。而襄愍孤忠大節。所由動異代聖人之睿鑒者。益可思已夫。襄愍再起經略時。明事已潰裂不可收拾。卽毅然委以殘疆。其能轉危爲安與否。

倘不可知。乃遙制旁撓。傾陷叢起。羅織大獄。傳首九邊。疆事旣敗。國祚隨傾。讀史至此。未嘗不太息痛恨於神熹之際也。余增輯大將以襄愍與方逢時梅之煥並列。之煥風采機略爲襄愍所服。而牽於文法。屛之閒地。不盡其用。逢時之才。豈有加於襄愍。而史稱其處置邊事。皆協機宜。功名與崇古相亞。時稱方王。夫同一邊臣。才地相近。而成敗禍福相反若此。則以其時江陵當國。逢時所處爲獨幸耳。嗚呼。孰謂文忠之功可少哉。

書抱朴子後　吳德旋

葛洪生於衰晉之世。閔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競進。故所著書。辭賤祿利。尚高節。匡世謬。貴繩檢。其說美矣。顧乃列之外篇。而內篇專論黃白變化之術。內其所當外。外其所當內。何若斯之舛也。夫神仙之事。周秦西漢閒。海上燕齊怪迂方士。遞相祖述。以爲神奇。而其後山林全隱之徒。淸虛好道者。亦往往假其術以自藏。則如魏伯陽參同契之說。猶頗有可采者。今曰大藥成而白日沖舉。壽與天地長久。則曷若朝聞道而夕死之爲愈哉。

書復社人姓氏後　梅曾亮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彝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呼。濫已。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衆。黨衆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

而君子遂爲世之詬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悶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漢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尙。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馴至淸議不立。廉恥道消。庸儒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書守濬記後　梅曾亮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强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滑縣失。初八日圍濬。十七日河北邑鎭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而賊首林淸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信哉。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當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饑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黨雖衆。往往以期會乖牾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饑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管異之文集書後　梅曾亮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

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駁見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呼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誌吾悲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曾國藩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蹏涔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題後

題哀辭後 韓愈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淸河崔羣。羣與余皆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若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遞述。其禮文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旣命。其郊祀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

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坡字後　黃庭堅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眞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趙秉文

白頭瘤目．反妍其蚩．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蟲蝕鳥篆．山崩川坻．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癭而懷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鬌而增奇奇奇怪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寘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眞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

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香山九老圖後 梁潛

嘗觀南華生之言曰虛靜恬淡寂莫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無爲則俞俞俞俞則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俞俞者耶九老年之最高者元爽也其差少者樂天也樂天宦遊三十載退居於洛合九老而爲尙齒會洛陽爲天下之巨麗而九老極一時之風流石樓香山之間龍門八節灘之上少微之星熠熠垂芒而衣冠皓偉賓遊雜遝酣嬉淋漓或弄琴操秋思之商聲或喚家僮奏霓裳之法部或命小妓歌楊柳之新詞興盡而止兀兀然舉天下之得失曾不足以累其心其視劉伯倫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遊醉鄉而不返者又安能彷彿其樂之涯涘哉信所謂俞俞者也雖然人徒知九老之既老而不知九老於未老之時也知九老之甚樂而不知九老深憂之未嘗忘也當是時唐綱解紐藩鎭跋扈奄豎弄威搢紳爲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繫國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氣耶於是九老者歲月坐成晚矣自託于流連放棄之間者豈其心哉固不獲已而強自寬也況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爭之地一有不幸如前日之安史者則臺榭苑囿之勝鞠爲茂草矣果可以保其樂乎吾知九老雖衰未必不念及爾也不然年九十之尙父猶思經綸于周室年八十之綺皓且定儲皇于漢家九老雖衰果可無意于世事乎然則九老之俞俞乃所謂慼慼也歟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于事君者無自託于九老九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滿者今亡之疑爲弘文館諸翁而逸其半未知是否中書舍

人解縉。旣序其端。而給事中王子誠屬予序其後如此云。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託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剌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驂故主而賓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沒。卽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爲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卽千古奚讓焉。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禍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鐫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題辭

孟子題辭 趙岐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于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三桓子孫。以旣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滋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于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于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敍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蓺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衞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于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國策題詞　應撝謙

古樂亡矣。其元音猶見於易傳詩書。嘗讀左氏傳。未嘗不嘆先王遺澤。其雍和肅穆之氣。文辭足行遠者。猶未亡也。至戰國而禮樂廢矣。古音盡矣。諷其音而一出。剽蕩淩厲之風。或以其人固然。亦不足怪。然讀孟子之文。貞邪雖別。其諧聲振節。亦無不然也。文之流極升降。固以其世哉。孟子之言義也。善爲兩端。國策之言利也。亦善爲兩端。曰如此則利。如彼則害。故人之從之也。明。又曰彼如此則吾利。彼如彼則吾亦利。故人之中之也甚。夫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而言之不審者。得一遺一也。不則辭之累乎義也。策之文淸剛簡削。豈與夫後之彫琢曼辭可同道哉。若夫兵事之權數。物情之向背。後世之變。亦略備此矣。

碧血題辭　盧文弨

碧血一編。紀明天啟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爆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塵客。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

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以爲與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諂附惴崽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迨其身旣膺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持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記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撰次。予以爲當卽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序跋類

讀

讀儀禮　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

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閒。嗚呼盛哉。

讀鶡冠子 韓愈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讀荀子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韓愈

儒譏墨以尙同兼愛尙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尙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尙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

如是哉。予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菹。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讀李翺文　歐陽修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

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閒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

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讀孔子世家　王安石

太史公敍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舃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捂者也

讀賈誼傳　曾鞏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偉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胸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澈滌漼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眞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靑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汚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爲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以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

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出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己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讀大誥　方苞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此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

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閒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王風　方苞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與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憫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迹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譏。邱中懽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于役。發於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附於欒氏。齊魯之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愾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弒攘奪。接迹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睠睠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其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召周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苶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

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方苞

予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爲類。而非譏不親迎。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慚於里黨。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妻之倡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强。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弒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爲游田。五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删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汚而不削。以是乃廢與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列與。

讀周官 方苞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阼。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究其本謀。蓋用爲富强之術以親

公之慨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不井田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辠奇衺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覆穎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尙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予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讀儀禮　方苞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皁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礱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戔戔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閒。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度數。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閒。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剟而別著爲篇。則非吾之所能知也。

讀孟子　方苞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閒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也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喩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治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讀管子　方苞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爲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然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尙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孫子　姚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旣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讀晏子春秋　管同

陽湖孫督糧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縲絏。此亦嬰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嬰之道必有與翟同者。故旣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儒家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爲之者與。

評

大儒評 陸龜蒙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于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于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德也。雖斯具五刑。而況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序跋類

述

書旨述 虞世南

客有通元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啓之發源。審以臧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敍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倉史。仰觀俯察。鳥迹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倉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迹。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叅用。未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鐘。或書之旌鉞。往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

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寖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祛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名其書。朴略微奧。而歷禩增損。迄以湮淪。而淳喜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絕。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捬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騖曹蔡。倣學而致一體。眞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無捨。儀則尙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拾衆美。會茲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歎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元微。其難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之義。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

傳信方述　劉禹錫

余爲連州四年。江華守河東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驗方十通爲贈。其志在于拯物。余故申之以書。異日景晦復寄聲相謝。且咨所以補前方之闕。醫拯道貴廣。庸可以學淺爲辭。遂于篋中得已試者五十餘方。用塞長者之問。皆有所自。故以傳信爲目云。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劉禹錫述。

魏生兵要述　劉禹錫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吳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將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

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覩易盧。伏北牖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逮是事。將筊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余取其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蚩尤。終於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上下數千年閒。其擣摭評議無遺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己而樂聞者。子盡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鋏三五九九之伎顯之而已。

序跋類

例言

書古微例言上 魏源

東晉晚出之孔安國古文尚書。偽經偽傳偽序。三者並發端於朱子語錄中。嘗疑孔書所增大禹謨仲虺之誥咸有一德伊訓太甲說命泰誓。武成君陳周書畢命等十六篇。皆伏生所無。不應伏生耄年所記。皆其難者。而易者反不記。且西漢以前。經與傳皆別行。至馬融始以注附經。豈得西漢已有附經之傳。其孔序庸沓。不似西漢文。蒼古之體。甚屬可疑。言之鑿鑿。乃其徒蔡沈奉命作傳。不知引申師說以判正偽。遂仍舊轍。貽誤後學。惟宋末吳氏澄著書經纂言。專注今文。而古文則但云嗣出。蓋託詞以斡旋功令也。明人梅鷟始力攻古文。而義多武斷。考證尚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擊。盡發癥結者。則始於本朝閻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閻書已收入四庫全書。而惠棟江聲孫星衍王鳴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證。惟孫氏知伏生今文書大傳說之勝於馬鄭古文。予則更廓其曀蔀。窮其閫奧。以盡發馬鄭之覆。而闡西漢伏孔歐陽夏侯之幽。使絕學復大光於世。夫毛傳尚可與三家詩並存。若偽古文之肊造經傳。上誣三代。下欺千載。今

既罪惡貫盈。閱實詞服。即當黜之學校。不許以僞經出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且燬僞孔傳僞孔疏。及蔡沈集傳別頒新傳新疏。而後不至於惑世誣民。至馬鄭傳注之故背今文。肊造古文說者。亦不足以相代則欲立學宮舍西漢今文家專門之學。其將誰歸。夫黜東晉梅賾之僞。以返於馬鄭古文。本此齊一變至魯也。知並辨馬鄭古文說之肊造無師授。以返於伏生歐陽夏侯及太史孔安國問故之學。此魯一變至道也。自非我國家經學昌明。轢唐淩宋。何以有是。爰附書其端末於目錄後。以告承學治古今文之士。

書古微例言中　魏源

昔訝伏生口授今文尚書。傳自七十子。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歐陽大小夏侯祖述之。各不離其宗。西漢上自人主。下至公卿。無不以今文博士爲師者。故漢書言自歐陽生傳伏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他儒之傳歐陽書者。亦往往入傳太子。如桓榮以稽古之學。勸其徒。疏廣疏受以黃金之賜。娛老鄉里。門人弟子。會葬輒數千人。經學之盛。未有過此者。何以一至東漢。教輒旁歧。劉杜衞賈馬。不足道。鄭康成以親注大傳之人。其服膺伏生。不爲不至。何以一旦改歸賈古。自甘矛盾而不顧。且令天下靡然從之。不及百年。今文書及齊魯詩。並歸亡佚。惟韓詩序二卷。歷唐及北宋。而亦亡於南渡。何哉。及讀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說者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二字之文。至十餘萬言。說若稽古三萬餘言。後進彌以馳逐。故童幼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此學者大患也。而後知今文之敝。非盡東漢古文家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夫堯典若稽古有何奧難。而漫衍至是。三萬言十萬言之多。蓋猶後世之制藝講。

章也。宋儒表章四子書教士。望其學聖有途轍。不歧於異端俗學。豈知功令既頒之後。至明而蒙引從疑淺說達說之講章。鄉會之程墨。鄉社之房稿。定待閑在之選本。皆至於汗牛充棟而不可極。其徹於利祿。亦何異漢士說堯典稽古者乎。故以馬融之貪肆而公詆歐陽生爲俗儒。猶今之淹博詞章者。詆業科舉之士爲俗儒也。以彼今文家皆利祿之徒。而古文家爲高材博學之徒矣。夫歐陽夏侯不徹而諸生習其支葉。甘爲利祿者徹之。馬鄭斥利祿之輩謂俗儒可也。並斥歐陽大小夏侯之師授淵源於七十子者亦爲俗儒可乎。並畔伏生大傳而不問。而肊造矯誣。使微言大誼。盡變爲腐淺可乎。斯則又東漢馬鄭古文家之失也。即僞孔傳亦乘馬鄭支離肊說之極弊。而乘虛以入者。使古今文兩敗俱傷。誰之咎歟。嗚呼。古學之廢興。關乎世教之隆替。主持師道者。固不可有毫髮之弊。苟忘其本教而稗販聖經以博衣食。未有不累及先師者。可勝歎哉。故因論今古文而慨喟再三也。

書古微例言下　魏源

西漢今古文既阨於東漢馬鄭之肊說矣。至今存什一於千百。而微言大誼。緜緜延延。竟能回千鈞於一髮。使古誼復還者何哉。則全賴有史記漢書及伏生大傳殘本。汲冢周書佚本。三者爲之命脈也。璣衡之說。史記與大傳符。淮南天文訓周髀算經與史記符。故銅儀玉管機巧之說。終西漢世不能惑。荊州九江即九穴。在巴陵西。不在巴陵南。有班志所引桑欽古文說可憑。揚州九江有太史登廬山觀潯陽九江可憑。其自荊至揚。江漢分流。有鸚鵡洲及尋陽桑落州分九派可憑。江行各洲之南。漢行各洲之北。始知彭蠡之在江北而不在江南。爲今太湖望江等縣之諸湖蕩。以至皖江上游。爲漢水之大螺旋。故有彭蠡之

名。又音轉爲大雷池之名。及其三江歸宿。則又有漢志毗陵北江入海揚州川。丹陽中江入海揚州川之語。至黑水則地理志西海有黑水祠。西海卽青海。自雍州東望之爲西海。自合黎言之爲南海。自黑水言之爲青海。今乃並知此水不勝鴻毛。不通舟楫。中有二島。惟冬日冰合。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中。是知天然弱水。弱與黑並爲一川。皆潛源重發於此。瀦而不流。此皆漢書地里志西海黑水祠之力也。況地里於他山水。亦皆於其下注明禹貢作某古文以爲某。與桑欽禹貢山水澤地相符。其有功經義甚大。不然。盡以後世之江漢。爲禹貢之江漢。如蘇氏蔡氏胡氏之一江三名者。以黑水爲滇黔之水者。其錯謬尙可問乎。至北條之水。則史記河渠書禹釃二渠。一爲冀州高地之河。一爲漯川入濟之河。後世冀州九河盡沒。而漯川千乘之河。自東漢至唐末五代。千年無患。非史記何由知爲禹跡乎。此又史記河渠書之力也。惟是天文與地。皆必須圖。而璇璣之不用北斗。而用維斗。其玉衡北斗。又止用其建北方而定子位。故初昏夜半平旦杓魁衡三建。而皆非建寅建丑建卯之建。且建有所窮。則濟之以中星。中有所窮。則助之以斗建。此自來圖天文者所未有。鄒君漢勛嘗爲余代繪唐虞天象總圖。次璇璣內外之圖。次玉衡三建。皆建北方定子位。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繪各圖。於金陵付梓。而江陵告變。圖板皆燬於兵燹。鄒君又殉節於廬州。有天喪斯文之痛。謹泫然默記之。

序跋類

疏

興龍節疏　秦觀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非其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眞境。嚴朱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妙教。長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效封人之祝。

序跋類

譜

宗譜 杜預

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太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疏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爲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死。則縗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爲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爲之齊縗。其月數各隨親疏爲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絕則爲之齊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太宗。然則繼體君爲中宗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遠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太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疏爲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

許氏世譜 王安石

伯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常從文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陽。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積。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思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荊者。循吏也。許愼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邵俱善論人物。邵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愼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閒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鎭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武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圖師

欽寂欽明其後也。園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爲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郎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行卒遇突厥。亦執使說降靈州。顧爲虜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乏無助。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沉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主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嬰。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逖迴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慙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爲將作監主簿。遂子俞。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垍爲進士。逖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歎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中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鄭侯廢堰。以利民。治豐荊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荊湖兩浙制

置發運。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成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迺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進。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安石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譜傳始顯焉。然自許男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皋罷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邪。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研。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册。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

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偸豪奪。遺簪敗屨。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序跋類

附錄

涅槃經疏釋文　梁　肅

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其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本宗。

信以授人。大明宗極。厥旨厥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綜博羣元。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

州名急就章　歐陽修

敍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閒。因戲集州名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識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愼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何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潁。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鄲信潤。晉愼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湊。憲兗漢簡萬濱。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璧。八音相望。廣象相閬。絳蔣黨宕。開來台懷。階崖雷梅。澧棣冀利。濟薊費智。鄭鄧定孟。慶應靜勝。廉潭儋南。嵐鹽甘嵓。至於許汝婺處。楚晉潞敍古。魏惠桂貴。遂具瑞嶲會。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亳薄洛。濮涿朔鄜拓。眉黎齊池蘄。施伊西夷溪。濠曹饒昭韶。潮遼交洮牢。邛通龍洪蓬蒙。邕同戎忠松龍。連綿澶安延丹端。宣檀驩蘭潘田樹。湖蘇舒滁盧渝瀘。梧蒲徐鄜扶儒禹。秦邠麟汾。均陳溫春。鶴辰文循。銀雲勤岷。杭揚江黃。常漳康襄。房坊商滄。洋昌瀼長。幷青瀛。登成明。衡彭英瓊邢洛。涇

寧昇榮橫藤汀興營平庭澄聯章斷句不能遽數冀定河源以諱不舉若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洪虹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嬀龔恭汴辯涼梁祁岐鄯單宿肅磁慈濰維峯封豐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劍環恩順鎭霸眞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陽定口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君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鎭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

文章九命　王世貞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祕則眞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呻佔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兔鋒羅網布於雁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爲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一貧困　顏淵簞食瓢飲原思藜藿不糝子夏衣若懸鶉列子不足嫁衞莊周貸粟監河枯魚自擬黔婁被不覆形東方朔苦飢欲死願比侏儒司馬相如家徒壁立典鷫鸘陽昌家傭酒太史公無賂贖罪乃至就腐匡衡爲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王章病無被臥牛衣中王充遊市肆閱所賣書范史雲釜中生塵第五頡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孫晨有藁一束暮臥旦卷吳瑾傭作讀書趙壹言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束晳債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

食車牛。竟餓死。董京殘絮襤體。乞丐於市。夏統採梠求食。郤詵養雞種蒜。以給治喪。陶潛躡飢乞食。思効冥報。應璩居蘇發徹機構見謀。香道元與天公牋。言布衣竊短。申腳足出。攣捲脊露。張融寄居一小船。放岸上。廣飯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溼。王智深嘗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劉峻家有悍室。轗軻憔悴。妻子野借官地二畝。蓋茅屋數間。盧叟每作一布囊。至貴家歆啜。後餘肉餅付螟蛉。杜甫浣花蠶月。乞人一絲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飢拾山陰橡。蘇源明爇薪照字。垢衣生蘚。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鄰里。賈島歎鬢絲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腳。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國朝如聶太年唐寅輩。咸旅食廛居。不堪其憂。邇來謝客餬口四方。兪子抱影寒廬。廬生無立錐之地以死。余嘗有詩貽謝云。隱士代失職。遂者慚其故。

二嫌忌　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斯。莊周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仲舒見忌公孫。蔡邕見忌王允。邊讓孔融楊修見忌魏武。曹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勖。陸機見忌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衡王胄見忌隋煬。柳詧見忌諸葛穎。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眞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德裕。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楊億見忌丁謂。蘇軾見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夏竦。或以材高畏逼。或以詞藻慚工。大則斧質。小猶貝錦。近代如李獻吉薛君采輩。亦遭讒沮。不可悉徵。

三玷缺　顏光祿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顯暴君過。宋玉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

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彰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匈奴．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疎見嫌．孔融禰衡傲誕致隕．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陵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陵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雖天子有才華者．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皆負世議．予謂顏公談尚未悉．如儀秦代厲權謀翻覆．韓非刻薄招忌．李斯臾虐覆宗．劉安好亂亡國．陸賈納賂夷荒．枚皋輕冶媟賤．楊惲怨望被刑．匡衡阿比中貴．劉向誣罔黃白．谷杜宗傳戚里．王充狂誕非聖．陳壽售米史筆．劉琨少沒權游．孫綽入稱穢行．王儉市國取相．沈約乘時徼封．張纘杯酒殺人．謝超宗鯢鯑納間．伏挺納賄削髮．魏收淫婢徽賄．江總獻諂麗詞．世基從臾荒君．世南邀遊二帝．四傑皆競輕浮．沈宋並馳險獪．李嶠浮沈致責．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苞苴．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陷身逆口．柳宗元劉禹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白見辟狂王．崔顥數棄伉偶．元稹改節奧援．李德裕樹黨搚擊．王建連姻貂璫．李益感恩藩鎮．楊億譏侮同舍．曾鞏陵轢維桑．歐陽修乖名濮議．蘇軾取攻蜀黨．王安石元豐斂怨．陸游平原失身．人主如梁武隋煬湘東長城違命昏德．不足言矣．以唐文玄之賢．而閨門之行．不可三緘．況其他乎．卽如吳邁袁杜必簡之流．不能盡徵．邇時李獻吉氣誼高世．亦不免狂簡之譏．他若解大紳劉原溥桑民懌唐伯虎，王稚欽常明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涵皆紛紛負此聲者．何也．內特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摘加苦．故爾然寧爲

有瑕璧。勿作無瑕石。

四偃蹇　孫卿垂老蘭陵。避讒引卻。孟氏再說不合。徬徨出晝。長卿爲郎數免。婆娑茂陵。仲舒既罷江都。衡門教授。賈生長沙卑濕。作鵩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客難。揚雄白首校書。作解嘲。馮衍老廢於家。作顯志賦。陳壽以謗議。再致黜辱。孫楚以輕石苞。湮廢積年。夏侯湛中郎不調。作抵疑。郤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作釋譏。潘安仁三十年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作閒居賦。卞彬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作蚤虱蝸蟲賦。劉峻爲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辨命論。何僩宦游不進。作拍張賦。盧思道宦途遲滯。作孤鴻賦。盧詢祖斥修邊塚。作長城賦。王沈爲掾鬱鬱。作釋時論。蔡凝爲長史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顯六十餘。曳裾王府。丘陵鞠不樂武位。欲掘顧榮塚。劉孝綽前後五免。蕭惠開仕不得志。齋前悉種白楊。庾仲容王籍謝幾卿俱久不調。沈酣以終。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達。其子以恚恨從賊。侯白欲用輒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終。四傑惟盈川至令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還終老。薛令之以苜蓿致嫌奪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纔爲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棲遲一尉。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鱗魚服。顛躓不振。孟郊公乘億溫憲劉言史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憔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著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揶揄路鬼憔悴波臣。獼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胡仲申聶大年劉欽謨卞華伯李獻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欽皇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遁時之偃蹇者。

五流貶　流徙。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綜卞鑠。諸葛恢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

義府鄭世翼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吳武陵。明則宋濂瞿佑唐肅豐熙王元正楊愼。貶竄則賈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張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王禹偁尹洙歐陽修。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王安中陸游明則解縉王九思王廷相顧璘常倫王愼中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發者。

六刑辱　孫臏刖足。范雎折脇。張儀捶至數百。司馬遷腐刑。申公胥靡。禰衡鼓吏。劉楨尙方磨石。張溫幽繫。馬融蔡邕班固之流。至謝莊崔慰祖袁彖陸厥輩。咸髡鉗短後。城旦鬼薪。諸葛勗有東野徒賦。酈炎有遺令四帖。高爽有鑊魚賦。杜篤有吳漢誄。鄒陽江淹俱有上書。皆是囚繫中成者。明初文士往往輸作耕佃。遷來三木赭衣。亦所不免。

七夭折　揚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榮七歲屬文。十三歲戰歿。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對師曠。十七上賓於帝。周不疑蕭子回十七被殺。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眞蕭鏗陳叔愼陳伯茂俱十八。義眞及鏗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居實二十。王寂蕭璣二十一。徐份九歲爲夢賦。與何炯俱二十二。劉宏二十三。王弼王修王延壽王絢何子朗俱二十四。袁眈劉景素二十五。禰衡王訓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酈炎陸厥崔長謙俱二十八。楊經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到鏡到杭劉苞歐陽建俱三十。梁昭明劉訏俱三十一。顏淵陸績劉歊盧詢祖俱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三

十三。陸玟三十四。蕭子良謝瞻崔慰祖俱三十五。駱統王洽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晦王曇首謝惠連蕭緬陸玠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近代高啓鄭善夫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九。王謳殷雲霄林大欽及友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倫三十四。徐禎卿陳束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仁馬拯僅二十餘。又有蘇福年十四。蔣燾十七。蘭摧玉折。信哉。

八無終　韓非蒙毅鼂錯楊惲京房賈捐之班固袁著崔琦蔡邕孔融楊修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酈炎夏侯玄高岱沈友韋曜賀邵嵇康呂安張華裴頠石崇潘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符朗謝混顏峻劉義眞劉景素沈懷文謝朓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丘巨源謝超宗荀丕蕭鏘蕭鑠蕭鋒蕭賁崔浩荀濟王昕宇文歆楊汪陸琛王炘楊愔溫子昇虞綽傅縡章華王胄薛道衡劉逖歐陽秬張蘊古劉禕之李福業王無競王劇王勔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輿盧仝姚漢衡劇燕路德延汪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高啓張羽張孟兼孫蕡解縉以寃。李斯劉安主父偃息夫躬何晏鄧颺隱蕃桓玄殷仲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熙先謝綜王偉伏知命張衡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爲宋齊丘鄭首俱以法。屈原杜篤周處劉琨郭璞任孝恭袁淑袁粲王僧綽陳叔愼許善心駱賓王張巡顏眞卿溫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余闕王禕方孝孺以義。陳遵鍾會蔣顯夏侯榮衛恆曹攄王衍庾敳袁翻袁山松殷仲堪羊璿之沈警沈穆之鮑照袁嘏張續江簡鮑泉尹式孔德紹王由韋謏蕭瓛王頍祖君彥虞世基皮日休以亂。他如王筠以井。王延壽何長瑜盧照鄰以水。張始均以火。伊璠以猛獸。近代常倫以狂

刃。韓邦奇馬理王維楨以地震至若高貴鄉公梁簡文湘東王魏孝靜隋煬。所不敢論。
九無後　叔向之鬼既餒中郎之女僅存。劉瓛劉璡並廢蒸嘗。劉獻劉訏何胤何點先虛伉儷。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爲市人妻。崔曙一女名星白。公一姪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孔融子女髫年被刑。機雲會曄期功駢僇。王筠闔門盜手。神理荼酷。於斯極矣。邇來宗臣王維楨高岱亦然。
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牀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臥蓐七年。朱超道歲晚沈痾。玄晏善病至老。照鄰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痺終。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旦瞽廢。少陵三年瘧疾。一鬼不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韋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至八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尚書令。范雲徐勉以僕射。朱異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令。徐陵以宮傅各秉政。高允爲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爲丞相。年百餘歲。楊素將相二十載。唐世宰輔魏徵李嶠蘇味道張說蘇頲韓休張九齡陸贄武元衡權德輿令狐楚元稹左僕射王起年八十八。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六。宋世宋庠司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陽修俱執政。必大年七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竇默姚樞王磐姚燧歐陽玄俱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與劉誠意王新建至開茅土。楊文貞丘文莊李文正王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丘李王皆七十之上。毋論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權寵冠絕。並有遐齡。蔡匿笑不答。余乃謂曰。伊尹太公周公畢公召公不拜相乎。衛武公不爲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蔡乃曰善。



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二)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二）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六册目錄

卷十一

奏議類

奏

議

駁議

謚議

冊文

疏上一

卷十二

奏議類

疏上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六册

卷十一

奏議類

奏

重農貴粟奏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口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請入粟郡縣奏 鼂錯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請募民實塞奏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衞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嘗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限民名田奏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愼。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

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奏三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壍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幷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

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劾匡衡張譚奏　王尊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復上星孛等奏　劉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姦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治河奏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

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堤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

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隰。塡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什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辭定策遷官奏　富弼

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臣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疏。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爲嗣。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爲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答。則可以稱副。而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倘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淸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爲仁宗常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立矣。若爲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況今來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懷爲恨。而終不可解。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臣甚爲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爲傷心。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己女。亦未嘗聞陛下略加恩照。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

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下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歠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官行之。萬方奉之。況陛下方在諒陰。或未煩聖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切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略無提憚也。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因辭恩寵。妄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

奏議類

議

議廢封建　李斯

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議刻金石　李斯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

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灋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灋令不行。今皇帝幷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諫伐鮮卑議　蔡邕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幷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幷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

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衞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尙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止庾亮北伐議 蔡謨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強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勾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旣平。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鎭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如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鎭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

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今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雖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得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虞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

明堂議　魏徵

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蠭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預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

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貴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旣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城原州議 元載

四鎭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無憂矣。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

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之。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祫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　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後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謹議。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

農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偸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審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

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遊徼之吏。彊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

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佗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數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奏議類

駁議

駁入穀贖罪議 蕭望之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愼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亂敗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君先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

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君先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奏議類

諡議

賈充諡議 秦秀

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

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

何曾謚議　秦秀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邱明有言。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命。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愼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政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己。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

何忠肅公謚議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

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沒位以倖致者充數之差歟。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徽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爲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虞　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

學之路。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淸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恆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著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奏議類

冊文

唐中宗孝和皇帝諡冊文　蘇頲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賾。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靑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玆四罪。徯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虔匹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庚庚之占。友於王季。旣而三年諒陰。九族敦敍。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譏詞所不忤。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翺翔乎儒雅之林。經啓於文章之囿。不傷麛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

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尊。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塡于牧。方採原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眞謡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釁生氛沴。凶逝霄極。欻還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旣啓。烏耘逾慕。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安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王之典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册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夷行。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甚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暢。光耿四海。玄德莫隣。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閨壼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

覈名實。肇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成質。扢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孛消。發倉廩而螽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于羣黎。威霆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志。永錫其教。寬虔劉之罪。與惻隱之仁。迴霜收雹。爲之反汗。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卿靄絪緼。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鶡之倫。暨藩衞邦伯。黃髮鮐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粹。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燿。薦萬斯之年。丕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釐夷震懾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册文。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

夫太常卿臣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玁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雪。螟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遺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抑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已。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蠹中國。種類盤互。根柢封殖。異術脅附。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堙滅。黠國款塞。賀帝女釐海疆。有狠顧平城之心。鯨吞成洛之志。爰命梟將。搴旗刈旃。兵麾穹廬。火烈荊榛。驪厲模。碎轒轀。六贏遁逃。貴主生還。剗滅妖迹。剿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姦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雲發。羣疑冰釋。揚淸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于天。予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朞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猘將。多降不勞師克。粤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愼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罔已。乃屈己以俞之。雲漢爲章。所

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奏議類

疏上一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放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人民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民末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

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它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

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踐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

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情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記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

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勵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輭不勝任者。不曰罷輭。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

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尙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

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衞。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衞。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訟甘陳疏　耿育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訟馮奉世疏 杜欽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竟。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劉向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政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

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

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遊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

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定禮樂疏　劉向

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上時政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

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復上時政疏 桓譚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靁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覩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上順帝陳吏事疏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

守尉．什五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愼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愼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玆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淸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淸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陳事疏 李固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

上平吳疏 羊祜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繇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

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

陳九品八損疏　劉毅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

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覈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篇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還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還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鬭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措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鎭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旣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旣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敍．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槃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

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幾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眾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歷法。除姦消亂。靡有常則。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論治疏　魏徵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眾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史魚所

以遺恨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叡。志存泛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在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淸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爲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鎭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鞭策無所用。由

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醲之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

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

歸也。故爲君以苛爲察。以功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訐多爲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爲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武有戒愼之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

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堦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疎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祗可來道。何因所言。卽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論時政疏二 卽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旣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

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論時政疏三　魏徵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尙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尙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尙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

遠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遺。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致。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游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維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

無事行驕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論十漸不克終疏　魏徵

臣聞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嚴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

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跡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愼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閒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恆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

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爲申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恆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兇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

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實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嘆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德。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義。冀千慮一得。裨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疏。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以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閒。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采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己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

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可。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卷十二

奏議類

疏上二

論百官論事疏 顏眞卿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奏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毁。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以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聽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奬勵之。陛下舍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關礙。所以防

壅閉也。幷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彫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迨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繇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天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繇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此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箝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有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請乘輿還京師疏　郭子儀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

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惟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用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罕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席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勢則然。此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竊虛名。苟逃實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宮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關於委任失人。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羣嘷。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南自覃懷。徑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裁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鬬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指所慮。豈不以京畿新罹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餉不克。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斥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追懽。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訓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

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鎭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尙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淸。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尙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

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幷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幷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旣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待詔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

論治亂之略疏　陸贄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戰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旣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缺、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見稅侯王之廬、算稗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失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怨讟並興、

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衞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然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倘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古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愼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論納諫疏　陸贄

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民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倫。或昬或昧。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

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偸。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鎭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願陛下愼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尙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者。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廷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言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雖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

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靡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得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

諫用皇甫鎛程异爲相疏　裴度

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疏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晏。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褻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曾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曁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域。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開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措。謹規矩。早朝宴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

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禮。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宴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愼。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

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纘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

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世。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於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定儲貳疏　司馬光

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況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撝未暇。則有司為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為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然而各思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鬭。蓋自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斛糧尺帛。未嘗不嚴

罔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國家融明闓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眞宗宵衣旰食又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臥則計之。感歎流涕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竊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被蒙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蚤留神裁察。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司馬光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爲陛下深思其故。蓋有三焉。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入承大統。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

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爲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畝之田。一金之屋。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其母。棄其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機。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及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訴。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

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疏。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刬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

上時政疏　王安石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

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以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以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請立志以成中興疏　李　綱

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臨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翦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跂竦抃蹈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于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其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于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于披輿地圖于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于前功成于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于當年名垂于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維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遍歷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舍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智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充而行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于長久可傳于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于用兵只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于朝農安于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彊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冱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范蠡說越王句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用之國以富彊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

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勘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招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爲。以成勘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尙庶幾未塡溝壑。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

論恢復疏　岳飛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上寧宗疏　朱熹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辭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鬬靡以爲工而已也。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謏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臣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顧問之勤乎。然嘗聞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過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

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其俯仰顧盼之閒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閒聞此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竊徒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

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商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

上治道疏　許衡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君。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言者矣。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陳於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而止耳。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綱紀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憎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

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尙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公。以

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妒賢。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屢變。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庶樂業。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曷若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立。治功可必也。

代劾宦官疏　李夢陽

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値主幼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剴。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卽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始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

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葅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慾。以累聖德乎。竊觀自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擒獲宸濠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寧王虐燄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怵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投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

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噪並進。梯緪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記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剿。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擄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塡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卽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沅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幷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

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燄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幷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刼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緖劉源淸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旣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

王震懼。乃身自激厲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八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幷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礮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敗。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圍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萬數。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手加額。眞若

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幷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別行造册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卽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幷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幷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卽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欽依備咨前來。竊照寧王恣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刼。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洲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出身與之爭衡。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燄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顚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祐。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故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儼

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翕然有指臂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兵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擧。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瑊。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斌。王軾。劉淸源。劉守緖。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佖。萬士賢。馬津等。雖效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有十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游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淸朝政。以絕外患事。臣前任兵部車

駕司員外郞。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嚇。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西虜。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西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西虜者。水草之衆。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西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駡。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姦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待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

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吾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

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揚於人曰。皇上本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及今則將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册。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於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寶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呂本票擬。本又熟輭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呂本。呂本鈔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司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因。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湊合。先

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册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仕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濫冒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旣作傚倣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西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西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西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

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詰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詰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眞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旣降其官矣.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旣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根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福澤之深.祖宗立法

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旣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西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殷勤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淸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實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歎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預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輾轉撫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衞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衞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

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必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讒。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

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徼倖萬一之功哉。顧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西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擊爾咯之頸。梟阿魯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

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親齎。謹奏。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漣

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隳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並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之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乎。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姦。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侫以倖恩。既乃敢爲大姦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譁嚷。政事之堂。幾成閙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令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淸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

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彊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憾。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讎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淸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潅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出。驟加一品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是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顚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

辟。怨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抵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讎王安。而實敢讎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擯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憾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麤。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

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偸換手眼．挪移陞敍．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愼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駁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讎．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脣．傅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方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郿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慽者．王者守在四域．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衞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潅．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南西北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

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將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聲蹕傳呼。淸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㦒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皇上果眞有此事。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旣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衺。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

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旨意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驕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卽欲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鍼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狠子野心。不可羈紲。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敕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幷敕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君恭傳繼教。幷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

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唯皇上鑒職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論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臣觀自古興朝致治。皆由官多久任。我朝設官分職而外。各省兩司郡邑。猶行三年考績之法。在京自京堂而上。有半載一遷者。有一二月一遷者。蓋緣缺一正卿。必陞一亞卿。陞一亞卿。必取諸司寺。於是右者轉左。少者轉正。丞者轉少。故陞一官而舉朝之官皆陞也。臣思朝廷建立百官。將為諸臣名位顯榮計乎。抑為國家料理庶事計乎。如為諸臣名位計。則一歲數遷。無所不可。如為國家庶事計。則如前速化。臣誠未見其宜也。夫人之才智。不甚相遠。初授一官。百事茫然。數月而後。知其大略。又數月而後。知其節目。又數月而後。悉其情弊。雖甚奇才英敏。初不得不問諸吏胥。迨經事既久。肯綮熟嘗。而下人始無所逃其照。此久任之效也。今也不然。其歷任半載者。署中典故。纔略通曉。而此身已為他衙門所有矣。其歷任一二月者。跋前疐後。未知所措。忽更一署。又復如是。以故廨有十年之吏。堂無百日之官。官生吏熟。官暗吏明。線索在下。百弊叢興。諸臣之官階日崇。而各衙門之政事日壞矣。今欲矯其偏。非久任斷斷不可。蓋久任則歷事久而陞遷遲。歷事久則職業修。陞遷遲則名器重。名器重則朝廷尊。職業修則郅隆奏。而且人絕僥倖之心。仕靜淩躐之氣。所謂一舉而數善皆備也。伏乞敕下吏部詳議。凡正卿亞卿。必滿三年之考。其餘卿寺。或宜滿三年。或宜滿兩載。酌妥具載。以便永遠遵行。將唐虞庶績咸熙之盛。可再見於今日矣。毋

徒因循現行事例。而不更求良法也。

蠟丸疏　李光地

臣惟八閩彈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疎。耿逆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兵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壘。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霆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略相屬接。應尤極便易。臣乞皇上。密馳詔旨。敕總兵官。開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睎見太陽。倘幾幸於萬一。倘有可採。伏乞睿鑒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體。仰維聖明照亮。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臣以至愚荷蒙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諭懇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戒慎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愼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

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繆。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返之己。眞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諫爭磋切。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而太平可覩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晏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卽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

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乎此矣

請分別賢能疏　曹一士

伏讀諭旨有云百姓安則朕躬安矣大哉皇言聞者感涕臣愚以爲欲百姓安務在弗擾之而已而其要莫先於慎擇督撫督撫者守令之倡也督撫不擾守令守令不擾小民而天下之民莫不安矣自大吏以至小吏皆有賢員有能員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何謂賢務持大體與民休息者是也何謂能趨事赴功綜核名實是也天下能吏多而賢吏少則吏治必有不得其平者不可不急加甄別也臣查督撫之保題守令其辭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也爲人明白也辦事勤慎也其實跡則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贓汚虧空聞或以草菅民命劾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若夫吏之賢者則不然惻怛愛人而已悃愊無華而已敬以事上不爲詭隨而已吏人同聲謂之不煩而已此數者皆督撫所視爲無能者也然而賢者則必出於其中度今世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毋亦重視能而輕視賢之故耶抑知狃於積習以能吏即爲賢吏耶且臣恐督撫所謂能者非眞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爲迂疎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鎭靜者爲怠緩矣且或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掇拾細故以劾罷之矣

好尚一乖。取舍頓異。及至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者可議其罪。誤劾者何從而加之罰乎。臣聞之子輿氏曰尊賢使能。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賢與能之宜別也。臣愚以爲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二者皆不明於賢能之義也。敢請皇上特頒諭旨。一道辨晰賢能。詳加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蓋勉之於賢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蓋勵之於能也。若賢非眞賢。能非眞能。則必諭之而不悟。導之而不從。惟皇上卽賜乾斷以罷斥之。庶督撫靡不洗心滌慮。以仰答聖明矣。至其所屬守令。勅於保題薦舉時。各分塡賢員能員字樣。然後條疏實事於下。如能員而有敗行。許督撫自行檢舉。若賢員而著劣跡。則督撫從重處分。倘其屬所舉一無賢員。則非大吏乏正己率屬之方。卽賢者有壅於上聞之患。督撫之賢否。且視其所舉而燎如矣。如是則以知人之哲。爲安民之惠。皇上之仁心仁政。寄之數人。天下百姓。有不並受其福者哉。

征邪教疏　洪亮吉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陸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於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爲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焚香聚徒。斂米入教。漢之張角張魯。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智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於中葉以後。政治踏弛之時。然皆不旋踵卽撲滅。若我朝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不惜百萬帑金。視民如傷。愛衆若

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卽爲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撐拒。必言受地方官重害。以致背皇上大德。試思此等皆身罹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良不昧尙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請者。以爲脅從宜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鎭。則燒一鎭。以脅良民爲賊耳。邪教旣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之餘。屏民使不得歸。於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村鎭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邪教亦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使後。以抵官兵。故諸臣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卽此無業之流民。非眞邪教也。非眞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計。可盡殺乎。卽可盡殺。亦非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宜貸。一則開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旣散。眞賊乃出。從此官兵刀箭鎗礮之所傷。乃眞邪教也。乃眞賊也。一則吏治宜肅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驕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貲。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旣不能消弭化導於前。及事有萌蘖。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於爲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爲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創懲。旣可舒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言塡補虧空。是上恩不逮下。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縣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顚踣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一則責成宜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

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卽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預爲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能復入雞頭。趨褒斜。東西蹂躪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朝廷之馭天下。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勳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錫者至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乎。將弁之棄營汛。棄鎭堡。常與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乎。況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朝廷則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謹疏。

統籌新疆全局疏　左宗棠

竊臣於五月二十四日。欽奉諭旨。關外軍情順利。吐魯番等處收復後。南八城門戶洞開。自當乘勝底定回疆。殲除醜類。以竟全功。惟計貴出於萬全。事必要諸可久。吐魯番固爲南路要隘。此外各城如阿克蘇等處。尙有可據之形勢否。回酋報知怕夏縛送白彥虎繳回南八城之說。是否可恃。伊犁變亂多年。前此未遑兼顧。此次如能通盤籌畫。一氣呵成。於大局方爲有裨。該大臣親總師干。自以滅此朝食爲念。而如何進取。如何布置。諒早胸有成竹。爲朝廷紓西顧之憂。其卽統籌全局。直抒所見。以慰厪念等因。欽此。跪誦之餘。具仰我皇上眷顧西服。聖慮深遠。於保大之中。厪馭邊之略。欽佩何言。竊惟立國有疆。古今通義。規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勢。必合時與地通籌之。乃能權其輕重。而建置始得其宜。伊古以來。中國

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為界。形格勢禁。尚易為功。西北則廣莫無垠。專恃兵力為強弱。兵少固啟戎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周秦至今。惟漢唐為得中策。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往代陳蹟可覆按矣。顧祖禹於地學最稱淹貫。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為重輕。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衞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幾甸宴然。蓋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衞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為綢繆者也。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萬里。一時帷幄諸臣。不能無耗中事西之疑。聖意堅定不搖者。推舊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區。邊軍仍舊。餉不外加。疆宇益增鞏固。可為長久計耳。方今北路已復烏魯木齊全境。祇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復吐魯番全境。祇白彥虎率其餘黨。偷息開都河西岸。喀什噶爾尚有叛弁逃軍。終煩兵力。此外各城。則方去虎口。如投慈母之懷。自無更抗顏行者。新秋採運足供餘糧栖畝。鼓西而行。宣布朝廷威德。且剿且撫。無難挈舊有之疆宇。還隸職方。此外如安集延布魯特諸部落。則等諸邱索之外。聽其翔泳故區可矣。英人為安集延說者。慮俄之蠶食其地。於英有所不利。俄方爭土耳其。與英相持。我收復舊疆。兵以義動。設有意外爭辯。在我仗義執言。亦決無所撓屈。至新疆全境。向稱

水草豐饒。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外。奇台古城濟木薩至烏魯木齊昌吉綏來等處。回亂以來。漢回死喪流亡。地皆荒蕪。近惟奇台古城濟木薩。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開墾。收穫甚饒。官軍高價收取。足省運腳。餘如經理得宜。地方始有復元之望。南路各處。以吐魯番爲腴區。八城除喀喇沙爾所屬地多磽瘠。餘雖廣衍。不及北路。而饒沃或過之矣。官軍已復烏魯木齊吐魯番。雖有駐軍之所。而所得腴地。尙不及三分之一。若全境收復。經畫得人。軍食可就地採運。餉需可就近取資。不至如前此之拮据屢煩。張皇靡措也。區區愚忱。實因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而餉事匱絕。計非速復腴疆。無從著手。局勢所迫。未敢玩愒相將。至省費節勞。爲新疆畫久安長治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事有不容已者。合無仰懇天恩。飭戶兵兩部。速將咸豐初年陝甘新疆報銷卷册。各全分。及新疆額徵俸薪餉需兵制各卷宗。由驛發交肅州。俾臣得稽考舊章。按照時勢。斟酌損益。以便從長計議。奏請定奪。茲因欽奉諭旨。統籌全局。直抒所見。謹據愚見所及。披瀝密陳。伏乞聖鑒。

奏議類

疏下一

至言 賈山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

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

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縗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衞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

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於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慼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上論劾王戎疏 傅咸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卽令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劾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於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上蜀川軍事　陳子昂

臣伏見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爲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尙在其外。此誠蜀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鎭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次冒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石。可盈足。邊郡主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輸送。一㪷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來。多以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卽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準此賦斂。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母神皇制敵安人富國彊兵之神算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劍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爲九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爲驛主。稅錢者以充脚價。各次第四番運糧。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鎭。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虛。或可採者。請勒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一奏聞。若臣苟爲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陳子昂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羌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己潤屋。今一旦停廢。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旦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已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卽錄奏稱加法。以懲其姦。庶可久長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既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徵斂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爲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縣怠慢。則劫殺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勅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卽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川大弊。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容。因此浸漁。剝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因卽逃亡。凶險之徒。聚爲劫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雖殺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爽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屏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淸。劫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劍南蠹弊。如斯卽日聖恩停軍息役。若官人淸正。劫賊剪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曆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軍國機要事　陳子昂

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召懷昌。昌等顓愚。無備陷沒。今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臣恐凶賊多端詐僞。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卽西侵者。深恐圖略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圖略。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爲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急則人搖。人搖則賊得其勢。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服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淸。罪人全少。奴多怯弱。未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卽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卽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啜。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勍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積今國家爲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冰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鄰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隴。隴右馬羣。是國所寶。防備遠策。良宜豫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

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效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立遇等喪律實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爲智任權者以傾巧爲賢羣居雷同以殉私爲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爲愚陛下又寬刑漏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奸宄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卽令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期況未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爲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趁期亦恐不及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況兵疲不堪用吳廣陳勝爲盜由此切急切急卽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戶游手墮業無賴雜色人發家來時惟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糧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僦向至都糴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騷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租米現在虛實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惟切勒赴限倘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爲賊所圖切急切急楊元感以此爲亂實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點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麤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伺國瑕隙頗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二心若縱懷二奸亂必漸臣伏見卽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產業者有遊俠聚盜者有奸豪強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如此等色皆是奸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役之臣恐無賴子弟暴橫日廣上不爲國法所制下不爲州縣所攝又不

從軍。又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奸心。在於國家。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墨勅。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採訪。有麤豪游俠。亡命奸盜。失業浮浪。富族強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浮人。安於泰山。一者以懾奸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須免奴稽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子弟。自不敢爲過。昔漢祖征山東。使蕭何鎭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有強雄之勢。蓋以此道是也。夫亂羣敗衆者。惟在奸雄。奸雄旣羈。亂弊自息。伏乞聖慈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即日軍中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未敢虛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聚十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早克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應詔言事　王禹偁

伏覩陛下卽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卽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冤。貶官商山。咎實因此。尋沐徽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內庭。兼職殿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勅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旣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

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陛下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途者也。假如帝堯旣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於舜也。舜不孝於堯也。伏惟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旣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陛下卽位之始。當順人心。宜勑疆吏致書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州。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爲人也。或曰富國强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爲陛下宜經制

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於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爲空言．臣所以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郞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一闕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鄕．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暐．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於上．冗吏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爲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鄕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行修於家．學推於衆．然後薦用．登之於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嘗遠去此道者也．隋唐以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爲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儁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爲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

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超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與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旣無恥格之風。漸多闒茸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於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田之法。農卽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以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衞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於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百有餘歲。當時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旣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修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

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册。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垍傳。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垍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黷至尊。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淸濁殊途。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於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政。豈容郎吏輒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效。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

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封附遞以聞。惟陛下寬其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七册目錄

卷十三

奏議類

疏下二

卷十四

奏議類

上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十三

奏議類

疏下二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爲國家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豫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寖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尙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祖宗朝文

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官.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句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備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句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句當.卻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句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句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

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幷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幷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者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尙書省集議．爲衆所訴．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尙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遂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幷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類比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與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眞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幷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幷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

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輙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於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

名。藏於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尙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尙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卽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為至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為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覆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卽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卽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多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

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卻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卻加封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牓。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卽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考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又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

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繼。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爲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得不直。寃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眞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鎭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

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又貧窮文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於是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溼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堙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能。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

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

使先徃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鎭。本令路舉文資一員。董榷酤關征之利。兼入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卻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冗裁爲制勑。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勑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卽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煩。致請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選官曉諭。如卻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

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卻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不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寖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歛。遇貴出糶。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

贏。令諸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卹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薦司馬光　歐陽修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急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愼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論杜韓范富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其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而見杜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

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爲．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謙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

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狄青 歐陽修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嘉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來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又加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旣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

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於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　歐陽修

臣修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

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興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訣。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覗聽漸熟。遂簡在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漸積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使。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遂得傾害善人。壞亂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摺紳公議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修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是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拯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爲賢。及其弊也。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緝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累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政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俗。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

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忠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刼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

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强。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為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𢦏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刱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覩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奏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

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曰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遠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覽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日昃不暇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敍。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

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眞。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置制。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

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媢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數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與。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倘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

者。而賂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尙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踰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旣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淸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爲。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

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也。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尙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有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勑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

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晻於政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躯在朝廷。屢以狂瞽塵瀆聖聽。聞以

衰疾。自求閒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竭心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以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脣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

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更張。使晝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設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徒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戾罪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主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於衆。捨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者也。聞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己獨不知。其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哉。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可議今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邱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啟沃。亦有異於梁邱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

卻衆謀。況怙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衞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靑苗錢。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敍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徇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靑苗免役錢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

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

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其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痛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或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靑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物。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咸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

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尤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王安石　呂誨

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搢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士。得以適其用也。及進貳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駮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

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眞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彎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時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嘩。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

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推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眞僞。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已錄入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鎭。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

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

梭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偸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衞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終怠。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

又引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

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愼。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愼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今官

秩滑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立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室。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衞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乃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資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

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奪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治。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程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論防盜　曾鞏

臣伏以周禮以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爲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爲軌。推之至於五鄉爲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爲農。資於禦備則爲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爲九夫爲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爲軌。此師旅之法所由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旣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爲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亳爲多盜重法之地。臣推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彊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逾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偏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於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之世。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聽。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者。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疏。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有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弒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旣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

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力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會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卻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卻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至。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而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君術二 蘇轍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恐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

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矣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變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刦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悅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四　蘇轍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欣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

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緦緦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尙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全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懼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于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讎怨眥睚之人。而不恤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

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論聽政　范祖禹　一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成王追念其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

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

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旣上誤先帝。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

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怒．爲陳洪志所弒．敬宗爲劉克明所弒．文宗欲去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刼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弒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名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

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権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惟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驚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愼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未必有害政之事然

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愼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行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玆事體。實繫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請罷三舍法　王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爲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

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懇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肄之餘。止以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獎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其當。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兩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衞。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

暬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沈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政。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愼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暬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唯陛下留意毋忽。

論內批直付有司　曾肇

臣伏見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切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覩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駮。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敕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爲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爲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

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爲言更願陛下戒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論蔡京　陳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壎篪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敍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

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劄子攜劍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任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令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妹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卽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

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旣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惛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爲國事耳非特爲國亦爲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迍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眞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爲南北久矣賴眞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旣敗貶元龜爲崖州司戶元賞爲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

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願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有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皆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賣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時務五事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疏。不期虛名。偶塵聖德。陛下好賢樂善。舍短

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爲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迺爲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卷十四

奏議類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

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魏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言趙高　李斯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

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獄中上書　李斯

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上武帝書　東方朔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淸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

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與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

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會同。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

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上言世務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資。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上哀帝書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刼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愼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上書自理　王濬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卽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鎭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

渾在北岸。遺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沓。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戇。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凶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疏。舉錯失宜。

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征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通進司上皇帝書 歐陽修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中。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邊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

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踰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尙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

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尙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尙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輂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

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尙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言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尙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尙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不嘗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爲畎田八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

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二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

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旣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倘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閒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

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準詔言事上書　歐陽修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急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尙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尙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幷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

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

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

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敕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

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尙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鍊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使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震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詗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兩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尙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

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衄。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幾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愼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汚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尙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豈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旣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旣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

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上皇帝書 蘇洵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疏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

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値。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澁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

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宂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修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修飾而越錄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宂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

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吏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尚書。尚書既廢。惟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

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書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下之爵，皆食天下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變其有所不從，惟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諸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概，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惟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講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矣。其以弓馬得者，

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面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疏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莅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

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攀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强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

賢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强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趦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

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疏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疏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疏之。又疏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竊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

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詔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

，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黷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

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旣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及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

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屛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

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偸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彊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屛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

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爲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位。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

愼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衞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衞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而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

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黜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禮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

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彊．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敺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嚴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愼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擧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

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衞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

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

在位。亦皆偸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彊國。一旦肯捐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彊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彊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

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彊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誠。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

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於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

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

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

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

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

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

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現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法。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以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

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

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淸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

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夭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

僥倖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句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

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

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

路怨咨。自宰相以來。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適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此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

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卒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鎭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私

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衞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

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彊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衞。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堅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饋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

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剋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養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濟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强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

開。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鎭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淸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鎭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上皇帝書　蘇轍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言。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害繼作。歷月

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其有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嶮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與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獨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用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軏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

之生。復不可料。譬如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濫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闊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絜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經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

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無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移。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

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上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弃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

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旣不敢辭矣。而況任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旣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

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

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財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士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士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士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

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敍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陰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以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泝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

健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

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陳東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

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又況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謂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爲陛下用。於是賢才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凶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憸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奸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嘗論其奸狀。故此數人者爲京立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奸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傅。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奸贓狼籍。縉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啓之。是時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爲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闇

卒庖人。防圉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爲貫親隨。厚賞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常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衂。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敗壞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點污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至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於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堂獨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旁。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中間嘗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彥凶燄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即諷監司捃摭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人。愁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羣

時淸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略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傷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子曾犯徒杖脊。始因賂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闥無時。而衞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用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事爲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騷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買物色。盡取於民。四散遣人。盡行收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一松一柏。輒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塚瑩。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作威福。勸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罵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顚躋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勔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斃。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恐太上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於己。斂怨於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況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故陛下新卽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

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羣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況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於茲。尚恨未得尚方斬馬劍。斷其要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塚。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憂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擄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京東盜起。斗米千錢。兵民缺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徙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官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爲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卽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爲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爲太子。

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杖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未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卽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爲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況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於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目錄

卷十五

奏議類

上言

章

書

表

賀表

謝表

降表

遺表

卷十六

奏議類

策上

策下

摺

劄子

啓

牋

對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十五

奏議類

上言

乞許南單于上言　耿秉

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諫太子上言　江統

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

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藝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邈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饗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愼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尙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於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菓。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

尼不答。督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德。貶損令聞。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

奏議類

章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章　蔡邕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秕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軨。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闥。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慚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憮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

旨。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犇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熇。耳目昏冒。忪懞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勗勵。以蹈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鞶帶。至德元功。器最弘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茸闒。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邶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為異美。夫人君無弄戲之書。憲法有誣罔之劾。臣不敢違戾飾虛。以距上旨。疑确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罔以請。息伏惟留省。

慶文帝受禪章　曹植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於魏。陛下承統。贊成前緒。克廣德音。綏靜

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爲建平王拜右衞將軍荆州刺史章　江淹

珪策僔徽。車旗寫曜。襲禮炫衷。迎恩震色。臣聞爵以能委。命以績降。亦有玄雲結吹。褒成燻之厚。朱籍累輸。崇武宰之高。而臣紐組頒守。要玉備政。績廢江區。聲隆河部。浮榮曠年。叨光踰日。諒以具寮輿歌。取鏡民謗。不悟皇德至凝。亭物帷幄。復使承官楚封。祇秩漳土。任班河冀。事亞嶠陝。横術輻湊。殷民訟積。寧曰明哲。疇克勝寄。雖歷丹局。終懼蒙咎。不任銘戴。匪處之情。

奏議類

書

爲書辭句踐　范蠡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維。乃使於吳王之慙辱甃。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

論督責書　李斯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

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恣不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行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

豐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惟明君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臣君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言兵事書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

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

擇。

論募民徙塞下書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讙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諫伐閩越書 劉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猶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

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爲越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盛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鎭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

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海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衣。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覩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

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詞。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言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幷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幷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竊聞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蜑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此一驗也吐蕃黠獪君長相信而多姦謀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於靑海之澤身爲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禽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以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幷諸侯以爲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三驗也臣聞吐蕃愛蜀之珍富思盜之久矣然其勢不能舉者

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頓餓喙不得噬。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嚮導以攻邊。是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府。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五驗也。夫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奸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眞。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出師。趣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不見一賊。而崇眞奸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奸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且蜀人尩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卽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七驗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兵甲。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而遺全蜀之患。此臣所未喻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孰計之。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變。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抔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强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

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

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饍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旣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儒。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

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有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蘇軾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尙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爲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尙袁熙尙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尙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

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眞千載一時。天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吳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淸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卽以封之。有敢擄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卽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城守饋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

洎之深至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轍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參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勵勉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

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殘斃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遠之志。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譏諫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遺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敕。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傲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

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可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

自我。而獨爲此悒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疏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奏議類

表

薦禰衡表　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

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自表後主　諸葛亮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存仁心於寰宇。提拔隱逸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求自試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尙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値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慚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尙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

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故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抔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敍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者。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讓開府表 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再上伐吳表 杜預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

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繇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陳情表 李密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定諸葛亮故事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删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

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勸進表　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幷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幷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凌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覩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嚣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之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敍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

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覩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悛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愍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喩。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靑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値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

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讓中書令表 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偸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

疎。責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斂。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驗。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除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皆使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桓溫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

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解尚書表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是以黽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逕.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

奏。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傅亮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

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己。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徽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懷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己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屛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爲蕭揚州薦士表　任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求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

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瞭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任昉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

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鵷鴞東徙。松櫝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覔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卽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列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値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斃帷毀蓋。未蓐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旣由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齊王進白兔表　庾信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轍迹方開。則銀麞入貢。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動天關。威移地軸。是以風煙照燭。毛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綏邊鄙。轅門所屆。始次能山。前茅處無。乃獲白兔。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呈祥輿頌。效異披圖。尊敬之迹旣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興行。實從陝路。瑞以素質。彌雄西氣。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擁代偃齊。分韓裂趙。不任凫藻踊躍之情云云。

齊王進赤雀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尙論秦霸。建章鵲下。猶明漢德。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伏惟皇帝欽明文思。敏勞成務。曆象日月。允釐百工。海水無波。天星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

參軍李暉牒稱．戶屬秦州淸水郡阿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烏．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酆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卽事而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嘉．名堪紀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覩休徵．情迫恆慶．不任鳧藻之至．云云．

辭容州表　元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勑．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蹔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頹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行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踰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悽．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嚙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嘗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皐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剺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

臣聞士之行己。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遼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疏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

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邱。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非無知。豈敢忘於報効。

乞致仕表 歐陽修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隕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自成者。惟各從其欲。天監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懇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明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旣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昔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楡。未忍弃於草萊。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輶。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尙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因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進修新唐書表 歐陽修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

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爲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編修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鎭。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或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先奉勑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行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

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閣書祕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弃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乃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閒抵捂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進元史表 宋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捃作將來之

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度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化家爲國。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其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變幸蠱於中。權姦蔽於外。漢網祗因於疏闊。周綱遂至於陵遲。風憲皆爲不補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眞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誠。難逃疏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

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册隨表上進以聞

奏議類

賀表

賀平鄴都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雖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幷僭僞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斂怨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尙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鈞臺而誓衆姒啓纘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與當今鹿臺已散傾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榮幸叨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踊躍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

賀册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册．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以歌以舞．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算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神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算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寓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茹痛銜酸．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平貝州表　歐陽修

盜蘗竊興．神祇共怒．果憑睿算．悉殄兇徒．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脅驅士衆．閉守城闉．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警而肅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忻聞德音．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王安石

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假。實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竊以閟宮鬼享。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皇帝陛下。服卑而卽功。食菲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禋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榮祿。尙負宿痾。聞釐事之旣成。與羣情而偕樂。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曾鞏

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幷容之大度。有防微愼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辟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於人。效見於事。則宅仁由義。縉紳之徒。成材於學校。超距蹋鞠。熊羆之旅。養勇於營屯。甌窶汙邪之收。充於倉廩。闕石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近則金石之音。鳥獸欣躍。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齒旅於闕庭。龍媒納於閑廏。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闚。前世議太山之封。謀梁甫之禪者。度崇比大。曠克登茲。陛下抑而不聞。謙以自牧。以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隤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齊明蠲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己者。必求其實。是以藉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侈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參

禮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罰罪眚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漠。一人之慶。遂及於跂蟜。孚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寖深。莫侍甘泉之祠。獨歎周南之滯。第從臣之嘉頌。未效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湮。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横流。漠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而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虔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肆赦表　曾肇

侑帝饗親。既金聲而玉振。赦過宥罪。遂雷動以風行。歡聲達於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躬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講茲鉅典。屬在熙朝。卽路寢以親祠。兆于仁祖。黜五精之並祭。斷自神宗。光昭前聞。啓迪後嗣。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寶命。祗遹先猷。平成百度而不有其功。覆載羣生而不尸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顧諟而然。謂刑清武偃之祥。乃七廟威神之致。矧屬承祧之始。永懷

濡露之恩。將伸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恐數而瀆。故違三歲之期。以郊則遠而疏。故度九筵之位。季秋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協雅聲之奏。牲牷博碩。籩豆靖嘉。元龜大輅之旅。陳篆穀錯衡之輻湊。幷柯共柢。按闔諜而充庭。鬆首貫胸。袵衣冠而就列。以引以翼。有壬有林。奠珪幣以告虔。舞羽旄而象德。靈心合答。精意感通。嘉得四海之懽。增授萬年之策。倘念有司之庶獄。豈無弗獲之一夫。乃御端闈。極敷大號。滌瑕盪穢。已貰逮繫。空犴而縱縲。因開府庫。以賜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濕泉。彼泣辜弛網之仁。推食解衣之惠。方之於此。不其狹歟。臣忝綴從班。適分州寄。莫與奉璋之列。徒懷拱極之心。

奏議類

謝表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邱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章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區區本

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恚。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惭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依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拜中書郎謝表　江淹

榮懿兩臨。恩徽交鏡。悄然擘魂。迺懼迺逝。臣聞汝潁之金。或揚采於四豪。江淮之珠。已馳光於七貴。皆聲不妄美。第豈虛立。未有伎慚湘輿。蒙送目之賞。工謝綵輪。竊歸風之價。臣幼乏篆刻。長暌闡史。智罕効官。志闕從政。方遂求振風。長憂淩雨。不悟遭社鳴之屬。際河淸之會。玄雲素霞。必駕蓬萊。白毳騂鱗。咸豢解遂。仕通物任。官登郎掾。此實耀璽之私照。而微臣之厚幸也。仰惟皇衢大融。氣品星觀。西傾棧山。東鯷航海。故奇士端威。異人罄折。皆相望北闕。待詔南宮。而臣學無利博。文有伎害。迺影裾頓屣。伏黃扉之右。曳纓轉笏。居靑璅之前。訪德於姑射。聞道於崆峒。伊臣之願。過爲信矣。昔望都才麗。爵乏上班。長岑聞藝。身終下秩。愚臣方古。慙然已泰。內獨徘徊。眇不識厝。

滁州謝上表 王禹偁

罷直禁中。臨民淮上。雖離近侍。猶忝正郎。省己戴恩。既榮且懼。伏念臣早將賤跡。誤受聖知。進身不自於他人。立節惟遵於直道。優游兩制。出處八年。今春召自西垣。入叩內署。既在深嚴之地。仍當繁劇之權。雖積兢虔。終無報補。所宜遠貶。以肅具僚。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直遭逢。俯存終始。止罷玉堂之職。仍遷粉署之資。委以專城。置于近地。沿流數日。登陸三程。諸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共荷君恩。處之一生。實爲萬足。然而翰林學士。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來。御前放入之後。從呂蒙正而下。拜此職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預其數。言於聖選。不爲不遴。數月之閒。忽然罷去。衆情尙或驚駭。微臣豈不憂惶。且臣在內庭一百日間。五十夜次當宿直。白日又在銀臺通進司審官院封駮司句當公事。與宋湜呂祐之閱視天下奏章。審省國家詔命。凡於利害。知無不爲。三日一到私家。歸來已是薄暮。先臣靈筵在寢。骨肉衰絰滿身。縱有交朋。無暇接見。不知謗議自何而興。臣拜命已來。通宵自省。恐是臣所賃官屋在高懷德宅中。一昨開寶皇后權厝之時。便欲移出。未有去處。尙不遑寧。尋曾指約公人。不令呵唱。切恐貴僧出入。中使往還。相逢之閒。難爲顧揖。自左右正言已上。謂之供奉官。街衢之間。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此蓋賈誼所謂人君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者也。況臣頭有重戴。身披朝章。所守者國之禮容。卽不是臣之氣勢。因玆謝表。敢達危誠。況臣粗有操修。素非輕易。心常知於止足。性每疾於回邪。謂非其人。誘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唯有上天。鑒臣此志。伏望陛下思直木先伐之義。考衆惡必察之言。曲與保全。俾伸誠節。則孤寒幸甚。儒墨知歸。在於小臣。有何不足。今則隋岸千里。堯天九重。微軀或遂於生還。勁節尙

期於死所．

黃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離近侍．猶忝專誠．循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永言蘇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囂訟之民．束縛憸猾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況當求理之朝．必為無言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閤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錄．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為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寬投杼．察顏回之盜飯．或出如簧．未令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貧無援．文雅修身．不省附離權臣．祗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昧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慍於羣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紫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辯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貶．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扆．不勝涕洟．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琦

宰職。將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岡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陲。實荐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家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弊。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高牙之重。旣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賁。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寘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詔誥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謹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戎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値嚮

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罹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廁於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亳州謝上表　歐陽修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慚。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咋怨出仇家。搆爲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宜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神聖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其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彊。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知制誥表 王安石

高華之選。欲報嘗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權。竊以自古招智能之士。固使爲侍從之臣。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久安之運。趨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瘝官。尤爲累上。臣羈單賤士。鄙朴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慚。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至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止懷於私計。

徐州謝上表 蘇軾

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己兢慚。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慚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旣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吳 集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嘗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八人。並拜便蕃

之賜.獨與睿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愼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册.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鑑觀.爰咨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職.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事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職典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尙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莚廣厦.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之微功.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專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尙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瑣末於芻蕘.俾盡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尙勸九歌.用稱萬壽.

奏議類

降表

王衍降表　王鍇

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孽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徇輿情.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遠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安生聚.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

廓定中區。奄征不譓。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荊俟罪。望迴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容佇德音。以安反側。儻墳塋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禱之至。

代後蜀主孟昶降表　李昊

臣生自并門。長於蜀土。幸以先臣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廣執贄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霆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南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復輒徵故事。上黷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爲幸。庶使先臣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巡遏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

奏議類

遺表

臨命遺表　來歙

臣夜入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遺表　令狐彰

臣自事陛下得備藩守受恩則重效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骨臣誠哀懇頓首頓首臣受性剛拙亦能包含頃因魚朝恩將掠亳州遂與臣結怨當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天誅即欲奔謁及魚朝恩死即臣屬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即日望稍瘳冀得康强榮歸朝覲自冬末舊疾益重瘡腫又生氣息奄奄遂期殞歿不遂一朝天闕一拜龍顏臣禮不終忠誠莫展臣之大罪下慚先代仰媿聖朝臣竭誠事上誓立大節天地神明實知臣心心不遂行言發自痛嘗使倉糧錢絹羊馬牛畜一切已上幷先有部署三軍兵士州縣官吏等各恭舊職祇待聖恩臣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及工部尙書李勉知識忠貞堪委大事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臣男建等性不爲非行非近道今勒歸東都私第使他年爲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歿昏亂伏表哀咽

卷十六

奏議類

策上

賢良策對一　董仲舒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至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

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

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下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

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策對二　董仲舒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离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顚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

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

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對三　董仲舒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

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

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

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加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平邊策　王　朴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幷．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

并乘其閒而據其地平之之說。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閒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閒。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皆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則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策略一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略三　蘇軾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强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

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是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蘇軾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

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夫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猥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爲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

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五　蘇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

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顚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飮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去。而倀倀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讋服。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屛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

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自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甚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制科策　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未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敍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

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發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擧。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勸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

遠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鬱。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人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未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倍讓之節。此所以詔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以可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自先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舉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

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輦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彊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腫。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

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敍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

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彊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溼。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溼之效也。是故陽氣漫汗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過之端。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

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

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當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單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辭。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

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舉為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奏議類

策下

敍燕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概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尙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

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儳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戍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

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人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飢。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郡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蠲其賦。無他易賦以泉。行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族。欣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傅之。盡罷京師禁旅。愼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兵制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彊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廟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

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辦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臣事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

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衞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

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 蘇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

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罷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尚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

積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羣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紓矣，

奏議類

摺

應詔陳言摺 曾國藩

奏爲應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騖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愼。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

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勖之以學。以痛懲模棱罷軟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勖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為薈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

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內廷四人。禮部六堂。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直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直內廷。在諸臣隨侍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卽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於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楩柟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又不

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斁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並進即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朗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皇

上憐其愚誠。俯賜訓示。幸甚。謹奏

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摺　曾國藩

奏爲敬陳聖德。仰贊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但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滋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內廷接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咎。在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皇上之嫌名。乃改爲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爲貂褂。御門常服掛珠。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褂。以此等爲尊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卽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愼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旣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潯鎭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

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刼掠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即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賢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尚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傯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

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卽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間。卽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眞學眞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御製詩文集。業蒙允許。臣考高宗文集刊布之年。聖壽已二十有六。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聖度之謙沖。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尙虛文之意。風聲所被。必有樸學興起。爲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幷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爲當。然後爲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戇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尙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貪黷。曹履泰之汚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杜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輭熟之人。料其斷不

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稍鋒鋩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廷皆疲茶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賽尙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遂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三者辨之於早祇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遇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聖慈垂鑒謹奏

奏議類

劄子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祖宗時嘗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卻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

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卻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疏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與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愼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疏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見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尙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進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尙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頻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二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閒。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疏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疏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疏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開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請罷不幸溫成廟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疏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眞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疏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爲自去年追册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愼。取進止。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愼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愼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

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元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閒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廷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群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理不辨。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嘵嘵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群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

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御駁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閒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

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偸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敎訓選擧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乞郡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

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不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爲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權

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其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

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

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對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辛丑延和奏劄二　朱熹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黠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

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鬼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淸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徽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呵。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攝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致。蓋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群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溷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

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塡膺。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朱　熹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鬬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謏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其敘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

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則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閒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閒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

不戚。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學問。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察。取進止。

奏議類

啟

奉答勅示七夕詩啟　任昉

臣昉啟。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

劾。叢鄙已彰。臨啓慚悚。罔識所寘。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幷鄭義泰宣勑。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壙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遘身危。孝積家禍。名敎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邱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壹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奏議類

牋

賀正旦牋　庾　象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乘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 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鍊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騰瑤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洪禧。某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歌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樂旣醉太平之運。

奏議類

對

賢良對　鼂　錯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

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

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辠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讒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

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屮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

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雨雹對　蕭望之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諱忌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顧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災異對 谷永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宜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衞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旣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

遠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燿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于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于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

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于百姓困而賦斂重。發于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于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于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壁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于上。禍亂伏于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尙愛羣小不肯爲耳。

對利害三事 陳子昂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知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斂。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概。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勅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又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挂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鄚。或困水旱。或頓兵役。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　李綱

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彊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彊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讒。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

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顚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濫詆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尙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

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九册目錄

卷十七

奏議類

封事

彈文

講義

狀

讚

露布

附錄

卷十八

書牘類

書一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十七

奏議類

封事

言霍氏封事　張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紀。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衞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迺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

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衞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剌。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訾訾。數設險危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極諫用外戚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迺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

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上靈帝封事　蔡邕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

之大事。寳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淸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

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士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以爲致遠恐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有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眞僞。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

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恆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奏議類

彈文

奏彈曹景宗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卻。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蟻結蜂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遴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

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鍾鼎遽列。和戎莫効。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　任　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㪷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並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為陵零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

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卽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偸。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於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偸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旣進。爭口擧手。誤査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偸。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偸。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躡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

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辭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毀文通之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襁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鬱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皂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耆老爲之歎息。自宸曆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弊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徽。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

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殁。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奏議類

講義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講義　嚴蕃

這是商書伊訓篇。伊尹以太甲繼湯之後。恐其不能纘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名曰伊訓。今王就指太甲。嗣是繼。初是即位之初。伊尹與太甲說。昔我成湯以德而得天下。今王嗣而有之。可不知所自乎。其要在嗣其德焉而已。況今即位之初。乃王者之本。天命人心。爲之一新。四方萬國。望其更化。所以要上繼乃祖成湯之德。正在今日即位之始。于此不謹。其能善其終乎。德者何。不過愛親敬長。孝弟之道。便是人君于天下的人。老者因無不愛。而立愛之道。則自吾親始。如孝享宗廟。惇敘九族是已。長者因無不敬。而立敬之

道則自吾長始如篤念天顯尊事黃耇是已夫立愛惟親則凡天下之有親者莫不以我爲法而愛其親立敬惟長則凡天下之有長者莫不以我爲則而敬其長始于一家而家齊中于一國而國治終而措之四海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皆成湯躬行之德而實通乎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伊尹舉之以訓太甲無非欲其法祖謹初以爲治之本而其序有不可紊者如此厥後孔子于孝經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蓋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先聖後聖其言若出一揆由此而觀自古帝王未有舍愛敬而爲治者宋儒眞德秀引此以衍大學之義此誠萬世君人者之龜鑑

帝德罔愆一節講義　陳兆崙

臣謹按天地之大德曰生陽出布施於上而成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扶陽抑陰健運而不已是以大生焉是以廣生焉王者法天心之仁愛亦必如天之不已則民心可得而洽堯舜可學而至人者天地之心也洽乎人心旣克享天心矣故王者有萬年不拔之基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則好生之德是也夫舜兢業萬幾不可謂簡拔去四凶不可謂寬而皐陶如此云云者其宗旨歸於好生而已雷霆之威與雨露同功然雨露時施而雷霆不常用者萬物之所悅終有在也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殖然非即除以爲殖也必且滋培灌溉之有如賞從厚罰從薄亦云至矣又於罰之中別其爲過而宥焉又於無可宥之中審其可疑者而從輕焉極之寧失不經而止夫失不經豈可以爲訓者而對殺不辜而言則寧出乎此也古今不易民而治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其曰洽於民心茲用不犯者非徒歸美之詞乃行仁之

效也。成康之世。幾致刑措。孝文之世。斷獄數百。又況以如天之仁。得弼教之佐。而有不然乎。班固刑法志。以爲俗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王符述赦篇亦云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乎數赦贖。論者遂以赦非善政。幷爲一談而堅持之。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彼班氏之說。爲文帝除肉刑而發耳。謂肉刑既除。凡去髡黥一等者。轉而入於大辟。則不如仍其舊之爲便也。夫除輕而易以爲重。則是時集議者之疏耳。非除肉刑之舉失也。觀文帝除肉刑之詔。哀矜惻怛。可謂至矣。而其行仁之效。媲美成康。又非無驗矣。今乃不論張蒼馮敬輩議之未詳。而歸咎於除刑之誤。此文士之論。往往不得其平。而爲君之所以難也。若王符之論以赦贖爲賊民者。蓋有由矣。東漢自和安而後。紀綱寖壞。威福下移。政在權門。賄通俠客。歲行赦令。苟焉以結離散之衆。巨奸大猾。逆知其必免。而觸法如騖。誠有如王符所云惡人高會而誇吒。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者。非賊民而何哉。此以譏切當時之弊。非古今不易之通論也。虞書之言刑者屢矣。自流宥贖赦鞭扑以迄怙終賊刑。其必致法者。僅有一也。而皐陶稱舜之德。亦僅有一。及於刑故無小。所謂求其生而不得者也。周禮秋官有五聲之聽。八辟之議。司刺掌三宥三刺三赦之法以贊之。戴記王制則云附從輕。赦從重。月令天子迎四時於郊。則有隆賜賞恤而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斷薄罪。出輕繫。亦類及錯出。凡此皆聖王之盛迹。郅治之隆規。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而好生之說。常不勝救時之說者。蓋亦有故。非以爲習熟而無奇。即以爲迂遠而寡效耳。夫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而必以無訟爲驗。此實難矣。不必有其事。不可無其心。刑期於無刑。期者。冀望之辭也。一歲斷獄百計。減少之辭也。蜀山產銅。而曰銅山。非無瓦礫也。合浦孕珠。而曰珠浦。非無魚目也。治國向化。而曰

化國。非無頑梗也。從乎其大致而稱之。則曰無訟。曰不犯。其義一也。後世於寇賊姦宄之不勝。而謂今之民不可以古治治之。寇賊姦宄。舜之時亦未始無之矣。又況如驩兜有苗之屬。幷非後世所恆有。而何以卒收不犯之效。無傷寬簡之化哉。然則當海宇清晏之日。車書一統之朝。本大舜之資。行欽恤之政。而退叔世偏頗掛漏之譏。居之以無倦。行之以不息。流衍洋溢。漸涵浸漬。迄乎萬國九州之遠。安平和樂。同爲一書。卽謂皐陶所稱。至今存焉可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講義　杭世駿

臣按治道有汚隆。王化有遠近。皆決於王心之疏密而已。易云。幾者動之微。樞機之所以發。善惡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顯焉。故云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蓋言幾也。後世言治者。昧於其幾。而第言有萬。則萬幾二字。宜若爲有天下者之恆言。而不知人君於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愼持其隙也。蓋幾有萬。則其彰顯者不止於萬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萬幾。則朞月旬朔之間。不止於萬幾又可知矣。一幾之不愼。則一事叢其弊。一方受其害。猝至雜投。其忽不及謀者必衆。待其不及謀而思補救之。何如先其未及發而豫籌之乎。我皇上秉神聖之資。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卽以之希蹤三代盛王。豈有不及。然臣竊觀今日之治理。其美者僅僅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淳化嘉祐而止。甚且尙有不及焉。何也。則以仁心仁聞。能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也。夫有仁心仁聞。而苦於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此其間有幾焉。蓋辨之不可不早辨也。臣聞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聖人以天地父母爲心。愚臣卽以堯舜吾君爲責。伏願皇上於深宮淵默之時。隨事審其幾微。行政或恐

未嘗於天心。用人或恐未慊於衆望。讒夫女謁未必有。內寵近侍。恩澤或恐其踰制。傾宮璇室未必盛。嚴居。川觀巡游或恐其過時。窮邊征戍宜時卹其饑寒。閭巷惸嫠宜周知其疾苦。有一夫不獲。若己納隍之心。有萬夫有罪。罪在朕躬之念。夫然後坐明堂而出政治。風動從欲之休。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奏議類

狀

賀破吐蕃狀　張說

右臣等伏以涼州遙稟神算。大振天威。吐蕃小醜。應時摧敗。元惡渠魁。乘勢俘戮。隻輪匹馬。坐見無遺。雖虞舜之格有苗。黃軒之征涿鹿。未有廓清氛祲。如今日之盛者。臣等無任慶快之至。

賀誅賊狀　張九齡

右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蘇祿背德。敢此讎天。盡驅犬羊。來犯軍鎮。雖肆兇毒。欲逞其心。而邊兵無遺鏃之費。狂賊有輿尸之禍。此皆陛下聖武。將士龔行。遠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忝奉密謀。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今月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祗稟成命。所宜必

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愼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簡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

乏人。臨事選求。勳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陵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嘗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奬任者。宰並臣敍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愼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人。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責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

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輕。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搆不辨之冤。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恆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憸邪。趣尙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徇訪。

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斁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愼簡寮屬。所簡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郞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敘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敘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寖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

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阼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聽。搜擇頗難於公舉。但啓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爲己。所惜者

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恆宜愼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恃。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沿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陸贄

右欽溆齎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罰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亦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盜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勛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

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寵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閥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

奏。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御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愼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鎭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衞。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漸微。雖府衞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強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

爲貧。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虞。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霣。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于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而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郛。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尙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攝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螫。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迨茲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是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挐。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愼。不敢輕用之者。蓋謂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

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精榷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

本棄重取輕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務陛下惜之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眞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進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敎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陸贄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薦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顚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偸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

必蘊忠讜。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承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蹋距踊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偸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老師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

過為賤度。輒肆討論。以為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特。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孽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青齊。迭為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貲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特。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顚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慮矣。海內為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誡。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

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脩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眾經覆敗。氣沮勢羸。偸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蓄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眾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幷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眾。捍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

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法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眞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遺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猶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惟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眞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復讎狀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

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悉。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憫傷。宜明敕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闒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襲。今忽自爲狂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於淄青恆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狀　李絳

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競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徒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隣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

論維州事狀　李德裕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

初河隴盡沒。惟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以經略河湟。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礌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貴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幷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帖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望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士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辭。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即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鄧叔。簡册致貶。況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宏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

情悉怛誅等舉誠向化解辮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不賞庶其之功翻以忠愛徒爲仇讎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寃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五規狀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渙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只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譾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已錄入疏下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

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淸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爲賜坐．

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志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

諫買浙燈狀　蘇軾

熙寧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

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懽。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

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閒。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敕下。

論西事狀　蘇轍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册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補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

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爲仇讐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簒神宗藉其征討世效忠力非諸番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温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氈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懽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氈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温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氈之舊科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簒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册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爲用

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鬬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奸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旣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爲慢詞旣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奸心又恐將來奸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媾其謀臣虞卿以爲從秦爲媾不若從齊爲媾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婾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旣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值至十餘千又命沿邊諸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

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為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禁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大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即款伏。而意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兵。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奮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算也。臣竊聞朝廷近以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徠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創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偷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

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者數萬。殺掠數千。斥堠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爲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册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勵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爲可施於今。不敢默也。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誅竄呂惠卿狀　蘇轍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財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

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以破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靡費資糧。棄捐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託以重兵。方敢播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託收刈。所

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遠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弒君。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

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鎭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榷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諠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

者爲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與賊黨賄賂輸送其門．所獻不克．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榷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爲．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受取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錠．金二十五錠．銀一百六十八錠．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二十五匹．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惡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敍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與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較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閒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羣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

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斂容而長歎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效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者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擧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旣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爲刻剝之計。民力旣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

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美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彫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卻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本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臣父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必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而起。

奏議類

讀

元謨 元結

古者純公以惛慭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嘗記有說風化頹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眞而恥聖。故大道淸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恥明。故乘道施教。修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恥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頹弊以昌之道也。迨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憒凶。此頹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眞聖之風。沒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爲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爲戒心之實。

演謨 元結

天子聞之。惕然不娛。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頹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樸。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惛惛。始開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眞僞。然後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讓以敦護。是故必垂淸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猗侇優游。尙致平和。嗚呼。頹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澆眩。轉起邪詐。變其娛娛。驅令嗤嗤。則聞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諂諛以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諠諠囂囂。以悲

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悖。揮援拡挺。轉扇不歇。天子感之。款然歎曰。噫。聖賢孤獨。生不騈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　元結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之德。吾不忍當。將擧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行之之道。惟公敎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猗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爲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淸純元粹。惠和溶油。不可悤會盪潰。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澆浮溺之淫末。其衣服在禦於四時。勿加敗弊。不可積以綺繡奢侈過制。其飮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耽。不可煎熬珍怪。尙惑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尙素朴。不可騈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險陋。不可殫窮土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牆塹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橫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鎭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窮黷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敎校。不追以騁。不可騁於殺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嬙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宮。不可寵貴妖艷。惛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材能。察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愼於安危。誡其盈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爲明聖。逆之爲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眞王者之謨。必當篆刻。置之

塵隅。

奏議類

露布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尙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天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剷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承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頃者遐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僕首領之誅。隴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耙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卒化之績。假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闒茸之質。冀革桀驁。將馴太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栟之蕢。猰狗吠豢牢之主。頃屬鑾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凶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間。發陰貸凶謀。旣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親之大義。禡牙釁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滻以

揚旆。毆苑囿而下營。土壁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凶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略已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尙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占勝風於大旆。赤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復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鎭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尙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尙書孟涉。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康英俊。隴州節度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元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冑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麚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傈狡。心尙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飆馳。衆若螽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官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貙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先而翟燿。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膂。旣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顧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慴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尙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鬭而雹馳。屛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不

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覲。華州節度使左廂兵馬使馬英華。右先鋒兵馬使董玭。神策行營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金。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玆翦滅。纔欲乘陵。曾乏鐔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鎭。右僕射平章事張光晃。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卽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祲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足等夷。晉有敦元。自當超軼。子暴其父。陰侵於陽。自古未有如泚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啟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卽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卽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轂內。再造可封之俗。因褰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濟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卻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協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破吐蕃露布　韋臯

尚書兵部臣韋臯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度

湊。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戮。曰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鶩乎河源。武節憺乎月窟。孝寧八之有旨。先元戎之啟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敉甯武功。續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鴟。銷祲沴。稟仰太和。翦鯨鯢。清郊原。掃除孽穢。王猷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各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旨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溼將之弛兵。瞰戎亭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蟄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璠敢於深入。蹕至於親屯。擱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通事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繳賂。闞騶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祗金之既。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爲讎。盤居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令之質諸羌。雖嘗併力。槩人之卒百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於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翰致騎之勤。晉戎成掎鹿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巂和之郛。盡竄匿於龍堆。復虔劉於鱗塞。戕我守將。墮我障隍。修戈矛予與同仇。靡室家不遑寧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涇源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狡。暨東川貔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顧之半。策勛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五十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僞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卻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爐沸魚潰。甌脫兔犇。谷靜山空。行就馬耆之僇。區殫域滅。訖聞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

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揭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昆兵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屛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啓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日。臨四海爲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爲五服。故用建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廷。簫管歸於禹貢。柔遠能邇。舞干羽開未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鐘鼓討不恭之罪。蓋以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弧矢之名。下制圖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紹十二世之洪基。啟億萬年之昌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祖業之維艱。懍乎若墜。卻遠方之獻。不嘉有瑞。能別庫之藏。以示無私。象郡鰐溪。流八人而奸邪並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相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行。冀垣跋扈之臣。解甲方歸。河隴憑淩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凡卑。實爲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度使韋皐。卒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北闕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荷寵崇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肆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輯。他鎭仍求。神奪其聰。礪刃拒賓僚之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據。謂重險難踰。負固偸生。欲効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興旁罰。築室匪衆言之惑。負扆惟獨斷之明。大衆啟行。常暘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敢勸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駢脅者盡操闟戟。蓬頭者皆垂縵胡。霧合

雲屯。目蔽旌旗之影。波翻瓦震。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旁夾高山。眞成巨障。阨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應同劍閣。臣等猿攀魚貫。恥鑿道以潛行。鳥突蚍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鬬不束身以就縶。更舉臂以當轅。臣乃仗鉞誓詞。援桴率衆。一麾而鬬心以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雕之弓。洞胸貫髀。佽飛擊斬蛟之劍。蹀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奔。弱豈當強。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羌胡猛士。并晉健兒。蹠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旁抄。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斷賊飛走之關。於是錦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陣者心皆不固。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九卻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子之績乃存。其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出遁。漏疏網之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纓之急縛。端門受獻。卽當檻送於神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屬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迫脅者不爲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謠。被王風而鼓抃。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文翁之規。更與儒而舉士。大地灑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溟息鼓浪之風。頓消赫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內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睹斯休。不勝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附錄

親政篇　王鏊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散騎常侍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韡。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

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刬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卷十八

書牘類

書一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遺燕將書　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衞。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

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

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

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

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衞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維。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衞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

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僇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慇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

勠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懍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飧。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與黃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戒子書　鄭玄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業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

可圖乎。家今差於多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復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

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其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

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敍心。丕白。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

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二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　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淩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奓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懽。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喩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玆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敍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讋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飈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驊騮垂耳於林坰。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淸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閒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

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非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賫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衞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勸。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忍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愼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答東阿王書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

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以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辟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籥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迹。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

出自瀍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遺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自須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音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

使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

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報。閒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王粲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

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二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强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慚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從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驚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未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

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幷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尙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敍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

此眞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爲石苞與孫皓書 孫楚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愼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

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棱威奮伐。深入其阻。幷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韓幷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　至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飈迴狂厲。白日寢光。踦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我不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於征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崐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

云。

遺殷浩書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報殷浩書 王羲之

吾素志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倖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誡謝萬書 王羲之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與陳伯之書 邱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

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何。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

未嘗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淸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淴潷。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敍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徐陵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于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于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顚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鼈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于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貢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于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湓城。峯

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湓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于彼新開。銅駝之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于五丁。我路為難。如登于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討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輶軒之體。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于執事。遣之有費于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磔蚩尤。千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佩弭腰韃。為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蹶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葅筋醢骨。抽舌探肝。于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邱墟。姦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于陸公。叔向名流。深知于鬷蔑。吾雖不敏。常慕前

修。不圖朋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耶。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于趙代。家自幽恆。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重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皋。家留河朔。舂舂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鶩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于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于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于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

徹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于兩館。縶驥子于三年。斯匪貪亂之風。寧當今之高例也。至于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于楚殿。躬奪璧于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斌媚。曹屈詐以羈縻。旍軫歲到于句吳。冠蓋年馳于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為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騶駕前王。郎吏明經。鴻臚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齰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飢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

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諫陳寶應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于明將軍使君節下。寄離流世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痾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塡溝壑。涓塵莫效。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于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屢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于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于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于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

德。多難薦臻。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鋒。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曆數有歸。惟天所在。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敍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豈非張繡。罪異畢諶。尚何慮于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幷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以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虧魄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親信。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王滅侯景于前。今上摧王琳于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于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沒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

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于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胙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移兵．未知其利．夫漢朝吳楚．晉室穎顒．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豈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劵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尙少．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者．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　王　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峙．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糵藜．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層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鯈井鮒．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鷃．亦將騫翮而侮之．及其衡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流．騰氣則虹霓掩彩．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雄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

天子賞淩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剸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者等並玉山高族。金隄勝侶。列子弟於干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鐘鼎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抒相和。鳳鑷將虬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僮數百。沖襟渺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淵之氣。北齋開啟。南館虛閒。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疏。虛席延賓。恨原嘗之客少。實煙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詣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存。況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間。低首俯眉。取濟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拂。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蹈迹屠釣之門。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慚車馬。倘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疏。候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雁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纊成於南畝。秔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厤載。飄寓淹時。歡蹟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惟知慟哭。庶憑賙給。以濟飄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維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詎忘情於怛化。毀其泣矣。尙何云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廨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閈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頹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是稱無棣之墟。松櫝千秋。有切惟桑之里。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今西戍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淸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逡。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

堅徵之乎子貢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邱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悼慴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樞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煇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后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以爲疾且無使刖者再刖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刖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

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竅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

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愼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答陳生書　韓愈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學。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愈白。

與孟尙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顚。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册。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阬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與孟東野書　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淸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稿。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祿。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邪。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

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衞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陳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誠是也。退之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

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時日。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因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柳宗元

某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礦慘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產於石。石之精麤疏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淸。炯然而耀。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疏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聽。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愼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

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橫。空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啗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某白。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閒。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尚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

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夜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衒聲音而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

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絜。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

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士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閒。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閒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閒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閒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立。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

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是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

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惟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許京兆孟容書 柳元宗

宗元再拜五丈坐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

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因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

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澳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因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然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藪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頷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

止。不窮則禍。天地饑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遊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權足下自待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覿。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己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求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襆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耶。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

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耶。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尉於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爲升斗汲汲。疲瘁低傫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怗息不敢驚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得。始得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貴人從

事。嬰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嗟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悃悃。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李德裕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扢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殺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國家得以施拯救之恩。成招携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既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況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爲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拯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嘆。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渾爲名。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爲紇扢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府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破大雪寃恥。告諭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

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扢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殘。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敝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扢斯所排。遷集鳥徙。流離蓬轉。以沔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郅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貳。親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卽事。今相公以雄才偉略。匡弼可汗。旣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興二國之禍。儻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倘自改悔。實未爲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沔白。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册目錄

卷十九

書牘類

書二

卷二十

書牘類

書三

書牘類

上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十九

書牘類

書二

答喬適書　穆修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闊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成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得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來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於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戇。或謂之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

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也。則爲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爲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於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於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名。樂聞於古。而喜求於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寖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

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

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荊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幷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鬭。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雖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

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尙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矣。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與石推官第一書 歐陽修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意。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

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悶。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自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與石推官第二書　歐陽修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

者。而路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惑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圖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棋。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而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

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

與晏相公書 歐陽修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悃愊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尙屈蕃宣。每膺閫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旄麾。無任激切。

與高司諫書 歐陽修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

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硬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以來。

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册。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與樂秀才第一書　歐陽修

修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册。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修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慚。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

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慚。修頓首。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歐陽修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

謂隱末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舍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求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亙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修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愼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寠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貲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

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斬。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己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

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饜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或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

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譬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酇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

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

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鎭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敍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惟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

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

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異意也。幸甚。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閒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

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謝杜相公書 曾鞏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䘏。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於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䘏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世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

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蹇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得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刼利國監。又有闞温秦平者。皆滑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遠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繆。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

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繼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傑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其歆豔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使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衞微寡。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劍槍刃。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桂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答李廌書　蘇軾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

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

若進退之際．不甚愼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邱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一．不一．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勸．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卽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飜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

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薾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李幾仲書　黃庭堅

頓首。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爲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囷倒廩。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胸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懦而增高明也。幸甚。某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責。雖蚤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親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懦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切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爲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爲之佽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爲未及古人。故爲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凡爲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爲然。當繼此有進於左

右。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吉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惟爲親爲己自重。七月二十日某再拜。

與戶部鍾侍郎書　朱熹

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執事。熹昨得見于省戶下。忽忽五年。中間來使閩部。熹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丈所致書。輒爲數字之記以通于左右。是後乃不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同安。跧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爲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于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郎。以計戶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于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于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爲職。除目既聞。四方幽顯。無不悅喜。以爲執事必能以所嘗施于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涖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于執事。蓋熹聞之。天子憐憫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無會其奇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矣。而況于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爲有能開口一言于上。以天子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依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爲之趣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提刑下之州。州取

辦于縣。轉以相承。急于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于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貰。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折而至于縣。如轉圜于千仞之阪。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于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于民也。此又與盜鐘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說。詿誤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爲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于此者。則州日日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捶箠。以必得爲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得其二三。並緣爲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信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知之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尙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爲是者。其罪亦無容矣。于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賨邛筰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熹疏遠之迹。于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適在此位。爲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

與留丞相書　朱熹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若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粗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晉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歐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

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之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札。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答呂伯恭書　朱熹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喩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敎。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嘗喜合而惡離。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中字。大抵近世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意。眞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

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方曉然見精明純粹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竊恐此無對中多藏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答陸子壽書　朱熹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旣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但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概以爲旣吉則不可復凶。旣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

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嘗為昭。穆嘗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然亦不特如此。熹嘗以為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間併及之。幸恕狂妄。

答王樵秀才書　陸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擇進士入官者為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涖他事。則又為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爲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為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為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已鎖院不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實亦羞為之。今年

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羸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壁歎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披解諸人。亦嘖嘖稱屈。某至是直欲以蠹官不與考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牆而未敢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修朋友之好。而以前者不能無言為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當黜。尚悒悒不能已。況以疑黜乎。某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然猶如此。今乃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為大過。希白卒為名臣。夫科舉得失為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可不可耶。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某吳人。凡吳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差遠。顧尚可紀。則於足下亦有瓜葛。蒙敎篇尤感。旦暮詣見。先此為謝。

與尉論捕盜書　陸　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刦。比官知之。則已分散逃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

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刼。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刼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寃。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刼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疎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蘇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卽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夜次自愛。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閩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

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眞。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而誦於縉紳。當時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羅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惑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謗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沒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撰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

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闡騁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歲三數公。復從而推奬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觀者亦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爾。故卒一言之。

答許廷愼書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滁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

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士。至說足下。輒𢐀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竊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恆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堂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祕。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爲足下悼。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以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毋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徐氏論文書　李夢陽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咏。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憂。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嚮往久之。聞足下來舉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歎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

竊欲自附於下執事。卽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類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辯於同。莫不祥於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於人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卽其臣皐陶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爲奚爲者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卽王感。感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艸若木也。渢渢溶溶乎。艸木之風也。故其聲鞺鞳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臣賡和之義。弗之式。遠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於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宜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險。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誕簡侈浮爭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鬭押。累纍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珮玉。有不縮脫投竿而走者乎。何也。恥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險靡之習。誠貴於情質宛洽。而莊誕簡侈浮爭。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怪夫昌黎之徒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於暴亂昏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嘗謂兵莫善於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遥擊。故尙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爲武與穰苴邪。抑尙父邪。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爲高。趨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深

論。僕至願至願。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卽出見。立廏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卽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廏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閒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

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與張太岳 徐階

自琨兒行後以老病增劇又伏念公輔佐聖主日有萬幾不宜以寒暄常談上瀆聽覽故累月不奉書惟仰望台垣祝禔福日隆而已茲僭有陳瀆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爲之首此公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嚚訟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斲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攘傚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富者之財散入於貧則貧者均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姦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則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蟲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幸賴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溢江湖亦盈十里平疇頓成巨浸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於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竭欲望貿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鄰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偸生弱者嗟吁而就斃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至於窮鄉僻里軺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

抑鬱之氣。卽中丞目所未覩。言固有未及也。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公德懋同天。心存濟世。計於一物所失。猶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塡東海乎。又況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況自星變以來。豪猾姦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之阨數。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下恩命。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卹。庶遺黎獲安。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某聞治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亦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乃更倒持於下。縱能委曲彌縫。勉強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釁。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公。明睿如公。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公。莫能知。亦莫能任也。此天下所胥翹首跂足而望公也。某跧伏山林。行且就木。本不宜更論政理。但念國家之長養。垂八十年。受公之深知。今亦三十餘年。每思一效尺寸。以贊皇上如天之鴻施。揚公無疆之休聞。不愧古所稱老臣益友者。故敢冒譏出位。忍笑迂闊。而具以陳於台座。倘蒙俯察其心。少垂聽焉。豈惟某之榮幸。豈惟某之榮幸。臨楮無任戰汗仰望之至。不宣。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

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安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即爲人牽制矣。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即屬所司覆行。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張居正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特頑強梗。咸類首祗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於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歛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薙髮則腹痛。不擱瘙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薙且擱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某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我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

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嘗奉晤不一

與潘子實書 歸有光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高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於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廑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尙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與明史可法書 睿親王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淸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

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以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卽。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復攝政睿親王書　史可法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淸。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淸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靑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

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閒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與魏冰叔書　彭士望

昨偶憶藏弃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卽取閱。屬與士鈔之。更昧晝反覆玩繹。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

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已。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髓處。全在於此。壯悔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意則又以爲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爲急。故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是非之際。往復留連。疾呼痛詈。猶恐疲癃聾聵之夫。藐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明哲。而不可警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葛覃。世則有然。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曲彌厲。如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爲震靂。凝爲怪雹。動盪擢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旦日甘雨和風。勢有所窮。不得已也。卽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纖佻。甚或詭誣。流爲稗官諸史。歙鄉徐巨源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不慮傷品。其文縱工。未免攙琬琰易羊皮。終必爲明者所唾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怨。虞山已痛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卒死橫折。推朝宗閒漫纖碎動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爲徐王之失。卽朝宗諸小傳。亦不免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卽深自矜負。正其巧於容悅。閒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固非此不傳也。俳優登場。摹擬古人。俯仰聚背。觀者撫手。悲愉遞出。及其既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其天倪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罵。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百折不挫之懇誠。貫徹中際。其行文出沒。無纂組雕削之勞。不知

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卽立韓歐班史於其前肯之則賞不肖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彊其所不同以求必肖況下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此士望與叔子日孳孳焉求之而或未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之

答計甫草書　魏禧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爲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禧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閒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過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閒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劘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

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謹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禧所尤賞者。又在復肆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禧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寄兄弟書　魏　禧

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並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尤兀兀。世儆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門闔乃能久。又自解譬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關也。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辟兵所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江閩蠭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目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游臥。兼妻妾奴婢之奉。眞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崎嶇。禧獨食飲被服緩帶躡履。恐薄祜无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品。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初出家門路頗難。絕筍輿處。會接日行九十里。趾瘇脛骨跛。是平生未慣也。乃後轉徙。頗有主人。今住庵老壯僧兩箇。多空屋潔微。門外左右山翠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大萬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兄輩不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庵在萬山中。五里先後無人家。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傭奴鐙上放頭便睡。禧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萬籟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邃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曹子桓言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禧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於天下。

後顧孑然。終不有子孫。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弟家牽外事。卽席不暖。兄好閒多繙羣碎書。禧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勝寫胸間宿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捃拾事故。翦辭綴調。用所日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沉浸變換。發生不窮。如當春花葉本著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然禧亦自矢。假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遠出。吾兄弟年迫五十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蘊鬚白齒豁。霰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懷悽愴。近爲蕭小翮敘五十云。孟昉小翮兄弟二人。孟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聖賢豪傑更萬輩。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瞻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禧山居戀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意讀書。且買石田。耕耘吳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遙想慇懃。特其風氣託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於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侈泰也。在外舊病幸不作。做行。從頭齒作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過抄書。比來雖多白鬚。晨醒展坐席上。性如強蟲。好自摸搽。髀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晢。晝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兒輩少壯。正好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吾既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誡。謂渠輩恆進銳退速。作止不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說因病絕粒。病止須亥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日。儕輩談讌。了了昏旦。甚不可也。寓

中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船。如纔投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蚤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丁巳暮春日廬陵山中禧白。並示兒輩及勺庭門人。

答孫生書 侯方域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媿。僕嘗聞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踶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即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報周青士書 朱彝尊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恆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耶。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稻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洴澼絖封

僕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倘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耶。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洴澼絖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閒。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脩之入。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與魏善伯書　朱彝尊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爲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浙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昆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宏王該李概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閒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

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幷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爲沈氏書加以詬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以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諷之凡勤斤字率與眞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眞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毫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於此取古詩書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可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或家狄道或家河東或家頓邱或家臨沂及沛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宋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爲鴂舌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爲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與某同年書 陳夢雷

不孝學識庸陋稺年得謬通籍性復剛褊寡合不能與俗俯仰老年兄以桑梓鉅望道貌沖和折節下交謬以遠大相許不孝亦不自量其瞽闇思託附驥尾相與有成每探賾析微窮極理性罔間晨夕自謂鍼芥之投庶幾終始也豈意彝險易操初終殊態猜忮其心險幻其術幾陷不孝喪身覆巢而不悔也嗚呼

痛哉．不孝釋縶之日．不勝憤懣．號於司寇．然粗述相負大略耳．其於不可告人之隱．猶未忍宣之於衆也．而老年兄怙終迷復．善於飾非文過．不稍自加咎省．竊恐不孝雖箝口結舌於絕域．而鄉里憤悱．朝紳公論．從此而起．九皋聞天．或至對簿指摘．則交誼瓦裂．厚道陵替．由後追昔．豈不愴然．是用布其顛末．鮮所忌諱．惟老年兄平心靜氣察之幸甚．昔甲寅之變．不孝遁迹僧寺．逆黨刃脅老父．追尋不孝．挺身往代．刀鈹林立．蹀屍踐血．不孝恬不爲動．見賊不跪．語不爲屈．以爲苟得全親．一身死不足恨耳．逆怒將寘於刑．已復放歸．不孝卽削髮披緇．杜門旬日．逆賊分曹授官．不以相及．自幸得免．賊臣教以遍加網羅．防杜不測．遂脅以僞官．然不孝就拘而往．不受事而歸．辭其印札．不赴朝賀．瘠形託病．三年一日．此通國所共聞．有心所共歎．不假不孝一二談也．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萬山之中．地接上游．舉族北奔．非有關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徵檄之來．顧乃翻然勃然．忘廉恥之防．徇貪冒之見．輕身杖策．其心殆不可問．而不孝以素所欽仰之心．猶曲爲解諒．謂不過爲怯耳．故年叔初來．不孝卽毅然以大義相責．令速歸勸阻．又恐年叔不能堅辭．不足動聽．復遣使輔行．而年兄已高巾褎袖．投見耿逆．遂抵不孝家矣．不孝方食駭懣．投匕而起．然思雙手回天．孤立無輔．舉目異類．莫輸肺腑．冀年兄至性未滅．愚誠可感．庶幾將伯之助．故嚴詞切責．怒髮上指．聲與淚俱．先慈恐不孝激烈難堪．遣人呼入．家嚴出以婉詞相諷．至自述老朽以布衣受封．已甘與兒輩闔門共斃．年兄亦爲改容．家嚴乃呼不孝出與年兄共議．促膝三日．凡耿逆之狂悖．逆帥之庸闇．與夫虛實之形．間諜之計．聚米畫灰．靡不備悉．不孝又謂以皇上聰明神武．天道助順．諸逆行次第削平．矧小醜區區．運之掌股者哉．年兄猶以爲落落難合．及不孝引楊道聲與年兄抵足一夕．

年兄既深服其才。且見其勝國衣冠之遺。猶有不屑與賊共事之意。始信前言。不孝於是定計。不孝身在虎穴。當結楊道聲以潰其腹心。離耿繼美以翦其羽翼。陰合死士以待不時之應。年兄遁迹深山。間道通信。歷陳賊勢之空虛。與不孝報稱之實蹟。庶幾稍慰至尊南顧之憂。年兄猶慮既行之後。逆賊有意外之誅求。欲受一廣文以歸。不孝謂不得一潔身事外之人。軍前不足以取信。若後有徵召。當堅以病辭。萬一賊疑怒至發兵拘捕。吾寧扶病而出。以全家八口為保。年兄始慨任其事。臨行之日。不孝訣曰。他日幸見天日。我之功成。則白爾之節。爾之節顯。則述我之功。倘時命相左。鬱鬱抱恨以終。後死者當筆之於書。使天下後世知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海濱萬里外。猶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嗚呼。當此之時。不孝揚眉怒目。腸沸欷歔。天地為之含愁。鬼神為之動色。凡有血氣。聞之當無不扼腕酸心。捐軀赴義者。嗚呼。息壤在彼。而忍忘之乎。年兄既行。耿鄭構兵。音耗莫通。不孝兩次遣人出關。終不得達意。年兄嘗已代陳天聽。而年兄猶豫卻顧。及至耿逆敗衂。聞招撫之令。始遣紀綱抵省。謂不孝能勸諭歸誠。乞與其名。噫嘻。不孝託病拒逆。何由進帷幄之言。年兄身在泉郡。何由預勸降之策。其為術豈不疏乎。然不孝所喜者。年兄已乃心王室。意在見功。事蔑不濟。而彼時耿逆猜忌方深。城柝嚴密。片紙隻字。不能相通。且紀綱頗稱能事。可宜心腹。因備告以耿逆勢未窮蹙。不肯歸誠。今幸耿繼美已被離間出鎮浦城。內生疑端。海賊雖已通和。彼此未忘瑕釁。不若各散流言。使二逆相圖。以分兵勢。一面遣人由山路迎請大兵。道由杉關。一鼓可下。臨城不順。則內應在我。反覆丁寧。兩日遣歸。蓋自張諳回後。不孝方幸年兄之克有成功。而不虞其萬一相負也。親王入境。年兄抵省相見。乃詭言謂爾時假道汀州。恐為耿氏捉獲。則我可幸全。爾立齏粉矣。今幸

同見天日。爾報國之事非一。吾當一一入告。爾侯吾奏聞之後。然後進都。又作詩相贈。不諱省中誓約之言。美不孝反周爲唐之功。不孝亦遂安心以待。豈疑有讒短貪功之意乎。丁巳之秋。與年兄束裝赴闕。而年兄以聞訃歸。不孝見年兄方寸已亂。不復與商。遂以戊午之春。入都請罪。蓋亦自信三年心迹。與論共嗟。不必待人而白。初不料道路阻隔之先。京師之訛言百出也。及到。始知以陳防姓名之故。誤指不孝曾爲僞學士。殊爲駭然。而銓部無據呈代題之例。吾鄉撫軍又易新任。於是遣人具呈歸家。蓋將以具疏可否請於撫軍。然後詣闕席藁。在都僦邸閉戶。公卿大臣未通一刺。一二師友。通問不孝一語不及年兄。今從前在都諸公。歷歷可問耳。不孝家人歸時。値年兄以通道迎請將軍事聞。上重念年兄從前請兵之勞。溫綸載錫。晉秩學士。親王亦信年兄昔日之節。親屬子弟。皆借軍功給札委官。昆從顯榮。僮僕焜燿。是不孝無功於國家。而所造於年兄者。豈鮮淺哉。夫酌淸泉者。必惜其源。蔭巨枝者。必護其根。年兄當此淸夜自省。宜何如報德也。乃功高不賞。但思抑不孝以掩其往事之愆。時家嚴以撫軍在泉。遣使具呈。請咨到京。而年兄竟留其呈詞。不令投致。巧延家人三月不遣。又恐同人別爲介紹。貽書巧說。阻其先容。不孝在都半載。不聞音耗。五千里遠道。徬徨南歸。嗚呼。年兄竟用心至此耶。所幸者。寧海將軍駐師泉郡。時或誤傳不孝入都道斃者。泉之人士。扼腕嗟歎。囂然謂學士辭僞請兵。實由陳某。今不爲代白。使鬱鬱齎恨以死。天道寧復可問。語聞。將軍詢於年叔。而年叔亦抱不平之憤。慷慨爲述始末。遂使不孝數載不發之隱衷。一旦暴於年兄家庭之口。斯蓋冥冥之中。哀愚忠之被抑。忌涼薄之滿盈。天牖其衷。非人力所能損益也。不孝抵家。將軍招至軍前。恩禮有加。罔測其故。尙意爲年兄揄揚之過。戴德不遑。而年兄抵郡。不思事

由公論所致。但疑不孝洩其語於將軍。陽爲具揭代白。而於吳都統及內閣覺公之前。陰行誹謗。二公竊笑而已。及至具揭之日。將軍都統面詰年兄之負心。年兄慚惶引咎。自許入都代陳。不孝見揭帖不盡隱諱。心猶信之。及覺公語以將軍得聞始末之由。且述年兄向渠極言不孝入都。託足無門。至爲師友所厭。皆勸令南歸。而泉之人士皆謂將軍已悉其詳。故年兄不敢諱。其具揭實非本心。不過欲留不孝軍前。以阻入都之路者。不孝聞之。惘然驚惋。不食積日。蓋自是始知年兄用心之險。然未敢盡以爲信也。不孝疏上奉嚴旨。年兄入都。遂趦趄囁嚅。竟負將軍都統面約之言。及徐宏弼狀下於理。不孝繕疏自明。年兄排闥直入。力阻後潛具密疏。草率了事。而不孝已逮西曹矣。年兄疏上。詹都駭歎。謂陳某苦心至此。而□□前。乃語我。謂陳某十七年入都。爲耿逆探聽消息。前後何剌謬耶。不孝聞之。舉以相質。年兄巧於回護。謂詹都高年聽聞之誤。不孝心雖疑之。然事非情理所堪。猶願其或不出此也。不孝既坐繫。廷訊在卽。年兄慰勞。竪稱徐宏弼所告赦後謀叛。原與不孝無涉。樞部因疏內有名。一概混拘。不由上意。一訊卽釋。不必多言。指天誓日。厚貌深文。足以動人聽信。不孝智昏神昧。始終受欺。對鞫之日。指斥逆黨。赦後之事。置不與爭。又思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事既得白。年兄行藏。不肯一述於衆聽。一念奇忍。竟陷不測之罪。嗚呼痛哉。不孝三載千辛百折。疑食不寧。使其鷸蚌相持。腹心內潰。孫武之死間。直以八口之性命殉之。卒之王師入境。由海寇掣肘於後。耿繼美納款於前。萬里孤臣。未嘗無藉手以報聖明萬一。然先事未達於宸聽。使血誠一無可據。而梓里傳聞。皆知不孝外示病羸。陰約內應。諸逆震駭。怒目齟牙。卒受其先發制人之毒。事有固然。又何怪乎。使年兄不受約於先。則不孝當別遣人通信。不許代白於後。則不孝當早進京自

明。徐宏弼誣告之言。何自而至哉。卽使其初相誤。非出有心。使不孝對鞫之時。知徐宏弼以赦後事誣告。則親王入境。不孝曾啟陳諸逆帥觀望可疑。宜加防備。逆賊水師戰船。宜早收羅。徐宏弼所告。在十六年之後。不孝具啟在十五年之冬。舉此一端。足破其妄。何俟指陳纖悉。以累朋友之清節高名乎。爰書既定。朝野有心。莫不憤歎。年兄不自咎悔。對人反責不孝以十四年紀綱到省。不與回書。且責不孝以不死。以自明其易地必死也。嗚呼。捐軀致命。唯事後始可相信。安有責人以死。而人遂信其能死者乎。姑無論六百里望風委贄。能死與否。人臣當萬死一生之際。一飯不忘君。用間出奇。忘身冒險。天地鬼神。共臨共鑒。亦安在其必死也。至於紀綱回郡。未有回書。三日促膝之談。何事不悉耶。凡人交際瑣屑。尚不肯盡形筆墨。不孝所約何等事也。敢宣尺牘乎。年兄片紙相投。亦不過寒溫數語。其勸諭耿逆之言。亦自口致。假設不孝裁答。其肯綮亦不敢筆之於書。負心者出以示人。是請兵一事。與不孝渺不相關之確據也。自不孝定案之後。洊歷寒暑。年兄遂無一介復通音問。其視不孝不啻握粟呼雞。檻羊哺虎。既入坑穽。不獨心意不屬。抑且舞蹈漸形。蓋從前牢籠排擠之大力深心。至是而高枕矣。及六年叔入都。親臨慰視。激烈抵掌。欲叫閽代請。而年兄堅謂事已得釋。若重瀆聖聽。恐反滋疑竇。脫有不測。吾焉肯相負。遂使年叔不敢輕爲舉措。揮淚而別。今歲之春。聞上問者至再矣。諸王大臣。未見密疏。何所容議。然奏請者有人。援引釋放之例者有人。年兄此時身近綸扉。縮頸屏息。噤不出一語。遂使聖主高厚之恩。僅就免死減等之例。使不孝身淪厮養。迹逮邊庭。老母見背。不能奔喪。老父倚閭。不能歸養。而此時年兄晏然擁從鳴騶。高談濶步。未知對子弟何以爲辭。見僕妾何以爲容。坐立起臥。俯仰自念。果何以爲心耶。夫忘德不酬。視危不救。鄙

士類然。無足深責。乃若悔從前之妄。護已往之尤。忌共事之分功。肆下石以滅口。君子可逝不可陷。其誰能堪此也。獨不思當日往返。衆目共瞻。今不恤輿論之是非。但思抑一人以塞漏。遂至巧言以阻寮友。而不計人議己之薄。造端以欺師相。而不慮人疑己之誣。陽爲陰排於大帥之前。而不思人惡我之反覆。掩耳盜鈴。畏影卻走。平日讀書何事。談理何功。豈非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耶。嗚呼。年兄至是已矣。知人實難。擇交匪易。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讀書論世。謂其利名相軋。苟一能甘心遜讓。何至有初鮮終。豈知一意包容。甘心汚斥。而以德爲怨。禍至此極。向使與年兄非同年同里同官。議論不相投。性情不相信。未必決裂至此。迴思十載。襟期恍如一夢。人生不幸。寧有是哉。不孝將具疏呼冤。則非臣子思過之義。將昌言示衆。則非絕交不出惡聲之仁。誠恐迴遹畢露。掩覆末由。悔吝孔多。噬臍將及。每追昔日晨夕過從之歡。覽張陳蕭朱之戒。可爲於邑。是以修書謝絕。兼布腹心。或者年兄戒迷復之凶。敦報德之義。遡泉蔭之本源。悔下石之機智。補牘詳陳。無所隱諱。免冠引咎。積誠動天。聖主必嘉其遜讓。朝野亦頌其義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則改過不吝。有光古人。不孝雖已割席。敢不拜在下風。以承嘉譽。承惠賚斧。已藉鄭肇老先生代璧。執鞭之暇。聊致區區。西向揮涕。不知所云。

與魏叔子論文書　邵長蘅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尙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耶。抑有所秘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蘄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

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慇意欲盡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與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衆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唐書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揚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略加飾鈔。可資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恧者。其文詖以刓。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菑畬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稙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贄干謁。蠅附蟻營。恧吾氣者也。應酬憀轕。諛墓攫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敍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賾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驍騖。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艱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卽左史。卽班范。卽韓柳歐蘇。而不可礬其璺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蹄涔之波者。不識渤澥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驟新羈之駟而弛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譏笑。惟先生爲今宗工。而又疑向者之論。倘有所祕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僕才氣蹇劣。又苦入事。雖心嚮其

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於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於藝至精也。而支離疏攘臂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挽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惟先生進而教之。

與族人書　朱軾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搜外庫。惟有絹千疋。盡親戚及閭里之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予嘗讀此。不禁流汗面赤。自予總角入塾。輒爲族中長老所愛憐。明子伯嘗語塾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爲我善教之。年二十泮遊。舉族來賀。長老咸謂所望於予。不止是也。丁卯迄癸酉。三次試鄉闈。斗米隻雞之贈甚夥。吾家赴試者不少。而予獨爲族人所親厚。比計偕北行。長老送予門外。慰勉丁寧。依依不忍舍。迄今一記憶。不覺淚下也。越十年歸里。舉族爲置酒食。自後歸省者三。丁艱者再。族衆爲釀錢助喜賻喪。不一而足。而予歷官三十餘年。曾無尺帛之贈。此所以汗流面赤於范公數言也。或云世有挾富貴以驕宗黨。宗黨欲得一見其面而不可得。如錢公輔所云者。公和平坦易。親親長長。如未仕時。見人急難。欷歔歎息。解衣分食以恤之。又立祭田學田。率族人以報本追遠。培養後學。公何負於族黨。與予曰不然。禮曰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註曰。愧口惠而實不至也。予於族之急難者。歎息欷歔。卒無濟於其人之饑寒。非所謂口惠而實不至乎。又與於挾貴驕人之甚者也。先人倡捐祭田。族中踴躍佐助者甚多。學田所費纔百金。經營生息。皆諸伯叔昆季之力也。予何與焉。雖然。予聞贈人者或以財。或以言。予何以贈族人。於貧者則曰勤且儉。以自力於衣食。貧不足患也。

於富者曰。隨分周恤。冥冥中有佑之者矣。或曰公不能恤族。而勸人周恤。徒貽口實。誰其從爾。曰予之不德。予知之矣。所以勸勉族人者。爲貧者計。實爲富者計也。幾見有好善樂施而不長子孫者乎。況族人雖歷數十世。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凡人父母祖父母歿。則以不得侍養爲恨。有及事其高曾者。則又相與羨之。至於五服之人。多坐視其困而莫之惜。甚而身享溫飽。而親兄弟有饑且寒者。吾以爲此人卽有父母祖父母高曾祖。必不能養。縱令能養。而高曾祖父之子若孫饑且寒。高曾祖父食能下咽乎。由此推之。上至於百世。苟懷木本水源之思。未有不恤其族人者也。比聞吾鄉連年歉收。族中枵腹待斃者。十之一二。而倉庾陳朽。閉糴不發者。亦間有之。噫。何其忍也。顧咸正賑荒問答云。饑民一日得米數勺。可以不死。計一歲。每一石可救一人不死。荒年珠粒。僅有此數。不在饑民腹中。則在富室廩庾中。今閉一石不發。必有一人死者。閉十百千石不發。必有十百千人死者矣。然則除日給外。其餘廩庾中陳陳堆積者。皆堆積死人皮骨血肉腦髓也。夫省一酒食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交際之費。可活幾人。省一簪珥衣被之費。可活幾人。省一布施僧道禮拜神像紙錢牲牢之費。可活幾人。以種種活人之物。而糜費於無用之地。以爲豪舉。是合數千百死人之皮骨血肉腦髓以爲豪舉也。忍乎不忍乎。吾嘗推其說。以爲穀粟者天所生以活人。偶寄吾廩庾中耳。而吾乃竊據天之所以活人者。轉而殺人。殺人者死。而況殺數千百無辜之饑民。罪深孽重。必有奇禍。近於其身。遠於其子若孫。是廩庾中陳陳相因者。非徒堆積饑民之皮骨血肉。實堆積其身及子若孫之不測奇禍也。由此言之。則救災恤患。施之泛泛途人。所不容已。而況吾一本耶。予嘗書此以自警。併示諸子弟。以勸其惻隱之心。今以勸勉族之伯叔昆季。較金帛之贈。爲何如也。

與左君書 劉大櫆

大櫆在兒童時。即知有足下之賢。潔清自持。與世俗殊。向即欲擔囊往從之遊。而事故羈牽。不獲如志。近者於皖城一得相見。足下不以其無他過人。遂有願交之念。出於懇懇之誠心。夫以足下之汲汲於古人。立志行身。幾冒可以無愧。而大櫆方坐於闇昧之中。思一追尋足下之光華不可得。足下不自知。乃一見即以古之人相許。亦見其相望之深。相期之厚。則大櫆雖不肖。而其於世俗之不相知。雖累千百輩。其不足爲辱。而足爲榮也。省矣。又何恨乎。大櫆非知文者。足下顧出其平生所著述。俾相商訂。此無異投金玉於拙工。不破碎毀壞之不止。雖然。大櫆之從事於此。不可謂不久。方其盡心力而求之。軒皇以來。聖經賢傳。以及百氏諸家之辭章。爲日星川嶽牛鬼蛇蝣種種形神。世旣有其書。無不求。求而得之。而不知其解者蓋寡。則其於足下之文。希風捺影。苟有所測。敢不盡心。夫文字末技也。其於吾人乃所謂餘事。然見世人頗不知有此。可歎也。司馬子長韓退之所爲文具在。世亦皆蒙謂之好。然使藏去司馬遷韓愈名氏。令今人見之。鮮不資以爲笑。豈復能深加賞歎哉。謹撰序文以往。聊用發舒其懷念之情。須相見乃能盡意。臨楮悵望不宣。

再與左君書 劉大櫆

前在庭見所書汪節婦事。知足下於不善無不譏。於善無不欲張而大之。崇德罰惡。動於肫懇。旣歎足下之處心居志絕乎人。及旬南到皖城。又知足下欲以此事聞之縣令入縣志爲節婦留不死於千載。足下之於人何其思思無已也。雖古仁人之念無以踰此。然大櫆視之此事亦可爲可不爲耳。凡人之傳姓字

存也。姓字何足深據。往往有更易之者矣。方策所載其人。見以爲其人云爾。尙有雷同者矣。且古之著書者。或託於他人以傳。或書存而姓字磨滅。或一書而疑似數人之手。終不可辨。詩三百篇多不知其作者所自。尙書紀唐虞三代言動。亦安知當日史官爲某氏爲某名也。論語禮經。孔子弟子所錄次究竟不知弟子之名氏。左邱明傳春秋。或疑非邱明作。劉歆必謂之邱明無疑。孰非孰是。孔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其爲此之邱明。與不爲此之邱明。與未可知也。孔子以邱明自比。邱明當爲孔子同時人。且先達者。春秋傳於孔子卒之後。是又有一邱明矣。世第曰左邱明。邱明旣不一人。胡以別之。國語之書。果邱明外傳乎。抑他人作乎。司馬遷所稱厥有國語者。安知非卽春秋傳。或曰穀梁亦漢儒也。然亦安知必非子夏弟子耶。戰國策未必一人作也。抑其作者爲誰哉。著書者姓字淪沒若此。其載於書者。安足爲信。春秋書尹氏卒。尹氏男子乎。婦人乎。李白生長何地。舊唐書與新唐書牴牾。辨論嘵嘵。卒不明。白宋朝人有張先者。與湖州張先同時。皆字子野。高下不必等。而姓字了無所異。然則士君子立身行己。非以爲名於後世也。斷己心之快足耳。堯舜禹周孔子。過此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亦不復知矣。世雖不知。堯舜禹周孔子固在也。其精意流於上下。並日月。貫鬼神。天地存卽其理存。其理存卽其人存。浩乎四海。不足爲大。亙乎往古來今。不足以爲久且遠。安用姓字爲。而君子於世之末節小行。汲汲焉惟恐聞之不詳。書之不實。而傳之不廣。特吾人好德之心。不能自止。且以爲來世勸耳。嗚呼。此又視其文字之工拙何如矣。工則其人傳。不工卽其人雖傳不顯。周以來史籍具在。而世人讀宋元之史。必不如其讀左史。許遠守睢陽。頗爲當世所詬詈。及韓愈爲作傳後敍。而近古來死事之臣。流播人口。蓋多不及遠者矣。汪節婦事。足下旣以書

之於紙．誅姦發潛．卓不可廢．又安以縣志爲也．大概之先大父．有側室章氏．非獨志行可矜．乃其撫字之恩有可感者．思所以報之未由．會郡守修府志．欲籍名志中．近思之亦不須此．略撮所知大概．草書一通呈閱．寄汪節婦傳一首．經義四篇．此所謂唉鄉豪以戎菽．以負日之暄獻君王．足下接之．想見啞然笑也．冬寒矣．惟萬萬自重．不宣．

答魯絜非書 朱仕琇

絜非足下．足下書辭．深得古人所以爲文之意．以馳於是道．柳子所謂方爲蒲梢駃騠者．何可當也．顧乃虛中下氣．集善以自益．詠伐木之詩．慨然思求友於四方．此其志又可量耶．過垂聽覽．探及鄙人．禮恭言重．當之惶恐．仕琇早孤．無師友．所讀之書．皆自以意得於古人者耳．然外無與相質．終以自廢．又雜以憂患疾病考試嬉遊交接之累．益不得竟學．比十餘年出外馳逐．則一二所得者．亦約略耗盡無餘矣．今足下採於少年之近似．而不知比來之荒落．則始之般然以來者．恐終將廢然以返也．如之何．少年時頗恨無以發其自得者．及後到京師．見三四名人．各負所得．然反以質諸己所有者．不能無異．顧欲與同．乃卒卒不得深言．能去益用爲恨．今足下挾盛意以來．値仕琇耗盡荒落之餘．誠虛其來之意．顧繼此而得深言．則與向時京師之恨者異也．然則足下或無得於仕琇．而仕琇必將有得於足下也．則仕琇之般然於足下者．殆與足下之來意無異．願足下之知之也．

書牘類

書三

答朱梅崖書　林明倫

二月二十三日接得手書。知有子婦之恤。兼受辦工之累。人生拂意之事。於壯年時爲多。但處之能不失其信。則習坎心亨。苦我者無非成我者也。來書謂古之人制其心於不動不惑。夫心非可制之使不動也。有以燭其理於不惑。故不動也。吾兄見卓守約。遇此等事。自能礪之以德。甄而忘之以文辭。想不爲此感戚也。去秋奉使歷下。賴同事諸公贊襄之力。幸免隕越所鑴闈墨。人人見之。咸歎異以爲他省不及。諸生來見者。多俊茂可喜。門下趙生魏生尤秀出可敬愛。褚生學行過人。一領解而死。不知造物者竟何意也。聞其家甚貧。寡妻幼子。無以自存活。生舉其身。死恤其家。恐不能無累於吾兄也。近於敝簏中檢得副榜崔生文稿。視之中通外直。不蔓不支。如讀章羅應舉之作。自恨彼時不愼別擇。不登此生正榜。因歎闈中校文之難也。明倫自回京師。往來撙節之餘。粗具車馬裘葛。此韓退之所謂小德者。思欲與一二有志者講明實學。庶幾大德同所樂於人。適李郁齋在會典館上。命刻期成書。在館者自總裁官以下。辰入酉退。無須臾之間。而陳繩庵二月旬日內。喪其二子。意慘慘不樂。君家兄弟又遠在數百里外。言無聽而倡無和。是非無所與同。其蕭條寂寞之狀。兄亦可想見之矣。集序久已作就。無便可寄。制藝舊已有序。今不再作。自愧才力淺薄。斤斤模倣。無甚奇古動人。然論古人所以爲文之道。自有識者觀之。未嘗不以其言爲然也。古文自宋南渡後。蕪絕已久。其閒作者雖衆。然知根本者。又苦才力不及。有才矣。又或恣睢淫濫與

道乖離。故猶未見有人。傑然出而與古作者並。吾兄才雋思深。仕不忘學。令兄操行純篤。志道不疑。根本旣深。枝葉自茂。則斯文之統。安知不在君家兄弟乎。願勉之毋怠而已。

答金震方問律例書　袁枚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采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疎節闊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於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蠭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於愛憎。發於倉卒。難據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聽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

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歎。且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伏候采擇。

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王　昶

得來教。謂續通鑑一書。經二雲諸君纂輯成篇。惟舉要曆未撰。茲屬錢少詹成之。即屬以校讎。勘定付諸梓人。甚慰所望。聞是書搜采繁富。考據精密。如李燾徐夢莘李心傳諸書。爲前人所未見者。皆分別甄錄。辨其異同。而補其疎略。誠所謂體大而思精。繼溫國之後而前此所未有者也。竊謂史書之作。在收采之宏富。而尤在持論之方嚴。蓋將以明古今之治亂。而治亂所以肇。實本乎賢奸忠佞之分。溫國之鑑。如諸葛武侯書以寇魏。於二龔陶潛之節。皆沒不書。世尙不能無議。至宋明之世。元黃水火。陰疑陽戰。事故煩多。關於國事人心者尤大。斷不可不分別黑白而定一尊。夫班固以附竇而罪者也。范蔚宗以叛而誅者也。然前書於蕭望之周堪孔光張禹。後書於胡廣馬融及黨錮之獄。分別邪正。磊磊明明。絕無媕娿渙涊其間。蓋古人之書。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得不於宵小深惡而痛絕之。聖人之言。至渾厚也。獨於媚嫉聚斂之小人。一則曰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一則曰彼爲善之。災害並至。至刪詩則太師皇父之章。亟錄而登之。雖至褒姒滅之。豔妻煽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於投虎不食。投北不受。危言極論。亦皆取以爲後人鑒戒如此。近館閣人議論。往往謂李元禮范孟博爲過激。於明啓禎之交。意又在右崔魏而詆東林。某每

見必力陳其不可。蓋婞嬰渙涊之習。千年來中於肺腑。匿於膏肓。其始也爲之調停兩可。繼也轉欲以激烈釀成歸過於君子。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者與此時爲世道人心計。正欲主張名教。砥礪廉隅。使人凜探湯之戒。動衣冠塗炭之思。故在北宋則如丁謂寇萊公呂夷簡富鄭公夏竦范文正公及元祐紹聖之黨論。南宋則黃潛善李忠定公及慶元黨禁。皆當大書特書。溯其緣起。列其善敗。抉魑魅之形。著檮杌之狀。以勖正不勝邪之戒。則後學讀之。必有太息流涕。如蒯通之於樂毅書者。於以感激奮興。歃齒牙而崇清議。其有裨於世。非直考據精博。超於陳氏經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徐氏乾學已也。又如胡忠簡之封事。指陳痛切。爲宋文第一。今聞已加刪節。又文信國黃冠備顧問之語。乃元人所誣。亦未刪去。而柴市大風卷木主。足見英爽如生。亦未補入。皆不足以扶正氣而儆愚頑。是書卷帙重大。須佽助者必多。願以此告少詹。并告同局諸君子。爲世道人心計。不獨以收采宏富爲能。且閣下愛人才。修古學。以文章功績自結於聖明。浩然子然。雖一行孤立而不櫂。非某蓋莫有知之深者。然以身示。不如更以言教。其嘉惠於後學尤深遠也。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賢奸忠佞之不甚別。今既無以爲勵。而後無以爲戒。世有賢者。將訾其是非之寡當。毀而不觀。又非但如溫國通鑑閒有譏議也矣。執事作是書。某備聞緒論久矣。猥以當官事冗。弗獲襄編校之末。今聞書已將成。爲之喜而不寐。又慮同事者侈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婞嬰渙涊。世俗之爲也。敢忘其愚而言之。願稍留意焉。某再拜。

復張君書　姚鼐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駑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所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

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儕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淸顯。雖微君惠告。僕固愧而仰德久矣。僕聞靳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紱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遠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鮒鯝游。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淸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郎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直天子祕書之館。大臣稱其悯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聵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躃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綴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攄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卬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擢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愼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

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隕。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稺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趦趄。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辱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復魯絜非書　姚鼐

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眞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値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有弗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厓。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淸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道。一極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

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已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鼐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過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

與某君書　管同

昨暮得手書。倉卒奉答。今日讀復札。知已采取蒭菲。曷勝欣幸。然鄙意猶有未盡者。不可不言。大凡君子小人之分。不出乎義利。未有小人而好義。未有君子而好利者也。今之奔走干謁。營情財貨者。輒曰吾不好利。如凍餓何。孔子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已實好利。而以凍餓爲辭。文過孰甚焉。或又曰吾不好利。如吾父母何。孔子不云乎。啜菽飲水盡其歡之謂孝。已實好利。而以父母爲辭。不孝孰甚焉。文過不孝。此昌黎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也。其爲失豈小小者與。僕不幸孤露貧賤。瀕於餓死者屢矣。然公卿貴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往見。卽見之。亦未嘗妄有陳乞。非敢倨傲。蓋側聞長者之遺風。所守在是耳。嘗妄論之。學問之事。固非一途。然苟義利不明。則雖學如劉歆。文如揚雄。經術如馬融。史才如班范。詩如謝靈運沈約王鉷。並世而生。吾亦不能爲之下。又況所長未及數子。而汲汲以求小利者乎。以是自勵。遂以

是取人。足下前書所謂一言不智。旋納鄙諫。未至如今所云。然恐足下聽吾言而未明吾意。以爲吾就彼一事而言。則未盡區區直諒之懷也。是以懇切陳之。

答吳子序書 梅曾亮

子序同年閣下。兩得手書。並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阻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邀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者。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惰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淸樸。以意勝。近作一首。並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致劉孟容書 曾國藩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

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迒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罝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

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屈列莊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
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
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
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
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
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
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
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
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
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
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聱牙。而謂尚書不可
讀。覩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槪。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
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
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
聲律繢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

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含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且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鬨。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孟容書　曾國藩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恝置若此。性本孏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縕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

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與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屨不同位。鳳凰鴟鴞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即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即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即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

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蕃甚盛甚盛此眞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閒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閤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復劉霞仙中丞書　曾國藩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釋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閒置身若在

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窈。翫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孳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祼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歷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剏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蘩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

宮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坫。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陋。必是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必將犂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遂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儻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蘄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將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閒。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

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旣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眞當努力。光陰迅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共游衡嶽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冢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粗適。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孑孑。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屛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致曾滌笙侍郎書　龍啓瑞

月初六日專人還。接奉手書。知前件遠蒙關注。某此事實出於萬不獲已。寸心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若世之所謂謹默畏愼者。難免不以爲非。要亦不足聽瑩也。數十年來。士大夫以含容爲忠厚。以寬大爲美名。如有持正不爲苟同者。卽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見其僨事。而不肯得罪於同官。卽使其殃民。而不肯曲從夫淸議。夫不忍於一人。而忍於百姓。不忍於同僚。而忍於吾君。其爲害詎有極耶。天下事所以流失敗壞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輩有以釀成之也。某平生實不肯以苛論繩人。卽今日作鄉紳。亦不肯不爲地方

宦設想。如使我當之而力不足舉其事者。斷不肯責望當局。今日吾鄉之事。實爲此一二人所敗。如使盡其心力及早爲之。雖庸才亦必有以自見。受人之牛羊而不爲之求牧與芻。且驅而致之虎狼而莫之省覺。徒束手號於衆曰。吾無才。則當受牛羊之時。何不皇然自謝其不敏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於無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人之多難也。而忍從而欺之。顚倒是非有無。直以爲旁若無人者。彼其心之無君亦已甚矣。某雖不才。蓋亦厠身士林。略知大義。目擊其欺君害民之事。實覺於心不甘。如律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則爲春秋時分士分民者言之。不才以王人而與公事。烏可以此爲例。又有謂所言雖是。但惜其晚。而於事無益。某則謂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見效。如謂晚而無濟。則他日言之。更屬無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賦性愚戇。惟正直二字。自謂可以矢諸神明。嘗謂好惡如有悖於大公者。則生不可立於大清之朝。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廟。執事所謂邦之司直者。庶其聞而諒我乎。北事承於續函示悉。感荷。以後如有所聞。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堪設想。吾輩爲一日臣子。便當盡一日職分。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撥亂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旌麾駐臨。匪遙鄰封。受庇瞻望風采。企羨無窮。

與左逸民書　魯一同

書來推大雅明哲之義。葆愛茂勉甚厚。材猥知下。不能盡明。竊怪足下謂士人好論時勢。中賈生之毒。殆非明識所宜言也。又謂漢文不用賈生。善守家法。益不然也。人生要不立天地間。一日踐毛土。不可不求毫毛補益。仁賢用心。自古以然。何必賈生獨爲狂惑。漢興。承千載之衰周。踵暴秦之覆轍。風紀蕩佚。法制乖迕。賈生一痛哭而明主迴心。史册所載。文帝遇大臣有禮。先仁義。後刑罪。廣積聚。興禮樂。以化天下。開

梁代以制七國、延及孝武。推恩分封。坐制強藩。皆師其意。何謂不用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因時立政。與世推移。斯爲善守。藉令漢文不用賈生之言。箕踞怒罵。不好儒術。豈非其家法哉。斯以頗矣。周公承文武之德。乃作周官。及其所用。又不盡合。夜而思之。坐以待旦。孔子告顏淵四代禮樂。帝王御世。如日御天。歷年旣久。必有差忒。動煩握算。足下乃謂守成之世。一切不宜更改。則周公不當兼三王。孔子不當論四代矣。又謂人以才智加友。友必嫉之。加其祖父。嫉之彌甚。以明臣子不宜議法。豈不知忠臣亮士。日夜焦心苦思。以求天下之故者。將以利國家安社稷耶。將慢其君父以才知加之也。不求其端。不責其是。而曰故事故事。此漢唐中主。飾非拒諫之常談。足下又黜大義而伸小忠。益便於人臣持兩端而保爵祿者也。一代之興。規模大體。萬世不易。其小小節目。日變月易。自以不同。宣成之制。已殊文景。開元之禮。變於貞觀。推移漸差故也。且如本朝二百年來。列聖相繼。未嘗一議更革。然冗官漸多。歲出浸廣。文法浸繁。準之開國。已難悉合。而論者不以爲非。今汰冗官。省歲出。易文法。則以變易爲罪。不知變者爲變乎。不變者爲變乎。天下安常習故。庸人樂其無事。而不肯有所容。彼自全軀畏禍耳。至於草野講求。何畏何忌。乃欲卷舌入口。以無畏之世。爲重足之憂。非所望於士君子也。足下抱觀禮之識。究極物變。汪洋其文。僕每目駭心怖。常欲極論以拯足下之惑。而足下先施教戒。其敢不盡言以報大德。夫足下推禪讓薄世及。進退堯舜。抑揚禹文。降湯武於莽操。進范蔡爲知機。謂泰伯伯夷有心爲善。此皆衰周大亂之世。莊惠騶愼之徒。所以惑世而害民。方今聖人御寓。正教昌明。猶守此不變。以爲奇怪。可書。則談鬼說夢。頗足娛心。何必誠詞陳陳厭耳。若實見爲如此。則是衰周數子之學。待昌明此足下也。萬

一違近流傳。詫爲詭誕。採風之使。密以上聞。事後之悔。殆不可諱。數十年來人心漸肆。士大夫爲大言以毀前聖。小人闘私智而抗國法。此宜深識所用隱憂。足下又從而張之。殆加甚焉。凡人議論貴平實。文章務切事情。至於求高好險。譬猶舍菽米而吞馬肝。毀冠裳而衣木葉。甚非所以養性命之道也。耳目所及。當世之故。粲然易明。猶扞格不入。唐虞殷周。去今數千載。法度典籍。百無一存。壁書冢史。眞僞參半。上聖用心。凡近迥絕。今舍當時之得失。究皇古之是非。掇斷爛之詞。參私臆之說。推常人之腹。測聖哲之心。已乃不合。一切詆毀。首尾橫絕。黑白混淆。人稟天地之餘氣。百年如駛。精爽幾何。徒棄擲於無用之地。使當世斥其狂愚。後世指爲異學。豈不哀哉。推足下之心。豈謂往聖可非。羣籍可燬。徒以徒俗文字奄弱。一出高論。震驚萬物。大名立致。不知文章如水火土穀。可以養身。其餘以養人。其餘以養天下後世。要其指歸。無足驚喜。若畫布爲龍。張革爲虎。以詫鄉里小兒。則譁然走矣。宇宙甚大。後來無窮。豈皆童昏幼稚。可以鼓而驚之哉。聞足下爲詩。類取子史。追琢爲詞。儲而待遣。大才氣盛。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須從心出。夫假物於人。雖十年不還。其主亦不追索。而吾心豈不搖搖如傳舍哉。足下疏達而和。深明退讓之理。必受盡言。吾輩議論。不厭十反。直諒之友。古人所貴。若鄙論可採。感動於心。去其曼衍。割其假借。則足下之淸空邁往。足以自雄於天下。僕將執鞭而從其後。若是已自是。聽言不答。則足下之業止矣。天下之人。必無能如僕之愛足下。進苦口於足下者。異才難成。直口易忤。交臂之間。可爲浩歎。又前贈詩。誠欽淡泊之風。高素尙之志。不圖怪異。以爲見輕。足下十年不入城。五年不入市。猶以貧賤爲羞耶。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柢。誠不願畸人高德。效此俗懷也。僕見足下文詞奇瑰。愛重不已。至於昕夕不能去懷。又感教戒之意。

於鄙心私有未盡。故敢布其區區。狂言傷直。惟恕而賜復。幸甚不宣。

與左逸民第二書 管一同

書未發。又得來教。喜足下議論嶄確。實多可採者。雖然。足下殆未明於今日之大勢也。傳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又曰。法後王。何也。爲其論卑而易行。昔蓋寬饒剛直高節。好犯上意。王生傷之。寓書相規。以爲數進不用難聽之言。匡拂左右。夫言不取高。務在切時。高而不切。猶乖時用。況於匪高。足下之言曰。國家取利多途。政源不清。下流易濁。於是欲罷烏喇採珠之軍。止吉林采蔘之貢。革三姓徵貂之官。辟葉羌搜玉之使。卻波斯珊瑚之琛。去關市之征。開魚鹽之禁。絕外洋之商。清心寡欲。以風天下。陳議甚高偉。糾時甚直切。抑足下徒觀前世之失。未睹今日之弊。若陳此論於漢太初宋大觀明萬曆之世。豈不識時務明政體豪傑儁士哉。惜乎獻闇主之規於有道之世。繩墨雖切。肯綮未得。譬奏刀於無用之地。雖不缺折。亦無解焉。國家列聖相承。世德繼美。皇上御極以來。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聞諸近臣。皇上御澣濯之衣。卻珍奇之味。後宮無寵。外戚鮮恩私。匪頒有節。出入有常。可謂恭儉矣。未明而視朝。旰晡乃罷。綱紀庶政。一日萬幾。可爲兢業矣。且今吉林三姓葉爾羌之屬。昔稱絕遠。悉隸版圖。物貢其方。何有費帑勞人。上困下敝哉。天下大利所在。聖人必操其權。節其出入而救其敝。關市有征。鹽利有禁。外夷有市。所以權衡百貨。消息萬物。歷漢唐宋明千數百年。踵沿不改。今乃欲引隆古迂遠之事。一切罷去。不知天下地丁雜稅。歲入四千餘萬。災荒停緩在其中。而戶部奏歲出至三千三四百萬。脫田賦之外。悉取裁革。軍國事體重大。匪如足下匹夫小家。可以拮据補苴。僶俛卒歲。此眞經生之迂談。宜吾不敢服也。古之稅民。有田有口。周

官九賦。漢有口卒。唐稱兩稅。所以警游手。恤南畝也。今天下之丁。皆幷於田。法取簡捷。農夫重困。游民滋多。足下又議去雜稅。農人焉得不流亡。奸民焉得不滋橫。錢之與銀。流通貨物而已。非可煑而食之。裁而衣之也。不在於此。則在於彼。上下轉輸。無關息耗。足下以銀貴爲外洋通商之故。此朝士已議之矣。不思天下之困。不專銀少。由衣食之源不足。衣食不足。由物力之艱。物力之艱。由靡費之衆。靡費之衆。由風俗之奢。風俗之奢。由百官之侈。官侈於上。士華於下。工作於市。農效於野。斲樸爲彫。皆官之由以今日河員言之。一飯之費。八口數月之食也。一衣之費。中人一家之產也。河水非金穴。隄防非銀鑛。何由而致哉。足下謂僕節省工帑。爲言利聚斂。僕誠不肖。不至爲桑宏羊裴延齡。而足下必欲庇此積習。至引漢高陳平之事。縱其出入。以爲大度。而專一責取朝廷以節儉之意。是猶治家者。聽奴僕之逋竊。而疏食飲水以求無貧。不可得也。足下但識嘉慶年間河費至五六百萬。謂今日省減。不知當其有事。千萬不惜。當其無事。則兩河四百萬之帑。漏巵非小。吾見其長奸而病國。未見其爲大度也。足下又謂胥吏無能爲弊。官不勤也。官之不勤。捐職多也。今捐職漸少矣。由科甲者。未見其能勤民而制吏也。古之治天下者。皆略於上而詳於下。三代封建數千。皆州縣也。方伯連帥。落落數十人。分土而治。諸侯以下。卿大夫士。無慮數百。胥吏減少。足以爲治。漢法極重守令。刺史之秩甚微。唐縣七等。節度觀察。爲數亦少。其後失制。乃更加多。明初督臣用之沿邊。中葉以後。浸以徧設。由此言之。封疆大吏。在得其人。不在多設。夫州縣所以不能制胥吏者。牽制太多。文牒太繁。駁覆太密。窮日夜之精神。以承總督巡撫布政按察巡道五六公之意旨。而恐其不給。又安得親民而督吏。足下以督撫爲心膂。司道爲耳目。州縣爲手足。胥吏爲袖履。心膂不太多乎。耳

目不太多乎。袖履不太多乎。吾則以爲宰相心膂也。近臣耳目也。院司臂也。州縣指也。胥吏犬也。兩臂不能運一指。故院司宜少一指不能御十犬。故胥吏宜減。夫牽一指於兩臂。尙不能御犬。況爲臂者。又縱犬而齧其指。指益困矣。足下切齒州縣之弊。由今之道。雖足下爲之。焦心苦思傾產破家。亦不給。又安得去弊。誠牽制之患深。長吏之職難也。天下事必有受病之處。不得其處。東指西斥。愈紛愈亂。論國用則減賦額。而縱官食論治術則樂牽制而護胥吏。皆由好高不求情實。由君子言之。欲國不貧。先覈浮冒。欲吏不擾。先一事權。浮冒覈則出入有經矣。事權一則臂指相使矣。足下幸留心當世一切事宜。無徒高言匡拂朝廷。寬縱臣子。以從王生之戒。

致署陝甘總督穆書 左宗棠

甘省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天下共知。弟奉命之始。專辦甘事。專勦回逆而已。嗣張捻亙豫竄秦。秦軍大挫。賊燄頓張。始奉命先勦陝賊。以局勢論。必先秦後隴。以賊情論。必先捻後回。事理昭然。無待詞費。而秦中自漢回肇釁以來。積成浩刼。論者謂西北遭禍最遲。而受禍獨慘。蓋較東南爲尤甚。弟從東南而來。證以所見所聞。良不誣也。現在捻回並熾。西同鳳素稱腴郡。旣已疊遭蹂躪。滿目瘡痍。北山各郡縣又以回匪陸續回竄。及潰勇土匪源源而來。擄殺幾無虛日。官軍因餉匱饑疲。情渙氣頽。難期振作。入秦以來。詢及軍儲。則司庫無數萬之存。而各軍懸欠已十七八個月。留之固不能期其得力。空言遣撤。勢又不能。詢及餉源。則地丁徵收十不及一。釐稅則素不暢旺。近因商賈罕至。更復寥寥。此種光景。諒曾處亦有所聞矣。正擬乘捻逆東竄渭北。連雨水漲之時。悉銳攻勦。如天之福。果能一鼓殲除。滅此巨寇。則

營整兵西向挑秦軍之銳者。隨同節節進勦。遣秦軍之疲者。散令回籍。然後秦之軍與餉。皆可移而之隴。弟與閣下同辦一事。視秦與隴何有厚薄之分。而局勢自有緩急。辦事自有先後。則固不得不預爲籌及。譬猶人家當窘乏之際。子弟急謀析產。各營私窟者。其家銷亡必速。昆弟內外共支門戶。夜思早作。刻苦撑持者。其家道亦必漸次興盛。如初。家與國事同一理。卽弟與老兄今日所處。何以異乎。弟處借兌洋款。尙未見到。蓋由洋商有意居奇。索取重息。而山西票商因風鶴疊警。不敢匯兌。致有遲延。前奉諭旨飭在此項內酌撥。恐尊處未能久待。現飭將四川解到高軍門月餉三萬兩。先撥交陳道丕業。運解尊處。並飭英臬司將劉捐一款儘數起解。聊應急需。希飭掣收是幸。米拉溝旣已得手。玉公又恐撓撫議。致干廷詰。弟竊意玉公似未免爲奸回所誤。大抵回民願撫。亦未嘗非其本意。然必我能勦。然後伊肯甘心就撫。我誠心辦撫。然後伊之就撫。亦出誠心。否則我以此聊示羈縻。伊亦以此故相侮弄而已。應如何處置穆陳。希卽示知爲幸。蘭垣標兵旣祇存二百餘名。自可暫停召募。一則節餉。一則餉薄不能得好兵。徒事虛糜。並無實際。現在用兵各省。營兵缺額。均皆停招。甚有僅存營名。並無額兵者。閩浙兩江均如此。卽陝西亦然。事勢所在。不得不然。想蘭垣尤宜照辦。弟因秦事羈身。一切偏勞。費心照料。殊抱不安。凡有關繫各件。如可從容處置者。乞隨時示及。俾得竭其一得之愚。並資練習是幸。

書牘類

上書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

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

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吳王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不不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幷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

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斂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上書諫吳王。枚 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太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

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偪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册。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毁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雜。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於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蹟於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

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驛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陳儻其賢者也白有可尙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霓月費千金日宴舉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慴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屛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卽膝行於前再

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覩國風。永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上宰相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以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沈浮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

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之。上之化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

續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迺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其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

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上張僕射書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

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杜牧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尊俎之謀。算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拾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嘗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

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兵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蓄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爲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聖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

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尙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鎭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鎭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鎭乘此首唱爲亂昭義一軍初亦鬱咈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辞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刼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嫚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鎭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値實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尙存雖欲刼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隘多山井不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

咎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祗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弢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玉壁城。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鎌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恭之弊。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

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尙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因天子耆老。封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也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縈太原。挑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臥內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

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苻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尙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歎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於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稜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

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蘇洵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切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

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

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蘇洵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聞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后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

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尙遠。惟千萬爲國自重。

上韓舍人書　蘇洵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淸。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閤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閤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値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見也。必其遠也。進

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

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而止。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者其舜也歟。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尙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語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强對邪。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敍。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

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眞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爲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礧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爲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眞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充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尙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衰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幷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贄。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福州上執政書　曾鞏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尙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敍其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敍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敍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敍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乎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

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髮齒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僥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倍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勦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拘執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家室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麵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

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

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

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敎之。又幸矣。

上宰相書　朱熹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二三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勸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卽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可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

為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餉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鬬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繇。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驀

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尙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警。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尙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爲此無麪之不托。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聽。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差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逼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三)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目錄

卷二十一

書牘類

上書二

簡

札

帖

劄子

奏記

狀

牋

啓

卷二十二
贈序類
序

壽序

引

說

附錄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二十一

書牘類

上書二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柟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椳楔。櫨杙甍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

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上徐閣老書　歸有光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

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爲古人之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晏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於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閽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閤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槖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歸有光

居京師。苟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逮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惆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卻。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尙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

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値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任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託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閣下許之。不足惴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朱彝尊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檮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貲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惟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爲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爲匪人。懷

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爲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册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册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爲側目其後册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册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誾誾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册立事纖悉具錄獨於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爲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上陳笠帆按察書 惲敬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敬居京師曾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

三年矣。而所至聞數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卑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僂僂之忱。及旌節蒞江西。喜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旛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與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之以盡言。敬不敢遠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問言之。且卽縣官之可以興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闊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於理有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時主議者。以爲皇上愛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嫁。不如歲凶之愼也。稍溢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有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糶。請糶則米價之貴可上聞。是故請糶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糶不足。繼之以臺估。臺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上聞。是故臺估者。所以飾請糶也。大人以爲和乎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場以爲誤支銷。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歉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懲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輪。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乎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冗。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

天下之民情。無弗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閽而夕得旨者。何憂其不達耶。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民者為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為善政。今部院擢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擢州縣之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皆竊據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鑽刺之風盛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即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之千餘人。排笮三十三萬人。雖不至徧受其毒。至民之失業者不少矣。況告訐鑽刺之風盛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即如萬載之部案。以大清之民居大清之土。為大清之士。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讞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諆之辭曰羞與為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為伍。是萬載之生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悖矣。即如雩都之部案。一以為翁婦之姦不誣。一以為翁婦之姦不實。而雩都之是非惑矣。即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為是竊非誣。一以為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鍛鍊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鍛鍊。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即已乎。搶竊之匿報。誰不

知。能盡發乎。厮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惰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文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戇且愚。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耶。不可用耶。皆敬之幸也已。

上曹儷笙侍郎書。　惲敬

前者敬在寧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於體制。塗飾巧偽。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稟。幾於胥隷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於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耶。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贍。贍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即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遵巖而銳過之。其病徵於三蘇氏。堯峯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

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厓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厓所得。視望溪益庳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於下里。以祿食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於猖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遜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卽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詖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敝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達難顯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

上朱梅崖先生書　魯仕驥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側聞先生。自少以唐韓愈氏自況。竊謂韓子之人之文。千百年一有者也。仕驥雖不肖。亦嘗幼習其辭。而有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誘掖後進。欲共偕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翺張籍皇甫湜之徒。幸得大賢者爲之師。皆能磨礱浸灌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既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生與之同時。因不自揣量。竊欲一竭其駑鈍之才。養其根。加其膏。以庶幾其一得。就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翺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泯沒世而已也。往年過訪貴鄉諸君子。得見令兄篤園先生。是時先生遠宦山東。仕驥賤且少。蓋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微言篇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亦飫聞而熟察之矣。自是而願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驚喜。以爲積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若次且不敢。何者。無雄之雌。天地不能卵。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質而妄冀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力絀於紛紜。功隳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必有所以自飾。爲之先資。仕驥於此。既學之末力。及其爲之。又皆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強顏以進。先生不惜誘而進之。其將何以爲之質也。比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惜仕驥之遠。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目。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樂爲成就之。信乎其眞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慶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爲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駑鈍者。將自今始。舊所爲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爲一册。古詩一章。聊寫鄙誠。並冀

賜糶削。伏惟閔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焉。幸甚。惶恐惶恐。仡驥再拜。

上方尚書書　梅曾亮

竊念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懍懍。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條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犨犯闕廷。賴雷雨助威。臣工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天子爲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畢授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是。推之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

覆上汪尚書書　梅曾亮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蜿蟬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閒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

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尚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言之非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剴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無弊。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上梅伯言先生書　龍啓瑞

伯言先生閣下。憶前歲春間。蒙賜先人陷幽之文。當卽肅復。敬申哀謝。道遠未知何時得達。比逆賊踰嶺出息耗益梗。不通聞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詩感懷。未由奉寄。嗣於新之方伯處知先生已脫賊自歸。移

家黄墅爲之欣忭者彌日會粤西土匪益熾牽於集鄉兵議團費終日卒卒脣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與違難噫氣塡胸肺間因自戒執筆恐發攄太過以益時忌故不能以一函詢近況道款曲然依企之誠則未嘗一日而置諸懷也伏維遯迹休閒與居安善金陵異族偪處聞數十里外村落尙可安居未審近復何如憂患播遷之餘以道自勝親近圖史神明不衰固當爲先生祝之耳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尙書書已言之良佩深識遠見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眞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埸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之說其所以防冒濫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逮其潰決則所費者愈多爲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藉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當其時馮雲山韋振胡以洸等蓋無人不爲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囹圄者數月府縣以爲無是事也而故縱之逮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爲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糧器械欲往勦捕具公揭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鬬而殺人得免於抵償蓋其時粤西初有團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

顧置之不問。紳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補知縣薩某應之。而夫馬又不時給。委員因逡巡不去。賊聚黨瞬至巨萬。團練弱且嗛官兵之莫爲助。遂羣撤手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爲之太息痛恨也。今天下州縣多矣。即一省不下數十百餘。安得盡賢者爲之。惟督撫得人。則州縣不期而自治。督撫不肯欺蒙皇上。則州縣亦必不敢欺蒙督撫。此其勢然也。竊謂如先生之論。使州縣得入爲御史。固足以激勵人材。而建白不至爲空言。然列薦牘而上之者督撫也。如使他人薦之。恐非時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於督撫。州縣雖賢。安能達其意而自致於高明哉。惟宰相實有抑揚督撫之權。督撫皆得其一言以爲事勢之輕重。故從古天下之治亂。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粵西之始禍可覩已。此蓋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伸其說。以爲世鑒。先生其然之否耶。數年里居。因團練事時與官吏交涉。竊見今之所患有甚於昔。殆親見前人覆轍。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誤再誤。則爲憂更大。去冬曾據實瀝情入告廟堂。初意極爲愼重。浸淫爲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賊勢滋蔓。凡鄉團之良。如唐子實輩。皆敗不肯出。某於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蓋某之所以出處進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盡。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陽。將取道襄樊以達秦中。謁見座師王雁汀中丞。擇便地安置老弱。再圖北上。今之時勢。談何容易。況以空疏無據者爲之。其能有萬一之濟耶。儻容隱居奉母。婾得一寬閒寂寞之區。則私願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滌笙侍郎一軍。居然近今豪傑。覩其起事之始。其氣足以吞川瀆撼山嶽。而幕下人才亦皆一往無前。陵厲蓋世。宜其有以攝凶頑而吐氣也。然自九江而下。賊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蟻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窺測。則恃蒼生之福命爲之。滌笙到此。則更爲其難

矣。前歲感懷二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曾否刻成。便乞以一帙見寄。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實裒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實居其名。命曰涵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鈔本錄出。近作則先人墓誌。黃个園傳皆與焉。頗有集隘不能盡登之感。此外月滄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爲書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歸作共爲一卷。凡十卷。今已裝釘印行。詩鈔擬俟續刻。蓋貲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擾。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日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常自笑且自憐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或亦有取焉。道遠書何能悉。

書牘類

簡

招素上人彈琴簡　王維

僕乍脫塵鞅。來就泉石。左右墳史。時自舒卷。頗覺思慮斗然一清。禺俟揮絃。寫我佳況。

答傅彬老簡　秦觀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賤事。修報後事。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爲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閣下爲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

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為最優．於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之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閣下試贏數月之糧．謁二公于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抒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先生簡　秦觀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共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末由侍坐．伏乞為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與黃魯直簡　秦觀

某頓首奉違甚遠．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

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眞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稱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某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晥口見公擇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書牘類

札

答勸置田園札　張嘉貞

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

書牘類

帖

殊遇帖　王羲之

羲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去月十一日發都。違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兼至。良

不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路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羲之死罪。

斷酒帖 王羲之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尙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近復重論相賞有理。卿可復論。

省弟帖 王羲之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敍懷。情痛兼哀若割。當奈何奈何。省弟累紙。哀毒之極。但報書難爲心懷。況卿處之何可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斷。豈可以之致斃。何由寫心。絕筆猥咽。不知何言也。

山河帖 褚遂良

山河阻遠。星霜變移。傷搖落之飄零。感依依之柳塞。煙霞桂月。獨旅無歸。折木葉以安心。採蘼蕪以長性。魚龍起沒。人何異知者哉。褚遂良帖

與李太保乞米帖 顏眞卿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眞卿狀。

書牘類

劄子

議安集淮民以捍江面劄子　葉適

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無為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卽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為虜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為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為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為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捍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于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為未須便做。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叩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

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彊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

書牘類

奏記

奏記霍光議立皇曾孫 丙吉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奏記霍光爭侯史吳事 杜延年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

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稱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奏記蕭望之　鄭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

奏記詣蔣公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臺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鄭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淸舉。

書牘類

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愈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

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閤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閤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曰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幕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愼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慚固陋。有玷獎成。將次

郊關。即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書牘類

牋

答臨淄侯牋　楊修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諐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太子牋　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臣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尙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　陳琳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云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徵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以數年之閒。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値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　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恆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洪水漸漬。疆宇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

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鄭沖勸晉王牋 阮籍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公明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與會稽王牋　王羲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情。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書牘類

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任昉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啟事陳聞。謹啟。

謝滕王賚馬啟 庾信

某啟。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

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謹啓。

上留守鄭相公啟　韓愈

愈啟。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邱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上襄陽李僕射獻唐雅詩啟　柳宗元

宗元啟。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補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瀆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啟　柳宗元

宗元啟。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倘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懼。謹啟。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杜牧

某啟。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游。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漠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氈驪駻之騎。凋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

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煖日廣川.牧馬蕃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羸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至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馘冠於掌股之中.軌輻懸絣.湯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爲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壖.顧滋

疲癃。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瑣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攀戀惶懼汗慄之至。

答胡秀才啓 歐陽修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下或衒己而忘廉。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寖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謬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慚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忘己。効以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眚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推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爲。

上郭侍郎啟 王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謬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佗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啟怔忪。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啟　王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賀韓魏公啟　王安石

伏審判府使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與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沖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幅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歐陽樞密啟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爲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勳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旣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爲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爲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捐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玆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牢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惜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回馮如晦學士啓　曾鞏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爲簪紱之光.伏惟慶慰.知府學士.賦性中和.受材閎廓.資直好義.久見推於士林.平易近民.夙彙明於吏道.蘭雖幽而自媚.玉愈久而彌溫.騎尉郎潛.乏懷鉛之遽直.黃門久次.徵負弩之榮歸.彙是寵光.可稱宦達.未展及門之慶.忽紆馮几之辭.服誼甚高.銘心敢怠.

書牘類

親書

婚禮結言　崔[illegible]

乾坤其德.恆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倖.比則姚嬀.載納嘉贄.申結鞶褵.

定親書 程顥

伏以古重大昏．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婚書 秦觀

蚤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書牘類

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劉歆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

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

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

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礀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壟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礀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書牘類

揭

瓜步山揭文　鮑照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兗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氈鄉。南曬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四睨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游精八表。馳視西還。超然永念。意類交橫。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籥。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迴爲高。據絕作雄。而淩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疣贅邱嶽。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淪維陷。川鬭毀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沉河浮海之高。遺金堆璧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附錄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嘗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知淥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劍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紿。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眞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鍇利。苟蹔不砥礪。尙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鍇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瘖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吾常覩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離缺道義。自埋於偸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兔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懽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

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愼臨財之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痛。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祗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不已。則礱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顚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絃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彙刻辭於其側曰。劍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卷二十二

贈序類

序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重。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淸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淸談浩歌。雄筆

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將鱠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長山橫蹙九江卻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漈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王維

邠人前京兆右扶風居上谷間與寢園接七月之什蕩無遺風五陵之豪雜居其地故有黠吏惡少犯命干紀政寬則以姦病人操急則以事中吏鄭子爲邑也絃歌之化洋溢四封雷霆之威燀赫百里下車按捕盡致法焉繡衣下帷風俗之治苟以文墨抵罪除名爲人削跡於野杜陵解印時賣故侯之瓜彭澤無官秬有公田之黍牽衣肘見步雪履穿獲戾由中是貧非病屬聖朝龍旂鑾輅登封告成之事畢蒼玉黃琮郊天祀地之禮備天下無事海內乂安盡登仁壽之域猶下哀憐之詔萬方有罪與之更新百寮失職使復其位降邑宰爲輿尉從館墨而解褐龍星始見馬首欲西搢紳先生居多結友諸曹列署且有同時時工部侍郎蕭公詞翰之宗德義之府弱年筮仕一命聯官於奉常幾日左遷六人同罪於外郡籤僉盛

業．克博丞相文儒．萬石高風．彌重故人賓客．賦詩寵別．贈言誡行．騎登棧道．館於板屋．劍門中斷．蜀國滿於二川．銅梁下臨．巴江入於萬井．黃鸝欲語．夏木成陰．悲哉此時．相送千里．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斯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旣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有二焉．未得之患．為外見所離．旣得之患．為內見所縛．今玄公脩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句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與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乾元初．漫叟浪家於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擺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舂陵．及能相從游．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游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卽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為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絜。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

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敍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淸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玆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

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張童子序　韓　愈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衞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饌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淸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貞方之誠。以正其性。懿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爲交。杓直敦柔深明。沖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送澥序 柳宗元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尙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與爲尙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

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敎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擣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樕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書畫疆界以相授。自界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菽羹。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亡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豬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卽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爲儉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艑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匆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蓬縷縷。窗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事。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田晝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游東山。窺綠羅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跽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彝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

病今之失矣。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幷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陳亮

漢法常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琰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

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客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諉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皋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戕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之也。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王若虛

成王戒卿士以謂推賢讓能則庶官和。不和政且亂。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

子有道相爲徒。而其徒相爲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衆賢和於其朝。而無乖爭之患。垂讓於殳斨。伯夷讓於夔龍。皋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質諸益。賢於己而不妒。不賢於己而不侮。師於人而不恥。告於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爲二。蓋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鰓鰓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聞其不能而不己若也。則幸而喜。如其能焉。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權。至於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今子始踐仕途。而得李君者爲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益著。蓋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爲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其不舉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陁而爲退矣。宜季正之恥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屨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於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己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

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三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沈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鈞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罽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必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

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汩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巳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窔．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爲郎．瑚璉愜淸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駑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李擴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

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因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閫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度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傳其當。而非誇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極之處。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淸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

氏之說。不得爲國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爲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以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聞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敍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飢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騖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嘗游之地也。予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敝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

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乎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

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愼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綱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聽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效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宂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胾患其哽。而視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余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余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余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余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則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余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余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唐順之

君子近於靜而遠於囂近於簡而遠於煩非以便乎靜與簡之爲逸而憚乎囂與煩之爲勞也靜則可以致一而極其精爽之思簡則可蓄其有餘不盡之力以待其有爲是以神凝而幾決氣完而務濟易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后動莊生亦云室無虛空而婦姑勃谿今之言治者何其轇轕而好多事也麗省之邑

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此數十人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爲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役於數十人。拜跪唯諾之所承應。米鹽瑣屑之所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治文書。鷄鳴而寢。睫未及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蚤夜飭廚傳。戒廪餼。走而候於水陸之衝。賓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儉於北。以爲得罪。幸其無苛望。權然而出境。則驟馬而歸。未及脫鞅。而騎候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縟禮之疲其形。惕譏畏譴之翳其心。雖有強幹之資。剸割之才。且耗然而眊矣。何暇清筦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而爲俗吏之所必爲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思。毣毣然爲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爲者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宜與地僻以遐。賓客之所不通。監臨之吏。或數歲而一至。故其令常逸而尊。又其人山採而澤漁。其衣食易給。而徭稅易完也。非有确瘠呰窳爪及膚之艱。其俗椎朴而尙親。重於去田畝。而怯於犯法。非有椎埋告訐之奸。非有武斷睚眦殺人之豪。非有探丸鳴桴之警。故其錢穀訟獄盜賊諸課。常省於他邑。然則地之靜以簡。而爲君子之所便近者。宜無過於此。而邑令焉。君又所謂有強幹之資。剸割之才者。雖使之鶩於最囂且煩。如前之云者。猶或未有不濟。而況其靜與簡者乎。夫因其強幹之資。而試之於簡。則其力益厚。用其剸割之才。而養之於靜。則其思益精。焉君行哉。予將踴躍以觀宜與之政矣。

賀崌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帥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塡撫云。張公業已爲右司馬。以樞廷出使外。宣稍優之，

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䦨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帥之輭庋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旂耰刃．爲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單車喩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庋劉僉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汛．而餘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勿問也者．而第具所誅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最貴服．入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修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錄一子入冑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廉已詗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祕之．餉賜加等．至於抶後期．懲不恪．亦約略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大衆讋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爲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族耳．猶爲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慄不能答．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搏顙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於是郡中外皆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而環浙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大悅．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不佞．辱與公胏腑者三十年．而久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問．不佞既急公．而家鄉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蓋夜恬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爲張司馬平浙二亂志．扃之笥而失之．後知爲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而下

若而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其遇合爲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爲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爲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讋其氣而甘爲死。黠者剖其私而樂爲用。殺不爲殘。舍不爲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密。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歷之孱。絳州行營剌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遽爵以眞王。及汾陽之鎮。果詰僇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驕兇。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爲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爲河北。則皆王庭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駸駸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斧鉞。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爲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它橫海之馘級。睥睨之創。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夐越大歷鉅萬哉。在易師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繫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之土田。及虎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卽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卽以爲懷萬邦。致其頌卽以爲享萬年。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下。庶乎其有當否。於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寬卹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隘綏靖士卒仁政。復所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

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蠢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慙色而使我徼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爲公賀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與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僚寀晉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余文以道其行余於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干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鏃者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成不聞則余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正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余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夾江張先生序　歸有光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恆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闒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無賢不肖率以資敘。交馳橫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隱。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迺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官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遠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余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慍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贈丁掾序　侯方域

丁掾治其室成。其僚若友相與賀焉。而請於侯子爲之文。曰。今吏治之所以不古者。以擇其吏胥者輕也。若丁掾者。可謂能佐其上矣。先是。太守徐公來蒞是郡。時方草昧。無文法可循。一時給事公府者。心幸之。又竊念徐公自關外來。或不習郡之要害。人人自以爲必寄任。我徐公至。則潔清而威嚴。犂然不可欺。於是畏犯法者。皆縮不敢前。徐公明而善知人。獨謂丁掾循循者可用也。終徐公之治。掾自守廉而事上官謹。徐公去。其所以事其後之太守者亦然。蓋掾之辟於公府久矣。迄無赫赫名當世。以此賢之。嗚呼。掾者。郡邑所推擇以佐其上者也。使盡若此吏治。其有不古哉。吾聞治之成也。其源遠。下朝廷正。則其官賢。官賢。則吏自不敢爲不肖。弊之革也。其流速。上吏不骫法。則官無敗事。官盡無敗事。則推而廣之朝廷。亦無稗政。上下相循。而古今之變盡矣。當其勢之偏重也。雖聖君賢相。不能矯之。使爲不必然。而推移而救正之。天下未嘗不治。往者。天下之仕出於一。雖未必其人盡材而賢。而諳練者或二三十年。最少者亦且十餘年。竭其力於文學。而又束之以律令。其餘一切之章程。皆口能熟之。而手能習之。上呼則得趨。上畫則胥諾而已。行之百年。而其勢積輕而雜。於是其中雖有傑異可自見者。亦遂不自愛惜。而消磨無餘。故其政之得失不在吏。今天下開創伊始。一時諸大功臣天授者。定內以長其六曹。外坐鎭千里。皆倘大略。不逡問文法。其餘從龍而出治郡邑者。亦往往多崛起。不屑操儒生毛錐。其或未能盡如郡之先太守徐公。變通其俗。則不得不暫以吏爲師。已而雖漢人之在官者。亦因仍以爲固然。天下化焉。豈非向者之積輕。一反爲偏重。而古今之變者耶。然則由今之俗。而欲如昔者。用所不擇之吏。未有不敗者矣。何也。得非其

獨得而失非其獨失也。且天下殆未覩廉謹之效也。由今思之。果自守廉。則於人無所求。果其事上官者謹。則不依倚於非其道。無所求。則其俗安。不依倚於非其道。則其政肅。政肅而俗安。雖天下盛治可想見也。故效於其職。無大小也。惟效其職則理。苟身實在其職。而以爲小者不足爲。則進而一邑之令。進而一郡之守。更進而天子之相。位愈尊則愈易曠。名愈高則愈易諉。又豈有績用之可見耶。吾觀三代而後。惟兩漢之治最爲近古。而其用人多公府之辟召者。尹翁歸張敞之類是也。今天下破除資格。仕籍不必一途。又安知其用胥吏者不更如兩漢耶。掾敬勗矣。苟能守其廉謹而勿失。則所成就殆未可量也。區區以其居室長子孫已哉。

送王進士之仕揚州序　汪琬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國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子貽上。年少而才。既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爲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憾者方在燕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閒矣。王子勉旃。事上宜敬。接下宜誠。涖事宜愼。用刑宜寬。反是罪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風初勁。雨雪載塗。搖策而行。努力自愛。

送王少詹使祀南海神廟序　姜宸英

嶽鎭海瀆之有定祀。皆本於唐開元禮。百川之水。惟海爲大。而南海居委輸之極。從廣州城南受三江之水。分東西二道。東南直抵甌閩。西南抵駱越。以及東西洋以往諸國。無所不到。於四海之中。號爲尤大。稱天池焉。故祀典獨重南海。而韓退之作廟碑。亦云南海神次最貴者以此也。在周頌般之樂章序。謂巡狩

祭四嶽河海而作。則巡狩之祀海。其來久矣。今康熙二十三年。削平巨孼。中外無事。皇帝將以時巡天下。爰考古禮。分遣諸朝臣告事山川。而以詹事府少詹阮亭王公往南海。惟國家撫有疆宇。大海之中。黥呿鰲擲。憑妖彭怒於波濤之內。山河爲之簸撼。日月爲之霾曀。如是者幾四十年。一旦風恬浪靄。纖塵不驚。依島之國。占風而至。瀕海百姓。含哺嬉游。使吾皇之德化。洋溢無垠。神之功亦偉矣。南海之神。既大而靈。以默佑我國家。其功尤偉。天子特以使事付公。豈無意哉。按廣州志。廟在州南八十里。本非島嶼。而陸行山徑崎嶇。不若一帆之便。退之於刺史孔戣之親祀。至詫爲僅事。亦以往時刺史怠職不虔。委事於副。而戣獨能稍自異於前。政爲可述耳。今天子既下南巡之詔。獨嶺南地以僻遠不得至。度公之往。布宣上德。喩所以憂民疾苦之意至備。吾知五嶺荒徼。俚人蜒戶。必將如望屬車之清塵。趨走恐後者。民氣歡悅。神嗜飲食。由是言之。則海南萬里清晏。呈祥效珍。用協贊我無疆之景運。豈有極哉。一祀事之躬親。誠無足道。是役也。天子不以屬諸他人。而必以公行。其果非無意也已。

送左未生南歸序　方苞

左君未生。與予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予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予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予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予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予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潯陽范恒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予。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莫。公事畢。輒與未

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予生長東南及莫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予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送倪司城序　劉大櫆

巴蜀僻在西南萬里之外秦昭襄王時始幷有其地漢與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鑿山通道地廣而民以疲自是之後或負其險遠保有一隅以聊自完固戰爭起矣及乎明之季世流寇入境盡殺其居民而奪之食民用殄滅廣土數千里無耕農云我朝之有天下休息涵煦百年之久民之散者以聚地之草萊荒蕪者以闢庶士既正底慎財賦亦其理宜也雍正五年命御史臣四人內閣中書臣九人往計蜀之田畝而我友倪君司城一朝得與九人之列倪君淸愼自持其奉公勤民之術不足爲倪君告然余見倪君喜爲歌詩今馬足所經煙火稠疊皆曩昔凋敝之餘也憫其更生必有徬徨而賦者他日歸余將解君之裝而驗之

送沈茮園序　劉大櫆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游既久而猶不欲歸滫瀡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

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為。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尚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送筠園之京師序　朱仕琇

物本於近。而以相去為大。水沸去山。其大為瀆。入海而無涯。其去愈遠。木萌近地。漸去而喬。其實為果為藥。以時去故枝。而之人以齊百味。已病癘。用壽天下。故木之功成。百草蔬亦然。蟲之類有鱗羽毛介。齕草栖木飲水以為生。其族靈異則愈去人。感而來止。史則瑞之。居貨者去速而富。富家之聚金去礦。玉去璞。象犀齒角去體。用賄天下。人之生去體為子。漸遠數世而其生愈蕃。物莫不以去為功也。家兄筠園入貢太學京師。始去幽閒而就昭明。棨衍澶曼。未知其卒。則予始怖於其大也。臨行出餞十里之郊。親知交坐酹酒道上。推本萬物之情。以張其去。不戀戀兒女子之感。以為昧於理也。

送龔友南歸序　姚鼐

龔君劍戍居江南之宜興。有田園在焉。其來京師。每為予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予曰。

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己。謙而光。偕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君其一旦自江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權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錢獻之序　姚鼐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

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厖淆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有高山大川喬木閒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孫秋士序　梅曾亮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贈。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贈林侍郎序　梅曾亮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價。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強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薪。惴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嘗問。春氣動。糧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衆。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田夫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寧權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眡。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衆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于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

送郭筠仙南歸序　曾國藩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

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鉏鋙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栽徑尺之材以爲榱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楩柟。爲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癒大。就之癒艱。淺者欲以一概律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既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瓌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蘄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爲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劉椒雲南歸序　曾國藩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

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姦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執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斷無不斷。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眞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眞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好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憔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惑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斂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贈序類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公曰川。右侍郎焦公孟陽。刑部右侍郎陳公德修。大理寺卿王公用敬。各賦詩一章。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分曹限職以來。朝著無私語。道塗不並驅。惟慶賀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舉者。卽有之。亦未有聯章彙帙。如今日之盛者。蓋壽至七十。古人所稀。不可無會。會亦不可無賦。有之者實自今始。將以爲例也。昔在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八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荏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能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煩簡勞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薊之墟。累遷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階二品。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賢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愼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爲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爲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繁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儁才精識。未易周知而徧舉。必歷任之。歷試之。則其激揚操縱。輿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之所諮議。寮屬之所視傚。士民之所瞻望。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於賴。是亦誠難其人。若有之。宜足爲天下重。而未可以輕釋。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爲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旣頒白矣。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託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爲辭以先之。

其詩則以齒爲次。如前所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彭躬庵七十序　魏禧

余乙酉年二十二交躬庵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日。雖一父之子。無以過也。蓋古朋友之義。不講於世久矣。余十一歲頗知求友。里中如劉公定。李咸齋。曾青藜。謝君求。或以篤行令德。或汚身辱名而志不滓。皆次第相與爲石交。意中竊自負若以爲天下無人。及見先生所行事議論。稱道其交游之人。則皆若古書傳所記載。不覺惝怳自失。意若發醯雞之覆而見天。取瞀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初先生以福清林退庵言知予。立談定交。決計與朱用霖攜妻子相就。舟至余方晨起。聞之。蓬頭垢面。褐被走砂磧相見。慷慨談論。每至佳處。先生輒攤兩手向用霖曰。何如。是時先生長予十四年。爲名卿相所賓禮。立義聲有大名於時。予方跼蹐鄉里。名不出州府。而先生一見。特與爲兄弟交。古人所稱知己。何以過焉。然吾兩人山居爭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往往動色厲聲。張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書數千言相攻謫。兩人者或立相受過。或數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嘗略有所芥蔕。而先生性尤嚴烈。無鉅細事。輒危言切論以警懼之。余嘗謂易堂諸子曰。吾生平多君子交。所奉爲益友畏友者。必以躬庵爲首。蓋其言之切中。可奉爲韋絃。而其不必中者。吾亦可儲爲藥石也。余於是而歎夫人朋友之功。蓋幾與生成等。且夫一鄉一曲。莫不有忠信之士。可寄託之人。然而賢人君子之足名於天下後世不多見者。則何以故。蓋無特達偉俊之人。爲之開發其胸智所不知。夾持其力所不及。而俗師小儒。又以其鄙志陋識。自私自利之學術。教導而薰陶之。是以雖有美質。終於汩沒而不能自立以有成也。豫章之才。松柏之木。可以歷霜雪勝棟梁也明矣。然而無

場師焉。為之識拔灌溉。長養而護持之。使之雜生於棫柞之中。瘠土之上。牛羊斧斤。又從而尋之。其得成材者幸矣。而其能自樹植以有其天年者。然且根荄不衍。枝幹不強。而不足以勝梁棟。悲夫。吾甚惜乎鄉曲之士。忠信可寄託之才。而終與棫柞弱草同類而並腐也。則甚矣余之多幸也。先生老不忘世四十年不安其席。比游楚。阻兵不得歸。或有以高官達爵餌先生者。先生去而逃之山中。及歸。而先生適七十。易堂諸子。咸謂先生得出處之正。夫百里奚七十而入秦。先生七十而去之。其義當必有在。而先生則曰。吾不敢負我朋友也。噫。此吾所以交三十五年而如一日者也。先生出矢言謝遠近交之以詩文來壽者。余則何能已於言。故不敢誦言以侑先生之觴。而私序之以告同學云。

蕭小翮五十壽序　魏禧

泰和蕭氏以仕宦文物為邑望。予往交孟昉。丙辰秋。孟昉諸子從泓執贄見予書秋閣上。因交泓。尊人小翮君。蓋孟昉母弟也。性儉樸。足不出戶庭。恂恂然言不出諸口。與之齒。則予同生七十三甲子之歲。泓因請閒曰。泓父五十初度三年矣。諸君子多贈言。願先生益之。余曰。吾固有聞也。孔子曰。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盛德長者。無怨惡於家邦。皆世家巨室所難能。予以為尤難者在兄弟之間。伯氏之言曰。吾兄弟和好數十年。未析產。小翮年半百歲。家事無大小。未嘗主斷。雖千里必請命。視色聽聲。不忤予於神明。予有過。婉容幾諫。雖孝子之事嚴父。不過此。又嘗報泓書曰。吾在瀟江。見汝書道吾弟鬚白齒衰善病。吾心欽欽然。不知涕淚之沾衣也。嗚呼。蕭氏之兄弟如此。予嘗以為後世人倫之薄。莫甚於兄弟。蓋五倫惟忠孝為難盡。然父母生我恩最久。君可以富貴我生殺我。非大故不敢叛而私暱之情。夫婦為篤。朋友

之投合。有意氣相結約命生死者。至於兄弟。則以爲吾適然而與同生。若與人之共居於蘧廬之內。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投吾之意氣。不若朋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財貨之爭。貴賤貧富勞逸地偪而相形。婦人之讒說浸潤而易入。是以兄弟之故。十八而九。雖號爲賢者。未免有幾微之情。不動於聲色。而累於其心。然而特未之思爾。今夫歧路相遭。及其解攜也。有徘徊之情。其處逆旅奄久旬時。則分張有黯然之色。兄弟同母而共腹。異母而共氣。是以一物析而爲二。爲三爲四也。夫是謂之同體。而年相若。壽相似。其共處於天地之間。自幼壯至老。視父母妻子爲特久。今小翮兄弟二人。孟防交遊滿天下。而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如小翮以事孟防者。嚴事之爲兄。孟防以愛小翮者。撫之爲弟。則萬萬不可得。予兄弟三人。年並五十。外內頗稱無間。然予所以事吾伯兄者。往往不及兄之愛我。蓋予見小翮。其反面而拭汗以退者。不知其幾矣。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者楊延壽兄弟友恭。司馬伯康年八十。溫公時其寒煖飢飽之節。若護嬰兒。二家兄弟並老壽蕃祉。吾蓋於是歎蕭氏世澤之長。而小翮之順德。其年爲不可計數也。

王觀臣副戎五十壽序　張裕釗

人之盛衰。果以其壯與老乎哉。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四十而曰壯曰彊。五十始衰。至於八十九十而爲老與耄者。世之大常也。然商周之際。師尙父老起海濱。而鷹揚於牧之野。漢趙充國遭諸羌畔。獨自請馳至金城。年亦且七十餘矣。其規模宏遠。而計慮周盡。雖盛壯之人不能過也。由是觀之。人之所以爲盛衰。無不以其志若氣耳。志氣頹而苶然。其不能振。雖若年二十三十四十。不啻其老焉耳。志定而氣

充神王而守固雖若八十九十不啻其壯焉耳而得謂之衰且老乎而況其未及是者乎天下之務莫不以志氣爲盛衰若夫受任軍旅之事國之虎臣則尤以其壯勇膂力爲用者也故其盛衰彊弱而天下乃與爲輕重平居無事總三軍之衆營陳之制饟糈之數擊刺角力教練之法將士之材鄙勇怯車甲兵械之良楛皆以一心營曉稱量而識其利病一日有變提數千萬人之命爭勝負存亡之機而俯仰懸於嘘吸芒乎艱哉非夫志足以帥氣歷百變而不撓者烏足以任此哉往者海內兵起軍帥武臣遘遇事會攘兇盪寇人自奮於功名大難既夷國家甄勞賚功所以褒寵優渥之已甚其上者錫爵傳胙榮施於孫子原其初類皆起於庸沽屠販市井田野之夫一旦高門豐屋名園膏壤琦服玉饌帷帳狗馬婦女象犀珠玉瓌物充積爛漫於前貴極富溢心蕩志盈濡首酣豢而驕侈至於無等肆焉自以爲天壤之內莫我尊且賢者彼其人固尚犖然壯佼也身則未老而其質固已敝矣天地之道老者衹而穉者嗣遞相嬗而日新以不窮故私嘗獨論今日之事欲贊桀俊厲武節爲彊本折衝之計莫若差擇戎臣之中視其名位之稍後者任之以事而察其材徐焉而乃以希其成功其他則皆所謂物之既老者也副戎王君覲臣樂善而不矜與人交必爲之盡吾黨故時樂從之游而悉其爲人蓋其志與氣有足多者先是君亦以從軍隸諸將麾下其後特爲曾文正公所器累官至副將任江寧左營游擊兼治新兵營其申儆軍政率厲戎卒勤而篤公而明嚴威而不殘警敏而無欺所治軍標姚精整爲一時冠衆莫不稱之又洞明諸務於人之情僞事之利鈍無所不究悉居常義勇激發時時思一得當以報君上未有因也始君雖在軍中故未嘗特將其所蘊蓄鬱而未施今方內雖鄉寧然伏莽之戎諸行省往往而在東南瀕海萬里之地疆事尤絕

重鉅.自朝廷及中外大吏.孳孳以求將帥之材爲亟.以君之所挾如是.所謂稱者.嗣而日新以不窮者.其將在茲乎.君年甫五十.其氣蓋方盛而未衰.然雖由是而進以至於八十九十.吾知其猶今日也.師尚父之烈.非後世所敢望已.且使君得如趙充國者.益老其材而寄之以疆埸之任.豈非國家之所重賴哉.今茲九月.爲君五十覽揆之辰.裕釗與同志諸君.謀爲君壽.不敢爲世俗虛美之辭.獨爲論當今之勢.與其勖君於無期者而書以祝之.

贈序類

引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啗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

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贈序類

說

仲兄文甫說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閒也。故曰

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張雄字說　歸有光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為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為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其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日喻贈吳彥律　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與。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

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目錄

卷二十三

詔令類

詔

璽書

御札

敕

德音

口宣

策問

誥上

誥下

告詞

卷二十四

詔令類

制

批答

教

冊文上

冊文下

諡册

哀策

赦文

檄

牒

附錄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二十三

詔令類

詔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漢文帝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策賢良詔

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寧。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漢武帝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漢武帝罷屯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尙廝留甚

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漢元帝罷珠崖詔

珠崖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思惟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

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漢元帝赦甘延壽陳湯矯制罪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卒。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成帝禁列侯近臣奢僭詔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勅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漢光武帝再報竇融詔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

當朕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慇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搆。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漢章帝論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尙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漢和帝擇良吏詔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于言。辠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苟上下同心。庶幾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三斛。

詔令類

卽位詔

元世祖卽位詔　王鶚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卽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沖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馹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飢渴所當先務。路舉其切時便民者。條列於后。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詔令類

遺詔

漢文帝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棺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改.

蜀先主勅後主遺詔

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

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詔令類

令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魏武帝讓縣自明本志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于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

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値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于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以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之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敎。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

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宣德皇后令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淩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彫龍而成輟削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綢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驚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屆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惡焉韜軒苯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詔令類

遺令

魏武帝遺令

吾夜半覺小不佳。至明日飲粥汗出。服當歸湯。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天下尙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頭病。自先著幘。吾死之後。持大服如存時。勿遺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葬于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珍寶。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於臺堂上安六尺牀。施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中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不命祭。諸舍中無所爲。可學作組履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詔令類

諭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書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唐武宗賜回鶻可汗書　李德裕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就振武和糴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

娃所苦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土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束縛嗢沒斯送歸者。嗢沒斯比自投邊將。屢獻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搆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為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固宜存撫。儻狥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況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為。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大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卽卻令如舊。

詔令類

璽書

漢武帝賜吾丘壽王璽書

子在朕前之時。知路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漢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酈曹灌。攜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耝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詔令類

御札

唐文宗賜裴度御札

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

後唐明宗幸汴州御札

歷代帝王。以時巡狩。一則遵行典禮。一則按察方區。矧彼夷門。控茲東夏。當先帝戡平之始。為眇躬殿守之邦。俗尚貞純。兵懷忠勇。自元臣鎮靖。庶事康和。兆民咸樂於有年。闔境彌堅於望幸。事難違衆。議在省

方朕取十月七日親幸汴州。其沿路一行宿食頓遞。可下三司排當。務從簡儉。不得勞擾人戶。至於扈從兵師。亦已嚴行誡約。兼告諭東北道諸侯。不得迎駕朝覲。

詔令類

敕

漢光武賜馮異敕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

梁武帝與謝朏敕

吾以非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便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梁武帝敕何胤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晨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

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梁武帝又敕何胤

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勑後進有意向者卽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

詔令類

德音

唐元宗居大明宮德音　蘇頲

黃門朕聞養人者謂之司牧非逸於人上事天者謂之帝皇蓋御乎天下故作爲棟宇以避燥溼居於臺榭以順高明斯乃奉時令布政教也朕以不德祗膺睿圖寶十家之產愛兆人之力未嘗興工於土木役思於池籞冀之休乂以致雍熙自律應長嬴時方大暑溽雲屢起溫風且至伏以太上皇宴居珍衞灤廬清閑迹不往於甘泉心每期於汾水朕侍於左右以奉晨夕助元默之化則虧於聽理當炎蒸之序又瀆以囂煩惕焉載懷敢忘順色然大明創兆先聖所營卽舊不加因時而往千門萬戶外雖謂於別宮一日三朝中自連於複道下所以寧問安之懇上所以資習靜之娛實獲我心俾康政理古有服重裘者則念人之寒居夏屋者則念人之熱況比歲阻飢甫田不稔或愚人陷罪圜土稱冤凡厥庶寮將何以恤兩京及諸州宜令長官親理寃獄除犯名教及官典犯贓幷緣妖僞以外餘罪徒以下咸宜放免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朕當親問其應宣撫咸使名聞舉人試第四等宜准舊例

別加優奬。見任人各量與改轉前資。常選人。至冬依選例與處分。其未出身者。兼授散官。先天以來。軍將押衙官等在陣戰亡者。令本軍勘實奏聞。其妄說災祥。誑惑閭里。并令州縣長官等。嚴加捉搦。仍令御史金吾防察糺糾。有能直言極諫。補朕之闕者。各封進狀。朕將親覽。如有可採。當加奬擢。其皇親諸親。及東宮承優任員外檢試等官。近停令至冬處分者。有家道貧迫。情願外任者。亦令所司勘績閥量才注擬。其緣坐流人。處置有輕重不類者。令所司勘會聞奏。主者施行。

周世宗平淮南德音

王者經營四方。式遏亂略。懷安逸而忘戰伐。則雄圖莫展。有雪霜而無雨露。則歲功不成。日者革輅親征。靈旗問罪。正陽之役。吳師無匹馬之歸。六合之征。楚甲有齊山之積。今長江以北。半為我疆。實賴將相協謀。貔貅宣力。破彼勍敵。成茲茂勳。宜敷曠蕩之恩。用慰輕揚之俗。澤既霑於動植。寵豈忘於忠勤。聲教惟新。甄賞斯在。可特赦淮南道諸州管內見禁罪人。取顯德三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違犯。不問輕重。並不窮問。其江北諸州縣有未收復處。宜令行營大將明申招諭。儻能知機變。歸順朝廷。其向來名位。俱一切如故。仍選名藩大郡。厚加旌賞。其軍都自長行已上。並與優給。其中有願歸江南者。亦聽自便。應隨駕淮南行營諸軍等。或破敵成功。或攻城效力。或收降州縣。或護衛乘輿。咸積忠勤。宜加酬奬。各與等第優給。從駕職官及諸色人員等。從征在外。奉事有勞。各與加恩。以奬勤幹。諸州夫役。自來有沒於矢石者。其本戶放免三年差徭。仍每人支賜贈孝絹三匹。淮南道諸州縣。先屬江南之時。頗有非理科徭。無名配率。今後一切停罷。事有不利於民。無益於時者。宜令長吏條奏以聞。

詔令類

口宣

宋仁宗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　歐陽修

卿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凜秋嘉道途之良苦宜頒燕犒以示眷勤

宋仁宗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　歐陽修

卿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詔令類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蚤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舉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甽泠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瀉鹵可

腴。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卹刑。虞書茂典。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晝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塗如爽。卽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旣龜貝積寢。緡繈專用。世代滋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洊歲之貲。惟瘼卹隱。無捨矜嘆。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邛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內之金。紹圜府之職。但赤側深巧學之患。楡筴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曆明時。紹遷革之運。改憲勑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暘夷廢職。昧谷虧方。漢乘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　融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極軫。故卹貧緩賦。省徭愼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受職。揆務分司。是以

五正鎔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實繁。若閑冗畢棄。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入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槱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尙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迹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殉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任　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曆運。當扆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斲雕刓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

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眞龍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弘奬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進士策問十三首　韓愈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旣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旣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

朝而舉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盡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於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

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愼五典．又曰敍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以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竢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策問七首　歐陽修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

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出者。皆其殘脫顚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宮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

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此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之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政事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識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

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子之所謂者有背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同異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于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也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

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于今者以對。

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於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策問十三首　歸有光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

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儕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於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圜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尙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罔圖延英之所庋。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卽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亙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令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

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糟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飢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恤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僑佹．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豨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於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於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

術之辨在於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譎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愼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卽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卽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當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

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略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沈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於科目。夫志於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於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於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自待者。於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政四奇之位於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

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愼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尙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鬬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敍兵略。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

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為我言之。

山東鄉試策問三首。 姚鼐

問。古者立學釋奠。祀其國賢者為先師。示學者取法前哲。從地近者始也。矧東土為聖人父母之邦。名儒繼踵。多士仰慕師法。尤易興起者乎。春秋時。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獻子之流。嘉言懿行。於傳述焉。多士宜諷習而考其醇駁矣。及孔子同時所交游者。大抵齊魯賢士。太史公既稱孔子嚴事晏平仲矣。而又載晏子嘗沮尼谿之封。夫晏子賢者。而其言何謬乎。抑史所載有未信乎。劉向錄晏子於儒家。而柳宗元謂其書出於墨子之徒。又何說也。孔子之後。齊魯儒者各有著書。惜哉今不盡傳。其篇目存亡可考者凡幾。曾子之書。見存於大戴禮記者十篇。與論語中曾子之語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篇。其餘軼說尚可聞乎。荀子嘗為齊稷下祭酒矣。古以孟荀同稱。然荀子乃詆子思孟子為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載於禮記。諸生能別出之。而論其當否與。漢初若魯申培穆生白生齊轅固濟南伏生之屬。誠多賢者。其後若公孫宏兒寬韋賢父子蕭望之匡衡孔光皆齊魯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優劣則何如也。

鄭康成於東漢之末。與於高密爲海內鉅儒。夫世言理學者宗閩洛。而考證經義詳博者推漢儒。雖然漢儒行事具在。將謂其第能博聞稽古爲有功於經乎。抑有躬修實踐。誠無愧於儒者也。宋儒孫明復石守道。最有重名。其人亦可與閩洛諸儒並論之否。方今皇上聖學日躋。繼古道統。崇經術。奬德行。所以興起教化。勸示儒林者至矣。諸生承聖朝之澤。而追鄉里之賢。尚友千古。考論辨說。所慨慕企仰者何如哉。願聞之以覘志趣焉。

問。儒者之學非一端。而欲觀古人之迹。辨得失之林。必求諸史。爲史之家有數體。而欲統貫終始。言簡事該。其法必取諸編年。昔者孔子作春秋。爲編年家之所祖。筆削褒貶。學者述焉。然孟子曰。其文則史。左傳亦閒稱其體爲禮經之舊。然則聖人所筆削者。殆無多與。自是之後。爲編年之史者。有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干寶晉紀。孫盛晉陽秋。裴子野宋略之類。其書或傳或不傳。然昔人固有評之者。其槩可略聞與。宋司馬文正公以遷固以來。文字繁多。刪削冗長。舉其大要。作資治通鑑。觀其進書表。自謂抉摘幽隱。計校毫釐。則可謂盡善矣。乃若漢留侯之致四皓。唐莊宗之負囊史。稱鑑今古。而何以不載。而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轉有採者何哉。其後朱子因之作綱目。其法益備。而義益精。第以門人編錄。或不免脫漏舛誤。諸生嘗盡讀而考論之乎。夫孔子序尚書。始於堯。太史公亦止紀五帝。溫公通鑑。託始於三晉。而劉恕外紀。獨上追盤古。夫恕固與溫公同修書者。而茲何其異也。其餘前編續編續綱目等書。孰爲優劣。王應麟胡三省爲通鑑注。尹起莘劉友益爲綱目發明書法。其得失何如。揚子雲曰。子長多愛。愛奇也。史氏通病。豈獨子長哉。故審理論世。覈實去僞。而不爲古人所愚。善讀史者也。我

皇上聖學淵深。睿知首出。故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及近奉御批通鑑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於至當。譬之日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也。多士承聖訓而仰文明。於史氏之學。必有能稱量是非。自攄所見者。盡詳著於篇。

問夏書紀九州而各載其貢道。蓋以急惟正之供。謀轉輸之便。聖人所以安國而利民也。禹時九州之中。四州貢道。皆在今山東之境。或由濟漯。或由汶泗。皆達河以至帝畿。或謂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河乃菏字之誤。是何謂耶。自水道屢變。大河改流而南。而國家建都燕京。則天下糧運。皆由會通河以至太倉。而山東爲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勢較古時爲尤重。夫運河北所行者漳水也。南所行者泇氶沂泗也。臨清以南濟寧以北。則上下皆賴於汶水。昔人言汶水有五源。別而流同。其詳可得聞與。明永樂中。尚書宋禮用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盡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謂巧於濟運矣。然旺地勢特高。故昔人謂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況天時不齊。或有旱竭。固其理也。然則預備之使無患運道者。宜以何術。周禮稻人以豬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記曰。善防者水淫之。初宋禮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並湖地設水櫃斗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然水櫃在明時。已苦易淤。今固不免淤塞矣。夫豈乏善防之術。如周禮所云。逆地防不理孫者乎。抑湖濱之民。或有侵占失其舊。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時。丞縣有十三陂。以爲沃壤。嶧縣其故界也。今將舉湖陂之利。盡修復之。內美田疇。外資舟楫。其道何以籌之。至於濬淺置閘諸策。前人謀之詳。其在今日。尚有可議者與。夫通古今之謂儒。漕運經國之重務也。是以皇上既嘗親蒞河隄。指示方略。至雨澤小有不時。必上軫宸慮。咨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則考稽川瀆。講求利病。幾一得以佐當世之用。亦儒

者事也.其各陳所見以爲當宁獻.

詔令類

誥上

大誥　蘇綽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曁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汝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大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之典訓.以大誥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曁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

揆晉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戡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於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鈞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猷．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傯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庸錫降丕命於我羣臣．博哉王言．

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愼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

詔令類

誥下

韓通贈中書令　劉敞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衞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珽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眷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王贊授殿中侍御史　王禹偁

故事。御史府三院。轉遷各有月限。考績之命。異於他官。國朝以來。不用此制。必因行賞。方得敍遷。其間才行有聞。爲衆所譽者。不時而授。人以爲榮。具官王贊。本以懿文。輔之通識。自登憲署。繼領詔條。潔己愛民。所在稱理。司漕運者奏其課。執風憲者舉其才。受代南康。陛見與語。宜從改秩。用以勸能。勉荷寵光。勿渝素履。

皇姪右衞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可起復舊官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王安石

先王糾合宗族。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選於

近屬。以修宗正之官。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爾具官宗實。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遷厥位。以稱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所以修身也。身修則無不治矣。朕言維服。爾往懋哉。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蘇軾

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閒。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彊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中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 曾肇

有位而無官守。有祿而無事責。此階散所以無常員也。然必積日累年。不罹罪悔。有司銖寸校量。應格。然後一遷。亦已艱矣。具官李常。閎裕而靖深。温恭而諒直。秉義陪朕。朝夕有恪。蓋直延閣。長憲臺。侍經席。皆儒學之華選。仕進之要地也。人處其一。以爲寵榮。爾今兼之。其任重矣。玆又因其歲成。進秩二等。往服朕命。職思其憂。

蔣之奇寶文閣侍制 曾肇

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諷議討論。維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眘予南服。付以列城。屬愚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賊殺善民。而爾應接經營。多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

于侍從之列。不改師帥之舊。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既多乎。

金章宗參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　趙秉文

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賢豪。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宗開創之艱。思社稷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羣生未寧。提封未入於版圖。陵寢尚霑于霜露。中夜以歎。茲心靡遑。期得英偉絕俗之才。以濟險阻非常之運。疇若予采。今得其人。具位李蹊。器識邁倫。才猷經世。以大雅飭吏事。以術業贊廟謀。比長外臺。辟宣之政事已試。召還中省。張鎬之籌策甚良。是用貳我機衡。進之丞轄。於戲。承平之世。中庸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賢哲馳騖而不足。身濟大業。力恢中原。幸得遭時。其任以天下之重。毋以有己。或負于人主之知。勉盡乃心。以稱朕意。可改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加上柱國。餘如故。

詔令類

告詞

國子博士告詞　范成大

勅左宣義郎國子博士邱崈等。奉常禮樂之司。成均教養之地。號爲博士。非若他官。正緊名儒。始稱清選。爾崈行藝傑出。氣養以剛。爾萬里詞萃蔚然。思覃于古。俱以可大之業。際夫有爲之時。歲當郊禋。方欲刺六經而作王制。士樂絃誦。要能本三代以明人倫。各勉厥修。毋負此學。可依前件。

將作少監告詞　王淮

勅左奉議郎守太常丞楊萬里等。昔漢宣帝練羣臣核名實。于時技巧器械。自元成間。鮮及其精。于中興有助焉。朕以敦樸先天下。設監置貳。奉郊廟嚴武備外。固無所事。必擇人而授者。蓋養賢望以待用耳。惟爾萬里古學精深。嶷然多士之秀。爾元鼎文才超邁。出于衆俊之表。肆膺抍命。往司少事。辨其物之良窳。稽其士之衆寡。務爲稱職。朕將汝觀。可依前件。

卷二十四

詔令類

制

漢武帝策賢良制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於周莫盛于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闕。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

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幷取之于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漢武帝復策賢良制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于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漢武帝復策賢良制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恆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陸贄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燮邊見稱。故方嶽克寧。疆埸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鎭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厚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律身。推功以及下。衆無犯命。人用樂推。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板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淸。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淸風激俗。雅尙恬曠。撝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藩屛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統帥。宣威耀德。罷警息人。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鎭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勳並如故。

唐武宗討劉稹制　李德裕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欒趙。家有舊勳。漢之韓黥。身爲佐命。至

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悟塡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扇剛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魏豹姑務於絕河。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大受亡命。妄作妖言。中詷朝廷。潛圖左道。執謀動戎帥。屢奏陰謀。顧莒卵之可矜。豈泉魚之是察。暨乎沉痼。曾靡哀鳴。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孩童。中使挾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並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連姻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內。況成德軍嘗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戰勢方酣。再反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必能稟鄭侯之指蹤。成葛亮之心伐。咨汝二帥。朕尤注懷。元逵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曩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符瑞昭晰。績事煥於泗亭。鑾輅巡游。金石烈於代邸。實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祿。

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闕。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殄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夷行劉沔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雋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　歐陽修

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嘗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幾而至悉。自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聞。眷言邦哲。寶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是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祗服休命。

韓琦加恩制　王安石

朕祗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孚大號。以寵元勳。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翌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飛言之行。開朝廷之兩社。採方域之萬邦。辰猷具臧。器實加重。中辭機軸之要。外卽蕃屏之安。衡紞紘綖。備三公服飾之盛。櫜兜戟纛。兼大將威儀之多。序績既崇。修方彌謹。協底宗祈之禮。豫有顯功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思典徽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奬王室。往惟勵翼。服此褒嘉。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蘇軾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敍。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淸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除呂大防大中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蘇軾

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淸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

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斷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爲名臣。宜陞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

除范純仁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蘇軾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彊固。精神折衝。故爲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脩。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歷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爲元氣。卿之忠藎。朕所眷知。比因疾以祈閑。爰加恩而優老。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張珪。彝常世閥。廊廟宗工。早總戎旃。已作禮樂詩書之帥。晚司化軸。遂稱文學政事之臣。左右六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鯁亮以如其初。太淸罹薄食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請。越予新服。嘉乃舊勳。

謇謇之節。詎肯詭隨。侃侃而言。類多裨益。黯雖謁告。奭尚勉留。俾辭鞅掌之勞。專罄格心之學。緬惟先正。嘗平金壘以立功。宜得後昆。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故國。肅建上公。思竭爾忱。廣敷陳於經幄。欽承時命。永翊贊於皇猷。可封蔡國公。提調經筵事。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肅錫褒封。誕膺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卽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釆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七。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欒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肅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眞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嗚呼。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詔令類

批答

批劉悟謝上表　元稹

朕聞上黨亦天下之勁兵。昔者李抱眞用之。一舉破朱滔。再舉蹙田悅。訓養十萬。威聲殷然。人到於今。號爲良將。夫以卿之勇義才略。猶將遠慕韓彭。區區抱眞。夫豈難繼。況以克融庭湊之狂脆小賊。比朱滔田

悅之熾大結連。是猶以孩嬰而稜賁育也。蜂蟻相聚。其能久乎。卿宜密運謨猷。明宣號令。避強擊惰。取暴撫羸。勿爭虵豕之鋒。宜得鯨鯢之首。再圖麟閣。永煥縑緗。無爲他人所先。當使功居第一。策勳在近。勿復爲勞。所謝知。

批王播謝官表 元稹

朕聞有衆不言弱。有地不言貧。是以管夷吾用區區之齊。而諸侯九合。今朕四海之大。億兆之衆。獨不能擒庭湊克融。而曰物力先困。朕甚惑焉。況高祖太宗之法令具存。德宗憲考之舊章猶在。制詔比下。選拔日聞。較量輕重。勤卹仁隱。而室閭益耗。縣道益貧。職業壞隳。程品差戾。議論講貫。殊無古風。豈朕聽之不聰。而股肱耳目。莫得宣其效也。先皇帝以卿有廊廟之畫。倚以爲相。眇朕小子。得而用之。卿宜勉竭誠懷。副玆嘉屬。無爲齪齪。以傷先帝之明。所謝知。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歐陽修

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厭於屢易。戒用人之不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及此。曾莫諭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難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

再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歐陽修

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非極其材遲速之效有時莫能少待則彼其任者實亦艱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曾靡間然方將甄敍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更治不逮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柰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爲辭矧上下旣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爲易得之時當體余懷勉安厥位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生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致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再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朕修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沖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教

告高密縣教 孔融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與羣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衆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傅亮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事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

之烈。主者施行。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傅亮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邱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尙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元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詔令類

册文上

唐册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違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讓皇嗣之尊。曁至神龍。終辭太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亦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愼一日。以至于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禹以命啓。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阽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册。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唐册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八月癸未朔十八日己亥．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爲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咈乃道．若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宇．皆以勤儉兢業．日愼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位四紀．厭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靜頤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冀爾永清．汝惟從諫．宗社將冀爾復寧．佞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詔令類

冊文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於而國．而害於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葷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鬻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廢迺

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戰戰兢兢。迺惠迺順。毋侗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金章宗封高麗王黻册文　趙秉文

皇帝若曰。分封樹屏。實賴幹臣。繼世象賢。以崇有德。率由彝憲。懋明至公。惟我祖宗經略區夏。亦大啓于土宇。用綏懷於遠人。朕若昔大猷。紹休先緒。乃眷東土。惟我世臣。宜加錫命之榮。庸展幹方之寵。咨爾起復知高麗王國事王黻。受材明敏。賦性中庸。有肅恪以禔身。資忠信以行道。惟乃先世。荒於東陲。象輅介圭。啟封圻於大國。彤弓錫盾。作藩屏于王朝。踐修厥猷。不顯亦世。亦暨汝父。克成厥終。肇敏戎功。嘉召公之是似。女有良翰。命申伯以于宣。是用畀爾菁茅。纘我祖考。以永爲我藩輔。用追配于前人。嗚呼。惟有德可以和人民。惟謹度可以保富貴。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孔艱。惟敬厥事。愼乃服命。律乃有民。往盡乃心。典聽朕命。

詔令類

諡册

唐中宗孝和皇帝諡册文　蘇　頲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賾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尙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存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燿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玆四罪僕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虔匹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庚庚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陰九陰敦敍兗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始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徽刑濟其寬不以大讜詞所不忤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入翽翙乎儒雅之林經啓於文章之囿不傷麛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尊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塡于牧方罘原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眞謐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遘膏極歘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既啟烏耘遹慕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愛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王之典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詔令類

哀策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顏延之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粤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輁纚綍。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壼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衞。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即夕。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嗷嗷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 謝朓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塋。將祔于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翠帟舒皇。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衞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

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冑．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淸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種稑．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于佐求賢．在謁無詖．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沖藐．懷袖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淸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徒嗟金穴．璟瓚奚獻．褘褕罔設．嗚呼哀哉．馮相告祲．宸居長往．貽厥遠圖．末命是奬．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鐀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淸洛而南遊．繼袘綍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籍閟宮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祇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詔令類

赦文

開元元年赦書　蘇頲

黃門．朕聞聖人無心．同於吹萬．上皇有道．契於明一．居天下之尊者莫大．體其大以照臨．成天下之務者至公．順其公以康濟．故能稽昌歷．考元符．通於神祇．格於上下．鴻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違．斯豈在予而徇於物也．朕以非德．丕承聖訓．掃除欃槍．保衞宗社．內問安以承志．外聽理以推誠．始自朝廷．納

之以軌物。終加璽紱。洎之以聲教。欲令跂行喙飲。含齒戴髮。去其夭札。蠲其疵癘。每乾乾於紫座。寧自貴於黃屋。而凡我羣辟。爰斯兆庶。以爲人謀協從。天意欽若。王者人所歸也。帝者天之號也。歸之者以德。號之者以功。然號以功成。則功不可以不表。歸以德厚。則德不可以不勵。朕猥屬與能之運。遂忘沖讓之私。將逮臨寅之歲首。甫擇建子之天統。是用發揮景命。受茲禮册。夫循名者責實。謀始者慮終。勉而全之。非敢自滿。所以克己思政。惟懷永圖。懼勿勝荷。用多慙惕。赦令所作。其來尚矣。是則姦人之幸。嘗思奔馬之喩。朕但欲令其畏惡。化之爲善。庶比屋可封。豈開羅爲惠。朕之此志。每用形言。頃屬冬序。頗愆農澤。洎簡辰練日。有司備禮。則上天同雲。北風雨雪。意者將乘廣慶。必待湛恩。宜行宥過之典。以叶隨時之義。可大赦天下。改先天二年爲開元元年。自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咸赦除之云云。禮尚於儉。書誡於奢。朕方歸敦樸。以存勸沮。至於乘輿服御。及土木之功。蠲除撙節。貴從簡省。王公以下。宜識此心。欲將先自朕躬。冀能化行海內。薛伯陽以凶魁之子。合置嚴刑。緣尚主之恩。特令遠貶。旋念從夫之禮。深矜自我之出。宜復舊婚。再承新命。可唐州別駕員外郎置同正員。郭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聞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朕聞罪不相及。先王之制。叔向豈坐於凶弟。展禽見稱於哲兄。劉廙不以劉偉獲辜。王導不以王敦廢職。崔滌爲其兄湜搆禍。每進款誠。事朕有年。心則無隱。忠邪既判。賞罰宜均。俾踐儲卿。式彰臣節。可太子僕員外置同正員。國初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一房沈翳未承恩者。令所司訪擇有才用者。量加擢用。周朝酷吏來俊臣周興之徒。殘害宗枝。毒害良善。永言及此。深所嘆恨。其酷吏有身在及酷吏身後有

子孫。亦令所司勘會甄別處分。諸軍將士。有年歲深久。所由要籍。或不得選集。及未敍勞効。咸委軍將據實奏聞。仍令所司早勘處分。及諸軍子將總管以上。自今已後。冬正賜帛。一準京官例給。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知聞。主者施行。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元大赦文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悋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於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瞿然。體陰陽不測

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應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慚。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軍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藩鎮效力。幷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敕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敍。未復資者。更與進敍。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擕。大廈者力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沈鬱頗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

黜。亡官失爵。配隸流入等。有才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迴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敍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迴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口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尙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奏聞。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詔令類

檄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衞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爲袁紹檄豫州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

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本.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

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霆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琳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

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㲉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旍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强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又鎭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

殄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
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
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
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
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
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
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
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
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
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
樛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
射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
逐袁熙舉事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
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
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
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

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鍾會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定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其具宣布．咸使知聞．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孼。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叶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詔令類

牒

報倪若水捕蝗牒　姚崇

劉聰僞主也。德不勝妖。今日聖朝也。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饑饉。將何自安。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韓愈

國子監應令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誦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尙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潮州請置鄉校牒　韓愈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飮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羸餘。以給學生廚饌。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跧伏偸安。

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爲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縱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衆輕鬭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強弩之初。孤豚儐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秒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則絕有時。不窮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竊觀上略。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愆於羽檄。跂足唯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埴於左闔。卽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勠力。敢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爲日固久。容府陽中丞以義烈爲己任。勳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遠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徼。自貽禽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詔命類

符

宋文帝下荊州符收謝晦

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徵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鴆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並即大憲。復王室之讎。攄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晦之室屬。縲紲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萌。然歸死難。鬪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假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旝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瑯琊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邵。提湘州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荊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劾駕。六軍鵰翔。警蹕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爲亂亡之役。罷軍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懇惻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檻舟護送。若已猖獗。先事阻衞。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

九錫文

漢獻帝册魏公九錫文　潘　勗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衞。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於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於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攝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廻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反。張揚沮斃。睢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黃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敍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

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昬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紘。揜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

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詔令類

鐵券文

唐德宗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具官某。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疾廢養。孤惸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粤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於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瑕疵。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祗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詔令類

判

駁局判 竇瑗

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卽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卽位。隱之也。期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禮。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於文姜。魯公謚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以情推理。尚未遣惑。

對建國判 褚亮

定之方中作爲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常居黃道晝參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縣衡各有典司乃無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安爲苟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詔令類

考詞

爲男珀考語　張說

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道載參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以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以上下

補趙肅充州學教授詞　宋祁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內諸聖賢之域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令肄業之彥裒然朋來君當示以規模棖闑拂所蒙而光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詔令類

參評

知縣參評　海瑞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境見乘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見馴雉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一念以誠求之乃今則異是

矣。一旦綰半通得一邑。沾沾色喜。理沒眞心。不顧廉恥。多方掊克。朘生民之膏。塡溪壑之欲。甚至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昆弟。下而吏役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易生謗。謂所行不可認眞。認眞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原之道自待。待吾子姓長兄弟。沉浮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所已言者。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日日徵催。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鬭趨利。未有息訟之期。感爭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弊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而於三年期月。幼學壯行。深有愧焉。

縣丞參評　海瑞

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共濟。承流而宣化也。誠能靖共爾位。無忝厥職。安知不與鳴琴而理者大展雷封之略哉。是縣丞之事。亦知縣之事。知縣之責。亦縣丞之責。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爵祿貨賄。動魄驚心。國病民寃。如聾如啞。縣丞之謂耶。瑞自下車日。心竊鄙之。詎我寮列備官而未之聞耶。每見時可共言爲之卷舌。力可獨任爲之却步。爲長官之聽。漫無可否。是上人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宣之也。非縣丞也。

主簿參評　海瑞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位雖卑。苟能率眞性行之。如錢穀一書。出入平允。亦無悖於孔子會計當之意。若勾稽錯亂。追呼騰攏。有錢則寬。徵無錢則急。比仝憑家兄驅使。了不能自主焉。徒老死於簿書間耳。

非主簿也。

典史參評　海瑞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鬬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翼。晝夜唯勤。棲僅一枝。飲唯滿腹而已。若黑白出於脣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爲盜。爲己歐利。何以爲民長上哉。況屈一夫。寃一婦。天之霜旱隨之。爲民上者可不緣此爲兢兢與。且又偏聽衙蠹。相助朘削。盜賊分其贓。爭鬬罰之紙。不幾詳符五鬼乎。非典史也。

教官參評　海瑞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臕䐢薄質。俱賴其陶成。況門下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卽淳邑簪纓濟濟。亦不少矣。教官其可安閒自曠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羣弟子朝夕講習。日月會課。切磋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由道德發爲文章。因學問做出事業。有利國計民生。始見所學之不虛也。瑞令茲邑。見諸生唱飲呼盧。逐羶營利。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懵然罔聞也。僅寄空名於士人之上。模範不端。典籍無傳。初入學則索贄儀。既入學則需節禮。於士子毫無裨焉。亦何以稱廣文之職哉。非教官也。

詔令類

勸農文

端平元年勞農文　魏了翁

太守前年十月以古典勞農於郊。今年十月。當修故事。而太守以君命召去官有日。用登進爾父老而終

告之曰。惟民之生於天地間。相保也。相教也。相救也。相賙也。相葬也。此同類之至情也。而出於其類者。爲之君公師長。則又有以保之教之救之賙之葬之。蓋無以保則危。無以教則昏。無以救則戹。無以賙則闕。無以葬則傷。有一於此。太守懼焉。於是以學校爲第一事。治器服。正堂序。壞者更之。未備者補之。所當辨正者。定其位而營築之。使鄉里之英。無間遠近。皆得以麗習其間。庶幾不貽乎無禮無學之憂也。其次謂比年以來。國有狄難。兵盜相乘。郡邑之間。城築當固。戎器當除。今龍見騶正。以次具舉。尙庶幾無忝於城郭之臣矣。則又念民有不幸。顚連廢疾。鰥寡孤獨。莫遂生全。州故有濟養院。歲久法弛。迺爲買田以增益之。而三者之外。又有所謂養生送死者。迺循社倉之法。官樁本錢。秋糴春糶。以平物價。庶免乎塗莩溝瘠者矣。然死者人所不能免也。則又擇高燥之地以瘞之。俾各有歸。太守所爲。止於如此而已。雖然。小惠未徧。此何可恃以爲安。徽爾父老。務本居業。服田力穡。則國無餘財。民無餘力。學校有時而弗嘗也。城築有時而圮壞也。養濟有時而窮也。生有時而弗給。死有時而弗恤也。而所謂務本居業。非一人所能自爲。則又在於詔而子弟。訓而妻孥。安其安。無悖於義。事其事。無墮於嬉。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賦役以時。上下秉裕。則所謂五事者。雖千百年可使爲太守者。繩繩不替。以與此邦相爲無窮也。顧不美歟。

權遂寧府勸農文　魏了翁

歲二月。勸農於郊。太守事也。今部使者攝郡。乃得與爾父老周旋於此。且吾聞之。造物能與人以豐年。不能殖不耕之田。能遺人以安富。不能福不率之民。自比年來。江淛淮漢。蝗旱相仍。流莩蔽野。惟我蜀土。歲比有秋。乃去年之冬。三白呈瑞。入春雨暘以時。爾之得斯於造物也。亦云幸矣。幸烏可恃也。挈率子弟。脩

爾稼器。修爾穡事。若時和歲豐。錫爾多稼。則仰事父母。俯育妻子。豈惟爾利。賦租以時。無闕我餉事。盜賊衰息。無罹我憲網。吾與爾父老咸執有利焉。若子若弟乃有不率於教。不服田畝。不孝養厥父母以害於閭里者。其亦以告我。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乃有官吏不體此意。與不急之務以靡爾事。肆無名之求以害爾力。亦當爲爾去之。使者不妄語。敬聽毋忽。

詔令類

約

僮約　王襃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嶺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卽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截竿鑿斗。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牀振頭。捶鉤刈芻。結葦躐纑。汲水。絡佐䤖䤈。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棕。種瓜作瓠。別落披葱。焚槎發芋。壟集破封。日中早爨。雞鳴起舂。調治馬戶。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案。園中拔

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鼈。烹茶盡具。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堊販棧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往市聚。愼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有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鞣裁轅。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及犬彘盤。焚薪作炭。壘石薄岸。治舍蓋屋。削書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柴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掄麥窖芋。南安拾栗採橘。持車載輳。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眞不敢作惡。

詔令類

牓

牓國子監　溫庭筠

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

卓然.誠宜牓示衆人.不敢獨專華藻.並仰牓出.以明無私.仍請申堂.並牓禮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溫庭筠牓.

詔令類

示

保甲告示　薛瑄

察院近行保甲之法.止論居止人戶.年十五以上.盡行開報.爲保爲甲.不論原管都圖册籍.使爾等出入相友.急難相救.卽古者井田比閭族黨之遺意也.爾等可照發去式樣.照依居止次序編甲.若街道狹窄去處.則編東西爲次序亦可.若住居零星.則就相近者.亦無不可.多或十餘戶.少或不及十戶.都爲一甲.但取守望之便.不必過於分析割補.一甲之中.擇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者.爲甲長.三五甲擇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者.爲保長.日輪一人.稽查各戶.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卽行覺察.每戶三丁或二丁.出一人巡夜.一丁免巡.外出則輪及別人.俟其回日補足.一戶每三丁.出一壯丁爲鄉兵.各自備堅利器械.至貧丁亦備木棍.遇警則出.或鳴鑼敲柝爲號.農閒則鄉兵演習武藝.優者縣爲給賞.自示之後.倘有偸安瞞隱.不遵約束.遇警不策救.各有重罰.毋貽後悔.

詔令類

審單

王哲審單　歸有光

査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杠幫硬證。除已結證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誣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照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鉤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揑辭實跡。衆證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歸有光

審得大德娶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照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衊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冀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證之獄。其舌尙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歸有光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宂荒閒。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於半誣。據律當從於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詔令類

附錄

奴券　石崇

余元康之際。出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太粗。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抱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疋。聞謂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讀。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爲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牀。負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縑。趙國之編。許昌之總。沙房之綿。作車當取高平英榆之轂。無尾髑髏之狀。太良白槐之輻。河東茱萸之輞。亂楡桑轅。太山桑光。長安口口。雙入白屋。釘鑲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材。可斫千張。山陰青槻。烏嗥柘桑。張金好墨。過市數蠡。并市豪筆。備郎寫書。鞞角犢道。金案玉椀。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吾絹口口而歸。

唐太宗金鏡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懍懍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常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覩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知之。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

終於一世。以此爲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強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刳孕婦。剖人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吳起曰。昔有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心。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沈泥。定無凌空之効。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爲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以小材爲榱橑。所有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夫德爲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衞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爲永誡。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歲望。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己如仇。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蹔忘。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不遙。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

攝衣於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誅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尤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蝨螟爲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翦爪爲犧。千里降雨。大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曰爲君難。或曰爲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殷紂致飛沙之災。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爲之哀。覩其勞苦。不爲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己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長。然後爲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爲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爲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爲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專。以報私讎。袁盎是也。子身而

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爲永鑒。自起爲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爲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爲國。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理。非惟損己。乃爲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爲君子。又爲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爲深怨。偏與人語。衆望以爲曲私。任使賢良。則爲偶得。委使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譏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爲枝葉。畿內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傅說。人所希逢。至如鎮積冰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尙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illegible]而不遺。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爲己。卽書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爲嗤也。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三册目錄

卷二十五

傳狀類

傳

卷二十六
傳狀類
小傳

別傳

外傳

補傳

行狀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二十五

傳狀類

傳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𧓔．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都者曰毚．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

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太學生何蕃傳　韓　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圬者王承福傳　韓　愈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長短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隱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

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蹟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癃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

勤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

廢．親與交親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子劉子自傳　劉禹錫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諡曰靖．子孫因封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陿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違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浙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埇橋．其後罷歸浙右．至揚州遇疾不諱．小子承夙訓．稟遺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郡．蒙恩澤．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尚書．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太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初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閒曠．得以請告奉溫凊．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尚書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既免喪．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路猶艱難．遂

改爲揚州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卽位。時有寒儁王叔文以善奕棊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知之。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翌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戶部侍郞。賜紫。貴振一時。予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郞。判度支鹽鐵等按。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言然。三子者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諡曰順宗。東宮卽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祕。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予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自連歷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郞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祕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

不夭不賤。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數之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寢於北牖。盡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

號中樂春秋。扶摘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竟以是學爲己任。而顚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鏁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窗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冊。値本卽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於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糅汙。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囷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瘠。大禹胝胼。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乎。凡與其蚤蝨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荈。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簿爲甌犧之費。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邱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

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茶鐺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詠歌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已．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世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提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為眞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為察其實．而愼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稾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

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因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南海．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眡未卽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

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尙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臥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徒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命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必嗜酒如是。生爲男子。與其徒沈溺於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於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慖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爲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爪加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紿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

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顧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鞚。時伯淵驂右。卽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尙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楓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佐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於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尙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孝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殁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於素宦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雄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

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己。目懾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躡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靳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驟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昭相樂。四方遊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歆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尙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

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劃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覩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燕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之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憒。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使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

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次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眞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賫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飮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

葬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於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踰。又易宋內爲諸浮圖。乃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已鎮。而不知早爲之瘞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翺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泫。翺字皋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與。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謝翺傳　胡翰

謝翺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翺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

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句越。句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翺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廣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禹祏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欷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噣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翊。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顧卽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翺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詑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卤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嫣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翺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道前．鷹犬羅後．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垂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肅愼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隋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橐．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疐尾．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邪．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跽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尚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黨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

狼度簡子之去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飢死道路。爲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晷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紿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即食。不可即已。狼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饞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我邪。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把。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賓客。下至於僕。皆食我。又復鬻實於市以規利於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斂華就實。賈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望見老牸。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嚮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咥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牸繭栗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賣一刀以易我。使我貳羣牛。事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凡事

我都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坰以闢榛荊。老農親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敝。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擔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卮罌涸脣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醞黍稷。據尊罍。驕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侶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兎園戴笠子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攣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鞟。骨角且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硎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咥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誓定是於三老。初逢老杏。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請愬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咥。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是羿亦有罪焉。先

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生復縛置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髫丱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豔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乞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子卽具舟費并載其豔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踝躚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成途順塗而哭忽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尙獨存哉既相

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避。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械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械亦何不可置也。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祝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鹿野翁傳 歸有光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元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爲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斂衽以聽焉。又嘗爲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鹿野翁爲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爲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予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予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予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予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足稱哉。

陶節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牏。自浣洒之。

家人有頤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淸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韋節婦傳　歸有光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名

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爲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會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迹。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筠溪翁傳 歸有光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擧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與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淸。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憭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媼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逝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煙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鎭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眞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摸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

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大鐵椎傳 魏禧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人。工技擊。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榻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鬬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鬬處。送宋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愼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

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

寧南侯傳　侯方域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刼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邱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巵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令旣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邱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錫之巵酒三令箭一曰三巵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巳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巳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剿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

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郎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良玉長身頳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既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郎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鎭。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至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蘗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慍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亦離。遂往來江楚。爲自堅計。盡取諸隱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亂政。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

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礮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邱磊者旣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蜷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册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旣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竄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

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嘆。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伯胥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瀾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鬚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儈驅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猶稍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禰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申甫傳 汪琬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係鼠嬰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貍至。貍欲取鼠。亦訖不能入。貍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

所謂八陣圖也。董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天啓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董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踰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州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嘗不見聽信。愍帝卽位。我太宗兵自大安口入。薄京師。九門皆晝閉。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至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才。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辨。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當是時。士大夫往往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毆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

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敍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傘蓋自蔽。家人且怨且嘆。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帓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谿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稍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囑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耶。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顧之曰。文石。汝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

坐而受刑。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猥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辯疏詣闕上之。復作籲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駉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閻典史傳　邵長蘅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愞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韃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徼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

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八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饟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酤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礧礮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組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隤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陴睨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

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鎭。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慙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貰。然輕財。賞賜無所惜。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酹醊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鑌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燄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奪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棲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鄰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摭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秫百畝．秫半之．有圃一區．雜植薤韭瓜壺薯蕷蹲鴟之屬千本．臧獲執耕爨者十餘人．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即自號青門老圃云．老圃嘗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每高等．已累舉於鄉．輒報罷．會詿新令黜其籍．則歎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旦暮耳．而顧皺形勞神爲．去杖馬箠北游燕．西浮漢沔．弔屈賈之遺蹤．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爲之欷歔泣下．久之歸．則構小室．環列卉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几硯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老圃豐而髯．恬淡無他嗜好．顧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辭．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閒至咯咯有聲．屬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類有大苦者．既成則大喜．牽衣遶牀狂呼．遇得意處．輒詑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倦．遇功名士．則搤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元虛以及干支卜筮種植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顧喜人飲．當東軒花時．邀客泥飲．懽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筆牀茶竈．爲浮家吳越間．游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

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

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灌畦。有以自樂。古鹿門漢陰之疇非耶。或曰。彼方銳意功名。壯無所遇。是激而逃焉者耶。或曰。老圃外聲利。頹然自放。顧獨刻苦為文詞。殆有慕於古之立言者與。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為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詗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歡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惜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督帥許定國

師譟。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惜此日是䟦扈也。小子多言趣遺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於亡。方域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鋮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稿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啓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悗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讎。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修幹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被寇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淩厲雄健。不屑屑模擬。如世之

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埰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檮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眞。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踔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殀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為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聖賢之主。而嚼然不肯少汙其志。賢已。嗚呼。禧儻自謂與。

白雲先生傳　方苞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尚。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

則弱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族太公偶誠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而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為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櫬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所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識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江先生傳　劉大櫆

先生始就外傅。見邱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徵引周禮。即求取周禮全文誦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解。雖屢經續輯。尙多闕遺。乃廣搜前載。為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古禮粲然可觀。其平生所為書。於周禮則有疑義舉要。於戴記則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於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於天官星曆。其書則有曆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曆辨。歲實消長辨。於樂則有律呂闡微。於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則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其百餘卷。藏於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於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

得其據證。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册之中。而人顧莫之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背其心所欲言。信乎其爲博聞強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鄉。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其民不知有饑歲。嘗一至京師。朝廷方開三禮之館。卿士預脩三禮者。就質所疑。先生爲置辨。皆暢然意滿稱善。其後有欲以先生之書薦聞於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游皆凋謝。乃戚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於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霧。猶賴有山澤逸遺之士。窮年兀兀於其中。遞相推測隱度。蓋其義。有自漢儒脩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推闡。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繫於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頹然一老。力學於深巖絕壑之閒。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猝有志於學問。於何執經而請業。此士之迍邅憔悴。爲舉世之所不爲者。聞先生之卒。不能不盡然流涕以悲也。先生婺源之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慎脩。

黃貞女傳　朱仕琇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於父。父又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即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爲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爲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爲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爲婦。未適人。則猶爲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是兄弟

遺我以安也。何累於名。事聞於令。令親往諭貞女以無死。且女畜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曰。旣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懟也。且是重身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與見夫矣。亦異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非是。官雖審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於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忌。然曾孫之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刪之。使冒者不得以爲榮。而疑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愼而益白。蓋貞女之志也。

朱竹君先生傳 姚鼐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此獲安。其後督福建

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于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崖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劉海峯先生傳　姚鼐

劉海峯先生名大櫆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邪吾同里劉大櫆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牓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但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某爲後先生少時與鼐伯父薑塢先

生及葉庶子酉最厚鼐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鼐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顙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鼐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寧查編修慎行查編修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奧祕麾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鼐欲稍刪次之合爲集未成乃次其傳

張貞女傳　姚鼐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裒以其壻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裒爲甚不誼以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與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女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閒張氏迎父弟其處以屋居父而己所處纔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與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槪焉貞女自

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聘妻胡氏蔭寰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程節母傳　吳定

節母姓鮑氏歙人也生之前夕母夢神人以柏授之曰若寶此後必召祥覺而生因命曰瑤枝及長歸程太學生家蔚家蔚讀書不事事禾米裳衣鮑氏常以女紅易財供其匱焉嘗讀詩至柏舟爲婦釋其義鮑氏聞之厭刀尺歎曰嗟乎婦當如是矣數年家蔚沒益貧遺孤長秀長康皆幼而族人欲嫁之庭有柏樹且朽矣鮑氏日徘徊樹下撫之而泣徐乃曰吾死是矣夫一夕暴雷雨柏復生鄰里大驚爭相告曰婦義神相之矣族人亦曰神相之矣遂不敢奪其志長秀長康旣壯相與僇力振興其家嘗築園亭奉母栽植桃李梅杏之屬無算會母疾長康割臂和藥疾遂差其後母年及大耋稱慶之日子孫且百人肅冠裳羅拜堂下郡守張公大書柏節旌其門而率僚友及薦紳先生奉巵酒上壽車馬交馳喧闐柏樹下弗能禁

也。

贊曰。柏物之辯者也。婦少喪其夫。無賙恤之親。有侵逼之族。不辯亦甚矣。然以一女子持門戶。立節六十年。子孫蕃昌。豈非所謂辯者哉。彼以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爲辯者。是徒希降辯於天。弗思召辯於己也。而其間是非禍福之判。因以徵矣。

林穆菴傳　秦朝釪

君諱明倫。號穆菴。廣東始興人。舉乾隆十三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以堪勝御史薦。奉旨記名。未及用。授浙江衢州府知府。在任三年。以失上官意。被劾降調。隨例入京。未引見。以病卒。年三十有五歲。君爲人淸介端直。卓然自立。在翰林六年。翰林諸人大抵尙交游聲氣。造謁報謝無虛日。暇則相從酒食宴飲以爲常。其號爲自好能讀書者。亦獵浮華詞采。攻聲律對偶。以升沈進退爲憂喜而已。君獨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僦屋數椽。僅蔽風雨。窺其戶闃然如無人。驟而即之。漠然若不與人相接。徐而察其動靜語默。其於義利是非之介。確然如黑白不可淆亂。方保舉御史時。同官有要之者曰。行舉御史。不可不謁掌院。君毅然曰。御史以求而得。尙何以自樹立耶。謝不往。其友人與之書。盛加推許。期以白沙甘泉。君正告之曰。兩先生所造。吾何敢然。吾所學。乃在程朱。白沙甘泉。皆君之鄉先生。而學微出於陸子靜者也。其趨向可知矣。其出守衢州也。以安靜爲治。吏民敬而愛之。會新易巡撫。君以病不即上省謁。疑其傲。遂以才力不及劾之。部議降調。例當入京引見。至京。病益甚。遂卒。蕭然無以爲斂。其門人爲經紀其喪。其友人朱珪秦朝釪收拾其遺書。擇其可存者錄之。以俟後之君子。而以其全者歸之其子焉。

贊曰．稷若平居論學．斷然以兩宋大儒爲依歸．以上泝於孔孟．旁及荀況王通．皆欲裁而取之．其文章師學韓退之．吾未能測其所至何如也．要其人有守不苟．且其古文辭秩然有條理．不背畔於理道．可信也．而世人以其高自期許而笑之．嗟夫．世俗之人．湛溺沈酣於富貴利達．一往而不知返．顧不此之笑．而見夫志於學者則笑之．何其惑也．孔子取狂狷．爲其能進取有所不爲也．雖然．使稷若不死．其所就寧止於是而已哉．故敘其大概傳之如此．

黃蛟門傳　管同

黃蛟門名以旃．江寧府學增生．父名某．家產數千金．歿後．五子均分．而君以長男不與．然君與其妻無怨色．事繼母愉愉如也．待異母諸弟及弟子．雍雍如也．既貧甚．常爲童子師自給．蓋冬無裘．夏無帷幕者．至三十餘年．然自諸童家所奉錢外．一介未嘗取諸人．人或招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覓牽持．不得已而後至．經數日輒相酬．其豐腆恆加倍．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當事者或諏予以其人．予對曰．他人不敢知．如府學增生黃某者．乃眞孝廉方正人也．爲備言其行．當事者亦慨然歎息．然竟不得舉．古靑谿之水．出竹橋而東流．過復成橋．與淮水合．其勢淸闊．旁有竹林蔬圃．予始與君皆家橋南．每日夕輒相攜步橋上．望鍾山．俟日落乃返．後予遷居城北．遂希見君．及今客安徽．而家有書來．報君病卒矣．六年八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君嘗作詩數千篇．又嘗爲曆算星命之學．欲著書．皆不就．有二子．曰某某．

贊曰．予幼聞古人還麥投錢之事．心敬慕之．及識蛟門．然後知今世猶有是人也．君嘗對予舉劉孝標語曰．聲塵寂寞世不予知魂魄一去有同秋草思其狀甚悲之然則君之於名．其尙有未能盡忘者耶．予之

力不足以舉君。而文或足以傳君。故稍次爲傳。使天下後世知有鮫門焉。

鄺湛若傳　吳蘭修

鄺露。字湛若。南海人。年十三。爲諸生。居恒慷慨。以才略自負。念海內多事。遂爲劍槊韜鈐之學。會上元跨馬夜出。觸縣令前騶。令怒。詳於學使。削其籍。時崇禎七年也。乃走廣西。窮歷諸郡山川阨塞。游於岑胡五土司。爲猺女執兵符者雲嚲娘書記。述其風土儀物爲赤雅三卷。文飾古藻。往往過實。然其言曰。先王建國。必因山川審遠近。故建瓴之勢立。指臂之義順。勢立則內強。義順則外服。然後霸王之業可成也。若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平宜柳。屬之南寧。使自爲牧鎮。則兩江谿峒可馳尺版而服。卽用兩江之兵。南略交阯。此指臂之義也。桂林故衡湘地。形勢袤延。首起衡嶽。腹盤八桂。尾達蒼梧。湘灕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焉。制衡永郴道諸郡。並隸廣西。封略偉矣。此建瓴之勢也。又述岑氏兵法。能以少擊衆。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救之。一人戰歿。左右不夾擊者斬。一伍之衆皆罪。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一伍戰歿。左右伍不夾擊者斬。一隊之衆皆罪。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惑衆者斬。敵人衝而散者斬。敵以金帛遺地拾者斬。論者以爲鑿鑿可用。非文士曼衍之說也。當是時。關中已陷。河南江北流寇四起。湛若浮湘而下。轉徙吳越閒。明年。北走燕趙。賊勢益熾。冬十月。愍帝下詔罪己。慨然有求賢四方之志。而湛若孤羈逾歲。裘敝刺滅。卒無所遇。遂南歸。我朝順治二年。唐王據福州。起爲中書舍人。甫三月。引去。五年。永明王據肇慶復起就職。七年二月。奉使還廣州。會大清兵至。與諸將戮力守城。十二月朔。城破。死之年

四十有七。湛若蓄古琴二。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死之日。幅巾抱琴將出。騎以白刃擬之。笑曰。此何物。可相戲耶。騎亦失笑。徐還所居海雪堂。擁古器圖籍與琴殉焉。生平好大言。汪洋恣肆。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氣。所爲嶠雅三卷。憂天憫人。主文譎諫。雖小雅怨誹。離騷忠愛。無以尚之。妻鄧氏。自遭難後。見湛若荷笏負米。遂絕粒。舂穗秕爲九服之恬如也。子鴻字劇孟。年二十餘。能詩及擊劍。先於順治三年。率北山義勇千餘人戰死。贈錦衣千戶。

畫網巾先生傳　宋潛虛

順治二年。大兵旣定江東南。明唐王自立於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於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光澤守將吳鎭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旣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旣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

名高覩其所畫綱巾班班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為畫綱巾。即以此為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彊死何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捽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恥不自逃也。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女。遂被戮於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題曰畫綱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冢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將。寧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眥。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傅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

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始於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迹

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栗恭勤公傳　梅曾亮

公姓栗氏。諱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寧府知府。徙開封。歷河南糧儲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河東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馬營壩黃沁隄工。皆親其事。及任河督。益勤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前任官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之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至串溝。串溝者在河隄間。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不及防。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口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隄滎澤灘水。畢至隄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稭石。隄南北皆水。取土築壩。公即以收買民甎。於受衝處拋甎成壩四十餘晝夜。成甎壩六十餘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百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甎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攔黃堰及南岸之黑堈。皆效。遂奏請千甎爲一方。方價六兩。減採買稭石銀。兼備甎價。是後每有工役。或甎加碎石及稭掃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其說

頹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隄之法。率用稭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嚙隄根。備而不用。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隄。勢不可盡爲豫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成決口。甎則沿河民窯。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甎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甎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甎重三分之一。一方石價。購甎兩方。而拋甎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稭埽。故久水不腐。又工不能築埽水中。甎則能水中拋壩。卽盪成坦坡。亦能緩減急衝。化險爲易。或謂甎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已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灘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石。使知用甎。不如拋甎。收甎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上知公忠實可任。且綜畫周密。卒皆允之。屢詔褒賞。訖工任五年。河不爲患。二十年。薨於位。上爲之震悼。賜諡祭及太子太保銜。時長子煊已官刑部郎中。乃賜次子燿進士。公在工有風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河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隱度。每日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省。乃能眞省費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逾一年。南岸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官吏民羣思公以爲神。且立廟也。

論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人有一事。足爲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況求民情也哉。

黃个園傳 梅曾亮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縣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以父友書.見兩淮鹽政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方亟.而兩河決口.丁夫楗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入不充.募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衆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使銜.長子次子皆郎中.入都祝嘏.賞圓明園聽戲.賜克什.當是時.上自鹽政.下至商戶.視君爲動靜.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厚.樂驕逸.訣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流馳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朘日深.名贏實虧.而私商朋與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冀久任.進奉無見銀.儀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之銀額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改鹽政.淮北改票鹽.而商總權絀.商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己.而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短長.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視衆商之殷瘠.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入.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而玩法.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閉.莫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賕任情.入貨者引身.借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拄救敗者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與綱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曾亮曰.君長子錫慶.次子奭.余在都時.常相見.君蓄名書畫數千.而不好伎樂.嘗至蘇.徵歌召客.豪費日

千金。人皆怪其所爲。適有西人豔之。願轉輸銀百餘萬。君持歸。而奏銷得報如期。其膽智固不可及者哉。

傳狀類

家傳

高昌偰氏家傳　歐陽玄

偰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速可汗爲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速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爲賓國夫人。而默棘速故地盡爲回紇所有。暾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卽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鷙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爲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卽今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剌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爲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卽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爲梵言以祝之也。暾欲谷子孫既世爲偉兀貴臣。因爲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偰輦河上。子孫宗暾欲谷爲始祖。因以偰爲氏焉。以河名也。相傳暾欲谷初爲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史之亂。求回鶻援兵。暾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爾。襲爲本國相答剌罕。錫號阿大都督。遼主授以太師大丞相總管內外藏事。故國

人稱之曰藏赤立。扈滅里棘脫脫伯吉叛。合剌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滅里棘馬百匹。脫脫使追之。則紿追者曰。丞相載馬取蒲萄酒見女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酒行營。二日易名。以嬖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遲公至。既行。乘驛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私恩公義。有難兩全者。吾奉王命取爾首。爾亟拔劍斬之。左右股弁不敢動。持首白王。王悅。賜玉深郡地。曁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阿胡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國俗以爲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嘗盛水。初曰。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宿碁祖跳。臥大樹下。鴉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韡。鴉下爪韡者三。方怒提之。毒虵自上墮地。賴鴉免於螫。戒世世子孫勿殺鴉。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詔丞相以劍擊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玉深郡西五里。曰闊爾祿。名之曰辛。子岳弼。襲國相。爲答剌罕。阿天都督。太師大丞相。仍兼通管內外藏事。七子。長曰遜林。次曰亞思弼。曰衢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剌脫因。曰多和思。亞思弼二子。長曰仳理伽帖穆爾。次曰岳璘帖穆爾。仳理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剌罕。時西契丹方強。威制高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圉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仳理伽曰。計將安出。仳理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兵於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仳理傑忽底。進授明別吉。妻赫思迭林子弟。以敵欲谷之後世爲其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有疾

其功者。譖於王曰。少監玴琛。先王寶也。仳理伽匿之。盍急索勿失。王怒。誅寶甚急。仳理伽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紐銀印金螭椅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二十三郡。尋又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爲質。仳理伽沒。高昌諸部。塗哭巷弔。歲時祠之。岳璘精於偉兀書。慷慨以功名自許。資算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眞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敦睦仁厚不殺爲第一義。上聞嘉之。中原諸路。悉命統治。旣而從平河南。徙鄰縣民萬餘戶入樂安。以便偃捬。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虎符。幷賜宮女四人。所得倘方賞賚。悉輦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山河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爲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宗皇帝卽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斡眞出殿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部淸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諡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涖事寬猛適宜。初爲諸王斡眞必闍赤領王傅事。王薨。長子只卜早世。嫡孫塔察幼。庶兄脫忒狂悖。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陝。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南。必有峻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闊阿里卜哥睥睨神器。諸王多附之。王亦首鼠進退。撒吉思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專意推戴。若猶豫不決。則失幾非計也。王從之。世祖卽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宮人甕吉剌眞氏及金帛章服。聚至鎭。鋤強鋤姦。革邪除穢。遼東以寧。會高麗有異意。

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卽奏疏爲直前讞。
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璮反。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得璮。戮於
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因繫。返流逋。
歸剽掠。吹枯蘇簡。節疏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略統軍二使。兼益都
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貴戚臨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璮馬羣
園林水磑海青銀鼠裘等。嘗慕春秋時晉祁奚舉親舉仇之節。惟才是用。或以子姪爲幕僚。或以里閈知
舊爲文學官。或以叛帥舊卒爲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爲國計。公論多之。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爲之上聞。驗
民丁力。官給以牛。人得肆耕。李璮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禿劉懷其恩。以璋謀上變。乃
襲璋斬之。統軍抄不花畋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等豪據民田以爲草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
不花。減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與密等州丁壯。屯沂莒以逼
漣海。宋邊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其爲民捍患。爲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臣宿將。多出其
門。碩望雄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於舍。年六十四。卒於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勳德焉。今
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諡曰襄惠。岳璘
十子。長曰益彌勢普華。次曰都督彌勢普華。曰懷來普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尙。
曰合剌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勢初從撒吉思討李璮。以功奏爲行省郎中。繼除博興
沂州監郡。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

志。謂丞相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奔潰。都爾彌勢爲前鋒。引大軍乘勝逐北。與宋殿帥孫虎臣戰於焦山。破之。陞蔣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陞斷事官。江南既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攜阻兵。每單騎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籍棣張甚。恥爲詭隨。居閑養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爲征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答海李宰山等異議。辭行。已而阿答海等果敗。遷使盧楙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爲參知政事。知楙不可以共事。亦辭不拜。後楙果以罪誅。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爲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江浙財計至重。命爲行省郎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爲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南王卜隆吉台。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勢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辦及阿里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西憲使。卒。合剌普華。倜儻有節概。好義如嗜欲。恤窮若姻戚。恤危蹈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留之侍母與敦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乎。卽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俾習偉兀書。及授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之亂。與敦氏挈季子。脫烈普華。辟地登萊間。晋問隔絕。號泣徹晝夜。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爲孝感所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衞。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除商山鐵治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爲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芻

輓粟。夜警晨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奬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蠲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尙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歷漕米二十萬由邗溝達於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爲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剌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踦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柄政者憤無所泄。則詘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君等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攎掠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鞫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爲姦利。劾奏罷之。羣盜歐南僭王號。僞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建言撤刈弗亟。其勢長孳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搤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知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鐘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於是忼慨語其下曰。軍餉重事也。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爲也。卽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鬭。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爲逆耶。正有死爾。遂遇害於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台特勒氏曰。廣寇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夭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事劉閏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剌普華衣金甲指麾其中。謂吾死今治此。煩若二人爲功曹。翌日

凶訃至。俄而閏德相繼死。時羣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乘騅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爲神。繪像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分明。禁令嚴。凡所施置。後爲法程。歷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通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謚曰忠愍。希吉特勅封高昌郡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凜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偰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歲。刲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故相與繪爲圖而傳觀之。既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延祐初守廣德。治法風聲。爲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江浙田糧。行省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猾吏爲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潭爲大郡。既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軋己者。搆誣以罪。事既白。遷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柳州慶遠賓州猺民叛。領兵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十九龍半天等一十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爲守備計。開通故道。以絕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謂其有文武才路。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中書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既而引年休致。家於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偰玉立。登延祐戊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曰偰直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偰哲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曰偰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翔濟州事。曰偰列篪。登至順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路經歷。越倫質早歲警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基偰輦。今因以偰爲氏。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昌以來。勤瘁王家。

謂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託之文字。大懼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歷。以請。玄惟太史公論贊夷齊顏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輒廢書而歎。以爲古今同一轍也。及覩偰氏世磊砢相望。勳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尙此。諸季起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以涵演迤碩大顯融無落於其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溉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之於偰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聞□□□矣。使造物報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爲□□□□□別生分類古之道也。偰氏遠稽前聞。遡□□□□□來綿延百世。遂爲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予所嘉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爲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安邱張夫人家傳　魏禧

魏禧曰。世之稱婦德者。曰無才以爲德。豈不過哉。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蓋婦人之有才者。恆以才累德。故詩人儉於祝。其女子以爲苟如是。是亦足耳。行可列於內則。名垂彤管之史。地道代終。與天合德。彼無儀。豈詩人本願哉。然且遭時無事。家室康平。徒以德聞可也。若夫不幸而夫亡子幼。內外之難蠭起。祖嗣絕續。同於反覆手。此其事不下丈夫百里之命。六尺之孤之託也。於此而無特達之識。明敏勇決之才。其克無負者鮮矣。安邱張君貞。哀其母之苦節。以狀來乞傳。禧以疾辭。貞再拜流涕曰。若吾母者。其可無傳哉。吾之至於金陵。非有他也。聞君調疾於此。故來乞君文。文五日不就。請待十日。十日不就。請旬月。禧歎曰。嗟乎孝子哉。遂力疾而爲之傳。母姓孔氏。系出曲阜。及徙壽光。遂爲壽光人。先世皆有名德。通仕宦。繼室貢士張公繼倫。性柔順婉娩。嫺姆訓。內外稱賢婦。公難子。母又不孕。每自齋祓奉佛。

手燃香以祈。遂生貞。貞九歲。父卒。母哀毀幾絕。因撫貞頭歎曰。我死此何屬。乃強食以視貞。當是時公兄孝廉公嗣倫叔御史公緒倫皆先後卽世。無子。貞內無期功之親。母以一女子獨手撐拄。而姻戚之強有力者。眈眈思嚙噬矣。有貴姻索屏風於貞。母以先人手澤不肯與。貴姻輒叫罵而至。相捽擊於庭。貞家奴皆羅拜乞活。又有大腹豪愛貞園中嘉樹。強移之去。母親止弗聽。乃揮袖張目叱之曰。鼠子敢爾。汝謂我家無人。固有老婦在。老婦將以頸血濺汝矣。大腹豪懼。叩頭謝。復舁樹植故地去。母從容謂貞曰。我豈愛一樹。良以漸不可長耳。然平泉覆轍。豈堪再蹈哉。立命奴子持利斧伐樹。竟然後歸。而族子數人託治喪名。瞋目踞靈几間。欲作難。母若爲不知者。溫言厚飮饌禮之。不得發。然其謀益深毒。母乃慨然歎曰。不斃此三尺孤不止矣。是獨有散財一法耳。於是大集宗人姻黨。焚香拜靈几。手挈貞而告衆曰。未亡人所以不死。惟孤耳。財產何有焉。遂盡出遺橐千餘金以畀衆。又以某田付某支下。某宅與某子。他出貸子錢者。悉燒其劵而榜諸門。一日之間。去資產十七八。所留惟瘠田老屋。財足居食而已。母於是撫貞而泣曰。今而後吾始遺汝以安。吾母子其長有命矣夫。魏禧曰。嗚呼。母之識與才過人遠矣。記曰。積而能散。此善於守財之言也。鄉里長者當之矣。孰有爲寡婦孤兒。一日而散敗其先業。委曲以圖存者乎。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哉。家既落。內外之禍息。母乃遣貞就外傅。督之學。爲貞娶婦生男女子。而貞能自奮於文學。以貢士官翰林院孔目。母筦家政三十年。至是始偃息以壽終焉。母好仁。未嘗以鞭扑加人。晚年坐臥小樓。有婢子得罪避梯下。母操杖擊梯。撆之出。終不以杖拄婢子。親黨失業相依者。皆廩之別館。溫飽終其身云。

張逸園家傳　姚鼐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尚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瑑。皆贈左都御史。廷瑑三子。長若溎。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愼。而君慷慨强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謄錄。敍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閒。君之嚴能治辦奸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僭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顧喜君强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搆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贓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既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

之曰逸園。言己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髯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居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視姻婚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傅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總兵劉公淸家傳　梅曾亮

公諱淸。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靑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間。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人莫爲用。故遇公輒逃。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躓。先是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知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首疑懼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剿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淸野議。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裁撤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賜詩。取民所呼靑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嵝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賊保扈

家集。於曹縣樹土牆。荊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公之破扈家集也。上諭曰。劉淸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賞布政使銜。及玉韘大小荷包。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今上即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於家。上深惜之。子廷楱。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登舉人。尋賜祭葬。

論曰。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公遇春也。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王剛節公家傳　梅曾亮

英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尤惜之。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寧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遊擊。攝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力。矢殪其酋。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壂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間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取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猺民趙金隴亂湖南。殘常寧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猺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賊銀匠衙。獲其酋旗。

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連花汛冷水衙金竹根桃花衙紅泥田各猺及排後猺。亦就擒服。擢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總兵。自遊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鄰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救。兩營已先敗。賊爭鬭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衆。揮短兵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入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鬭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擁大軍為偵候而已。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天子震悼。以提督例賜謚卹。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論曰。予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溫雅。不知其為武人。鄉人言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屨。身盡子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軍多悍卒。不知義也。知義雖儒者立焉。況公之武勇者哉。

葛寅軒先生家傳　曾國藩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為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

錢南園侍御灃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旣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辭讓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篤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春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墉賡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偕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為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為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常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頹壓坐席破碎里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旣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哀以為常兄弟五人旣分居矣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即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歿則庇其喪無子為之立後率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歿次榮館孫三封泰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備。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役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關忠節公家傳　魯一同

公名天培。字仲因。一字滋圃。姓關氏。山陽人也。起家行伍。歷淮安城守營守備。揚州中營守備。獲私鑄王國英等十八人。署溧陽營都司。獲匪嚴加烈等二十五人。移兩江督標左營守備。歷中軍都司。外海水師奇營守備。奇營遊擊。道光二年。外洋獲盜最。三年。署吳淞營參將。旋卽眞。後二年。東南方議海運。海運自明以來。輟數百年。議者紛錯。大府舉公任其事。六年二月。督米船千百四十五艘。米百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自吳淞抵天津。先期功最。署太湖營副將。明年。署蘇松營總兵官。旋卽眞。十三年入朝。上御便殿召見五次。軍機記名。明年。夷事萌芽。先是西南諸夷暹羅眞獵安南之屬。皆恭順受職貢。惟英吉利最遠強黠。嘉慶間入貢。嚴衛入海。至是夷目律勞卑來。不如約。兵船駛至黃埔河。水師提督李增階坐疏防落職。而以公爲廣東水師提督。公至則親歷重洋。覩阨塞。建臺守。排鐵索。軍務肅然。東南倚以爲重。公容貌如常人。悛悛畏謹。而洞識機要。口占應對。悉中暇則習弓馬技擊。技絕精。在廣著籌海集。識者比之戚少保云

居虎門六年。而禁煙事起。當是時。洋煙流毒徧天下。前侍郎黃爵滋發其事。上命內外大臣雜議。議定著爲令。而英吉利躉船適至。躉船者。販煙船也。公旣習於海。而前欽差大臣林公則徐威略素著。與公尤協力。至則拘夷目。錮其船。船不得發。獲煙土二萬二百餘箱。焚之。奏聞。上大悅。敍功有差。夷計不得逞。明年四月。縣師入浙江。據定海。分船溯大洋。上天津。詭投書乞和。而前直隸總督琦善馳傳赴廣東。林公以罪去。於是和議興。海防撤矣。廣東邊海門戶曰香港。虎門。香港與衍易盤踞。去省少紓遠。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別十臺。最外大角沙角二臺。屹爲東南屏蔽。是年十二月。夷攻大角沙角。壞師船。而大帥日以文書與來往。冀得少遼緩。夷不報命而急戰。戰方交。則投書議和。書報復戰。晝夜攻掠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駐防滿兵。督標。撫標兵。兵不下萬人。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數萬。而大帥所遣助守臺者。撫標二百人。駐東莞提標兵二百人。備策應。由是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沒。二十一年五月。夷進攻威遠。靖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慟哭請師。無應者。初。公之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祿命生當揚威。死當血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已而歎曰。丈夫受國恩。有急死耳。終不爲妻子計。公老母年八十餘。長子奎龍。吳淞參將。前卒。幼子先遣歸。及是乃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公死後啓視。則墮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公旣自度衆寡不敵。而援絕。乃決自爲計。往靖遠臺。晝夜督戰。已而夷大䑸奄至。公率遊擊麥廷章奮勇登臺。大呼督厲士卒。自卯至未。所殺傷過當。而身亦受數十創。血淋漓。衣甲盡溼。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哭曰。奴隨主數十年矣。今有急。義不使主死而已獨全。手持公衣不可開。公怒拔刀逐之曰。吾上負皇上。下負老母。死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號而

走。比及山半。回顧。公隕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長慶既去。懸厂自縋下，下負水多蘆根。刺體如蝟。卒負重創、送印大府所。而身復至臺。求公屍。夷人嚴兵守臺。則乞通事吳某以情告。吳某者嘗爲漢奸。公得之宥弗殺。給事左右。恆思所以報公。至是爲長慶說夷。誠懇反復。夷人義許之。入求屍。鈹交於胸。長慶膝行前。徧索不得。卒詣公所立處。舉他屍數十。乃得之。半體焦焉。事聞。天子軫悼。予騎都尉世職。諡忠節。賜葬如禮。喪至之日。士大夫數百人縞衣送迎。道旁觀者。或痛哭失聲。而長慶得公屍後。復求得麥廷章之半體與公屍皆徒負以歸。水陸七千里。公葬後。恆鬱鬱不樂。言及公。必泣下。未幾卒。

論曰。甚矣虎門之敗也。悲夫。可爲流涕者矣。方公之經營十臺。累戰皆捷。奏上。公卿相賀。主上爲之前席。嘉歎至於再三。然而釁發於定海。詐成於天津。夷不爲無謀。要豈夷人能死公哉。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厲有階矣。長慶義士。誠感犬羊。吳某奸耳。知感恩爲一日之報。異哉。

卷二十六

傳狀類

小傳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

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卽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

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淸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荊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

杜環小傳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卽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溼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

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顧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祀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葬於城南鍾家山。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予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恆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傳狀類

別傳

周書昌別傳　章學誠

余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

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予自己丑庚寅間．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予亦游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薦．與休寧戴震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爲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爲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浸浸乎移風俗矣．余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棄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余爲藉書目錄之序．余序之曰．書昌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竭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今編目所錄．自經部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覯之本．亦略具焉．然書昌之志．蓋欲構室而藏．託之名山．又欲强有力者爲之贍其經費．立爲法守．而使學者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藉書名園．又感於古人柱下藏書之義．以爲釋老反藉藏以永久其書．而儒家乃失其法．因著儒藏之說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爲永久法式．嗚呼．書昌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者肄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官廢．師儒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業．夫官不侵職．師不紊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爲工．其致力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下．學識亦愈以卑汚．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

而與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墟。搜討窮於寡陋。不幸不見天地之統。古人之大體。而挾鄙書以守。旃崇者。遂得以騃姝菌蠡。學：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為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羣言。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毫髮之無憾。此書昌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簿次。以為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數。其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書昌相去當何如邪。雖然。羣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尚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為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卽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刋落夫無實之文辭。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書昌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書昌志既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義。四庫館開。既以夙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刋市流通。且為學者無窮之利。而己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優游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敍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久湮沒。畸篇賸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掇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為功者。遂謂搜取無遺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間風雨寒暑。目盡九千鉅册。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緝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

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謂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間。四庫全書將竣。而館閣被命特修之書。若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欲趣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藉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皆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闊於世故。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爲謀。往往明大而疏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事。人以是益迂之。初入翰林。以謂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開架。權市貨。倩賈客爲之居廛。俄而大耗其貲。則矍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疏矣。則又儆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爲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儆田所穫。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矍然省曰。農夫耒耜。士之贄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鐫印萬本。以爲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卽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爲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貲多。券質責逋。計子母。卽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購書餘蓄無幾。至三發計而益憊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嗟乎。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更不易。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世。而井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略。再則曰此其大略。諸侯之禮則未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愧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譏宋儒爲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閎之士。或於世事稍疏。卽爲儒者詬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

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爲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譏其所見之偏。卽知之者亦徒震於學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則皆未有當也。書昌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來。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也。學安得有案。春秋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所以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謂學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蕺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常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是陰闢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乃是陰闢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心。道者飛伏修鍊爲求助於氣也。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予游京師。於書肆見偉丈夫。黝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意者。掉臂竟去。余徵跡之。益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髯偉絕類李君。因悉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搜刻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余恨未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翥。皆篤學嗜古。不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辛丑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別書昌。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十年爾。而書昌又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高祖遷居歷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堂。國學生。善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閭黨稱之。書昌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乾隆四十

五年舉人。余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躓少歡。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宴。憶書昌方欲儆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余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徽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余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之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余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圃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蒔。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係之矣。與桐言書昌且東歸。自知不起。屬與桐寄語。俾余爲傳。余謂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己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余與與桐所爲心折者爾。

傳狀類

外傳

胡孝廉外傳　王晫

仁和孤林胡氏。自襟寰公歷官中丞。稱華族。孝廉其孫也。名貞開。字循蜚。生而夙慧。喜放誕不羈。九歲時。父仲宣國博同叔休仲庶常攜之過苕溪。溪有施竹捷截流而窒魚者。庶常戲問孝廉曰。捷前後左右皆水也。魚觸捷當別去。何依於此。爲人所烹。對曰。獨不見蒼蠅之逗窗紙乎。求進太猛。投明太急。知進而不知退。見明而不見暗。是以不免。比長受知廣輿劉學使。補杭郡諸生。是時海內爭尚門戶。文社迭興。若復社。國表。名山業。人文聚。名最著。孝廉游吳門。訪金沙周介生。約合南北同人。結大社。各立壇坫。檄徵四方文。輯萬餘篇。選八百有奇。名石鼓。桐鏤板行世。孝廉少任俠。好與邊人武士接。習弓馬。旁通劍技。有蕭塘

顧四者。以善相馬。游貴公子之門。偶播婁東賈家紫騮來。孝廉以百五千緡易之。常馳戲兩峯三竺間。一日從湖隄出定香橋。會樊學使致盧蕭僚友於湖酒酣。步隄上小坐龍王堂桃花下。肴核既具。意氣方豪。孝廉忽驟馬直前。勢不能束。几席爲之傾倒。落英如雨。坐客皆辟易。有仆地者。學使怒命隸追之。至隄盡處。有橋。橋上與儓厮養。挐執梃截馬首。禁止不得行。孝廉乃退馬。違橋六七丈。提鞭外向。大喝一縱。徑過度葛嶺。迤邐循城而東。涉沙河。出臯亭之背。穿林越莽而歸。日尚未瞑也。學使以大索不得。令城中凡有馬者。悉詣官按驗。孝廉聞之大笑。年三十八。舉於鄉。爲崇禎己卯歲也。流寇起關右。長江以北亂萌沸。朝廷思得文武兼資之材。寄心膂。從大司馬議。下令今年鄉試舉子於中式後。別試騎射。如果超距破的。該撫按卽行咨部。擢以異等。顧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恥言介冑。遇躍馬彎弓。輒掩鼻不令同坐立。故估畢家多不識決拾爲物。九月上旬。監臨王侍御同主考衞宮諭。顧兵諫。洎提調監試諸司。升武帳。集舉人於壇下。張侯較射。衆謝不能。孝廉騁馬挾大黃。拓弦三發皆貫革。主司大喜。明年應春官試。下第。遂南還。遇賊於汶水之西。同行者盡瞻顧不敢進。孝廉怒馬獨發。抽矢引滿弓。逐賊四十里。過市下馬。裸衣踞胡牀。納涼樹下。諸同行者方到。相與上酒樓劇飲。咸驚歎爲天人。甲申後。自傷抑塞。未見用於時。一試其所學。將以孝廉老矣。新令仕宦者不應詔。禍且不測。制府聞孝廉名。强出之。署爲嘉興府刑官。兼攝鹽官縣篆。尋赴部。改選湘東司李。未幾。謫商邱丞。罷去。所至具有實政。然皆非其志也。嘗謂耳體空受感最捷。因號耳空居士。又滑稽善觸物。不宜於世。取衞武瑟僩之義。稱瑟菴焉。孝廉本無意於時。既歸。乃鑿宅之西北隅爲池。卷池土而上。爲岡爲巘。爲絕壑。爲磵道。爲小橋。平坡坡之脊。築室三楹。轉而入閣。閣旁複道。架小

屋五椽。蜨叟藍田叔倣㫖宮父子雲山一版。因顏曰米山堂。堂中設長几一。以展書畫。方几二。以時食飲。竹牀木凳。石盌瓦鑪。不使有塵俗氣。虛閣望遠岫平疇。四時陰晴。變幻不一。屋內書數架。備觀覽。早起參楞嚴一則。自言收其放心。非佞佛也。飯罷。讀史。有當意者。隨筆記之。午餘臨法書一兩行。或作奇峯一幅。以寫胸中壘塊。客到則烹芥茶。劇談世外事。小住即與蔬食濁醪。爲秉燭之敍。興至步月。不送不迎。雖居近市廛。閉門風雨。如深山然。故乃稱孝廉以明志。嗚呼。當寇訌之際。上思用文武材。得如孝廉者數十輩。錯置孔道。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國事何至不可問耶。肉食者泄泄談讌。不知收采英傑。知之又不復能薦之。而淹鬱磊落。至受薦於不顧其知者。此孝廉所以傷也。

傳狀類

補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虬。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幷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

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眞。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

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聞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尙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飮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尙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諡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

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摠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戲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眞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

於篇。以補隋書之闕。

傳狀類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任昉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鎭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竝鎭盆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摠西伐。公時從在軍。鎭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於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旣允樊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敦悅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屛。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昃。龍丘狹其東皋。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降。事追於權奪。而茹戚肌膚。沈痛創距。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纖纊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

肅惠。神臯載穆。轂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卽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闡玄闈以闡化。寢鳴鏞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不雕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緊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眘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阜。萌俗繁滋。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勤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歿讓存。天不慭遺。梁岳頹峻。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祕器。斂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豈徒舂人不相傾壥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泓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

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顯．任均負圖．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慭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己．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實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縕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邱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幕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虯．獻書於衛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六春屈己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導衿禮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尙想前良．俾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卽命刊削．投杖不暇．公以爲出言自口．騕褭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爲不

祥。蔣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愈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衞大將軍。由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

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淸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衞。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嘻。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

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大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幷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暴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

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愼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尙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

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眞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饒晉六州。以淸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諡文正。公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諡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幷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思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靑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旣

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鎭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衞。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鎭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反復。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鎭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

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義。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衞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旣責

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有餘。其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淸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

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陜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間籍陜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殿。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卽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

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旣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旣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

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郎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滅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

畫。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速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靑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

遂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爲公眞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詾詾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

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尙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曰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喩安石。三往反。開喩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

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麨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麨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

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

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卽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起將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

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讀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

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敍．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淸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程伯淳行狀　程頤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贈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而刑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

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矣。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劵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閒。而

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彊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

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爲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

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鎭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

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敍年勞。乃遷秩。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進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令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

寵至盛。所至淩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嘗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劵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買易如私田。民既惓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導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遯。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稺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

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

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

先府君行狀　方孝孺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敎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夫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爛元。鄞縣敎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辨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嘆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則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酹岳忠武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陽董彝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

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邐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饑寒。或袪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約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勦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刼。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鄰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憫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變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來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

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宴儀曹。遣踐舊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觔。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郡。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弟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頹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illegible]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旃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册書。列民之丁産爲上中

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敎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莫轉戎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卽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牛車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車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能稽。哀號卽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卽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羣祠。將返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歡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卻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愼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概。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穽。先君令民自持概。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稅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

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徽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遠。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畊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壝。置祭器祭服。福濟之類。粥親為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溼。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若。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入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為閘。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塡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緝墜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囷蓄糧。火屢為災。先君教民為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為曹。互相救恤。火患為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冬不廢。公牘堆几。羣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衆。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

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挂楹。亦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既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塡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弟子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閭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刼村落。焚廬舍。先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覽顚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焉。懸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資。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職。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葦席。障之。令蔽風而已。牀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侍。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薑進二水瓜。先君答薑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燽

雁脩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嘆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眞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乎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邱園。傳其業於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人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稾。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嗚呼。予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潸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爲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爲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眞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璧。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爲當代名儒。誠甫爲人少而精悍。有所爲。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爲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爲羣。皆褒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爲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夜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自閒。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蓄。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姚惜抱先生事狀 陳用光

曾祖士基．康熙壬子科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祖孔鍈．邑增生．贈翰林院編修．父淑．贈禮部儀制司員外郎．

先生諱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嘗顏其所居曰惜抱軒．學者又稱之曰惜抱先生．先世自餘姚遷桐城．遂爲桐城人．自明以來．代有明德．入國朝．刑部尚書端恪公文然．先生之高祖也．先生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癸未歲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歸服闋．散館．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戊子．爲山東鄉試副考官．改祠祭司員外郎．記名御史．庚寅．爲湖南鄉試副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遷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全書館啓．以大臣薦爲纂修官．年餘．乞病歸．自是主講於江南．爲梅花紫陽敬敷鍾山書院山長者四十餘年．嘉慶庚午．以督撫奏重赴鹿鳴宴．詔加四品銜．乙亥九月十三日．以疾卒於鍾山書院．距生於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五．自康熙閒．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劉海峯繼之．天下言古文者．咸歸桐城．先生世父薑塢編修．故與海峯友善也．涵揉聞見．益以自得．其論學．以程朱爲宗．其爲文．於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及既歸．益務治經．所著經說．發揮義理．輔以考證．而一行以古文法．居揚州時．嘗以所作示歙吳殿麟．殿麟以爲不可．即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止．殿麟海峯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雖才不己若者．苟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尙如是．於爲學可知也．故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其初學者尙不知信從．及既老而依慕之者彌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峯．蓋天下之公言．非從遊者阿好之私言也．先生色夷氣淸．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驩．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能易所守．當修四庫書時．于文襄

聞先生名。欲招致之門下。卒謝不往。既歸。猶使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所校定四庫書館中既不取其言。書成議叙。亦終不及先生。嘗居鍾山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趣。嘗以其門人某屬先生卻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或且謂先生不當爲作誌。先生曰。設余生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故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是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乎。蓋先生存心之公且厚多如此。先生所得束脩及故舊贈遺。歲以資其宗族知交之貧者。隨手輒盡。晚歲始以千金購田於江浦。蓋欲爲移居江寧計也。然終亦斥去。迨既卒。乃無以辦歸。先生論學。既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爲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徇一時之好尙。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耶。又曰。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宏通明澈。不受障蔽。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其論文。舉海峯之說而更詳著之。嘗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

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論詩以爲如漁洋之古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譌謬風雅之道日衰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爲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行其古文辭類纂尙未刻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生云先生始娶張孺人前卒生一女適張元韓前卒繼娶張宜人生子二景衡壬子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師古監生生女二長適翟通理次適潘玉側室王氏生子一雉孫四誦芳賜譜栖曾孫一敬曾孫女一用光自庚戌歲謁先生於鍾山書院及癸丑受業於鍾山者半年自後歲以書問請業辱先生所以期望之者甚至而無所成就今聞先生之喪蓋失所依歸有甚於他門弟子先生居家孝友睦婣任恤之詳用光所不及知者致書於景衡兄弟俟其詳列而編次之茲先以先生平日爲學爲文之大旨所習聞而略知者論次之如右以待國史之采擇

傳狀類

合狀

華氏忠烈合狀　全祖望

在昔文章家無合狀之體惟葉水心集嘗爲陳同甫王道甫作合志蓋出於史之合傳予因援其例於狀但古人於夫婦之間未有不以婦統於夫者今雙舉之何也曰華夫人之烈非凡爲婦者所可同也作華氏忠烈合狀

檢討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始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忠烈公。已又同參蕺山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也。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諤諤有范滂陳東之風。浙東賢其淸議。以爲月旦。以恩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大議。豫於六狂生之目。其奉錢忠介公書。入定海說王之仁使返旆。幾陷虎穴。夫己氏欲殺之而不克。詳見予所作忠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悍帥枋成諸經略皆不用。然猶與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檢討雅素勁挺。忠介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是爲乙酉之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時浙東未下者。祇翁洲彈丸地。顧浙東之學士大夫以至軍民。尙惓惓故國。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爲辭。檢討謂人心未去也。而錢忠介公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人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浙之守備稍虛。檢討曰。此可乘之會矣。謀之益急。丁亥乞師翁洲。翁之故總兵黃斌卿無遠略。猶豫不應。檢討憤責而歸。未逾時。慈之大俠以馮侍御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檢討。捕之入獄。或曰。亦夫己氏所爲也。因中作生謝死謝羅械破械等詩。家勤與董公德欽。悉力營救出之。檢討不以爲懲。謁李侍御長祥於東山侍御曰。吾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覓以中土之師。速舉。侍御曰。此間人頗以海師爲望。因其勢而用之耳。檢討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侍御曰。子其強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檢討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

事孚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炌管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之師會。可得四百人。而署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為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谿。職方家楨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偁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亹。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尙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將軍以此衆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為憂。斌卿猶不信。檢討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子言。倘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檢討歸。乃復令楊公文琦往。馮侍御等益勸斌卿。楊公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檢討偕楊王諸公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寧晷。嘔出心血數石。至是以為功有緒矣。而夫己氏又告變。夫己氏之欲殺六狂生以阻軍也。自度不為淸議所容。及再降於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為王之仁所脅。今幸得反正。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間之力。中途賺取檢討所貽大蘭帛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謨以告之直指秦世楨。直指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擣東山。三道之兵皆遣急捕檢討。得之屆期。翁洲兵入關。直抵鄞城東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仲二將軍不敢發。斌卿知有備。亦不

敢攻而去。直指乃令知府大陳刑具。訊檢討。究其黨與。檢討乃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董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檢討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也。謝昌元亦爲人所告。下獄。初謝氏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新朝。不料枝秀之黜。其富也。欲并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檢討曰。謝氏汝寃家。可力引之。當爲汝報仇。及其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謝跪旁搏顙謝曰。長者長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初二日行刑。直指謂曰。非不欲生汝。奈國法何。檢討曰。事成吾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冲天而去。監國還軍翁洲。贈檢討。門人私謚曰毅烈。生平著述最多。亂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弦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尚有存者。

檢討夫人陸氏。有雋才。而性貞且孝。檢討被難。夫人絕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檢討正命。夫人親詣市。紉其首於屍。負以歸。既殮。復絕粒。其姑垂淚勸之。復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徙諸家妻子於燕。檢討之友高文學斗魁。急過語曰。夫人當自爲計。夫人曰。諾。願得褒衣以見先夫於地下。斗魁即以其妻所有予之。次晨起。對鏡歎曰。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其盎中。尚有米。親掃臼舂之。舂畢。跪於姑前曰。婦不隨郎去。終恐不得事姑也。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其姑哭。夫人亦哭。隣里鬨者聚觀如堵牆。皆失聲哭。夫人徐起。投繯堂中。既上而絕者再。時方盛暑。汗涔涔下。隣人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

夫人嘗此而後死夫人亦渴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纓而絕而檢討次子凜昰夫人於前數日密託檢討之友林評事時躍竊出匿之但以瘧兒聞其家莫有知者夫人之慷慨從容旣克從死又克保孤時人以爲巾幗中奇男子云其後凜昰竟育於林氏年二十始復姓詳見予所作評事阡表有謝寅生者亦義士也素與檢討不相還往至是忽訊之獄中曰吾願以女配公子檢討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之謝氏之爲枝秀所陷也亟行賂於直指發其貪墨事枝秀遂罷官謝亦多方下石以報之而刊揭自暴其前此告變之功幷爲枝秀所陷之屈然卒不見用嗚呼皇朝應天順人同軌畢附檢討欲以精衞之力塡閩海波亦何可得卽令是時所圖得遂浙河如破竹亦豈足延西崦之祚乃一擲不中至再至三卒以喪元可謂愚矣又況重瞳受病一往疏防不密失身胥人抵隙竟漏多魚之師坐而受縛同盟駢首仇讎快心言之可爲浩歎者也然而欲存君臣之義於天地之間則小腆雖頑終賢於筐篚壺漿之輩至於身經百鍊終不爲繞指之柔皇朝殺其身未嘗不諒其心矣若乃夫人之凜然大節故國故家均爲有光而臨終妙用才反出檢討之上又一奇也彼反覆如夫己氏到今亦安在哉

傳狀類

述

陸歙州述　李翺

吳郡陸傪字公佐生於世五十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專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郞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

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遲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顚頓之人然也．賢者與顚頓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顚頓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遲相合．旱苗仰其澤．顚頓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矣．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降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於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

傳狀類

事略

先妣事略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

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緜。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傳狀類

實錄

皇祖實錄。李翺

公諱楚金。諮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淸河崔氏。父球。兗鄆懷三

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太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賫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必盡所賫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援我何爲。公曰不請非不能爲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衞州車以來。又以二千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斃之以瓦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爲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覬叔賢於君。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較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二子。爲戶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於叔父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祗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淸河崔氏。能以柔順接於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爲己親焉。翺生不及祖。不及備聞其景行。其貝州事業。親受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爲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則剛勇不回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爲子孫法。蓋聞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爲之傳焉。

傳狀類

世家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高尚鎮天下。十八代祖殷。仕漢至雲中太守。以賢良稱。肇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授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仕晉。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元謨。次曰元則。元謨以武略升。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以兄用武進。常嘆曰。先君所寶者。禮樂。先師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心道德。博考經籍。以為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為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業。於是始稱儒門。世濟厥美矣。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仕魏。太和中至并州刺史。創家臨河汾。惟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惟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傑。惟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幽識遠悟。非禮不動。傳先生之業。所在教授。門徒常千餘人。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天子常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輒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始求出補樂昌令。尋轉猗氏。後遷銅川。所在著稱。吏人敬愛。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

兆於安康獻公。公愀然作色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也。是孫也。必能通天下之志。而道不行。天所命也。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始平。銅川府君歎曰。吾視王道未有敍也。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於側。始十歲矣。有憂色。銅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嘗聞之夫子曰。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之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春正月。銅川府君晏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亦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曰。請從此行。於是始有四方之志矣。蓋受書春秋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三易之義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蓋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遂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雜王霸之略。稽之於今。驗之於古。恢恢乎若運天下於掌上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文帝方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文帝聞而傷之。再徵之不至。四年。文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本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

公始仕於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焉先君之所懷也且有先人之敝廬在焉家本儉約茅簷土階蕞如也以避風雨道之不行則知之矣捨此欲安之乎不如退而志其道定居萬春鄉之甘澤里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蓋有事於述者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恆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將千餘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之間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而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而謂之曰吾夢顏子稱孔子之命而登吾堦坐於牖下北面援琴而歌曰禮樂既正詩書既成讚明易道聿修元經歸休乎何必永厥齡此殆夫子使回召我也吾必不起矣蓋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薛收姚義等數百人共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云男生有字以昭德也死有謚以易名也夫子生當天下亂昭王不興莫能宗之故退而刪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明矣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蓋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於時遭代喪亂盜賊奔突先夫人用藏其書於竹笥扶老攜幼東西南北未嘗離身焉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得返於故居復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附錄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沈亞之

郭旴。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旴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舉進士。與權皋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閒。頗聞其強矣。旴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卽罷還歸。爾亦為師古所辟。旴與故渤海人高銑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銑旴為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人北渡河屯平原。以為願望。銑旴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為朝省。以樹大功。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既勤穀滅稂。歲得均稿。至於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辦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上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殆乎。此借言於家人尚爾。況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盡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雖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幸哉。夫舉食於人。嘗渴饑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十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陸備鼎。顧與糠粃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後。事將行。左右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拏怒。掉尾以倚嘯。厭噉於熊豕麕麚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餧。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麑兒得以狎而搏。如欲伸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就待餧。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

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銶。而昈以能善人左右者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鄗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邪悖。乃陰爲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鄰四境出入者月餘。昈乃爲練繒書。緘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愼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人運爲武寧虞候都使。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昈爲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入萊淄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爲非昈書。疑師道爲之。以相詿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里。乃及昈所處。未見昈。且爲師道所召。既行。與昈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昈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常以氣敢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召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謂知前謀。覺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亦爲師道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爲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銶以前著跡。追爲尚書。蓋言寵

之。昈得以外郎爲滑從事。詔令行餘爲記室。行餘與昈會於河朔之間。昈謂行餘曰。昈前若使航馳帛去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昈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昈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於史氏云。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四册目錄

卷二十七

碑誌類

碑上

卷二十八

碑誌類

碑記

神道碑一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二十七

碑誌類

碑上

高祖泗水亭碑銘　班固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永䖏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竢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敍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郭有道碑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陳太邱碑　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縣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慚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

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慭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於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史。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圮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於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胡公碑銘 蔡邕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媯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阯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

猷。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鈞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己。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衰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纖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謚曰文恭。如前傅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粤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

赫赫猗公。邦家之鎭。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楊公碑　蔡　邕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尙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尙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熖。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姦黨。用嬖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饕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淸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於下。昭升於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絪緼。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淸。

漢太尉楊公碑　蔡　邕

公諱賜。字伯猷。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於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勛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治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於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幷參諸佐。維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於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袞冕紱珽。以佐天子。祗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孝女曹娥碑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沈。爰來適居。盱能撫節案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

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尙設祭誄之。辭曰。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待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沈乍浮。或泊州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丘墓起墳。光于后土。顯照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雕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彷彿。以昭後昆。

褚淵碑文 王儉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旣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弈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於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淸。撓之不濁。袁

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尙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藉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尙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尙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尙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子右衞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邱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衞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尙書。領衞尉。固讓不拜。改授尙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謨。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晉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屬値三季在辰。戚蕃內侮。桂陽失圖。竊窺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實繁。宮廟憂逼。公乃摠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祥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尙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王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荊楚。廢昏繼統之功。戡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雖無受賑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士宇。固辭邦教。今之尙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沖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册。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暨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尙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尙。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尙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

八。昔柳莊疾棘。衞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動於下。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祗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需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淸暉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衞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璿曜。匪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讃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旣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頹。梁陰載缺。德歆靡嗣。儀形長遞。恪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約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淸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

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恆受。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劍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戰。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殷員。提封百萬。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萌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覦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釐戎秩。候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績斯侯。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皐。地埒分陝。江左已來。常遴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淵藪胥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郛鄽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辭

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鍼怨既孚。鉤距靡用。不待赭汙之權。而姦宄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途歌里詠。莫不懽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戀。爭途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嶓潼。平途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擻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埸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視。馬如羊而靡入。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鑿首。日拜門闕。卉服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強民獷俗。反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菑。蝝蝗弗起。豺虎遠迹。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衢。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寮如霣。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慚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

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惟話言.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衞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衞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衞.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綿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鞶帨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慭留.梁摧奄及.豈唯僑終蹇謝.輿謠輟相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國.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因菜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拖紫.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皇蒸哉.實啓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與賢.膺期誕德.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惠露沾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月.用簡必從.日新爲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幛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如何.輿山止簣.

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邦國殄瘁。齊殞晏平。行哭致禮。趙殂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即官長夜。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鍾石徒刊。芳猷永謝。

頭陁寺碑文　王屮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刧。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徵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

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皐。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忘。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脩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亙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資寶相。永藉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旣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於衆妙。其辭曰。

資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古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般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闕。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楫。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濤池湘漢。堆阜衡霍。膴膴亭皐。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燠。松踈夏寒。神足遊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徐陵

若夫雕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淸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啟中興。郭莖表其深源。河籌慚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揚宗之華轂。又有佽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弈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丰神雅淡。識量寬和。旣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裹風。勢利無攖於胸襟。行藏不概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矞。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二彘。勤恤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般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澧水。源於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

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夭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鎭茲裔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廉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脩．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有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麵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斅塈．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亦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

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離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爆牛牲兮茵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搉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與旨。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蠱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銘。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啟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

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澤。和風淸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旣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啟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萬國。光翟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璲芝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曰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碑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珪。字口口。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啟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與。淸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超。字子亮。相門開辟。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兵曹口口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工曹滎陽鄭璋。參軍扶風竇光訓。及曲阜縣令[illegible]門衞思昭。主簿吳興施文蔚。淸河晏弘楷等。宦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騭。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薦虐。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

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刊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淸。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啟明先覺。

六順勃興。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烝嘗帀宇。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光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絜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尙。靳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句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概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員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財。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致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耆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冑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刦。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宏。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宏。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宏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柳州羅池廟碑銘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羊雞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教。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幷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韓公廟碑銘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師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洸洸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隨循河。緜亙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駼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耋老且重煩之。及卜帥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塹拂雲。堆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鬭。無日無之。旣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罷瘵。壖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剝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厮。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

刊木標檣。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況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繼邱墀耳。尙或詩頌殿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武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搆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緣河罷屬。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驁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寖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玆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既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貔貅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綿歷于五紀。肅宗代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于天象。察于人事。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扆向明。考上玄之心。思祖宗之意。

掃蕩區宇。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尊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爲晁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閒。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況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䖍號之存亡。識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爲忠。既而麟見於巴賨之閒。河清於酈衛之際。冏冏本之貺。昭聖祚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轘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冏冀方多馬之國。戈鋋雪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瀆。我后方弔人省寃。翌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刦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閒。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於是會鳧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肅蜀。雙矛電激。孤劍飈馳。亦由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欃槍。總魏博河陽郃陽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嘗從史。內詘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頗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欒書作帥。鍼爲戎右。充國討虜。印綬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

隸使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兇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温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聚成季之勳。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與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羅。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撥堞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竇憲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之勢。首尾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獮殘寇似狐狸。干矛杖行。次於洄曲。丞相之來也。舉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隨帥李愬所總傷痍之軍。稍厲犇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變視。屈鷙鳥之勢。不使露形。是以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慨之心。出於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粤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

敎淮濆．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驅緜竹．用奇制勝．與古爲儔．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周漢以還．莫斯爲盛．帝命策勳．進弘爲侍中．光顏重胤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濆．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勳．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搢紳之士．暨侯服之臣．上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千古．聲明百蠻．詔命掌文之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劍銘者．戒蜀川之恃險．

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爲令．霜霰爲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之原野．陷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禁暴．刑以助德．敉除害馬．農去蟊螣．苟非戎功．孰靜羣慝．明明我后．神算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宵衣旰食．再安中寓．始剿朔漠．旋梟蜀虜．丹徒縱濞．白門縛布．服茲四罪．豈勞一旅．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翦．寰宇騷然．逮于孽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申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齋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妖氛未滅．集于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留沓中．桓桓撫帥．應變無窮．浮罌暗渡．束馬潛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升城獲醜．商不改肆．農安其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羣帥．賞不踰時．畫社啓封．珪組陸離．洎于蠻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嵩山啓母廟碑銘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嶲.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惜.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粤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庚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敍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蝃蝀.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媚.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歌.金匱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衢

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扆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權。未嘗遺戒愼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讖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易云尙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頊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蹌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梢。召風伯以淸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邱。即訪

姻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與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邐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氛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樹於山間。綺綴銜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窗。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蓋蘆藻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襜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襭兮翡翠幬。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燃蕒。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鬿。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篪。右白虎兮緪瑟。金眞拂座。玉女夾香。蕭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雺雺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軿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塡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緜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殯雲作髻。九天眞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墳壇或在。徒聞介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

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薈洩雲霧.震蕩雷風.笙歌近接.鐘鼓遙通.昔在嬀帝.洪泉未塞,

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偏刻.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台桑,

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宛委既登.轘轅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祕.生涯糾錯,

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壝壇歲古.棟宇年摧,

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重光累洽.下武嗣文.

負扆而化.垂衣以君.三靈肹蠁.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雞犬相聞.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朴.

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崑山何邈.隨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

聿懷降鑒.其祀如初.虞衡掌木.班倕葺宇.虹亙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儲.軒宮爲輔.

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玓瓅.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惝怳無聲.帝子湘川.天孫漢曲.

翩緜縹緲.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

夫人立館.幼婦鐫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

表忠觀碑　蘇　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一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而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繼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閒。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詩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碑　趙秉文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溫淳深厚。如折枯繇以爲明堂之楹。駕騄驥以遵五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歸。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使人愕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動盪。了無痕迹。使人讀之。亹亹不厭。凡此文章正也。至于書亦然。秦相李監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斂袵而敬。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書。要非書法之正也。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党

公於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之正脈者。猶以公爲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諷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錄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一年出知兗州泰定軍節度使。爲政寬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年入爲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定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於家居之階上。衆覩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寬和容衆。犯而不校。不第時。樂山水。不以世務嬰懷。簞瓢屢空。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若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說。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餘不足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爲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爲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爲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煙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於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於斯噫。

王黃華墓碑　元好問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

求生平詩文。藏之祕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㤗琱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息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餉。避大林延之難。遷漁陽。咸餉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白霫。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習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卽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朞。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翛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卽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翰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

卜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碁硲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脅尾皆具。而黃華蔚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雞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坌集。一水一石。皆崑閬閒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為棲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袞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自號。茲山因之榮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為無所不闚。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脩撰。坐為言事者所累。出為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脩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二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朞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至承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大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蚤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為女冠。公歿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為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工書善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為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為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斲琴飛來積雪賦及渼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為工。方之少作。如

出兩手．有蘗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書鑒旣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祕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遊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石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邱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逮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姿．軼雲之從．望公脩門．劍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閒燕論思．袞職彌縫．顧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間氣所鍾．有物妒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年．寧陁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伐．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過耶．方積累之爲功．畀鎡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蒿蓬．擢熊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

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寓孤墳於迴風。謫傅長沙。蠡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幷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

曹南王世德碑　虞集

中書右丞相臣某等言。陛下入正大統。道汴。共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也速迭兒。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剌罕。嘗爲大將。戰功多。又多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諡忠定撥徹。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諡桓毅。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諡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諡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列。母脫端。闊闊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制下。有勑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于碑。臣受詔。謹按撥徹。蒙古扎剌兒台氏。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之生才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衞。爲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又爲博而赤。

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蓋非篤愼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太宗皇帝卽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千繼爲火而赤博而赤。膺其父之職也。以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爲番衞之長。歲乙未。闊出忽都禿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萬戶。方是時。察罕以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構光壽大帥察罕歿。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世祖皇帝南伐宋。憲宗崩。世祖北還。卽皇帝位。從至末黎伯顏孛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藍觪兒渾都海興兵爲亂。不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都蒙古軍擊之。北至西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二年。濟南帥李璮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衆。夾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璮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泝江陵下至京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帥。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幷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公及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卽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丞相伯顏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東渡渡浙。取越明台溫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所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嘉其功。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蕞爾海島之間。彌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天子從之。迺賜玉帶弓矢。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旣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總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旣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受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延祐三年。覃恩特加昭毅大將軍。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還京師。慨然懷撥亂之志。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鎭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百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師行。庚戌進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九月庚申。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壬申。皇帝卽位大明殿。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剌赤渾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昌平縣東白浮

村。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衂。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有勑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勑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十月癸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橐鞬以備干掫。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己巳。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諗。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鎭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君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久。畜名義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因曆數之所在也。若晉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衞。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眞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天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世祖赫赫。一是萬國。虎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迺執干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奏。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竭桓毅。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

金氣既衰.宋亦就殲.兼弱攻昧.我帥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湯.蹀血以終.厲我國殤.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世皇是輔.肅肅南征.絕江擣城.左纛振旅.馳追不庭.世皇御天.於鑠如日.式閩不遺.聲教迺訖.于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截兵.遡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闢柵兒嬉.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迺會元戎.于城之下.孌孌孱嫠.解璽入朝.掠其餘孼.曾不崇朝.既定甌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覲天子.寵光是承.天子曰嘻.蠢彼海裔.爾相予左.帥士以濟.臨淮揚舲.海若弭靈.天不憖遺.亟霣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絡.齊魯梁宋.鼓旗閒閒.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聖皇.中興以正.錫鑾在塗.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爲塵.聖皇賞功.寶玉騰馬.還長其鎮.爲國召虎.領領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祜.豐碑列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獻武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

諡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諡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閔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閒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其家願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集曰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輙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勢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

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鄰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璮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虞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恆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卻。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

矣。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遷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逾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御以誘之。其驍將本同紇八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讙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塡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並其力。率水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而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

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鎭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孽未息延命海渚奉討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日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己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擢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圍結盤互

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西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游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恆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亟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傅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幷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尙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衞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宜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

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珪。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辯議。不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辨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惠。尙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辨愈明。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近貴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籍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者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屬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誡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愼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所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即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

著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尙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考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忠。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廟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粤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顚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俟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和闓。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孰挽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攸都。雷飆疾神。丞相傳言。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勿憚。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傑其遁。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抉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二進。永訖炎紀。橫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鯨。功名則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侔。以啓王封。

冕舄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風。翼之風雲。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不顧。永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焄蒿浮游。孰惑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頒頒。我蓺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祖。荷戈與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來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顒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它。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譖讒切膚。帝尙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舉庸。不假毫髮。臨軒待之。命端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永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爭于帝吏以世師工王廟弈奕視此無斁匪毫是私國有恆秩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憲廟踐阼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傅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爲固。國主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

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觧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與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谿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恵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營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爲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悠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藹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輯。終釋其主弗誅。烏摩。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爲之騷動。蜀民咨怨。喩之諄諄。鑿池莅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躐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鑴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

拜稽首而系之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嘘。曰寒以暄。粵西南陬。水駛山蓊。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跕鳶。緊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涵濊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爲要荒。點蒼蒼蒼。禹迹堯牆。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晉卞忠貞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年夏六月。皇帝御奉天門。詔臣三吾謂曰。晉忠臣成陽卞忠貞公。朕命工曹鼎新其祠於欽天山之陽。今已告成。當肇之勒石。以傳後世。臣三吾奉敕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詞。公諱壼。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眕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祀以太牢。二子眕盱。悉皆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徇無纖毫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郄鑒。而見廷奏。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邪。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創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寧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父

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諡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今代遭聖明。日月所照。忠貞如在。定鼎於茲。式禮諸廟。惟是公廟與諸神廟。雜處市喧。有幾乎瀆。非嚴恭神明所。聖心有所待而未發也。今年春。得今所廟地。乃悉徙而更焉。爲制前殿後堂。三門兩廡。總若干楹。丹堊塗塓。煥然一新。是使公一門忠義與諸神廟貌。懍乎其有生色。赫乎其相輝映。是神祠之萃於一方。由聖心之萃於一誠敬也。臣民於此。宜亦思惟有孚顒若者矣。公歷仕二朝。豐功偉績。具在史冊。今謹擬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載繫以詩。詩曰。

惟皇上帝。賦公忠義。晉室之東。王綱解紊。逆儔造凶。公嬰其鋒。西陵既敗。猶奮武功。義膽雖烈。衆寡莫敵。父喪子前。子死父側。巍巍忠貞。竹帛垂名。聳如嵩華。昭如日星。禦災捍患。廟食茲土。遭逢聖明。復徙今所。祠宇既深。神明赫臨。穹碑屹立。亙古亙今。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故征北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諡武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景隆嗣爲曹國公。既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昌運。受股肱心膂之託。感激國恩。誓稱萬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分也。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褒卹之典。備極哀榮。今又不以景隆無似。俾襲封。嗚呼。覩國家恩數之優渥。至今則先王獲上之有道可知矣。不有以表著之。是景隆忽君之賜。泯親之澤。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願有請於子。爲文而刻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爲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

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戰而城降。不殺而人歸。則有間。且僞吳之滅。由王覆之。諸全元祚之終。由王璽之應昌。遠若西番之地。無不涉歷而疆理焉。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勳蓋世者哉。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歿。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崇奬之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顯嘗隸太史氏。竊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爲考其客白範所爲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上於滁陽。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然自淬礪。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習之馬上。從濟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策應池州道。戰僞漢梟將余蠻子。走之。引兵攻下靑陽石埭太平旌德。戰元阿魯灰院判萬年街。敗其軍。猫獠於潛昌化。進拔之。盡獲其婦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鬬之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克立功。富貴不可言。況財物乎。士卒悟。乃焚所獲。轉戰淳安。襲破僞洪元帥寨。千餘人皆降。從克嚴州。時嚴新克。城壁不完。僞猫軍水陸猝至。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卽筏列俘馘。順流而下。水陸望見驚愕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爲不可犯之計。引兵攻諸暨。克之。壬寅。被旨卽嚴開省。控制東南。猫將之戍金華曰蔣英者。戕胡越公而作亂也。微王星夜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僞吳以城叛也。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諸全州。再興導吳軍抄東陽浦江義烏。使我疲於奔救。以撓我版築。王提兵四面應之。寇計不得行。而新城完矣。僞吳司徒李伯昇之擣諸全也。兵號二十萬。壁壘亙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所部馳嬰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衆不敵。爲王危之。間使請避之。俟大軍至。共舉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爲。在昔衆爲寡所敗者

何限。獨不聞昆陽滍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衆。何以避爲。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惟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資。若等囊橐中物也。敢有貪鹵獲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交。將士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舞槊衝其中堅。遇者應手斃。陣動。麾衆乘勢縱擊。人馬交馳。戈甲戛札。遂大潰。城中亦出兵夾攻。同聲讙叫。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將七百人。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幾盡。脫去惟伯昇及其親從數人。鎧仗委棄盈野。僞吳兵力自此焉衰。大軍未啓行而捷書至也。入見上。慰勞。王悉歸功羣帥。若無一毫己出者。上遣中山開平兩王。總諸衞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餘杭以謝再興五子在。懼益固守。王曰。以李司徒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爾以一縣而欲吾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遂厲聲曰。二三豎子逆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員外郎方彝走軍門見王。王問彝何以來。對曰。天兵如雷如霆。當者無不齏粉。杭城生靈百萬。前茅且至。人人恐恐然。及明公所至。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保。至於雞犬亦莫弗寧。又人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恐來晚。我守臣以爲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公敵哉。不如頓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以故使彝來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毋乃太早計乎。對曰。兵至城下。雖欲降且無及矣。王燭其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允明即日率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君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且以謂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待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之矣。紹慶台溫皆款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不血寸刃。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丁未九月始破之。縛士誠送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命王帥師殄之。王往。知閩溪等砦大率未孚於新政。柵窮崖絕谷以保族逃生。納

其降而建州劍州汀州悉定。竄匿而嬰孩遺棄道路者。踵相躡也。悉收養之。父母來識認還者。全活不可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堡。猶城守。宜濟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遼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也速丞相軍。與戰。連敗。追至灤河。斬宗王慶王。遂圍大興。料其必潰而遁。乃分八千兵伏要害。虜果宵突圍遁去。遇伏遮擊。得去者無幾。擒平章鼎住。斬轅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於軍中。其軍詔王併將之。遂併將往援慶陽。從涿州過眞定。渡滹沱河。出井陘口。至太原。而中山王已拔慶陽矣。聞大同急。集將佐語之曰。上委我與若等迅掃殘孽。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上所以委我等之意乎。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乃由代郡踰陘。再宿而至馬頭嶺。擒平章劉帖木穆馬邑。縛黠將四大王白楊門。前軍距大同四十里營焉。王至曰。此豈駐兵地乎。虜設來犯。雖爲備矣。麾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虜來攻營。王高枕若罔聞。知以二營委敵。使自爲鬭。天且曙。王徐起。不介馬。分左右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探知王至。開門驅衆赴戰。虜腹背受敵。蹙地而殲之。流血膏野。追北至炭窰。獲其名將脫列伯。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雜畜悉爲鹵。追兵至莽哥倉。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州。蓋里伯遣脫列伯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北奔。三年。王以征虜左將軍致討。師出野狐嶺。與和守將降。察罕脫兒其將又降。乘銳夜襲應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去。執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兩宮后妃宮人。玉册金寶。歷代重器。致之闕下。追奔不及。還次中興。擒汪國公暨其士馬。松州利州之間險。曰虹螺山。殊險絕。世家貴族。率保其土。師過。爭脫甲投仗出降。王撫以恩信散歸。已降之郡。親屬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冬。大封功臣。召還。初王以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兼元帥守

嚴。由指揮樞密同僉。由同僉左丞爲右丞。在嚴十年。浙江平。拜榮祿大夫本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功臣。特進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劵。四年。兩川平。上憫其民新脫鋒鏑。以宣撫付王。時月之間。民大和浹。五年。依舊與中山王征迤北。而東道兵則王節制。次可溫。虜棄營走哈剌莽來。尋益北走。王曰。虜褫魄矣。可襲而禽。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輜重盧車河。人持二十日糧深入。至土剌河。其將蠻子哈剌章悉其騎渡河陣而待。部署我軍而兩之。王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華雲龍從流下以分其勢。有健將出衆豕突而前。王發矢殪之。虜舌吐不能收。遂戰。兩軍犄角。且戰且前。至騁海。而虜騎滋多。乃鑿險椎牛具食。謾爲犒大軍者。虜疑。相牽解去。留騁海三日。全軍而還。失道乏水。軍多渴死。王以爲憂。亟歌而廝思。行尋水處。忽所乘馬跑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郡。其明年。將出朔州者。生致太尉盧伯顏不花。其明年春。分兵出討。一軍出三不剌。永昌侯藍玉將之。一軍出楊門。都督張某將之。一軍出白登。指揮景某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虜將番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若。宗上朶朶失理。眞珠驢鄧國公。孛維帖木兒若。丞旨百家。或斬或禽。而北地悉平。後一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扈。北還。遭隴西王喪。居憂。後一年。西番平。起郡縣其地。第扈都城。扼其喉襟。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鹺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額手謝。自後留中參決朝政。蓋勳戚而賢無右王者。上屬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暇也。王出入大內。上所嘗履地。未嘗敢蹈。其小心謹愼如此。又所區畫。動合旨意。上益愛重之。侍中坐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感見信之深。見問之切。披肝瀝胆。以效啓沃。裨益弘多。諸所見聞。外間無得而聞。亦無得而著。然天下

稱之．其風烈可想見焉．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戊戌．竟薨於位．享年四十有六．其豈非國之殄瘁．民之無祿也夫．故薨之日．上爲之震悼．三日不能臨朝．天下莫不欷歔痛惜焉．於戲．天生聖人．纘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馬首所向．如風偃草．名都望郡．以及部落．智者謀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然稽顙而降附．小夫牧豎．深閨婦女．聞王姓字．愛慕如父母．於是舉羣雄而脫距角．合四海而登混一．非體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表王之盛德矣．王爲人寬裕而周密．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汎愛．心不私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慍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師未嘗妄殺．旅拒攜貳者．不得已加兵．吏卒犯令．按以軍法．輒慘然終日不懌．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死．其遺孤無所歸．教育之．材者請官之．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吏議籍沒．其孥王曰．妻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沒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執其名將脫列伯．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飯．其他故官名在俘籍．隨材收敍．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宗避而去之山谷間．王下令召還．而戢士卒．不得過其里門．毀傷其室廬．王早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胡翰．從王招延講聖賢之學．王敬事之．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候問．入再拜而授使者．令國子博士致仕吳沈嘗以王之命長釣臺書院．食其俸以餬其口．而有司句考錢糧．追其俸爲斛七十．王度沈貧不能償．遂代償之．賓接賢大夫士．分庭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幾微驕矜．此皆人所難能．惟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薄者．猶然．況於其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而政無大小．不稟命不敢行．痛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

交流。其歸改葬也。行距塋城里所。下馬括髮跣哭如初喪。喪隨西王也。絕口饘粥七日。淑德夫人喪。亦如之。此豈勉強乎哉。嘗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經史奧義。帝王爲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周悉。上表奏每館客具藁。能指摘其瑕纇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雄渾而溫雅。有古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壤之間。間氣所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某。文忠字。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錄。子男三人。長今曹國公也。次某。次某。女二人。壻曰某曰某。孫男一人某。女一人尙幼。王薨。敕葬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今董張二公之文具存。王平生嘉言徽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焉。詩曰。

聖神受命。爲天下主。豪傑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材全德鉅。天實生之。爲帝心膂。王初上謁。年未三五。帝曰朕甥。鞠於內府。訓之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茲禁旅。堅城勍敵。一鼓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特。不有親賢。疇堪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內綏外禦。德威惟威。近懷遠企。有苗臣附。方亦委質。彼惛者張。獨罔顧忌。水陸入寇。飄颻而去。乙巳之春。裒厥精銳。偪我新城。侮我無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蹂以突騎。鼓譟乘之。聲撼天地。譬以戎輅。轢彼螗臂。其軍廿萬。幾無噍類。既覆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台溫慶紹。莫不寧矣。砥彼七閩。廓其淸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陛受。婉孌元君。雖云出走。尙鬪假息。欲圖進取。汝師汝督。往扼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逮酉。烝徒肅肅。晏及雞犬。得地得衆。易於拉朽。或禽或誅。莫匪戎首。領領應昌。逋逃淵藪。不虞我師。至奄左右。俘厥孱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玉。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鎔金爲券。以冀不錫。

王拜稽首。大勳之集。社稷之靈。天子之德。亦師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孽猶存。臣遑暇逸。請揚天威。覃彼有北。帝曰俞哉。朕同汝必。歲凡三周。師凡六出。何深不入。何城不克。何強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爰拯其溺。均吾赤子。何謂戎狄。遏彼西番。白日所沒。王且往鑑。申畫郡邑。矧茲全蜀。其有不卹。文軌既同。大統以一。帝有溫詔。汝克輸忠。弼成鴻業。樹此駿功。尙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賡周比隆。王拜受詔。夙夜在公。以經以綸。忘其瘝痌。三旬在告。遽茲閔凶。朝則有士。野則有農。茹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間氣所鍾。生爲人英。歿而愈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爲雨爲霖。品彙其蒙。況也嗣子。綽有王風。責難陳善。祇事兩宮。繼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王汝祚。寧有終窮。豈以死生。而殺而豐。是用作詩。以告萬邦。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故宮。平沙四漫。遐盼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瓠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甿。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甿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隄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王。天之道也。霸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

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者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於舊者也。大梁以舊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晉州王子曾按江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倘能粒耶。畊耶。廬耶。能覯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徵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江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以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赫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昔橫四海兮怒波。絙紘兮鐘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霜靄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酹。尸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莫兮尸奈何。風九河兮濤莫雲。曀曀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吾民。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邱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入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

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蹤六百年。而爲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扼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尙書。參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剸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旣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囁嚅噓嚬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卽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卽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䘏錄。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藎。令見賓。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葢前六百年而爲義。而尙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卽郡城西闉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羡費者。僅爲金若干。餘皆令遜所任也。旣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率守維藎同守通通守希仁維熙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焉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勳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謂徇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讎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則降虜矣。而鐵公之節。獨信於眞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而無所羡。亡者之爲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事爲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鏃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徇桀。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爲主死者比比。卽鐵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丹

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爲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覲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以銘詩曰

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夫以釋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爲淮儲胥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陻毀魄全天賓於帝所極爲明神崇廟巖巖鼕鼓坎坎萬舞佻佻驂虬翼鸞繚虹屈蜺雙甄灑轒噂右噂御霧雲之徒以遠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毋汙爾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齦含意未伸靈既格我嘗旨苾芬劀厲爲祈豐我稌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淩空丹霞應之並表峋嶙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神岡山廟碑 施閏章

廬陵之南十里曰神岡山其廟曰惠祐祀太守彭城劉公山故名翠峯以其廟神之孔赫也相與神之僉謂之神岡云公諱竺仕陳爲廬陵太守政洽於郡人既卒其民悲思叫呼謂公嘉惠我邦吾儕小人弗敢忘其擇地祠之作廟於山之岡雨暘之不若百穀之不堅實疾病之不時去凡有冀而不獲它無可告則唯神是歸先時邑人龍昌裔家積粟利在歲飢以涌其糶會旱私丐神請更彌月勿雨是日輒大雨雷震昌裔死廟下視其髮中得禱旱之詞於是民有懷慝不仁者心掉魂奪亟走去不敢入廟其神大顯南唐保大中贈工部尚書明惠侯宋宣和中賜惠祐廟額紹興三年封嘉應侯徐鉉胡銓先後紀其事其山攀曲而遷江水清林茂山川雲物之美具可登望余間從賓僚往遊顧廟碑石壞闕文字謂廬陵縣令于君

藻曰。劉公澤在民。廟食斯土。禱之輒應。又能奮餘怒。擊頑貪。震悚觀聽。補吏職所不逮。惠且能義。今碑版缺剝。卽事存傳記。來觀之人。猝無徵覽。奚以顯神而禁民非。于君曰。請具石。公其撰詞。於是大書其事。系之歌以享神。其詞曰。

山之椒。雲油油。公爲游兮赤蚪鞭。斥猛獸兮。俾我以休。山之阿。楓冥冥。公其降兮霓旌。胥我黍苗兮。甘雨以零。擊鼉鼓兮薦江芷。公弭節兮飲食燕喜。山有岡兮水有涯。公揭而去兮來何遲。生我牧兮殺我師。疇敢不率兮公知之。

宋雙忠祠碑文　姚鼐

東海宋使君受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而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荊襄而下。城墮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還。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志。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謚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隳壞。識久不修。其於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旣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既脫金距。瞰覦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遷。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既得死所。安於牀茵。列士搏膺。市人流涕。同廟揭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獨厥心。來庭來對。

碑誌類

碑下

黃陵廟碑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若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

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實南海之揭揚。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壖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高愍女碑　李翺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于江。獄吏呴因。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

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文橋庵墓碑　王守仁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巋巋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庵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閒。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耄而不衰。吾聞其涖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必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棐棠東集栻。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庵。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節庵方公墓碑　王守仁

蘇之崑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

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飢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與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亹亹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至於庶人在官者。亦有修治之責焉。其祿足以代耕。斯亦農之流亞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版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可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蓋祔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庵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首陽山夷齊廟碑　胡天游

天地有和肅。肅爲秋冬。其氣至淸。得其氣者。其人行至高。性至潔。不可一世。孤往邁絕。上抗遂古。視天下無足與適而安其身。此與天爲徒者。伯夷叔齊是也。論語記其餓於首陽。後言二子者異說雜出。謂二姓之際。恥食周粟。甘死採薇。嗚呼。予觀三代下士。抗志節不肯易身若此。蓋有何必夷齊能然。且僅若是。安足盡夷齊。大抵二子居身至潔。高紀自處。憫俗爲汚。舉世皆非。甘餓不悔。豈特區區殷周間事乎。孟子謂伯夷絕惡人。朝衣冠坐塗炭。若將浼己。去恐不速。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立。夫天地既肅。華者零。脆者墜。柔者烈。莫不凜慄。去其靡敝。彼二子者。天地不周廣莫之風也。非是無以震易一世。斯爲聖人之淸。予以爲知二子者莫若孟子。湯既放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恥焉。自沈於河。行頗夷齊類。然不聖光。獨聖夷齊。蓋二子之淸。其與人甚厚。嫉惡至嚴者。以君子望待天下。幾盡去濁而歸乎潔。則聖人之必焉。昔時議者。或謂伯夷皇民。雖虞夏之帝。猶不得而用。況乎商周。予然後知叩馬以諫。當無其事。特出史書之誣。彼豈不知紂之當伐。武王不可說止。而尙爲是哉。諫焉勿聽。始乃就餓。奚以成其高。郎登山作歌。馬遷所錄。要亦勿足多信。若莊周之徒。以二子爲近名。始與東方生指稱古之愚夫。滑稽放言。君子所棄。呂不韋謂武王葬伯夷用將軍禮。陳彭年假春秋少陽墨允墨智妄爲姓名。尤鄙且野。何後世之多惑也。予登首陽。瞻墓祠。讀所列碑。皆少能得夷齊意。如孟子說。書石發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惲敬

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王滌始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一。淳熙

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於城西即忠祐廟也自前明至本朝春秋祀事皆行於城西嘉慶二年知海陽縣韓君巽葺治之陽湖惲敬爲碑文鄭之潮州與潮之賢士大夫商公之故且告後世焉公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去菩提達摩入中國二百八十餘年矣其時關東西則有丹霞然圭峯密河北則有趙州諗臨濟元江表則有百丈海潙山祐藥山儼嶺外則有靈山巓其師友幾徧天下皆以超世之才智絕人之功力津梁後起以合於菩提達摩之傳而公之生也與之同時公之仕也與之同地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與且其時上無孔子之師下無七十子之友老莊之所流別管墨之所出入馬鄭之所未攻孔賈之所未辯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與是故公之闢佛闢於極盛之時宋人之闢佛闢於既衰之後宋人之攻佛以千萬人攻佛之一人公之闢佛以一人攻爲佛之千萬人故不易也雖然公之闢佛至矣而佛之教至今存焉何也蓋聖賢之於天下去其甚而已禹抑洪水而水之濫氾仍世有之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夷狄猛獸之侵暴亦仍世有之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矣然不避於當時不絕於後世孟子距楊墨楊墨息矣然人或稱其行家或傳其書若是者皆然矣然而孔子孟子之功終天地盡日月不可沒者以人人知其爲亂臣爲賊子人人知其爲楊墨也今天下三尺童子抱書入塾即有公闢佛之說據於胸中甲胄之士耒耜之夫行商坐賈皆習其說其宦成名立才行出入而沈溺教乘者朋友子孫門弟子皆能別擇於其後愚夫愚婦摸手梵唄隨衆經行其心皆知有孔子之教是故公之德揆之孔子孟子有大小純雜之殊公之功揆之孔子孟子有平頗公私之異而得墜緒於前世收明效於後來未嘗不如一也且夫天地之道一而已矣而人事自二三以及千萬焉行之於行見之於言施之於教皆人事也惟聖人

與道同。其餘皆有出入多寡。申不害韓非。一術也則傳李悝商鞅。一術也則傳孫武吳起。一術也則傳王翊。一術也則傳張魯。鬼道也而亦傳寇謙之杜光庭。鬼道之下也而亦傳佛者。如中國百家之一耳。其徒推演師說。下者可以宥凡愚。高者可以超形氣。故其傳較百家愈遠而愈大。屢滅而屢復。蓋將與天地終焉。是故世有孔子之教則佛之教亦必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世有佛之教。則公闢佛之功亦益見。此人事之所以爲久也。自公斥爲子焉而不父其父。而爲佛者知養其親。自公斥爲臣焉而不君其君。而爲佛者知拜其君。供賦稅。應力役。未嘗不事其事。世之儒者。知中國之變而爲佛。不知佛之變而爲中國。知士大夫之遁於佛。而不知爲佛者自託於士大夫。人理所同。豈能外哉。

卷二十八

碑誌類

碑記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

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重修夏津縣關帝廟碑記　朱仕琇

州縣關帝廟。著令歲三祭。令長主祭。祭費得於正賦。報除。其儀視先師。略降。在社稷二神之上。蓋社祭土。稷祭穀。民土著穀食以爲生。國家愛民。以其利斯二者。代之報功。其事重矣。而不先於二廟者。此唐韓子

所謂功德固自有次第也。先師以布衣教萬世。作春秋。閔天下之無王。其有違王事者。則書而與之。帝丁漢衰盜起。羣臣多假兵柄爲亂。思竊神器。蓋其時如董氏袁氏曹氏。非一方之元戎。則公卿之世冑。既而羣雄皆滅。惟孫曹二氏存。天下俱非漢有。帝猶擁昭烈。守荊州。距二氏之鋒。以存漢室。名績垂就。遽以身殉。不以盛衰變節。斯春秋之志也。帝生平尤愛讀左氏春秋。當時稱萬人敵。其在荊州。議者比諸桓文之獎周室。黥彭雄傑。名猶後焉。料其智勇。蓋非人臣之度矣。而帝獨戴護支庶。崎嶇末運。中間嘗俘纍恩柔禮誘不少衰折。心不忘所事。猶計尺寸報之。義聲震天下。迨乎樊城之役。操議遷都。漢室幾振。而吳乃敗盟。帝以死勤事。帝既沒而曹氏始篡漢矣。故帝雖起一匹夫。其身生死。係漢存亡。曹操智計殊絕。吞羣雄略盡。獨敬畏昭烈與帝。帝以龍虎變化之才。不圖南面之榮。守區區之義。折首覆宗。建千古奇節。以伸浩然之氣。此傳所謂太上有立德者也。昔唐韓子著伯夷頌。推其節以爲窮天地亙萬世。若帝之節。蓋亦稱其言者也。故自古人臣雖後世極褒顯崇隆。無躋號爲帝者。神之靈爽。載在史册。若楚項羽漢城陽景王著矣。然其崇奉不出一隅。或歲久神衰。人亦去之。未有歷千萬世。偏天下郡縣。列於祀典。用帝者儀。蔭及苗裔。與先師埒。如帝者也。蓋帝有項王之氣。景王之功。黥彭之才。桓文之望。而又貫以春秋之義。夷齊之節。絫資彙品。瑰瑋煇赫。其人既古今殊絕。則其報之也亦宜。夏津廟創明神宗年間。迄今百餘年。垣牆隳剝。桷瓦毀壞。春秋祭祀。無以嚴事。乾隆十六年。余來知縣事。既三年。民安無事。歲頗連稔。因集紳士。謀重修之。皆踴躍勸輸。而又擇在城老成勤謹者若干人董其事。經始於乙亥之仲春。落成於仲冬。廟成大祭。周視殿庭。嚴翼巍煥。允稱神栖。余於是歎帝遺烈勤人之深。而益以見此邦人之好義也。既諸人來請書

其事刻石以告成功。因識帝之所以勤古今者於前。并其興工成功歲月。若諸好義姓名。則附書於後云。

畢君殉難碑記　曾國藩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槍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槍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飈馳。瞋人追從。從輒反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敍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敍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旋爲他部率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遊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蔫謗。迭相汚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己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擊十人搜剿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

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殞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蹤。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國荃破賊景德鎭。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蚩蚩。同出一冶。衆雖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媢嫉。外傴強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瞻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林君殉難碑記 曾國藩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荊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稍伸。名不襮於當世。愛之而莫能助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蟄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旣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敍。又別摭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蹇滯。嘗發憤欲一廷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爲衆所噤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

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僑。折節內交。武人益不遜。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戄戄。焉知戰事。君旣痛其獷。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壹死强寇耳。終不反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靑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盤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玆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強吞弱伏。佞者刀椹。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潑。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明。堅可質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欽。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瓌此石旁。

何君殉難碑記　曾國藩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誼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

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奬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䃤。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洶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遣散脅從。遠近大悅。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粮糧金錢之屬。壁綫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惆悵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窺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麵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強自振厲。然憊甚。瘻痺發。體氣亦稍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匪畢集。於是河南安徽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匐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

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眞西山大學之說。傅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蒞事。飢餓經年而百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傴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鉤爪。殪我闒儒。赤舌燒城。死有餘戮。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遽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碑誌類

神道碑一

周車騎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庾信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爲孝友。謀於晉。張老爲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强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

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粲。公子公孫有鐵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承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終於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惟公秉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澄。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析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爲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略。惜君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爲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寧。沈黎即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鎭岷邛。揚旆錦水。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爲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鄰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爲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客城池。門闌戶籍。咸資巡警。并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隸。似畏都官。既而孤城鄭嫗。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醫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

阮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恆驚．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鐘鼎成列．冠蓋連陰．所謂生爲貴臣．死爲貴神者也．但以游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檟飄飆．方臨武威之戍．邱陵迴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計．妻子歸於平陵．嗚呼哀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卽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仙洞．黃石祠壇．臺拱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飈．簪城嚴肅．幷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剌舉．連鑣袞服．草靡青邱．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劍足身挺．書堪面試．拾節既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虵盤綬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旃旂九坂．艫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火井星浮．蹲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脤河陽．偏師洛浦．署陣成皐．連營廣武．朝兵減竈．夜營多鼓．箭起六麋．鋒摧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祟發兩楹．醫驚二豎．遊魂通夢．言反舊塋．紫泥賜册．黃腸贈行．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塞關樹直．秋寒雲平．劍埋合柱．書藏鑿楹．武侯爲廟．欒公爲社．雲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　張說

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

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岳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旟蕃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績、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嚳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驂乘之恩、自時厥後、恆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庫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眞率遝盡、而應變無窮、每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甿庶風偃、桀驁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來暮聞歌、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寧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西掖、頗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命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蹔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纏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與聞興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

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床輟舂。會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异子奕。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敍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碑。日月照臨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之墓。銘曰。

淵源自虞。派別從吳。避地膂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眞符。翌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卽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叅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恆禮拘。箴雖誡口。諍亦忘軀。俔覩渾樸。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扆。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曜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敍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慚殫惡蕪。稱思雲霧。尙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

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並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

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鎭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鎭。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亂．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爲羣．雄倡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攀．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愈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元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

度論議直其寃。繇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塡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旣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二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某旣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亡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擾。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於洪。逋滯攸除。

姦詭革風。祛蔽於目。釋負於躬。方平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秋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悟乃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

太后毋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壘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何如。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

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

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玆爲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尙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

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愼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

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

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宋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眞宗廟廷。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也。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歟

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可紀者。輒聲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詔廟工。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衞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由

王宮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白。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眞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眞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眞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

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先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尊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遇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一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士訓及眞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

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邸。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嘻。予考眞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恩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吏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得臣寶臣輔臣清臣令獨在。爲尙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鋗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饑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一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辭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詭爾謀。至疆敕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捂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漸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輿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奏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論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眞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荊。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用命選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代闕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歙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

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罷市或廢或輿有顯。惟季時丞衞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敍。民安其生。風能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衞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項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惟德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閒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

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靑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靑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淸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章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鼂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淸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鎭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

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遠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敍其所著書。藏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於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摶。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

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巳還。文治旣洽。教育亦至。名士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尙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眞。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玆爲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覩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靑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雖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媿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眞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太君。考恆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六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院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爲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

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撥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卽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假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尙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榷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榷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尙書完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爲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爲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尙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尙書。且有後命。卿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涖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色。而姦吏爲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尙

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尙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爲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樞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爲禮部尙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卽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尙書省。尙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爲禮部尙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于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首選。名爲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尙書。公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輒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卽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爲難待二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與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旣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肆疏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爲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量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爲天官爲春官爲翰長爲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册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

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爲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爲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糺軍亦驅之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祖

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擒其主將是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旣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者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爲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溼等十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敵所迫奔入于河爲逭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兩霑詔公審理寃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究陝西公之重人命愼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古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曆上進者尙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啓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絕宜用乙酉金玉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尙辨以爲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藏於祕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謁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彪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賀之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

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貲。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渡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獲采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厭商久實爲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嶠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爲齋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葬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鑱之金石。將日遠日忘矣。以賜遺胄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而公之曾孫。醜木曷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疇盛彊。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肩屢。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眞。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肩屢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

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反入疾戰。大敗其軍。哺猶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髻只里吉爲敵將。實禦屑虜。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虜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郎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蠶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旣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於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帛稱是。尋詔入宿衞。曉近臣曰。是勳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輒誰何。李璮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哥亦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入皆不當旨。丞相先眞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尙書別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愼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負金六籯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旣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眞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剌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博羅驩。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衞

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達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乘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覔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胄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斡帶於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羅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妻其婦女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入寇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剌斯博羅斯斡羅罕薛連干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途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事．黃華反．徽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士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剌而宏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淫雨不止．軍以乏食求卻．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離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為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狃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為天相忠義．後逐北極於東海之壖．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於陣．凡戰四年．所得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勑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抑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為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為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籍陳勤置巡犀器械於村．又周劉光店為臨四．其門扃鐍．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

公曰。吾家有馬。孳連郊坰。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縣馬十有八疋。河水遷流無常。民
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
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漭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
河南。入覲。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
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爲僉。勅遞車送遣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陛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
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愼。中書平章刺眞。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
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
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比再至汴。踰
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馳聞。
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
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於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
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醨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懸
其富菑淩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閒。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繕其私居。
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於臨安寓
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
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

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閒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鬭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皸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饑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眞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櫜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靑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背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韝。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起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肹。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宰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折矢歷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冑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亡。由賊叩輸。懋功是創。帝惻其心。百倍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造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勤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勳閥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卽往。奬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徼。聞有艱虞。必請赴趍。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驪天閑。豪隼御韝。櫜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邱。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

執是浙右。羸鬼歆祼。大興師征。戡蘖百城。罔不簞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羈王銜璧。蕞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邇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寔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先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劃平宋。彭義斌假據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刳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搠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勵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資粹美。不勤外傅。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恆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啼一寂。跳梁既平。爲叛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於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國制用使。爲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鉤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

隣。追槃收坐岸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鬻夫三木。賣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嘗
餘黨。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
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故因雷霆一擊。
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衞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
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
右丞參政烏馬薎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束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
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擁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
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緝姦數年。贓終未入。
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纔留半印。公曰。纔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
賜金爲兩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
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
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
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
南犇。大兵隨之。偷生隝中。其黨縛致於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晝諸
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

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令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淸。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贓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識風紀大體微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塡淤。歲久富民利之。嘗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摧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見汝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劵積多至十萬。大臣淸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輤車。始克歸葬於徐邳岠山之陽。前夕。玆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旣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於公。光嶽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開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濕恕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干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知公來臨。投其殳斯。耕鑿謳吟。成宗纘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壤防巨室。

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右巳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時望失。將窆徐方。岠山之陽。貧僅能歸。其請益彰。嗟茲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甕乎古始。河齧彭城。其水瀰瀰。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士旣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旣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讀裕宗。言之成宗。贈謚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謚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鈞。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鎭節度使勍。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慶州節度使景禪。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閤門使金州團練使玢。生閤門祗候武德將軍佾。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鈞。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

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牖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覺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牖外歎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遣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捄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者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褁餱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眞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捄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阬之大將幕竹林閒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麾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幾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蘄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閒求至水裔脫屨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臺於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

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旣謝卻乃出置氈廡閒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閒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溥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尙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於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兀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旣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衞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驅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皇爲學之本爲治之敍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

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愼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羅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邪。可得而舉刺。閒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勸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賙匱乏。恤鰥寡。使顚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牸生牸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途。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吉丁。今司徒買奴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顧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庭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闕。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

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與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八利。其年大封同姓。敕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潟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下。公爲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勅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閒。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時搖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施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答兒

大爲句考。畫局關中。惟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倏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雖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上勅罷關西鉤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踼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淪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皋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謠謀軍中。比爲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覬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卽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爲丞相。惟專從衛宮闈諸事。疑則見誅。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故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爲訟。及潛藩時。帝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輩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閔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

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眞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勵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衞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衞又申奏曰。內地之名。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鎭內藩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衞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尙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尙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開否。亦當一一參考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璮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

文統流亞。械繫於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補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嗣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麤實。倉廩麤完。鈔法麤行。國用麤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恚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

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陛辭。付勅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荊閫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唱爲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棚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榷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illegible]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錄除之。榷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評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五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寡

穀之多。無若醪醴麴糱。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瘖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燧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燧徙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於輝菊山之陽。

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率朝請。假貸劵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特其久故干入。聞不足於上。有來卽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雖戴熏文身爲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廁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書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殺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

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旂。今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焯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愼。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娣完顏出。姊卒娣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尙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厠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實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粤若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徵車。遐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臧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稽首八事。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卅條。抹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於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略。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茲時。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殿。帝遄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衮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諸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爲法程。謚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皇朝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璧之仲子。信公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告而使之後。皇慶二年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贛。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師者。其友玄德眞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哭之曰。審耶。傳者妄耶。曰或審矣。君雅病熱。不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間。審矣。雖然君生也無慊。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于墓石者。我與子知之。子嘗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走人奉狀。託玄德問銘於明善。嗚呼。審矣。忍銘予亡友耶。是良友。可不與銘耶。狀曰。文氏自成都遷廬陵。七世祖炳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因中與君書曰。吾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眞足後者。公喪歸。君廬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被失。夫人歐陽氏後有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於土。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徵。敢憚遠行。行不母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康里文貞公道德威望蓋一代。士得接納者爲榮。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客右。謂君曰。予賢乃公。良願見子。吾請見子于朝。君對曰。得母歸養。恩寬天地。仕非志也。衆咸曰。臣者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今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勅江西省臣禮遣乘傳入朝。見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略曰。臣陞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册。方册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

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祕書。命中書頒制。予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尙書帝者寶範。臣軌粲然。譯爲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士某。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師孔子廟碑。增國子員。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贊之。君娶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卽富也。次曰實。曰竑。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鎰。餘在室。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

肅穆爾門。道諧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果人。天孰疏親。晳而其顙。莊而謙謙。孰本以廉。不老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闚瞰。嘗試大觀。萬物皆甓。存者奚哀。遊者奚慽。鬱乎藪澤。萃乎巒崒。邃諸不利。惟古之叢。藏君其中。福及爾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詩。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詠歌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左三部尙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之興。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册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引成才。奬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

故承旨劉公賡。親尙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蓍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已澌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威州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生尙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懋。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於位。是年八十有二。娶冀氏。先卒。繼廖氏。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適太史院管勾翟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

樓鸞鄉公孫塞先塋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國家建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彧承眷遇有材略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開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旣有以利誠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十七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

遼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尙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閒。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朱履。入而奉親。楡堇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册。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顯瞻在列。孰肅孰乂。孰爲浮夸。朝豔夕壞。孰爲彊梁。外肆中險。衆人尤之。君子之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尙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鄕。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安撫使。旣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學。公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閒。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名在宿衞。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嘗伺察言己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家畜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

使侍中貴人拔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以所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官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間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爲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廿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羸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淸彊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切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司郞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人天。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君。於法得立碑

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泣血愼德。豈曰避仇。實懲盜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瞻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皇明柱國平西侯追封黔寧王謚昭靖沐公神道碑　王　景

皇明以神武定四方。混一區宇。懋德禔祉。東漸西被。罔有內外。時則有若貔虎之士。翊運之臣。迅掃爬梳。用能咸和天休。以集大命。草昧之初。各奏爾功。歸於有德也。至於內託肺腑。而建丕績者。則成於天地涵育之功也。是以一舉而開。闔闢大業關矣。再奮而運斗樞。大政立矣。三厲而西略。自西徂南。大統一矣。翊亮之功。昭茲甚明。此皇上之所以始終垂眷。大有造於黔寧也。王諱英。字某。姓沐氏。鳳陽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稚。喪所怙。鞠於母氏。母又故。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於門。上奇而育之。賜國姓。旣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無怠容。弘量孝恭。出於天性。上益奇之。滋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鎭鎭江。焯有聲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武衛指揮使。軍府益肅。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旣定鼎。命王從征福建。擒元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鎭建寧三郡。三年。陞鎭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辭生。稱上意旨。中宮猶屬望焉。九年。乘傳繇陝右。撫熙和。布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征番部。西渡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虜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仍舊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劵。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使舒朵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畜二十餘萬。是行。平朵甘納鄰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騎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為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生擒脫火赤知院愛足全部皆降。明年。領軍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與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驢駒河。虜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繇辰沅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以司徒平章達理麻軍曲靖。會大霧咫尺不辨。壓白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戰。然衆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佯若渡者。遣奇兵從上流濟草山出其陣後。為疑兵。元軍見之陣動。王麾軍泅水渡。元軍亦卻陳。我師既成列。鎧仗鮮明。彼皆奪氣。遂大戰。自旦至晡。蹀血震蕩。王縱鐵騎擣之。出而復入。生擒達理麻於陣。元兵遂大潰。僵尸相屬。乘勝躡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死之。收其金寶。撫乂其民。列衛布守。諸郡皆納款。惟大理不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關險。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王策馬亂流攻關。關不守。至城前後受敵。擒世。拔其城。會川永昌皆平。間使下車里下緬。不浹十辰。雲南底平。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虜兵二十餘萬圍雲南四十餘日。王以鐵師萬人馳救之。虜聞。拔營夜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焉。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思綸發以三十萬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軍三萬禦之。期日合戰。至期。分軍為三疊。以象乘高擣我右軍。右軍少卻。王下令曰。卻者斬。左軍與之鏖。中軍右軍夾攻之。聲震山谷。蠻酋刀斯郎斃於象。

鑿師大奔。斬首無算。俘萬餘人。盡獲其軍實。思綸發遂降。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半矣。又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賜宴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綺綵以萬計。尋還鎮。上勑曰。爾在雲南。朕無南顧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阿資僅免。有詔命王還鎮。以僉都督何某爲平羌將軍。代統其兵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伯。八伯來貢。八月。錫土田。明年夏六月某日。王立廳事。忽仆於地。侍者扶入。曰。我中風。不能起。受皇上厚恩。不能報矣。遂薨。時年四十又八。軍民罷市巷哭。訃聞。上哭之慟。輟朝。制文遣禮部往祭。命其子椿以喪歸葬。發軍護送。所至百司祭於道。十月戊午。王喪至自雲南。上遣中使往祭。明日追封黔寧王。諡昭靖。賜葬於江寧長泰鄉觀音山。時某年某月某日也。敕百官郊送。比葬。上諭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部府諸司祭者一。曾祖考某。祖考某。父某。並追封黔寧王。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並追封黔寧王夫人。明年。塑像功臣廟。敕太常祀以太牢。凡葬資皆給所司。不煩其家。雲南民夷請立廟。守臣以聞。制曰可。初娶馮氏。故追封潁國公國用之女。先王卒。追封黔寧王夫人。再娶耿氏。故贈長興侯某之女。子男五人。曰椿。馮夫人出也。上賜以名。由後軍都督僉事。襲爵西平侯。今鎮雲南。孝友忠勤。民夷悅附。以兵梟越叛阿資。威震諸夷。可謂能繼王之志矣。曰某。耿夫人出也。僉後軍都督府事。曰昌。曰晟。曰昂。側室出也。女四人。孫女二人。夫天地之道。尙孝而右忠。帝王之政。褒德而顯功。王在鎮之二年。中宮王后薨。水漿不入口三日。斬衰哀臨。終喪三年。皇太子薨。喪毁逾禮。因以成疾。孝足稱矣。初蒞督府。以大學有正心之要。綱目得春秋之旨。太極圖明天人之道。出師陳情表。著忠孝之實。終身披誦不輟。家事治而事上必本於忠勤。在鎮之日。侍衛不過數十人。德可徵矣。其馭軍也。敵攻無堅城。守必飭。

從征討則效忠獻謀。搴旗斬將及爲戎首。則神機橫發。出奇制勝。功出漏刻。有古良將風。功可尙矣。其爲理也。弘毅寬裕。招納賢士。長駕遠馭。恩威兼下。墾田至五十七萬畝。而軍實充。逾歲用師。小大戰至數十餘。而軍士豫附。忠可見矣。嗟乎。忠孝昭於身。天下仰其光。功德著於時。天下被其澤。王之事上。有子道焉。有臣道焉。上之撫王。有君道焉。有父道焉。非他人之爲君臣者並也。其生榮死哀宜矣。銘曰。

聖皇啓運。受命自天。王氣浮淮。有開必先。暨暨將臣。天挺神武。鼓盪風雲。闔闢寰宇。五神闡珍。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搤其吭。沈沈樞府。我寵居之。秩秩皇猷。我儀圖之。載敷恩澤。西涉渭源。載敭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呴。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淸載夷。投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夷。日月出矣。爝火何施。天兵一麾。仆山摧鼇。封其鯨鯢。以示大僇。頷頷其城。大纛高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布德施威。一紀是釐。昏爽闇昧。莫不惠來。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黃金大帶。龜紐琮璧。鈞天無人。陟帝左右。帝曰嘻哉。朕心曷究。追王黔寧。錫兆京畿。以享以祀。以介繁禧。推尊王爵。上及三世。澤遠漏泉。無幽不屆。子孫繩繩。世有封爵。允忠允孝。以永天祿。觀山之原。神道有門。刻銘貞石。以勒殊勳。

少保戶部尙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楊士奇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於饒州。曾祖復。祖希政。元末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爲湘陰縣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卽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得母夫人歡心。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時

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觀。卒無所言。他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無所勤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戶部四川司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簿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爲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尙書。授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浚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衞官校。且命有不率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太祖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親征西虜。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庶事修舉。京師肅然。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是屢奉命侍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尙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敕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爲資政大夫戶部尙書。祖妣爲夫人。封母爲太夫人。重修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修。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表裏。北京宮殿成。奉敕召仁宗皇帝及今上於南京。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西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仁宗皇帝嗣位。卽日復公戶部尙書。公以母喪未終辭。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

亦未嘗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之厚。鞠躬小心。靡或不盡。修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修。仁宗皇帝崩。時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卽位之儀皆具。皆公一人所預定。上旣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孜孜惟謹。寵賚日盛。修仁宗皇帝實錄。仍爲監修。庶人高煦反。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年扈從巡邊。旣還。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敕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旦入謝。莫歸第。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賜謚忠靖。賻鈔萬緡。敕有司營葬。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衞卒巷氓。亦有歎息至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厚。原啓沒。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旣貴。九韶歷教國子。月俸分之祿。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賙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顚躓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温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瀞深。閎廓不見涯涘。嘗有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汚可浣。何懼爲。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

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省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間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爲善人長者。喜爲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爲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琥瑄瑾。女一。嫁廣瑞。琥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陰。其家以墓碑屬予。予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爲予道其平生。予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泝夏厥初。以國爲氏。衍於會稽。緜緜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徙居。曁唐中和。復徙於番。懿夏之世。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績。轉鄂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燕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故用其才。繇司徒屬。曁掌邦教。寅恭小心。寬仁允蹈。參決大議。游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嶽。巍焉弗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祗事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爲几几。國有老成。堂有柱石。胡不慭遺。當宁興惻。既榮且哀。隆隆寵光。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五册目錄

卷二十九

碑誌類

神道碑二

卷三十

碑誌類

墓誌銘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二十九

碑誌類

神道碑二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姚鼐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濬仲澈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宏謀之爲江南督撫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恩科中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純皇帝親拔爲第一引見風度凝然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母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尚書詔服闋赴職充經筵教習賜紫禁城騎馬爲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頏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公素行無疵瑕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亦不能去也如是數年及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抒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於入陳

禁陛。碑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茲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入都謝恩。留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命榮親王奠醊。賜銀二千兩治喪。又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謚曰文端。公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江西浙江考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於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四子。主事埰時。監生塘時。武選員外郎埼時。廩膳生壎時。孫九人。公葬於韓城北原。既立神道之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魁碩。德器優優。以居無作。大臣之度。遠思邈邈。去名釋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歉而不懌。天子知之。降予載[illegible]。著厥儀形。紫光之閣。顧思德音。公逝弗作。過墓思敬。瞻此穹石。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　姚鼐

公諱尚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徙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按察使。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薨於位。公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高宗純皇帝察局中事。惟公無絲毫私染。在興泉時。以洋行事例降官。而上亦察知其不汙。故復進用。其在封疆爲大吏。室中淡如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也。獨不能少入之以財利。天下論吏清儉者。必舉譚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誼不可回。其爲安徽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

建復屢以事與督撫爭。至督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持正裁之。且謂曰。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采峻厲如此。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教子有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故公所至興利去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盡。則斷然行之。使所莅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涕泣送之。高宗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今上亦絕重之。而公遽歿矣。公在安徽。姚鼐主敬敷書院。時接談讌。食設五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薨而悲。今又十年矣。公子光祥。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書至曰。先公既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姓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之矣。故不具。銘曰。

公居士林。文學愔愔。接物以情。不爲阻深。秉節當官。蔑敢私干。進者宜之。退者勿怨。歷邇及遐。驩抵海嶠。攘袂姦蠹。耋孺鼓樂。晚爲侍從。公望在衆。殂未及登。刊石載頌。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寧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擧。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兗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寧有靑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靑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雖猶未已。踰

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薄厚之。敍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驩。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遂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歿。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擒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盪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朝命。然完善之土。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踔四百里。猋入南昌。翌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竊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戴。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鐫四級。然旋有安徽

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拜疏自鄂之皖。磧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舁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屍以出。事聞。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褒公三代如其官。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開關歸公喪新寧。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卽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予諡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敍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妾楊氏。公既歿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磋。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屬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濬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侔廁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詔且留楚中。宜可稍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

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並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頹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

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賑飢。翼民以長。蘇其枯黹。衣以文襁。儒吏之風。並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闔陽開。宜戡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嵩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殄元惡。盡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剏其始。不覩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懍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愼。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歿後。賞加頭品頂帶。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即藉課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慼。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

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寧之勇。鎮筸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摧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膊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鏖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挂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寧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斐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警之。或辨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肅定。而義寧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籃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熸。義寧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

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畧通城。克崇陽。挫賊於濠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槍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謚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勗。又相從於金革中。申之以婚姻。迺摭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軍之淵。積潦縱橫。崇朝即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澈天人。潛晞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荊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讎。蹻蹻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戰。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愼其趨。旣辨其詭。仍立豐功。以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續賓。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剏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歿。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麾兵出奇

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偪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督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寧。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跳羊樓峒。擣蒲圻。掇咸寧。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惟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槍不起。公接統全軍。衆志愈勵。剷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天子偉其功。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啓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救。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既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剿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遲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

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抃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圖皖而固鄂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渫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魂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予謚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歿後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尙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欽賜舉人引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沖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乞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旣纂敍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勤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其緒攝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己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胸劈衆流曾不出口負重含汙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衆後豈無贏財不阜我私不忍己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噓飢

反自潯陽。少憩武昌。將請於朝。覲親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茹謗闇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剖。精銳星散。自擕部曲。疲羸居半。損己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熸。以仁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既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為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賞戴花翎。而名顧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為兄續賓所掩耳。有詔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既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軍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蘄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並轡諜野。周覽形勢。自巴河蘄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率所部。既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又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陷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岌。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綸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麤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詔起復。相與申警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

竄擾湖南。圍寶慶。公時新奉荆宜施道之命。統兵自鄂援湘。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塥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衆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今上嗣位。褒安慶功。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旣又命移撫安徽。公初涖安慶。繼駐六安。屢奉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與。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克霍邱之城。綏撫各圩。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詔授爲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旣以苦思遘疾。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詔旨。起復墨絰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旣而輿疾就道。又請假四月。併開巡撫之缺。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敕照總督例賜䘏。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

配彭氏。子光英。特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銘曰。

凡戰有機。鬼神翕闢。靜如山寖。終日闃寂。動若電飛。百霆齊擊。蓄勢宜久。氣囂宜渟。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齎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碑誌類

碑陰

太尉橋公廟碑陰　蔡邕

公諱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爲侍御史。牧一州。典五郡。出將邊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師。朝廷所以弔贈。如前傳之儀。九月乙酉。葬于某所。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鉦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于碑陰。俾爾昆裔。永有仰于碑陰云。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叡實聰。如淵之浚。如嶽之嵩。威壯虓虎。文繁雕龍。撫柔疆垂。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惟恭。左右天子。祗厥勳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下謐寧。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萬邦。

橋氏之先出自黃帝帝葬于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者咸以爲氏漢興世以禮樂爲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萊太守公稟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聞人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純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爲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潁王梁不疑爲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爲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銜命之宜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覆以救正于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酬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旬月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卷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與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縶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爲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徐候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爲美談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貸救其命王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廩訖乃上之詔報曰邊穀不得妄出玄擅出於是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爲常公達于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刑明賞遂民知勸懼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鞠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而捕得公以其兒悖辨直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帝舜廟以故事齋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奸態收考首伏即日伏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禎贓罪明審收考髡鉗死于

棄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悝。桓帝同產。以懷逆謀。黜封癭陶王。以公長於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將。徵未到而章謗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太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去。悉引衆災。雖非己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貪放狼籍。不顧天罔。損辱國家。爲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爲侍中。公稱病辭。徙拜光祿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贍公紀綱張弛。身決不回。是非明作。速於察機。燕居從容。申申夭夭。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熙怡悅懌。思樂模則。來者忘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羣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沒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比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初公爲舍於舊里。弟卒推與其孤。至於即世。柩殯無所。淸儉仁與之效。於斯爲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顏眞卿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六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揑素爲之。並二細君侍焉。郡嘗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眞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列監

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謇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眞卿候於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裴家兄淄川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璪嶙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畢燿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遊於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駁雜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識眞卿於是勸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書箕子廟碑陰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其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

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爲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碑誌類

墓誌銘一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莫能抗禮。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旣聞建武之書。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祖略。少保建昌郡公。父熾。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遠約。克贊先登之主。並得位入六府。功參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曜夙彰。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軿是服。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豈止莊姬掩笑。楚相知慚。定姜問兆。齊兵不入。武城二年。册拜趙國公夫人。漢王開立義之端。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窌。異代同榮。差無慚德。柱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漢之別派。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卽對粧樓。旣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稀。靈草一枝。恨瓊田之路絕。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於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荆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別。無復簫聲。傳母長歸。唯留琴曲。七年二月日。歸葬於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旣留連於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銘曰。

河西斗絕。覲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貴仕。木樓千仞。金山萬里。紹慶邢姨。基昌宋子。施衿趙北。侍姆秦南。紘綖禮數。褕狄騑驂。義起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繭。金籠助蠶。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挹[illegible]櫳。舉案外恭。停機下訓。響馥於蘭。年華於舜。風雨消散。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左極夕奠。高堂朝發。空揚淩波。更無迴雪。下平曰隰。高平曰原。西臨火井。北望塞門。猶垂雉服。尙駕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迴地市。路沒滕城。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隴常貞。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吳郡人也。大夫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勤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爲劉義眞長史。留鎭關中。既沒赫連。因即仕魏。臨終誡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逆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娉於譙國。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採桑之津。躬勞蠶月。天和元年。册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柱國殿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爽道。問政邛都。自狠之溪。途艱黃牛之坂。荔枝之山。地險蒲萄之國。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沈痼。玉灑難開。金膏實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秋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豈言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

婦人。先逢金闕。銘曰。

麥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擭嶺。昌闔淩波。西遊卿相。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震維徙族。燕垂從宦。塞入飛狐。關連鳴雁。策預登阜。功參臨澗。寶鼎留銘。彫戈餘贊。應圖淑令。乘禮言歸。魚軒瑀軾。澤雉文衣。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迴雪輕飛。北降帝子。南寵蜀守。若水既開。鹽山已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鬭。星機北轉。日轡西迴。陽泉伏氣。陰律沉灰。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迴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城。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搖落邱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長轉直。節墳方罔。園陵永植。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牒帝系。即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容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傅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線纊。佩帨茝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既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遂從列國之禮。摽梅三實。無闕其時。夭桃九華。能修其政。某年某月。冊拜迴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齊腴美疢。華茂傷年。洮痏牀帳。燕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本。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値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邱陵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銘

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緊。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雁迎門。濡蘋質俎。奉盟如事。移茵卽序。春冰浴蠶。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迴月。玉樹臨春。弄玉鳳皇。昌容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早。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繐通谷口。卽望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愈

樊紹述旣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鄜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由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與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

迎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耆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鄠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嗚呼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諱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

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渟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才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

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東明張先生墓誌銘 幷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籙。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己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爲碑以志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濵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榮。名介絜而周流。道包涵而淸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鹵莽狠侔。道之非邪。且夫膀恩壞禮。枯槁顛頷。墮聖圖壽。離中就異。欻然與神鬼爲偶。頑然以木石爲類。空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知固異夫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敍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

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旣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閑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歙習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

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敍銘其葬。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淩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

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恥。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洶洶。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眞古所謂大臣者邪。還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息羅。鬱倅臣之鋌。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飧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長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壻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今望絕邪。痛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彌義溯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陰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册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德行文學。

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吏孰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尙守治臣一皆忖度疑琮可以奉詔帝卽召尙書見與語大悅授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宝輪尙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輦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續椽藻櫨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尙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尙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尙書合謀曰上所賜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尙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隊闢毬場種樹不數年搢紳間雜然稱尙書有賢婦尙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尙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尙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閒不識刺史廳屏尙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尙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尙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蔡屋室卑庳主居無

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尙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尙書治外．主治內．尙書所至．必稱蔚蔚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鎰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凊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眞張孝忠子聯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尙．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尙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誡警之．至于今以主尙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尙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册．諡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尙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尙書爲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閒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條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隳．屛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

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煬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啟。玄覽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禀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鄰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卽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

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末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淸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雲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監九德錫我唐祚緜緜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蹶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倦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于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覯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甚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鸞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靑蓋兮䍿䍿驅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幷州。遷龍圖閣學士。兼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

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爲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

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尙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尙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卽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閒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飮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

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讙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

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

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敍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家世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常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

不在斯文。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歐陽修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者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眞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眞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卽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眞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於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鎭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旣見

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内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幷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内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脩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眞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爲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與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於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旣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

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誨。字獻可。初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

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兗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郎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閒搆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視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擕知雜御史敕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敕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為刑

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特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原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概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臥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

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歿。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爲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王安石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眞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鎭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兵者十四

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顚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爲厚斂禁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特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

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一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宅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子孫。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與佐時。宰飪調臑。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己。維昔皇考。敢於活人。

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孔處士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尙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二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暭葬先生於堯山都宮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呂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者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

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惟志之求．

王平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旟．斿．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旟．斿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乃是所以爲深甫也．令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甫。其知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將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甫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甫嘗以進士補亳州衞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甫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甫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甫。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錢純老墓誌銘。曾鞏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俶。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衞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尙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科。

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封司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修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幷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疏。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隤然逃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採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於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嶸。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

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己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尙利後人。

孫適墓誌銘　曾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爲尙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爲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其葬在其父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敍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爲黟縣之孫氏。師睦生諱延緒。延緒生諱旦。旦生諱遂良。以予恩爲尙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葬。攜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卒於池州大安鎭。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爲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爲文。以古爲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黟。拔身艱故。爲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梁公墓銘　趙秉文

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于穆清。講明乎蒐狩之制。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掾。抗章論列。以爲其地在重山之陘。積陰之所。春燠不毛。夏暑仍纊。殆非所以頤養聖躬也。況蕃部野心難制。萬騎撤烈。信宿可到。萬一解嚴之際。奔突而前。卒何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亡。以爲先事之戒。書奏。縉紳危之。上曰。此愛我也。庸何傷。詔爲止行。自是名聞天下。家置一通。言正人必曰梁公矣。其後公在陝西。上平賦書累數千言。其大略言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萊滿野。則物力少稅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稅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寬狹鄉之地。至有水陸肥瘠一等。物力相懸。不啻數十倍。後雖三經通推。並依舊額。臣恐搌蠹之詩。不獨譏于古矣。書奏。上深嘉歎。命藏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叛服不常。其後果爾。及平賦之令未下。而宋賊繹騷。督賦者病焉。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處。惟觀立朝大節。其他可略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已能建白如此。使之居侍從之列。必有大過人者。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襄。字公贊。絳州正平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使云。銘曰。

於皇世宗。百度惟貞。世平講武。駕言涼陘。言言梁公。獨以諫鳴。儆戒無虞。屢省乃成。謂天蓋高。胡勳以誠。帝曰愛我。詔尼其行。薄海內外。聞公直聲。匪惟公直。曰天子明。平賦一書。時其重輕。世有主父。不孤賈生。洗史飫經。搴華摘英。浩浩而博。涵涵而淳。小試所長。風馳霆驚。名聞天朝。不登公卿。惟皇好直。錫之胤榮。尙詒來者。視予此銘。

聶孝女墓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封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淩暴。無復人紀。女貧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嫈政之姊。哭狥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蘄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幷志予媿。

閑閑公墓銘 元好問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

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太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昔。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衞紹王太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兩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

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棓殺之．聞赦將至．先棓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奏．及期．王出居衞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强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備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政．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同官爲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

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勤儉。愼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鑑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荊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奉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衞州刑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眞淳古樸。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逮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警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徽宣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

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輒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索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歷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頹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
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
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己無待。特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
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遊。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湖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蘇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太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

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嘻。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強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

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遷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屯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歲。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之道襲荊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辯聽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予形。澧焉寧與一物幷。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惎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逮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蘊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翿。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嵩山者云。伯英眞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淸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卽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

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踶駕。犢健破車。覇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攬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卷三十

碑誌類

墓誌銘二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攄潛德其幽。宏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爲者。則以答其爲好私今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儒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就誦記。敏爲文辭。異其時宅門兒

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倘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辨爲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爲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瀏陽。非賢不卽與居。母中憂。盧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胸中廓廓無城府。商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爰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戕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爲君行道貧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衞使。恆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疢。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尉恆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修杭海戰艦。欽廉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爲者。必求爲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蚍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將不避爲。況囊橐他盜。頤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得。依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幾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鄰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

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爲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名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爲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禦盜歟。師盜歟。觀夫人觸法肆行。微倖未露。悖人大語。則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爲銘。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淸拔宏贍。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旣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爲敍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二十有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句北京行省承發省曆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會者耶。當奏耶。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君晚。君來便宜版爲郴之錄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滋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肆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格鬪屢衄。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崎嶇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官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畋入奏。無不與偕。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問盞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

也。一旦嘗句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於郴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懐集。於南海之濱。其不寖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淩人。人則忮之耶。且求以剸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稚猶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已而圓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顧錄拾荏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爲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於溪壑崖谷之險。不得犇放平衍。爲滄爲川。其溉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文有玉亭小稿。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勩。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勑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福寬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柔之孫。故累贈推忠效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

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眞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鎭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勑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上。至是時。勑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舍。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于行省。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衄。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剚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卽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讋。而它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墜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

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勦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壟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衄官軍。擢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麾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僻。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師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及賊平。郡人德公。至於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浙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軍愊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繼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它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蹈金鏖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耶。拜鎭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成宗皇帝卽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羣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他鎭。貪吏豪右。甘

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竟獄。吏陰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運司姦吏事。服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儼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清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驛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皇帝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眞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卽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卽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

郎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淸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知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鎭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櫬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衞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淸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敎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尙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烈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旣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

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臃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纍土墳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餞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復為丞相。以私讐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而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史大夫鐵失等自上都來。夜扣國北門。遻入中書。稱遽矯制奪執符印。莫知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崩于南坡者。公遂顧無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禿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為國忠臣。不敢愛死。事已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公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甘虀粉。萬死不敢以言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今上皇帝即位于龍居河。躬行天誅。罪人以次就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上顧問曰。此張平章耶。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陛下入承宗祏。大義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

曰。以日計之。卿言不綴。自採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闊徹伯曰。此當書之史。眡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尙食既嘗悉輟以賜公。唆南者。鐵木迭兒之子。官治書侍御史。南坡之夕。彀弓矢露刃以佐鐵失。而獨後誅。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強盜不分首從死。唆南之逆。豈止強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唆南親斫丞相拜住臂。豈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伏誅。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廟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得解。有售珠於內府。校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汙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驗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上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澂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眞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

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賑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閔傷其意。留其俸庋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挫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小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師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譟。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尙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旣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鎭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壻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趙忽伯。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

宿衞。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蒙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啟封。公子公孫。洊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壠。領領有城。執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入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與司風紀。僭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嘻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嗚哉。德則惟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遲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千行而柅。孰謂得君。衆怍構厄。既逐既蔑。侃侃大剛。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儉壬。睢盱震慴。大駕之來。法宮既淸。出納咨諏。屬于老成。人亦莫閒。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蓋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已爲內相尙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鎭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

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大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黄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虚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瀆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煦。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閒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説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説。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

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尙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啟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祀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葬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嘗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與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諡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

致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尙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嘗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淸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散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尙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尙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格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

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爾。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之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駮。欺世之怍。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啟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太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啟曰。吾妣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於吾里黃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月日葬。子爲我誌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啟嘗爲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彈壓官諱時懋之孫女。諱某號俊齋之女。同郡隱君子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曹

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嘗過哀。蔬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疾卒於邸。有子三人。法孫巳孫虎孫。初聞訃。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喻法孫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戾也。爾忍而父為灰燼乎。亟往毋有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迨渡。風浪帖然。喪既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於地下足矣。即權正堂奉安。旦夕哭臨。逮葬。毀瘠幾不能為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戶彫落。汝父汝伯。相繼歿。若曹尙誰賴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家。以慰老人之望。毋從里中兒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母羅氏。性素嚴。號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則侍粥藥。歿則營喪葬。皆必誠焉。巳孫既娶。久未有胤。夫人曰。吾老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於先。夢紫衣人種粟舍垣下。告曰。此萌也。為他日與植汝門之本。覺旦。語巳孫曰。汝有子孫也。既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粟名。嘗得眩疾。既間。曰。吾度不能久處人間矣。命舁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隙則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斂者。懸之楹。餘悉散諸親愛。除夕。家人進椒酒。夫人起居尙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為壽畢。曰。吾明日逝矣。為我謝某謝某。翊日沐浴更衣坐。呼巳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足矣。死自我順。汝曹勿號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巳。遂殂。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日也。法孫蚤世。虎孫仕元為岳州路儒學正。平江州楊柳灣茶司提領。亦先卒。巳孫今名觀。郎公也。仕國朝歷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貞孝慈睦。其賢卓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聽言不惑。臨終不亂。則又士君子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

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命。象首錦韉。以光賁於窀穸。又能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

維耆之嬪。貞以禔身。能教其孤。爲今名臣。卒既有年。始歸斯阡。時虞未遑。豈曰設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之藏。

鄭君妻洪氏墓銘　方孝孺

予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冢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冢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去。予招而問之曰。此冢與君有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我先妻洪媛之冢也。吾惡能無悲乎。昔我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於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於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不欲生。聞者爲之椎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己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缶。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紃。足未嘗越戶閾。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効媛耶。年二十歸我。諸娣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我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我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饑寒燠。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値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我與媛奉母出匿鄰人室。我母顧媛曰。我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他之乎。既而我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適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我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浸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

日。年僅二十有七。十一月某日葬於某處。媛將死時。語我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
先姑靈几在堂。而姜柩復存焉。寧不重傷君舅之心乎。我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
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尚幼。其死時。盼睞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我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我悲。其
肯爲我銘耶。予曰。媛行應銘法。非恆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予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與曾祖天
錫。銘曰。

質之姱。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奈何。

明故襲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李東陽

公諱弘泰。字以和。爲宣聖六十一代孫。自國初衍聖公希學傳三世至彥縉。公祖也。考承慶。未封而卒。贈
衍聖公。二子。長弘緒。字以敬。襲爵十有六年。公實代襲。越三十有四年而卒。公生七月喪父。六歲喪祖。賴
母王太夫人鞠成之。成化庚寅。始襲封。憲宗皇帝賜第京師。命齒國學。嘗見公所服玉帶。遣人問焉。公對
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許之。再值郊祀。分獻內壝。皆出親定。壬辰辭歸。上若曰。卿其進學循
禮。表率宗族。無忝聖裔。以副朕懷。丙申給誥命。有司以二品例授犀軸。公言舊典以玉軸爲異。乃改授之。
丁酉。請朔廟祭禮樂。公率族人奉表入謝。先世有遺田。百餘年來散業他姓者過半。至是皆贖歸之。以贍
率族。己亥。祖廟爲雨水所壞。公請命有司修葺。完麗如故。每歲萬壽聖節。奉表獻馬。賀於廷。辛丑。居母憂。
賜喪祭皆如例。丁未。入臨憲宗大喪。今上登極。以弘治戊申入賀。上視學。命分獻兗國公。賜坐彝倫堂。退
率三氏子孫表謝。復賜宴禮部。及襲衣冠帶。躬耕籍田。亦預宴焉。以敬章服家居。友愛交洽。歲時游宴相

酬倡。或夜分忘倦。四方大夫士至者。禮接不少衰。己未。公來朝。聞祖廟災。亟歸。齋哭如居喪。引咎自責。居鬱鬱不樂。庚申。力疾而朝。辛酉。上疏乞休致。上若曰。卿其善自調攝。以奉聖祀。所請弗許。時復有修廟之役。公協相規畫。勞勩甚殷。凡再越歲。弗克躬覲。事病既革。執兄子聞韶手。若有所屬者。蓋公之封也。廷議以爲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按宋故事。俟公之後。仍歸其兄之子。公母遺命亦以是。公及見聞韶之成。其乞休時。嘗具名以請。故至是猶惓惓云爾。訃聞。上特遣行人諭祭者五。有司給棺槨。工部官爲治葬事。以某月某日窆焉。公美丰儀。善論議。每評隲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俾有職務。將無不可爲者。而靜處優逸。無由自見。然承奉宗祀。修治林墓。綜制家政。其在孔氏。有勞績焉。若孝友無閒之心。剛毅不屈之氣。榮名令聞。偉然著於人人。其在天下。亦不可泯也。嘗卽魯泮池遺址。築東莊別墅。因以自號。有東莊稾藏於家。公生景泰庚午四月二十七日。卒於癸亥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娶護衛千戶永之女。封公夫人。子一。曰聞詩。三氏學生。女一。予與公內交久。公以兄命爲聞韶議婚於予。禮成之三年。聞韶始嗣封爵。則以父命奉狀請銘公墓。嗚呼。予乃遽爲公銘耶。銘曰。

孔裔開啟。爵以代崇。六十一傳。兄弟迭封。公繼兄爵。在先帝世。歷春建秋。三十有四。入主宗祀。俎豆載虔。出奉朝獻。禮儀孔閑。時斯歲斯。我職在茲。我有餘力。而弗外施。功名始終。天所優假。我所弗預。疇其登者。有命自君。公荷弗懟。有身自親。公全厥歸。維兄有子。維祖有祀。公所無憾。庶其在此。孔林北西。公有世墓。曷其祔之。乃祖乃父。公居在東。公自爲宗。公子公孫。其來無窮。

歸府君墓誌銘　歸有光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讀．訓．皆國學生．謨．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為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為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堧．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為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為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為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其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欺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縣縣汝潁．遷於荊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為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

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潟鹵．黍稷蕤蕤．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　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迴覩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雒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甚．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黜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誣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佈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折脛不少貶．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畏．公笑曰．豈有畏杖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懼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磁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

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忠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得失。處利害。輒心悸口噤。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圖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間。張安人所以語公者。與古牛衣之泣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王仲卿諸人。且猶過之。況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耶。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

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加於人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目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徇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孽姦澌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䘏制祠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屢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搆下獄顧謂

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爲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詗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師卜從善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工部尙書充經筵講官湯公墓誌銘　汪琬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尙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湩酪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悲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燄張甚。忌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徼賄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旣去吳還朝。上眷注

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讒公於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上神聖。稔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逮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己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蝎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荊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衞。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衞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違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概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旁午。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苟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率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

鼓砲石。盜至。即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陸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游。地穹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刦。値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諜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貰其餘黨。贛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陵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負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邃。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旣又直經筵。纂修兩朝聖訓。公在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蒱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遨山水間以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尙拳勇。用鬭毆恐喝民財。事急。即恃勢豪爲蠹橐。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則竄身旗下。借以修故釁。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褻劇。署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姦巫淫尼。闌入人閨閣。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爲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賕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郡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

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捐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詔擢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闉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蹤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婀不撓。忌者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閣擬旨下部究主使。上乃命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者遂沮公。幸勿倡異論。公曰彼應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媿謝之不暇。而忍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慚且憤。所以誣衊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導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皇太子讀。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嗾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猶不愜忌者意。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旨猶祕之。急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輿。道路譁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微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此耶。越數日。命改工部尙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

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爲難。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瀠。曰沆。皆州學生。曰棐。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爲先。所撰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眞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迄今猶靦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涔涔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諒爲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纂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履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爲國純臣。爲世儒碩。道禰洛閩。志宗稷益。維吾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蟄閭里。世祖儲之。遺我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遘彼含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邅。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帝德。帝心簡在。胥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黃岡之邱。不騫不圮。瘞是銘詩。以竢良史。

張處士墓誌銘 朱彝尊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草書。寇亂後。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佯狂。遂成狂疾。

嘗游齊晉楚豫閩。歸自閉土室中。飲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唯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刻之。又裒其資歿。以年月日葬君於某原。嗚呼。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可傳示於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銘曰。

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耶。是維子之室耶。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方苞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皇帝宅憂甫旬日。即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自滇南。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尚書入教皇子。侍直南書房。兼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時召公入見。公自薦士七人爲助教外。未見其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士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公體素強。而是秋七月上旬。遘末疾。浹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以至篤老。居鄉立朝。莅官撫事。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其感於人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貞與主禮部試。見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其充日講官。視學京畿。皆特擢。不由階資。始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一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其主試陝西亦然。乙酉偕衆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父艱。繼丁母艱。聖壽六十。廷臣慶賀。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特召入京。侍直南書房。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充事劇。吏因緣爲姦蠹。公細大必親。

無留獄。無匿情。至今爲民所思。曰百年中無與比也。己亥。遷貴州布政司。數月。就命巡撫雲南。會征西藏。大師駐省城。爲營館舍數宴犒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怨咨。七年中凡軍民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科條。事無遺佚。恩信狹於蠻髳。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南書房。聖祖叩以易說中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世宗憲皇帝卽位。手諭褒嘉。三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自奮厲。思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淳薄之相倚。盡言無隱。五年。以奏豁鹽課。敍入密諭。削尚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與新撫朱綱。訊公以六事。獄詞成。罪在大辟。衆皆曰禍無振矣。公於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轂。而公旣得罪。務進取者爭欲實公之罪。以自爲忠。雖雅知公者。亦難遽爲公言。而聖心自定。特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偃息。聚徒講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諒其無他。而能如是乎。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知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歎爲至明之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數年中生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係牽。蓋若神者實陰相焉。予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公試藝。闔郡無與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束於禁防。雖時往來江陰。卒無因緣會合。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貞公所。予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內自檢攝。而未暇叩其所藏。及往年予再入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

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昔聖哲相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探取而抉其所以然。嗚呼。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間言。蓋有以也夫。公疾未作。方奏對天子見其徵旣疾數使人問視。旣沒大痛悼。發帑金使國有司治喪。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賜謚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家懷遠。自諱元吉者始遷江陰。逮公五世矣。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任氏。前母陳氏。母許氏。並贈夫人。公字賓實。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瀾。以銘幽之文請予。雖衰病。義無可辭。銘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探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諧。惟誠惟信。頑姦無猜。我言無溢。來者之式。

李剛主墓志銘　方苞

李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慤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予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眞。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嘉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悅。因

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閫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旣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予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予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予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予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魁傑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予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儻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予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予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予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訃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予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予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

矣。剛主言溫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既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予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離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詆諆。君承師學。悶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間言。

兄百川墓誌銘　方苞

兄諱舟。字百川。性倜儻。好讀書。而不樂爲章句文字之業。八九歲。誦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摺紿衣中。避人呼苞語以所由勝敗。時吾父寓居棠邑。留稼邨。兄暇則之大澤中。召羣兒布勒左右爲陣。年十四。侍王父於蕪湖。踰歲歸。曰。吾鄉所學。無所施用。家貧。二大人冬無絮衣。當求爲邑諸生。課蒙童以贍朝夕耳。踰歲。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慕廬韓公見之。歎曰。二百年無此也。自以時文設科。用此名家者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橫被六合。自兄始。一時名輩。皆願從兄遊。而兄遇之落落然。江南梁質人。宿松朱字綠。以經世之學自負。其議論證嚮經史。橫從穿貫。聞者莫不屈服。而兄常默默退而發其覆。鮮不窒礙者。苞謂兄盍嚮曉之。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兄長予二歲。兒時家無僕婢。五六歲。即依兄臥起。兄赴蕪湖之歲。將行。伏予背而流涕。其後少長。即各奔走四方。予歸。兄常在外。兄歸。予常在外。計日月得兄相與。依較之朋友之昵好者。有不及焉。兄常曰。吾與汝得常家居。俾二大人無離憂。春秋佳日。與二三同好。步北山。徘徊墟莽間。候暝色而歸。吾願足矣。及庚辰四月。予歸自京師。七月。

兄歸自皖江。而疾遂篤。未得一試斯言也。弟林。先兄十歲卒。兄欲於近郊平疇買小邱。自爲生壙。而葬弟於其側。辛巳四月。予爲弟卜地於泉井。夢土人云伯夷今葬。是予不忍廢兄之命。遂以次年三月十六日。遷弟柩與兄並葬其邨之北原。兄歿於康熙辛巳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七。娶張氏。子道希道永。銘曰。

不若於天。著天絕之。胡體其所受而至於斯。朔材與志。古固有不遂。而又何悕。

翰林院侍講張君墓誌銘　劉大櫆

君諱若需。字樹彤。桐城人也。姓張氏。其大父文端公英。相聖祖仁皇帝朝。世父太傅公廷玉。相世宗憲皇帝及今上兩朝。皇考廷璐。禮部左侍郎。君生累世膴仕之家。而趨操被服。無異單門寒士。生方齧齔。穎出儕輩。稍長益嚴。鮮有幼志之失。驚其丈人行。許娶以子。出就外傳。潤以詩書。華器夙成。以待出而爲用於天下。年二十八。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進侍講。凡館閣文章之務。君皆隨時立就。不稽日月。其纂修書館也。職所宜盡。趨赴惟恐後時。未嘗憚其勞瘁。其分校鄉試及禮闈也。公以生明。號稱得士。上嘗謂其兄中丞若震曰。汝弟正直人也。蓋方將大用之。而君則既卒矣。宗伯公視學江蘇。九年。江蘇事繁劇。公振起文教。選舉俊良。絕除旁蹊而已。其名實資物之細大畢舉。君佐佑之功居多。皇帝東巡狩。宗伯班在扈從。君方告給里居。念尊府年考之高。即馳入都。扶侍以行。故宗伯以衰年走塞外經略喇沁。敖罕翁牛特巴林奈曼科爾沁。以達瀋陽。往返六千里。而不知有馳驅奔走之勞。繄君之色養無違。有以慰藉之。三年之喪。其禮曠絕不行矣。君之在疚。屏酒肉而不御。獨居殯宮營兆之側。蓋二十七月如一日。

既釋服赴闕。拜辭於墓。猶攀留數日。不能舍以去也。里中人多客遊京師。時其不幸。則往往朝夕之不謀。寄食旅館。積歲月莫償其値。或終不能歸。歸而無以爲道里之費。甚則疾病而莫爲之醫藥。死亡而莫爲之棺斂。君悉爲區畫。隨其緩急難易。必使之就理乃已。而又慮急遽之難以取給。乃更與有力之賢共相捐輸。使一人存其資本。而取其息以待用。規制草創既定矣。而君卒。君之成進士。其房考爲滿洲伊公爾敦。伊公沒而夫人獨居困甚。君不忍其飢寒。歲月饋問有常餼。君卒而以其訃聞夫人。夫人哭之慟。踰時。以他事使往夫人。則夫人方懸伊公像於壁間。揭君訃狀於其下而對之哭也。蓋君於人一任以誠。而接之以慈愛。故君之卒。朝之薦紳大夫。宗族之親。朋友故舊。下及阜隸奴婢。莫不悲泣相弔。自以爲失其所歸。君與人飲酒淋漓。終日如不厭。及其閉門端坐。未嘗一持杯舉。見人有所未見書。輒借鈔焉。研究諸經。而於周禮尤爲交通互達。所爲文甚富。而長於歌詩。其侍宗伯而出塞也。有從邁集數十百首。予嘗爲品次之。君以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五。生子四人。長曾敞。翰林院檢討。次曾敍。國學生。次曾敷。中丞養以爲己子。次曾虔。尙幼。女子子二人。長適同縣吳綸。其幼未嫁云。曾敞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山之原。而以書來請銘。銘曰。

施於外者略。蘊於中者隆。君之於世爲無憾。而天之於君則不終。山石其可泐。而不可壞者君之宮。

厲樊榭墓誌銘　全祖望

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言語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葉爲業以養之。將寄之僧舍。樊榭不可。讀書數年。卽學爲詩。有佳句。是後遂於書無所不窺。

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其詩多異聞軼事。爲人所不知。而最長於遊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於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尤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其爲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湯西崖侍郎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焉。樊榭襆被潛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強之始出。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余交樊榭三十年。祁門馬嶰谷兄弟延樊榭於館。余每數年必過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爲職志。迷牀刻燭。未嘗不相唱和。已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豫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亡相繼。樊榭每與予歎息。今年予有粤游。槐堂以書告樊榭之病。不意其遽不起也。嗚呼。風雅道散。方賴樊榭以主持之。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樊榭姓厲氏。諱鶚。字太鴻。慈谿人。今爲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二。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弟之子爲後。葬於湖上之某峯。所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已行於世。又有遼史拾遺十卷。樊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得育。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是怏怏失志死。是則詞人不聞道之過也。嗚呼。樊榭屬予序其宋詩遼史二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墓。悲夫。是爲銘。其詞曰。

沖恬如白傅兮。尚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賢哲固亦難禁。祇應尋碧湖之故槳兮。與提手以援琴。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誌銘　朱仕琇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寧化雷公以疾薨於里第。遠近人士聞者傷悼。交書相弔。蓋公以忠孝見信於上而天下尊其學者三十餘年。其告養洎丁艱。朝野咸望起復大用以著大儒之效於天下。而公遽薨。公之薨而人士竊計內外大臣。未易有如公之留意人才者。故其始聞而驚。驚已而悼。人人有失其私之悲。而門致夫天下賴之之意。而益知公之生殁於世不偶然也。公諱鋐字貫一。號翠庭。先世陝人也。後自江西遷汀之寧化。故今為寧化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諱某。縣學生。三世皆以公貴。恩贈如公官。公為諸生。見蔡文勤公。學約。悅之。從文勤學。文勤稱公為人類楊江陰。江陰者文定公名時也。鄉貢京師。高安朱相國軾聞公名。不可得見。乃就公蔡公寓舍論易。時人兩賢之。而合河孫侍郎嘉淦亦先禮公。舉為國子監助教。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既成進士。朝考第一。大臣多薦者。改翰林院庶吉士。今上即位。詔起公於家。侍讀皇子。賜第內城。特旨授編修。充丁巳會試同考官。以御試前列。受賜充日講官起居注。京察一等。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同事余某以皇太子薨入京奉旨留侍皇子讀。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皇子左右。聞輔臣咎其辭為好名。使在廷人人辟好名之嫌。不執親喪。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丁縣學公艱。服闋。詔起供職。以額外諭德食俸。遷右春坊右庶子。再遷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通政司通政使。是時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自規便利。下旨訓敕。公謂二者雖諫臣不肖。然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病二者以塞言路。昔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且揚之。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皇上以舜為法。任老成。遠諛佞。簡遊幸。屏玩好。得旨嘉奬。是冬乞假省母。假滿。以原官提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仍調浙江。梓陸清獻公年譜。教士敦實行。去功利。衡文取清醇。一革舊習。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蹂法虐士者。有勒屬捐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公特劾之。因奏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太學貢士宜先老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饑。有司以例不敢請。公密言狀。得旨特賑。民困以蘇。母李太夫人年八十。援例終養。蓋侍養太夫人者四年。太夫人既葬。未終喪而公薨。年六十四。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慍之色。至臨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其在朝廷。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如布衣時。狀貌秀偉。造次必於禮。而宏毅簡重。安舒自得。見者知爲粹然大儒也。初入仕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上知。在羣臣中恩意特異。二十二年南巡。御書扁額爲太夫人壽。兼賜貂緞。蓋公性純孝。上知之。故體恤之尤至。而公臨薨遺表。亦曰臣爲子之事粗具。而爲臣之志未伸。受恩深重。莫報涓埃。此臣目難終瞑者也。嗚呼。觀公之所以事上。與上之所以待公者。庶幾古詩書所載君臣相與之盛者已。公之學以躬行爲主。其生平出處。張弛言默。按之無一不合於道者。至小事亦皆可法。爲文章簡要沖夷。有古作者風。所著經笥堂集。自恥錄。讀書偶錄。校士偶存。聞見錄等書。凡若干卷。公嘗謂國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使出京。布衣李鍇朱燉送別舟次。鍇號廌青山人。與燉俱守道自重。不妄見人者。惟公能得之。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視驚訝。不測公何以知之也。公在病。猶手修族譜。考校無訛。蓋其所存者如此。公夫人同邑巫氏。有順德。能宜於公。長子定淳。壬申恩科舉人。次定澍。監生。先卒。次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巫某。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定淳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某原。先期以書狀來請銘。仕琇與定淳爲男女姻家。辱公以文行見知者二十餘年。公

之病未甍也。實以誌墓之文見屬。因忘其不肖。輒删狀語。摭公行身居官之大者。藏諸幽。以告後世云。銘曰。

雷世潛德。始顯於公。公仕以道。不辱其躬。正學之興。明時是逢。進禮退義。既孝既忠。非公之賢。明聖在上，信賢不疑。崇德無忘。爰再起公。不俟自來。侍經皇子。久試公才。改官詹事。遂掌銀臺。公督浙學。皇有特命，迎養之便。毋愆溫凊。循巡賜詩。又以爲言。教及都人。彌荷皇恩。惟公督學。雍雍翼翼。起秀那蕪。幽側無匿，公貳都憲。大江之南。仍改浙學。文教其覃。惟公立朝。無側無倚。體皇之心。以成燕喜。其喜維何。忠孝道光，奉母歸閭。色養無妨。融融洩洩。和樂且康。諸於帝心。天語揭堂。公進不疑。退省無虧。古有成人。庶其在斯，壽母慶終。公猶孺慕。喪筵未徹。俄驚大故。公年六十。公位豈卑。未厭衆望。士林齎咨。城口有邱。爰得吉卜，公體藏焉。表以名木。大儒之壟。過者咸肅。

惠定宇先生墓誌銘　王昶

先生惠姓。諱棟。字定宇。號松厓。先世扶風人。九世祖倫遷於吳。曾祖有聲。與徐孝廉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祖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授密雲縣知縣。工詩古文。著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諸書。考士奇。康熙己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兩任廣東學政。以通經訓士。學人至今誦之。著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說交食舉隅琴瑟理數考紅豆齋小草諸書。先生生而凝靜敦樸。好學不倦。好禮不變。以孝友忠信爲坊表。年二十。補元和縣學諸生。先是學士從粵歸。奏對不稱旨。罰修鎮江城。用罄其家。先生退居葑門之泮環巷。樵蘇後爨。意豁如也。承其家學。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及七經毖緯之學。無不肄業及之，

經取註疏。史兼裴張小司馬顏籀章懷之註。諸子若莊列荀揚呂覽淮南古註。亦並及焉。而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下勿論也。甲子鄉試。以用漢書爲考官所黜。由是息意進取。乾隆十六年。天子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黃公廷桂陝甘總督尹公繼善咸以先生名上。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罷歸。先生嘗以顧氏炎武左傳補註。雖取開成石經較其同異。而義有未盡。因發明公羊何氏之學。附於羣經。作補註四卷。於尙書採摭史記前後漢書及羣經註疏。以辨後出古文之僞。定鄭康成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造。爲眞古文。梅賾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作古文尙書考二卷。爬羅剔抉。句梳字櫛。摘其僞之由來。皆郝氏敬閻氏若璩所未及。雖毛氏奇齡之寃詞莫能解也。以范蔚宗後漢書因華嶠而成書。古人嫌其缺略遺誤。而東觀漢記謝承之書不存。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註十五卷。又以漢儒通經有家法。故五經師訓詁之學。皆由口授。古文古義。非經師不能辨也。先生四世傳經。恐日久失其句讀。成九經古義二十卷。於易理尤精。著易漢學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鄭君之爻辰。虞翻之納甲。荀諝之升降。京房之世應飛伏。暨六日七分世軌之說。悉爲疏通證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餘。而漢氏易學燦然。又撰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以闡明之。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作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發聖人饗帝饗親之至意。謂古之明堂。治朝。太廟。靈臺。辟雍。咸在其間。考之堯典春秋月令王制無不合也。少嗜新城王尙書精華錄。爲訓纂二十四卷。搜採博洽。貫串掌故。亦爲世所傳。先生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初五日。終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二。初聘宋氏。繼配張氏。又配陳氏。子四。承學承緒承跗承萼。以某年月日葬於

吳縣西渚邨之祖塋。先生以名賢後裔。蔚爲大儒。同里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深相器重。而常熟御史。王公峻尤重之。余弱冠遊諸公間。因得問業於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與余。又同客盧運使見曾所。益得盡讀先生所著。嘗與華亭沈上舍大成手鈔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學之根柢。莫余爲詳。嗚呼。自孔賈奉勅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並廢。又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先生生數千載後。耽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祕。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於是吳江沈君彤長洲余君蕭客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可謂豪傑之士矣。因取陸淳施士丐孫復之例。稱先生以刻於石。且爲銘曰。

端門有命標羣經。西河退老相師承。硎谷瓜實悲秦坑。淹中棘下蕪榛芿。山東大師當炎興。口講指畫開文明。自唐暨宋義漸盲。醲嘲閔笑嚌其徵。先生晚出研道精。七經六緯蟠胸膺。日月爲易窺璣衡。或薦於朝困未亨。歸而抱犢棲柴荊。憖遺一老奠兩楹。秋山蒼蒼隣洞庭。斑然貍首千秋扃。吁嗟儒林亡典型。後有惇史眡此銘。

江愼修先生墓誌銘　王昶

予友休寧戴君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愼修先生。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先生卒。是年東原舉於鄉。明年來京師。求所以志先生者。卒不果。又十餘年。予自蜀還朝。而東原以薦授庶吉士校理四庫館書。於是取所自爲狀及汪世重等年譜。而屬予銘之。先生名永。字愼修。安徽婺源縣人。居縣之江灣。曾祖國鼎。祖人英。皆不仕。父期。諸生。先生生六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嘗見明邱氏大學衍義

補徵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朝夕諷誦自是遂研覃十三經註疏凡古今制度及鍾律聲韻輿地無不探賾索隱測其本始而於天文地理之術尤深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三十四補廩膳生四十一歲成禮經綱目八十卷五十五歲偕鄉人立義倉貧者賴之六十歲成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曆辯歲實消長辨曆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七書各一卷六十二歲爲歲貢生成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十月江西學政金公德瑛招爲諸生校閱文字六十九歲成四書典林四十卷又成推步法解五卷七十六歲成鄉黨圖考十卷七十七歲成律呂闡微十一卷七十八歲成春秋地理考實四卷七十九歲成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八十歲成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讀書隨筆若干卷又明年而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年八十有二娶汪氏子二逢聖早卒次逢辰孫三人朝陽朝伸錦波曾孫二人廷珍廷福先生之著禮經綱目也以朱子晚年考定儀禮經傳通解其書未成黃氏楊氏續之猶有闕漏乃以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爲次廣摭博考使三代禮儀之盛犂然可睹其著七政諸書也謂歲實爲曆中綱領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當以恆者爲率梅氏所言歲實消長恆氣注曆見歧未定也其撰律呂闡微也據管子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筩別十二律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曆律志之謬撰古韻標準三書謂古韻之論椒於吳棫而精於顧氏炎武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由三百篇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疏且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爲用韻之準謂欽定推步法七篇凡日用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恆六曜之行皆具密法而奧義難明爲探立

法之意。詳步算之方。并附推步鈐一卷於後。又謂深衣之制。諸儒論者凡數十家。大率踵交解十幅之譌。據玉藻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舉鄭君之註以正疏誤。因爲深衣圖考。晚年讀書有得。隨筆撰記。謂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又謂兵農之分。春秋時已然。不起於秦漢。證以管子左傳。兵常近國都。野處之農。固不隸於師旅也。其精心獨見發古人所未發如此。先生年六十。嘗偕友人入都。時開三禮館。總裁方閣學苞以經術自命。舉冠禮昏禮數條爲難。先生從容詳對。方公折服。又吳編修紱亦深三禮。有疑相質。無不首肯也。乾隆二十八年。命秦文恭公蕙田修音韻述微。公奏先生精韻學。詔取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進呈。以備採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於五禮通考。至戴君總校四庫書。乃盡取先生二十種。寫之以藏祕府。先生弟子著籍者甚衆。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自朱子起婺源。其後如李燔陳淳之輩。咸以道學通經名後世。越五百年而先生復出。雖終老跧伏。不見知於世。而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羣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祕。以參天地人之奧。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先生歿。大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以先生從祀朱子於紫陽書院。天下以爲公。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於婺源之某里。銘曰。

仰以覩天。俯以察地。中貫六經。聖賢所萃。析之綜之。會而通之。上推發斂。圜則九重。或解其頤。或折其角。遂傾聞人。用啓來學。弗耀弗施。山頹木隕。筦道之樞。厥功不泯。肅肅嚴祀。配於紫陽。後有弔者。睇此崇岡。

戴東原先生墓誌銘　王昶

門人黟縣知縣張君善長。由黟走書來告曰。戴先生東原。與善長相識。夫子所稔也。今東原卒。柩歸於家。黟與休寧接壤。將謀所以葬東原者。洪舍人榜既為之狀矣。敢以志墓之文為請。嗚呼。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及余為中書舍人。東原始以鄉試中式來於都。至余自蜀中歸。則東原已被薦擢翰林。同寓京師。而東原遽以病歿。蓋余二人離合之迹如此。若東原之敦善行。精經誼。余雖不獲企其少分。而定交之久。與知東原之深。莫如予也。非余誰當志者。按狀東原諱震。曾祖景良。祖寧仁。父弁。皆不仕。東原以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卒於官。東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輒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大注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東原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師略舉傳注講解。意每不釋。師苦其煩。因授以許慎說文解字。東原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訓。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為定。由是盡通前人古義。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者。時年纔十六七爾。隨父客南豐一年。經學益進。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辭。繇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必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

之制。已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鎭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日食三十六。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曆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魏孫炎始翻語。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釋氏之言。其徒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勾股。蓋肇於周髀。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勾股。則勾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勾股。雖深明西法者。咸昧其由來也。於是日夜孳孳。蒐集比勘。靡不悉心討索。雷同勦說。悉掃而除之。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通矣。又謂古今學問之途。大致有三。或事義理。或事制數。或事文章。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馬班韓柳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多所不省矣。經義之不達。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東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好學。博聞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覯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辯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具見於原善原象及與彭進士紹升書。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理。東原取平日所學質之。江先生爲之駭歎。數年近三十。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諸書已成。傳至浙中。齊少宗伯召南嘉歎不已。

元和惠先生棟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荀虞之易。鄭孔之禮。何休之春秋。旁搜廣摭。發明古義。東原見於揚州。交相推重也。東原家居。同郡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皆從問業。至京師。光祿寺卿王君鳴盛。學士錢君大昕。朱君筠。紀君昀。盧君文弨。皆折節定交焉。其客文恭公所也。出江先生推步法解。公於通考中盡載其書。其後學士朱君任安徽學政。盡檄江先生所著書上於朝。入四庫全書館。東原表揚之力為多。酈道元水經注流傳錯簡。東原尋其義例。按以準望。釐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文川渠委納。犂然就貫。旋於永樂大典內見酈氏自序。且獲增益數事。錄之。始為完書。嗣又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未之見。東原正譌補脫。如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進。得旨刊行。而古書之晦者以顯。其後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校讎說文方言大戴禮記。以次勘定。未及上進而疾已亟矣。東原所著書毛鄭詩考四卷。詩補注一卷。尚書義考二卷。儀禮考正一卷。考工圖記二卷。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聲韻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記一卷。曆問一卷。古曆考二卷。勾股割圜記三卷。屈原賦注二卷。文集六卷。凡遺書二十種。曲阜孔君繼涵梓之以行。其未成之書。水地記七冊。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付子中立。寫藏於家。東原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某日。歿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某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中立。女一許字曲阜孔廣根。蓋繼涵次子也。嗚呼。東原之學。苞羅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本朝之治經者衆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尋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為首。昔韓昌黎銘施士丐。柳子厚表陸淳。皆稱先生。蓋以經師為重。今

竊取是例。以示張君。傳刻於幽竁。乃銘曰。

鄭孔既沒。大義淒湮。各以闚觀。莫溯其全。先生䌕䌕。搜元摘祕。貫串三才。上窮六藝。公卿動色。天子嗟咨。姚古大師。誰曰非宜。龍蛇召災。遺言在笥。吾言匪誣。俟諸百世。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姚鼐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三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其年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敎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爲文尙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既久。嘉慶三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閣。臨望滄海。邈然言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子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爲動容。問身後事。不答。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爲人者耶。著作文藝。雖工妙。特君寄迹而已。況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十三。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壻曰溧陽狄某。丹徒陳某。商邱陳杲。長洲宋懋祁。孫男六。將葬君某所。爲之銘。

以代逡窆。鼐爲王氏秀山阡表。具君世矣。故不復述。銘曰。

茫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卿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囊乎。骨蛻於黃壤之宮乎。脩乎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

袁隨園君墓誌銘　姚鼐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欞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傚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

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殁。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海峯先生墓志銘　吳定

先生姓劉氏。諱大櫆。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也。曾祖日燿。明崇禎時以貢士廷試。授歙縣訓導。祖甡。父柱。皆縣學生。先生狀貌豐偉。而性情直諒寬博。讀書工辭章之學。自古文亡於南宋。前明歸太僕震川。暨我朝方侍郎靈皋繼作。連起其衰。至先生大振。其才之雄。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曾蘇王之能。瑰奇恣睢。鏗鏘絢爛。足使震川靈皋驚退改色。詩亦孕育百氏。供我使令。元明以來。辭章之盛。未有盛於先生者也。年二十九。應舉入京師。巨公貴人皆驚駭其文。而尤見賞於方侍郎暨吳荊山閣學。以爲昌黎復出。已而兩中副榜貢生。以終乾隆之初。邵閑府余京兆欲薦先生賢良方正。辭。會舉博學宏詞。方侍郎以先生薦。及試。爲大學士張文和所黜。而文和後大悔。洎乾隆十五年。詔舉經學。文和獨舉先生。而文和旋去位。乃出

爲教諭於黔。黔士至今感誦先生教育之仁不忘。國家用經義選天下士。而先生以振古之文生於列聖相承文教累洽之日。又有持權者爲之引延。而卒淪溺下僚。不獲展其才以沒。則信乎命之窮也。然而富貴之榮。沒則寂焉。斗筲之功名。亦澤竭則忘焉。天地之光華。一日不掩。則先生之文章。一日不磨。畀先生以曠世不數畀之才。而特假饑寒寬閒之歲月。以成先生千古之榮。天之眷佑之者至矣。即使先生數奇屈於生。復屈於死。卒致泯沒於無聞。而先生之可不朽乎此生者自在也。其又奚慰焉。所著有詩文集。巳久行世。其卒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年八十有二。娶吳氏。生子三人。皆早死。以兄之孫符孫爲長子介後。嘉慶四年十月某日。葬先生於梅子嶺先塋之左。門人吳定涕泣爲之銘曰。

文雄千古。遇屯一時。一時之屈。千古之師。豈無公相。高餤霆飛。百千灰滅。公尙巍巍。韓歐之側。配食攸宜。謂予不信。請視來茲。

張皋文墓誌銘　惲敬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今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愼。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尙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

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臯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棱。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臯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臯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臯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臯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臯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臯文則竟死矣。方臯文為庶吉士時。今皇帝加上列聖尊號。盛京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尊號刻入之。臯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為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皇帝侍從。奉命篆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邪。吾位卑。能言之而已。臯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為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為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元始至京師。與王灼濱麓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為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為第一流哉。臯文娶於吳。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車掣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於陁。勿乎臯文。誰訊此。銘之幽扃。俟來祀。

劉君季霞墓誌銘　曾國藩

君諱蕃．字季霞．吾友劉蓉孟容之弟也．國藩治團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甚之．季霞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諷勉其兄．歸則傳曾吉語．慰安其父．咸豐四年三月．岳州官軍失利．賊犯寧鄉．季霞間關至長沙．存問孟容．孟容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渡洞庭而北．季霞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至義寧州而西．將掃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亦分領湘右軍．從羅君俱西也．季霞與兄會於羊樓峒．時我師遠來．新有濠頭堡之敗．士氣初復．料簡糧仗．稍與休息．賊踞蒲圻縣．得以其暇益築堅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鋪．以蒲圻南門地險而偪．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畈．抵城西．駐軍鐵山．湖北巡撫胡君林翼以師來會．二十一日辛亥．分四路進攻．賊扼險立柵．穿塹數重．槍礮環擊．不可近．間出悍賊．揚旗跳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稍卻．季霞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季霞發槍斃二賊．又鞭卒之稍退者．一賊伏下田發槍．中傷季霞仆地．孟容舁其弟歸營．而自麾衆禦之．短兵確鬬．驍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間舉火燒其木柵．煙燄漲天．五壘齊破．是夕．遂攻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脅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季霞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諭旨追贈知縣．照知縣例賜卹．季霞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孟容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別白是非．無所假借．而季霞脫去畦封．頣無一語．款誠相接．其臭如蘭．以是人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有司分

都團練季霞部勒鄉人。獨嚴整。喪歸白蒲圻。族之少長。遠近之耆德學徒。與邑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衆。宿將不及也。咸豐八年某月日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嶺。配孔氏。國子監學錄廣瑶之女。生女一人。無子。以孟容子培壂爲嗣。銘曰。

元二之厄。兵氣崢嶸。方州大府。鼠卻狐鶩。提戈殺賊。年少書生。厥少惟何。星終兩紀。温玉刻苕。翺翔文史。專親從兄。辟咽而詔。仗劍出門。海飛龍嘯。蒲首之山。故壘嵯峨。一儒奮臂。永奠山河。位豈在大。齡豈在多。我銘斯石。萬代不磨。

新寧劉君墓碑銘　曾國藩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寧。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貨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舉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遊賈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歿。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懌。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逮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歿。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畜季弟。兄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釐。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釐皆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十。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寧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鬱撓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間。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纖嗇。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峯。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

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勳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嘗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既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貲財。隨手散去。嘗壹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暋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瘞葬數百人。新寧大饑。餽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創之。城東北有義塚。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陁壆而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足供疏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歿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卽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次長佐。某官。次長倬。長健。某官。孫某某。曾孫永祚。永祺。天子褒長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秉夫教。娣姒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寧西鄉楊溪村之鸞嶺。昔道光丁未戊申間。江忠烈公常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輾轉兵間。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德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慊。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覿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褒榮先隴。

夫夷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illegible]。

苗先籠墓誌銘　曾國藩

君諱夔。字先籠。肅寧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耨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韻一書。授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孑焉寡儔。間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甎。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鐈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聲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嶲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撰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醵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旣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倂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倂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櫽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遊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旣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閒。子貞嘗

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間。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間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研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戇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尚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間。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八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徇。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覘以多歧而瞢。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四)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四）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六册目錄

卷三十一

碑類誌

墓誌

墓表

銘

雜銘

雜誌

墓版文

題名

附錄

卷三十二

雜記類

記一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三十一

碑誌類

墓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任昉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戴。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引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閫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寞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 庾信

公諱明徹。字通昭。兗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空名高霄漢。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太守。父樹。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漯。代為名將。見于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圮橋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猨。偏知劍術。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司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遣。蜀滅。陸機纔論功業。即值吳亡。公之在梁。未為達也。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蕭索煙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飈遂遠。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于其倫。公之謂矣。為左衛

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北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瀟湘之役。憑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艢艫。魏齊有橫江之戰。仍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迴扃。轔車反暢。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驚巢。沉水陷火。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臺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鬢。吟鶯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菑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艫舳所臨。蓋于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魏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叔蒞止。暢轂文茵。鉤膺鞗革。遂以天道在此。南風不競。昔有裨將失律。衞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于焉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宣政元年。屆於東都之亭。有詔釋其縶鑣。蠲其釁社。始弘就館之禮。卽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眷戀。寧聞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增暴。奄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卽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諡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爲田橫而俱死焉。嗚呼哀哉。毛修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於河橋。死生慚恨。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元夜思歸。終有蘇韶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冤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營減竈。空幕禽飛。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罃永去。隨會無歸。存沒俄頃。光陰愴悽。岳裂中臺。星空上將。眷言妻子。悠然亭鄣。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壠羈遠。營魂流寓。霸岸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碑誌類

墓表

唐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

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剌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闕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淸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毁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

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

特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

又七年而能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壹千貳百戶修表。

內翰王公墓表　元好問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于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爲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于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爲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迴馬嶺。搴裳就道。顧揖巖岫。欣然忘倦。迤邐至黃峴峯。憩于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

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輭。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爲黃冠衲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于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大風雨之所扊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博大之眞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迴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板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于鄙朴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謂不爲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値爲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塗。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爲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既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于新興里之某原。祔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藁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考諱靖。質直尚義。樂于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齠齔間。識公爲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

除。調鄜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爲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刼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詞情閑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沉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卽恕也。女一人。嫁爲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于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于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囚。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卽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爲人强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

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會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有歎服而已。高琪當國。崇獎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搒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諭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于人。無獲罪于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慚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叅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于胸中。値眞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于中外繁劇。至于坐朝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閑置散。不自衒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閒。春風和氣。周浹四座。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歿。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之者云。却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羼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栟爲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于瀚海而鯨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鑾坡。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翕然變化。固如是耶。

萬季野墓表　方苞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歿。有弟子曰黃宗羲棃洲。浙人聞公之風

而與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於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預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偸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俱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

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於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迍邅轗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既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淸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敍列。而獨著其所闡明於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汪武曹墓表　方苞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間。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熟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屺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熟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券。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蓋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屺瞻屢躓於舉場。

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屺瞻交絕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抗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志得。負名稱。傲睨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或為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罵。趙雖交訌。而氣實為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負民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虞山錢謙益。嘗私語君。其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聞而規余。屺瞻爭之。強辯之數。惟君亦弗心慊也。既老。乃曰。吾今而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為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既困。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為誌其墓。吾今先子矣。君喪既歸。其子未以葬告。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年。會故人子宋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不得先於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略。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連芳。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明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為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為河防考十卷。歿時子不在側。以付弟士鉉。而士鉉尋卒。叩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出。學者宜知為君作。君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館選。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主廣東鄉試。辛丑冬。奉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口。父諱口口。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侃。壬午舉人。士鉉。丁丑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嵇氏。子坤。早卒。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鄧尉山某原。雍正十年三月桐城方苞表。

鄧湘皋先生墓表　曾國藩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為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掇科名。即已厭薄仕進。慨然有

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礪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覼幽剌怪。遏之使平。終歲顒顒。嗇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詆。神囚形瘁。已而窒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寧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飲食。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偏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郡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册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郃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宗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

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愼．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翀．光紱．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弆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敎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大界墓表　曾國藩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嵋山

下。墈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所胥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顚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飤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屛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閒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既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屛。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憚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咸唏。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娣姒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詘已甚。時逢慍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睞。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

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孳從。外姻臺幼僕嫗。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沖。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沖。遷太夫人之柩祔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貤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間。國華貞幹歿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曾孫七人。元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緊維祖德是賴。於是敍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衆徵。無虛美云。

碑誌類

靈表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蔡邕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操塞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于神明。故能參姙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祭。祭服有珫。前後奉斯禮者。

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億叔韡。次曰寧稚威。次曰碩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上郡孝廉。季吏歷州郡。舉茂才。葉令京令爲議郎。季以高第爲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卽世。夫人哀悼劬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建寧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契闊中饋。婉孌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閏月附于太夫人窀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欽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憯怛罔極。遂及斯表。鑴著堅珉。頌曰。

悲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惜聞誨之未央。庶黃耇以期頤。胡委我以夙喪。恆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辭良。失延年之報祐。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以含愁。詩修念於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夭。心傷悴以自憂。曁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綢。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疾餤餤而日遘。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爾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違。爰祔靈於皇姑。倘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超以永及。傾徂邈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旣逝之益遠。耿悠悠而莫追。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蔡邕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于南山。諮之羣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

膺靈和。德精性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愼而寡言。幼從師氏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求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爲模憲。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尤。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修。宣德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彪。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几筵虛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颻。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切怛。曾不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往者不旋。

碑誌類

刻石文

秦泰山刻石文　李斯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瑯邪臺刻石文　李斯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車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秦之罘刻石文 李斯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頌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

秦東觀刻石文 李斯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

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旁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刻碣石文　李斯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幷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會稽刻石文　李斯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淸。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淸。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碣

諸葛亮碣文 李興

天子命我。於河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淸。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祕要。昔在顚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旣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勛。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聽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淸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開。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

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道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武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先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衰。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側。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但見寥廓窠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韓愈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元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覩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飭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還推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副肯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獄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蜑。守條死要。不相漁刼。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己致。既辨萬年。命屏容服。公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柳宗元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軟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蹤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沈酗醼酒。斥逐郊遂。遠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倬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字亢宗。家於

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高巖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熏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衆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議。震於周行。爲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甚仁。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元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奚蹈。蘼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癯者既肥。槃如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於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靑衿溯濡。塡街盈衢。遠送於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衆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爲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爲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卽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旣過苴菒。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身迫當室。娶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爲念。受署魯山。今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嘗獲盜。未刑。屬滍山之鄉稱猛獸爲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旣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筒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

世。而羔雁不至。殁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子。思善人則禮咏。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沖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證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遊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懐哉永思。泣涕銘云。

奉直趙君墓碣銘　元好問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俗。藹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礀逸賓。王世賞彥功。游總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究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爲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與廉舉孝養。士太學。薰濃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爲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

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爲出。故終宋之世爲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爲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重。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仕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爲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之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爲書以絕之。正大初。修宣宗實錄。楊禮部之美。趙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爲編修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刼殺宰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筯而起。歎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程鑑。男孫一人。六九。尚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救者。私欲既勝。強爲揉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然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飫。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爲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於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鬱如其充。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乖逢。環堵蕭然。薇藿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庸青紫。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游不留。道將孰傳。松柏之邱。石表其前。是唯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贇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据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貧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爲盜。或論爲強。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闔部歎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爲。靡遺餘力。時長官有娼其顯者。君曰。上領其概。下任其繁。此自通制。余何顯。然以疾屢在告。衆吏軫其德。不煩以細。惟重辟則正是焉。久之擢事壅職弛。舉浙西廉訪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聚徵政成案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時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不劂上者。臺臣爲失風憲體。奏君即治以訊。慨然趣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員不同。吾心視常人亦異。況死生命定。顧可以微恙使吾有不職罪耶。乃決意往。回及半途。病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官于威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宇。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踔厲。臨政棱棱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舍己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爲狷。余爲右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剸象兕而後知其利。驌驦要褭不必路極九有而後知其良。古人韞奇櫃異。囿於小官而不獲伸者何限。遽曰其才已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

勳不及書也。然有其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何傷哉。是爲銘。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雁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定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卽具奏大概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及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游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當思畏民者畏天之本。而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煩。太煩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

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誠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部堂索皁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卽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焉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時朝廷詔敕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

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祕未發。明年。册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初修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藉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絶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横。嘗笞撃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與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斂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上前。率引爲己過。明於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

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矣。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敍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虞。楩楠百尋。其寸之蠹。寧見揭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遄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

碑誌類

銘

封燕然山銘　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

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返旆而還。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劍閣銘　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卭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　并序　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

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戩鼓未通。兕渠泥首。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虔。不俟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敍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能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化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

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裨憲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搆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覩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巘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賓四會。卻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贔屭。攘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拆山脊為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詼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為學者。總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遶。箭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隲無睽。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為瓶為缶為鈞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鈞棘也。巨靈之作。於其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

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攜太極。蹴蹋顥氣。立乎無間。行乎無窮。則掀長河如措杯。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爲神奇。可不謂大哀乎。峨峨靈掌。纖指如晝。隱轔磅礴。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揶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至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于華陰。華人以爲紀。峥嶸勒之罘頭。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爲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脈。乃眷斯顧。高掌遠跖。砉如剖竹。騞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父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巃嵸。介二大都。亭亭高聳。霞艷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羣動。下視衆山。孱蟒蠛蠓。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棧道銘　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亙隔呀絕。巉巉冥冥。麋鹿無谿。猿猱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曼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親昵。擘坼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

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粤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繿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蜿。堅勁膠固。雲橫砥平。總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響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蹐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贄幣以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汙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刓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爭。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豈豈。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圭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怫劉怒。旋見以蹐。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蹐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恆。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實爲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淩星辰．沓沙揚濤．溺馬殺人．國秦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游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彫龔染湅．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噫．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耆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煞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覩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嗚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

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吉。纍纍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督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於樂爲土鼓。爲甴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爲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爲壇竈乎。竅爲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旣不爲吾用。唯速化爲百工之用。愼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愼無堅爲金鐵以行貨起爭。愼無滷爲醴泉以味乎諂口。愼無礦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愼無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愼無萌爲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舒而爲蟻。使之飲泉。旣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爲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祟乎。賠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三槐堂銘 有序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

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九成臺銘 有序 蘇軾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

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呑。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法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于前矣。

默庵銘 元好問

時然後言。眞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瘖瘂。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缾。靜如持城。其中鏗鍧。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脈。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五雲山房銘 有序 方孝孺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於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惟山房奥。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淸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愼終毋忘仕也孔臧。

書齋銘 有序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恆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

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衞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束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鬨然。每至深夜。鼓琴琴。坐者欲歷。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予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邱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閟地藏。神區鬼奧耶。其亦不可爲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亙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舂而遊。今遙望者幾年矣。尙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予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予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貫。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階是習。予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怍。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大夫文種廟銘 有序 胡天游

吳之亡也子胥徇之越之伯也范蠡與種成之越既滅吳蠡以去而全種以不去而死論者於是多范蠡而短文種自予觀之若蠡者誠得爲智人矣抑其未可謂之能忠者也夫忠臣者事其君不顧其身仕其國不易其志危以計其安安復慮其危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安社稷者非獨禍患之至而謀其保全也禍既平矣亂既定矣猶懼其業之或搖事之或變而深計久遠子胥與種之志是也方蠡從句踐於吳忍詬辱甘毒苦卒以其術教句踐復國而興焉蓋蠡之才過人遠矣抱其才挾其術始無所試乘句踐之困而遂用之以顯乎天下傳乎後世此蠡之所以自售其奇其後不仕諸侯而去衒於賈使長子以千金得罪莊生而死其仲子且夫父子之閒人情所至無已也寧忍其子之殺於楚以明其智之非謬況於句踐非有父子之親骨肉之愛哉蠡從其主於外而種爲居守至於三年種才足以有衆致足以得民使誠欲富貴陰悅吳殺句踐因舉其國而君之亦吳所甚利而勢所易便然勞苦治其國以待越王之入而卒成五湖之功春秋以來未有如種者也且夫差亦當世強主也能報闔廬之仇於始不能不遷甬東以終越幸滅吳無敵國之患而句踐功成意荒將足以致敗亡此尤種所深懼故不欲去而思留身以濟之不然越王之爲人與蠡所遺書以道種者明達如彼而寧莫之知哉越自漢至今世立種廟以其有大功而又哀其不如蠡之去而同於子胥之死而未嘗得其所以爲心是安可不銘而暴之也銘曰

伯越之烈若種與蠡蠡謀其身烏冥而飛宰禽南陽遂爲種疵烏知其賢將越是持非智則匱實忠而危

奕奕高寢．神山南陲．民惟功懷．千秋不違．

黃鶴樓銘 并序　汪中

江出峽東．至於巴邱．湘沅二水入焉．又東至於夏口．漢水入焉．於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柯．南自桂嶺．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匯於是．以注於海．而江夏黃鵠山當其衝．江環其三面．再折而後東．故地形稱險焉．縣因山爲城．山之西有磯．起於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恆數里．於形爲尤險．其上爲樓．咸取於山以爲名．始自孫吳．酈氏著之．齊梁二書．並載其迹．嗣後樓之興廢．史莫能紀．乾隆元年．大學士史文靖總督湖廣．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壯閎麗．稱其山川．歷年六十．堅密如新．其下則水師蒙衝在焉．歲以十月都試．吳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夜行不休．著籍戶八百萬．公私舟楫．列艫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彌望．無高山深林之蔽．桴鼓一鳴．上下百里．若示諸掌．奸宄無所匿其蹤．惟江夏自宋立郢州以來．代爲重鎮．國家疆理天下．慎固封守．常以尚書侍郎鎮撫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蓋．四至趨風．驛路劇驂．輶軒之使．不日則月．西南際海屬國以百數．終王受吏．累譯來庭．往反上都．皆道於此．守土之吏．率會於茲樓．以飲食之禮．親其僚友．不降階序．而民風稽事．胥可知也．洎夫王臣吝諏．每懷靡及．舌人體委．懷柔遠人．治官涖民．禮賓詰戎．邦之大事．於是乎咸在．外以設險．內以經國．地勢然也．其有逐臣羈客．登高作賦．感物造端．可興可怨．丹邱羽人．雲水栖游．徜徉乎其地．均足以發抒文采．增成故實．沅始釋褐．文靖以元老在朝．先後序同歲．爲衣冠盛事．蒙恩敭歷．茲繼其武．旣欣踐於勝地．且感遺構．乃爲銘曰．

海有神山。河惟底柱。巨靈爰闢。列仙攸處。樂哉斯邱。曾城之顛。上標崇觀。下俯大川。柱天不傾。障江欲迴。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會是程。蠻荆斯控。光映烏帑。勢吞雲夢。四野底平。八窗洞闢。登若馮虛。望惟極目。朱衣行水。毛人墮城。夢有先兆。神或不經。大別西踞。樊口東趨。神禹明德。黃武伯圖。川逝無停。人往不作。我紀茲游。思同民樂。

碑誌類

雜銘

女挐壙銘 韓愈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有序 姚鼐

君諱曾敞。字墱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璐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

爲相歸。而侍講及羣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爲檢討十餘年。値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値試翰林。列第三。當進官。詔特褒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每歎異君。君疾士大夫骩骳隨俗。節概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衆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饒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類數十。當斥革。吏遂傅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謂兩劉相國宿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援。君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邪。其後君以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三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適孫起涇。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艮。側室生子元夔元袞。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遠。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旣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邪。而孰爲之機邪。鳴者匏簧邪。而孰噏以揚邪。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汚。旣駕而驁。而躓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有序 姚鼐

君諱朝。字潞川。泰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曾祖諱念祖。祖諱震。考諱衡。皆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六諸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泰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瘖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後娶江寧鄭氏。人以爲難。君內行修。外重交遊。有死生之誼。而性峭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若不可須臾共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丞。詔大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共事不合君者。君不能堪。卽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旣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讎閱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瘍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鼐知君最久。故爲銘。銘曰。

山璞瑤琨。器則隊也。龍淵太阿。銳則折也。嗟子忼忼。勇言義也。子以自居。甘與躓也。日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芴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碑誌類

雜誌

馬氏女雷五葬誌　柳宗元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恆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嫂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墓。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元磚。追而納諸墓。

女二二壙志　歸有光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戌戊午。余以爲奇。今年。余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余出門。二二尙羅入余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余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余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嗚呼。余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余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余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寒花葬志　歸有光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虎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碑誌類

墓版文

陶母墳版文　舒元輿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觝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輒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成之中、而能鼢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爲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登墓、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爲鄰。後千萬年。卜誰爲鄰。西江悠悠。東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柳宗元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禽以食采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啓佑後允。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宏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太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錯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擧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沖退徑盡之志。以宏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卽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緊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丙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夫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抱孤卽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於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淸。嘗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

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薦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旣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詞頌．以爲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大之志．敍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淸如魯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樸魯甚駭．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敍而終焉．

碑誌類

題名

東林寺題名 夏謙

西上閤門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右武衛大將軍．兼御史大憲上柱國夏謙．叨奉睿旨．封册雄藩．駐泊旬餘．將更歲序．受王恩而重疊．沐台念以彌深．而又許廁王車．得遊化境．時昇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故留題記．

東林寺題名 景詔

武義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朝議郎檢校兵部尚書．賜紫金魚袋．上黨郡公．食邑一千戶景詔．自京城隨

侍伯父。江上歸郡。獲從家兄桂陽郡公訪茲絕景。時春林鬭芳。晚雨新霽。躧步忘倦。塵心頓清。竟日方還。故紀於此。昇元三年太歲己亥。三月二十三日書。

碑誌類

附錄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蔡邕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閑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檢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顯儉節。用免咎悔。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爲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薨。而國家方有滎陽寇賊。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任進衞。不得辭王命。親嘗藥。夫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遣顯。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於京師。顯有剖符之寄。偪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絕。不能自育。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困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域。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敍我憂痛。作哀讚書之於碑。

憫予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沒。我在齠年。母氏鞠育。載矜載憐。殷斯勤斯。慈愛備存。匪惟驕之。範我軌度。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咎悔。踐繼先祖。卽爵其土。二將是臨。與帝剖符。守於濟陰。夫人寢疾。榮此寵休。疾用歡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邁。從養陶丘。景命徂逝。不慭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王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違。目不臨此氣絕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緶

棺而不見昔予考之卽世兮．安宅兆於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慘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黃壚密而無間兮．出入閡其無門．舁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孤衷之不遂兮．思情憭以傷肝．幽情淪於后坤兮．精哀達乎昊乾．

漢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蔡邕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別封於黃．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為美談．初都尉君娶于故尉州刺史卽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齓而夭．夫人懷聖善之姿．韜慈母之仁．撫育二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姑．神罔時恫．故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鼎之義．夫人是享．爰暨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銀艾貂蟬．進侍先尊．受茲介福．于我夫人．自挐尉仕于京師．及廣兄弟．式敍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軺執贄朝皇后．採柔桑于蠶宮．守三盃于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寵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耽其榮．體安其遠．圖長慮迴．用遺舊居．欲留此焉．康寧之時．亟以為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於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於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悼．祗愼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咨度羣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沒於蒼梧．殯於廣郊．二妃薨於江湘．不卽兆於九疑．延陵季子．實惟吳人．長子道終．卜葬嬴博．夫遭時而制．不遠遷徙．魂氣所之．不繫丘壠．帝舜以之．神罔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鑒帝籍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氏之所寧．茲事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

乃爲辭。昭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窀穸之事。畢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粵翌日己酉。葬我夫人黃氏。及陳留太守碩於此高原。雒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賻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再以中牢祠。羣后畢會。榮哀孔備。於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句陽于肅等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

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嬴代。黃國氏建。至於近祖。亦降於漢。天祚明德。福祿流衍。既作母儀。履信思順。登壽耄耋。用永蕃孌子孫。以仁追稽先典。厝茲洛濱。齊跡湘靈。配名古人。休矣耀光。千億斯年。

保母李氏墓磚　王獻之

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於茲土者。尙口口焉。

小姪女墓磚記　柳宗元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岡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宏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柳宗元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於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

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宏農二年。推其誠心。裕於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敎厲明具。故裕不爭奪。遂以洽於太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爲吏部尚書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於是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迥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歷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於虢。舉宏農者之喪。咸至於墓窆焉。既窆立石表於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於外。而葬其族者鮮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飢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韓愈

夫人之先出於周。以鄭爲氏。因初侯。曾祖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於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雜記類

記一

荊州文學記　王粲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敍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敍。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邱。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三十年

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今余將游焉。故爲之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閒。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彊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閒。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巳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窈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肸蠁。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巳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鋼之其內。散之其閒。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赭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賀遂員外藥園小山池記　李華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往之士。勤勞千里。豪家之制。殫及百金。君子不爲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憲起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山白雲爲念。庭除有砥礪之材。礎礩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畚鍤

之均。圩堘之凹陂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藥。以佐正性。華實相蔽。百有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中。尋竇而發泉。躍波轉而盈沼。支流脈散而滿畦。一夫躡輪而三江逼戶。十指攢石而羣山倚蹊。智與化侔。至人之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置酒娛賓。卑痺而敞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自。不忘乎賦情遣辭。取興茲境。當代文士。目爲詩圖。道在抑末。敦元可以扶教。趙郡李華舉其略而記之。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

級頹之破缺者。亦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淸泉激。輦糞壤。焚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時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猨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投壺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

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乳穴記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屛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乃誠而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尙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

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緜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跱。環行躊目。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淸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淸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靑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柳宗元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顚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州東亭記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値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墮元和十二年九

月某日柳宗元記。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糈。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慕廣閒。鳥尙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巓。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衞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衞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

十餘物者訖讌端符卽丞居爲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因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卽其家傴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飴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褾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虎貔橐駝者韠袴一往來爲鉤膺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爲管韜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韜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觿一小觿一笇囊二椰盂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其存者八大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卽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帬皆爲龍鸞文素錦褾緣五采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人一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邪端符旣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子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惻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爲

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衞公故物。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惑。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嘗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穢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孽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臥。待時而起。三顧雖晚。孽雄粗定。必也攣埽。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呑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驪句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忌。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搴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顚躓其原。夫民無恆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寖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翕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迹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輿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

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巒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水底。草散茵毯。有鶩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傞傞亭亭。閒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嵓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高處有壇。層級沓玉冰。壇面俄起鑪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具備五色。中有溪。縱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櫂。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來。坐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罽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李德裕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涖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爲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嵇山之海棠榧檜。剡溪之紅桂厚樸。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颼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陵之珠柏欒荊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柏南燭。宜春之柳柏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

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嚴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閒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於石。己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碟。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山嚴湍琅邪臺之水石。布於清渠之例。仙人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眞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牡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櫪黃心桃子朱杉龍骨。近于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荆紅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藍碧百合焉。

平泉山居誡子孫記　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懿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歲爲荒榛。首陽孤岑。尙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翦荆棘。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元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睢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衞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

此林居。貽厥後代。爾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君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陷北記 胡嶠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度湟水。又明日度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技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珍珠

棄。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行東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鏁。嶠與部曲東至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衞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初虜中國衞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近云距契丹國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眞。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𧆑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消冰。乃

得飮。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劫子。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常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則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敎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愼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

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呑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此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

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閒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閒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閒之朝暮也。

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閒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讙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閒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之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物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亦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愼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

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修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游於儒學

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時。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蓋于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于今雖名藩鎭。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聞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從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

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刲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移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宜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民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關。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往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

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倘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尼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衞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

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衞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鎭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鑱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尙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爲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

且公嘗謂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敺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毋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女棄捐。禾黍與與。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閒。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閒。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閒。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閒。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

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偸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幷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塗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西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思政堂記　曾鞏

尙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簷。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簷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旣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淸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旣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南軒記　曾鞏

得鄰之茀地。蟠草樹竹木。灌蔬於其閒。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閒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閒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

也。其能無欿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勸。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以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聖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宜黃縣學記　曾　鞏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

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

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

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

古。以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力作。常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

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淸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衞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衞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淸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于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于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常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東軒記　蘇轍

余旣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滸。水患尤甚。旣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旣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

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旣以譴來此。雖至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

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而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據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石林山堂記　葉夢得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作事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荊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菴。或定林。或中道舍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常置石蓮百許枚案上。咀齧以盡其思。遇盡

不及益。卽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貛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貛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旬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嘗以道。嘗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雁。欲爲題字。而挂適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于智者。嘗爾吾素頹墜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且攜數僕夫。荷鍤持畚。平夷澗谷。搜剔巖竇。雖風雨不避。旁觀皆以爲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于物邪。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于弊。因牓其聽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聽事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建康府卞公祠堂記　胡銓

建康實江左一大都會。其事繁。職重。在祀與民。爲政者率皆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凡祀典所秩。雜然不可縷數。自社稷五祀四望四類六宗八蜡。無所不當祭。又有實柴以祀五緯十二次。槱燎以祀中能上能。貍沈以祭山林川澤。疈辜以祭四方百物。又有磔禳以祭風雨。壇壝以祭地示。瓢齋以祭水旱癘疫。營酇以祭國門。屏攝以祭羣小祀。中霤以祭室神。又有燔俎以侑食。腹胙以倞福。以至十倫之義。吁亦衆矣。今大丞相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張公來鎮此府。下車之初。獨首及卞公之祠。何哉。銓嘗求其說。稽之漢。則曰節行者國家之金城。稽之唐。則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蓋道以德禮。則人尚名義。嬰以廉恥。則人矜節行。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夫人皆戮力一心伏節死義。則國家安固隱若長城。是不亦節行者國家之金城歟。秦以幷吞八荒之心。欲帝萬世。然無伏節死難之士。有一茅焦。幾不免虎口。故沐猴一呼。而天下土崩。東漢之亂。獻帝越在草莽。曹操奉以爲主。當是時。天下已無漢矣。而惟曹氏之爲聽。奸斧逆鼎。搏人而肆其酷。天下凜凜以爲漢亡在須臾。爾然殺一孔文舉。而忠臣義士折首滅頂。伏死以爭。終曹公之身而不得逞。是不亦忠義者天下之大閑歟。由是觀之。公之所以首及卞公之祠。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公道德忠孝。服一世。用不用爲天下重輕。雖去國垂三十年。海內至今歎思。況其高勳宏烈。藏在盟府。視古人何媿哉。而其意方將尙友古人。歘然若不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公之意豈不端出于是。仰惟無隄之輿。展義吳會。翫歲愒日。雖臥薪嘗膽。而未見死殺之節。雖寢苫枕戈。而蔑聞執兵之陪。顧脫甌之釁日聞。復讎之期未指。而士死委靡。媮生苟免。微公敦尙名教。以砥礪頹風。則孔孟仁義之譚。幾乎其不掃地也哉。嗚呼。尙忍言之。或謂銓子言信矣。敢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二者同異。銓曰。不同。夫仁人于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士與死生有取舍焉。故止能取義。殺身成仁。夷齊以之。舍生取義。子路有焉。故結纓而死。未能無擇。雖然。夷齊遠矣。有志乎古者。或可企及。不然。猶不失爲魯仲由也。卞公其何歉焉。卞公諱壼。字望之。其大節舊史詳矣。故不復識。

選德殿記　洪邁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詔臣邁夕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

世有以持循者。衮衮數百言。臣旣斂衽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卽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于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施令圖事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非唯不可好。亦所不好。獨以閒暇取尙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維。未嘗一日輒去手。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賡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于賡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卿爲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于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至今爲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尙書存焉爾。由三代而下。至于後周。亦千有餘歲。世愈近。政愈益多。廢興成敗之迹。渺若淵海。今列于戶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鑑存焉爾。書亡然後通鑑作。玆其是歟。陛下受天命。克己勵精。綜覈名實。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爲驗。稽以爲決。未嘗不本源於二書。四海九州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者。實出于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若鏡照。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孰當書者。況于跽受天旨。恩紀卓異。爲無窮光耀乎。乃不固辭而承命。臣聞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大于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大於至明。今夫百川之流。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工之藝。皆勤也。而天子之勤異于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洽一州。折獄致刑。譎抉微漏。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于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于作樓之時。而日引月長。宴安鴆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爲何如哉。文宗外憂藩鎭之跋扈。內患朝廷之不勤。旦朝籌之。暮夜計之。而訓注之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

以稔甘露之悔。勤而不明。爲何如哉。莫盛于太宗。而寖不克終。猶見于魏公之十漸。故臣以爲唐三百年。去本朝爲未遠。卓然可喜者。惟武宗宣宗爲然。今陛下擴天縱之聖。經之以至勤。緯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一致。猶以爲未足也。而又朝于斯。夕于斯。舜好問而察邇言。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中昃不遑食。皆以匹休抗美。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彊不息。終始毋怠。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爲心。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臣敢以爲陛下獻。歲二月庚午左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于人者。或絕或繼。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雜揉。升降往來于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同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託於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彊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敍。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聖人于此。其不我欺也審也。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歿。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

之澔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則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于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于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于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親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嘗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能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記姓名于其間也，于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于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攷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云爾，

劉氏墨莊記　朱熹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谿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沒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幸

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于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于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于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以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于體爲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于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指。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敍次之如此。嗚呼。非其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其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往。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于此乎攷之。則知其士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于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祕書監贊。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卽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既不遭。無所見于施設。今獨其承家齋後之意。於此尙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于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于是乎在。

名堂室記　朱　熹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于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

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旣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閈。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交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牓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于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寐。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于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悔。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于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愼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乎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敍所以名夫

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于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江陵府曲江樓記　朱熹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豊人和幕府無事顧嘗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墉無以宣暢鬱堙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牓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滲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于雲空煙水之外敬夫于是顧而歎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慨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殷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嗟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玆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于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于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乎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懌勃然于胸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眞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于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于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

南至新安朱熹記。

歸樂堂記 朱熹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僚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睠睠軒冕印韍之門。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宦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覘其籍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堂上。尚能爲侯賦之。

武夷精舍記 韓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谿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崖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臥小舟杭谿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鷴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谿之窮僅爲一廬以待游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谿之長復倍于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余舊家閩中爲官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天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游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爲元晦之私也余每媿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于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于其谿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余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後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遯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于登泰山之顛而誦言于舞雩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

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于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覗幔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潁川韓元吉記。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七册目錄

卷三十三

雜記類

記二

卷三十四

雜記類

記三

雜記類

後記

雜記類

笏記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周必大……八七
肆赦訖稱賀笏記　周必大……八八

雜記類

書事

雜記類

紀

志

雜記類

雜記類

錄

雜記類

序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三十三

雜記類

記二

書巢記　陸游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則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患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邪。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邪。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居室記　陸游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啟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疏之間。足蹟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

東籬記　陸游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茀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薶五石甕。潴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蕖。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

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謠短章。楚詞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眞足以致此。於虖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煙艇記 陸游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於宮室者矣。遂謂之屋。可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麤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刼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犂。女任紡績。衣食麤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芰芡。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陸游

仲高於某爲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某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峨帶博。車騎雝容。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顧嘗不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閱寒暑。不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燕遊。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覩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爲我記。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汩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爲復齋記。

洪氏天目山房記　魏了翁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靚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閣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目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爲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爾。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

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壓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天道也。冥漠以爲鬼神也。有無以爲變化也。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二。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爲非。大抵始去籍於周末。大壞於秦。觖望於漢。而盡覆於典午之亂。二千年間。濕私臆決。罔聞於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謬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刺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尙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況衆言殽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叓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

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嗟乎。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

拙齋記　魏了翁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乃以名吾齋居之室。子爲記之。余始聞其語而惑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密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蓋有巧歷所不能算。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爲昏爲愚爲庸爲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爲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則巧。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成逸作僞爲拙之戒。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爲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宦深文爲巧者。則於是激而爲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命。至我周元公爲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爲記以申之。而此義蓋廣。然而未能以釋然於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闇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且曰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具曰予知。驅諸罟擭陷穽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爲拙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遏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陰變乾而爲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爲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爲坎。坎內實也。

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爲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衒知。麗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剛毅木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蓋內外賓主之辯。吾聖賢所以求端用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爲記。

湧雲樓記 趙秉文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旂。表以五筵。廣三之二。牕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玉門。右控大鹵。大行犄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皋落之山。昔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存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棚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風千里。絺絃以清。郊鄽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瞰檻。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纊而溫。爾褸其單。觴於斯。詠於斯。宴賓友於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於物。其於居室也亦然。窔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怡。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寓樂亭記 趙秉文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大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薊門奠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土門開

其腹。恆山枕其足。注以衡漳。塹以滹沱。錘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秀異。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遺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士風之然乎。寧晉實趙郡之附庸。而吾眞定王君之棲棘於此。越明年政成。乃即城以爲亭。因隍以爲池。引洨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爲士民游觀之地。吾友邑令吳徵公妙亭。俾來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於山。漁者樂於水。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川。此知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爲仁者靜乎。抑爲知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於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用沙邱也。北走恆山。則簡子之所得寶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按冀部。則光武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盡化爲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跡。但見孤城斷址。煙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沈酣於醉夢之場。而馳騖於功名之會。至於芒然疲薾然盡。其亦知有不芒不薾者乎。雖然。物與我相爲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既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寶墨堂記　趙秉文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陋。人不能無所嗜。寧僻無陋。今夫文於天。日有圜。月有闕。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磷轟震耀。縱橫森列。文於地。山錯峙爲堂。爲崒。水相薄爲淵。爲洄。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腐而蟲蝕。似涯者。似臼者。似口者。似鼻者。文於人。肥瘠長短。踦跌戰鬭。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原。經洛汭。求之於蒼

煙寂寞之濱。得之於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爲快也。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於佔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橫陳於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牕棐几。如見其人。此亦閒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於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於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澤。必命齎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裒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捃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於私第。榜之曰寶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茂德。光於竹帛。銘於鐘鼎。僕雖老矣。尚能爲吾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嘗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

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蔥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隆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滀者焉。泆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緣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亦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罥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有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樾樹石。櫛比栖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巉岏巧鬭。誠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弈局然。徜徉者久之。夤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司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菴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煙浮雲。與瞑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邈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酣談辨蜂起。各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險。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嶔崟坐

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瓌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㝡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覩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險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察。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彷彿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警巡院廨署記 元好問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爲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飭。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修上命也。乃以故事請於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於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邪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奧廚庫井廄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卽以其事屬余記。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勞其心者逸其身。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其於吾身之所以安。

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間。君子以爲不智可也。故余樂爲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元好問

由龍門而東。其北爲轘轅。南爲潁谷。轘轅崧高在焉。潁谷潁水在焉。南北道合爲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巳。又東爲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爲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爲嶽。嶽有鎭有輔。輔與鎭。大率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爲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爲比。自昔號爲東望。唐人陳寬記潁亭所見。以爲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灑。迥若塵外。鎭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爲歸。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鎭之闤闠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淸閟。党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爲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棋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才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賚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靜。困

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懲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頑揖所不暇。稱喩所不能盡。愚獨以爲巖巖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與霞蔚。光彩溢目。如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水石磵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所文。豈復加於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閟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釁自附於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褰裳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彫邱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爲嫌。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朝元觀記 元好問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衞村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淸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竊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櫝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埏埔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徼也。庀徒蕆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禬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廄。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

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大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舄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翺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元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眞隱元某記。

平蠻記　陽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蠭起。今平章政事行樞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剗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蠻酋田萬墳居之。萬墳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爲施溶知州。既而恃

險負固。誘諸蠻。與楠木洞孟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爲寇。歲在甲午。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秋九月統率僉院咬木蘭暨諸翼萬戶至辰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奉旨調沿邊隘丁。協力濟師。俾辰澧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懷德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詣軍前聽調。又起集山猺狑狫以爲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均州副萬戶田興祖諳熟蠻洞地里山川形勢。公令畫圖以進。即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咬木蘭萬戶闊脫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身率萬戶別里哥不花朶落解倪全田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於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癸卯。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旨省院併而爲一。卽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於辰州。一方悉平。是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底定。而西北窮邊部落革心內附。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北。有州施溶。既降又叛。昏迷不恭。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勳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人。誰可爲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千戶所廳壁記　姚燧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伻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怯烈勗實君長千夫洛陽鳴皋山下。繇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恆即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寖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買田為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吏。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繇未識余。千里走書於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為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為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恆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於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須髮。塵弃之久。或涉仞而不見丘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后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閫焉。無賴墮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修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驁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啟邪

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鉤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翿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俟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觶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卽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惰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姚燧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於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路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區不相賊殺有

獲俘亡。沓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慚德焉。於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晝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勳。班汝之爵。于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死。及薨。有今贈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沓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修。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譜之笙鏞。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爲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爲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姚燧記。

檥槎亭記　元明善

汲人張君錫氏。作檥槎之亭。志怪者云。海與天河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徵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于鄂衡。又至于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齋刳中。息於水腹。奪

嵒于覆。䙘漸于鐏。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䑸。盲風猋作。水與風爭。艫舳崩傾。檣折柁敗。淼無底戾。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怠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悖於夢。朝慌于見。猶事于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衆乎。環燕千里。無湖江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耆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導晝。兵衞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功亟詫。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響者。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者水也。火水石土。合為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地不為大舟乎。天不為大水乎。實大舟運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後。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無也。無又何待於檥。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盡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為之檝。時為之颿。泊之於義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沒。託大水之運而不覆。渢渢乎。澈澈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

孝思亭記 虞集

國子伴讀茌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

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者。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所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未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西山書院記　虞　集

建寧路浦城縣。眞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宮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韙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某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眞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常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

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旣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九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集賢修撰承事郎虞集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桐柏之水發爲淮。東行五百里。合溮潢山谷諸流。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故贈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迺爲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崇邱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竹。蒼蔚蔽虧。前爲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萑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鄰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貰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

耕之士。雖磽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爲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爲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水木淸華亭記　宋　本

至治三年。予過朗。周君景春語予吾白馬湖園田。予嘗觴其會心亭者。吾歲再三至。至輒留數十日。雖顚野逸。吾猶以近城郭。過客夥。往往聞官府里巷事。爲可厭。別買小山敖山驛旁。築亭其上。距城六十里而遠。非親戚故人來候。終歲無通刺者。其奇勝岑蔚。視白馬湖不啻什百。因共往臨觀。裴回忘歸。暮就宿亭下。旣別君以北。懷其境。必形思夢。數數念君爲能自適。蓋親大林丘山者。莫樵牧農夫若。然其目不知書詩。昧道理。勞斧斤耜耒。指跰胝胈無毛。以登陟作業。雖日涉祇見其苦。嘗試問之。將悼其生之在野。又烏知悵心目高深耶。知者獨士大夫。士大夫有良田美池。可以適者。詎止君。然不得如君者極多。苟名士大夫。率不甘湛淰稠人中。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誂九族儕類。西東馳騖。無已時。其鄉有十年廿年不至者。況良田美池否。則暫至。集農夫耕穫。校斗斛合龠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歘饑發積授枚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極而睡。旦復乘車騎馬還市中。視邸舍化居。自適之樂奪矣。君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聞人爭競是非。遠避如不及。至山中納屨策杖。翛然往來林下。遇田父道人坐談。或略具酒茗。賓笑樂。穜稑豚雞播若字如干。悉置不省。於是山林可愛而玩者。若皆效奇以出。不爲外奪故也。它士大夫能效君。則其園田詎皆無奇。是非君擅有斯樂不讓人。不卽之耳。予雖知。亦無田。不能自還。今玆日戴星入曹局治文書。往往不遑食。暮歸脫冠帶。惛然就枕。當是時。思自適周氏亭中。邈不可得。旣以賢君。又恨樵牧

農夫之悼在野也、初君求名亭以記。諾之三食新矣。弗果。其子鼎亨游京師。復以君意趣亭歸。乃追思所履以睹者。名亭曰水木清華而記之。所買山在郡北。未至里許。卽行田間。鑑蹕塍畛上。若緣山實小阜。隨而上平。穲杉數十章。秀竦可愛。前臨溪。闊四五尺。夾溪苗松無數若髮。水泚然歷沙石瀄磴。瀏瀏有聲。又前則田疇迤邐。亭半出溪上。三楹。頗加黝堊。敞潔以雅。亭右。山麓青篠赤棘中。得徼行。至一泓。號龍潭。山中人傳龍嘗起於是。樛條灌肆穢之。水淨潒。雨旱不登耗。阜之後。泊旁高山。巨木彌望。勢皆走亭。泰定四年三月朔列大夫禮部郎中宋本記。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旣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鷟。教京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剏。皇元熸與江漢。趙氏復能倍蓰程朱書。北度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與禮業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趣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八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賓翁。請卽解之閭喜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度。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于今。有功於斯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吉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

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烈也。及略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烏虖。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温。友胡寅。其問學源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賀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概見于斯。

游鍾山記　宋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卽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温夏允中二君游。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部婁小丘。部婁蓋舒王病溼。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修靜葉黃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蘢蘢。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王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職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圜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惟寺爲盛。近幾於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爲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縰縰觸人。捉筆聯松花詩。詩不就。予獨出行甬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至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居。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斲爲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云。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碣篆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眞卿

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搆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圜通閣閣後即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游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戛戛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偃惟泉紺淨洸洸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事廁以險語聽者爲改視明日甲辰予同二君游崇禧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具揉柏爲麋鹿形柏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游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蕣虎逐入舍僧閂焉虎爪其顙顙有瘢可驗予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紿我扶兩騶奴登惟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牓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屩倚騶奴肩蹀躞行息促齒張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溼牒牒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闊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即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裀褥臥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澗水淜淜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厓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

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居。側有龍鬼廟。頹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鉤衣。足數躓。咽脣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踞泉掬嚥。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嚥。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遊。庵中僧出。肅面有新瘢。詢之。即向采蕣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髻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醵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至儛笑。釣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游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往。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惟衡廬茅蔣。蔣山因無聳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為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勔。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烏沒雲散。多不知其處。惟見蕘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入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章君約重游。未遂。因歷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苦齋記。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

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櫝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溜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瀄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嶅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啟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實。閒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食疏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句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運甓齋記 貝瓊

昔長沙公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

自渡江而南。上下俱偸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時坐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荊湘等州。檢攝軍府衆事。未嘗少閒。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聽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吾意其擁強兵。據重地。畜威養銳之久。嘗率郡郡請命北伐。拔黔首於水火。以雪宗廟之恥。而卽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日習勞欲致力中原者。直虛語耳。且諸寇迭興。未易翦也。蘇峻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灰身之日。大兵雲集。乃欲違衆西還。縱虎自害。亦獨何心哉。周太叔有帶之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耳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言如運甓時耶。他日且欲正卞敦之罪。敦固可誅矣。侃之戡大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聳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異同。故僥倖石頭之捷。如其中爲進退。事幾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敦乎。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實賚其力。此爲諸臣之冠。而著之於史焉。予故反覆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爲萬世法。何者。人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恆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甓之答。豈不美耶。剡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旣老不仕。洪武四年。詔徵諸儒。郡侯強起之。旣至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河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爲記。故書以復之。若侃之爲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敏於武昌。平杜弢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

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乃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傅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殄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揜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

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予既追思武靖王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求古齋記　方孝孺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其人雖非聖賢雖生與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取其善而已天下古今之善一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問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而答問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而善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

世之善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嘗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愼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慈竹軒記　方孝孺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莫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適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殽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个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予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予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敍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斝上壽相

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枲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予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予之不若敬輝非予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予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敍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予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業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予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予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予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邱化書延予兩人坐一嫗捧茗盌飲客簷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語隱溪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

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眞人圖求詩。予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跪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詩。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予摻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歎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樂邱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予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與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樸而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爲

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璜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地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茀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倀倀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紿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嶔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為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鬨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簡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為

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即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礀。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顚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賜游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尙書王翺數人。游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菱荷翠潔。淸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楡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壁掩暎。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游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淸。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

巖屼。巘嶗薜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蒼翳。兩掖壘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淸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蕭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在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霏雲濤朝莫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瀰灑。最爲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游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游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

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余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余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淆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余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溼。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余。喜不余陋。益余比。余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余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余。余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辦室奧。琴編圖史。講誦游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余亦忘余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麤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與。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余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夫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安。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張。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辭所開創。君臣所咨俞。左右史所記載。魁人名士所發攄性靈。以及稗官氏所自

矜爍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能盡藏。雖窮年矻矻。而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攟摭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館有祕書省。無非以典章備考鏡歟。我高皇帝開天祚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成。增踰六倍。用以垂訓後裔。流昭今茲。臣仰而歎曰。赫矣壯乎。洵奎壁之垣。琬琰之林矣。顧二祖以是詔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也。睿哲英斷。亦奚事窮其妙哉。四氣管於斗樞。八紘統於坤軸。百千萬言。貞於道德。今篇帙至煩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深之以窔奧。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眞。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祀袞鉞。則列史之所以懸蓍鑑也。剖判鴻蒙。顯布象魏。錫圭匡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示軌範也。除姦易暴。正位拓疆。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兩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模也。身居蓬藿。心殫經綸。匡略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碣石談天。雅俗並陳。誕詭競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薦膾炙也。又若紀龍興之經畫。勒定難之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櫛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艱也。垂名言於寶訓。載行事於實錄。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彝教也。總之有裨聖修。克贊大猷。皇上懋養沖和。提衡古今。典學維勤。特有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講一札。其於道德弘矣。如其以充棟侈右文之治。豈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時敏之心哉。

海上平寇記 王愼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韡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

皆掉魂搖魄．前郤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鷙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衂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旐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釀酒成池．厭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鬭以爲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粱粟以悉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歸有光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予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爲涵湢。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淫瀆者。則予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予頗爲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柏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眞棲靈之地。予於縣數決大獄。則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予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於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予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予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暍不可登也。予曰。爲禱雨來。畏暍非誠也。遂披荊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罅上闔下闢。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淸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緣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爲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予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霑足。而玄雲靉靆。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予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於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黻與胡韠敝。又無船。時予繪神像。蓋圬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斯予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予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予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予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予者。訐得縣篆。即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掊拾以爲罪。見人輒搒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

胸明日瘍發於胸死矣予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臆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予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儻與予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少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外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予間過之延實爲具飯念昔與中丞游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飯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予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游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予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鎭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耐齋記　歸有光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爲深遠清閟。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皁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期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

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思子亭記　歸有光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性嬾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於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生平之樂事也。十二月乙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邪。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煙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

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劍池。及天平尙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攀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廷。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秦國公石記　歸有光

宋太師秦國衞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冑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佹。類韎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閶門劉尙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予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焉。今朝初共承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覩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閒。索居無所爲。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推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耄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恆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皂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必不勤力不悴。非斂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穫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

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尋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吏科右給事中崑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爲園。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闤陽而郊陰。右負城。左瞰山。竹木森秀。臺榭館廬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窈窕靚深潔不容唾。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締而手啓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盛所爲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穠如閣之後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棲雲。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叢桂。傍亭多桂。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時默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雜英駢焉。名其園曰養餘。而問記於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勒諸珉。許子之言曰。吾向者嘗一再備從官。出入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旰而始進朝之餔。而日不足。吾故幸貴。然不敢以爲樂也。縣官程既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乃一旦復爲吾有。吾晨起而覩晷。而日吾餘。歲受曆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秔。足以饔。有餘秫。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爲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茹。而吾又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爲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爲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恆在。而人不知取以爲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爲歌曰。園有畬可稼可蔬。樂子之恆餘。園有淣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既歌而復

記其事。

謁漂母祠記　黃省曾

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於城。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吏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絕往川釣無獲。綠草蔦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莩。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為報也。且夫常人之情。嚮輳於權顯之門。雖萬鎰之輸。不以為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為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肯謨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為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閎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為英雄者也。母以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餓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卉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為難也。因奠之椒醑。再拜勒文於祠上。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葉向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止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後人即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為介。今祠名仍稱一拂者。以

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圮廢。金陵太史焦公重新之。予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斁。爲徘徊者久已。讀先生傳及諡議而歎曰。嗟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昭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姦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敢言慷慨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人主至感歎咨嗟。彷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於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僥勝。再爭於惠卿而遂不勝。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姦邪。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寒心。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於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於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諡者曰介。夫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

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呿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鬅鬙。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傴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傴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尚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淸樓所藏呂眞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核舟記　魏學洢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箬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牕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淸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靑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

卷底衣褶中。佛印絕似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詘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蟁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窗八。爲篛篷。爲楫。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幷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既畢。詫曰。嘻。其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不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麋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五臺山記　顧炎武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其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埵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埵爲帝堯遭洪水繫舟之處。北埵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埵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斗峯。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巓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

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崖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峯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在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然余考之五臺在漢爲慮虒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卽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費錢鉅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游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顒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供國用五臺當契丹境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禁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縉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間而不能紀述已如是矣而況於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中有火革深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

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獠洞蠻陬。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舂陵行中句也。舂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饑體凍膚而不顧。糈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

野乎。

天一閣藏書記　黃宗羲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以拖兎園寒陋十數册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淸之而爲奇器。再淸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値。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雲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俱不可問。

甲辰館語溪。檇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澍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為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惟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為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鈔為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鈔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為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為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

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今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游燕市而得之嗚呼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櫝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祕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櫝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親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鬬雞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祕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眞僞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呼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呼尉識高矣若太保者

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緝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吾廬記 魏禧

季子禮既倦於游。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肩。曰此眞吾廬矣。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址最高。羣山宮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十里。故視勺庭爲勝焉。於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華。蔭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爲檻。堊以蜃灰。光耀林木。客曰。斗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乎。其將懷安也。方季子之南游也。驅車瘴癘之鄉。蹈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颶風夜發屋。臥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聞諸家。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北遊山東。方大饑。饑民十百爲羣。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靑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惟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債游。遄遄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危而游。與舉債而飾其廬。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爲適。終身守閨門之內。選耎趦趄。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遇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强

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強之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也。吾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爲之。而吾何暇禁。季子爲余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不敢起。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闔門而坐。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余乃笑吾幸不憂恐泣下也。廬既成。易堂諸子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爲之記。

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嘗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磵石松桂之間。望煙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勢。一旦攜家卜鄰。構數椽於堯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葉烹茗。歗歌宴息。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於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於城西草堂。讀其所爲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遊未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爲宗。間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既心儀其爲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於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鞵竹杖。相過從吟詠時也。乃撫卷歎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踞終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寶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辭之工。猶爲後人所譏

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趣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後人見之。而嚮慕當何如也。故爲之記。

游晉祠記　朱彝尊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合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縣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宗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鯈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句注。坡陀阨陰。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遊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憑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爲後之遊者

告也，

萬柳堂記　朱彝尊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瓴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上下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遊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荊南。威望著於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讒憂譏。而公一德孚於上下。所遇之隆。有過於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於心也。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薰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堦以登。徑之翳者當闢。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圮者當葺。公輒不治。顧專力於是。則以治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彝尊樵鄙無文。獨未獲遊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

必不欣然悅於耳焉。

無怒軒記 李紱

怒爲七情之一。人所不能無。事固有宜怒者。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是已。顧情之發也。中節爲難。而怒爲甚。血氣蔽之。克伐怨欲之私乘之。如川決防。如火燎原。其爲禍也烈矣。吾年踰四十。無涵養性情之學。無變化氣質之功。因怒得過。旋悔旋犯。懼終於忿戾而已。因以無怒名軒。不必果無怒也。有怒之心。無怒之色。有怒之事。無怒之言。蓋所怒未必中節也。心藏於中。可以徐悟。色則見於面矣。事未卽行。猶可中止。言則不可追矣。怒不可無。而曰無怒者。矯枉者必過其正。無怒猶恐其過怒也。軒無定在。吾所恆止之地。卽以是牓之。

游鴈蕩記 方苞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鴈山。越二日而反。古跡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峯。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痏蹶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

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嚴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禹穴記　胡天游

禹穴者何。禹之所葬也。凡帝王既陟而封曰陵。公卿大夫庶人士。惟壠與墓與隧與冢與垠若宰若塋墳。古者太樸未彰。陵稱則就而託焉。故謂之穴。或曰穴。故非禹陵。禹得覆黼璪黃帝之所藏。以治水畢還置於委宛。故太史公上會計探禹穴。將求其書而讀之。審陵焉遷。何以得發。或曰穴誠非陵。禹卽無藏書。禹固有穴。則據酈道元所注水經。會計東有硎。去禹廟七里。深不見底。曰禹井。卽謂之禹穴。或曰是井也。固不得言穴。若禹穴誠有是。則妄實以窆石之下。與陽明之洞。嘗核呂氏春秋。淮南王。皇甫謐所著書。咸言禹葬於會稽。墨子云。禹東教乎九夷而道死。葬會計之山。土地之深。下毋及泉。未聞言禹穴者。且禹事備於書大傳。戰國瑰誕之士之所傳。假穴誠有之。何勿稱乎。他說古者帝王之葬。尊盧氏之爲埰。祝融之爲窮。帝鴻之爲坍。少昊之爲揄。慶都之爲籥。娥肓之爲殐。古而野。其無文而異辭耶。云禹穴者。其夏之舊世其猶窮揄籥殐之謂耶。庭堅葬於楚。楚人謂之公琴。琴墳也。非墳稱也。假令謬逃者之論。將以是爲皐陶之所葬。將以是爲皐陶之所藏其琴者耶。三良詩曰。臨其穴。唐之風曰。死則同穴。人死乃穴而封之。若節物然。使不復出。故開世成水。畢五符。竅五穴。曾李斯之弗談。獨鄭舫者辟而滋惑之。毋亦姦且陋矣乎。方漢孝武世。禹未崇陵稱。故尙云穴。且太史公去禹久遠。然越世世祀大禹。流稱餘俗。多有存者。入其國。升

其墟．以思禹之明德．則必觀乎禹之所以葬者焉．故曰探禹穴．乙卯春．予嘗至陵下．慨然望．思自漢至今．紛紛紜紜．傳僞誣眞．要皆滋私附．無足錄．故解焉以醒厥惑．或曰．焦貢曰舜升大禹石夷之野．禹生於石紐．若禹穴當在蜀．是尤未能信．無爲爭之．

游晉祠記　劉大櫆

太原之西南八里許．有周叔虞祠．祠西爲懸甕山之東麓．有聖母廟．其南又有臺駘祠．子產所謂汾神也．有泉自聖母神座之下東出．分左右二道．居人就泉鑿二井．井上爲亭檻以覆之．今左井已湮．泉伏流地中．自井又東．沮洳隱見．可十餘步．乃出流爲溪．溪水洄洑繞祠南．初甚微．既遠乃益大．溉田殆千頃．水碧色．清泠見底．其下小石羅布．視之如碧玉．遊魚依石鏬．往來甚適．水上有石橋．好事者夾溪流曲折爲室如舟．左右喬木交蔭．老柏數十株．大皆十圍．其中廟以亭臺佛屋．采色相輝映．月出照水．尤可愛．溪中石大者．如馬如羊．如棋局可坐．予與二三子攝衣而登．有童子數人．詠而至．不知其姓名．與並坐久之．山之半有寺．鑿土爲室．繚曲宏麗．累石級而上．望之墟煙遠樹．映帶田塍如畫．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周成王封弱弟於唐．地在晉水之陽．後遂名國爲晉．既入趙氏．稱晉陽．唐高祖蓋以唐公興．嘗禱於晉祠．既定天下．太宗親爲銘而書之．立石以崇叔虞之德．今其石在祠東．又其東爲宋太平興國之碑．是來也．予兄奉之官徐溝．余偶至其署．因得縱觀焉．念予之去太平興國遠矣．去唐之貞觀益遠矣．遡而上之．以及智伯及叔虞．又上之至於臺駘金天氏之裔．茫然不知在何代．太原之去吾鄉三千餘里．久立祠下．又茫然不知身之在何境．山川常在．而昔之人皆已泯滅．其無存．浮生之飄轉無定．而余之幸遊於此．無異

鳥跡之在太空與然則士之生於斯世雖能立振俗之殊勳赫然驚人與今日之游一視焉可也其孰能判憂喜於其間哉於是爲之記

竇祠記　劉大櫆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竇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竇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刼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竇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竇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猝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刃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搢紳大夫莫不稽首跽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繫官於朝則其尊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以鑒

矣。

淩雲圖記 劉大櫆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寓乎此也。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蒞政之餘暇。翛然自適於山巔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峨眉尤為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以為淩雲之遊。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徜徉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觴。逶迤而來。攀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間。超然遠矚。邈然澄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浩乎如在三古以上。於時極樂。既歸里閑居。延請工畫事者。畫盧公載酒遊淩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畢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為之邪。於是為之記。

卷三十四

雜記類

記三

軍機處題名記 王昶

軍機處。蓋古者知制誥之職。其制無公署。大小無專官。直廬始設於乾清門外西偏。繼遷於門內。與南書

房鄰。復於隆宗門西。供夜直者食宿。其大臣惟尙書侍郎。被寵眷尤異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輔。其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復入。閒有以貲以薦爲郎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爲然。而張公若靄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講入直。蔣公炳程公巖又以巡撫罷還京入直。皆奉特旨行。非故事也。先是雍正七年。青海軍事興。始設軍機房。領以親王大臣。予銀印。印藏內奏事太監處。有事請而用之。後六年。憲皇帝晏駕。上諒闇。改名總理處。三年喪畢。王大臣請罷之。詔復名軍機處。時大學士爲鄂公爾泰張公廷玉徐公本蔣公廷錫。尙書爲海公望。每被旨。各歸舍繕擬。明日授所屬。進之。後大臣避專擅名。乃令所屬具草。視定進呈。自是擇所屬益精慎。至大位者益衆。而上賞賜亦異於庶僚。紗緞餅餌果蓏時賜。歲暮賜魚鹿肉諸物。率以爲常。以故上所游幸。無不從。其職掌。在恭擬上諭。及內外臣工所奏有旨勅議者。審可否以聞。又外臣章奏。書爲副以藏之。蓋本朝諭旨誥命。其別有四。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榷稅使。謂之勅。皆由內閣撰擬以進。凡南北郊時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與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册。皆由翰林院撰擬以進。然惟軍機處恭擬上諭爲至要。上諭亦有二。巡幸上陵經筵蠲賑。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上。黜陟調補。暨曉諭中外。謂之明發上諭。誥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閣以次交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或三百里或四五百里至八百里以行。其內外臣工所奏事。經軍機大臣定議。取旨。密封遞廷亦如之。然內而六部各卿寺。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東北至奉天吉林黑

龍江將軍所屬。西南至伊犂葉爾羌將軍辦事大臣所屬。迄於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彙。且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又下軍機處審定。故所任最爲嚴密繁鉅。昶以乾隆庚辰由中書舍人入直。又遷刑部郎中。蓋八年於此矣。中閒平定準噶爾回部西北數十年之患。一朝剗削殆盡。仰見聖天子武功旁魄越超萬古。而時又開方略國史三通諸館。昶皆爲斟酌條例。用副右文稽古之至意。下至梵筴釋典。隸於經咒館有所繙繹。輒往討論。故雖職事至繁。竊以躬逢美盛爲大幸。軍機處設立垂四十年。尚無記。前人姓氏。多忘軼不可考。乃詢於大宗伯張公泰開給事中明公善。並以所聞於先輩者。次第書之。稱職與否可指數也。詞詳而不殺者。俾後世得以考見故實。且著遭際太平之榮遇云爾。

記新疆邊防二則　紀昀

伊犂城中無井。皆出汲於河。一佐領曰。戈壁皆積沙無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樹。苟其下無水。樹安得活。乃拔木就根下鑿井。果皆得泉。特汲須修綆耳。知古稱雍州土厚水深。灼然不謬。後烏魯木齊築城時。鑒伊犂之無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然或雪消水漲。則南門爲之不開。又北山支麓逼近譙樓。登岡頂關帝祠戲樓。則城中纖微皆見。巴公彥弼鎭守時。參將海起雲請於山麓堅築小堡。爲犄角之勢。巴公曰。汝但能野戰。殊不知兵。北山雖俯瞰城中。然敵或結柵可築礮臺仰擊。火性炎上。勢便而利。地勢逼近。取準亦不難。彼決不能屯聚也。如築小堡於上。兵多則地狹不能容。兵少則力弱不能守。爲敵所據。反資以保障矣。諸將莫不歎服。因記伊犂鑿井事。并附錄之。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

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刼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卽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卽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賊可破也。溫公從之。及賊既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鬬。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擊槍。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槍爭發。砰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舉旗一揮。衆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鎭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蹌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

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門。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圜。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儀鄭堂記　姚鼐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裒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

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乾隆四十九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遊媚筆泉記　姚鼐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潨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嚶。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沜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左丈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邀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礉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藚塢先生與往。鼐從。使鼐爲記。

遊靈巖記　姚鼐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礧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巘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澈澈。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鶩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凥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嵌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潁約來靈巖。值子潁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頹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潁。子潁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蘭陔愛日圖記　朱仕琇

蘭陔愛日圖者。建安鄭君有章圖其小象。取傳記孝子愛日之義。兼採晉束晳補詩而名之者也。君成進士。當選爲縣。而太夫人年高。徘徊未肯仕。蓋孟子稱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爲不顧父母之養一也。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補詩曰。循彼陔南。言采其蘭。眷念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

膳。潔爾晨飧。夫晨夕者。日之所有也。人之玩愒晨夕。而安棄之者多矣。孝子日奉飧膳。見親已老。念如此晨夕之不可多得。故皇然閔然。內有不遑安之心。外有游盤之戒。此所爲顧養而愛日者也。夫往而不可反者年也。接而遞遷者。人之情也。人之生。知有父母而已。稍長而婚媾嗣續。貧好富貴燕玩利害恩怨百端之事。起於前。而不見父母矣。憧憧往來。樂此不疲。而父母之年日以老矣。古之人知人情之如此也。遞遷變化而忘父母之在後也。哀矜呼號。思有以反之。故稱顧焉顧而生戒。始知養焉。夫孝子之接於天下。與衆人無以異也。而獨摯其養親之情者。惟能屢顧而生戒心而已。日之在西。蒼蒼涼涼。餘光懍然。有不能少待之勢。顧之者亦灑淅悽慄。於體愴惶。於心不能自安。雖有百端闖進之情。於此得無少駐乎哉。嗟夫。此孝子之心。而鄭君名圖之指也。鄭君才士也。繼其先人從父以文學科第得名天下。世皆豔之。不知其篤於內行乃如此。昔蔡中郎爲東京文宗。世稱崔蔡。元魯山以學授宗人結結文遂洗唐風之陋。史載二人孝友之異。白兔起塋。乳湩爲出。若鄭君之健文卓行。視二君子豈異哉。余記斯圖而益仰慕慨歎於其人云。至圖之布置曲折。與夫寓形取象之稱。蓋畫者之常理。無與於生人之大節。故此不著。

遊廬山記　惲敬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潏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赴宮亭。泊左蠡。庚辰。檥星子。因往游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峯。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鑰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後。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巳。

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上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壖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憩栖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即見瀑布在天中。既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鑪峯。盥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峯寺。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峯寺。遇一微頭陀。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跳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峯。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峯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靄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鑪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遍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為一。山之腰皆棄之。其上下仍蒼靄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敬故於是游所歷皆類記之。而于雲獨記其詭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遊翠微峯記一　惲敬

自寧都西郭外北望翠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峯為翠微峯。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峯。有崖。復北有巖。夾磴而上。西折有岡。岡之西為金精洞。北即翠微峯。循岡行。有石門。木闔。背扃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望果合山有樓閣。於是欲返遊果合山。而闔為從

遊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厓。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厓爲磴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於穴。有木構少息。爲第一巢。復登爲梯磴之級二十有八。有巢臨於前巢。不可息。爲第二巢。級十有七。爲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爲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厓。日杲杲然射諸峯。峯如相蕩矣。復得磴八十有三。有坪。爲易堂。已燬廢。其北有犀。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魏氏之先爲避亂計。故鑿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殁者。九子。寧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瑞爲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任。被難焉。

游翠微峯記二　惲敬

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甗。洞構橫閣。歎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衖之外。石岈然起於欄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稱漢仙女張麗英於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鑄精鏐。如地不能負。渾渾澐澐。首銜尾逮。肩跂脥附。蓋三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蔽之。其奇如金精洞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合山。石矗起數十丈。如冰相附。自南而西而北。磴而上焉。寧都之山界閩粵。逶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心目如此。余嘗行太行泰山衡山。多旁薄蘊蓄。如聖賢豪傑。舉事不與人以一端窺測。若玆山者。其俠徒隱士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餓鄉記　管　同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彘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揶揄之態。無至吾前者。爣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嶄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達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頽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餘霞閣記　管同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盔山。盔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為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為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為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為命名曰餘霞之閣。盔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幷。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凡人多為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諰諰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江亭消夏記　梅曾亮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暑。惟江亭為宜。地當南城西。故為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甲午五月望。徐廉峯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當令者取樽俎閒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為鵠。而出其上下字為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緜褫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為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發飲者十數人。酒殽既饜。憑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披陁。風草相噬。柯葉綷縩。其下有波浪澌汨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

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記。

聖哲畫像記 曾國藩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飮也。要在愼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

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

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嚌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為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微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闤貿易。瓌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

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册。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疎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江寧府學記 曾國藩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寧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粗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菏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賡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既敕既周。初終無懈。冶城山顛。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曰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尙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畤。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采藥飛昇。符籙禁咒。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淸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櫛比。鼓舞甿庶。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並見擺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惘羣

神而壽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胾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邪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為之制修焉而為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歿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寧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為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箴言書院記　曾國藩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衆以無隕。而喆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回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宮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嘗受而讀之。自灑掃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董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侗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耆欲。逐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鼓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即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襮。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圓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眚。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時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

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尚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卽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與余小子愼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遊大雲山記　吳敏樹

立吾村而東望。髣髴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眞武神甚靈。遠近走禱者衆。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遊志。蓋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告余曰。新雨天幸晴。行不汗。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卽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綫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蓋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鵰灣。望縣泉自四山下。竚觀之。過案山。山絕高。峭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差勇。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峯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四十不啻焉。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坐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曰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曰息龜之澗。遂緣萬松。磴磴石級。級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平道士之宮。憩焉。遂陟乎大雲之峯。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波

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鸛。升壇而指麾。自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洲草渚。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其峯之勝者。卓筆如筆。青笠如笠。攢劍如劍。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嘻。謂不臻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峯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峯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千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頗撼。苦足趾痛。至鵰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甃。小丘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犬牙入也。明日至蕎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皋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峯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蓋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為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妙。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盍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為一大圜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木。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搴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

每一巨彈墜地。則火光迸裂。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覩。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迹。而其事信而有徵。然則此畫果眞邪幻邪。幻者而同於眞邪。眞者而託於幻邪。斯二者蓋皆有之。

雜記類

後記

科斗書後記　韓愈

愈叔父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服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衞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游廬山後記　惲敬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聞其陰益曠奧。未至也。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却游西林寺。潤香谷泉出太平宮。漱寶石池。甲子。渡江覽溢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溪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鑑輿曲折行澗中。即錦澗也。度石橋。爲錦繡谷。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爲紅蘭谷。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睨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峯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峯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爲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繚之。忽峯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爲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閒。已如是。遲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爲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頃之雲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爲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爲綃紈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東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爲雨。灑衣袂。蹊坐昇仙臺。拊御碑亭。雲益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辭去。遂獨過鐵塔寺而歸。天池之雲。又含鄱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贏數月糧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雜記類

笏記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周必大

萬寶成功。九筵肆祀。共惟皇帝陛下。受天純嘏。錫福庶民。凡預臣鄰。胥同鼓舞。

肆赦訖稱賀笏記　周必大

禮成世室澤霈端闈共惟皇帝陛下受祉堪輿均恩夷夏周刑既措禹服來同

雜記類

書事

書褒城驛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其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

秩終。嗚呼。州縣者。眞驛邪。矧更代之際。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吒老。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劃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劃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傴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緜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緜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

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嶲。俱爲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迫於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鬭。如植横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虻。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疲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間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

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鬭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疏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變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种放事　王　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眞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即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齎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廚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爲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禮舜

於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覘眞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旣正己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包明事　陸游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淸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二公事　陸游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居天下。晚名福淸。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飮。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亦薄贐之。止於千錢。飮具皆白鐵。或遺以銀盃。辭不取。好强客弈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眞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頣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艮齋。晨興。烹豆粥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

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亦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盃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弈棋。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紀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賚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它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逹今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聖上既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與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博雞者事　高啟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鬭。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卽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鬭。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蟣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雜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盭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與自下之漸矣。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以翁平日爲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與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搒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己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赫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

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惴。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汚閨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書應生事 王世貞

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鴟夷裹來。血涔涔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尚書坐輕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譴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卽爲迺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卬卬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爲。且纍之詈元宰若詈敵。奈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尙書求其主。尙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嘖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尙書所絜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絜法。日數反。尙書孰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

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嘷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適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匈匈。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記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余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君子者。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石齋黃公逸事　方苞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

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面轉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先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贖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勵。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傳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書魯亮儕事　袁枚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閽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顙。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鎭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

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游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而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幷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霤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

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覺無恙。以此譽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嬴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書左仲甫事　張惠言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既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秫。豚蹄鴨雞。偃僂提攜。造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鴨鵝。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於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禍亳。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潁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

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超絶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惻之心。推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書李林孫事　梅曾亮

郟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乂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三千。莫敢進。嵐謝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閒耳。衆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擁大石破腦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弟

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汪士鋆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秫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鋆與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書楊氏婢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翦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　薛福成

伯相遼陽文恭公官文總督湖廣時宮保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文忠才氣卓犖以一行省之力經綸天下事文恭拱手以聽遂成大功海內兩賢之然二公離合之始末議者或未之知也咸豐五六年間粵賊陷踞武昌漢陽蔓及旁郡蹂躪數千里是時文恭由荊州將軍改總督凡上遊荊宜襄鄖諸郡兵事饟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進規武昌凡下游武漢黃德諸郡兵事饟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勁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饟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

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荆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送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籌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倦。文恭畫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訏謨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既而文忠遘太夫人喪。得旨賞假百日。營葬後卽起視師。駐軍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歸文恭主持。文恭聽巳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湖南巡撫幕賓今侯相左公。左公爲文忠同學友。文忠嘗薦其才可大用者也。既被嚴劾。文忠慍不言。貽書曾文正公。密解其獄。且薦左公襄辦江南軍務。文恭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營省。不足則提用軍饟。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都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臺。兼運帷幄。往謁文忠。請間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饟如此艱難。而彼用比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弄謬。今若不舉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爲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若。閻公對曰。公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

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聖朝大公無私。劃刮畦畛。不稍歧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就使能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邪。而公能復劾之邪。且使繼之者或勵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顯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志。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於軍事餉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卽歲捐十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迕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邪。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眞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驩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迨文忠薨。而文恭劾巡撫嚴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從此多事。其閎整富強之績。亦稍隤矣。後人於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爲美談云。

雜記類

紀

紀恩門王公凝遺事　司空圖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尚書。按察宣歙池三郡。既卽治。未涉時。吏化民悅、蠹亡可爲冬十月。賊始自同安分濟。入屠至德。公遣將孟琢疾以兵助守池州。州亦有備。賊少却。會其黨繼至。賷

扣壁。實欲轉襲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樊儔進扼青陽路。儔因自彭門分。公察其健決而易敵。誡之遡險。無得輕進。儔固去會。諜者言寇少將遁。氣欲生沮之。麾兵不顧。既而越險。賊遽至。軍遂委而逸。間二日馳歸以敗告。公數其違命。立斬以徇。諸將在南陵聞之者皆股慄。以死綴賊。故青弋江得恣爲備。青弋在江東南陵也。人心不搖矣。公旋命寧國兵遮截之。生得其踏白數十騎。乃並山引退。四月。凶渠復大入而都紀王涓亦自采石赴援。公宴勞加禮。且諭之曰。盜匿情詐。吾盡得之矣。今席勝而驕。謂吾城不勞而可綴。則攘臂而來前。無絲髮之礙矣。若知吾堅壁待之。其勢自餒。將軍第按甲稔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驟戰。也。涓意銳。自州城日趨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戰。遽死之。明日。中貴人自領敗卒尙四五千。傷痛之聲與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雅自怯。獨幸北軍以爲固。及聞涓敗。相顧失色。賴公前策。涓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水乏。而泉自躍出。人心益牢。竟免攻圍之患。旣踰月。中貴人阻撓無去意。卒橫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吏之捕蝗者。既不克勝。而且俯食於民。是率暴以濟災也。今將軍纂天下精兵。挫於狂寇。而又恣之。俾民不得治其生業。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貴人詞詘。趨發其親吏入里舍毆奪民馬。公乘門望之。麾左右立提置杖殺。軍愕眙不敢留。自後日夕撫循。常若寇復至者。其儲畜繕完之利。到今賴焉。噫。公始以傑德峻望爲時聳服。而負特恢濟之心。人莫能見。雖不能致其道以和平天下。然捍境蔽鄰。不涸得賦。亦足濟庸而塞根耳。愚嘗襲跡門下。爰知特異。敢次見聞以開史氏之聽。

蛤仔難紀略 謝金鑾

古之善籌邊者。卻敵而已。開疆闢土。利其有者。非聖王所欲爲。顧是說也。在昔日不可以施於臺灣。在今

日復不可以施於蛤仔難。其故何也。勢不同也。臺灣與古之邊土異。故籌臺灣者。不可以彼說兩施於此也。夫古之所謂籌邊者。其邊土有部落有君長。自爲治之。其土非中國之土。其民非中國之民。遠不相涉焉。偶爲侵害。則愼防之而已。必欲撫而有之。有其土而吾民不能居。徒爲爭殺之禍。故聖王不願爲。而爲之者過也。若臺灣之在昔日。則自鄭氏以前。紅夷踞爲窺伺。海寇處爲巢穴。及鄭氏之世。內地之人居之。田廬闢。賦稅治。樹畜饒。漳泉民利其肥沃而往者日相繼。其民既爲我國之民。其地卽爲我國之地。故鄭氏既平。施靖海上言爲不當棄。朝廷韙其說。遂立郡縣。豈利其土哉。順天地之自然。不能違也。夫昔日之臺灣與內地遠隔重洋黑水。風濤涉汕之險。非人跡所到。然猶不可棄。棄之則以爲非便。乃至今日之蛤仔難。則較爲密邇矣。水陸毗連。非有遼杳懸絕之勢。而吾民居者。衆已數萬。墾田不可勝計。獨咨嗟太息思爲盛世之民而不可得。豈情也哉。況楊太守入山。遮道攀轅。如赤子之覯父母。而民情亦大可見也。爲官長者。棄此數萬民。使率其父兄子弟。永爲逋租逃稅私販偸渡之人而不問也。此其不可者一。棄此數百里膏腴之地。田廬畜產。以爲天家租稅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無爭。居其間者。漳泉異情。閩廣異性。使其自鬭自殺。自生自死。若不聞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數萬人之中。一有雄黠材智桀驁不靖之人。出而馭其衆。深根固蒂。而不知以爲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騫窺伺。朱濆鑽求。一有所合。則藉兵於寇。齎糧於盜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勢南趨淡水。艋舺爲甚便。西渡五虎。閩安爲甚捷。伐木扼塞以自固。則甚險。蛤仔難爲賊所有。是臺灣有近患。而患卽及於內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雖未闢。而民則已闢。水陸往來。木拔道通。而獨爲政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爲逋逃之藪。誅求弗至焉。

此其不可者七。而或者曰。臺灣雖內屬。而官轄之外。皆爲番土。還諸番可矣。必欲爭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爲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於蛤仔難者。已數萬衆。必當盡收之。使歸於內地。禁海寇勿復往焉。而後可謂之還番。而後可謂之無事。否則官欲安於無事。而民與寇皆不能也。戶口日繁。民見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其勢所不能。我有棄地。寇伺隙而取之。又何樂而弗爲也。故使今之蛤仔難可棄。則昔之臺灣亦爲可棄。昔之所以留臺灣者。固謂郡縣旣立。使吾民充實於其中。吾兵防捍於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踞。所謂安無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難。亦猶是已矣。或則又曰。蛤仔難之民。久違王化。其心叵測。驟欲馭之。懼生禍端。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之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仔難之民。卽堯舜之民。何禍端之有。楊太守之入也。歡聲動地。驅爲義勇則率以從。索其凶人則縛以獻。安在其久違王化哉。一方之闢。必有能者籌度乎其間。其見諸事者。蔚爲功業矣。或徒見諸言。而其時不能用。後卒不易其言焉。如善籌臺事者。陳少林藍鹿洲二公者。可以法矣。當康熙時。漳化淡水。未嘗設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門而止。或至半綫半罵。要不越諸羅轄內二百里之地。自半綫以北。至於雞籠七八百里。悉荒棄之。亦諉於番。卽臺邑爲羅漢門鳳山之琅嶠。皆擯弗治。當事者逡巡畏縮。志存苟安。屢爲畫地自守之計。名曰禁民勿侵番地。實則藏奸矣。故少林作諸羅縣志。慷慨著論。其言曰。天下有宏遠深切之謀。流俗或以爲難而不肯爲。或以爲迂而不必爲。其始爲之甚易而不爲。其後乃以爲必不可不爲而爲之。勞費已什伯萬矣。明初漳潮間有深澳。泉屬有澎湖。爾時皆遷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慮島嶼險遠。勞師而匱餉也。及嘉靖間。倭寇

入澳。澳口復通巨寇。吳平許朝光曾一本先後據之。兩省罷敝。乃設副總兵以守之。至於今歸然一巨鎮矣。澎湖亦爲林道乾曾一本林鳳之巢穴。萬歷二十年。倭有侵雞籠淡水之耗。當事以澎湖密邇。不宜坐失。乃立遊擊以戍之。至於今又巍然一重鎭也。向使設險拒守。則南澳不儘閩廣之師。澎湖不爲蛇豕之窟。倭不得深入。寇不得竊踞。漳泉諸郡。未必罹禍之酷如往昔所云也。今半綫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流移開墾。舟楫往來。亦既知其爲玉矣。而雞籠爲金臺北門之鎖鑰。淡水爲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壠竹塹。皆有險可據。乃狃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至計。爲之增置縣邑防戍。使山海之險弛而無備。必將俟亡羊而始補牢乎。南澳澎湖之往事可覩已。按少林此論。其情形恰與今日相似。今之蛤仔難。卽昔之漳化淡水也。但爾時海上尙屬寧靜。今則海寇羅織。日睥睨於其間。其勢爲尤亟耳。且夫制治之方視乎民。民之所趨。不可棄也。沃足以容衆。險足以藏奸。臺灣之地大概如此。有類乎蛤仔難者。尙當以漸致之。其事非止於蛤仔難也。然而自昔以來。苟安者衆。艱鉅之事。使後人當之。豈所以爲民爲國哉。

雜記類

志

截冠雄雞志　李翺

翺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翺甚樂之。遂擲粟投於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

惡截冠雄雞。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棲於櫨之梁。截冠雄雞又來。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樹顛。翶翔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羣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於我羣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校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鬬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游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必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翶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雞義勇超於羣。羣皆妒焉。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朋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斵琴志　舒元輿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斵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斫取朴。成輒。叫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答。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瓏。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斫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睨或懵。其所以爲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

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鳳龍騰淩。鴻哀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熙肩太古闢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聾聵。嘻木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爨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惑。況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邃飭也。俱與神遇。擢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土矣。故志之。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閤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

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予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雜記類

錄

來南錄 李翺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淮於河。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乂。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乂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

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水波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游。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乙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轄。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陸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翺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翺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弋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山。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湞陽峽。己卯。宿湞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

韶江。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酈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爲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爲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

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爲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縛。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彊矣。然從史繞壍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轞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紘。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衆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壍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

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亘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顓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鄜縣北傲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秦士錄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鬭。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睨睥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

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指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雜記類

序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淸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敍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淸。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旣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閒。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敍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靑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淸。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

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消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罇。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辰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淸。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靑靄。故可尙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尙書武都公。禮部尙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槃鍾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皐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巓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皐超忽。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樽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卽天姿以爲飾。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縠。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濛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淸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

羲思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序棋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棋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棋者。故敍。

序飲　柳宗元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

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于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紏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紏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人．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罔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衞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愼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年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敍盜　曾鞏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儇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簿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

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居有異同。至於孫傳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糴之所。況於羸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埠之上。士有飢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為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嘗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予之於是盡心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千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

蘄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褻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巳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屨。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幾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先公所擢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血以鬬魑魅。徑林莽以的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巳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覩一浹。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雜記類

題

題李生壁　韓　愈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南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歐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雜記類

述

翟童述　溫造

翟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顙。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歷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澧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帥千人假道武陵。劫五谿。五谿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年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編宮。柏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柏庭志。洞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有饑給。儻蒙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是役力辦。不俟勉。棄惡食。必與愛惜。飼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每入市。令柏庭持裝囊。柏庭必閉目處中。洞源讓曰。處衆而睡。人奪汝擕。柏庭曰。非有睡也。悶衆之諠譟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柏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頃刻。持爐還。洞源驚而問。答曰。曾師方在途。

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柏庭山中。植果藥。踰一十日。洞源來。柏庭一不植。詰之。答曰。見尊師去州。祗於山林尋仙穴。洞源曰。汝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入旬日。柏庭於蓺藥園中。得一棊子。捧呈洞源。曰秦人棊子。洞源異之。曰誰爲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棊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籙囊中。後因閱籙開囊。緘記如舊。亡棊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澍。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听洞源命。柏庭河畔覘舟。往復不二里。及午方迴。洞源訶之。曰來何遲。柏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掛物。啰令同去。柏庭不敢。由早朝褫常所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曰。何爲不可。柏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去汝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即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謽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謽睨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胡清鎬。朱神靜。童子陳景昕。譚伯璣。偕圜矚。柏庭服短布衣。烏繒巾。逡巡卻行。三移足。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即聲鐘集觀戶。將徧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見仙信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薛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潤州鄧徹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鄧者促步期及。竟不能迭。延陵間茅山三十里。鄧人望

見徐步入山。闕蕭泠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闕及門舉一足。履閾泠然。問曰汝爲誰。答曰闕因問泠然黃尊師何在。泠然指示路處。髣闕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卽攝衣詣洞源問曰瞿柏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旣朔之旬。洞源謂門弟子曰吾將蹈滄海。爲備裝。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日當午。洞源化眞造曰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迹。皆怪異可惑乎。予自右史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迺妖詭加甚。値暇日遊玩江。觀滄浪合流。聞之於漁人曰瞿柏庭同學陳景昕。已五徙居。今復爲桃源觀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棘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命迓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昕前庭。冠靑蘿冠。畢籙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筍促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旣休館徐徐閱所惑。景爲具辨。因裂牘直紀。用袪後疑。

吏隱亭述 劉禹錫

元和十五年。再牧於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壖。人自外間。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恍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鮮。凝靄蒼蒼。淙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蜺。輕泳徐轉。有舟如翰。澄霞漾月。若在天漢。視彼廣輪。千畝之半。翠麗於是。與世殊貫。瀲明峭絕。藿靡蔥蒨。炎景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鼇。負山而忭。擢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假符。余維左遷。其間相距。十五餘年。對境懷人。其猶比肩。天下山水。非無美好。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開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尤物。城池爲伍。却倚佛寺。左聯儇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窈如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爲古。堅焉終泐。流焉終竭。不知何時。再融再結。

秋述　杜甫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元寂寞。多爲後輩所褻。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于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于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雜述　杜甫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飈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飯飽喫。曾未得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塡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崒以高。泗水瀰瀰瀰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爲兄。

經

耒耜經 幷序 陸龜蒙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獸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黃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爲之者曰犂鑱。曰犂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曰犂建。曰犂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於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臥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鑱者曰底。底初實於鑱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孔。係於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貼然相戴。自策額達於犂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卑。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犍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執以耕者也。轅取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鑱長一尺四寸。廣六

寸。壁廣長皆尺。徹橢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渠疏之義也。散墢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礰礋焉。有磟碡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觚稜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終焉。

東坡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尙有五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旣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麵。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附錄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已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怒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水族加恩簿 毛勝

令咨爾獨步王江瑤。江瑤之文名鼎鼐仙姿。瓊瑤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宜以流碧郡爲靈淵國。追號玉柱仙君。稱海珍元年。令章邱大都督忠美侯滄浪頭。章擧隱浪色奇。入甌稱最。杜口中郎將白中隱。車螯負乃厚德。韜其雄姿。殊形中尉兼靈甘尹淡然子。蚶菜體雖詭異。用實芳鮮。玉德公季遐。蝦魁純潔內含。爽妙外濟。滄浪頭可靈淵國上相。無比。白中隱可含珍大元師。豐甘上柱國兼脆尹。淡然子可天味大將軍。遠勝王季遐可清絹內相。頡羹郡王。令多黃尉權行尺一。令南寵蠘截然居海。天付巨材。宜授黃城監。遠珍侯。復以爾專盤處士甲藏用。蝤蛑素稱蠘副。衆許蟹師。宜授爽國公。圓珍巨美功臣。復以爾甘黃

州甲杖大使。咸宣伯解瀘中(蟹)。足材腴妙。鰲德充盈。宜授糟邱常侍。兼美君。復以爾解微子(彭越)。形質肖祖。風味專門。咀嚼謾陳。當置下列。宜授爾郎黃少相。令合州刺史仲扁(蛤蜊)。重負雙宅。閉藏不發。既命之爲含津令。陞之爲慤誠君矣。粉身功大。償之實難。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監試甘圓內史。令靈蜺先生。文外無排脊之皺。內無鯁喉之亂。宜授紅鐳祭酒。清腴館學士。令惟爾清臣(鱸)。銷醒引輿。鱗蠶之鄉。宜授橙虀錄事。守招賢使者。令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鰣)。鐺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衙効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令惟爾白圭夫子(鱅)。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令甘鼎(黿)。究詳爾調鼎之材。噫舌潮津。宜封醉舌公。令甲拆翁(鼈)。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冑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儒緩。不逾規繩。仁也。故前以擐甲尚書。榮其跡。顯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九肋君。令長尾先生(蝦)。惟吳越人以謂用先生治醬。華夏無敵。宜授典醬大夫。仙衣使者。令元鎮(石首)。區區枕石。子孫德甚富焉。宜授新美舍人。令和羹長朱子房(石決明)。酒方沈酣。臭薰一座。挑筋少進。神明頓還。至於七孔賦形。治目爲最。宜授懷奇令史。令甘盤校尉(烏賊)。吐墨自衞。白事有聲。宜授噀墨將軍。令元介卿(龜)。爾卜灼之效。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令惟爾借眼公(水母)。受體不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衞鶩海將軍。令李藏珍(眞珠)。照乘走盤。厥價不貲。斑希(琥珀)。裁簪製器。不在金銀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斑希宜授點花使者。令房叔化(牡蠣)。粉腑湯丸。裹護丹器。屈突通(梵響)。振聲遠聞。可知佛樂。阮用光(研光螺)。運體施功。物皆滑瑩。羅幼文(珂)。類乎貝孫。點綴鞍勒。粲然可觀。小有文采。叔化可豪山太守。樂藏監固濟。突通可曲沃郎。梵響參軍。攝玉塔舍人。用光可檢校大輝光。宜充掌書記。幼文可烏衣丞。令惟爾田青(螺螄)。微藏淺味。無所取

材世或烹調以爲怪品。申潔蛙蒼皮癩疹。矮股跳梁。江伯夷蜓鰍宋帝酷好。鰾則別名屯江小尉。江豚漁工得雋亦號甘肥。田靑授具體郎。申潔宜授濟饑都護。行水樂令。伯夷宜授宋珍都尉。南海詹事。屯江小尉宜授追風使。試湯波太守。令以爾錦袍氏。鱖骨疎肉緊。體具文章。宜授蘇腸御史。仙盤遊弈使。以爾李本鯉三十六鱗。大烹允尙。宜授跨仙君子。世美公。以爾鮮於羹。鱠斫膾精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省饜德郎。以爾楚鮮。白魚隱釜沈糟。價傾淮甸。宜授傾淮別駕。以爾縮項仙人。鯿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授槎頭刺史。以爾食龍侯。鱘鰉支節斑駁。標致高爽。宜授添廚太監。以爾單長福。鱓曲直靡常。鮮載其美。宜授泥蟠掾。以爾管統。蕹管省象栗伯。可備煎和。宜授長白侯。同盤司箸局平章事。以爾備員居士。東業腥蟲無狀。見取俗人。宜授鍊身公子。以爾唐少連。崇蓮池塘下格。代匱充庖。宜授保福軍節度使。令黃鸝可。河魨爾澤嫩可賞。然失於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爲爾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令新餐氏。鱸爾療饑無術。淸醉有材。莽新妖亂。臨盤肆餐。物以人汚。百代奪洗。爾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補輔庖生。令蓋頑蜆生乎泥沙。薄有可采。宜授表堅郎。

雜議二首 曹粲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詩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殺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衆

州甲杖大使。咸宜伯解濫中。蟹足材腴妙。鰲德充盈。宜授糟邱常侍。兼美君。復以爾解微子。彭越形質脊祖風味專門。咀嚼謾陳。當置下列。宜授爾郎黃少相。令合州刺史仲扃。蛤蜊重負雙宅。閉藏不發。既命之爲含津令。歷之爲愨誠君矣。粉身功大。償之實難。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監試甘圓內史。令靈蜆先生。文外無排脅之皴。內無鯁喉之亂。宜授紅鐳祭酒清腴館學士。令惟爾清臣。鯉鮹醒引興。鱗鬣之鄉。宜授橙齏錄事。守招賢使者。令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鱘鐳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衙劾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令惟爾白圭夫子。鯖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令甘鼎。鼈究詳爾調鼎之材。嚥舌潮津。宜封醉舌公。令甲拆翁。蟹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冑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懦緩。不逾規繩。仁也。故前以擐甲尚書。榮其跡。顯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九肋君。令長尾先生。鱉惟吳越人以謂用先生治醬。華夏無敵。宜授典醬大夫。仙衣使者。令元鎭。石首區區枕石。子孫德甚富焉。宜授新美舍人。令和羹長朱子房。石決明酒方沈酣。臭薰一座。挑筋少進。神明頓還。至於七孔賦形。治目爲最。宜授懷奇令史。令甘盤校尉。烏賊吐墨自衛。白事有聲。宜授噀墨將軍。令元介卿。龜爾卜灼之效。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令惟爾借眼公。水母受體不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駕海將軍。令李藏珍。眞珠照乘走盤。厥價不貲。斑希。玳瑁裁簪製器。不在金銀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斑希宜授點花使者。令房叔化。牡蠣粉廁湯丸。裹護丹器。屈突通。梵響振聲遠聞。可知佛樂。阮用光。砑光螺運體施功。物皆滑鎣。令羅幼文。珂類乎貝孫。點綴鞍勒。粲然可觀。小有文采。叔化可豪山太守。樂藏監。固濟。突通可曲沃郎。梵響參軍。攝玉塔舍人。用光可檢校大輝光。宜充掌書記。幼文可烏衣丞。令惟爾田青。螺螄微藏淺味。無所取

材。世或烹調。以為怪品。申潔蛙蒼皮癩疹。矮股跳梁。江伯夷鱁鮧宋帝酷好。鱷則別名屯江小尉。江豚漁

工得雋。亦號甘肥。田青授具體郎。申潔宜授濟饞都護。行水樂令。伯夷宜授宋珍都尉。南海詹事屯江小

尉。宜授追風使。試湯波太守令。以爾錦袍氏。鱖骨疎肉緊。體具文章。宜授蘇腸御史。仙盤遊弈使。以爾李

本。鯉三十六鱗。大烹允尚。宜授跨仙君子世美公。以爾鮮於羹。鯽斫膾精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

省饜德郎。以爾楚鮮。白魚隱釜沈糟。價傾淮甸。宜授傾淮別駕。以爾縮項仙人。鯿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

授槎頭刺史。以爾食龍侯。鱘鰉支節斑駁。標致高爽。宜授添廚太監。以爾單長福。鱓曲直靡常。鮮載具美。

宜授泥蟠掾。以爾管統。蔥管省象菜伯。可備煎和。宜授長白侯。同盤司箸局平章事。以爾備員居士。東業

腥蠃無狀。見取俗人。宜授鍊身公子。以爾唐少連。崇達池塘下格。代賈充庖。宜授保福軍節度使。令黃蔫

可。河魨爾滓嫩可賞。然失於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為爾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令

新餐氏。鰷爾療饑無術。清醉有材。莽新妖亂。臨盤肆餐。物以人污。百代寧洗。爾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補

輔庖生。令蓋頭蜆生乎泥沙。薄有可采。宜授表堅郎。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一

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勠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

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殺

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其

公欲薄其罪則權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歎曰法者人主[illegible]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illegible]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爲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illegible]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illegible]能寐慶歷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陷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

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行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卽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穀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衞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旣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遁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旣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

言聞於齊者如此。

躄盜　何景明

躄盜者。一足躄。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貲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己。復下其櫃入貲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躄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貲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屬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躄盜稱善偸。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躄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倏坐道上。躄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追訝遁去。躄盜顧乃得全貲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八册目錄

卷三十五

箴銘類

箴

箴銘類

銘

箴銘類

誡

箴銘類

訓

箴銘類

規

箴銘類

令

箴銘類

附錄

卷三十六

頌贊類

頌

頌贊類

贊上

頌贊類

贊下

頌贊類

雅

頌贊類

符命

頌贊類

樂語

頌贊類

致語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三十五

箴銘類

箴

酒箴 揚雄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甕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州箴十二首 揚雄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州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衡。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曆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江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司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眈.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欷歔.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於海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衞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於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剿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逄于.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

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葺。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籥

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洚。荊巫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慓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荊河。伊雒是經。榮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彊。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顚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

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臣。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顚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幷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獯鬻。晉失其倍。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幷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組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顚。靡不悴荒。牧臣司幷。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阼。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宗周。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揚雄

經兆宮室。晝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衞。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符牛之飮。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皷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淸。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太僕箴 揚雄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二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昕。僕夫執轡。載騂載駰。我輿云安。我馬云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詩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厩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厩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大鴻臚箴 揚雄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晝爲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墜。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耄。國政如漫。

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鄰。

大司農箴　揚雄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膏腴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辟。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執金吾箴　揚雄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蒠蒠。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尙。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城門校尉箴　揚雄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磐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陛。

司空箴　揚雄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淬。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將作大匠箴 揚雄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璿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心箴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太師箴 嵇康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太樸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

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涖之下逮德衰大道洗淪智慧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譬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之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邱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宏多國乃殞顚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轂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彊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遌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惟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愼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愼爾儀式瞻淸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

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皦皦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懽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仇。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乘輿箴 有序 潘尼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末。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烝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惟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邦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補過教闕。然猶依違諷喩。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惟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

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邱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茫茫太始。淸濁同流。元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慚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惟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覛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

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聽。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尠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儁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女史箴 裴子野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尙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福順。常與吉人。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愼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愼之伊何。三緘其口。勖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五箴 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予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予少之時。將求多能。晝夜以孜孜。予今之時。旣飽而嬉。晝夜以無爲。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顚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譁譁。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旣寧。終莫能戒。旣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誡懼箴　柳宗元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柳宗元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柳宗元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旣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行己箴　李翺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己．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丹扆箴六首　幷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尙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旣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晏游．尙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沈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淩霄作宮。忠雖不忤。不善亦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斯可戒懼。

手詔答曰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

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旣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己。以副深誠。

友箴　司馬光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視聽言動四箴　程頤

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作四箴以自警云。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枝。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御史箴 趙秉文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爲其舉措．戚休係之．爲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戮我彝憲．時汝之尤．無皦皦沽名．無容容保祿．無毛舉細事．無蠋與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狡險．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寃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依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惡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鷙鳥無朋．如霜之清．如衡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既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家人箴 方孝孺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閒．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予病夫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九容箴 應撝謙

大哉乾元．元首之則．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勁稱強項．象如泥塑．寧爲虎頭．毋爲狼顧． 頭容直

誠仁可親。誠義可尊。上見於色。下根於心。顏色一正。於信斯近。相視而嘻。豈曰能敬。 色容莊

離爲心象。光發於目。德蘊黃中。如日斯旭。惟精惟一。視瞻毋回。天君泰定。心正目隨。 目容端

頤禁其朶。輔期於艮。騰則失咸。倘則致困。剌齒反脣。皆非吉儀。緘之又緘。捫舌是宜。 口容止

均之言語。或恬或競。均之歌咏。或囂或靜。心定發言。自無喧聽。建極中和。金聲玉振。 聲容靜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潛心對越。篤恭是守。斂神屛息。細入希夷。穆然太虛。畜德之基。 氣容肅

人生兩手。所以抱心。坐立端拱。有翼其臨。執玉高卑。用笏左右。動必有儀。毋輕掉肘。 手容恭

接武布武。步中趨中。拇毋輕舉。股毋妄動。任重道遠。畏者失足。跬步莫忘。行之唯篤。 足容重

有德之容。巍然山立。鵠峙鸞停。根深幹植。自少習儀。必先無跛。自勝者強。有志斯果。 立容德

新昏箴二首 孫枝蔚

女如桃李。男如琳球。同心比德。永荷天休。雙絲爲絹。無縫爲裯。凡今之人。好色是求。有蘋有蘩。祀事以修。有兔有雁。以讌朋儔。愛爾高堂。勖爾好逑。敬獻明箴。俾爾無尤。

夫子是倚。云如泰山。仰之至高。無自夷焉。顯親揚名。輕色聖賢。福命繇己。不在於天。進理之華。比目之鮮。不如琴瑟。聆音肅然。女有令德。士享遐年。種葛山下。與瓜相連。

五箴 曾國藩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欲將刻苦而自振拔。諒哉

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尙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箴銘類

銘

黃帝巾几銘

毋翕弱。毋俷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黃帝金人銘

我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無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愼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周武王机銘

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

周武王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周武王盥盤銘

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周武王盥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周武王杖銘

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

周武王帶銘

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

周武王履屨銘

愼之勞。勞則富。

周武王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

周武王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

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周武王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周武王劍銘

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周武王弓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周武王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

周武王衣銘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周武王鏡銘

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

周武王觴銘

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周武王冠銘

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

警枕銘　秦觀

應龍蟠雲。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座右銘 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座右銘 卞蘭

重階連棟。必濁汝眞。金寶滿堂。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愼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窅。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爲純。

新刻漏銘 陸倕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曆明時。盈縮之度無準。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微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而司曆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敍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弘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歲躔閻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乖啓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金筒方員之制。飛

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疏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樞席。事百巾机。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小臣。爲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喪。禮衛銷亡。遞遷水火。爭倒衣裳。鞶刁弁次。叢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縈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僭。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倘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堦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谿水銘　司馬光

谿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本之可不兢兢。

明州新刻漏銘 王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東銘 張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德曰悖。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鼎硯銘　蘇軾

鼎無耳。槃有趾。鐺幽無見几不倚。暘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如幼詭。

鄧公硯銘　并序　蘇軾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天硯銘　蘇軾

吾年十二時。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筠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吾曰是文字之祥也。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吾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文與可琴銘　蘇軾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藹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徐州蓮華漏銘　并序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衞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

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端石硯銘。蘇軾

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遺硯銘 蘇軾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研銘。黃庭堅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戾者聽。覩棐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罄。

器物銘 幷序 王禕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銘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予因竊取古義。卽凡器物各爲之銘。

非敢貽於博雅之君子．蓋庶幾動作之閒．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我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爲予輔．

履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於以警吾昏．體石而方．於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公順乎而．獨不可愼乎而．

笥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楎銘

布帛大素．其尙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是．

印銘

賞金相．文玉章．德之臧．名乃長．

瓠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鼉。陸剸象犀。盍少忍之。以全物軀。

箴銘類

誡

戒　帝堯

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誡子　東方朔

明者處世。莫尙于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女誡 荀悅

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于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戒石文 孟昶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不足歟。蓋以爲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而不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倔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三誡　并序　柳宗元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誡。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

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女誡七篇　班昭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

素。恆恐子穀負辱淸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恥及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淸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茍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茍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御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敬愼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

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淸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織．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

莫尙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毁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愼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尙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箴銘類

訓

兩階銅人訓　潘岳

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己。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介是興。

酒訓 高允

臣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沒之年。勖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為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為饗也。玄酒在堂。而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聽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為不羈。縱長酣以為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有堯舜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為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illegible]服。

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愼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幼訓　王褒

陶士行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修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

箴銘類

規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

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廄菜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處規 元結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爲。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偭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娭而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兟終不復二論。兟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鬨鬭也哉。

戲規 元結

元子友倚于雲邱之巔。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

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員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僮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愼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員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員卿吾當以戲爲規。

心規　元結

元子病游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誚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時規　元結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邪。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

爲時規。

箴銘類

令

訓子孫遺令 王祥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元玉佩衞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無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匳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元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遺令 杜預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仕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山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不忘本也。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

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清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功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尙有其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毁。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北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

箴銘類

附錄

庭誥文　顏延之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覽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尙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響。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屛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

嘌。器重一時。體之玆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太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己。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倨。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欹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嚣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姐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値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耶。此固少壯之廢。儞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議。每下愈發。有尙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耶。雖曰恆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筭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有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富厚。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願。庇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無勸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己。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

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當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瑣。或明灼日月。將不勝甚耶。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尙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牧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稟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愼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厯。賓友淸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䫉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愼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侮。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意。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戒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和中矣。

善施者準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竝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睹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導無叶診。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燻心智。耗眞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主一目。其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深。故藥之者恆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能。奕棋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敝。將求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算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諺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羸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遠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遜彰義

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繫。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篚篋。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積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恆為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恆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恆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勤蘄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己拙。自崇恆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覩驚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己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為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惟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眞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繇。能以懷道為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耳。或云貧何繇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

貴同貧賤。理罔得。而自我喪之。未爲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簡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繇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賒。量腹而炊。豐家餘飧。非粒食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劣。身獲仁富。陰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己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斡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唯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鑿有之識。幼壯驟過。哀耗驚及。其間天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游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慚。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脩。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贍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時鑑 有序 柳開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至之西鄙樂安里峒。有粟氏因之。會其族。南劫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不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涖至邵州以靜之。明年春。粟氏來歸。魁狻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誡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遠道致殃。干命取亡。居夷鄰德。處險近賊。蜀難通軺。吳莫容舠。嘯萬羣姦。摧壘倒關。象蹄園矣。蛟斃殼已。螢熾曷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逼死罔逸。隼鷙誠捷。懷餌受縲。小人爲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黷兵竟歷。怨權與禍。貪慾生過。徇意成朋。怫心見憎。以畏卒潰。苟悅爰萃。謹政防亂。愼行避患。缺玉不補。積滓非汙。來紓往亟。愚暌智暱。跡昭事著。魏國勳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高浪深淵。有鮪有鱣。保爾攸宜。胥樂在時。刋文無窮。作誡永終。

客坐私祝　王守仁

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卷三十六

頌贊類

頌

聖主得賢臣頌　王襃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列。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

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蓬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揚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班固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摽。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邊御之永設。奮轒櫓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勤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末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羣英影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騖。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冩

蜺。銜雞鹿。超黃磧。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蹊迹。探梗莽。採嶰阸。斷温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干鹵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謏。響聒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算。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温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施襌。行無偏勸。止無兼役。悛蒙識而愎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蹸涿邪。跨祁連。籍□庭。蹈就纛。獵崝嶸。轔幽山。越凶河。臨安侯。軼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睹伊秩之所邈。師橫騖。軼而庶御。士怫懵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於沂根。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校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順。櫜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隆高。禮廣鞬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輖泰幽。嘉凝陰。飛雩讓庶。其雨洒淋。榛枯一幄。與嘉卉。始農士。膏含養。四行分任。於是三軍稱曰。亹亹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潛。眇兮與神參。

東巡頌　馬融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搖光。若時則。運璣衡。敷六典。經八成。燮和萬殊。摠領神明。肆類乎上帝。燔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蓍龜襲從。南征有時。漹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于巡狩。喜圻時而詠八荒。指宗嶽以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異良辰。棫櫄增構。烈火燔燎。暉光四煬。焱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煙習雲。珪璋峨峨。犧牲潔純。鬱鬯宗彝。

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

東巡頌　蔡邕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嶽。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

南巡頌　蔡邕

惟漢再受命。爰葉一十。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旣禘祖於西郊。又將給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旂旐。

京兆樊惠渠頌　并序　蔡邕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埆墝。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上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肅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撰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窬瀆。灑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弗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蒸畀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出師頌 史岑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構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尙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漢高祖功臣頌 幷序 陸機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大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迹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綢繆叡后。無競維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民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甚懨。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卻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聲四迴。規主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迹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埽。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弢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愧。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悟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迹。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潁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謨。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賚．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鎬．柔遠鎮邇．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迹．察侔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惟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銷．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刑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迹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宋公遺愛碑頌 并序　張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資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襄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日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怛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

耳。衣卉麪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塗堊。耆遊則華風可觀。家徹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畢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女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蕃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書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鱉孳。變蓬屋兮改雞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燎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犧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大唐封禪頌 張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風朴略。因時而欻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無聞焉爾。後代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怛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反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

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爲也。闡纍聖之奧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乎。道德仁義禮智信。順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何。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皋陶稷契。三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敘帝王之書。繫周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贊唐。不惟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啓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護也無放夏之慚。武也無伐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德有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菌蠢。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歸景馨。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茲矣。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蕃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愼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逐忠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爲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明。翼乎鵷鸞之列在庭。毅乎貔豹之師居鄙。人和旁感。神寶沓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溢牒。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爲心。不以物瑞爲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歲祀圜丘。日不奄朔。成辭以祚。聖因事以覲天。天人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岳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勤帝之罪。至于

再至于三帝乃挹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姥𥻘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鬣濩燐爛飛餘揚精原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耆年舉百祀輿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圖蒿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華靈鬱爛熳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于岱宗祇祓齋宮滌濯靜室凝神玄覽將款太一意夫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攝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弁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泰壇於陽趾夫其天壇三襲辰陛十二咸秩衆靈列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鏞鼓宮懸於重壝之內干戚鈒殳鉤戟戣戵周位於四門之外伐國重器傳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輦金轂翠冒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辟羌夷蠻貊褒成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金鏃介冑如雲旗幟如火遠市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金奏作佾羽舞撞黃鐘歌大呂開閶闔與天語禱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昭假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衷誠之上達若憑燄而駕煙日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覲東后國風

惟舊。無誅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眚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祏室。廻玉鸞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嘆曰。兵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風鬱為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之謂矣。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賤末光。聆絕韻。咀甘實。漱芳潤。爍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為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大唐中興頌 幷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刋此頌焉。何千萬年。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幷序 王　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擢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敭仄陋。兼乎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爲難理。淸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輭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殘爲丈夫。用鉤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算不能知。堅壁於晝一。善攻不能下。擢宿豪如薙草。無慍色。視大權如壓塊。無憮容。百司之吏。總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戚而君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椎。政寬則以身先諸偸。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入閨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頗太甚。野無遺秉。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衞。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戚。人罔畏罪。台恐寇盜乃邑。剝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宥過。褻人滅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陶不獻服。坊不撰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動。道殣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數

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濄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爲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鮫衡麓之守廢。蒲荷新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魚飧。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他山匱於度材。公命刮朽壤。塡巨石。辯大木。去編菅。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曰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始學耒。女始安織。於是鮐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惸失其獨。道路有禮。汏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旣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羸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爲外戚。於帝爲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秦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無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宮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豈惟衆臣重其經術。爲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祕書也。闕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諂。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藝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旣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處。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雲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實薪。釃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白綍已

來。人賓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旣靡答。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焮天爍地。靈衣且爲煨燼。豐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免於阽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予學於舊史。來卽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媿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蠱以幹。含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僞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印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寬而愛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人。遂覲東后。我教我訓。我鎭我守。茫茫三秦。則罔餬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弟。視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 幷序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淸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尙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揚揭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釃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嘗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顓其腴。每歲少尹

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顓之公取全流浸原爲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爲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瘝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歷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白渠上盡得利病還奏請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鼛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汚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眞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恪第未周知情僞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脈宣氣蒿荒漚冒迎耜釋怨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徠之烝徒讙呼奪襏襫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奸犯豪卒就施爲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衙爲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

威之五代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籌畫干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李不時而遷。旣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斡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中執法。理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于淸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胸懷。播爲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縈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旣公兮言旣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永信詞兮昭懿績。

慶歷聖德頌 幷序　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勅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勅。十三日。勅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爲希闊殊尤曠絕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爲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

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爲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人望爲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闕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於天地．奏于宗廟．存于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爲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燁．昭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輒作慶歷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煒燁．昭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賢英．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蠋．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感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君相予父．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闑．爲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

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礧。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劖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讜讜。言論磊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共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平江漢頌 并序 宋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詠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

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脩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於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相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脩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讋。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礮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偽平章舟。剡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勇。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襟。列柵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達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安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

而走。滬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寶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旆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凶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翦刈。僵骸覆江。洊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啀。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赫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章明。飈火奮激。旟旐揚揚。鮮幟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揚。雄威所吞。已無荊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駭。星流火戟。虐燄雷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顚。攢槍涛飆。箭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於胡輿。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飲。節以鐲鐃。飲至於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獲。惟皇神武。動則克之。

摯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邊。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卽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尙傳策書。況茲駿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幷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漢麒麟閣功臣頌　幷序　洪亮吉

麒麟閣者。漢宮閣疏云蕭何造。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因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爲名。以予推之。閣蓋構始於文。終錫名於武帝。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至太始二年。始下詔更黃金爲麟趾。以協瑞應。是時漢興已一百十年。日月麗於中天。文武集於亭衢。時博陸侯光已入禁闥。富平侯安世已爲尙書令光祿大夫。營平侯充國。龍頟侯增。均已爲郞。丞相博陽侯吉爲廷尉監典屬國武已使匈奴五年。案春秋感精符曰。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麒麟至。是知飲泉食露之符。爲連茹拔茅之兆矣。至宣帝甘露三年。始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衞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偉矣哉。定策則博陸。相業則丙魏。名臣則杜張。宗賢則陽城。儒雅則蕭梁。武功則韓趙。使節則子卿。親賢並升。文武備列。昔陸機爲漢高祖功臣頌。袁宏爲三國名臣序贊。歌詠功德。至數十人。然徵其美備。考其績效。均若有不及焉。蓋世遭隆平。士逢豁達之主。得明目殿陛。振聲巖廊。挾一策入石渠。請長纓度沙幕。居禁闥而不遺。在窮巷而亦顯。

中廐之馬。既擢日磾。上林之羊。亦升卜式。牧豕極於上相。販駿登乎九列。亦可謂立賢無方。用人不求備者焉。此數人者。向使生秦項之世。値吳蜀之主。上則刀筆趨走。自擬於駑駘。下則箪門甕牖。發聲於蚓竅。安能鼓垂天之翼。絕塵而逞其驥足哉。此關勃所以垂涕而言曰。知臣莫若君。樂羊所以捧篋而泣曰。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豈不美哉。夫以光武之明德。悼歎於龐萌。元皇之風烈。受譏於張禹。則知人則哲。從古難之。遂使孤臣萬里。餘搶地之呼。下士百世。奏通天之牘。自非英斷卓識。鴻業大烈。曷臻於斯。暇日慕其風。尙不揣譾陋。爰各爲之頌。亦以存景風之思。爲來禩之式云爾。

漢至五世。云惟百年。德化既洽。麒麟至焉。按古圖書。讖緯之篇。來此上瑞。登庸大賢。皇皇大賢。神明攸贊。桓桓博陸。票騎同產。既媲阿衡。亦參姬旦。負扆畢世。放桐不反。大節既植。生知不學。英辟握手。幼君入抱。三踐帝席。兩握國寶。勳存畫室。忠勤高廟。矯矯杜陵。留侯共族。兄羅蠶室。父治鼠獄。勤勞既著。肺腑是屬。身膺上袞。世執圭玉。國鈞既秉。民譽四洽。雅善魏丙。不友田甲。英英漢廷。口議八法。彬彬儒林。腹置三篋。侯有龍領。世爲虎臣。千戶既益。萬騎出屯。雖有令德。亦鑿凶門。時惟鷹揚。起於巫蠱。功參上宰。事歷三主。言求偉伐。試覽勳簿。震震烈烈。篤生營平。方叔召虎。來於西京。有漢中葉。西羌不寧。黃髮鮐背。爰求將兵。神爵之元。天子推轂。旃頭初出。羽騎始肅。光光將軍。遠夷始服。將偃五兵。講求六穀。高平對策。進由儒者。頗厲威嚴。庶脊嫺雅。建策堂陛。馳傳天下。觀漢故事。講求便宜。外戚附奏。列侯詳議。號通犧書。乃學計倪。征和之閒。八釜鼎沸。降準寓獄。長楊望氣。中使星馳。圓扉夜閉。婉孌哲人。實司郡邸。中興之相。陰德以侯。既主禮讓。實惟仁柔。赫赫公府。恢恢皇猷。不解案吏。惟知問牛。次公簡簡。亦明法律。才平獄訟。復議鹽鐵。

持躬以整.應機以疾.元平正始.實惟憂虞.職典方藥.功參立儲.幾陷許止.乃比朱虛.隆漢之規.親賢並用.城陽濟北.厥後誰踵.盤盤宗英.名德見重.甘泉召對.未央列議.軺車七乘.汗血千里.尙冠以輿.海昏用廢.六經至漢.蔚然羣師.琅邪受卦.秉擅易旗.袨服入廟.施頭墮泥.儒術既隆.卿階不替.宏羊辟辟.比茲心計.五鹿嶽嶽.嶄其經義.東海蕭生.起於白屋.犯主顏色.責相吐握.吏持匈匈.友哂碌碌.終登貳宰.入授禮服.承明高議.聲振殿瓦.英英及門.槐里蓋寡.既趣飲鴆.遂請斬馬.賢傅既決.佞臣斯作.子卿少卿.並寄絕域.一踞胡服.一持漢節.義重於生.寃銜至沒.陵惟窰衿.武乃刺血.廚帳奏樂.穹廬雨霜.飛雁不下.牧羣旁皇.掘根鼠穴.書帛雁足.方困羝乳.乃畫麟閣.肅矣西京.炳靈臺公.前後萬古.茲惟日中.允文允武.立德立功.平視九畡.高參五龍.昔歲魯郊.宣尼所歎.今茲隴首.匡鼎以贊.傑閣雖朽.崇勳尙爛.望景中隆.流芬濔漨.

頌贊類

贊上

史記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闕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予幷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史記項羽本紀贊 司馬遷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淮陰侯列傳贊 司馬遷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前漢書成帝紀贊 班固

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

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前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班固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衞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衞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後漢書孔融傳贊　范曄

昔諫大夫陳昌有言。山有猛獸者。棃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

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戾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唐太宗晉書宣帝傳贊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

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唐太宗晉書武帝傳贊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緗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而斯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尙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愼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

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頌贊類

贊下

漢書述高紀第一　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漢書述成紀第十　班固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閫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漢書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班固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焦君贊　秦嘉

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皐。音亮帝側。迺徵迺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惟一志。幷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東方朔畫像贊 幷序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河。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讀史述九章 陶潛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夷齊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箕子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管鮑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程杵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七十二弟子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辭． 屈賈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忮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韓非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逝焉不顧．被褐幽居． 魯二儒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斂轡揭來．閑養其志．寢疾窮年．誰知斯意． 張長公

三國名臣序贊 袁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

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寗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値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顚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

武侯處之無懽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蹇諤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飆扇海。二溟揚波。蚪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概。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韻。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迹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
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渏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
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
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雺。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
先生標之。振起淸風。綢繆哲后。無忘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
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羇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公衡沖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
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
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
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
豈無鶺鴒。固愼名器。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上以恆。匡上以漸。淸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過孫陽。放同賈屈。誅誅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尙想重暉。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飆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靡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我皇漢。

靈濤贊 李華

泱泱靈川。滄溟一支。每歲八月。雄濤應期。昧爽風生。凜若切肌。淒清陰滲。曠朗陽晞。雪山橫江。神物驅之。萬里齊足。千車並馳。雷破天動。山搥地移。湯室雲分。卻躍鷺飛。突象瑳切。奔鯨合離。踣逃夔魖。竄蟄龍羆。共工折柱。武安行師。羣源委會。祥怪叢滋。熾毒乘人。帝降明威。一日再至。洗其纖泚。仲秋大至。以蕩以夷。世稱伍員。忿懟而爲。肇開混元。寧莫常斯。惟天陰騭。日用不知。是述是讚。嗚呼愼詞。

二疏讚 權德輿

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矯矯二疏。知微知終。功成不居。父子淸風。天子賜金。羣公出祖。都門之美。焯映千古。優游衡門。棲息化源。日飲醇酎。心閑道尊。人或言利。利令智昏。淸行素風。可貽子孫。

萬物營營。吉凶相生。環中之樞。泊然遺形。中林寂寥。幽蘭自榮。雖有矰繳。不羈冥冥。知止不殆。古先炯戒。賢哉大夫。終始無悔。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洲之縹緲。紫頂煙絶。丹眸星皎。昂然佇眙。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於風霄。終寂立於霜曉。凝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弦。儻感至精以神變。或可弄景以浮煙。

龍馬圖贊　并序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于河西。而莫覩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髦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邪。居帝閑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毳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罹道悖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淪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王仲儀眞贊　并序　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

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眞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開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贊　蘇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趙閑閑眞贊　元好問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斂避於蔡無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溼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鳳衰無周。龍移啓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欷。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頌贊類

雅

獻平淮西雅　并表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淸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唯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燿。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卽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踴。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西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

皇武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于潑于淮。既徒既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囂。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扞大刑。

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徯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

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類既禡。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鍎彤戈。犀甲熊旆。成命是荷。

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

既涉于滻。乃翼乃前。孰圖厥猷。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遹昭。陟降連連。

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頷頷。式和爾容。惟義之宅。

進次于郾。彼昏卒狂。衷兇鞠頑。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

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帥。若飢得餔。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右擣其虛。靡愆厥慮。

載闢載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爲謳吟。

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祚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西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右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

愬拜卽命。于皇之訓。旣礪旣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奮癘。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粲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旣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雲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旣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卽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旣淸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甈爾居。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旣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右方城十章章八句

頌贊類

符命

封禪文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

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邇陿遊原。遐闊泳沫。首惡鬱沒。晻昧昭晰。昆蟲闓澤。迴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柢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亡窮。俾萬世得激淸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俙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

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劇秦美新　揚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舋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

不遵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迹。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㸙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迹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渟汹潏。川流海停。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閒。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

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式輶軒旃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鷺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衞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卽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

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縣象闇而恆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粲爛。眞神明之式也。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尙不莅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敎。武稱未盡。護有慚德。不其然歟。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爲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故未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沾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愼。無乃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亦宜懃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

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釐。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乎。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旣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頌贊類

樂語

廣德軍鹿鳴燕樂語　附詩　周必大

興賢能而獻王。妙選已書于鄉老。賓幣帛以將意。舊章必燕于嘉賓。伏惟解元諸先輩。夢筆才高。然其思敏能賦。擬鄉甞之作。窮經談伏鄭之非。連東海之六鰲。氣吞餘子。定聯城于一箭。勇過三軍。知郡某官毅自經帷。來分符竹。體聖上崇儒之意。敦郡侯勸駕之風。爰即黃堂。徧延珠履。況右席雍容之別乘。乃異時論議之名流。賓主俱賢。疑是德星之聚。舍吏民改觀。肯信儒冠之誤身。重茵爭看于翻紅。疊鼓屢催于舉白。若古有訓。不醉無歸。但某等謬列伶人。叨持樂色。雖賤工之無取。幸盛禮之親逢。不度荒蕪。敢陳口號。

才子觀光入帝京。使君勸駕意殊深。騎蟾定喜攀仙桂。鳴鹿先須詠野芩。好去玉階方寸近。休辭金盞十分斟。明年三月鶯花麗。洗眼宮袍宴上林。

請盧帥樂語　附詩　周必大

碧幢紅旆。將宣渦口之威名。紫燕黃鸝。先賞江南之佳麗。爰開賓宴。用洽鄰歡。伏惟某官氣蓋金方。謀高玉帳。早提義旅。全生聚于泗濱。中領偏師。盪妖氛于贛水。謂合入司於嚴陛。乃勤出鎭于帥藩。緩帶輕裘。隱吳公之敵國。折衝閫閾。賢李勣之長城。某官念兩邦相望之非遙。聞千騎來臨而甚喜。平分風月。傾倒樽罍。盡醉于芳春。庶少留于行色。

三月春光未肯休。兩邦賓主總風流。照階旌旆交輝映。環座笙歌競勸酬。尙有長紅強半在。休辭大白十分浮。介圭早晚催歸覲。應記臺城此日遊。

頌贊類

致語

會老堂致語　歐陽修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靑衫早並於俊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尋雞黍之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爲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爲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淸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淸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靑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幷良會少。乘歡舉首莫辭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軾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回。亦俛同於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遊。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享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賚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覩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於擊壤。助矇瞍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霜霏碧瓦尙生煙。日泛彤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小兒致語 宋 祁

臣聞慶朔履端。儼鵷雍而四會。寶鄰馳騁。拭虹玉以申歡。嘉乃禮成。眷茲作首。爰詔夏渠之饗。允昭交泰之期。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總右文。功宣下武。順四時之和燭。濟萬世於夷庚。海不揚波。地無愛寶。屬以階蓂肇曆。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脩國儀而行慶。承雲調露。方諧廣樂之音。釂飲陪殽。普適中衢之賜。洽歡心於草鹿。暢羣抃於先鼇。臣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既造規蒲之地。孱陳乘翟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九册目錄

卷三十七

辭賦類

賦上一

辭賦類

賦上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三十七

辭賦類

賦上一

賦篇 荀卿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爲親而雜汚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

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返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有物於此。儀儀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凰。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舞賦　宋　玉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待。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陽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灼爍而照曜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而抗音高歌。爲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籍用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迴身還入。迫於急節。紆形赴遠。漼折飛縠。蜮飛繽。猋若絕。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

風賦　宋　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

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菁。獵蕙草。離秦衡。概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閒。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䁾。啗齰嗽嚄。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高唐賦　并序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觀。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䨴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晣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

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㵝。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雕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崕隤。巖嶇參差。從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

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羊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闔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 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曰。晡夕之後。精神恍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襛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嫷被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 并序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

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衞溱洧之閒。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修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乎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

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怳。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闒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歎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鵩鳥賦 并序　賈誼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於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鵩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

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芷若。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

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淸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韢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纖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淸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淡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

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㝵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邱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

鰭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
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
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嵳。九嵕巀嶭。南山峨
峨。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崛礨。隱轔鬱壘。登降施
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
攢戾莎。揭車衡蘭。稾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
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恍忽。視之
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
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驘。於是乎離
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
窔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
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㠏嶪。刻
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
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
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
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

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藰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蟜枝格。偃蹇杪顛。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班文。跨壄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燿。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后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鵷鶵。揜焦明。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轔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

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衞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靑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燦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塡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遊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脩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淸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

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洞簫賦 王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於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疏。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巇迤𡾰。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磕磕而澍淵。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顚。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閒。處幽隱而奧屛兮。密漠泊以獭猭。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鎪鏤離灑。絳脣錯雜。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抐擫𢸉。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憤伊鬱而酷䘏。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夫宮商兮。龢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瞋𦜈𦞂以紆鬱。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逫律。趣從容其勿述兮。騖合遝以詭譎。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惏慄密率。掩以絕滅。𠹃霵曄踕。跳然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𡅏而將吟兮。行鍖銋以龢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爲他。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龢。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

慮。順敍卑迭。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温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慣。其仁聲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擖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狠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彊虣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頓顇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憚怳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擊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蜒。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蛩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龢而化風俗之倫哉。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汎捷趨巇道兮。哮呷呟喚躋躓連絕。淈珍沌兮。攪搜㶇捎逍遙踊躍若壞穨兮。優遊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穨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遺響聯緜漂撇。生微風兮。連延繹絡變無窮兮

羽獵賦 幷序　揚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觀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

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濵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三五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元宮富旣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擧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図爲朋於是元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元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落三嵏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靑雲爲紛虹蜺爲繯屬之乎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迾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元宮撞

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厲驞駍駖礚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慷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元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赤豹牽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眦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嘐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槍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邱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耀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元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礚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是乎鴻

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光．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宏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并序　揚雄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

拖豪猪。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元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胄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紛紜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毆橐駝。燒熐蠡。分剺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尸輿厮。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髣髴。骩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眞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甘泉賦 并序 揚雄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元。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

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轇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傂參差魚頡而鳥䀪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凌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淩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懔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荑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邱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迋迋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迆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嶉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見正瀏濫以宏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璘㻞金人仡仡其承鐘簴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太乙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㯓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撇天左欃槍而右元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峻嵲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

遠亡國肅乎臨淵。迴猋肆其碭駭兮。獓桂椒而鬱移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棍批兮。聲趶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蜎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求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漎漎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盧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搖太乙。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崖。元瓚觩髎。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宏。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於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岭嶒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迉迡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北征賦　班　彪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回以樛流。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修。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彊秦乎築怨。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𠎝。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隮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風猋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雁邕邕以羣翔兮。鵾雞鳴以嚌嚌。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悢以傷懷。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愬。亂曰。夫子固窮游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兩都賦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

殺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旣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眞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爓

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鉤陳之位。衞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圖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

迻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嶒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淸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玆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値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蹷嶃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鎭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

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淸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繒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淸。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民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

踏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存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龢鑾玲瓏。天官景從。寖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欲野歕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及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

逿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閒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眞。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珍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旣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淸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西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

闕。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翘英。容絜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幽通賦 班固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颻颽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烱戒。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聖迕而後拔兮。雖羣黎之所禦。昔衞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於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聿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彊大於南氾。嬴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

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脩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衞名謚於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鞫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贏縮。三欒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紀焚躬以衞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眞。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私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以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尙越其幾。淪神域兮。

舞賦　并序　傅毅

楚襄王既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

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皎皎之閒夜兮。明月爛以施光。朱火曄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熺洞房。黼帳袪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惰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沈蕩。改恆常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嬈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爍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陽。亢音高歌。爲樂之方。歌曰。攄予意以宏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啟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其少進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褎交橫。駱驛飛散。颯擖合并。鶣𪆁燕居。拉揩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愨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喟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

則發皓齒。摛齊行列。經營切儗。髣髴神動。迴翔竦峙。擊不致策。蹈不頓趾。翼爾悠往。闇復輟巳。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跗蹋摩跌。紆形赴遠。漼似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超逾鳥集。縱弛殟歿。蜲蛇姌嫋。雲轉飄曶。體如游龍。袖如素蜺。睇眄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攘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巃嵸逼迫。良駿逸足。蹌捍凌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蹠地遠羣。闇跳獨絕。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爲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駱漠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泆。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二京賦　張衡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爲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冱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淸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

上上實爲地之奧區神臯．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爲彊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叶以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峨以岌嶪．亙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梍．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砌厓隒．坻崿鱗峋．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峻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崨嶫．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衞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第．采飾纖縟．裹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昆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於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衞供帳．官以物辨．恣

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而爽塏。乃隆崇而宏敞。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瓌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跱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瀓。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轍轍。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轢輻輕騖。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窔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宏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㠑。下嶄巖以嵒齬。長風激於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

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眥蠆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汚而公孫誅。若其五縣游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轂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於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皋被岡。篠簜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元阯。周以金隄。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

雨雪飄颻。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建元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惟玩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跋扈。光炎燭天庭。囂聲振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褚。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擂擉。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簇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挃。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什七八。若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鬘鬠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巨狿。據狒猬。批窳狻。揩枳落。突棘藩。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於游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衆寡。罝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三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

既醉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䟄。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麗。摷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逞欲畋魰。效獲麑麇。摎蓼浶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僊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箎。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輑。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為僊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技。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眾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為貴。然後歷掖庭。適驩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狹

坐羽觴行而無算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跐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衞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歡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此何異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憏憏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就役唯力是視百

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行天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覲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鎭。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伾。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虙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義。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宏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偸安天位。於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元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

擊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元泉冽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雎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龢驩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勑。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蘌。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鱉蜃與龜魚。供蝸䗲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禠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於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䡴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幾。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勤屢省。懋乾乾。

清風協於元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元。思所以爲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六元虯之弈弈。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鍐鏤鍚。方釳左纛。鉤膺玉瓖。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㻱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轕。䰂髦被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鼝鼝。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禋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辨省。設其楅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格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

於是皇輿夙駕．𨏥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狵．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於上林．結徒爲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毆．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僮．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於

高祖。旣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勤致賚於九扈。左睨暘谷右睨元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悆。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尙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知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玳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褘而。蓋蓂莢爲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趢趗。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値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賓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遯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人君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卻走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櫱。畋不麛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

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謠。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頹牆填壍。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顚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譏咬。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酲。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南都賦　張衡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爲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湯谷涌其後。淯水盪其胷。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銅錫鉛鍇。赭堊流黃。綠碧紫英。青䨼丹粟。太一餘糧。中黃瑴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淸泠之淵。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其山則崆𡸫嶱嵑。嵣㟳嶚剌。岝㟧嶵嵬。嶔巇屹嶬。幽谷嶜岑。夏含霜雪。或嵓嶙而纚連。或豁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

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坻巀嶭而成巘。谿壑錯繆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滲溢流其隅。昆崙無以麥閬風不能踰。其木則樫松楔樱。槾柏杻橿。楓枰櫨櫪。帝女之桑。楈枒栟櫚。柍柘檍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立叢騈。青冥肝瞑。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蓴而刺天。虎豹黃熊遊其下。轂玃猱㹶戲其巔。鸞鷟鵷鶵翔其上。騰猨飛蠝棲其閒。其竹則鐘龍篁篾。篠簳箛篁。緣延坻阪。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爾其川瀆。則瀸澧藻瀐。發源巖穴。潛瀄洞出。沒滑瀎潏。布濩漫汗。漭沆洋溢。揔括趨欱。箭馳風疾。流湍投濈。玢汃輣軋。長輸遠逝。漻淚淢汩。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伏螭。鱏鱣鰅鱅。黿鼉鮫鱗。巨蜯函珠。駮蝦委蛇。於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水渟洿。亘望無涯。其草則藨苧蘋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披芬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鷺。鴻鶂駕鵝。鸂鶂鵬鶬。鶖鵜鴟鷓。嚶嚶和鳴。澹淡隨波。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洫脈連。隄塍相轄。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渫則暵為溉。為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園圃。則有蓼蕺蘘荷。藷蔗薑䔧。菥蓂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樳棗若留。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䕡荔蕙若。薇蕪蓀萇。晻𣊬蓊蔚。含芬吐芳。若其廚膳。則有華鄉重秬。滍皐香秔。歸鴈鳴鵽。黃稻鮮魚。以為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韭冬菁。蘇䕩紫薑。拂徹羶腥。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冀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蓱。其甘不爽。醉而不醒。及其紏宗綏族。禴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蘭堂。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琢琱狎獵。金銀琳琅。侍者蠱媚。巾𢄼鮮明。被服雜錯。履躡華英。儇才齊敏。受爵傳觴。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擫籥。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

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偠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脩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緜緜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蹴蹸蹁躚。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為新聲。寡婦悲吟。鵾雞哀鳴。坐者悽欷。蕩魂傷精。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騄驥齊鑣。黃閒機張。足逸驚飆。鏃析毫芒。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魚不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汰瀺灂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追水豹兮鞭蝄蜽。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收驩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此乃遊觀之好。耳目之娛。未睹其美者。焉足稱舉。夫南陽者。眞所謂漢之舊都者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察玆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於其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章陵鬱以青葱。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眞人革命之秋也。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陷扃。蹴蹈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其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庇王職。搢紳之倫。經綸訓典。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乎鯢齒

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裶裶。駟飛龍兮騤騤。振和鸞兮京師。摠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

思元賦　張衡

仰先哲之元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眞。旦獲讟於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烝民之多辟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既化兮。泯規矩之圜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縶騕褭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爲鞶兮。雜伎藝以爲珩。昭綵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

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妒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蜚遯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雖云路之不平勔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子有故於元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皥之窮野兮問三邱於句芒何道貞之純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流目眺乎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邛州而遊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顧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而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

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喇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側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愼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剸刃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緜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惘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磑磑兮淸泉沍而不流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元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迅猋瀟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越谽嘲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磷磷經重瘖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慭其旣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

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之元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亙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搆不死而為牀。屑瑤蘂以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䨏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喦喦其映蓋兮。佩緌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藥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元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澒濏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蠛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翺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蟜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汩飂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逷。凌驚雷之砊礚兮。

弄狂竈之淫裔。踰庬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猋忽兮馳虛無。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奐以燦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以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嶔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𠍊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賦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淸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僊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來從元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歸田賦 張衡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淸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淸。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

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長笛賦 并序　馬融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獨臥郿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特箭稿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巔根跱之槷刖兮。感迴飆而將頹。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砡。兀嶁狋㹮。傾昊倚伏。庨窌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澮峗。𡾰窞巖𡼏。運裛窬窌。岡連嶺屬。林簫蔓荊。森槮柞樸。於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頣淡滂流。碓投瀺穴。爭湍萃縈。汩活澎濞。波瀾鱗淪。窊隆詭戾。瀉瀑噴沫。犇遯碭突。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是以間介無蹊。人迹罕到。猨蜼晝吟。鼯鼠夜叫。寒熊振頷。特麚昏髟。山雞晨羣。壄雉晁雊。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讙譟。經涉其左右。哤聒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蘙。錚鐄謍嗃。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靁歎頹息。搯膺擗摽。泣血泫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蹉纖根。跋蓑縷。膺陗陁。腹陘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彠矩。夔襄比律。子壄協呂。十二畢具。黃鍾爲主。挢揉斤械。剸掞度擬。鏓硐隤墜。程表朱裏。定名曰笛。以觀賢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勸侑君子。然後退理乎黃門之

高廊重丘宋灌。名師郭張。工人巧士。肄業脩聲。於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心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掌距劫遌。又足怪也。啾咋嘈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震鬱怫以憑怒兮。耾硠駭以奮肆。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以狼戾。靁叩鍛之岌峇兮。正瀏凓以風冽。薄湊會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躓。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氾濫溥漠。浩浩洋洋。長矕遠引。旋復迴皇。充屈鬱律。瞋菌碨抰。酆琅磊落。駢田磅唐。取予時適。去就有方。洪殺衰序。希數必當。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蓋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沒。曄然復揚。或乃聊慮。囧譺專美。擅工。漂凌絲簧。覆冒鼓鐘。或乃植持縼纆。佁儗寬容。簫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踾䠞攢仄。蜂聚蟻同。衆音猥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暫怠。雜弄間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惆悵怨懟。窳圔窴赦。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蚡緼繙紆。經寃蜿蟺。筤笏抑隱。行入諸變。絞槩汩湟。五音代轉。挼拏捘臧。遞相乘遭。反商下徵。每各異善。故聆曲引者。觀法於節奏。察變於句股。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聽簉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徬徨縱肆。曠瀁敞罔。老莊之槩也。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牢剌拂戾。諸賁之氣也。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繽紛。申韓之察也。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剺櫟銚𢡟。晳龍之惠也。上擬法於韶箾南籥。中取度於白雪淥水。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鴟睨狼顧。拊譟踴躍。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皋魚節其哭。

長萬毅逆謀。渠彌不復惡。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鱏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于時也。綿駒吞聲。伯牙毀絃。瓠巴聑柱。磬襄弛懸。留睎瞠眙。累稱屢讚。失容墜席。搏拊雷抃。僬眇睢維。涕洟流漫。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効志。率作興事。溉盥汙穢。澡雪垢滓矣。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塤。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睆切錯。丸挻彫琢。刻鏤鑽笮。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䜣益。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簻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延壽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

創業。協神道而大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嶵巍巋嵲。呀可畏乎。其駭人也。岧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嶒峵。崱繒綾而龍鱗。汨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瀖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爌炾以爣閬。飂蕭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祕。屹鏗瞑以勿罔。屑黶翳以懿濞。魂悚悚其驚斯。心㥗㥗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摟。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拄。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垝以岌峨。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欑羅以戢孴。枝掌杈枒而斜據。傍夭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雲楶藻梲。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舋而軒鬐。虯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虵蟉虯而遶榱。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

追。玄熊舑舕以斷斷。却負載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狋狋。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㑋以鵰䀝。䴌顤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窗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不及三后。婬妃亂主。忠臣孝子。列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玄醴騰湧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巋嵬穹崇。紛厖鴻兮。崱屴嶷㠑。岑崟嶮巇。駢巃嵸兮。連拳偃蹇。崙菌踡嵼。傍欹傾兮。歇欻幽藹。雲覆霮䨴。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礧碨瑰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鸚鵡賦 并序　禰衡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

聽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游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昆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慜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欷。感平生之游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籠檻以俛仰。闚戶牖以踟躕。想昆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舃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將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洛神賦　并序　曹植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

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襛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峩峩。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眾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靡兮。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韤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飡。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衞。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効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

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遡。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琴賦 并序　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敍所懷。以為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磪嵬岑嵓。玄嶺巉巖。岞崿嶇崯。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湧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

儔。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神。鎪會裛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躭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遻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愲煩寃。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渌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儮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

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媠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遯相逼。附嘍羣讚。閒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綝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擽擽捋。縹繚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閒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悋。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

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思舊賦 幷序 向秀

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戮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景福殿賦 何晏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

大火昏正。桑梓繁廡。大雨時行。三事九司。宏儒碩生。相與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永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玄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汨越。肅坻鄂之鏘鏘。飛櫩翼以軒翥。反宇𪓰以高驤。流羽毛之威蕤。垂環玭之琳琅。參旗九旒。從風飄揚。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故其華表則鎬鎬鑠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其奧秘則蘙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纚連也。既櫛比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嵯瓌瑋以壯麗。紛彧彧其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高甍崔嵬。飛宇承霓。緜蠻黮䨴。隨雲融泄。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嶫嶫。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虡之輪豳。華鍾杌其高懸。悍獸佗以儷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磤其若震。爰有遐狄。鐐質輪菌。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綴以萬年。綷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赩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於是列髹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蝹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爰有禁楄。勒分翼張。承以陽馬。接以員方。斑間賦白。疎密有章。飛昻鳥踊。雙轅是荷。赴險凌虛。獵捷相加。皎皎白間。離離

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㷆。烈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騧徙增錯。轉縣成郛。茄密倒植。吐被芙蕖。繚以藻井。編以綷疏。紅葩𩋙䩊。丹綺離婁。菌茖蘤翕。纖縟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於是蘭栭積重。窶數矩設。欂櫨各落以相承。欒栱夭蟜而交結。金楹齊列。玉舄承跋。青瑣銀鋪。是爲閨闥。雙枚既脩。重桴乃飾。櫳梠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故冬不淒寒。夏無炎燀。鈞調中適。可以永年。墉垣碭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今也惟縹。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爲。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是準是儀。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臣。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多聞多雜。多雜眩眞。不眩焉在。在乎擇人。故將立德。必光近仁。欲此禮之不諐。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櫺檻邳張。鉤錯矩成。楯類騰蛇。槢似瓊英。如螭之蟠。如虬之停。玄軒交登。光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清宴。西東其宇。連以永寧。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攸處。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祜。其祜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哲。克聰克敏。永錫難老。兆民賴止。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其西則有左墄右平。講肄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僻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唯娛情。鎮以崇臺。實曰永始。複閣重闈。猖狂是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淥水浩浩。樹以嘉木。植以芳草。悠悠玄魚。䱹䱹白鳥。沈浮翱翔。

樂我皇道。若乃蚪龍灌注。溝洫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篁棲鶤鷺。瀨戲鰋鮋。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岧嶤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堵乘虛。遙目九野。遠覽長圖。頫眺三市。孰有誰無。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覩器械之良窳。察俗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田胥附。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明熠爚。文彩璘斑。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蒼龍覿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總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至歡。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

卷三十八

辭賦類

賦上二

三都賦序 左思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峙。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

國於中古。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於前則跨躡犍牂。枕倚交趾。經途所亙。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鬱葐蒕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龍池瀥瀑濆其隈。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御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其間則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符采彪炳。暉麗灼爍。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卽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櫹椅桐。椶枒楔樅。楩柟幽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擢修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巢居棲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其陽。鵰鶚鴥其陰。猨狖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圃。濱以鹽池。蚴蟉山棲。黿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丹沙赩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容世於樂府。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坰野草昧。林麓黝儵。交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蕃丹椒。麋蕪布濩於中阿。風連莚蔓於蘭皐。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蘂葳蕤。落英飄颻。神農是嘗。盧跗是

料芳追氣邪。味蠲癘痟。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沬。浸以緜雒。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滮池而爲陸澤。雖星畢之滂沲。尚未齊其膏液。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柹梬楟。樼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樼栗罅發。蒲陶亂潰。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烈。其園則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蓲陰敷。日往菲薇。月來扶疏。任土所麗。衆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以蘋蘩。總莖柅柅。裛葉蓁蓁。蕡實時味。王公羞焉。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鷩鵁鵜鶘。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鱣鮪鱒魴。鮷鱧鮻鱨。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閈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粧。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哤聒宇宙。囂塵張天。則埃壒曜靈。闤闠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籝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

巨萬。鉅擬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核四陳。觴以清醥。鮮以紫鱗。羽爵既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晦期。匪日匪旬。蹴蹈蒙籠。涉躐寥廓。鷹犬倏眒。罻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屠麖麋。翦旄麈。帶文蛇。跨彫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之蹇滻。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貓猺於葽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鎩翮。獸廢足。殆而朅來相與。第如滇池。集於江洲。試水客。艤輕舟。娉江妃。與神遊。罨翡翠。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蚪。吹洞簫。發櫂謳。感鱏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貝氾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為世朝市。若乃卓犖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為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為譽。造作者以為程也。至乎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阻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吳都賦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世。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偉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爲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爲世濟陽九。齷齪而算。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剏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于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巊冥鬱岪。潰渱泮汗。滇𣽴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䃶䃶。滮滮涆涆。𥕢硊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濞焉洶洶。隱焉礚礚。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滂沛。潮波汨起。迴復萬里。歊霧漨浡。雲蒸昏昧。泓澄奫潫。澒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總有流而爲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鮫鯔琵琶。王鮪鯸鮐。䲣龜鱕䱜。烏賊擁劍。鼅鼊鯖鰐。涵泳乎其中。葺鱗鏤甲。詭類舛錯。泝洄順流。噞喁沈浮。鳥則鵾雞鸀鳿。鸘鵠鶖鴻。鶢鶋避風。候鴈造江。鸂鶒鷛鷞。鸛鶴

鸛鶴。鶼鷗鴿鷁。汜濫乎其上。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翫。雕琢蔓藻。刷盪漪瀾。魚鳥聲耴。萬物蠢生。芒芒蘶蘶。慌罔奄欻。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屓。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原。島嶼緜邈。洲渚馮隆。曠瞻迢遞。迴眺冥蒙。珍怪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眞之宇。玉堂對霤。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妃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實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覼縷。爾乃地勢坱圠。卉木䵍蔓。遭藪爲圃。値林爲苑。異荂蓲蘛。夏曄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羨。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蘺之屬。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濩皋澤。蟬聯陵邱。夤緣山嶽之岊。冪歷江海之流。扤白蔕。銜朱蕤。鬱兮茷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木則楓柙櫲樟。栟櫚枸䅍。緜杬杶櫨。文欀楨橿。平仲桾櫏。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挐莖。重葩掩葉。輪囷虯蟠。埱𡏖鱗接。榮色雜糅。綢繆縟繡。宵露霮䨴。旭日晻脝。與風飆颺。颮瀏颼䬘。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其上則猨父哀吟。貚子長嘯。狖鼯猓然。騰趠飛超。爭縣接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梟羊麡狼。猰㺄貙象。烏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燿星。聲若雷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其竹則篔簹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蕭瑟。檀欒嬋娟。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

鶗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羽以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火齊之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崴𡾊。雜插幽屏。精曜潛頴。硩陊山谷。碕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穱秀菰穗。於是乎在。煮海為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址。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營室。廓黃庭之漫漫。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覵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韡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相經。閽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彫欒鏤楶。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高闈有閌。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弈弈。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

酒而作。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昧旦永日。開市朝而普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爲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傱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至遠流離與珂珬。繰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珠琲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儷譶澩㵳。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霢霂而中逵泥濘。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藏鑣於人。去戚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乎江湖。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覩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烏滸狼𦟛。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驫駥飍矞。靸霅驚捷。先驅前塗。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旂魚須。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旄揚蕤。雄戟耀鋩。貝胄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畢罕瑣結。罠蹏連綱。陸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蓼擾。彀騎煒煌。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猿臂骿脅。犴趭獷猤。鷹瞵鶚視。趁趯狿猻。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佻坌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浮煙。載霞載陰。拉擸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暴𧆛虪。綪麢䴥。六駮追飛生。彈鸞鵔。射猱狿。白雉落。黑鴆零。陵絕嶛嶕。聿越巉險。跇踰竹柏。獵猭杞柟。封豨䝚。神螭掩。剛鏃潤。霜刀染。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

羽族以觜距爲刀鈹。毛羣以齒角爲矛鋏。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扢而爲創痏。衝踤而斷筋骨。莫不衂銳挫鋩。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鵕鸃。俯蹴豺獏。𠜰𠜱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𤢖𤢖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跌者。應弦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麢鷚。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嶰澗閴。岡岵童。罾罘滿。效獲衆。迴靶乎行睨。觀漁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弘舸連舳。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而有裕。邁艅艎於往初。張組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檝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櫂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弋磻放。稽鷦鵬。虞機發。留鵁鶄。鉤餌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鮔鰽。鱺鱛魦。罩兩魪。罺鰝鰕。乘鱟黿鼉。同罛共羅。沈虎潛鹿。馽攏僒束。儌鯨背中於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遊鱗。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虯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費錦繢。料其虓勇。則鵰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蝳蝐。捫觜蠵。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爲之一罄。川瀆爲之中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汨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颲颲。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

釁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邱。飛輕軒而酌綠酃。方雙轡而賦珍羞。飲烽起。釂鼓震。士遺倦。衆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任。荊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鋐有殷。坻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叶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淥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酣湑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申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徒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之風。睚眦則挺劍。喑嗚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湑衎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鍊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剖判庶士。商搉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踡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繇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樳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夫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乎。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奥。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譎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異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爲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於辯囿也。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爲江海。結而爲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爲喉。不以邊垂爲襟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爲藩。不以襲險爲屏也。而子大夫之賢者。尙弗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民。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倔彊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駮於王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劍閣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況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湄。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於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熾。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故荊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犨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衞。跨躡燕趙。山林幽岨。川澤迴繚。恆碣碪崿於青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

滏。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毖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壘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昀昀。墳衍斥斥。或嵬壘而複陸。或黋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祥徵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閟象竹帛。迴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信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晝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爲量。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僝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淸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隴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㠑若崇山崛起以崔嵬。髣若玄雲舒蜺以高垂。瓌材巨世。埔塌參差。枌橑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概於瀧池。旅楹閑列。暉鑒挾振。棲題黮黕。階楯嶙峋。長庭砥平。鍾簴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闕。南端逌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闢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賓。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鎪。土無綈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禀。於前則宣明顯揚。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順時。腠理則治。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綷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

茲亦篝競。右則疎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䕺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睟呂梁。馳道
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
棟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搆峨峨。清塵彯彯。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
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長塗牟首。豪徼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於是崇墉濬洫。嬰堞
帶涘。四門輱輱。隆廈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怳。誰勁捷而
无慝。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菀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
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漼。積水深。蒹葭贙。雚蒻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
芰泛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雊者擇音。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籞。勒虞
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卽鹿縱而匪禁。腜腜坰野。奕奕菑畝。甘荼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漑其前。
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雨。水澍稉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
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世。內則街衝輻輳。朱闕結
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櫩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蒸
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
常之號。大理之名。廈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闢。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作楨。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
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窻。輿騎朝猥。蹀㬵其中。營客館以周

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牆冪室。房廡雜襲。剞劂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稿街之邸不能及。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薛。侈所覜之博大。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著馴風之醇醲。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賨積墆。琛幣充牣。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塡廐而駔駿。至乎勍敵糾紛。庶士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襲。旍旗躍莖。弓珍解檠。矛鋋飄英。三屬之甲。縵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嬴。齊被練而銛戈。襲偏裻以讀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鋩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烋。雲撤叛換。席卷虔劉。稜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䡴輷。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刓印。國無費留。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旍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覜所恆。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京庾流衍。於時東鯷即序。西傾順軌。荊南懷憓。朔北思韙。緜緜迴塗。驟山驟水。襁負賮贄。重譯貢篚。髽首之豪。鐻耳之傑。衆其荒服。斂衽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岌岌冠縰。纍纍辮髮。清酤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溫酎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醧讌。酣湑無譁。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傮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金石絲竹之恆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

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耤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林不槎枿。澤不伐夭。斧斯以時。罾罛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爲之育藪。丹魚爲之生沼。矞雲翔龍。澤馬亍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尊蕁。醴泉湧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旼旼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醇粹。餘糧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闢玉策於金縢。案圖籙於石室。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涖。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非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籀。篇章畢覯。優賢著於揚歷。匪擘形於覩戚。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旍則威喻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謐。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巨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篇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斁。申之而有裕。非疏糲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淵。𤟤𤟤精衛。銜木僨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眞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

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易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眞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夠。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墻。本前修以作系。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嗛嗛同軒。搦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云足也。搉惟庸蜀與鴝鵲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一自以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鼈。山阜猥積而踦𨇤。泉流迸集而咉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恆翳。宅土熇暑。封疆障癘。蔡莽螫刺。昆蟲毒噬。漢罪流禦。秦餘徙帑。宵貌蕞陋。稟質遳脆。巷無杼首。里罕耆耋。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嬥歌。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韰果爲嫿。人物以戕害爲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闚闠。時高樔而陛制。薄戍綿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剿絕。揆既往之前迹。卽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顧非累卵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矆焉相顧。䁤焉失所。有靦瞢容。神惢形茹。弛氣離坐。愞墨而謝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寤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過以仉剽之單慧。歷

執之醇聽。兼重性以貽繆。偭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覬蓈家與劍廬。非蘇世而居正。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籍田賦　潘岳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帥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蹝犗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曅以發揮。方綵紛其繁會。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隱以砰磕。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震震塡塡。塵騖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似夜光之剖荊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坻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

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髮。躡踵側肩。掎裳連襼。黃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於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蓺。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以說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愼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稸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茅。大君戾止。言籍其農。其農三推。萬方以祗。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秋興賦　潘岳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

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名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慼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隕。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雁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乎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群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游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耦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瀲瀲。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西征賦 潘岳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惝怳。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寮位儡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鷰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維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郟鄏。還鑽龜而啓繇。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

世。靈壅川以止鬬。晉演義以獻說。杳景悼以迄丐。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躐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爲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之在茲。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沇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嘗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登嶠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絷三帥以濟河。値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降曲崤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尊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懽汎。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小。撮舟中之掬指。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

而禍結。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遯逃以奔竄。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橛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弔戾園於湖邑。諒遺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原。發閿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覩高掌之遺蹤。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愠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妙算。砰揚桴以振塵。繣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倦狹路之迫隘。軌踦驅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敍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爲亡國。又有襤

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羅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與。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愼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弗遺。而況於鄰里乎。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楡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撟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實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巵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嬰罥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疏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金墉鬱其萬雉。峻嵃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淸闕。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所謂尙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馺娑而款駘盪。轢枍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鸞雉雊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灞川。懷夫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教敷而彝倫敍。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稷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衽。奮迅泥

淬。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嘗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祕。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爆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璧。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衞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索杜鄠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與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捍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還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岥岮以隱嶙。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塡於坑穽。詩書煬而爲煙。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顧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犍子嬰之果決。敢

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感市閭之蕺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訏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存咸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蔑。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邱。奚信譖而矜謔。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皆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爲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忲淫嬖之匈忍。勦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爓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鷩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爲。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爲沼。豈斯宇之獨隳。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不獲事於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濟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交渠引漕。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

洸瀁瀰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湯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隨波澹淡。瀺灂驚波。唼喋菱芡。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瀲。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櫂。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徒觀其鼓枻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纖經連白。鳴根厲響。貫鰓骂尾。掣三牽兩。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赬鯉於黏徽。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鄠鎬。如渴如飢。心翹懃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鄠及鄗。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嬴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昬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與政隆替。仗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射雉賦　潘岳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巡

邱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奮勁骹以角槎。瞵悍目以旁睞。鸎綺翼而頳撾。灼繡頸而衮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葱翠。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思。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摛朱冠之赩赩。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綠素。身拕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良游呃喔。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間以密轂。屬剛挂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鷩悍害。猋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廉。鷙牙低鎌。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櫟雌妒異。儵來忽往。忌上風之饕切。畏映日之儻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癢。伊義鳥之應機。啾擭地以厲響。彼聆音而徑進。忽交距以接壤。彤盈窗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稊菽叢糅。翳薈蓁茸。鳴雄振羽。依於其冢。捫降邱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瞻挺穟之傾掉。意滋躍以振踊。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望鷺合而翳皛。雉䀹肩而旋踵。欣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鷩。周環迴復。繚繞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前則重膺。傍截疊翮。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闐閭藹葉。螟歷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轅如軒。不高不埤。當咮值胸。裂膆破觜。夷險殊地。馴麤異變。昃不暇食。夕不告勸。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貌。憾妻

爲之釋怨。彼游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淸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皂隸此焉君舉。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懷舊賦　潘　岳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不歷嵩邱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淸洛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以掩路。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軔以凝冱。塗艱屯其難進。日晼晚而將暮。仰唏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傍眺嵩邱。東武託焉。建塋啓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壟。柏森森以攢植。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淸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闃其無人。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爲薪。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寡婦賦　潘　岳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旣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敍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忉怛以摧心。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奉蒸嘗以效順兮。供洒掃以彌載。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痗。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以舒悲。口鳴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思纏緜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愴惻。曜靈曄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隕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耳傾想於疇昔兮。目彷彿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兮。猶依依以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龍轜儼其星駕兮。飛旐翩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躕。願潛靈之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溓溓以微凝。意忽怳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亡魄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盡。容貌儡以頓顇兮。左右悽其相慼。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淩虛兮失翼。上瞻兮遺

象。下臨兮泉壤。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旣分兮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怛驚悟兮無聞。超慌悅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脩壟兮峨峨。孤鳥嚶兮悲鳴。長松悽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

閑居賦 并序　潘岳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辭進。修德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傲墳索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寧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闚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谿子巨黍。異絭同機。礮石雷駭。激矢蝱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穆閑敞。環林縈映。圓海迴淵。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擿紫房。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佗。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眾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

笙賦　潘岳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剛生幹。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諐。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岐岐。明珠在咮。若銜若垂。脩樞內辟。餘簫外逶。駢田獵攦。鉀鏶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懵。終嵬峨以蹇諤。又颯遝而繁沸。罔孟浪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懰檄羅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汎淫汜豔。霅爗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踊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擖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啁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哳。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疏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塤屏篪。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

琴。況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鐘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敍。彼政有得失。而化以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淸之林。衞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鷦鷯賦 并序 張華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鶤鴻。孔雀翡翠。或淩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衞。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喩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兮。無元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兮。尙何懼於罿罻。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鶤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

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聲音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小大之所如。

歎逝賦 并序　陸機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懟瓊蘂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暘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恆雖盡而弗寤。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隤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

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鷰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文賦 并序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

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曁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敍。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遊天台山賦 并序　孫綽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窿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

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閣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彤雲斐亹以翼檽。皦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眞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嗽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遺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海賦 木華

昔在帝嬀臣唐之代。天綱浡潏。爲凋爲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涾㳫。迆涎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沷。啓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泱漭澹濘。騰波赴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薈蔚雲霧。涓流泱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爲委輸。其爲廣也。其爲怪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無岸。浺瀜沆瀁。渺瀰湠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舃。㟭嶆浩汗。若乃大明摭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彯沙礐石。蕩颺島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磓。㶁濆淪而滀潔。鬱沏迭而隆頹。盤盓激而成窟。㴔沸潰而爲魁。潤泊柏而迆颺。磊匒匌而相豗。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濕濕。葩華踧沑。頊濘潗㵧。若乃霾曀潛銷。

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澎濞灪磙。碨磊山壟。爾其枝岐潭瀹。渤蕩成汜。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汎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揚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遠決。冏然鳥逝。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像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䀮冶夷。決帆摧橦。戕風起惡。廓如靈變。惚怳幽暮。氣似天霄。靉靆雲布。歊昱絕電。百色妖露。呵歘掩鬱。矆睒無度。飛澇相磢。激勢相沏。崩雲屑雨。浤浤汩汩。踧踖湛濊。沸潰渝溢。瀖泋濩渭。蕩雲沃日。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岑嶅之峯。或掣掣泄泄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爾其為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經途瀴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靉䨴其形。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鼇。峌𡾊孤亭。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栖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熺炭重燔。吹炯九泉。朱燉綠煙。腰眇蟬蜎。珊瑚琥珀。羣產接連。車渠瑪瑙。全積如山。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戛巖嶅。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為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嶔。毛翼產鷇。剖卵成禽。鳧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鷺連軒。泄泄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為林。更相叫嘯。詭

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泛陽侯。乘蹻絕往。覿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眇。餐玉清涯。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纚。翔天沼。戲窮溟。甄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芒芒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江賦 郭璞

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綱絡羣流。商搉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崛而比嶠。協靈通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赮駮。虎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回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涌湍疊躍。砯巖鼓作。漰湱澩灂。㵡瀼濆淢。潏湟淴泱。滌潣潤瀹。漩澴滎瀯。渨㴔濆瀑。溭淢濜涢。龍鱗結絡。碧沙瀢瀢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却。潛演之所汩淈。奔溜之所磢錯。厓隒為之泐嵃。崎嶺為之喦崿。幽澗積岨。礐硞礭。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瀇滉囦泫。泓汯洞澋。涒鄰𣽏潾。混澣灦渙。流映揚焆。溟漭渺湎。汗汗沺沺。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

濆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胚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長波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淩濤山頹。陽侯砐硪以岸起。洪瀾涴演而雲迴。沂淪流瀼。乍浥乍堆。㠑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磓。鼓㟼窟以漰渤。乃溢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鯖鰊鰶鮋。鮻鰩鯩鰱。或鹿觡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鑠錯。煥爛錦斑。揚鰭掉尾。噴浪飛唌。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乘濤以出入。鼊鮆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蜦蟳蠉蝟。鰿鼊鼉。玉珧海月。土肉石華。三蝬蚽江。鸚螺蜁蝸。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蛄應節而揚葩。蜛蝫森衰以垂翹。玄蠣磈磥而碨哴。或泛激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赬蟞胏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璆。偹䗤拂翼而掣耀。神蜧蝹蝓以沉遊。𩣡馬騰波以噓蹀。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于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蒙蘢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珕珋璿瑰。水碧潛琘。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頩彩輕漣。或焆爓崖鄰。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鴢鷘鷗駃。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翻。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毻積羽。往來勃磆。橉杞稹薄於潯涘。栛槤森嶺而羅峯。桃枝篔簹。實繁有叢。葭蒲雲蔓。纕以蘭紅。揚皓毻。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萰。潛薈葱蘢。鯪鯥跻跼於垠隒。獱獺睒瞲乎厰空。迅蜼臨虛以騁巧。孤玃登危而雍容。夔㸬翹踛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磴之以瀿瀷。渫之以尾閭。標之以翠蘙。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

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翹莖瀵蕊。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琗其表。驪虯摎其址。梢雲冠其嶸。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檥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𩅰雺䨞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颼以增扇。廣莫颸而氣整。徐而不飂。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趠漲截洞。凌波縱柂。電往杳溟。𩙪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栫澱爲涔。夾潨羅筌。筩灑連鋒。罾䍡比船。或揮輪於懸踦。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倏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嘯賦　成公綏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睎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遊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於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踟跦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遊。紛繁騖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冽飄眇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列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遊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蜎。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必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

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礌硠震隱。訇礚嘲嘈。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淸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縣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

赭白馬賦 并序　顏延之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國尙威容。軍駼趫迅而已。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祕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廐。乃於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歲老氣殫。斃于內棧。少盡其力。有惻上仁。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

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武義粤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皁。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楙而澤馬效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衞威神。扶護警蹕。精曜協從。靈物咸秩。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賮。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牣。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徙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峯生。殊相逸

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惟帝惟祖。爰遊爰豫。飛輶軒以戒道。環彀騎而淸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具服金組。兼飾丹雘。寶鉸星纏。鏤章霞布。進迫遮迾。却屬輦輅。欻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王于興言。闡肄威稜。臨廣望。坐百層。料武藝。品驍騰。流藻周施。和鈴重設。睨影高鳴。將超中折。分馳迴場。角壯永埒。別輩越羣。絇練夐絕。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膺門沬赭。汗溝走血。踠跡回唐。畜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躅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纖驪接趾。秀騏齊亍。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然而般于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振民隱。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跱衡。故祗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天情周。皇恩畢。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於時駔駿。充階街兮。稟靈月駟。祖雲螭兮。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既剛且淑。服鞿羈兮。效足中黃。殉驅馳兮。願終惠養。蔭本枝兮。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蕪城賦　鮑照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崐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奓秦法。佚周令。

劃崇墉。刳濬洫。圖脩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鬭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琁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舞鶴賦　鮑　照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帀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煙華。引員吭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

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離綱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翱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緩騖。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拂兩停。丸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恨賦　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寃。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顧弄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孼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迺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帀地歌

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唯罇酒兮敍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

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蹔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游於兔園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迺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祕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迺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慚冶玉顏掩姱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旰皦絜

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擿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迺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爲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陞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汙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月賦 謝莊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迺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阪。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朓朒警闕。朏魄示沖。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

肆疑。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迺厭晨懽。樂宵宴。收妙舞。弛淸縣。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凄。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斁。

枯樹賦　庾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靑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爲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竪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煙。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治。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流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腰而半折。文衺者合體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睗睒。山精妖孽。

況復風雲不感。羇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沈淪窮巷。蕪沒荆扉。旣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為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卽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哀江南賦 并序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羇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唯以悲哀為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非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檝路窮。

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飄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昔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盡邦佐清。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値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姦回之奰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遊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旣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典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費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荊豔楚舞。草木之藉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

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弊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魚赬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値天下之無爲。尙有欲於羈縻。飮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旣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蒼烏。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鬬。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塡盧山於赤縣。靑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長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尙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顚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墋黷。天地離阻。人神慘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

熊蟠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鄂坂之譏嫌。値耏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鬭飛鷰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邱。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沉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棚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荊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屈於七澤。濱於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承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慚。今七葉而方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於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燭。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悴。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皇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邱。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眞。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

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飆凛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焉。才子倂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寃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蔑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寃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攢。寃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鷰。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

代郡。公主之去淸河。栩楊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颻武威。羇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鳬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小園賦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赤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于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于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窮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黎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敧側八九丈。縱

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敧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坳。藏狸幷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敧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沉。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唫。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焦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于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元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于宣室。賦垂楊于直廬。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荊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靈兮倏忽。膂華兮已晚。不雪雁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于龍門。終低頭于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有序 庾信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游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

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職皇王有乘曆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夔爲樂正聞之九成克己備于禮容威風總于戎政加以卑躬菲食皁帳綈衣百姓爲心四海爲念西郊不雨卽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兵革無會非有待于丹鳥宮觀不移故無勞于白鸞銀甕金船山車澤馬豈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一氣同爲景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烏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于時玄鳥司曆蒼龍御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于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閶闔開而勾陳轉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雖行祓禊之飲卽同春蒐之儀止立行宮裁舒帳殿階無玉璧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洞庭既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正飾五彩之雲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夏箭三成青莖赤羽于是選朱汗之馬較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鷰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御竿吟猿落雁鐘鼓震地埃塵漲天酒以罰行餚縣鼎進綵則錦布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旗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既若木將低金波欲上天顏惟穆賓歌惟醉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卽同酆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小臣不舉奉詔爲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概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史司職青祇效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于建章屬車釃酒複道焚香皇帝翊四圍于帝閑迴六龍于天苑對宣曲之平林望甘泉之長坂華蓋平飛風烏細轉路直

城邃。林長騎遠。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新年。開鶴列之陣。靡魚鬚之旃。行漏抱刻。前旌載旟。河湄。蘊草。渭口澆泉。珊雲五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絃實撫。總章協律。成均樹羽。翔鳳爲林。靈芝爲圃。草御長帶。桐垂細乳。鳥囀歌來。花濃雪聚。玉律調鐘。金錞節鼓。于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并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既觀賢于大射。乃頒政于司弓。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繁弱振地。鐵驪踢空。禮正六耦。詩歌九節。七禮俱穿。五犯同穴。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絶。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將軍戎服。來參武讌。帶尙流星。乘猶奔電。始聽鼓而唱籌。卽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面。石堰水而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罍。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至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悵徙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舞。欲使石梁銜箭。銅山飲羽。橫弧于楚水之蛟。飛鏃于吳亭之虎。況復恭己無爲。南風在斯。非有心于蜒翼。豈留情于戟枝。唯觀揖讓之禮。蓋取威雄之儀。

惜餘春賦 李白

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青楓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餘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爲恨兮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游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氳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衞情於淇

水。結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春。逐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情逾疾。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游絲之橫路。網春輝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遙寄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白鸚鵡賦　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賞。狎蘭房之妓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之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鷳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鵰梁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含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鸞呈瑞。有玉篋之可依。山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淩紈質。彩奪縉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儻見借其羽翼。與遷鶯而共飛。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

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弦。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感二鳥賦 并序 韓愈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攻守耒耜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於古人之道。其閑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曾不得名薦書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

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故爲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旣行而後累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騖。觸白日之隆景。時反顧以流涕。念西路之遙永。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予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飾焉是逞。予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汩東西與南北。恆十年而不居。辱飽食其有數。況策名于薦書。時所好之爲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爲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祇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於無位。雖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淸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

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旣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旣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乎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黠鼠賦　蘇軾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見

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囓也。而遽死邪。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方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囓而囓。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二於物。故一鼠之囓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黃樓賦 有序 秦觀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辭曰。

惟黃樓之瑰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繄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爲壽兮。旅殽核以爲儀。儼雲髻以爲侍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

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適傳馬之更馳。肯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勞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踶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觀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聊裴回以徜徉。

秋望賦　元好問

步裴回而徙倚。放吾目乎高明。極天宇之空曠。閱歲律之崢嶸。於時積雨收霖。景氣肅清。秋風蕭條。萬籟俱鳴。菊鮮鮮而散花。鴈杳杳而遺聲。下木葉於庭臯。動砧杵於蕪城。穹林早寒。陰崖晝冥。濃淡霏拂。積白紆青。紛叢薄之相依。浩霜露之已盈。送蒼蒼之落日。山川鬱其不平。瞻彼轘轅。西走漢京。龍蟠虎踞。王伯所憑。雲煙慘其動色。草木起而爲兵。望崧少之霞景。渺浮丘之獨征。汗漫之不可與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淸風於箕潁。高巢由之遺名。悟出處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幷。緊南山之石田。維景略之所耕。老螭盤盤空谷淪精。非雲雷之一舉。將草木之偕零。太行截天。大河東傾。邈神州於西北。悅風景於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寂寞而潛驚。激商聲於寥廓。慨涕泗之緣纓。吁咄哉。事變於已窮。氣生乎所激。豫州之士。復於慷慨擊楫之譽。西域之侯。起於窮悴傭書之筆。諒生世之有爲。寧白首而坐食。且夫飛鳥而戀故鄉。嫠婦而憂公室。豈有夷墳墓而剪桑梓。視若越肥而秦瘠。天人不可以偏廢。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則時之所感也。非無侯蟲之悲。至於整六翮而睨層霄。亦庶幾乎鷙禽之一擊。

行齋賦　幷序　元好問

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得王氏之敗屋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君爲之補罅漏。治蕪穢。蓋十日而後可居。華門圭竇。故事畢舉。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予以爲士之貧至於君極矣。無祿以爲養。無田以爲食。無僮僕爲之負販。無子弟爲之奔走。無好事者爲之謀緩急而助薄少。率貲無旬日計。泰然以閉戶讀書爲業。不以爲失次而以爲當然。不以爲慼不以爲憂而又且以爲樂也。然則不謂之無媿其名也而可乎。迺爲賦云。

賦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鶴與鳧。無益短長。力有可乘。勝天不祥。福不盈眦。一敗莫償。莫難養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兮莫知其鄉。飽飢有時而激兮。怒殆豢虎之貽殃。我思古人。動靜有方。靜以養虛。剛以作强。辱以處汙。愬以退藏。屹中立而不倚。迴橫潰而獨障。直釣磻溪之魚。禿節單于之羊。有漆身以爲厲。自被髮而爲狂。任汙世而執翿。徇殊俗而解裳。太阿存兼善之達。縕袍有不求之臧。唯夫長劍大冠。以揖讓人主之前者。若固有故。木食澗飲。雖至於勞筋骨而餓體膚者爲無傷。古有之。居不隱者志不廣。身不抑者志不揚。士固有遯世而不復見。然愈揜而愈彰。南山蒼蒼。北風雨霜。有蘭不彫。俟春而芳。偉哉造物。又將發吾子之幽光耶。

弔屈平賦 并序 王守仁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湛椒醑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巑嶒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嶔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瀕洞兮蛟螭山岑

兮無極。窔谷谽谺兮迴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託處。四山無人兮豗狐鼠。魑魅遊兮羣跳嘯。瞰出入兮爲纍奸宄。姝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郢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胥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睇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離語。郢爲墟兮函崤亦焚。讒鬼逋殺兮怏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悃。君可復兮排帝閽。望遺跡兮渭陽。箕羅兮其佯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肺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忍。遠自沈兮心所安。雄之謏兮讒喙。衆狂穉兮謂纍揚己。爲魑爲魅兮。爲讒睃姦。纍覗若鼠兮。佞顡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旗晻靄兮飄風。橫四海兮倏忽。驪玉虯兮上衡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滂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二十册目錄

卷三十九

辭賦類

賦上三

賦下

操

七

連珠

偶

卷四十

哀祭類

告天文

告廟文

玉牒文

祭文上

祭文下

論祭文

哀詞

弔文

釋菜文

歎道文

齋文

願文

醮辭

冠辭

盟辭

誓文

青詞

附錄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三十九

辭賦類

賦上三

平蜀賦 潘耒

皇帝御宇十有八年冬。命奮威將軍臣進寶。勇略將軍臣良棟。率師討蜀寇。密授方略。分道進攻。十九年正月癸卯。進寶克保寧。僞將軍王屏藩窮蹙自盡。擒吳之茂以下二十餘人。前三日庚子。良棟自龍安進克成都。僞巡撫張文德降。蜀地大定。丁巳。露布至京。宣捷午門外。在廷之臣。咸以皇上廟算恢閎。坐見萬里。激厲將士。建茲奇勳。相與踴躍唱歎。形之聲詩。臣遭遇殊恩。載筆史館。頌揚成功。職不敢闕。謹獻賦曰。

溯皇王於前烈。偉撻伐之鴻謨。奸無鉅而弗剪。兇無遠而弗鋤。霆發聲於豐隆。星耀芒於威弧。鯨吞舟而就斮。蛇搏象而見屠。法春生與秋殺。有霜落而露濡。必武功之遐暢。乃文教之誕敷。惟我皇之聖仁。廓天地以爲量。王道履以平平。天門開其蕩蕩。彼么麽之小醜。敢盜兵而衡抗。類射天以彎弓。似逐日而投杖。蛙處井以陸梁。螳當車而倔強。衣嵐箐以爲巢。憑崖谷以作障。巖巖梁益。實號金城。國闢蠶叢。山開五丁。劍閣梯空以懸度。棧道循絙而上征。天井盤旋而窈黑。地網綿絡而縱橫。水以虎牙赤甲爲咽喉。陸以龍門鹿頭爲門戶。挺一戈以當關。非萬騎之能取。遭天光之分耀。有草竊以偷處。曾六合之一家。敢走險以

旅拒。雄虺九首。荷蘖三芽。傳烽巴閬。築壘褒斜。驚百城於風鶴。變一軍爲蟲沙。初屯蜂而聚蟻。旋鬬鼠而戰蝸。思明殪於河陽。少誠殲於淮表。彼逆孼之遊魂。若枯莖之待掃。何醜類之睢盱。尙橫距而肆爪。倚嶂嶺之千重。謂天險其可保。皇赫斯怒。整我六師。招搖爲戈。參伐爲旗。審制勝之作將。料奪險之用奇。拔虎臣於行間。建高牙而授之。曰汝進寶。貔貅如雲。東趨閬中。毀其重門。曰汝良棟。突騎風雨。西走陰平。抉其後戶。分道交攻。奇正相權。或掎或角。勠力於九天。惟東軍之驍騰。凌七盤而徑度。奪朝天之巖崄。葭萌空而不戍。分勁旅爲三行。令異道而同赴。摧堅陣於背城。斬突豨而餘怒。積甲齊乎錦屛。投鞭斷乎江路。迨禁旅之遊城。斬門關而齊鶩。兕渠焚於窮猿。逆黨禽於脫兔。蓋纍纍籍籍。鈐甲面縛者。不知其數。西師卷旆以橫邁。據密樹之重關。出間道以擣虛。儼氈裹而林攀。爭白水之阨塞。破鐵門之孱顏。忽浮馬而渡江。張赤幟於菁山。朝耀兵乎江油。夕嚴陣乎綿竹。訝天兵之飛來。俄攻心而潰腹。開錦城之峨峨。豎降旛之一幅。收奇功於浹辰。若風雷之迅速。捷書並奏。飛檄交馳。鋒不再淬。矢不再披。剗㓜寇若振槁。舉名都如拾遺。天子乃升紫宸之殿。讀露布於彤墀。千官集乎闕下。望天顏之怡怡。莫不鼓舞讚頌。曰盛哉乎武功。振古未覩茲也。惟此劍南。代有反側。塹山燒棧。便同絕域。若漢室之討公孫。晉氏之斬李特。宋主之擒譙縱。唐宗之誅劉闢。皆用堅攻瑕。以順討逆。風行電掃。罪人斯得。然猶水陸夾攻。首尾並擊。傷損將士。窮竭兵力。彌歲淹時。僅而後克。未有不頓一兵。不折一戟。駭若發機。震若霹靂。旬月之間。廓淸西極。如今日者也。天子將將。大將將兵。既得龍驤。復有營平。師以和而後克。功惟斷而乃成。規萬里若指掌。故無戰而有征。夫蜀國者。滇黔之維首也。蜀平則破竹無前。建瓴直走。蒙詔亡魂。貴筑不守。將遂定邛僰。略犍爲。兼冉駹。

收洗黎。簡巴渝之勁卒。與彭濮之銳師。浮舟牂牁。飲馬瀘溪。峨嵋爲鐔。點蒼作鍔。罝罘葉榆。圍掩蒙樂。伐銅鼓之砰訇。驅金馬之騰趠。血鑿齒以釁鋒。膏猰貐以染鏇。然後前歌後舞。班師而還。受成廟社。薦功皇天。包干戈以虎皮。却走馬以糞田。沛曠蕩之恩。下復除之詔。與萬姓相勞苦。哀疲氓之無告。撫摩瘢瘡。長養凋耗。勸耕課桑。與廉舉孝。蒸斯人於太和。羣詠仁而蹈道。基隆平於萬年。襲三五之休號。豈不盛哉。遂作頌曰。天錫智勇。爲君王兮。神武不殺。誅猖狂兮。運籌決策。自廟堂兮。任屬賢將。齊鷹揚兮。天戈一揮。除欃槍兮。遂清大憝。克鬼方兮。長御遠駕。包八荒兮。刊山表柱。垂無疆兮。

平滇賦 潘耒

粵稽皇王。數典考墳。紹業承統。守文之君。或英明而沈毅。或恭儉而寬仁。休風駿烈。厥亦有聞。若夫彌綸造化。整頓區宇。經世以文。戡亂以武。除凶殘若風霆。沛德澤如膏雨。巍乎遼哉。首出之聖。書契以來。曾不數覯。惟國家誕膺休命。列聖重光。宅中圖大。臨馭萬方。皇上克聖亶聰。嗣纘曆服。阜成兆民。平章百族。威暢德敷。義涵仁育。煦之以春陽。潤之以霢霂。方銷兵以鑄鋤。希還醇而反樸。屬者五緯遺氛。三辰餘沴。國丁小厄。天亡醜類。乃有三藩之事。以勤我聖帝。惟三藩者。滇南爲魁。入廣與閩。一苞三蘗。駢幹連根。實先朝之宿將。亦勝國之逋臣。諒豺聲而鷹眼。非羈紲之能訓。先皇帝大度軼乎漢高。深仁邁乎宋祖。念其搏擊之勞。畀以帷蓋之所。高牙大纛。作藩南土。蓋將以威蠻制獠。壯干城而扞疆圉。何圖爵極而亢。寵過斯驕。擅士馬之雄富。與土地之殷饒。殺生操於幕府。除拜擬於天朝。聚宵小爲淵藪。流金錢如波潮。無厭饜而不潰。有厝火其必燒。皇上明燭未形。智周無象。金鏡在懸。太阿在掌。與其滋蔓而難圖。不若消萌於方

長。與其後事而芟鋤。無寧先時而滌蕩。爾乃發睿策。啓神謨。因乞休之陳請。下撤還之詔書。俾移屯於遼海。即樂土而安居。將保全乎勳舊。匪弓藏之可虞。蠢爾滇渠。敢行倡逆。忘奕葉之寵榮。背累朝之恩澤。矜百戰之餘勇。謂人寰其無敵。規豕突與鯨奔。遂白頭而作賊。裂眦一呼。其從如雲。翻弓毒弩。十萬爲羣。既席卷夫湘江。復虎踞乎夔門。將北向而爭利。勢滔天與燎原。閩廣之兇。以次干紀。毒虺雌雄。長蛇首尾。其餘反者。蝟毛而起。西綿隴坻。東絡海澨。鄜延之郊。荆襄之鄙。震聳者三方。驛騷者萬里。其漢室之溝雄同唐家之安史。彼敎峻與景全。何兇鋒之能擬。惟皇神武。不震不驚。恭行天罰。赫赫明明。發雲臺之鐙杖。盤岐陽之旆旌。丈人長子。維城磐石之宗。以爲將帥。中黃虎賁。射聲佽飛之士。列乎屯營。於是親貴成規。密授方略。既攻心而伐謀。亦擣虛而批卻。堂堂聲罪之辭。峨峨賞功之爵。踞鞍而猛士色飛。騰檄而兇徒膽落。天子之兵無戰。帝王之師萬全。不逐一壁之利。不陷一城之堅。其守也靜於九地。其攻也動於九天。是使劇賊挫鋒。梟雄失氣。矢如雨而不得射。戟如林而不得刺。羆騰躍而技窮。虎咆哮而力斃。賊衆有魚爛之形。官軍成破竹之勢。遂乃平乘巴陵。橫掩洞庭。澧浦之艅艎失水。衡峯之草木皆兵。逆臣賊子。亡魂喪精。血未膏於王斧。身已殛乎天刑。亦越閩關。天兵飛度。士女謳歌。壺漿塞路。叛臣面縛而來歸。逋寇倉皇而失據。蜃咽氣而消亡。鯨跳波而僵仆。彼粵孽之兇狡。信梟獍其何殊。幽厥父以稱亂。牙擇肉而恣睢。天戈臨而靡爛。何螳臂之當車。嗟革面其已晚。有延頸而就誅。若乃狐鳴鴟嘯之羣。鹿鋌狼奔之隊。尤來大槍之盜魁。延岑彭寵之叛帥。首鼠前卻。作叛作臣者。以千百計。莫不脫距摧牙。沙崩瓦壞。梏尸疏屬之山。傳首桃林之塞。於是陰平夜走。劍閣朝通。索橋度馬。藤峽懸弓。黔蜀之地悉定。水陸之師會攻。徑盤江而

擠脅。蹂蒼山而抉胸。高壘馮城。長圍四築。不頓一弦。不亡一鏃。嗟劉積之駭癡。與元濟之窮蹙。曾飛走其無路。窣權心而慟哭。竟駢首以入函。無遺種於兇族。於是八方奠定。六合無塵。梯航窮乎日窟。鞮譯盡乎天垠。邊陲無鈴柝之警。函夏皆耕桑之民。櫜弓脫劍。一軌同文。原夫三藩之設。歷紀於茲。尾大不掉。實繁披枝。國勢爲之衡決。民生爲之瘡痍。而今而後。快然毒去。霍然病衰。煙消霧剝。天清日輝。非大聖人之威德。何以及斯。惟幾也爲能周天下之慮。惟斷也爲能成天下之務。撤藩之議。偉矣。猶於苟安。搖於浮言。則莫能以果決。難作而張皇。釁成而姑息。則莫能以速滅。藩鎮之禍。末有所底也。皇上以一人之智勇。爲海內除大殘。以八年之憂勤。爲萬世貽永安。雖唐帝之戰丹水。軒皇之克阪泉。夏后格有苗於兩階。殷宗伐鬼方於三年。絜功比德。未知其後先。猶且謝鴻名而不居。推大美而不有。彌謙沖以兢惕。期保泰於永久。肅乎敬器之或傾。凜乎馬索之將朽。哀烝人之疲勞。念三星之在罶。遂乃發德音。沛恩綸。捐逋賦。予貧民。赦獄囚。廣大仁。優卹將士。大賚臣鄰。能一切權宜之制。與天下爲更新。大圭禮天。特牲祭廟。望祀山川。潔將禋燎。極尊養於兩宮。增推崇之顯號。馳展省於園陵。薦成功以昭告。然後申明象魏。釐飭官常。百度具舉。四維高張。天人協應。儲休降祥。甘露零庭。朱草豐唐。奏韶濩之樂舞。襲山龍之文章。故道與天地同流。而德與黃農齊光也。日出作兮日入息。道平平兮無反側。旋乾坤兮帝之則。賡卿雲兮臣之職。歌九功兮頌七德。播永永兮長無極。

孤山伯夷廟賦　胡天游

伊予懷此婞節兮。少耿介而自存。顧汶汶以兢濟兮。思屏子而離人。去故鄉以遠征兮。將謀食焉自患。悼

始乘之若反兮。中怏悒而未伸。驅我馬以北首兮。夕稅駕乎孤之山。披清風於先生兮。溯饑餓之黔顏。喟不可或緘兮。激永悵而悲歎。衆謂予何求兮。非羣陋之所明。假回飈以陳詞兮。情鬱鬱其若顛。嗟夫子之貞潔兮。固太上之所賓。非聖賢而莫可與處兮。夫安知乎殷周之君。怨造物之不仁兮。羇獨哀此下民。胡不俾虞夏而永世兮。令頑懦之皆敦。宇宙忽已非兮。致以暴易暴之紛紜。誠不忍約己而獨清兮。冀芸芸之歸醇。相泯泯終不可瀹兮。慘踽踽而誰親。念堯禹之久陟兮。其固可以無生。奚不幸而遭此彫世兮。會不得神農而爲鄰。斯世莫適居兮。欲舉辟而焉遵。吾將駕而升天兮。誰爲御此飛龍。即帝所恐亦雜喧兮。盛豹虎之嘷嘷。固不能被髮而文身兮。狎蠻夷於江之南。寄委虵於共首兮。蓋庶幾乎堯舜之舊風。託彭咸以訴帝兮。何迍迴而不救於下。帝若怒而反見尤兮。羌獨抱此愁苦。海濱兮歸來。逝千年兮飄塵埃。舊處兮安識。波潮兮魚龍哀。去夫子適遠兮。時俗逾歈而不可論。昧柳下之廉隅兮。以骫骳而爲仁。衆垢黨而曷分兮。襲幽夜之纁。皆飽則貴而咸芳兮。變牛矢兮荃蓀。盜跖固以爲聖兮。唯鄉人之德馨。苟光白而宜怪鋤兮。非巧善其孰完。魯蹈海而爲義兮。攖衆眦之所頑。中抱石而成哈兮。或猶慴其勿先。信可謂之儕儕兮。雖天戕以曰欣。獨登山而悲吟兮。將鬼神以求延。吾又安知其終兮。痛鳩臆而疑塡。幸夫子之不及此兮。夫寧飽周粟以自安。夕霏霏而合宇兮。天莽莽兮垂寒。淩濤涌兮摎松。修隴漫兮淒泉。烏烏噤而不鳴兮。叢猨狸之號盤。捋猬毛而不敢享兮。恐謂此其非躅。羌眷眷而旁皇兮。誠不釋夫所怨。亂曰。蕭蕭凜秋。歲徂躬兮。合沓驚沙。振衝風兮。率彼曠野。安適從兮。徘徊沾臆。道何孤兮。我思古人。如黃虞兮。煩憂惻傷。不可殊兮。時則戾兮。世而殆兮。歸哉歸哉。信子非隘兮。

和感二鳥賦　胡天游

吾安悲乎。悲軋軋而嘗抽。箏扼頸以自嗟。佇擎蕩而中仇。瞻行道之茫茫。聿交茀而云穢。隕霜雪之繁傷。愴靡陽以謝煒。顧奔流之滔滔。橫淪墊而方圮。衆咍恍以安懷。誠飲食其末理。竊不諒夫艱難。罔又莫可以衆謂。志遑遑曰有屬。非得位其焉如。叩君門以天峻。儻不悅乎陳書。噫吹笙而被纑。或造第而椎車。苟詭得其若易。懼予枹之良虛。獨假假以遵路。適投笑於嬰患。思屈曲而相繆。情纚纚以爭絞。感微物之何知。覩光榮於二鳥。顧竊被夫寵佳。彼奚功而茲寶。歎時數之未來。即聖賢其安道。呂曉發於蓍龜。乃唯師而縱釣。說遻夢乎高宗。亦赭築以終老。遂卷懷而歸驁。羌忽忽於予心。企蹭蹬之去昨。翻濩落以滋今。寧屯理之尙駁。詎於皇之匪仁。萃殷憂以孔迫。顧何疚於予躬。昔三后之相承。託優遊於聖庇。孔乃息乎周行。輞無勩於辨說。惟蠢遻之云乖。實旁皇而私冀。幸帝命其未遷。俾相予於終致。旣贊尹而和鑊。與昌虁以旦晴。就久約其庸傷。庶逍遙以卒歲。苟跡道而良睽。憫戚蹴於已瘁。病折閱以莫贏。祇皇皇以求利。中得失焉自患。斯倍辱而尤鄙。幸蹙帑其旣膺。夫何辨乎此類。

擣素賦　班婕妤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麃色。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

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俯瞻如點。雙眉如張。頹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沉。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塤不篪。匪瑟匪琴。或旅環而紓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颻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淸寡鸞之命羣。或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撫心。對秋秋而掩鏡。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驕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勵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訉淞路之遐夐。怨芳菲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箭已緘而更結。漸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東征賦　曹昭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樸而稼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

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衞人嘉其勇義兮．訖於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尙其丘墳．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旣沒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神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愼無怠．思謙約兮．淸靜少欲．師公綽兮．

鍼縷賦　曹昭

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筭．咸勒石而升堂．

辭賦類

賦下

太阿如秋水賦　以如彼秋水容色爲韻　賈餗

黯然若秋水者．楚王有太阿之鋒．窮其原則三尺成狀．窺其底如百尺無蹤．可以照魑魅．塞形容．涵空而表裏泓澄．詎私毫髮．騰氣而風雲慘澹．如隱蛟龍．原其極良冶之功．出洪鑪之裏．薛燭增駭．風胡騁覩．千

里萬里之斜漢。耿耿方倖。八月九月之洞庭。沈沈相似。深淺難測。精光不死。磨越砥疑穿石之泉。滓萬溪如貫河之水。氣晶熒而不息。質瑩澈而難比。流影耀金精之上。涯涘皆空。涼飆鳴玉匣之中。波濤不起。韜映無匿。埃塵不居。澄曉峽。黯清渠。俯視則孤光溢目。橫窺而一帶澄虛。旁臨挾刃之徒。疑閃別派。近映腰金之士。似躍游魚。比練之流。奚匹容舟之所。寧如其文也。流而無極。其清也。掬之不得。短長如任器之狀。蕩漾有盈科之則。似無雲之溪澗。徑挺其形。如落木之江湖。深沈其色。龍泉非偶。巨闕難儔。蓮彩如植。龜文若遊。星綴明珠。孰辨懷珠之浦。環分圓月。終疑映月之流。洎乎霜露冷。天地秋。繇是勦勍敵。決寃讐。故得名溢古今。聲流遠邇。解晉鄭於紛若。掃欃槍於疇彼。予一智刃於胸中。其精如此。

姮娥奔月賦　以一升天中永棄塵俗爲韻　蔣防

昔姮娥服仙藥於俄頃。指陰靈以馳騁。嗟人世之如流。覺天衢之何永。於是竦身霧霧。羃月凝冷。振環鏘珮。雜珠露之瓏瓏。雲帔花冠。渡銀河之耿耿。伊立志之有恆。果躡景而可憑。出乎寥廓。愛此清澄。企予望之。想蟾蜍之下視。進吾往也。軼埃壒而上升。且夫碧虛望而自致。清質瞻而不墜。天迥而音塵已沒。風落而芳馨微至。往而不返。誰謂與子偕行。仰之彌高。孰云不我遐棄。翁鯈輕舉。圓明映空。遺九族於脫屣。冀孤輪之處躬。獨往孤高。若集瑤池之上。潛來煙霧。如分紈扇之中。迷晶皎。亂朣融。神明合。柔德通。想泛金波。詎假琴高之鯉。將搖桂魄。寧因禦寇之風。冥冥晬容。規規皓質。乘飛廉兮竦踊。迫望舒兮案慓。初疑妝以臨鏡。形影猶分。終類冰之在壺。輝華相失。故得享年代之悠久。與乾坤而齊一。明明配日。高高在天。對陽烏之升降。伴顧兔之昭宣。滿時而玉貌和光。難分皓皓。虧處而娥眉共麗。不辨娟娟。婀若通輝。超然絕

俗。想明眸而下鬟。并玉鉤而傍燭。閨中結恨。感予於三五之時。笛裏傳情。聽我於關山之曲。豈伊異人。學道全眞。湘波之妃。洛浦之神。曾不足繼其芳塵。

延陵季子掛劍賦 以冥會心許暗無我欺爲韻　王　起

循修隨樹兮掛劍於茲。所以表徐君之所欲。明季子之不欺。予取予求。昔藏心而可測。一生一死。終棄寶而如遺。蓋烈士孤標之節。而神明幽感之時。當其昔結歡娛。從容不阻。孤鋒乍拔。密坐之所。彼眷眷於目擊。此默默而心許。諒他日而來思。非伊人而誰與。及夫歷聘上國。言旋東吳。訪舊友。遵舊途。亦嘗開寶匣。獻鹿盧。何閼水兮不待。弔荒壠兮已蕪。由是執龍泉而慷慨。望馬鬣而踟躕。想間歲之披雲。忽然而在。撫今辰之切玉。視之若無。且曰器可謀新。室寧欺暗。解腰間之善結。仰樹杪而延瞰。乃脫白刃。推赤心。耀宿草之煌煌。燦拱木之森森。錯落金環。疑夜月而生隴。晶瑩霜鍔。謂春冰之在林。龍形蜿蜿而未化。蛟枝亭亭而欲尋。解佩義廣。脫驂感深。英聲遂騰於萬國。善價不顧其千金。嗚呼。劍之掛也無前。人之行也必果。誠去彼而取此。非祈君之祐我。無宿諾匹之以庸庸。不食言方之以瑣瑣。向若蔑元壤。慢青萍。重提攜於掌握。輕耿介於心靈。則三尺之中。空騰雲而漫漫。重泉之下。將愧色於冥冥。無言者道之宏。不約者信之大。峻節卓以特立。義風紛而繁會。崇矣哉。掛劍之名。將萬古而不昧。

息夫人不言賦 以此人不言其志安在爲韻　白敏中

有一人兮甚美。事二夫兮深恥。不咄咄以怨人。常默默而傷己。何窈窕兮若彼。而寂寞兮如此。舌雖在而口不言。身未亡而心已死。殆其喪主失身。去故從新。初爲息侯之婦。今爲楚國之嬪。標二八之佳麗。冠三

千之等倫。豈君恩之不至。顧我恨之有因。觸類無言。似峽口爲雲之女。含情不語。如山頭化石之人。守而不改。邈矣而心有所在。行之實難。確乎而性有所安。指逝波於舊寵。比浮雲於新歡。得不佇慮思於心曲。秘玉聲於舌端。於是語笑已而。得意莫其。處喧嘩而不亂。挺節操以自持。翠羽常低。多値斂眉之日。瓠犀難見。少逢啓齒之時。然則動宜三省。情順九思。似愼樞機。暗合吉人之象。類含鋒刃。潛符靜女之詩。嗟夫秦家之女兮在德。何有賈氏之妻兮。其言亦苟。誰令喋喋。駐五馬而誚使君之愚。焉用嘻嘻。獲一雉而忘大夫之醜。彼則爾。此則否。外結舌而內結腸。先箝心而後箝口。旣而載離生育。幾變寒暄。想蘼蕪之不見。厭萱草之空繁。勢異絲蘿。徒新婚而非偶。華如桃李。雖結子而無言。及夫雲夢春遊。章華夜侍。永忘一顧之念。難奪三緘之志。起居有節。惟聞珮玉之聲。應對無時。不吐如蘭之氣。君王於是崇其意。重其義。命女史以書之。爲楚宮之故事。

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　以神仙異術變化通靈爲韻　康　傑

漢武帝諸宮。此夫人兮恩意難同。悲豔質以長逝。恨深情之莫通。夢想徒勞。寧及九泉之下。神仙有術。能生一夕之中。帝乃暫釋幽懷。將觀異變。儼宸儀於玉座。張翠幄於蘭殿。淸風拂戶。疑彷彿以徐來。皎月臨軒。尙朦朧而未見。且其駐神潛聽。虔思效靈。燎金鑪之馥馥。燦銀燭以熒熒。寂寞而求。響爾而風生綺席。從容以俟。俄然而影在花屏。於時漸出形儀。暗聞珠翠。初半面以呈姿。忽全身而表異。盈盈不笑。如羞久別之容。眷眷無言。莫問平生之事。是則嬋娟可翫。隱映難親。不有如有。非眞似眞。乍揚翹而掩袂。亦流盼以疑神。翡翠簾前。悵望三千之女。芙蓉帳裏。分明二八之人。況乎麗服逾春。美顏多暇。揚袿如之羅綺。飄

蔿若之蘭歇。非因不死之藥。豈便長生。何用返魂之香。自從神化。及夫弄花態以遺妍。望君王兮不前。復認吹簫之侶。終疑獻果之仙。目盼盼以徒極。心搖搖而詎傳。迷甚化宮。周穆之遊罔爾。地非巫峽。楚襄之夢應然。已而頓解前思。詳窺舊質。爰將託方士展神術。謂傾城之且驗。豈同葦之無日。殊不知事本濫虛。功難責實。夜如何其夜已闌。悵飄然而復失。

沛父老留漢高祖賦 以願止前驅得申深意爲韻 王棨

漢祖還鄉兮鑾駕將還。沛中父老兮留戀潸然。憶故舊於干戈之後。敍綢繆於旌旆之前。白髮多傷。鳳輦願停於此日。翠華一去。皇恩再返於何年。昔以羣盜并興。我皇斯起。英明天授。其昌運神武日聞於舊里。今則秦楚勢傾。鼓鼙聲止。聖代而陽和煦物。元首明哉。暮年而蒲柳傷秋。老夫耄矣。然而黃屋才降。丹誠未申。豈可風馳天仗。雷動車輪。一則以情深閭里。一則以義重君臣。隆準龍顏。昔是故鄉之子。捧觴獻壽。今爲率士之人。乃曰陛下創業定傾。順天立極。臣等犬馬難效。星霜屢遷。窺泗水則淒若舊風。指芒碭則依然故邑。眷戀難盡。汎瀾易得。昔日望雲之瑞。豈有明言。當時貰酒之家。堪驚默識。帝乃駐天步。遂人心。戈矛山立。貔虎櫛深。草澤初興。雲露而蛟龍奮翼。鄉園重到。煙空而鸞鶴歸林。時也親友咸臻。少年并至。縱兆民如子。恩更洽於故人。雖四海爲家。情頗深於舊意。往事如覩。流光若馳。望幸誠異。攀轅則殊。交遊旣阻於秦時。堪悲今昔。黎庶正忻於堯日。自恨桑榆。已而雙淚盡垂。一言斯獻。請沛爲湯沐之邑。寘臣懷死生之願。是使萬歲千秋。杳冥無恨。

江南春賦 王棨

麗日遲遲。江南春兮春已歸。分中元之節候。爲下國之芳菲。煙冪歷以堪悲。六朝故地。景葱蘢而正媚。二月晴暉。誰謂建業氣偏。句吳地僻。年來而和煦先偏。寒少而萌芽易坼。誠知青律吹南北。以無殊。爭奈洪流。日東西而是隔。當使蘭澤先暖。蘋州早晴。薄霧輕籠於鍾阜。和風微扇於臺城。有地皆秀。無枝不榮。遠客堪迷。朱雀之航頭柳色。離人莫聽。烏衣之巷內鶯聲。於時衡嶽雁過。吳宮燕至。高低兮梅嶺殘白。邐迤兮楓林列翠。幾多嫩綠。猶開玉樹之庭。無限飄紅。競落金蓮之地。別有鷗嶼殘照。漁家晚煙。潮浪渡口。蘆筍沙邊。野葳蕤而繡合。山明媚以屏連。蝶影爭飛。昔日吳娃之徑。楊花亂撲。當年桃葉之船。物盛一隅。芳連千里。鬪暄妍於兩岸。恨風霜於積水。冪冪而雲低茂苑。謝客吟多。萋萋而草夾秦淮。王孫思起。或有惜嘉節。縱良遊。蘭橈錦纜以盈水。舞袖歌聲而滿樓。誰見其曉色東臯。處處農人之苦。夕陽南陌。家家蠶婦之愁。悲夫。豔逸無窮。歡娛有極。齊東昏醉之而失位。陳後主迷之而喪國。今日并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

漁父辭劍賦　以濟人之急取利誠非爲韻　宋　言

彼子胥兮亡命江湄。賴漁父兮停橈在茲。既橫流而濟矣。因解劍以酬之。厚意殷勤。何惜千金之器。高情特達。竟陳三讓之辭。稽其去國無途。迷津獨立。前臨積水之阻。後有追兵之急。躊躇而鶴髮相哀。顧盼而漁舟可入。發心盡展。憑刳木以何虞。渡口雖遙。挂輕帆而已及。繇是拂拭青萍。披陳素誠。念險難以知我。願提攜而贈卿。拔三尺之熒熒。波間電落。橫七星之凜凜。掌上風生。叟乃莞爾與言。揩頤話志。本期浩淼以排難。詎可愴惶而徇利。酬仁報惠。誠多公子之心。害義傷廉。且異老夫之意。況乎禁令方急。嚴刑且隙。

盡窮奔亡之黨。先誅隱遁之人。若以爵祿爲念。榮華是親。則械爾躬而赴國。持爾劍以防身。楷棹西歸。自受執珪之賞。論功北面。[illegible]亡切玉之珍。蓋由惻隱爲心。艱危是濟。方圖散髮之樂。豈假吹毛之銳。情高而俗慮難遣。語罷而鳴榎忽逝。連環吐月。空臨玉匣之間。一葉乘風。漸入寒煙之際。豈不以識達精微。言窮是非。棄霜刃以長往。弄雲濤而不歸。寂寞巖煙。沉東流之渺渺。淒涼浦樹。含落日以依依。異乎義立一朝。名超萬古。決雲之異狀徒遑。蔽日之深誠不取。則知美范蠡而逃魯連。信斯人之可伍。

斆雞鳴度關賦 宋言

雞司晨而風雨不渝。人懷詐而關防可圖。效長鳴於頃刻。排大難於斯須。近取諸身。俾羣情而莫測。出於余口。將五德以無殊。昔者田文久爲秦質。東歸齊國之日。夜及函關之際。顧追騎以將臨。念國門之尚閉。君臣相視。方懷累卵之危。豪俠同謀。未有脫身之計。下客無名。潛來獻誠。君禍方垂於虎口。臣愚請斆於雞鳴。於是厲揚負氣。竦立含情。迥夜遙天。未變沈沈之色。攢眉鼓臂。因爲喔喔之聲。審聽異如。遙聞酷似。高穿紫塞之上。深入黃河之裏。一鳴而守吏先驚。三唱而行人盡起。迴瞻滿座。皆默默以無言。散入荒村。漸膠膠而不已。想夫計即成欺。人皆不疑。重門似洞以俱闢。馳馬如龍而莫追。雖師曠之聽。祇難辨矣。縱冶長之慧。未必知之。於是考智謀。察能否。君於士兮誠重。士於君兮亦厚。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既而美播彊鄰。名聞上賓。暫解咽喉之急。永爲心膂之臣。想季路之危冠。相侔未可。任秦皇之利劍。欲斆無因。豈非志在酬恩。居然造響。清濁如一。高低不爽。迷翰音之類應。若同聲翻反拒之門。易於覆掌。始知戰國之多才。是招賢之道廣。

送君南浦賦　以越空縣目傷妾是君爲韻　黃滔

南浦風煙。傷心渺然。春山歷歷。春草縣縣。那堪送行客。啓離筵。一時之萍梗波濤。今朝惜別。千里之秦吳燕宋。何日言旋。嘗其繫馬出船。候潮待月。低徊而少婦對景。愴恨而王孫望闕。莫不撚鞭竹以淒楚。撥湘絃而激越。且當蘋澗。把芳酒以留懽。莫被薰風。吹片帆而使發。君不見陌上塵中。奔西走東。車輪似水。馬足如蓬。夜泊而猿啼霜樹。晨征而月在煙空。爭得枝間比翼。更同於越鳥。只應波上離羣。便逐於燕鴻。莫不太苦行人。偏傷別妾。龍媒而斷出金埒。鸞扇而持歸玉篋。於時莫展歌嚬。全洗笑靨。郊天路口。愁攀夾渡之柳條。採蕨山前。忍看解維之桂檝。是知無人免別。有別皆傷。使人落顏貌。枯肺腸。淚成雨。鬢侵霜。朝悲五嶺。暮怨三湘。夢去不到。書來豈常。况一川之煙景茫茫。橫衡楚徼。兩岸之風濤渺渺。直截炎荒。無不銷魂。如何舉目。齎行而寶劍三尺。留下而明珠十斛。林駢樛木。推誠而敢望合懽。洲羅嘉魚。取信而當期剖腹。及夫樂闋人散。龜飛日曛。遺鞭卻取。解珮還分。玉窗之歸步愁舉。蘭棹之移聲忍聞。須知赤帝之江頭。兩心似火。莫自蒼梧之岸曲。一去如雲。雖佇錦衾而贈我。終擒錦字以酬君。已而誰不別離。別離如此。誰不相送。相送於是。則東門與北梁。不足云爾。

漢宮人誦洞簫賦　以清韻獨新宮娥諷誦爲韻　黃滔

王子淵兮誰與論。洞簫賦兮清且新。麗藻上聞於天子。妍詞遍誦於宮人。名價有茲。寫札於御牋彤管。風流無比。吟哦於貝齒朱脣。斯賦也述江南之翠竹。生彼雲谷。甘露朝洒。瑞煙晴撲。般斤遽取於貞勁。夔律乃知其韜蓄。既而植物惟一。樂工惟獨。九重聖主。微聆於玉韻金聲。兩掖佳人。爭致於瑤編緗軸。受授相

從。彤闈綘宮。始喧喧而歷覽。旋一一以精通。十二瓊樓。不唱鸞歌於夜月。三千玉貌。皆吟鳳藻於春風。莫不椒殿慚魂。巫山破夢。應教墨客以心死。解得紅妝之口諷。時時桂席。驚飄舞雪於羅衣。往往蘭臺。誤下歌塵於綺棟。於時聞趙瑟。寢秦箏。駐雲雨。咽咸英。非春而御苑花折。當夏而幽閨景淸。如驚人人。御以詞鋒而勵吻。雕龍字字。爰於禁署而飛聲。泉噴香喉。雲膩綠鬢。豈貫珠之歌同調。因如簧之言別韻。遂使霞窗觸處。不吟紈扇之詩。樂府無人。更重箜篌之引。斯則琴賦與笛賦奚過。才子獲才人詠歌。體物之能有是。屬辭之道如何。一千餘字之珠璣。不逢漢帝。三十六宮之牙齒。詎啓秦娥。方今天鑒求文。詞人畢用。有才可應於妃后。工賦足流於嬪從。洞簫之作兮何代無。誰繼當時之吟誦。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以汾陽征虜壓以至誠爲韻 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四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値永泰因循之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鳥合萬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尙臨於金革。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旣孤則難拘常法。遣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衞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驄。失仗而然。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開。矧爾熊羆之厲。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

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盛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幷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交下。遽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斂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斃。顧創病以何長。苻秦夸南伐之師。坐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祚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辭賦類

辭

秋風辭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

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和歸去來兮辭 有序 蘇軾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臥江海之澒洞。弔鼓角之淒悲。跡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觕而喪微。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馬闔門。藩垣雖闕。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顏。混客主以為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掊門而折關。廓圓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滃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弊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邱。警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反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易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

舊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辭賦類

騷

離騷　屈平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別離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

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焉且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美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

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

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

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婾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章　屈平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鄉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辠以遇罰兮。亦非予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予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予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

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菀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予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予車兮方林。乘舲船予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予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予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

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陵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度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国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予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予心之懮懮。願搖趣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予以其脩姱。與予言而不信兮。蓋爲予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

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逴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予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靜幽默。菀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晟。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予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予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

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吟恒悲。永歎喟兮。世旣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正兮。伯樂旣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予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乃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而馬顚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媮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其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回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馮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讒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江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亨于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聽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芳香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銜轡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日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實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

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愼。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幷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象兮。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況。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忽忽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曼曼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陵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顚。據靑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淸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所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遠游　屈平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之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余弗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淸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而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乎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

遼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脫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元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故舊而想象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螭象而並進兮。形蟉虯而委移。雌霓

便娟以修撓兮。𩁹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曾冰。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闊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九辯 宋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廱廱而南游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旣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旣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旣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

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翺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雁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尙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

竆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汩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

周流渺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而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粢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惜誓　賈誼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乎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飇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鴞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概而就衡。或推逐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

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招隱士　劉安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猨狖羣嘯兮虎豹嘷。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凄凄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鬬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反離騷　揚雄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乎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䶂。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

將畢。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芳兮。颺爗爗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滍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苦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𠬜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崑崙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邱。既仁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婓婓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釋疾文 并序　盧照鄰

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連蜷。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爲釋疾文三篇。以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栖遑乎。國語之作。非瞽叟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歟。安可默而無述。故作頌曰。

粤若

粤若稽古帝烈山兮。遠矣大矣。臣太岳兮。欽哉良哉。有太公兮卷舒龍豹。奄經營乎四履。有先生兮乘騎日月。期汗漫乎九垓。尙書抗節兮。曷炎靈之道喪。中郎含章兮。遇金行之綱頽。彼聖賢之相續。信古往而今來。人何代而不貴。代何人而不才。鬱律崛岉兮。似崑陵之玉石。泮渙粲爛兮。象星漢之昭回。爾其爲廣也。碧海雲蒸而地合。爾其爲峻也。赤城霞起而天開。暨中朝之顚覆。家不墜乎良箕。紹金柯而玉秀。稽蘭馨而菊滋。彌九葉而逮余兮。代增麗以光熙。清風振乎終古。妙譽藹乎當時。皇考度予以弄璋兮。肇錫予以嘉詞。名余以照鄰兮。字余以昇之。余幼服此殊惠兮。遂閱禮而聞詩。于是裹糧尋師。褰裳訪古。探舊篆于南越。得遺書于東魯。意有缺而必刊。簡無文而咸補。入陳適衞。百舍不厭其栖遑。絫䗃重胝。千里不辭于勞苦。旣而屠龍適就。刻鵠初成。下筆則煙飛雲動。落紙則鸞迴鳳驚。通李膺而竊價。造張華而假名。郭林宗聞而心服。王夷甫見而神傾。俯仰談笑。顧盼縱橫。自謂明主以令僕相待。朝廷以黃散爲輕。及觀國之光。利用賓王。謁龍旗于武帳。揮鳳藻于文昌。先朝好吏。予方學于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莊。彼圜鑿而方枘。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案劍。方有事于八荒。駕風輪而梁弱水。飛日馭而苑扶桑。戈船萬計兮連屬。鐵騎千羣兮啓行。文臣鼠竄。猛士鷹揚。故吾甘栖栖以赴蜀。分默默以從梁。其後權闕甫畢。登封禮日。方欲訪高議于雲臺。考奇文于石室。銷兵車兮爲農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値余有幽憂之疾。蓋有才無時。亦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前代而痛諸。道之乖也。則賢人君子伏莽鑽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夫餓隸作王侯而有餘。三仁猖狂兮爲奴爲戮。八子狼狽兮爲醢爲菹。長劍

以攝。倚想華亭之鶴。孤舟欲近。遙憶閶門之魚。史遷下于蠶室。鄧艾徵于檻車。康既幽而媿孫登。宣慶囷而慚寧邃。同其閉門少事。蹈滄海而辭紲。闢卷獨得。歸茂陵而著書。起清流之浩漫。長願嗟乎蘐胥。重曰。積怨兮累息。茹恨兮吞悲。怨復怨兮。坎壈乎今之代。愁莫愁兮。侘傺乎斯之時。皇穹何親兮。誕而生之后士。何私兮。翰而育之。何故邀余以好學。何故假余以多辭。何余慶之不終兮。當中路而廢之。彼有初而鮮克兮。賢者其猶不欺。況陶鈞之象物。胡不貞而諒之。豈其始終爽德。蒼黃變色。無心意乎。辭嚴有悲哀乎楊墨。已焉哉。天蓋高兮不可問。地蓋厚兮不容人。鐘鼓玉帛兮非吾事。池臺花鳥兮非我春。寂兮寞。歲歲年年長少樂。慌兮惚。朝朝暮暮生白髮。愴恍懭悢兮無所見。宛轉聯蹉兮獨向隅。狀若甯狴圄扉之受繫。又似乾池涸井之相濡。鸞鳳之翮已鎩兮。徒奮迅于籠檻。騏驥之足已蹇兮。空悵望于廷衢。龍門之桐半死。鄧林之木全枯。苟含情而槩氣兮。孰能不傷心而疾首乎。歌曰。歲將晏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祕此鳳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悲夫

悲夫。事有不可得而已矣。是以古之聽天命者。飲淚含聲而就死。推不言兮。焚于介山。妃不偶兮。跂於嶷水。仰天而歎。負憤骨于吳江。下淚交頤。卿悲歌于燕市。天無雷兮。聞蟻聚于牀下。家非牧兮。見牸生于輿裏。支離疏之五官已敗。哀駘它之六骸不美。求時夜兮求鴞炙。何逼迫之如此。爲鼠肝兮爲蟲臂。何煅煉之如彼。鬱拂泐滑兮中瞀亂。蟠薄煩冤兮長恨惋。出戶庭兮遊息。千萬里兮無極。沓兮靄。川綿曠兮水如帶。巑兮巋。山峎嵲兮雲以蓋。萋兮綠。春草生兮長河曲。試一望兮心斷續。晚兮晼。夕烏投兮平郊遠。試一

望兮魂不返。蘼蕪葉兮紫蘭香。欲往從之川無梁。日云暮兮涕沾裳。松有蘿兮桂有枝。有美一人兮君不知。氣欲絕而何爲。孟夏兮恢台。楊柳散兮芙蓉開。葉初成兮蠶宛轉。花落盡兮燕徘徊。望夫君兮不來。形枯槁兮意摧頹。天何爲兮愁苦。麥將秀兮多風。梅將黃兮屢雨。日色旰爛兮流金而爍石。地氣燠煜兮滿室而充戶。神翳翳兮似灰。命綿綿兮若縷。一伸一曲兮比艱難乎尺蠖。九生九死兮同變化乎盤古。萬物森茂兮此時。余獨何爲兮。腸遭迴而屢腐。園棋廢兮。時不可兮再來。鳴琴停兮人何時以重撫。秋風起兮野蒼蒼。蒹葭變兮露爲霜。蟬悲翳兮聲斷。雁迷雲兮路長。摧折蕭條兮林寡色。顛頷芸黃兮草不芳。停劍兮懷舊友。天外兮思故鄉。願一見兮終不得。側身長望兮淚浪浪。遙兮遠。山谷縈迴兮屢轉。狀若登劍門兮望胡苑。斷兮邐。井邑邱墟兮知幾年。又似登隴首兮見秦川。木葉落兮長年悲。紅顏謝兮鬢如絲。王孫來兮何遲遲。思公子兮涕漣洏。風嫋嫋兮雨淒淒。螢火飛兮烏夜啼。牽牛西北兮星已轉。織女縱橫兮河欲低。秋夜迢迢兮秋未極。愁人耿耿兮愁不息。有所思兮在天濊。欲往從之兮無羽翼。鬱金機兮木蘭舟。青莎裳兮白羽裘。戲綠波兮坐芳洲。歎不停兮人不留。悵容與兮徒離憂。元冬慘兮陰氣凝。沸泉結兮炎洲冰。郊野昏兮寒沙漲。河海暗兮繁雲興。嚴風急兮密雪下。墐戶閉兮無留者。盼城郭兮。瓊爲樹兮玉爲樓。臨通路兮。駕素車兮乘白馬。時眇眇兮歲冥冥。晝杳杳兮夜丁丁。庭有霜兮月華白。室無人兮燈影青。技重衾兮魂悄悄。臥空牀兮目熒熒。御燻爐兮長不暖。對卮酒兮髮悛滿。悲繚繞兮從中來。愁纏綿兮何時斷。重曰。四時兮代謝。萬物兮遷化。聽春鳥于春朝。聞秋蟲于秋夜。花覆地兮無待。河傾天兮不借。無靈草兮。駐朽質乎千年。無雕戈兮。迴跛烏乎三舍。夏日長兮繩繩。炎風暑雨兮相蒸。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獨

蘭單兮不自勝。元月兮祁寒。窮急景兮摧殘。霰雩雰雰兮長委積。人事寥寥兮悵漫漫。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榮悴兮萬端。春也萬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其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見其盛而知其闌。秋也嚴霜降兮殷憂者爲之不樂。冬也陰氣積兮。愁顏者爲之鮮歡。聖人知性情之紛糾。故歎之曰予欲無言。吾將焉往而適耳。箕有峯兮潁有瀾。歌曰。歲去憂來兮東流水。地久天長兮人共死。明鏡羞窺兮向十年。駿馬停驅兮幾千里。麟兮鳳兮。自古吞恨無已。

命曰

命曰。昊天不傭兮。降此鞠訩。昊天不惠兮。降此大戾。不先不後兮。爲瘥爲瘵。痛之撫兮。孰知其厲。木之柔兮。緡之絲之。人之溫兮。黼之藻之。自天佑之兮無不利。一者之來兮云何二。野有鹿兮。其角觩觩。林有鳥兮。其羽翯翯。余獨何爲兮。悲櫕欒兮憂戢孴。南山巃嵸兮樹輪囷。北津潰泚兮石嶙嶙。天之生我兮胡寧不辰。少克己而復禮。無終日兮違仁。既好之以正直兮。諒無負于神明。何彼天之不弔兮。哀此命之長勤。百羅兮六極。橫集兮我身。長攣圈以偃蹇。永伊鬱以呻嚬。天道何從。自古多卭。爲臧兮匪祐。匪仁兮覆庯。蹻狠戾兮南氾。跖叛渙兮東峯。并強大兮薰赫。咸壽考以從容。勛則天兮朱已矣。嚚蠢美兮均忽焉。公侯之系兮必復。堯舜之後兮何懲。干執諫兮辛戮。蓄抗議兮靈年。忠於貞兮何仇。俱不得其死焉。牛一變而爲虎。鼈三化而作鵠。觸氏居蝸而爭地。龍伯釣鼇而訴天。何變化之殊俗。而大小之相懸。長無逃焉。將不死而爲賊。賢哉回也。今不幸而早亡。明夷何辜兮羑里。洪範何恃兮佯狂。我覼于天兮。亦孔之將。孔與溺兮殊貫。單與叔兮相謔。紛紜總總兮若茲。羌未得其元已。盛之孝兮。姚何感而遂開。合之恭兮。昆何嫌兮

不起。聖人不議。姬旦慣于鴟鴞。君子無憂。周南歌于芣苡。五鹿云折。退守平陵之田。三都已成。歸入宜春之里。乾不稱兮。一爲戌。一爲辰。坤不恆兮。三成田。三成水。何斯柱之危脆。一夫觸之而云折。東西眇其既傾。西北豁其中裂。有杞者國。竟未捌其鳥蟾。有歷其都。奄以成其魚鼈。共何壯兮而損其盈。媧何神歟而補其闕。天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安得而育萬物。安得而運四時。彼山川與象緯。其孰爲之主司。生也既無其主。死也云其告誰。何必拘拘而蹻蹻。固可浩然而順之。吾知惡之不能爲惡。故去之曰孳生之所畫。吾知善之不能爲善。故就之曰有生之大路。雖粉骨而糜軀。終不改乎此度。重曰。予既昧此杳冥兮。迷之不知其所届。將寄命于六師。訪異訣乎遐外。建流星以爲期。邀白雲而爲蓋。玉虬紛其旖旎。青鸞儼其容裔。霓爲裳兮羽爲旗。雷爲車兮電爲旂。啍啍兮上馳。遙遙兮橫厲。忽若夢兮有覺。與巫陽兮相會。巫陽爲予兮潔龜。龜告予以雙支。朱雀搖而金躍。青龍發而火馳。虵登樓兮難入穴。雲北走兮水西垂。巫陽曰反兮。發兆不告。靈蔡緘不能知造化之心數。朽骨焉足以定古今之倚伏。請導列缺之前旌。陪豐隆之後轂。披上帝之元鍵。考中皇之秘籙。于是排雲旌兮叫諸闕。登紫翠兮伏瑤壇。靈烏杲其將駕。東皇藹其既觀。余敷衽而未決兮。東皇頷而不言。玉女中之以瓊藥。靈妃覡之以琅玕。悵容與而不駐。肅雲耕于南軒。窈窕徘徊。邈矣悠哉。下臨兮星雨。上絕兮氛埃。彷徨兮三清之館。縹緲兮八風之臺。俯觀兮故國。洞崢嶸兮無極。長懷兮故人。渺瀰漫兮霧軾。横天苑。歷北辰。經瑤樓兮一息。停余車之轔轔。涉明河之深淺。過織女而問津。巫陽曰。左招搖兮右天駟。太一之居兮無不利。其道。楓爲天兮槩爲地。盡往從之兮導君意。太乙方攬髯低眉。右手拄頤。或以日臨命。以歲加時。再轉兮再考。三命兮三推。華蓋微明兮。君子居貞

之位。太陽陰主兮。天人厄運之期。若夫一氣鴻濛。萬化絪縕。此星精與木局。又何足以知之。巫陽曰。太上有老君焉。其名曰伯陽。遊閬風之瑰琲。處倒景之琳堂。披拂日月。咀嚼煙霜。撫千載兮爲朝爲暮。濟萬物兮若存若亡。古之聰明博達而不死者。將與君子造崑崙之大荒。涉而容與。弭節翺翔。俄參元而下降。濟弱水之湯湯。瞵軒臺而右轉。對玉檻之鏘鏘。伯陽欣然見予曰。昇之來何遲。何故瘦憊之如是。何故枯槁之若茲。吾適以爾小別。今將千二百期。昔者爾爲翟。吾固知爾潔潔焉無益其後。爾爲舟。吾欲告爾休休焉不留。名已登乎仙格。爾身倚蹇乎中州。噫哉。甚可痛。甚可哭。多智也命之斧斤。多才也身之桎梏。爾形體之在地也。每矍矍然求煠。精魂之於天也。又遑遑焉訪卜。何異儀丹鳳于膠柱。飼元魚于森木。何晚悟之遷延。何早計之穀餗。嗚呼。何異喪其親也。揭竿而求諸海。失其子也。擊鼓而訪諸道。途之遠矣。曷其云蘇。與影捕逐。可不謂悲乎。夫道之動也。狒狒狭狭。靜也若喪若失。矔兮不以死生爲二。塊兮若以天地爲一。生於萬物之後不爲緩。死於太古之前不爲疾。繁萬類也不謂之凶。利四海也不謂之吉。夫如是。則巨浸稽天而不溺。鴻災治地而不然。生死不能爲其壽夭。變化適足寄其騰遷。化而爲魚也。則躍龍門而橫礪石。化而爲鳥也。則培羊角而負青天。爲社也。則長無斤斧之患。爲瓠也。則氾乎泱漭之川。物無可而不可。何必守固以拳拳。余於是乎嗒然而喪其偶。倏爾而失其知。思故池之淥水。憶中園之桂枝。栩栩然若有得。茫茫然若有亡。歎彷徨兮覺悟。魂已歸于北鄉。其往也。人皆爲之避席。其返也。鳥不爲之亂行。歌曰。荻山有薇兮。潁水有蘅。夷爲柏兮。秋有實。叔爲柳兮。春雨飛。倏爾而笑。汎浪兮不歸。

操

醉翁操 并序　蘇軾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應空山。無言。惟醉翁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辭賦類

七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

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墮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醼。縱恣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衣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

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鳥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閒。侵淫而上。

幾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釋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啓 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

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譆。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

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路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綾。抗招搖之華旍。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鶩。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塡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曳文狐。揜狡兎。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値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懾。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駴鍾鳴鼓。收旌弛旆。頓綱縱網。羆獠回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晧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淸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淸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頫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恠。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淩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

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燕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伎。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陵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卽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

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義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寧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韙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今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七命　張協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乃勑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凌扶搖之風。蹈堅冰之津。旌拂霄堮。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清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之所居。其居也。峥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嶆嶒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

而匿迹。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嶒崚。金岸崥崹。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淩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刖峻挺。茗邈苕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於是構雲梯。陟峥嶸。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蕣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煢嫠為之擗摽。孀老為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淩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賴素炳煥。紛拱嵯峨。陰虯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集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藹。俯采朝蘭。遡蕙風

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鰓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鷁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羉。張修罠。陵黃岑。挂青巒。晝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旌。獲轂金機。馳鳴鏑。剪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騖。騁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犴。班題之貔。鼓鬣風生。怒目電瞛。口齩霜刃。足撥飛鋒。䮚林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蹙封豨。僨馮豕。拔䝟䝠。挫獬廌。勾爪摧。鋸牙捭。瀾漫狼藉。傾榛倒壑。殪斃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鐘電釂。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綵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蜀。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眸瞷黑照。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鑿秋御。蚪蜎蟜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雹駭。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惕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鷄黃雀。圜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鷰髀猩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鷄。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赬尾丹鰓。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皋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浪蟻星沸。飛華蓱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巢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淸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寧。丹冥投烽。靑徼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舉萌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邕。巍巍蕩蕩。玄齠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藥。棲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摛藻爲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辭賦類

連珠

連珠二首　揚雄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

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貲。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疑。

擬連珠五首　班固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夏。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駔儈之術也。伊呂之爲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爲羣。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演連珠五十首　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飆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勖。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縣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恆審其會。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

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烏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紘。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呑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偈

藤偈 李邕

得彼柔性。契茲佛乘。豈無衆木。我喻垂藤。

辭賦類

附錄

九惟文 蔡邕

八惟困乏。發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我斯勤。居處浮漂。無以自口。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餉不飽。永離懽欣。

五悲文 并序 [illegible]

自古爲文者。多以九七爲題目。乃有九歌九辨九章。七發七啟。其流不一。余以爲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常。禮有五禮。樂有五聲。五者亦在天地之數。今造五悲以伸萬物之情。傳之好事耳。

悲才難

一悲曰。悲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遠父母之宗國。從禽獸于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寧曲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況不肖於中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嵇生玉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至如左邱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斷足。史記修而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鏡於前代。終抱痛于今日。別有漢陽許掾。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

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爲患。故賢哲之所嬰。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晉史之高行。錯楊墨之辯口。爲書爲禮。驅季俗于三古之前。垂謇垂聲。正頹綱于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欲用。舉公畏之而莫取。徒竄蟄於泥沙。竟龍鍾於塵垢。異乎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有魏郡王公曰方。華陰楊氏曰亨。咸能博達奇偉。覃思研精。探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橫。嶽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霧凝。王則官終于郡吏。楊則官止于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兆。邀玉騏兮騁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予之昆兮曰杲之余之季兮曰昂之。杲也杲杲兮如三足之烏。昂也昂昂焉如千里之駒。杲之爲人也。風流儒雅。爲一代之和玉。昂之爲人也。文章卓犖。爲四海之隋珠。幷蘭馨兮桂郁。俱龍駒兮鳳雛。生于戰國則管樂之器。長於闕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青青子衿兮時向晚。黃黃我綬兮鬢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橫武陵而棄之。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爲小人之所笑。爲通賢之所悲。豈子尙知其不可。矧衡鏡與蓍龜。故曰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焚符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婁之目。而天下始明。然後除其嬌黠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脆脆。凡聖腦兮。賢愚淆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成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謨既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于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于田園。彼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犨狸而齊擧。金爲舟兮擣瑁楫。不可以陟邛陵些。珠爲衣兮翡翠裳。不可以混樵蒸些。何器用之乖刺。悼斯人之勤㕘。倚

長巖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臥見城市以盈虛若蚊虻之相過當其時也巢由滿野不知稷契之尊周召盈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壻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一仁一義柴也來兮由也醢一忠一孝微子去兮箕子奴聖人百慮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途惟既焚兮背既溺桀亦放兮文亦拘笙簧六籍則秦谷有坑儒之痛黼藻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鄭都傾覆飛鳴纏于高鼻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鬚喔咿嚶嘶口含天憲睚眦螢芥屍僵路隅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存亡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竅而生寧惟混沌無用而飽何獨侏儒是以蘧伯玉卷兮長卷甯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荊園有烏兮烏有鴒鴒其鳴矣思諸兄矣荊其穎矣思諸季矣巖有芳桂隰有棠棣枝龍嵸兮相樛葉翩翻兮相翳天之生我胡寧不惠何始吉兮初征悲終凶于未濟

悲道窮

二悲曰流涙公子傷心久之歷萬古以抽恨橫八荒而還悲有幽棲之臥客兀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嶬足聯踡以緇蘆悄悄兮忽愴眇眇兮惆悵迢遥兮獨蹇淹留兮空谷天片片而雲愁山幽幽而谷哭露垂泣于幽草風含悲于拱木徒觀其頂集飛塵尻埋積雪骸骨半死血氣中絕四支萎墮五官欹缺皮皺積而千皺衣聯褰而百結毛落鬚禿無叔子之明眉脣亡齒寒有張儀之羞舌仰而視睛翳其若瞢俯而動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其所居也不纍其所狎也非人古樹爲伴朝霞作鄰下陰森以多晦傍恍惚兮無垠松門草合石路苔新公子方撫其背兮曳其裾曰子非有唐之文士歟燕地之

雍門歟。昔也子之少則玉樹金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淹中不足言其禮。揮翰則江左莫敢論其詩。每兢兢于晴窗。恆詡詡于明時。常謂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朝紆會稽之綬。夕獻長楊之辭。痛私門之禍速。惜公車之詔遲。豈期晦明乖序。寒燠愆度。鱗傷羽折。筋攣肉蠹。離披于丹澗之隅。蹙蹐於藪山之路。已焉哉。已焉哉。昆山玉石忽摧頹。事去矣。事去矣。古今聖賢悲何已。天道如何。自古相嗟。項羽帳中之飲。荊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懦抑。伊兒女之情多。借如蘇武生還。溫序死節。王陵之母伏劍。杞梁之妻泣血。事蓋迫于功名。情有兼于貞烈。若關羽漢陰田橫海島。孤城已迫。疲兵尚老。離離碣石之鴻。羅江潭之草。迴首永訣。吞聲何道。及夫獻帝偷生。懷王客死。哀西都之城闕。憶南荊之朝市。鳳凰樓上。隴山雲。鸚鵡洲前吳江水。一離一別兮。漢家宮掖似神仙。獨坐獨愁兮。楚國容華競桃李。別有士安多疾。顏奇不起。馬援困于壺頭。冉耕悲於牖裏。平生書劍。宿昔琴樽。研精殫于玉册。博思浹于銅渾。思欲爲龜爲鏡。立德立言。成天下之亹亹。定古今之諄諄。一朝溘臥。爲事寧論。君徒見邱中之饒朽骨。豈知陌上之有游魂。假使百年兮上壽。又何足以存存。

悲昔遊

三悲曰。奇峯合沓半隱天。綠蘿蒙蘢水潺湲。因嵌巖以爲室。就芬芳以列筵。川谷縈迴兮迷徑路。山幛重複兮無人煙。當谽谺之洞壑。臨決咽之奔泉。中有幽憂之子。長寂寞以思禪。暮色躋蹐。朝思綿綿。形半生而半死。氣一絕而一連。自言少年遊宦。來從北燕。淮南芳桂之嶺。峴北明珠之川。東魯則過仲尼之故宅。西蜀則耕武侯之薄田。舊鄉舊國白雲邊。飛雪飛蓬暗遠天。暫辭薊門千萬里。少別昭邱三十年。昔時入

物都應謝。聞道城隍今可憐。忽憶揚州揚子津。遙思蜀道蜀橋人。鴛鴦渚兮羅綺月。茱萸灣兮楊柳春。歷波淼淼帶平沙。閣棧連延狹復斜。山頭交護之木。浦口同心之華。嚴君平之卜肆。戴安道之貧家。月犯少微。弔吳中之隱士。星干織女。乘海上之仙槎。長安綺城十二重。金作鳳凰銅作龍。蕩蕩千門如錦繡。巖巖雙闕似芙蓉。題字于扶風之柱。繫馬于驪山之松。灞池則金人列岸。太華則玉女臨峯。平明共戲東陵陌。薄暮遙聞北闕鐘。洛陽大道何紛紛。榮光休氣曉氤氳。交衢近接東西署。複道遙通南北軍。漢帝能拜嵩邱石。陳王巧賦洛川雲。河水河橋木蘭棧。金閨金谷石榴裙。曾入西城看歌舞。也出東郊送使君。一朝顦顇無氣力。暴骸委骨龍門側。當時相重若鴻鐘。今日相輕比蟬翼。驅代情兮共此。何余哀之能得。使我孤猿哀怨。獨鶴驚鳴。蘿月寡色。風泉罷聲。嗟昊天之不弔。悲后土之無情。松架森沈兮戶內掩。石樓摧折兮柱將傾。竊不敢當露雨之恩惠。長痛恨于此生。

悲今日

四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嘗謂談過其實。辨而非眞。自高枕箕潁。長揖交親。以蕙蘭爲九族。以風煙爲四鄰。朝朝獨坐。惟見峯巒合沓。年年孤臥。常對古樹輪囷。相弔相哭。則有饑鼯啼夜。相慶相賀。則有好鳥歌春。林巖巖兮多鹿。山蒼蒼兮少人。時向西溪吸水。或就東巖負薪。百年之中。皆爲白骨。千里之外。時見黃塵。平生洩袂。宿昔銜杯。談風雲于城闕。弄花竹于池臺。皆是西園上客。東觀高才。超班匹賈。含鄒吐枚。一琴一書。校奇蹤于既往。一歌一詠。垂妙製于將來。絃將調而雩舞。筆屢走而雲迴。自謂蘭交永合。松契長幷。通宵扼腕。終日盱衡。罵蕭朱爲賈豎。目張陳爲老兵。悲蒼黃兮驟變。恨消長之相傾。貴而不驕。人皆

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獨稱范巨卿。及其蹇產摧聯。支離括撮。已濡首兮將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貸而魚窮。姬東徂而猨跋。今皆慶弔都斷。存亡永闊。濕驪馬而不追。寄雙魚而莫遂。向時之清談尚存。今日之相知已沒。則有河濱漂母。隴上樵夫。盤飧帶粟。粥麵兼麩。藜羹一簋。濁酒一壺。夫負妻戴。男歡女娛。攀霜巒之岩崿。歷飛澗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饋。問公子之所須。因謂予曰。哀哉可憐。聖人之過久矣。君子之罪多焉。詩書禮樂。適足衰人之神用。宗族朋友。不足駐人之頹年。削跡伐樹。孔席由來不暖。摩頂至踵。墨突何時有煙。一朝至此。萬事徒然。自昔相逢。把臂談元。橫雕龍于翠瓦。飛縞鳳于瑤筵。各自雲騰羽化。谷變鶯遷。鳴香車于闕下。曳珠履于君前。豈憶荒山之幽絕。寧知枯骨之可憐。傳語千秋萬古。寄言白日黃泉。雖有羣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悲人生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僁。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變一化。一虧一全。去其外物。歸于內篤。儒與道兮。方計于前。其書萬卷。其學千年。鐘鼓玉帛。躞蹀蹁躚。金木水火。混合推遷。六合之內。慕其風兮如市。百代之後。隨其流兮若川。三界九地。往返周旋。四生六道。出沒牽聯。硠硠磕磕。蠢蠢翾翾。受苦受樂。可悲可憐。有超然之大聖。歷曠劫以爲期。戒定慧解。非因人。慈悲喜捨。非見思。聞儒道之高論。乃撞鐘而應之曰。止止善男子。觀向時之華說。乃天下之辯士。請弄宜僚之丸。以合兩家之美。若夫正君臣。定名色。威儀俎豆。郊廟社稷。適足誇耀時俗。奔競功名。使六藝相亂。四海相爭。我者遺其無我。生者哀其無生。孰與乎身肉手足。濟生人之塗炭。國城府庫。恤貧者之經營。捨其有愛以至于無愛。捨其有行以至于無行。若夫呼吸吐

納。全身養精。反于太素。飛騰上清。與乾坤合其壽。與日月齊其明。適足增長諸見。未能永證無生。孰與夫離常離斷。不始不終。恆任三昧。常遊六通。不生不住。無所處。不去不滅。無所窮。放毫光而普照。盡法界與虛空。苦者代其勞苦。蒙者導其愚蒙。施語行事。未嘗稱倦。根力覺道。不以爲功。所言未畢。儒道二客。離席再拜。稽首而言曰。大聖哉。孔晚聞道。聃今已老。徒知其一。未究其術。何異夫戴盆望天。倚杖逐日。蒼蒼之氣。未辨昭昭之光。已失。嗚呼。優優羣品。遑遑衆人。雖鑿其竅。未知其身。來從何道。去止何津。誰爲其業。誰作其因。一翻一覆兮如掌。一生一死兮若輪。不有大聖。誰起大悲。請北面趨伏。願終身而教之。

逐痁鬼文 孫樵

孫子病痁。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子於嚴冰者。終則憒胸爍肌。有若置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余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于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于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于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困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于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遂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于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予訐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遠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己日消。是殘吾生于痁鬼也。子并爲吾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迎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權。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宏者。刻己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宏。死而有知。是

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于君。下喜于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脣。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知。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卽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骨腐鏹磨。鱗差蟠縮。陣陣腥澀。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于他鬼也。子幷爲吾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遊。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卷四十

哀祭類

告天文

漢昭帝祀天辭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

漢昭帝祭地辭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

漢光武卽位祭天地文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

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哀祭類

告廟文

漢元帝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匡衡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上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惟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漢元帝告謝毀廟文 匡衡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不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其

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哀祭類

玉牒文

唐高宗泰山玉牒文

嗣天子臣治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顛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元珪而拯沈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塵。業比斷鼇。飲滄溟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髮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元。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熙萬姓。

陶化八紘。

哀祭類

祭文上

祭古冢文 謝惠運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根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而。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天。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羡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祭屈原文 顏延之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顚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旣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哀祭類

祭文下

自祭文　陶潛

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

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陶潛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齔。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蓍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淸。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機彖。文蔽班楊。性婞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淸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契闊燕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廡望路。心悽月弦。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凡牘誰炤。衾裯長塵。絲竹罷調。孿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韓愈謹以淸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死。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墜。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子文 韓愈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嬭以淸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値吾南

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卽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

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輭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敎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

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顚斥逐。困厄艱屯。擧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鐏。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册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凄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唫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

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

祭梅聖俞文 歐陽修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以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何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無前。跋疐非恤。世俗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帷廬蔳。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櫝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髯飄欻。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

猾睨。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與滯屈。以爲己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邱樊。脫遺羈馽。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斡鼎軸。贊徽計密。云胡傾殂。愁遺則弗。聞訃失聲。背淚橫溢。戇直不敏。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輀車。莫持紼紼。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不泯沒。託辭敍心。曷究髣髴。嗚呼哀哉。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則虎逝。而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卽莫能致。而不肖无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范忠宣公文 陳瓘

昔文正公在仁宗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蓍龜。兩遭勅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旣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巽。各遵其時。不逃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玆。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憐。拜命涕洟。其心不盲。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爲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歎咨。天子曰吁。疾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訓飭。迷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

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徧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運右。首脈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弃兆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薨我悲。豈緣葭莩。昔公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摺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祭陳同父文　辛棄疾

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其庸奴。天于同父。既豐厥稟。智略橫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媿口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楊意。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為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得徵吳入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為。所不能自為者。天靳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絕。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邪。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憩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邪。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鑒之否。

祭望谿先生文　劉大櫆

嗚呼。漢氏以來。羣儒區區。六經之道。雖闢而蕪。惟公治之。究其根株。如受衡量。不溢黍銖。春秋諸傳。類多齟齬。公比其事。孔思昭蘇。周官士禮。久荒不鉏。斲璞出玉。朗然剖珠。一言之立。百世可孚。從祀闕里。亦其宜與。公之懷抱。邁登黃虞。少而多難。百不一攄。晚貳宗伯。日進訏謨。鄙意野老。跂足以須。彼譖人者。謂公釣譽。誰實爲此。嗟嗟鄙夫。公則猶是。民也何辜。公倡大義。衆見爲迂。最知公者。高安相朱。慨彼世俗。僅識公麤。擬之周士。子美夷吾。中施未竟。孰謂非誣。至於文章。乃公緒餘。然其所爲。鬼闞神歔。熸剝六藝。炙劘膏腴。高堂黼座。正冠危裾。雲升水涌。風日晴舒。卑視魏晉。有如隸奴。公之儒慕。無間須臾。遭值母喪。不獲歸廬。而於藩府。纓佩以趨。抱痛一世。泣血漣如。善事其兄。情至禮俱。庇其兄子。過於已雛。尤於朋友。擢膈磨膚。相責以義。言不囁嚅。同里左丈。一心相於。生闊死別。終始不渝。屢見於文。哀情既鋪。逮其孫子。眷眷呵噓。不材如櫆。舉世邪歈。公獨左顧。栽植其枯。雖之灌之。使之榮荂。提之挈之。免於饑驅。誘而掖之。振聵開愚。卒令頑鈍。稍識夷途。歲在癸丑。詔徵鴻儒。公以櫆應。瑟濫以竽。我營薄祿。過願所圖。喜動於色。背汗有濡。櫆試而蹶。公每不愉。愀然累日。頗足長吁。歷數平生。游好之徒。苟其傑立。輒見次且。豈彼蒼意。固與人殊。我實窮凶。分甘泥塗。而廑公念。乃至斯乎。當公少日。備歷崎嶇。匪敢玩愒。愈勇讀書。其治三禮。半在囚拘。死而後已。其生不虛。公既歸里。幅巾袴襦。治城之北。有山有湖。水亭風榭。嘉木扶疏。跳波出縣。穹龜長魚。嘉賓燕集。不廢菑畬。九治士禮。積疑未祛。乃今十治。早夜勤劬。屈指成就。當在秋初。天桃華灼。攜我嬉娛。登樓拾級。不賴人扶。謂公矍鑠。百年可逾。詎知背而。五月而徂。公乎何忍。不我少需。嗚呼。公之名德。

照耀海隅。年躋大耋。倘何煩紆。惟其平昔。師友諍諫。望望不見。所為欷歔。尚饗。

祭妹文　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觭夢幻想。寧知此為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奓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掎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為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嫛婗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為證印者矣。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嬭。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眣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為汝悲。實為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尚殗殜。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為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惙已極。阿嬭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

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游。即游亦尚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尚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冢。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尚復幾日。阿兄遠宦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吾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劉海峯先生文 姚鼐

嗚呼。自聖有述。道存乎文。孔徒之傑。與顏同倫。周室世衰。末流歧分。或鳴爲技。或以道陳。迄千餘年。其傳緡緡。豈無才士。識闇其本。苟爲儇亟。卒躓而隕。聖言載世。有炳其光。蔽曨曚。日月何傷。吾鄉宗伯。勇繼絕軌。甘嗜胸腊。寧遺朕旨。賅萬遺俗。去古則咫。先生再興。益殫厥美。上與詩書。應其宮徵。抉搜百家。掩取瑰偉。抑揚從心。不見端委。日麗春敷。雖妍不靡。世有斯文。千載之雄。百世所述。當世則窮。半生場屋。老授學官。卒亦不居。退處江干。天奪其子。獨與以朋。昔我伯父。始與並興。和爲文章。執聖以繩。劇談縱笑。據几

執贄。召我總角。左右是譽。賤子既冠。於京復見。先生執手。爲我嗟歎。嗣學古人。以任道期。亹亹其文。以贈吾離。其後閱年。父逾二十。豈徒君耄。爺亦衰。及念吾伯父。相見以泣。先生益病。侍帷妻妾。要我牀前。強坐業業。猶有高言。記爲士法。孰承遺書。覓委几榻。舉世茫茫。使我孤立。有言莫陳。終古於邑。嗚呼尙饗。

祭朱竹君學士文　姚鼐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羈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耦。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把相諍。卒承諾許。或歲或月。以踔閒之。淸醉酒能。靡不可思。予與君決。乙未之春。有言携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猋怒濤旋。復於恬靡。小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眯。吃口澁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祭湯海秋文　曾國藩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椓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雷斯標。奇文驟布。句鶩字梟。羣兒苦誦。自暝達朝。卜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毛。舐筆樞府。有銛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猱。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咋舌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夭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狒夷所蹴。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惔。寅歲還朝。左抱嫦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

三更大叫。君洒余哦。忽瞪兩眸。曰余乃顛。遷臚相耍。斧門掊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辱。誰云逮我。
王城游大。塵霧滔滔。惟余諸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煮魚大嚗。宇內兩鼇。挍我浮邱。九十其譏。
韓悍莊誇。孫獬之醜。慶義鬬文。白合逾舊。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不慍。我行西川。來歸君遯。
一語不能。君乃狂駡。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痏生膚。
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
餘稜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與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窮。傷心往事。淚墮如糜。
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酹子一滴。庶攄我悲。

祭胡文忠公文 左宗棠

維咸豐十一年。良月宜祭之辰。太常寺卿左宗棠。謹以豕一。羊一。酒醴之儀。致祭於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兵部侍郎巡撫湖北提督軍務胡公詠芝尊兄大人之靈。而長言以申其哀曰。我生於湘。公產於資。歲在
壬申。夏日冬時。詹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歡。我甫逾冠。獲舉於鄉。見公京師。稱譽文場。縱言
闊步。氣豪萬夫。我謂公曙。公步我趨。羣兒睨睎。詫爲迂怪。我剛而褊。公通且介。諸諟維還。不忘箴言。庭諮
相勉。道義是敦。公官翰林。我蟄鄉里。中間契闊。蓋數稘耳。公守黔中。我居壻鄉。歲比不登。盎無餘糧。使來
自黔。緘金贶我。欣欣度臘。返券舉火。光豐之交。盜起蒼黃。紅巾白梃。蹂嶺下湘。我治軍書。入居湘幕。公帥
湘人。建牙於鄂。六七年間。湘衛鄂完。我司其隱。公任其難。江漢滔滔。用武之國。公總上游。以規皖北。前羅
後李。楚之良也。公帥以聽。位高心下。曾侯皝皝。當世所宗。公與上下。如雲與龍。養士致民。恤農通商。斂此

大惠施於一方。我方憂讒。闔隱京門。晤公英山。尊酒相溫。公憫我遭。傀焉若聾。憂蘊於中。義形於色。我反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猶來無止。流連經時。辭公返湘。有命自天。襄事戎行。載旆東徂。數挫賊氛。公聞則喜。謂我能軍。我嘗戲公。吾豈妄耶。憂虞方殷。謬語相夸。安慶既下。黃州隨之。桐舒學克。復徽甯池。賊萃吳越。猶離斂口。協力並規。庶殲羣醜。何圖我公。積勞成瘵。中興可期。長城遽壞。書來訣我。勞者思憩。君等勉旃。吾從此逝。啟函涕零。亟致良藥。蒼頭馳齎。七日至鄂。使還告我。詳訊寢食。公臥射堂。屏退婦稚。血盡嗽急。膚削骨峙。頻聞吉語。笑僅見齒。鼎湖龍去。攀號不遂。以首觸牀。有泣無淚。嗚呼公乎。而竟已矣。彭殤淵蹠。均之一死。況公名業。震今鑠古。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勞臣斯殫。殁乃暫逸。委形觀化。祛煩已疾。君子曰終。得正斯可。以此哀公。公應笑我。悠悠我思。不寧惟是。交公弱年。哭公暮齒。自公云亡。無與為善。孰拯我窮。孰救我褊。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憐。我死何弔。追維疇昔。歷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公之嗣子。我外孫夫。今我於外。罔恤其孤。公之先塋。屢思改卜。執紼未能。莫相負欒。遺文無多。可以餉蠹。章疏琅琅。關係國故。當以暇時。為之校刪。上之史館。藏之名山。我嘗力戰。罔敢定居。以終公志。以實公齎。儻遂生還。梓洞柳莊。當展公墓。兼省孺郎。靈輀西返。不獲走送。陳詞酹酒。聊以志慟。有酒如池。有淚如絲。盡此一哀。公其鑒茲。

祭夫徐悱文　劉令嫻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

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凋夏綠。躬奉正衾。親覩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尙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哀祭類

論祭文

論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裴爵并配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郜氏文　歸有光

維爾性合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爲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荐被。伉儷偕榮。考其積累之原。實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恤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竁。祭以共牢。尙其冥靈。歆此嘉饗。

哀祭類

哀詞

仲雍哀辭　曹植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元穉。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幽房閑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朞載。離六旬而夭殁。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

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闥以欷歔。淚流射而沾巾。

金瓠哀辭　曹植

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辭曰。

在襁褓而撫育。尚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辜。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行女哀辭　曹植

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帝之降命。何修短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悵情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哀永逝文　潘岳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戢龍轜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慞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轂兮初邁。馬回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

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旣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旣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旣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金鹿哀辭 潘岳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鬒髮凝膚。蛾眉蠐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旣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遊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歐陽生哀辭 幷序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夏。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唯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

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欣欣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獨孤申叔哀辭　韓愈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日而忘。

蘇明允哀詞　幷序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旣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旣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旣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祕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旣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余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家上也。余辭不得。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

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裳裳兮勢方驤。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蔣季高哀辭 并序　宋濂

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濂畏暑。被髮行青松間。忽有客自東陽來。曰。蔣季高氏歿矣。濂聞已。哭之哀。哭已。進客問狀。客曰。前日戊辰。季高以事如縣中。己巳。卽有滯下之疾。晝夜行百餘里。久々熱發。體中如火。其兄伯康權亟呼醫視之。醫至。脈已絕矣。自己巳至今月甲戌。僅六日而遽至於亡。濂聞已。復哭之哀。乃尤天曰。嗚呼悲乎。不知何繇而夭吾季高乎。使季高其行負天地。愧神明。夭之可也。季高恂恂儒者。非其道弗言也。非其道弗爲也。善其事親。則孝而恭。處伯仲。則穆而和。交朋友。則信而貞。遇族姻。則惇而莊。接閭黨。則惠而慈。求其致夭之繇。無有也。今季高何爲乃遽爾乎。豈高高在上。果不可必乎。抑其視夢夢不能別善惡乎。所謂天道常與善人。其尙足徵乎。嗚呼悲乎。初濂年二十餘。頗嗜學。聞文懿許公弟子三衢方先生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徒步往從之游。先生所主。蓋蔣君子晦家。子晦。季高父也。濂因獲交季高父子間。時季高尙未冠。卽能執經問難。進退雍容。肌肉若玉雪可愛。歲幾何。旣哭其父。今又哭季高焉。則夫人世如傳舍者。可不信乎。嗚呼悲乎。季高篤意於學。方先生旣歿。復負笈師事侍講黃公。會濂亦執酒掃之役於公門。與季高交益密。季高日出所爲文。皆雅馴可傳誦。濂甚敬之。每一會繡湖上。輒握手吐肺肝。間酒酣氣豪。競出慷慨背俗語。季高喜。益與濂親。季高善辨說。袞袞數千言不休。濂不能屈。每務力勝之。於是各大笑而止。且曰。良會不可數。一嘻笑一怒罵。皆別後之相思。當時出此言。亦以爲常。豈知別

後之相思者。乃爲死後之相哀乎。心雖如鐵石。其不爲季高一酸辛乎。嗚呼悲乎。去年之春。季高有書來曰東西二峴山無君足跡十年矣。縱不爲吾行。其可貽山靈之所笑乎。濂方閉戶著書。跬步弗妄出。不及如季高言。濂所居實浦汭青蘿山。山中林樾蒼潤。狐猿野鶴見人了無驚猜意。而梅花泉又極可飲。濂自念雖不能爲季高往。季高清俊士。折簡招之。或可一來。當共飲水哦詩。或投壺白堊間。亦一樂也。豈知季高遽棄濂而長逝乎。峴山之蒼翠固在眼。寧不對之墮淚如襄陽乎。雖欲重登顧後瞻前。而季高不見。又寧不爲之感慨乎。嗚呼悲乎。季高之太夫人年踰八十。母夫人髮亦種種。而三子方纍纍在疚。長者僅七齡。幼者尚居乳哺中。憮然可念。季高之死。兩目能遽瞑乎。嗚呼悲乎。季高已矣。濂將撫季高事行爲書以信後世。適有故未及爲。姑撰哀辭一通。焚之於墓。以寫中心之悲。季高其能有知乎。抑無知乎。岱嶽可移。瀛海可塡。濂之哀吾季高者。尚何時而已乎。嗚呼悲乎。嗚呼悲乎。季高諱允叔。季高其字也。卒時年二十九云。辭曰。

有木蕤蕤兮嗚呼。將豐其施兮嗚呼。霜雪何爲兮嗚呼。竟從而折之兮嗚呼。天者不可知兮嗚呼。千載之悲兮嗚呼。

余通判哀辭 并序　李東陽

南昌余鼎實爲溫州通判。藩臬部使者交薦其賢。擢荷錫典。成化丁酉。述職京師。道南昌。卒於家。君之季。實娶於學士謝先生之子。先生與君厚且親。謂其材行有餘而位與壽皆弗稱。可哀也。既爲文以傳其家。復屬予爲之辭。其辭曰。

油屏兮粲軿。侯之來兮越州。山川繆兮阻且修。歲奄忽兮春復秋。吏民歌兮擁道周。侯將行兮不可留。繼書兮錦裳。侯之歸兮故鄉。入我戶兮登我堂。子列侍兮孫扶將。志弗違兮身靡康。胡爲中年兮罹此殃。越之岡兮楚之阪。魂朝馳兮暮返。望東皋兮野色芳草萋兮既晚。慨時命兮不逢。哀壯士兮中蹇。渺巫占兮啓卜。誰復問兮修短長。繩兮落日。蒼天茫茫兮豈其可諂。吉地兮良辰。侯之輀兮兩輪。佳城鬱兮彼原。送者默兮如雲紼有緼兮刻有文生弗達兮死有聞九原兮可與亦將感兮吾文

鍾廣漢哀詞 幷序　汪琬

槜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囊所著書數千言來游京師。介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辨論六經諸史之源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洋纚纚。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慠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性甚敏。識甚高。俛仰前古。蓋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沈深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別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耶。豈豐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耶。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間。雖造物不能有其權耶。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樝梨果蓏。實蕃則剝。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徇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耶。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宣左人哀詞 有序 方苞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四方。往還離合逾二十年。而爲汎交。己丑庚寅間。余㴑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皋壤如沐。留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壽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邀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二十五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耇。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耶。辭曰。

嗟子精爽之烱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避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悲。

武季子哀詞 有序 方苞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洙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蔑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間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

夏。余出塞返役而洙死已浹月矣。始商平有子三人。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偕羣兒嬉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幹軀偉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羸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雜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納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慾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既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耶。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槀葬京師郭東江寧義塚。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僨慾。羅百憂兮迍延。蹇孤遊兮局窘。命支離兮爲鬼客。天屬盡兮煢煢。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翳先壟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冀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護訶兮無失。

母弟溫甫哀詞 有序　曾國藩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僞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闕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僞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

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旁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間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寧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月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悟悟。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寖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菴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強悍深根之寇一埽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蹴黃安。喋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盱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

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巍巍我祖。山立絕倫。有哲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暇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纖纖者。乃居吾右。抑鬱不伸。發狂大叫。雜以嘲詼。萬花狂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女。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羅人章門。無害無災。壎箎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币歲告閔。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潯陽。雄師北邁。劉潛剜桐。羣舒是嘬。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旣山頹。弟乃梁壞。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慟抵昏。酉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竄。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壘壘。雪濆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

哀祭類

弔文

弔屈原文 并序　賈誼

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

躓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

弔魏武帝文 并序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

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脩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

嗚咽。溯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慼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嘆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弔屈原文 柳宗元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褏。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菫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俁俁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貳。沈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

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霅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娉辭之瞭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芈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豈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旣踰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國殤文 有序　李綱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余竊哀焉。作斯文以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聳驚。蝟結蟻聚兮。屯犬羊之羶腥。帝赫斯怒兮。命諸將以徂征。哀師鞠旅兮。致天討于不庭。蕞爾不醜兮。仇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邊捷奏于三城。縱四路之分入兮。以全力而當熙河之兵。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可而弗明。統十萬之驍勝兮。謂可以深蹂而橫行。邅迴以崎嶇兮。山斗絕而崢嶸。決積水於千仞兮。灌長波于聯營。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何以施其能。墮黠虜之計中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亡隻輪與匹騎。豈無偏裨之勇略兮。與士卒之殘鷙。棄甲冑之精堅兮。投器械之犀銳。山積雲委不可計數兮。咸舉而墳于盧山之壑。推于飢虎之喙。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爲計。匿實狀而不聞兮。謂馬蹶而崖墜。士卒散于逋逃兮。將吏殞于自斃。痛忠魂之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常勢。奈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以邊事而爲戒。邈九

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皆可以欺而蔽也。嗚呼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日戈甲。蔽野旌旗。力竭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已衰。進不得戰。退無所歸。魚驚沸鼎。獸駭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牙之可施。蹈踐紛藉。弁崩流離。血膏草莽。骨委山陂。氣鬱鬱以衝漢。魂慘慘而曷依。兵有節制。固不可違。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遛而怯敵。或敗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故可以遠節制而罪之。豈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死邊陲。忘其大烈。搰此細微。縱一帥之有罪。顧三軍之曷其。贈弔不及。賻賵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閫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而鈍則蟠。戰必勝而攻則潰。亞夫細柳之營。雖君命有所不受。充國金城之路。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行軍。顛倒紛綸。以將帥爲不足信。則蠢護之以中人。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莫實。賞罰不倫。掣肘縶足。智謀曷伸。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朝恩。而德裕之相武宗之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頹。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羌行如鬼。沙磧不毛兮。雪霜夏墜。魂兮歸來兮。彼西方不可以止。敷德澤于幽明兮。惟聖天子。

哀祭類

誄

元后誄 幷序　揚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聖敬齊莊。內則純備。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尙是言異。大命俄頹。厥年天隕。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禮高禖。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支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羣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謫在于前。屢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受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爲眞皇。允執厥中。以安黎衆。漢祖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非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紱。惟祇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格。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千邑。國之是度。遠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孷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黃山。夏撫樽杜。冬御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勝降桑木。蠶于繭館。躬執筐曲。帥導羣妾。咸脩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敕。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

世奉長壽。靡隱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旂旐。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旣作下宮。不復故庭。爰輟伊銘。嗚呼哀哉。

王仲宣誄 幷序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代。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旣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弈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旣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鄀。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儁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戢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於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轜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楊荊州誄 并序　潘岳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尙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旐．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僑．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贊淑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渦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烝烝。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軌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皋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矜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同。滔滔江漢。疆埸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僭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機褰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壟。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衞。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士。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岳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

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绝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執式範模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弈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遘閔。曾未齔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飆。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達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illegible]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龜筮既襲。斑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岳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攸。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斯祖曜德。牧兗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績。別素黚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假息。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焉嘆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闥。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　并序　潘岳

惟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氓。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罗以鐵鏁機關。既縱鑞而又升焉。爨陳焦之麥。柿梠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鐳瓶甀以偵之。將穿響作。因焚積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隷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遣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勵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

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愼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婁婁羣狄。豺虎競逐。巢更恣睢。潛跱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种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甖。劓以長塹。鍤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掊穴以斂。木石匱竭。其稈空虛。瞷然馬生。傲若有餘。羿梁爲礧。柹松爲鍋。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鑕。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慕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不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琅琅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

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剔子雙龜。豈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閈。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 幷序　顏延之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値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劘剝司兗。幽幷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誠屬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義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轍。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慄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衞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

悲轢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遑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暈。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闉。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半菽。馬實拑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賁父殞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并序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旣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藹。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旣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幷序　謝莊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旣闃。悼泉途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降。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實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其辭曰。

玄丘烟熅。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脩詩賁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幄。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紳闈。陳風緝藻。臨象分徽。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怊悵秋暉。㫰如之華。實邦之媛。敬勤顯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遠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歷藹迴祥。皇胤瑨式。帝女金相。聯蹄齊穎。接萼均芳。以蕃以牧。燭代輝梁。覩朔書氛。觀臺告祲。八頌扃和。六祈輟滲。衡總滅容。翬翟毀衽。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改。輧輅晨遷。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乎哀。毀實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既肅。龜筮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闕。嗚呼哀哉。經蓮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遥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涉姑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轀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潯。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群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游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爲妃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

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

哀祭類

騷

九歌　屈　平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懺懺。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予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

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

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招魂 宋玉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

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元蠭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緜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絓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能。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幬。飾高堂些。紅壁沙版。元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

陳吳羹些。胹鼈炰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採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元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大招　景差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

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來．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内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來．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乎歸來．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四酎并熟．不澀嗌只．清馨凍歓．不歠役只．吳醴白蘗．和楚瀝只．魂乎歸來．不遽惕只．代秦鄭衞．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來．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來．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來．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來．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來．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尚賢士

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來。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來。尚三王只。

哀祭類

祈禱文

祭江祈晴文 張說

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協靈通氣。降福禦災。是載方冊。代存祀典。歲維秋季。苗稼大熟。雨霖猥集。農夫未收。油油秔稻。垂生芽蘖。上則神威將廢。下則人心何仰。公私憂窘。應禱不周。訴爾明靈。撤此雲雨。欽儲牲幣。俟答神休。謹以嘉酌脯醢。敬崇禋請。

福州鱔溪禱雨文 曾鞏

嗟乎旱也。誰則爲之。芃芃之稼。將槁而萎。嗷嗷之衆。曷望而依。爲閩屬者。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羣。百十睢睢。跳踉出沒。負力乘巇。亦有爲渠。諸偷所推。相望棋布。未受羈縻。室家莫寧。遠近並疑。我奮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洪賞。不從係纍。或援而序。或就纆徽。逮歲朔易。盪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今糗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騤騤。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亦難饑。今寧宇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實尚微。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京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咨闚。式于永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穎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爲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

胡能有餘。斂而不施。我用卜日。蚤駕以馳。卽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彍霓。擠爲甘液。霈洒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儉與爭。長罷刑笞。人於報事。豈有斁思。

哀祭類

謝文

諸廟謝雨文　曾鞏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媿。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鞏者任職於外六年于茲。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爲酒醴牲饗。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則神亦無窮。有依于人。

哀祭類

祝文

止雨祝　董仲舒

諾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于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

祝皋亭神文　白居易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

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於皋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時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有應。雨未霑足。是用擇日祗事。改請於神。恭惟明神禀靈於陰祇。資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鑒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霈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鐘。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肹蠁無應。長吏虔誠而不答。下民盼望而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饗。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蘇軾

大獮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憬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氊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為民除蟊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擒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哀祭類

祝香文

大禮畢車駕詣景靈宮恭謝祝香文　周必大

今皇帝蕆事泰壇。已拜慶成之況。告慶原廟。載昭垂裕之功。供養聖祖天尊大帝。伏願皇帝盛德日新。純

休天錫益介萬年之壽。永觀四海之安。稽首歸依。無極大道。

孟春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周必大

孟春届候。法駕親臨。恭焚寶香。供養聖祖天尊大帝。伏願皇帝堯天徧覆。舜日光昭。庶民咸樂於熙臺。萬物均陶于暖律。皇圖有永。睿算無窮。

哀祭類

上梁文

英德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築。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倘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三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厲。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邱。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抛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抛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執。大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抛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輸賨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遼頭自此無鳴鏑．卽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斝年年往．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隤祉扶宗社．天垂嘉穡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

外家別業上梁文 元好問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屢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蟫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荊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嘗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刦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伻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以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

士。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之一邱。近桃花之三洞。東牆西壁。無補圻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媿奪園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演爲助役之謠。

哀祭類

釋菜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册。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標晦發闢。聾聽瞽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歧。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慚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哀祭類

歎道文

慶陽節玉晨觀歎道文　封敖

莫高者天。莫大者道。天以不言而信。道以不宰而功。元關潛契於虛無。祕籙廣傳於妙有。由是自我聖祖。

達吾神孫。微言載流。眞教不墜。膏澤動植。亭育生靈。豈獨鍊氣谷神。保元恬淡而已。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陛下。生知至道。宿應上元。紹列聖之皇圖。冠羣仙於紫府。光承景運。溥濟含靈。凝旒而道用沖深。端拱而元風淡泊。伏以今月十一日。皇帝降誕之辰。女道士等焚香行道。敬修功德。伏惟聖壽山固。皇恩海深。將四序而周行。與三光而長燭。天覆地載。何得而名。道護神扶。臻乎無極。

憲宗忌日玉晨觀歎道文 封敖

清淨無爲之謂道。是非有作之謂名。道知其源。名亦歸正。由是羣生遂性。咸臻妙有之功。四氣順時。自契不言之信。洪鑪假喻。大塊無形。載厚地以繁滋。覆高天而悠久。伏以今月二十七日。憲宗皇帝忌。女道士等齋戒精修。焚香虔懇。伏願追蹤元運。息駕黃庭。保聖祚於無疆。降神功於有截。日月所照。福祜同霑。

哀祭類

齋文

爲相國隴西公黃籙齋文 李商隱

臣忝系仙枝。獲蒙道蔭。早佩相印。屢登齋壇。雖八景三清。麤聞科戒。而七情五賊。未勉脩持。入輔出征。綿時歷歲。伏慮政刑非當。賞罰或乖。積愆咎於元司。負委寄於皇渥。今謹齋薄具。仰獻微誠。伏乞太上三尊。十方衆聖。曲垂保祐。大賜滌除。俾善業克成。良願無擁。金柯玉葉。奉聖祖於千秋。黃屋丹墀。戴吾君於億載。百蠻康樂。萬國乂安。然後散及冥塗。霑諸鄷部。寒靈罷對。滯爽騰輝。俱升仁壽之方。共奉太平之化。

爲馬懿公郡夫人王氏黃籙齋文 李商隱

唐某年月日朔。上清大洞三境弟子妾某。本命某年若干歲某月日生。屬北斗某星。住河南府河南縣正平坊安國觀內。今謹攜私屬弟子某等。詣京兆府萬年縣永崇坊龍興觀內。奉謁受上法師東岳先生鄧君。奉依科儀於三聖會仙堂內脩建黃籙妙齋三日三夜。轉經行道。奉爲先受法尊師。並道場男女官衆。及九元七祖弟子門徒等。懺罪拔苦。祈恩謝。上謁虛無元始自然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金闕後聖李君。十方靈眞。三界官屬。三十六部尊經。元中大法師。天地水三官。北斗尊神。本命星尊神。洞天林谷一切棲隱諸靈仙等。妾夙値師尊。欽聞教旨。伏以元皇布氣。時播羣生。太一傳形。肇流品庶。皆陶無始。成彼自然。及三古已還。九皇祕迹。羣妖衆孽。黷亂眞元。鬼道尸邪。干迷至正。於是大分治化。廣闢章符。金板玉繩。載演修存之術。河源酆部。重明考治之科。故得三靈無墊壞之虞。萬物被生成之德。妾內惟幼騃。晚遂脩持。爰在童蒙。被諸僭咎。去元和某年。獲託於故戶部尚書贈左僕射臣馬總。極紛華於少壯。結胎血之因緣。況臣總被沐君恩。久居藩鎭。受專征之寄。擅外閫之權。殄寇下城。所傷者不計。用刑持法。所坐者至多。雖事上之心。誠無顧避。而奉行之際。或爽重輕。故臣總平生之時。許妾以虛無爲念。冀因晚節。同結良緣。及臣總捐家。妾終喪紀。婚姻纔畢。門戶如初。故東都某觀道士南岳先生符君。哀妾香火之勤。成妾巾褐之願。爰從披度。驟歷年光。雖積穢行尸。感通莫冀。而三蟲六賊。制伏無虧。流輩之中。吹噓驟至。謂可以奉三洞之尊法。稽七眞之異聞。勸請殷勤。推許重疊。妾雖榮從非望。亦念切良時。遂於某年於某處。奉詣大洞師東岳先生鄧君。奉受上法。迴車畢道。交帶紫紋。負荷元科。叨忝眞位。妾夙宵感勵。寢食慙惶。於今五年。益勤一志兼誓除俗累。漸慕清修。休絕以來。志念愈潔。所希稍存眞氣。可降衆靈。又按仙記云。師與

弟子。能相保七年法者。當得道。況今國家奉元元之裔。聖上崇清淨之風。妾師奉爲君親。廣存濟度。妾又筋骸非病。齒髮未衰。仰佩元恩。實爲罔極。是敢重投靈地。再獻微誠。遂有同學男女官某。嘉妾至心。勉妾上路。卽以今夕。再炙仙都。慶百生有幸之辰。登三聖會眞之室。修崇始畢。朝禮云初。何必銀臺。遠居東海。詎資瑤闕。近到西昆。窺覩而羽翼疑生。行列而雲霓交映。欣榮過極。感泣不勝。謹用上按仙儀。旁徵齋法。特延淸衆。重請本師。伏乞太上三尊。十方衆聖。曲流元澤。大降鴻私。錄妾一念之淸心。赦妾億刼之重罪。伏願善緣益長。丹懇獲申。君王冀保於千齡。輔弼永綏於百福。五穀豐稔。四方乂寧。先授道師。遷洞天之位。今傳法主。享龜鶴之年。道俗二緣。咸蒙覆露。幽明兩代。並洗僁尤。先魂無冢訟之辜。同志絕干撼之患。陰幽滯爽。猙狞窮寃。皆獲遷昇。盡從寬釋。妾誓持女弱。永奉元徽。苟負盟文。冀當冥考。妾某無任懇惻祈恩之至。謹辭。

十會齋文 司空圖

夫萬殊苦惱。神慈普救於幽冥。十會區分。王道同歸於平等。當徵餗求哀之地。是險隅就涸之時。闢夷路於前程。遏勝波於沸鼎。欲使天人共感。存沒均休。乃此日設齋之意也。況屬豐穰。方登仁壽。宜闔大衆。共締良因。無緣則三道寶階。如登劍樹。有願則十方淨域。便越塵區。今則妙供已陳。散花乍雨。維摩赴會。捧瑞露以同沾。羅漢飛空。曳危峯而亦至。齋衆某等。或韓門上列。或金穴豪家。將雛則驥子超羣。命侶則麗眉翎至。軒車競路。士女傾城。法鼓雷殷。震泉扃而動鑰。天香馥烈。擁日氣以盤空。於是跪捧寶鑪。連枝玉軸。冀將功德。奉事莊嚴。伏願諸王及五道六曹眞官。永作尊神。益匡善道。使幽冥共仰。靈蠢知歸。縉紳不

讓於樂輸。齊潔復申於衆懇。諸曹並受羣品旁沾。伏覬過去尊靈。見存家眷。皆憑護念。免怖沉淪。特王心而若特私心觀地府而如觀天府。必致淸涼山上。逢異鳥而先告吉祥。黑暗空間。遇神光而別迴照燭。雖營魂遊岱。去住無常。而苦海登舟。寃樂共濟。生生隨願。免在殊鄉。處處安居。便同極樂。凡聞梵誦。遽脫羈愁。用顯含靈。咸蒸密網。

迎修十會齋文　司空圖

非才非聖。過忝過榮。一舉高第。兩朝美官。遭亂離而脫禍。歸鄉里而獲安。門戶粗成。簪纓免絕。四十八年已往。未省歸心百千萬刼。常來豈迷善道。令終可保。止絕何傷。災疾所纏。古今常理。但雖勤懺悔。未去猶腥。大宜均罪於鼓刀。小合誤傷於失手。況蚊蝱之類。屢有傷殘。僕乘之勞。時加箠楚。或存或沒。若重若輕。並願各遂逍遙。永祛寃結。目前眷屬。世世相逢。身後林泉。生生自適。仰慈悲之宏誓。成幽顯之勝因。蠢動有情。沾濡共泰。

哀祭類

願文

遂陽山寺願文　崔致遠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劍戟亡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昭蘇八表。唐旌已立。舜輿不遠。而至殷網既開。宵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幕榮光。元扈告符。翠媯啓籙。阿閣朝諠棘林夜靜。西琯協律。

南岳迎神。衣氣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儼然。中外禔福。尉侯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爲負扆垂旒。人世徽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束意元門。手執明珠。頂文甘露。調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屑裘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閽門鮑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蟪蛄。網於仁壽之域。參墟奧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存。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峯羅舞玉。鷲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效貙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星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於彼勝地。成之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敭歷。弘濟區宇。前聖後聖。旦暮爲期。以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峯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錄錯于靈河。開金簡于仙嶽。龍官鳥紀。未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籠啓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王葉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于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同陰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哀祭類

醮辭

晉公后土醮詞 杜光庭

伏以惟地惟天。厚載廣覆。生成庶品。孕育羣靈。坤德母儀。光被萬有。粤自君臣父子。洎於動植飛潛。厥有

鹹祈。盍申昭告臣封境之內。戈甲屢興害及丘墳。殺戮嬰耄。遠近塗炭。人鬼不寧。痛彼一方。毒深骨髓。念玆萬姓。誠切籲祈。瀝血披心。仰希靈祐。伏冀曲哀虔祝。俯借威靈。命山川嶽瀆之神。助平災沴。勅雷霆風雲之吏。共靜郊原。大開倚劍之門。不隔朝天之路。昭蘇疲俗。洗滌深冤。豈伊項籍之祠。能祛蜀難。無使驪山之廟。獨助晉師。奉辭陳詞。言與涕瀆。不任。

晉公北帝醮詞　杜光庭

伏以五緯任天。三元運氣。上宗斗極。下統人倫。陰陽有休否之期。躔次有照臨之數。伏慮元命之內。宮宿之中。因遇衝妨。遂成厄滯。敢憑吉日。虔備醮筵。上叩尊靈。特希靈祐。使三命九宮之厄。悉獲銷禳。明星暗曜之災。並蒙寧息。一川康泰。萬姓輯和。解甲偃兵。年豐俗阜。永虔素懇。以荅元慈。不任。

哀祭類

冠辭

漢昭帝冠辭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祥。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晉太子冠祝文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宏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玆景福。

鄭椓冠字祝辭　戴良

猗歟那歟。噲噲其正。誰歸斯廬。我寢我成。寢其成矣。羣材彙征。惟梃者桷。獨爾高乘。可陵沆瀣。可摘日星。俯瞰千仞。危而不傾。我觀是木。產彼幽坰。一朝效用。巨細必登。居下而汗。闔闠是丁。卑而甚力。曰為旅楹。閈閎戶牖。闌楯檻櫺。亢微瑣屑。僅脫薪蒸。彼哉梁棟。岡莫與京。荷任之重。亦擢弗勝。豈若斯桷。霞出杳冥。衆木仰視。靡或不承。獲躋登茲。伊誰之令。惟材之長。乃高其升。靖惟我人。同具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或幽而辱。或顯而榮。何異此木。以材自呈。爾生鄭梃。今既弱齡。奪復處卑。不是之懲。以茲吉日。具弁于庭。曰加爾首。俾棄孩嬰。本諸詩義。考諸禮經。字爾叔高。式敬爾名。爾其自今。毋替厥稱。荷材孔長。會處高明。勗爾孝義。九世繩繩。皇用褒之。有奕門旌。既當承宗。奉此嘗蒸。猗桷梃然。衆木所懲。一不自持。載蹇載崩。兢兢業業。孝道乃興。又況是道。古語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為能。入克履之。實洪厥聲。所處之高。舍此曷營。辛祇訓辭。勿忝所生。我言匪陋。惟聖道之程。

哀祭類

祝嘏詞

漢獻帝宗廟祝嘏辭　蔡邕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二

月丁亥。米自繼越三月乙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愼。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日齊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合嘉蔬香萁鹹鹺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尙饗。

哀祭類

賽文

賽蔣山廟文　沈約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縟禮華於俎豆。遐無不懷。遠無不肅。烏革元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衞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激曲。九疑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禱雨賽蔣山文　陸倕

陸周祚胤。鍾嶽降精。聰明正直。得一居貞。無方無體。不疾不行。化馳九縣。位冠百靈。東掩虞態。西郊已戢。偶龍矯首。泥人鶴立。神聽孔殷。靈爨揮霍。倏覩翻伊。俄聞倒洛。樂周祈畢。恩洽酒闌。靈歡抗軸。鬼笑投袢。推茲且引。於萬斯歡。

哀祭類

密詞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歐陽修

伏以寂然妙辶。推善應以無方。瞻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屆此長嬴之候。是推茂育之時。爰稽玉笈之眞

文。載潔雲壇之淨醮。冀敷昭鑒來集純禧。罔壽曆之延昌。溥蒼黔而均祜。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 歐陽修

伏以吉月迎祥。靈祺叶應。爰卽淸眞之宇。虔修科式之儀。冀祓禳于害災。俾敷昭于福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哀祭類

贊饗文

史記郊拜太一贊饗文 司馬遷

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

史記拜祝祠太一贊饗文 司馬遷

德星昭衍。厥惟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哀祭類

告文

告伯父殯文 劉歆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戍。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堂。不祖于庭。窆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蓋古亦云。不卽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誠。

哀祭類

盟辭

漳河盟辭　袁紹

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甲兵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鴆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烝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盟新羅百濟文　劉仁軌

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順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交通倭國。共爲殘暴。侵削新羅。剽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瀦宮汚宅。作誡來裔。塞源拔本。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衞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兄弟。祇奉綸言。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侵犯邊陲。明神鑒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禋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敢違犯。神之聽之。是享是福。

哀祭類

誓文

爲會稽內史稱疾去郡於父墓前自誓文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之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將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日。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變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也。名教所不得容也。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爲建安王誓衆詞 陳子昂

諸總管部將旗長隊正各聽命。夫聖人用兵。以伐有罪。奸慝竊命。戎夷不襲。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毓萬國。寵綏百蠻。遐荒戎狄。莫不率職。聚兵帥衆。非欲勞人。蓋逆不可縱。亂不可長。所以屈己推轂。垂涕泣辜。誠恐蒼生顚墜塗炭。今契丹凶羯。敢亂天常。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玉帛皮幣。棄而不貢。名器正朔。僭而有謀。乃將給神虐人。暴殄天物。故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師己集。方將問罪。公等諸將及士卒。已上須各嚴職事。肅恭天命。契丹凶賊。本爲中國奴隸。昏狂不道。勞我師徒。今與公等及士卒久勤干戈。冒犯霜露。夫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蕞爾狡兇。一鉏可屠。況皇帝義兵。尅期誅翦。此猶泰山壓卵。鴻毛在爐。今日之伐。須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搴旗斬馘。掃孽除凶。上以攄至尊之憤。下以息邊人之患。鼓

以作氣。旗以應機。公等各宜戮力。務當其任。若能奮不顧命。陷堅摧鋒。金紫玉帛。固有重賞。若進退留顧。向背失機。斧鉞嚴誅。軍有大戮。各宜勉勵。無犯典刑。

哀祭類

青詞

下元金籙道場靑詞　張元晏

維乾寧二年歲次丙辰十月戊申朔十二日己未。嗣皇帝臣。稽首太上聖祖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伏以強名曰道。迥出氤氳之表。惟天爲大。是生恍惚之中。融和氣以陶蒸。藹眞風而煦育。況黃庭碧落。集列聖之威儀。絳闕丹臺。聚羣仙之步武。爰起祈恩之路。實開請福之門。敢用眞誠。陳於下會。今雖物無疵癘。年獲豐登。遠人不倦於梯航。絕塞靡虞於烽燧。而鯨鯢作慝。蛇豕爲妖。塗炭黎元。瀆亂紀律。宮朝載罹於焚毀。簪裾仍迫於羈離。敢不寤寐思愆。曉夕引咎。於是廣延眞侶。重叩元關。幣帛交陳。香燈備設。伏願竪覆燾之德。暢亭毒之恩。使氛祲盡消。萬彙咸泰。復安宗社。大定寰區。及臣眇身。同霑宏造。謹詞。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靑詞　歐陽修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繄眞仙而總治。載稽道祕。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淸文。蜿若金鱗之瑞質。茲爲鎮信。輔以精誠。伏冀沖鑒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哀祭類

附錄

漢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蔡邕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別封于黃。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爲美談。初都尉君娶于故尉州刺史。卽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齔而夭。夫人懷聖善之姿。韜慈母之仁。撫育二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姑。神罔時恫。故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鼎之義。夫人是享。爰曁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銀艾貂蟬。進侍顯尊。受茲介福。于我夫人。自都尉仕于京師。及廣兄弟式叙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軺執贄。朝皇后。採柔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寵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耽其樂。體安其遠。圖長慮迴。用遺舊居。欲留此焉。康寧之時。亟以爲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于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悼。祇愼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咨度羣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沒于蒼梧。殯于虞郊。二妃薨于江湘。不卽兆于九疑。延陵季子。實惟吳人。長子道終。卜葬嬴博。夫遭時而制。不遠遷徙。魂氣所之。不繫丘壠。帝舜以之。神罔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鑒帝籍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氏之所寧。茲事體通而義同。尤不可替。于是公乃爲辭昭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窀穸之事。堲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粵翌日己酉。葬我夫人黃氏及陳留太守碩于此高原。雒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賻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再以中牢祠。羣后畢會。榮哀孔備。于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句陽于肅等二十三人。思廳

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

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嬴代。貴國氏建。至于近祖。亦降于漢。天祚明德。福祿流衍。旣作毋儀。履信思順。登壽耆耋。用永蕃變子孫以仁。追稽先典。層茲洛濱。齊跡湘靈。配名古人。休矣耀光。千億斯年。

訟風伯　韓愈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欲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將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

觀音懺文　司空圖

伏以聖感至誠。祥符吉夢。久期瞻仰。輒用莊嚴。上以報罔極之恩。下以遂平生之願。亦冀仁滋庶類。福必旁臻。且自叨竊一名。曉夕三省。慮增隱匿。有負深知。以此歸心。誠無愧色。必也行欺暗室。業墮分陰。飾僞沽名。伏機稔惡。於家則崎嶇自奉。忍骨肉之饑寒。於國則苟且求容。啄生靈之膏血。是乃神惟必照。鬼得而誅。敢將有覺之身。曲累無私之照。至若見持蹇分。將觸禍機。或不幸以逢尤。或求全而受毀。卽常希擁佑。必保孤危。況槓瘮初平。殊恩有自。置齋生日。用表成功。所期劫蓋微塵。不竭依投之懇。慶流末裔。共成香火之緣。粗寫丹誠。仰迴元鑒。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字。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逾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

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逢觀隨遇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七二四）

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四册

每部定價大洋肆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吳曾祺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